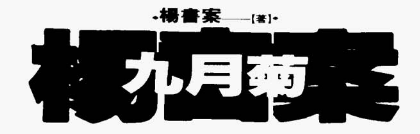


九月菊

楊書案作品 4


楊書案——【著】
九月菊



這是一部描寫黃巢領導唐末農民起義的長篇歷史小說。

黃巢起義是中國歷史上發生的著名的農民革命運動。西元八七五年，即唐僖宗乾符二年，黃巢聚衆響應王仙芝起義。次年，因反對王仙芝接受唐朝招安，與王仙芝分兵，獨立作戰。五年王仙芝戰死後，黃巢被推爲領袖，稱沖天大將軍。

小說生動地塑造了黃巢、王仙芝、孟楷、尙讓、黃揆、蓋洪等農民起義將領和唐末著名詩人皮日休的形象；逼眞地描繪了曹氏夫人、瓊枝、丹霞、蓋秀梅、黃鸝、柏枝等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奇女子。同時也著力地刻畫了唐僖宗、田令孜、石野豬、宋威、楊復光、朱範、王釕、楊知溫等封建王朝中形形色色的人物。

作品既有緊張的戰鬥場面，又有曲折的愛情糾葛。作者用生動感人的故事情節，優美典雅的語言，勾勒出一幅幅絢麗多彩的唐代生活畫卷，給人以豐富、形象的歷史知識和美的藝術享受。

《九月菊》是因黃巢有著名的菊花詩而取其名。

一

每年一到秋分，西京長安城外，終南山澤的大雁，農家樑上的燕子就要開始南歸。蟋蟀漸漸從山野草窠裡，移居到農家房前屋後溫暖的地方，人們開始聽到寒蛩鳴於戶牖了。

唐僖宗乾符元年（西元八七四年）秋天，天氣反常，久旱不雨。時令已過秋分，還留著夏天的暑熱。大雁像忘了季節，在終南山區盤桓不肯南飛，和飢餓的人們爭食草根、樹葉。而遭災飢饉、缺食疲弱的人們，也無力張弓搭箭，把牠們從天空、山坡射下來。

旱魃肆虐，從海濱順著黃河一直橫行到西京，赤地千里，餓殍滿地，哀鴻遍野。然而，九重深宮依然歌舞昇平。

長安城東北角龍首原上的大明宮裡，從巍峨宮殿之中，白牆①綠樹之間，傳出陣陣笙歌，唐朝第二十二代皇帝僖宗②，此時正在龍首殿上看樂工、舞女表演〈嘆百年〉歌舞。

歌舞剛剛開始，僖宗忽然將手一拂說：

「慢——」

控弦捏笛，正在演奏的樂工，立即停歇下來；而正在迴旋的宮女，馬上停止了舞步，讓飄舉的長裙曳地低垂。

僖宗抬起眼來，將殿下侍立著的樂工、舞女掃視一遍，問左右：

「歌姬黃采女③為何不在？」

一個小內侍跪下說：「啓奏皇上，奴婢們知照過黃采女，她不肯來。」

僖宗不悅說：「為什麼不肯來？難道她不知道今天是先皇周年忌日，朕要看〈嘆百年〉歌舞，以寄托

對父皇的哀思嗎？」

「知道。可是，黃采女說，要她來唱歌，除非，除非……」

小內侍說到這裡，偷偷地用眼角斜睨了一下侍立在僖宗身邊的得寵宦官石野豬。見他像一尊羅漢菩薩一樣威嚴地挺立著，嚇得不敢說下去了。

僖宗不厭煩地問：「除非什麼，怎麼不說下去了？」

石野豬趁勢申斥說：「好像你舌頭短了一截！再不說清楚，留你舌頭何用，乾脆一刀割了！」

小內侍慌忙說：「我說，我說。黃采女說，要她來唱歌，除非皇上的弄臣④石野豬，親自抬了肩輿去接。」

石野豬聽了，氣得兩眼泛白，仗著他在僖宗面前的寵幸地位，放肆地說：

「什麼，什麼，我申斥了你幾句，你敢反過來侮慢、戲弄我。看我不割了你的舌頭！」

僖宗把臉一沈說：「野豬不得放肆，聽小內侍把話說明白。」

小內侍叩頭如搗蒜，連說：「小人說的句句是實，並不敢侮慢、戲弄野豬大哥。萬歲爺可以詢問同去的小內侍，看小的說話可有半句虛誑？」

同去的小內侍也跪倒在地說：「黃采女眞是這麼說的，除非萬歲爺派石野豬大哥抬了肩輿去接她，她是不上殿唱歌的。如有半句虛誑，小人們願意當割舌之罪。」

石野豬這才啞口無言了，剛才的威風風流雲散，心裡又羞又臊，臉上泛出豬肝一樣的醬顏色。

僖宗卻似乎一點也不理會石野豬的羞臊，此刻心裡想著的是要看歌舞。他瞟了一眼在一旁尷尬侍立著的石野豬，輕描淡寫地說：

「野豬，既然黃采女要你抬肩輿去接她，你就去吧。她這人長久悒鬱，弄得精神恍惚，就是先皇在世

的時候，也將就她一點。」

石野豬想到，給一個歌姬抬肩輿，有失面子，難堪地說：

「陛下，這……」

僖宗決斷地說：「讓你去，你就去吧！殿下樂工、舞女整齊侍立，就等黃采女到來，歌舞好正式開場呢！」

石野豬不敢拂僖宗的意，跪下答應了個「是」字，就下殿領幾個聽差使的小內侍，接黃采女去了。臨走，僖宗又交代一句：「用郭淑妃⑤生前乘坐過的金鈿寶輿⑥去接她。那副寶輿反正現在閒置著沒用。」

黃采女從小歌唱得好，所以單名取了「鸝」字，全名叫黃鸝，小名叫鸝鸝，寓著歌喉像黃鸝鳥一樣動聽的意思。

黃鸝本係襄陽的一個民家女，乃是當時海內知名的詩人、襄陽文士皮日休的表妹。皮日休少有文名，他的詩詞常常塡進當時流行的一些曲調中，爲人們傳頌，也常專門寫一些歌給黃鸝唱。皮日休愛寫詩，黃鸝愛唱歌，兩人之間，漸漸產生了超出表兄妹的感情，而且這種感情越來越熾烈。

咸通五年（西元八六四年），正當黃鸝十四五歲妙齡的時候，不幸的事情降臨了，長安采選宮女妃嬪的宮使來到了襄陽。襄陽刺史爲了取悅宮廷，謀求升遷，將艷麗早已聞名於襄陽一帶的黃鸝進獻給宮使。這無異是晴天霹靂。上車赴京的那一天，黃鸝哭哭啼啼，尋死覓活怎麼也不肯走。左鄰右舍彈淚相送，明明知道這是一去不復歸的事情，卻只好用各種好話來安慰她。說什麼你如此嬌美，進宮之後一定會得到皇上另眼相待，一生榮華富貴享用不盡。

黃鸝雖然死不肯走，而皇帝的聖旨豈容違抗，如狼似虎的宮使、官人，像強盜綁架一樣，終於把黃鸝

送到了長安。黃鸝進宮之後，她的美色立即引起了正得懿宗寵幸的郭淑妃的嫉忌。郭淑妃藉口黃鸝性格乖僻，日夜啼哭，攪得宮廷不安，根本沒容她和懿宗皇帝見面，就把她幽閉至掖庭宮⑦，讓她和那些失寵的妃嬪、不能近侍皇帝的宮女在一起，做些纅絲織錦，裁製宮裝的事情。而黃鸝卻不把這貶謫放在心上，反而覺得落了個清靜。纅絲織錦，裁製衣服是她從小做慣的，也不以為累，倒可分一點懷念家鄉、思想親人的憂思。

黃鸝被強選入宮，對皮日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皮日休原本是一個對現實強烈不滿，不求仕進的文士，有了這一段不幸的遭遇之後，更加忿懣難釋。他自號醉吟先生，天天飲酒，用犀利的筆鋒，寫抨擊腐朽黑暗現實的文章。於是，詩文更工了，他的名噪一時的《鹿門隱書六十篇》，大多數就是在這時候寫的。

為了便於早晚打聽黃鸝在宮中的情況，皮日休把他多年的作品，編成《皮子文藪》十卷，帶到長安，遍送王公大臣，以求進身。幾經曲折，終於考中末榜進士，在京師謀了一個太常博士的小官。他利用太常寺采集歌曲的方便，常常向宮廷進獻一些好的歌詞和曲調。他知道黃鸝是愛唱歌的，總希冀著這些歌詞和曲調能到達黃鸝手中，讓她在愁悶中唱唱，消煩釋惱。

通過各種輾轉的途徑，黃鸝也得到了表哥皮日休考中進士，現在太常寺任博士，采集歌曲製作歌詞的消息。於是，她開始向別的宮女要一些太常寺新進獻的曲調和歌詞。從歌詞的風格中，她敏銳地判斷出哪些是皮日休的作品。進宮之後，已經許久緘口不唱的一隻黃鸝鳥，又開始鳴囀了。和著咿呀的織機，伴著深夜的孤燈，唱著她的憂傷，唱著她的思念……

那些背井離鄉，紅顏暗老的宮女，停了手中的機杼聽她唱；那些妙齡失寵，深宮幽閉的妃嬪，在無寐的長夜裡，挑亮黯黯的孤燈聽她唱。那歌聲像條小河，流著她們的悲憤和哀愁。而黃鸝的歌名也就使她始料不及地不脛自走，在宮中傳遍了。

不久，郭淑妃的愛女同昌公主⑧病死，懿宗、淑妃哀傷無比，著樂工李可及專製了一支痛悼同昌公主早殤的〈嘆百年〉樂曲，讓太常博士皮日休給曲子配上歌詞，交六宮宮女妃嬪人人試唱。曲、詞都是藝術珍品，可是試唱的人卻沒有一個能使懿宗和淑妃滿意的。

懿宗問淑妃：「不是聽說，掖庭宮裡有一個叫黃鸝的宮女，很會唱歌嗎，何不讓她唱唱試試呢？」

郭淑妃皺著眉頭回答說：「啓稟皇上，黃鸝平日唱的都是一些俚歌野調，懷鄉之曲，粗俗不堪入耳。只怕她唱不了〈嘆百年〉這樣典雅的歌曲。」

懿宗說：「既然宮中找不到更好的歌女，那就還是讓她試試吧。」

郭淑妃見懿宗堅持要讓黃鸝試唱〈嘆百年〉歌曲，只好派人去宣黃鸝上殿。

黃鸝幽閉在掖庭宮中，懷念家鄉，思想親人，愁來以眼淚洗面，悶時就唱起皮日休寫的那些歌解憂，幾年來她的歌技更長進了。她接到〈嘆百年〉的歌曲，一眼就看出歌詞是表哥皮日休寫的。只有她能夠悟出，〈嘆百年〉的歌詞表面在悼念同昌公主的早殤，實際卻在哀傷一個聰明美麗女子的如花年華，被埋葬在深宮死水一般的寂寞歲月中。她覺得，這支歌實際是皮日休爲她而寫的，她含著眼淚，懷著深情來唱它。

黃鸝試唱〈嘆百年〉的地點，定在大明宮紫宸殿上。這一天懿宗和郭淑妃親自來聽黃鸝試唱，而且特准曲詞的作者李可及和皮日休也來聽演唱效果，好作必要的修改。

黃鸝來到紫宸殿上，懿宗第一眼就被她的美色驚動了。郭淑妃曾以她的艷色壓倒王惠后⑨而得寵於懿宗，現在在黃鸝面前郭淑妃又黯然失色了。

皮日休得知他要進宮聽黃鸝試唱，想到幾年來只能在夢中相見的表妹，馬上可以重睹她的芳顏，激動得一夜沒有睡著。然而來到殿上，他卻要深深隱藏住內心的眞情，不能有絲毫表露，否則，引起皇帝的疑忌，後果是不堪設想的。皮日休來到殿內，見樂工、舞女已在殿右侍立，他便和李可及一起站到殿左。

黃鸝來到紫宸殿，她不敢也不屑於去看一看端坐在殿上的皇帝和淑妃，卻自去和她同命運的，侍立在殿右的樂工、舞女們站在一起。

歌舞開始了，黃鸝優美的歌聲，對歌曲的深沈理解，立即抓住了衆人的心。就連懿宗也不顧御駕的威嚴，目不轉瞬地凝視著黃鸝，忘情地諦聽著她的歌唱。唱著，唱著，黃鸝忽然抬眼看見了她日夜思念，乖離多年，來自故土的親人皮日休。她的精神受到強烈的震動，歌聲戛然而止，馬上昏厥過去了。幾個伴舞的宮女連忙上前扶起她。黃鸝鎮靜了一下，才慢慢蘇醒過來。

懿宗問郭淑妃：「她怎麼啦？」

郭淑妃說：「這個女子脾氣古怪，整天哭哭啼啼。我怕驚擾了殿下，一直讓她遠遠地住在掖庭宮。她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大場面，所以今天有些驚慌。」

懿宗點了點頭說：「原來是這樣。不過，她的歌的確唱得好。以後，就別再讓她去掖庭宮做織染一類事情了。可以讓她移居到大明宮來，爲宮中酒宴唱唱歌，多見點世面就好了。」

從此，黃鸝被移居到大明宮太液池邊的一間別館裡，而且不久便被懿宗由普通宮女進封爲采女。這已經是懿宗末年的事。這時，南有龐勛率領的桂林戍卒起義⑩，懿宗殷憂國事，稍稍看淡了淫樂；再說，懿宗此時已是風燭殘年，身體病弱，精力不濟，此外，加上郭淑妃的嫉忌、阻梗，所以，懿宗雖然垂涎黃鸝，而終究未能正式下旨收她爲侍奉枕席的妃子。

過不一二年，懿宗和郭淑妃就先後雙雙去世了。懿宗去世，黃鸝解除了一個直接的人身威脅。十二歲的幼主李儇即位，黃鸝已經二十多歲，這時，她的地位不過是一個宮廷裡少不了的歌唱藝術家罷了。

石野豬在僖宗的直接旨令下，不得不帶著八個小內侍先去棲鳳閣裡，抬了郭淑妃生前乘坐過的金鈿寶輿，再到太液池畔的別館裡去接黃鸝。一路上，石野豬並不親自扛抬，只在一旁吆喝催促，那八個小內侍

忍氣吞聲抬著寶輿趲行。

太液池畔，一所垂楊花樹掩映著的館榭裡，黃鸝正獨坐在樓台上走廊裡，傷心垂淚。

懿宗駕崩之後，宮中決定遣散一批已過妙齡，而又無可取技藝的宮女。然後另外采擇一批年未及笄⑪的美女，充實後宮，以侍新登基的幼主僖宗。

那些日子，黃鸝寢食不安，日夜盼望著小黃門會突然捧來御旨，喜從天降，敕賜她出宮，回歸故園。她遙望著左右宮館裡，得到遣歸敕旨的宮女，喜上眉梢，收拾行裝；太液池畔，強留的宮女和將行的姐妹，揮淚話別；然而，她居住的別館卻門庭冷落。小黃門沒有前來宣旨，姐妹們也沒有來話別的。先皇在世時有規定，黃鸝是宮中有名的歌姬，特賜別館居住，進封采女，一般宮女不准隨意來此走動。

一天，黃鸝正愁緒滿懷，獨自在別館裡悶坐，突然，門外銅環三叩。黃鸝心跳撲撲，快步前去開門。門扉拉開，黃鸝怔住了，門首佇立的竟是她期年未見，常繫心懷，被幽禁永巷⑫，生死未卜的宮女梅芳。

黃鸝驚問：「梅姐，你怎麼到這兒來了？」

梅芳一時悲喜交集，流下淚來，凄然笑著說：「阿姐已從永巷開釋，不日遣散回鄉，特被恩准來別館辭別同鄉姐妹。」

梅芳和黃鸝都是襄陽人氏，咸通五年同時采選入宮。梅芳雖然色藝都不如黃鸝，卻也是個嫻靜端莊的女子。入宮之後，兩人同在掖庭宮做些織染的事情。他鄉得遇故園人，朝夕相處，性情相投，情逾手足。以後，黃鸝以歌名得到皇上殊遇，擢爲采女，別館居住，但是每隔月餘，兩人總要設法見見面，敍敍衷腸。

咸通十三年（西元八七二年），懿宗賜邊塞將士冬衣，以示皇恩浩蕩，澤被邊陲。這批御賜冬衣，懿宗敕令掖庭宮女裁製。

這時，黃鸝已成了宮廷歌姬，到太液池畔別館居住，梅芳在掖庭宮裡更感孤寂。她一面縫製冬衣，一

面想著自己離鄉背井，青春虛度的淒苦身世，推己及彼，不禁憐惜起萬里之外的沙場戍客來。於是，她取了紙筆寫下一首詩來：

沙場征戍客，
寒苦若爲眠。
戰袍經手作，
知落阿誰邊。
蓄意多添線，
含情更著綿。
今生已過也，
結取後身緣。

梅芳寫罷，悄悄將此詩絮在戰衣內，密針縫好。梅芳這番舉動不過是寄托一時情思，事後也沒有再去多想它。

誰知事有湊巧，這領短袍送到邊陲，落在一個細心的邊卒手裡。這邊卒手觸新袍，覺得有異，折開衣角線縫，得了一首情意綿綿的宮詞。捧讀再三，特別是「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結取後身緣。」幾句，更是感人肺腑，讀了叫人迴腸百折，涕零如雨。

這事一傳十，十傳百，不脛自走，很快傳至主帥耳裡。主帥立即收繳了這首宮詞。附上一紙得詩經過的奏章，一併密封，專使送呈懿宗。

懿宗得到邊塞呈送來的奏章和宮詞，不覺龍顏大怒，馬上傳旨將宮詞遍示六宮，讓詞作者自來認罪。

自首的免於死罪，隱匿不認的，一經查明，死罪難饒。

梅芳得知宮詞洩露，嚇得魂不附體，自知隱匿不住，一對筆跡便可查出，只得出首招認。懿宗免了她的死罪，卻將她幽禁永巷。

黃鸝知道梅芳遭了這場橫禍，心中十分同情，然而永巷勝過囹圄，既不能探視也不容通消息。黃鸝和梅芳，這對同時入宮，幼同鄉里，情逾手足的姐妹，音容兩違，不覺期年。現在，梅芳突然出現在黃鸝居住的別館門首，叫黃鸝怎不深感驚奇呢？

黃鸝將梅芳迎進別館，拉著梅芳的手仔細端詳，見她面容比以前憔悴了，不禁十分憐惜。因問她是如何從永巷出來的？

梅芳答言說，僖宗登基，大赦天下，便把永巷幽禁的宮女釋放出來了，而且恩准遣返故里。

黃鸝聽了這個意外的喜訊，也情不自禁地為女友高興，笑靨浮上了常年不知歡笑的芳顏。不覺執著梅芳的纖手，信口將她那首情深意眞的宮詞的最末兩句改過，調侃地說：

「『今生正當年，出宮結良緣。』阿姐此次有幸沐恩出宮，從此身為自由之人，當年宮詞的想望即可實現，不必再待來生，可喜，可賀！」

梅芳淒然苦笑說：「自遭這場橫禍，期年身陷永巷，我像一支燃燼的蠟炬，一切念頭都灰了。還說什麼『正當年』，『結良緣』？回到故園，見見親人，我就找個姑子庵住下，古佛青燈，了此一世，只圖修個來生。」

說完自己的想法，梅芳又問黃鸝：「阿妹，你的景況如何？可有遣散的御旨下來？當年我們同車入宮，此次我們能聯袂回鄉嗎？」

黃鸝長嘆一聲說：「遣散宮人的事，眼看就要辦完，並無御旨下到別館，日盼夜盼，只是空盼了一場。

阿妹不像阿姐有福，今生看來無望再回荊襄故園了。」

黃鸝說罷，不覺流下淚來。梅芳也神情黯然，她明知黃鸝是宮廷宴樂離不了的歌姬，卻勸她且放寬心，再等待數日，遣散宮女的事沒有完全結束，也許還有一線希望。

兩人閒話一陣，梅芳起身告辭，黃鸝也不多留，挽著手將她送出別館，又送上太液池畔長滿青苔的小徑。黃鸝心知：等到梅芳上路的時候，那是一輛小車悄悄送走，不准誰送行的。不只梅芳出宮時如此，所有遣散回里的宮人出宮時都如此，爲的是不致哀哀切切、哭哭啼啼，亂了留下宮人的心。所以，兩人今朝的分手，無異最後訣別。一念及此，黃鸝更是依依不捨。

太液池畔長滿青苔的小徑走盡了，黃鸝再不能往前送了。不獲聖旨特准，黃鸝是不能任意走出太液池這個範圍的。生離死別，黯然銷魂，這對同病相憐，情逾手足的姐妹，手執著手，淚眼相望，無語凝咽，最後，只互道了一聲「珍重」，灑淚而別。

黃鸝循著舊徑，回到別館，還在傷心彈淚，小黃門卻來知照，讓她去龍首殿唱〈嘆百年〉。黃鸝心緒很壞，直情徑行，頂撞說：

「要我唱歌，除非皇上的弄臣石野豬，親自抬了肩輿來接。」

小黃門被頂走了，黃鸝不後悔也不畏怯。她橫下一條心，忤了旨，大不了御詔賜死吧！

心中起了絕念，黃鸝情緒反倒平靜下來。她走出繡戶，來到畫廊，手扶欄杆，騁目四望，黃葉委地，樹枝裸露，周圍一派秋天的肅殺氣氛。遠處一座館舍門前停著一輛小車，一位白髮宮人被扶出門外，她哭哭啼啼不肯舉步，一些小黃門卻七手八腳強擁她走。依稀傳來白髮宮人哀切的求告：

「我無依無靠，遣散出宮，叫我怎麼活……」

想出宮的不讓走，走投無路的白髮宮女，卻要一腳踢出宮門，多麼不平！黃鸝一陣心酸，不忍再看，

回過頭來，只見畫廊的雕簷間一隻紫燕正對她呢喃軟語。

這隻紫燕便是黃鸝在別館裡的唯一良伴了。牠對黃鸝格外知心，別的燕子雙飛雙宿，這隻紫燕卻數年孤棲，牠大概怕比翼聯翩，觸動黃鸝的情思，惹她傷心吧？

黃鸝輕步走上前去，深情說：「燕呀燕，感我獨處，你也孤棲。去年秋盡你獨自南飛過冬，我以絲縷繫你腳為誌；今年春深，你足帶前縷，翩翩復來，依然無偶。

「燕呀燕，轉眼又過秋分，今年天氣反常，你也忘了節令。待我給你再繫一道紅絲線，送你南飛。以此為誌，盼你明春早來，再棲故巢……」

石野豬帶著小內侍抬著寶輿來到太液池畔，這所被垂楊花樹掩映著的館榭前面，歇下寶輿，正要讓小內侍進去請黃采女，聽得樓台走廊裡有人說話，石野豬抬頭一看，只見樓榭之上黃采女正手捧一隻紫燕，一面給燕子腳上繫紅絲線，一面和燕子敍談。那紫燕唧唧啾啾，似乎在回答她。

紅絲線繫好，黃鸝鬆開雙手，放燕子飛翔，口裡說：

「去吧，紫燕！沿途經過荆襄，請代我問候家鄉的人。」

那紫燕在黃鸝手掌上略略逡巡了一下，即振翅凌空南飛而去。目送一剪一剪逐漸飛遠的小燕子，黃鸝如醉如痴地吟哦道：

去歲單飛去，
今春又自歸。
相伴復相憐，
不忍更雙飛。

石野豬看到這裡，忍俊不住，不覺噗哧一聲笑了出來。他向樓上喊道：

「黃采女，你還有閒工夫在這兒放燕子玩，皇帝陛下等你去唱歌呢！」

黃鸝眼角也不瞟石野豬一眼，手拂珠簾就要進內室去，一面說：

「唱什麼歌，不去，不去！」

石野豬急得跺腳，威嚇說：「要是不去，皇帝陛下問起違旨的罪來，你可擔當不起！」

黃鸝一隻腳已經邁進內室，聽石野豬這麼說，她珠簾一摔又轉回身來回話道：

「是你違旨，還是我違旨!?我要皇帝的弄臣石野豬親抬肩輿，才上殿唱歌。皇帝派你來了，可是，你並不親抬肩輿，卻甩著兩手走在一旁，對小內侍吆三喝六、作威作福。這樣，我就是不去！」

石野豬聽了，暗暗咋舌。他只當黃鸝在樓上玩燕子，沒有留心樓外的事，誰知道她卻把路上抬肩輿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石野豬被抓住把柄，辯解不得，只好忍氣吞聲地說：

「黃美人，你快下樓吧，石某這就親抬寶輿。」

黃鸝這才不說話了，進房對鏡理了理雲鬢，然後，掀起珠簾，款步下樓。她走近寶輿，溫和地對一位年老力衰的內侍說：

「公公，你年紀大了，歇著吧，讓石野豬抬。」

石野豬無奈，只好去換下那老年內侍。黃鸝原本說的一句氣話，想不到皇上果然派石野豬抬了肩輿來接。黃鸝無奈，只好坐進寶輿去，一面指著石野豬發話說：

「皇帝年幼，都讓你們這些弄臣給引壞了！」

在一般小內侍跟前作威作福慣了的石野豬，此時也只好忍氣聽著，不敢回話。他彎腰弓背，厚顏抬起寶輿，急匆匆奔東內苑龍首殿去。

寶輿抬到龍首殿門前，石野豬卸下肩上的槓棒，就趕快搶先進殿，稟告報功。他一進殿，雙膝跪下，俯下身去，磕了個響頭，大聲向僖宗稟報道：

「啓稟聖上，黃采女接到。」

僖宗正在殿上等得不厭煩，聽了石野豬的稟報，心中大喜，連忙說：

「還是野豬會辦事，一接就到。快宣黃采女上殿唱歌，樂工、舞女等候多時了。」

小內侍領旨，連忙一聲遞一聲地向殿外傳話：

「皇上有旨，宣黃采女立即上殿見駕！」

黃鸝不急不忙，輕移蓮步，進殿跪下說：

「黃鸝參見皇上。」

僖宗讓黃鸝起來，把要她唱〈嘆百年〉的意思又宣諭了一遍，然後讓她站到殿右樂工、舞女隊裡去。

細樂奏起〈嘆百年〉。它歷敘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少時娟好，壯時追歡極樂，老時衰敗之狀。其聲淒切，感人至深。善舞的宮女數百人，滿頭珠翠。身上穿的舞衣，是用「天上取樣人間織，織爲雲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草色」貴勝羅綃與紈綺的高級絲織品——繚綾做成的。宮女們合著樂曲翩翩起舞了，看她們玉臂輕舒，纖腰漫迴，長袖拂拂，仙袂飄飄，無限輕柔。

黃鸝和著音樂，哀婉地曼聲歌唱。她蛋形臉龐，明眸皓齒，娉娉婷婷，後宮佳麗三千人，都是從全國各地千挑萬選，采擇來的美女，長伴皇帝歌舞的宮女，又是三千佳麗中的佼佼者，而黃鸝卻以一枝壓群芳。歌聲一起，殿堂裡所有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投向她，黃鸝卻全然不覺，旁若無人，只顧唱她的。

她的歌喉像金子一樣脆響，像銀子一樣明淨，低迴處細如游絲，高昂時響遏行雲。歌聲中唱道：

嘆百年，嘆百年，
歲月匆匆如逝泉。
花落御溝隨水去，
紅顏暗老有誰憐？
……………

她唱得那樣哀婉深沈。唱到動情處，滴滴清淚撲簌簌如斷線的珍珠滾落下來。她是在哀悼一位早殤的公主，一個溘然長逝的君王嗎？不，她是在唱自己心中的隱痛。

聽著黃鸝如怨如訴的歌唱，樂工、舞女也不禁一個個唏噓飲泣，淚眼模糊，不敢仰視。呵，這歌聲，不也是唱的他們背井離鄉，賣身宮門，從此終生無緣重返家園，再見親人的不幸身世嗎？

端坐龍首殿上龍椅內的僖宗皇帝，卻並無什麼哀切的心情。今天他讓樂工、舞女表演〈嘆百年〉的歌舞，與其說是紀念父皇的周年忌日，不如說是宮廷寂寥，借此以消永晝罷了。

黃鸝唱著親人皮日休親自製作的〈嘆百年〉歌曲，思緒萬千。想著自己紅顏薄命，一進宮門，倏忽十春，芳華虛度，青春不再。想著懿宗駕崩，後宮遣散了數百以往侍奉懿宗，而今美人遲暮的宮女；自己原指望也在遣散之列，誰知宮廷裡卻不肯放她走，而今苦海茫茫，何處是岸？想著這些不幸的遭際，黃鸝越唱越傷心，淚如泉湧。極度的悲切使她只覺得眼前一陣昏黑，身子一軟，跌倒在殿下的絲絨地毯上。

樂工、舞女們「呀」地一聲驚喚起來，樂舞立即自動停止了。

僖宗在殿上生氣地問：「這是爲何!?」

一位伴舞的宮女機敏地跪下，稟奏說：「皇上，黃采女悼念先皇，過於哀傷，昏厥過去了。」

僖宗嘆了口氣說：「是呀，父皇生前待她不薄。她由一名普通宮女提升爲采女，從掖庭宮搬到太液池畔別館居住，並且時常得侍宮中宴樂，所有這些，都是先皇給她的恩德。沒有先皇，她哪有今天？黃采女的哀傷是理所當然的。懷想父皇聖恩，朕心裡也不好受……」

說到這裡，儘管僖宗臉上並無淚痕，卻也撩起袍袖，作一個掩面拭淚的樣子，然後，對一旁侍立的石野豬吩咐道：

「也罷，黃采女既因悼念先皇，哀傷得昏厥過去了，野豬，你就帶幾個小內侍還用來時的金鈿寶輿，送她回館歇息去吧。」

幾位宮女從絨毯上扶起黃鸝，攙著她出殿上肩輿去。石野豬見黃鸝已經昏過去，也不再親抬肩輿了。他像去時一樣，只在一旁督催那些抬肩輿的小內侍快步趲行。

石野豬剛領幾個小內侍用肩輿送走黃鸝，神策軍中尉兼樞密使、宦官田令孜上殿來了。他進宮照例是不用通報的，登殿不小步快走，叩拜時也不報自己的職銜名諱。

僖宗見田令孜來了，惋惜地說：「阿父⑬晚來一步，沒趕上和朕一起聽這支先皇特別喜愛的〈嘆百年〉名曲。」

僖宗命宮人看坐，田令孜也不遜讓，就在御座旁一張雕花圈椅上坐下。

僖宗問：「阿父進宮，有事稟奏，還是只爲遣懷散心？」

田令孜從身上的金魚袋⑭裡，取出一壺酒和一碟果子來，一面自斟自飲，自啖鮮果，一面便閒聊天似的和僖宗談起國事來。他說：

「小臣有一事稟奏聖上。」

僖宗向殿下揮揮手說：「中尉有事稟奏，樂工、舞女且退。」

〈嘆百年〉一曲舞罷，宮女們遺下的金釵玉環，珠翠寶飾，把地毯都蓋滿了。幾個負責舞服、首飾的小太監，正俯身撿拾。

僖宗說：「這些散珠、斷釵撿它作甚，讓樂工、舞女們拿去換果子吃吧。」

樂工、舞女們正要退走，聽僖宗這麼一說，連忙跪下謝賞，一個個彎腰撿拾，不移時就把遺在地毯上的金銀首飾撿拾乾淨了。

田令孜在一旁吃著果子笑道：「聖上對宮人眞是皇恩浩蕩。那覆地的珠寶，我看得值萬緡⑮，樂工中有不少來自西域的胡人，讓他們得了賞賜，也好領略天朝的富足豐稔。」

田令孜不過是一個宮廷的閹人，爲什麼會被僖宗尊爲阿父，能在宮廷裡如此飛揚跋扈，一面飲酒啖果，一面和僖宗說話呢？其中有一段原委。

唐朝初期、中期，以李世民爲代表的一些比較賢明的君主，爲了李家王朝的皇祚永繼，吸取前朝覆亡的殷鑑，尚能擢用賢能，廣開言路。所以，直言敢諫的大臣魏徵病死，唐太宗大哭說：

「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到了晚唐，幾代皇帝愈來愈昏庸，追求奢侈腐化的生活，忌恨正直朝臣的犯顏規諫，因而逐漸把權力交給身邊阿諛諂媚的宦官，而疏遠直言敢諫，力求廓清政治的朝臣。晚唐之初，宦官殺憲宗李純，立穆宗李恆，從此，對皇帝有廢、立、生、殺之權。而朝臣與宦官的鬥爭，也就構成了唐後期上層統治集團鬥爭的主要特點。

僖宗和宦官田令孜之間又有著非同一般的私人關係。僖宗李儇本是懿宗的第五個兒子，懿宗在世被封爲普王。這時，田令孜就在李儇身邊當一個小小的馬坊使，在王府裡管管馬。田令孜本姓陳，從小隨義父

進內侍省當宦官，因從義父改姓田。他讀過詩書，有些謀略。自從內侍省分派他到普王府當馬坊使，一眼便看出李儇年幼，而且耽於玩樂，便於控制。於是，他死心塌地地跟定李儇，像一個賭徒一樣，把一生的榮華富貴押在李儇身上。他一方面投李儇所好，教他走馬鬥鵝，打毬玩樂，以取他的歡心；一方面在宦官和神策軍中極力活動，密謀殺害懿宗年長諸子，擁戴幼子李儇當皇帝。

李儇既然依仗宦官的擁戴，殺諸兄而登皇位，自然要感激和重用田令孜。僖宗登極之後，立即擢任田令孜爲神策軍中尉，統制皇室的御林軍。此外，還任命他爲樞密使，執掌國家軍政機要，權勢比宰相還重。僖宗少年繼位，政事全部交給田令孜處理，尊田令孜爲阿父。自己則更加耽於逸樂，鎮日裡走馬鬥鵝，打毬玩樂。

樂工、舞女們退下去之後，田令孜才說：

「有一事稟奏皇上，西川節度使路岩目無朝廷，事事都是先行後奏，以致貽誤軍機，被傳詔賜死。此後，西川軍府節度使職位虛懸。日前南詔人⑯又入寇西川，作浮橋，濟大渡河，與防河官軍多次鏖戰，互有勝負，情況甚是緊急，須立派新的節度使星馳西川，以赴戎機。只是西川節度使的人選還費躊躇。就近從京官中委派，自然以宰相王鐸爲宜，他曾經出任方鎮，當過節度使，帶過重兵。然而，現任藩鎮中，天平節度使高駢一家世仕禁軍，西防羌人，出無不捷，南撫安南，屢立戰功，更有對南詔人作戰的經驗，也不失爲西川節度的好人選。西川專使究竟派誰爲佳，我一時委決不下，特來稟奏皇上，伏乞聖裁。」

田令孜嚕嚕囌囌說了一大堆，僖宗早聽得不耐煩了。剛才看宮女歌舞坐了半天，靜極思動，球癮上來。這時，恰值石野豬抬送黃鸝去別館後回來了，僖宗見來了個好毬手，便對田令孜說：

「阿父，以朕意，專使誰屬，待朕與你毬場見個高低再作定奪。如果朕在毬場首先進毬，奪得頭籌，西川節度使就派高駢。如果阿父首先進毬，奪得頭籌，西川節度便委王鐸。如此決斷可好？」

田令孜一聽，立即撫掌諂笑，迎合地說：

「聖主睿見，正合我意，如此決裁節度使人選，辦法眞是高極妙極。走吧，我們這就上毬場一分勝負。皇上久坐聽歌看舞，正宜毬場馳騁一番，以動易靜。小臣也想打毬爲戲，一舒筋骨。」

唐以前中國傳統的毬戲是蹴鞠⑰，也就是步行踢毬。毬子外層用革做囊，裡面實以毛絨，是一種實心球。而僖宗說的打毬，是一種騎在馬上打毬的遊戲。這種毬戲發源於波斯，經由絲綢之路，在唐太宗時傳入中國。打毬人各乘駿馬，手拿鞠杖。鞠杖長數尺，頂端像一彎半弦月。打毬人分成兩隊，每隊十人，一起爭擊一個拳頭大小的毬子。毬場兩端對立兩個毬門，誰把毬擊進毬門，就算得了一毬。

唐太宗以下各代皇帝都會打毬，有〈題明皇打毬圖〉詩寫道：

> 宮殿千門白晝開，
> 三郎⑱沈醉打毬回。
> 九齡已老韓休死，⑲
> 明日應無諫疏來。

僖宗皇帝更是從小酷愛打毬，並且常常以自己的毬技自負。

唐都長安，原爲隋大興城。全城分爲三部分，最北是宮城，爲皇帝和皇室居住與處理朝政的地方；宮城南邊是皇城，列百官廨署和宗廟社稷；皇城之南是外廓城，也稱京城，它從東、西、南三面把皇城和宮城拱圍著，是住宅區和商業區。

長安皇宮原只有太極宮一處，唐高宗時又建成大明宮。龍朔二年（西元六六二年），高宗得了中風病，覺得太極宮地勢低濕，不利於中風病人居住，想起大明宮位處東北龍首原禁苑內，地勢高燥，空氣新鮮，

景色宜人，便移居到這裡。以後，大明宮就成了唐朝各代皇帝日常起居、視事的地方，只是在國家大典時，才偶爾到宮城裡的太極宮去。

太極宮裡原來建有毬場亭，供皇帝、宦官打毬。大明宮本是建了供皇帝養病的，所以初建時並無毬場。高宗以後，各代皇帝多居大明宮，大明宮內沒有毬場，鞠戲深感不便，文帝太和九年便把大明宮內的龍首池塡平，改建成毬場。文帝寧把一個風景優美的池苑塡做毬場，皇帝們對毬戲的愛好由此可見了。

初唐、中唐二百年的統一、穩定，造成了經濟文化的空前繁榮昌盛。天上神仙府，人間帝王家。皇宮的華麗奢侈，自不待言。唐僖宗已經是末期皇帝，他雖然沒有繼承貞觀、開元的勵精圖治，卻沿襲了歷代帝王的窮奢極欲，而且大大發展了。

大明宮內龍首池塡平改建的這個毬場，經過僖宗的加意修飾，變得更加華麗。場子是新近用香油和著觀音土重新築過的，場平如砥，反射出鏡面一樣的光澤。這種場子既不傷馬足，又不起灰塵。場子兩端的那兩個毬門框，黃澄澄、金燦燦，是黃金做成的。毬場外圍的欄杆也彩繪花飾，鑲金嵌玉。

僖宗和田令孜來到毬場，那裡早有兩隊太監身穿毬衣，手攬轡頭，立身馬首，在毬場等候。看台上列著一百名樂工、一百名鼓手、一百名舞女組成的，龐大的樂隊、舞蹈隊，準備爲毬賽歌舞助興。

僖宗和田令孜更衣下場。僖宗穿一套黃色窄袖窄褲打毬衣，衣上花團錦簇，還繡著龍鳳圖案。腰紮一條黃色絲緞軟帶，下騎一匹鈿鞍寶勒棗紅追風馬。身後一隊小太監一律穿紅色窄袖窄褲打毬衣，騎一色棗紅追風馬。田令孜穿一套海藍色窄袖窄褲打毬衣，腰紮一根青色絲緞軟帶，騎一匹鈿鞍寶勒雪花驥。身後一隊小太監，一律穿綠色窄袖窄褲打毬衣，騎一色白馬。

擊毬開始了，一百名樂工齊奏〈秦王破陣樂〉。唐太宗李世民當皇帝以前，封爲秦王，爲唐高祖領兵東征西討，統一中國，建立李唐王朝。李世民戰功赫赫，〈秦王破陣樂〉便是歌頌他的武功的。

演奏這支樂曲，除了笙笛簫管，胡琴琵琶等弦管細樂外，更以百名宮女纖手擂鼓，以壯聲威。此樂以悠揚中隱含陷陣殺伐之機而具特殊。樂曲奏起，一百名舞女穿著騎馬服，手執鞠杖，弄毬而舞。樂曲間歇，一百名宮女組成的鼓手隊伍，揮動纖臂，舞起鼓棰，擂響大鼓以爲間奏。百面鼙鼓同時緊擂，一時聲震京都，動盪山谷。

鼓樂聲中，李儇、田令孜各領一隊打毬手進場，爭擊置於場中的小毬。李儇乘騎精熟，東西馳騾，同隊的小太監們得了毬子都爭著傳給李儇。田令孜跟隨馳騾，曲意逢迎，既不使出十分力氣，使李儇覺得威逼太緊；又不讓他輕易中的，玩不盡歡。你爭我奪，蹄聲噠噠，往來驅馳。毬賽進行了約一炷香的時間，突然，石野豬靈巧地彎腰將鞠杖在地面上一勾，一個海底撈月，把一只正在場上滾動的小毬，準確地傳給遠遠地立馬對方毬門前的李儇。李儇腰肢輕舒，鞠杖猛擊，正中凌空飛來的毬子。鞠毬星飛，射進對方孔門，倏地落入絲網。

衆人見僖宗毬先入網，奪得頭籌，齊聲喝采，歡聲雷動。田令孜也立即棄了鞠杖，翻身下馬，恭維地說：

「皇上眞是神手，小臣甘拜下風。」

僖宗哈哈大笑，躊躇滿志，對剛才傳毬給他的同隊太監石野豬說：

「野豬呀，朕若參加擊毬進士考試，那一定穩奪魁首，保準高中狀元！」

石野豬揷科打諢地逗樂說：「皇上，如果遇到堯舜作禮部侍郎，執掌進士考試，只怕鎭日玩樂的舉子就得名落金榜了。」

僖宗對石野豬的玩笑話不但不以爲褻瀆聖威，反而哈哈開懷大笑，周圍隨侍打毬的小太監也陪著嘿嘿乾笑幾聲。

南詔人稱兵滋擾，邊境上戰事正緊。而選派應敵守邊的節度使這樣嚴肅重要的大事，卻在打毬賭賽的笑鬧聲中，隨意定下來了。李儇首先擊毬入網，奪得頭籌，天平軍節度使高駢便被確定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兼成都尹。

僖宗命一內侍傳諭翰林院草旨，讓吏部除授高駢新職，並著令他立即馳馬赴任。

毬賽完畢，太陽已經老高，龍首殿西牆的房陰只丈把寬了，天氣漸漸熱上來。而毬場馳騁角逐一場之後，更覺其熱難耐。僖宗決定出東內苑，到含涼殿去納涼歇息。

大明宮有龍首渠流貫其中。此渠人工開鑿，引終南山麓的滻水注入渠內，長年流水不斷，可行畫船，交通宮內。僖宗來到龍首渠邊，早有畫船在岸邊伺候。唐代造船業已很發達，唐德宗時，荊南節度使李皋造戰艦，用人力踏兩輪，速度如奔馬。此外，唐代造的航海大船也很出色，整個船不用鐵釘，船板用橄欖膠塗抹，曬乾之後極爲堅固。船底光滑，速度也快，是當時舉世無匹的航船。

宮內畫船製作更爲精巧，船舫上還畫著歷代各種故事。駕船的小太監都著南方裝束，頭戴大竹箬笠，身著寬袖彩衣，足登布涼鞋。京城百姓、官員都很少見到桅船，只是每年江淮漕船運送各地貢物進京，才能一飽眼福。所以，宮中畫船船工也學江淮漕船船工的裝束。

僖宗帶著田令孜、石野豬等上了第一艘畫船，船上樂工奏起一派細樂，盛妝宮女數十依歌而和，且唱且行。隨侍太監依次上了另外兩艘畫船隨行。

畫船駛進凝碧池，凝碧池上早已透熟的蓮蓬散著清香，卻仍有幾支遲發的荷花，在水面上搖曳多姿。出了凝碧池，龍首渠開始繞向西面。畫船又順渠走了一段水面，進入另一個人工小湖——太液池。太液池畔岸柳成行，柳絲迎風，長條飄蕩，煞是好看。

太液池中有一人工小島，叫蓬萊山，上建一小亭，叫蓬萊亭。亭子裡是翰林學士講解毛詩和尚書等經

書的地方。船過蓬萊山，田令孜問：

「皇上，是否登蓬萊亭看看？」

僖宗對讀書、講學興趣不大，便說：

「今日打毬，身上燥熱，改天再登蓬萊亭吧。」

太液池是龍首渠的終點，畫船到此繫纜。僖宗捨船登岸，向池畔的含涼殿走去。

含涼殿是大明宮中最靠後面的一座宮殿，專供皇帝納涼避暑之用。室內和殿宇四周有水力轉動的風扇，四檐裝有引水的管子。渠水引上屋檐，被風扇激成水霧，然後吹進殿內，於是滿室沁涼。機製巧密，顯示出唐代工匠高超的建築技藝。

僖宗和田令孜、石野豬等來到含涼殿內，僖宗自坐石榻，也賜田令孜和石野豬在身旁石榻上坐下。這時，殿後水推風扇呼呼轉動，一股股涼風從身後吹來，風激衫襟，獵獵作響。

四檐水聲嘩嘩，風聲呼呼，如風雨驟至。仰頭卻不見明水，唯見霧氣濛濛，被涼風挾著，直向殿內捲來。滿室含凍，如置身水濂洞中。爲使引滻入宮的龍首渠不因大旱斷流，以保含涼殿有充足用水，京兆尹除專派數千民工引渭濟滻外，還嚴令滻水兩岸百姓不得引滻水灌田。如有膽敢與皇宮爭水的，捉住就要投入大獄嚴加勘問。由於宮中有這樣的嚴令，所以龍首渠內水流不斷，含涼殿上檐水環流。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而又從來不出深宮的唐僖宗，自然不信大臣們遞上的，關於天下大旱，宜免稅除賦與民休息的奏章。

僖宗和田令孜、石野豬等在含涼殿石榻上稍坐片刻，便覺遍體生涼，暑熱全消。坐了一會兒，田令孜便避席立侍。

僖宗奇怪地問：「阿父，爲何拘禮？」

田令孜回答道：「不是小臣拘禮，實是含涼殿內風鳴水灑，凜若高秋，加之久坐石榻，不禁體生寒慄。

小臣不耐石榻久坐，故此立侍。」

僖宗聽罷，哈哈大笑說：「原來田卿竟是無福消受這涼殿的清寒。」

時間已近正午，御廚開始送上午膳。僖宗傳旨，就在含涼殿上設席，並在殿下賜隨身內侍便飯。

席上擺著傳統名菜「八珍」⑳，即所謂「龍肝、鳳髓、豹胎、鯉尾、鴞炙、猩唇、熊掌、酥酪蟬。」此外還有駝峰，以及當時京師宴席最被看重的名菜「麈尾」㉑。因為京師宴席重麈尾，所以唐詩人陳子昂有〈麈尾賦〉寫道：「卒網羅以見逼，受庖割而罹傷，豈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於此堂。為雕俎㉒之饈，廁君金盤之實㉓……」

司醞㉔的內侍呈上醴酒㉕，樽罍中裝著中國的傳統名酒「九醞」㉖。

這一桌酒宴價值千金，千百戶中等人家一年的賦稅也夠不上皇帝一桌宴席的花費。田令孜在一旁侍宴，每盤菜自己夾一筷先嘗，然後舉箸為僖宗奉菜。而僖宗舉起犀牛角做成的骨筷，不過在各個盤子裡點了點，嘗了嘗，盤饌太多，有的連筷子也沒有伸到，就叫撤席。這些珍肴佳味，撤下去之後，雖然成了剩菜殘羹，但在等級森嚴的宮廷裡，一般宮人也不能沾一沾。而皇帝每餐飯又要食不重味，上餐沒有吃完的菜，哪怕是沒有動過箸的，也不能再端到下一餐來。於是，一盤盤的珍饈美饌就只好放壞倒掉。這正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至於宮人內侍，雖然住在宮中，但膳食都有等級，另由掌饍人㉗供給，平日也難得吃到華美的宴席。今日皇上在殿下另設兩席賜宴隨侍打毬的太監，他們自是口福難得。所以殿下的兩席酒宴，倒是吃了不少。但在皇帝御席前飲宴，也不能鬧個盤乾碟盡。他們不得不約束一下自己的海量，所以吃得並不盡興。

撤下酒食，司膳的宮官用玉盤托上幾盅冰屑麻節湯、一盤鮮荔枝、一盤文官果。唐時蜀地和南海郡產荔枝，而南海所產的荔枝更勝蜀地所產。每到夏季暑熱，荔枝成熟，地方官便派專人進獻嘉果。

唐明皇時，楊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枝。爲了取悅貴妃，每年荔枝成熟的時候，明皇就詔令南海進貢荔枝。爲了保持荔枝的鮮美，三十里一程的驛站專備好馬，日夜飛馳，遞傳進獻。弄得勞民傷財，民怨鼎沸。玄宗以後，每歲荔枝成熟，自蜀地和南海進獻荔枝以貢皇宮的慣例仍然保持著。所以，宮中能有荔枝。

另一盤文官果，本名叫檳榔果。自然比不上荔枝鮮美，但因爲它產在海陲，果味奇異，苦中有甘，能消滯化食，也爲時人所珍貴。檳榔又作賓郎，本是貴客的意思，用以獻人，有尊敬、吉祥之意。往年唐德宗駕幸奉天，有百姓獻檳榔果於駕前，德宗十分高興，賞賜獻果人以官爵，於是人們又把檳榔果叫文官果。自從有了德宗與文官果的這段因緣，文官果更是提高了身價，唐朝宮室中也逐漸有了食用檳榔的風氣。每年，尚食局都著令海陲各地進獻文官果。

酒宴已罷，僖宗只留下田令孜、石野豬和幾個隨身太監，其餘內侍都遣散了。僖宗讓田令孜、石野豬一起進冰屑麻節湯和荔枝、文官果。

田令孜不敢飲冰屑麻節湯，辭讓說：「小臣胃弱，畏服冷飲。」

石野豬壯實潑辣些，又是打毬之後，體內生熱，把僖宗賞賜的冷飲，一飲而盡。僖宗見他喝得酣暢，命小內侍再賜他一盅。石野豬辭讓說：

「聖上服用的仙湯，奴婢豈敢多飲？」

僖宗笑道：「今日打毬，朕奪得頭籌，那毬子是野豬傳過來的。野豬建了一功，理應賜你多飲一杯消暑冰屑湯。」

田令孜對僖宗給予石野豬的誇獎和賞賜，心中是懷著嫉忌的，可是表面卻含笑說：

「野豬毬場上輔佐聖上，百戰不殆，屢建戰功，理應得到聖上的賞賜。」

石野豬接過小內侍遞來的一盅消暑冰屑湯，跪下說：「謝皇上恩典。」一飲而盡。

僖宗大笑說：「阿父輔佐朕治理邦國大事，石野豬輔佐朕騁馳毬場，二卿眞乃朕的左右臂也。」

酒宴之中，僖宗已傳諭陪侍打毬的太監，天氣炎熱，不必拘禮，可以就穿打毬的衣服飲宴，不必另外更衣。所以，酒宴過後，石野豬還穿著一套毬衣。剛才毬場上，僖宗只顧打毬，沒來得及留心石野豬的毬衣式樣。現在，石野豬在身旁侍立，僖宗才發覺石野豬的毬衣竟然格外別致，不類皇宮尙衣局的製作。便問石野豬：

「野豬，你身上毬衣緣何格外新巧？」

石野豬察言觀色，看出李儇喜愛這種新式毬衣的心情，回答說：

「皇上龍目，明察秋毫。果然，這件毬衣不出自皇宮尙衣局，而是一個波斯商人送我的。這是波斯國內新興的一種毬衣式樣，皇上要是喜愛，我要他販了這趟絲綢回去，下次再來，多帶幾件，敬獻皇上。」

田令孜在一旁說：「靠波斯商人帶幾件，怎敷宮中之用，也顯得我大唐王朝辦事小器。何不傳諭司藏署㉘撥一批綢絹，讓尙衣局按此新式毬衣樣子，裁製一批呢？」

石野豬聽了，喜不自勝，連說：「這樣更好。宮人都穿這樣的毬衣上場，定能毬場生輝，鞠戲盡樂。」

僖宗沈吟片刻說：「如此好倒是好，只是耗費錦絹太多。上月司衣的小內侍要尙衣局做一批新宮服獻進來，尙衣局到司藏署去領綢絹衣料，司藏署竟然淸了庫底也沒有湊足那個數目。」

田令孜在一旁笑著說：「皇上且寬聖愁，小臣有一個儲藏寶貨錦絹的大庫房，比司藏署的庫房大千萬倍。皇上想要什麼，馬上可以取來。」

僖宗聽了大喜，忙問：「阿父的庫房在哪裡？」

田令孜一本正經地說：「陛下，這長安京都東西兩市，聚集了天下的珍奇寶貨。拿錦絹來說，僅是關中一帶農民織絹來賣，每日上市就有千百匹。長安富商巨賈遠從關東、江南販來的還不算。至於珠寶、陶

瓷、牙雕、古玩、山珍海味，應有盡有。只要皇上想要，說一聲『宮市』，取來就是。」

僖宗又說：「可是，這銀錢耗費……」

田令孜說：「嗨，皇上高興賞賜多少就是多少。即便不給賞賜，聽說聖上需要，小民也是樂於奉獻的。」

僖宗聽罷，聖心大悅，連聲誇讚說：

「如此甚好，此事就是煩勞阿父全權辦理。」

以前，宮中要買什麼東西，都由太府寺㉙的官吏到市上交易，宦官太監並不出面。那時候，與民交易基本上還能按物論價，照價付錢。到了唐朝中期，逐漸由宦官太監拿著宮廷的文書證件，直接到市上購買貨物。這時，開始出現低價強買民物的事。但是，中唐宮廷倉廩還比較殷實，所以，宦官低價強買民物，發生糾紛，傳到皇帝耳朵裡之後，皇帝還假惺惺出面管管。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西元七九七年），就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個農民用驢馱著柴到長安市上賣，一個宦官以宮廷買辦東西的名義要買這馱柴。宦官只給了幾尺絹當柴錢，接著就向農民索取一筆手續費。最後，還要農民用驢把柴送到宮裡去。農民哭著把賣柴禾得的那幾尺絹全部送給這個宦官，請求免了他用驢送柴進宮。宦官哪裡肯依，惡狠狠地說：

「你把驢子給我，才能免你送柴進宮！」

農民憤憤地說：「我有父母妻子，全靠這頭驢負柴賣錢，養家活口。現在，我把柴給你，分文不收，你還不肯，還要我的驢子。如此相逼，我只好一死和你拚了！」

氣憤之下，農民揮拳就打宦官。管理市場的官吏把農民和宦官一起捉走了，送到皇帝那兒去。唐德宗知道了這件事，便下一道詔令，把肇事的宦官驅逐出宮。另外賞賜那個農民十匹錦絹。然而，這也沒有能完全制止以後宦官借宮市名義，強奪農民貨物的風氣。

到了晚唐，帝室宮闈越來越腐敗，經濟越來越凋敝，國庫空虛，宮市就更亂了。以前宦官購物還拿一紙宮中的文書，以後乾脆文書都不拿了。甚至宦官自己也很少直接出面，只召集市上幾百名游手好閒的人，到東西兩市和熱鬧街坊望風，叫做「白望」。見有誰賣好一點的東西，就說皇家要買，農民便只好拱手送給他，連是眞宮使假宮使都不敢問，更不敢爭論價錢高低。這些「白望」常常用幾尺舊綢子就換人家一大堆貨物，稍有爭議就把賣主送到長安地方官府去吃官司。輕者坐牢，重者打死。這就是唐朝有名的禍害人民的「宮市」。

田令孜見僖宗爲製新式毬衣缺乏綢絹發愁，立即給他進獻這個「宮市」的辦法。僖宗一聽，果然欣然同意，並著令田令孜全權辦理「宮市」的事情。

僖宗又假惺惺地說：「宮市當以按價收買爲主。至於萬民貢獻，總以自願爲好，切切不可勉強，致招民怨。先皇太宗有言：百姓好比水，君皇好比船。水能載舟，也能覆舟。載舟覆舟，至宜深愼。」

田令孜也冠冕堂皇地說：「先皇遺訓，夙夜在心，以民爲本，豈敢稍忽？陛下放心，小臣自會妥善辦理。」

田令孜又說：「時近正午，市場就要擊鼓開市了，可否著令野豬立即傳諭內侍宮人，去市上打望。望得有好絹上市，即刻回報，以便宮市採購。」

僖宗點了點頭。石野豬給僖宗叩了個頭說：「奴婢這就去。」

石野豬剛走，小內寺來報，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畋要見皇上。

聽到鄭畋突然到來的消息，僖宗有點掃興，現在他根本沒有興趣談朝政，便說：

「你回覆鄭大人，朕今日身體不適，改日再見。」

小內侍說：「鄭大人說，有要事面奏，非要立見皇上不可。」

僖宗沈吟了一下，皺著眉頭說：「那就傳鄭大人上殿參見吧。」

唐時內侍省的宦官住在宮城北面叫北司，而尚書、中書、門下三省的朝官都在大內南面辦事，又叫南司。南司的朝官與北司的宦官之間，矛盾由來已久。宦官往往借近侍皇帝的特殊地位，擅權干政；而朝官往往以其正當的仕途出身和學識修養，傲視出身微賤，只會逢迎的宦官。有些忠鯁之臣，更時時想從宦官手中奪回實權，廓清政治。所以，南衙北司之間經常勾心鬥角，互相掣肘。

田令孜本來很不想見鄭畋，可是鄭畋來得太突然，迴避來不及了，只有硬著頭皮等他上殿。

小內侍站在大殿的台階上，高聲傳旨：「傳鄭大人上殿見駕！」

站在宮牆門口的小內侍也應聲傳旨：「傳鄭大人上殿見駕！」

大明宮內各個主要宮殿都有白色宮牆環繞，形成一個個單獨的小庭院。在院外侍立的宰相鄭畋聽到小內侍傳旨，連忙整理衣冠，走進院牆，登上台階，然後小步急趨，進大理石鋪地的含涼殿。

鄭畋跪伏在大理石地面上，三呼萬歲，拜過坐在殿上的唐僖宗。

唐僖宗賜鄭畋坐。田令孜站起來朝鄭畋拱手為禮說：

「鄭大人身居宰輔，為國事日思夜慮，可欽可佩。」

鄭畋冷冷地說：「下官德薄才疏，忝居宰輔，不能為皇上分憂，卻常使宸懷添慮。哪及田大人日夕侍從皇上宴遊、打毬，得使聖上盡樂？」

鄭畋於唐武宗會昌二年（西元八四二年）中進士，年僅十八歲，並同時釋褐㉚為節度推官、秘書省校書郎。少年科場得意，不免有些心高氣傲。屢次擢升，直到擔任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的職務，唐代的平章事便是當朝的宰相，官位顯赫，更思報效鴻恩。如今雖已年逾半百，仍以直言敢諫自負，立志為聖明鏟除弊政。

田令孜雖然得寵於僖宗，掌神策軍中尉及樞密使兩項近侍官的要職，但對這個從進士出身，負才名於當世的四朝老臣，卻不得不遜讓幾分。他明明聽出鄭畋弦外之音，卻故意佯做不知，哈哈大笑說：

「昔介子推至忠，晉文公有難，介子推割股以食。老萊子㉛至孝，七十猶著五色斑斕衣，作嬰兒戲，以娛其親。使人主盡歡，也是爲臣之道嘛。」

鄭畋聽了田令孜這番矯飾之言，正待據理予以批駁，僖宗卻問鄭畋：

「鄭卿急迫到此，有何申奏？」

鄭畋這才輕蔑地瞪了田令孜一眼，轉頭回答僖宗說：「老臣昨觀天象，太白星晝見。占一卜，讖㉜曰：『主有反賊』，京師又有民謠唱道：『天黃黃，地荒荒，京都白日見虎狼。』王者之有天下，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無度，天被其害而愁苦，則陰陽寒暑失節，以爲水旱、蝗螟、山崩、水溢、雨霜不時。此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於亂政。故見物有反常而爲變者，則思其有以致而爲之戒懼，雖微而不敢忽也。」

僖宗說：「寡人也知道『迅雷風烈必變』的古訓。然自朕承續皇嗣，御於宇內㉝，宵衣旰食㉞，夙夜匪懈。愛民節物，不敢疏忽。何以有此異兆？」

僖宗說到這裡，以徵詢的目光看看田令孜，又看看鄭畋。

田令孜乖覺地感到皇帝此時需要語言支持，眼睛骨碌碌一轉，想出了應對之言，不等鄭畋開口，搶先答話道：

「啓稟陛下，以臣愚見，適才鄭大人所言天象，並非異兆，而是喜徵。」

僖宗忙問：「喜從何來？」

田令孜道：「太白又稱金星，金星晝見，乃兆金之多也。來年定將物阜年豐，豈非喜徵？至於民謠俚

語，多係犯上作亂之人，信口胡謅，蠱惑人心。陛下當傳諭京兆尹嚴加追查，捉拿帶頭編唱之亂民，嚴勘治罪，妖言自當消弭。」

鄭畋正色說：「田大人，天象必據天文、五行之說以推究，豈可望文生義，妄加揣測？自古以來，民謗難弭。防民之口，勝於防川，只宜宣而導之，豈而壅而塞之？壅而塞之，一旦水湧堤潰，必將禍國殃民。田大人日處宸居㉟，常侍君王，國家社稷，干係匪淺，進言獻策，不可不慎。如若信口雌黃，蒙蔽聖聽，誤國之罪難逃呵！」

田令孜見鄭畋步步進逼，在皇帝面前全不給他留點面子，仗著北司的權勢，以及手中掌握的神策軍，豈肯示弱？也怫然作色說：

「鄭大人身為宰輔，世受皇恩，不效葵藿㊱傾日，卻妄測天機，攻訐聖上，侮慢大臣，誑君之罪非輕！」

僖宗雖是幼主，然而並不愚鈍，倒還聰慧。只是聰明沒用到安邦治國的正道上，卻被近侍宦官田令孜之流，從小誘到鬥鵝走馬，打毬玩樂上去了。然而，僖宗一方面耽於積習，沈溺遊樂，不願朝臣多加干涉。另方面也想振作，不願國柄旁落，受制內臣，當宦官的兒皇帝。現在，一邊是朝臣領袖，一邊是宦官班首，爭執難下。僖宗自不願抑一方，揚一方，而願他們旗鼓相當，兩相制約，互為控攝。於是調和地說：

「田卿、鄭卿乃朕之左右股肱。股肱不協，行動不靈，元首無恃。二卿言語齟齬，互相攻訐，必將貽誤國事。天象徵兆之爭，暫且擱置一旁，讓司天台詳為觀察，再為占候。除此而外，鄭卿可還有什麼申奏？」

僖宗最後這句徵詢之言，本是套話，而鄭畋卻把它當了真，果然接著又慷慨陳詞起來。他說：

「陛下，天象之說，尚可長察，而恤民之事，不可稍待。據臣所知，那『京城白日見虎狼』之民謠是有所指的。據傳，近來東西二市上，常有黃衣宮使，假托敕命，安稱『宮市』，任意攫取民財民物。百姓稍有違抗，即捉付京兆尹，收獄杖責，重則至死。

「先皇德宗對宮使強取民物之事，曾親自勘問，嚴加懲處。史書載其德政，百姓歌其賢明。百年之後，規矩敗壞，繩墨不循，長此以往，終成釀亂之原，陛下不可不明察。」

僖宗故意把臉一沈，回過頭來問田令孜：「田卿，寡人不是反覆傳諭，宮市應當按價收買嗎？怎麼會出現強取民財民物的事呢？」

田令孜馬上離座，跪倒在御案前說：「陛下明鑑，宮市確無強取民財民物之事，如有此類狼虎之行，田令孜任憑皇上治罪。」

僖宗一笑道：「田卿請起，愛卿自然沒有強取豪奪之心，然內侍蕪雜，魚龍相混，難保無有不逞之徒假托敕命，妄稱『宮市』，任意攫取民財民物之事。下去你在北司中著意查訪一下，有無此事，再作稟報。」

田令孜連連磕頭，唯唯稱是。

僖宗又回過頭來對鄭畋說：「『宮市』之事，朕自當查訪整肅，務不使濫。鄭卿可以放心回府了。」言訖，再不等鄭畋回話，就板起臉對身旁的內侍說：

「送鄭大人回府！」

鄭畋心裡還有很多話要說。比方說，他還想規諫僖宗按日早朝視事，以免下情無由上達，致使諫鼓㊲空懸，逆耳之言罕進；謗木㊳徒設，悖心之論無聞。此外，生活要從儉，遊樂宜減少。含涼殿四檐嘩嘩飛泉瀉雨，可長安四野田地乾涸生煙。一滴雨水救棵苗，應當把含涼殿的用水停了，讓百姓引滻水去灌田，宮廷不能與民爭利等等。

鄭畋畢竟是四朝舊臣，深明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他從僖宗的臉色口氣中，知道今天只能適可而止，繼續直言強諫，就要討沒趣。僖宗年輕氣躁，眞要把他惹惱了，反會把事弄糟。想到這裡，鄭畋只好無可奈何地起身拜辭。

鄭畋走出含涼殿，仰望天穹，只見四方濛濛，日有濁氣，色赤如赭。他心懷憂悸地長嘆了一口氣說：

「天宇昏昏，日赤無光，只怕從此天下又要多事了。」

僖宗遣走了鄭畋，這才長長地舒了口氣，伸臂打了個呵欠，感到全身困乏。時間已經正午，該回棲鳳閣休息了。於是吩咐小內侍，龍輦伺候，打道回棲鳳閣。

僖宗坐龍輦先走，田令孜正要上肩輿回內侍省，一個剛隨石野豬外出宮市的小太監，慌慌失失地向含涼殿跑來，走到田令孜跟前，雙膝跪下，氣急敗壞地說：

「田大人，大事不好！」

田令孜一則怕驚動了剛走不遠的僖宗，二則覺得這小內侍在重臣面前高聲喧嘩有失體統，便把臉一沈，壓低聲音，嚴厲地說：

「這是什麼所在，容你大聲喧嘩！有事慢慢稟報。」

小太監自知失態，趕緊強抑住驚慌，稟報說：

「啓稟田大人，野豬大哥奉您之命，到東市『宮市』，買一個鄉下老百姓的幾匹絹，想不到，竟遭歹徒一頓毒打。小人們將他扶回宮來，現在躺在內侍省榻上，動彈不得呢。」

田令孜大吃一驚說：「哦，皇城京畿，蕩蕩乾坤，竟會出此怪事!?兇手何在，抓到沒有？」

小內侍苦著臉說：「那人拳腳高強，我們逃命還來不及呢，那能抓得住他！」

田令孜氣惱地說：「全是一群廢物！快傳諭左右金吾衛，立即全城戒嚴，搜捕歹徒，務使歸案！」

小內侍應聲「是」，叩了個響頭，爬起身就走，自去通知金吾衛戒嚴搜捕。

田令孜跨進肩輿，垂下簾幕，對抬肩輿的小內侍大喝一聲：

「往內侍省！」

〔注釋〕

①白牆：唐代宮牆均爲白色，與近代紅色宮牆不同。

②僖宗：懿宗第五子，原名李儼，後改名李儇。西元八七三年即位，時十二歲。

③采女：唐內制，後宮有后、妃、九嬪、婕、美人、才人、寶林、御女、采女九等。采女正八品，爲內官的最後一等。

④弄臣：戲弄之臣，爲君王消閒解悶的人。

⑤郭淑妃：唐制，在皇后之下立四妃：一貴妃、二淑妃、三德妃、四賢妃。郭淑妃是懿宗的愛妃，和懿宗先後去世。

⑥金鈿寶輿：鑲嵌著金銀寶石的肩輿。

⑦掖庭宮：在太極宮西側，爲宮中的旁舍，是一般宮女居住的地方。

⑧同昌公主，郭淑妃所生，懿宗愛女，嫁韋保衡，年餘夭亡。生前出嫁，死後喪葬，極盡奢靡之能事。

⑨王惠后：懿宗的皇后，僖宗李儇的生母。

⑩桂林戍卒起義：西元八六八年（咸通九年），由徐州召戍桂林的戍卒，因戍期滿不讓返回而譁變，殺戍邊官，擁龐勛爲首領。起義軍發展至二十餘萬，起義歷時年餘。

⑪及笄：笄，簪子。及笄，指女子可以盤髮插笄的年齡，即成年。

⑫永巷：宮中長巷，用以幽閉有罪宮女。

⑬阿父：即叔父、伯父。

⑭魚袋：唐五品以上官員隨身佩帶盛放魚符的袋子。朝廷頒發魚形的符給官員以表身分，明貴賤。三品以上者魚符飾金，五品以上者飾銀。

⑮ 緡：古代穿銅錢用的繩。一串千文，稱一貫，或一緡。
⑯ 南詔：今雲南省一帶。南詔人，指當時雲南一帶的少數民族。
⑰ 蹴鞠：蹴，踢。鞠，古代的一種皮球。
⑱ 三郎：唐明皇李隆基爲睿宗第三子，所以稱三郎。
⑲ 張九齡和韓休都做過唐明皇的宰相，以直言敢諫聞名。
⑳ 八珍：八種珍貴難得的菜肴，有的只用形近或音諧的菜代。
㉑ 麈尾：鹿一類的尾巴。傳説麋鹿中最大的叫麈，奔跑時群鹿尾隨麈後，依麈尾而動。
㉒ 雕俎：雕花的的砧板。
㉓ 厠君金盤之實：雜陳於金盤的菜肴之間。
㉔ 司醞：酒官。
㉕ 醴酒：一種甜酒。
㉖ 九醞：傳説這種酒每年正月初一開始釀造，一直到八月才釀成。釀製時間特別長，所以叫「九醞」。
㉗ 掌饍人：宮中主炊之官。
㉘ 司藏署：執掌邦國庫藏的機構。
㉙ 太府寺：官署名，兩京市場交易屬其掌管。
㉚ 釋褐：褐，平民所穿的粗布衣服。釋褐就是開始做官。
㉛ 老萊子：相傳爲春秋時楚國人，性至孝。楚王聞其賢，召爲輔，不就。
㉜ 讖：卜卦上帶有預兆性的語句。
㉝ 御於宇內：統治天下。

㉞ 宵衣旰食：天未明而衣，天已晚而未食。辛勞得寢食不安。

㉟ 宸居：帝王住的地方。

㊱ 葵藿：葵與藿都是較賤的植物。連用借以爲下對上之辭。葵藿傾日，意爲臣民對君王的忠誠。

㊲ 諫鼓：置鼓在朝廷之上，人民有話進諫，擊鼓上達。相傳堯舜所立。

㊳ 謗木：也叫誹謗木，或華表木。相傳堯舜立誹謗之木於朝，人民可以在上面刻寫批評當權者的意見。

二

蠹喙仆柱樑，
蚊虻走牛羊。
——古謠①

這兩句古謠說的是，蠹蟲、蚊虻雖小，而蛀樑、吸血，危害極大。太監閹人，宮廷臣僕，其小亦如蠹蟲、蚊虻，而蠹國虐民，其害卻遠甚蠹蟲、蚊虻。多年來，長安蚊虻成陣，人們只能卻而避之。這一年，眼看皇城下蚊虻肆虐，卻居然激起了一個敢執拂塵的人。這個敢執拂塵的人是誰，得從一個進京趕考的舉子說起。

唐僖宗乾符元年（西元八七四年）的秋天，長安東城春明門附近，緊挨東市的常樂坊內一家旅店裡，住著一個曹州冤句②縣赤壙村進京趕考的舉子，名叫黃巢。

黃巢出生在一個世代販鹽的家庭，弟兄八個，他排行第二。祖上頗積了些資財，所以黃巢從小有機會攻讀詩書，熟諳韜略。黃巢生性聰穎，父親黃宗旦特別鍾愛他，常指著黃巢對親友們自矜地說：「這是黃家的千里駒。」黃宗旦希望兒子在販鹽之外，還能熟讀詩書，科舉應試，以便將來金榜題名，改換門楣。

黃巢原名黃巨天。小時候上赤壙村的村塾。塾師教的課，不論是詩是文，都能過目成誦，比一般孩子學得快。

緊鄰赤壙村有一個劉家莊園，劉家的大兒子在曹州巡院當巡吏，專緝私鹽販子，老太爺在鄉下守著田莊過清閑日子。劉家自請先生，辦了個家塾，教他一家子弟。

每年上元燈節，劉家要舉行一次走馬看燈記詩比賽。這一天，劉家莊園周圍掛出各種各樣的燈來，有垂著纓穗的宮燈，也有紮著魚蝦、昆蟲、禽獸、器物形狀的花燈。每只燈上寫著一首詠燈或詠燈節的詩。莊前柳林里拴著一排駿馬。參加走馬看燈記詩的人，挑選一匹駿馬騎上，在一炷香的時間內，策馬繞十里莊園的圍墻跑一圈，然後到莊園門口，向主賽的人背誦沿莊看到的燈詩。記得最多的得頭籌，賞銀二十兩。

開始，這個走馬看燈記詩的比賽，只在劉家子弟中間進行。可是，進行了多年，也沒有一個人能在一炷香的時間內，走馬記下沿莊上百盞燈上面的上百首燈詩。這一年，劉家莊園也讓赤墻村的子弟參加走馬看燈記詩比賽。一則顯示劉家莊園的豪華，二則劉家莊自以爲是書香世家，和赤墻村那些農家子弟比，劉家子弟看燈記詩一定穩操勝券，借此也可以賣弄賣弄劉家的文采。

上元節到了，正是天上月圓，地上燈明的時節。黃巢邀了同塾的幾位學友，心裡憋著一股氣來到劉家莊園。柳林裡跨上匹駿馬，折枝柳條在馬臀上著了一鞭，那馬便潑剌剌繞著莊園轉了起來。莊園四周果然掛滿了五顏六色、各式各樣的花燈，每盞灯上寫著一首咏灯或咏灯節的詩，黃巢一面緩轡而行，一面記著燈上的詩。

只見第一盞燈上寫著：

玉漏銅壺③且莫催，
鐵關金鎖徹明開。④
誰家見月能閑坐，
何處聞燈不看來？

第二盞上寫著：

夜市千燈明碧雲，
高樓紅袖客紛紛。
如今不似時平日，
獨自笙歌徹曉聞。

第三盞燈寫著：

弦管笙歌慶上元，
春風過處四山妍。
家家檐下花燈亮，
處處梢頭月倍圓。

………………

黃巢馳馬繞劉家莊園一圈，來到莊園門口，一炷香才燃了三分之二。這年主賽的是劉家的塾師，黃巢對著他把繞莊一百盞燈上寫的一百首詩，如行雲流水一字不漏地背了下來。

塾師聽了，大吃一驚。走馬看燈記詩比賽進行了多年，書香世家的劉家子弟中，每次能記下一二十首的，就算是聰慧的了。而這個孩子走馬一遭，就把百首詩全背下來了，真是奇才。自然，這一百首詩中，有許多是前賢或本朝詩人的名篇，一個平日用功學習的人，對這些詩句不會陌生。然而，劉家塾師感慨於平日教學的艱難，膏粱子弟的學不潛心，也就覺得眼前這個孩子難能可貴了。當下，塾師問他姓甚名誰，是哪家的孩子？黃巢一一作了回答。

按例，劉家塾師把頭獎二十兩白銀賞給黃巢。黃巢卻笑著說：

「贏得劉家紈袴子，勝過百兩雪花銀。」

說罷，黃巢竟不收銀子，拂拂袖，飄然走了。

第二天，黃巢走馬看燈記下全部一百首燈詩，壓倒劉家衆子弟，奪得頭籌的消息，立刻傳遍全莊。赤墻村人都到黃宗旦家裡祝賀。有人指著黃家庭院裡那棵梧桐樹，誇讚地說：

「眞是家有梧桐樹，招來鳳凰鳥呀！」

黃宗旦的夫人田氏，指著梧桐樹上的一個鳥巢，笑著回答說：

「可不，巨天兒就是我從梧桐樹上那個鳥巢裡，撿下一枚鳳凰蛋孵大的。」

田氏夫人這句話一傳十，十傳百，越傳越神，有人就把它當了眞。只當黃巨天的確是鳥巢裡撿來一枚鳳凰蛋孵大的，所以那樣聰慧。以後人們便不便叫他巨天，而開始叫他巢兒。

巢兒的名字一叫開去，故事就越編越離奇了。有人說，有一天田氏從樹林經過，見一小兒席地而坐，身穿黃衣，叫田氏爲娘，化一道黃氣衝入田氏懷中，田氏回到家裡，身即有孕。懷胎二十五個月，才生下一個孩子，田氏覺得怪異，便將此子丟在野地溝渠裡，過了十來天，黃宗旦又從樹林裡經過，忽然聽見樹上有小兒叫聲，宗旦舉目一看，正是十天前丟下的孩子，現在已經移到樹上鴉鵲巢裡，雀鳥正在銜食物餵養他。黃宗旦大爲驚奇，以爲此子不凡，於是將孩子再抱回家，讓田氏撫養，取名黃巢。

當然，這些傳說已屬荒誕不經，但是說明黃巢小時候聰穎不凡，已經引起了遠近鄉鄰的注目。

唐代鹽鐵是國家的專利，由官商專賣，百姓私自販鹽與朝廷爭利，那是犯法的。朝廷在各地設有巡院，專有巡吏、巡卒緝拿私鹽販子。可是官商賣鹽往往取利數十倍至百倍，致使百姓斗米買不了升鹽，只好淡食度日。百姓爲了解除淡食之苦，一些稍有資財又有武藝的人，往往結伴販鹽，低利賣給平民。同時，自

己也得些薄利。然而，這在當時是一種冒險的職業，隨時有被緝拿入監，抄沒家財，以至殺頭的危險，必須平時苦練本領，精通武藝，準備在必要時和巡吏、巡卒格鬥，以免陷入縲紲⑤。

黃宗旦世代販鹽，不但自己有祖傳武藝，會使刀弄槍，而且結交的鹽販中也不乏武藝高強的江湖豪傑。從小耳濡目染，黃巢不但文才非凡，武藝也很精通。黃宗旦是黃巢的第一個武藝師傅，他的幾套刀法劍法，很快被黃巢學完了。於是，黃巢又向販鹽來往江湖的一些豪傑學習武藝。

一天下午，村塾放學之後，別的同學都回家了，黃巢一個人還在村塾旁草地上練劍，黃巢正練在興頭上，忽然聽得身旁有人嘆息道：

「好身段，只可惜沒得名師指點。」

黃巢一聽這話，忙收劍駐步，只見路旁一位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正看他練劍。這人風塵僕僕，身背簡易行囊，一副行路人打扮。黃巢初生之犢不畏虎，仗劍問道：

「你口出大言，敢與我比比劍嗎？」

那人笑了笑，也不遜讓，從背上霍地抽出劍來說：

「好，試一試。」

兩人就在草地上一來一往交起手來。黃巢只見那人一把劍蹁上刺下，左劈右砍，如一條白練熠熠生輝，相形之下，自己的一把劍卻黯然無光。正在驚疑，只聽得哐啷一聲，自己的劍已經飛去半頭，只剩一半提在手中。黃巢一驚失色，那人卻執劍哈哈大笑。

可是，黃巢并不服輸，他惱怒地說：「這是你的劍好，不是你劍術高。」

那人說：「好吧，我們換劍再比。」

兩人換了劍，黃巢也想試試這劍的鋒利，步步進逼，要削那人手中的半頭劍，以洩心頭之忿。可是，

那人的劍法神出鬼沒，黃巢不但不能削去他手中的半頭劍，反因爲急於進攻，疏於防範，被那人瞅個破綻，用斷劍將黃巢手中的長劍擊落。古語說：「止戈爲武」。手中的武器被別人打掉了，還不服輸？黃巢也就心悅誠服，拜倒在地，尊那人爲師了。

那人自稱「羅平子」，把手中劍稱爲「羅平劍」。黃巢將羅平子延請至家。黃宗旦也是一個廣交天下豪傑的人，立即盛情款待，并聘請羅平子爲師，教黃巢武藝。

原來這人本是唐宣宗大中十三年（西元八五九年）在浙東起義的裘甫農民軍的舊部，裘甫起義失敗之後，十年來流落江湖，隱名埋姓，自號「羅平子」。裘甫起義定年號爲「羅平」。越地民間相傳，東海中有羅平島，管越人禍福。其實，羅有廣布的含義，平是平等平均，「羅平」隱著並天之下平等平均的意思，「羅平子」把身佩的寶劍也叫「羅平劍」，這劍用唐時一種著名的「百煉鋼」鍛製成。「百煉鋼」是通過千百次反覆燒鍛錘煉，除去生鐵中的雜質煉成的一種好鋼，堅而且韌，對普通成色較差的兵器，能夠「削鐵如泥」。

「羅平子」在黃巢家住了半年，不但教會了黃巢一套高明的劍術，還教會他練就一手好箭法。此外，還講了許多裘甫起義殺貪官、濟貧民，攻城略地的故事給他聽。臨行，又贈黃巢一部《黃石公兵法》、一部《孫子兵法》和一柄「羅平劍」。

黃巢以「羅平子」講的故事，對照本地鹽吏盤剝壓榨百姓的事實，深悟「官逼民反」的道理。黃宗旦指望黃巢金榜題名，改換門楣。黃巢眼看晚唐宦官擅權，朝政腐敗，民不聊生，便指望有一天位列朝班，廓清政治，匡民濟世⑥。這兩種願望結合在一起，促成了黃巢進京趕考。

黃巢進京趕考，一路上泛汴、洛，過潼關，登華山。登臨祖國的名山大川，大大開闊了他的胸襟。然而，他也看到了沿途漕運的艱辛。運河裡那些從江南往長安運糧的漕船上，船工、民伕赤身露體，汗下如雨。縴繩直扣入肩胛，划船、背縴如牛負重。看到這裡，黃巢不免低迴地吟誦起這樣的詩句：

汴水通淮⑦利最多，
生人爲害亦相和。
東南四十三州地，
取盡脂膏是此河。

曉行夜宿，經過一個多月的行程，黃巢來到長安，就在東門內常樂坊裡找了家旅店住下。與黃巢同旅館住著一個崔家公子，也是進京趕考的。黃巢只在樓底賃了一小間住下，而崔公子一人卻占了樓上全部十餘間房子。崔公子單名滄，他僮僕衆多，衣馬豪華，自稱是吳越首富，與今年科考主司崔沆有通家之誼。

離大比之期還有旬日時間，崔滄白天帶著僮僕，忙著拜謁權貴。饋贈吳越特產，諸如絲帛、銅鏡之屬；呈送詩文請名賢權貴品題；并想方設法託人引見主考官崔沆，攀通家世誼。晚上便狎妓飲酒，尋歡作樂，鬧得在樓底一隅刻苦攻讀的黃巢，也讀不下書去。

過了兩天，這家旅店忽然門庭若市，每天車馬不斷，時時有京都的富豪權貴來拜會崔公子。據說是有一把西域傳來的胡琴，價值千緡，擺在東市，多年沒有人買得起，今年來了個吳越首富的豪門公子，把這把胡琴買了。並說崔公子不但家資巨富，而且性喜音律，善於撫琴，藝甲江南。所以，大家都來求見崔公子，欲一睹這把珍貴的胡琴，并一聆這位藝甲江南的崔公子的妙手佳音。對這些單獨來的訪問者，崔公子一一婉言謝絕，卻約期來日大會京都名流，當場展示胡琴，并獻薄藝。

這一天，旅店門前車水馬龍，不獨前幾天來過的人槃顧，還另邀了許多京都的權貴名流。崔公子在樓上大張宴席，厚具珍饈。黃巢因爲同住一家旅店，也是趕考舉子，被邀觀光助興。酒宴之中，黃巢心裡一

直百思不解。心想，大比之期馬上屆臨，這崔公子不閉門攻書，卻大張宴席邀人品琴，是何緣由呢？

酒宴已畢，崔公子忽然從內室中捧出胡琴，當著衆人的面將這把價值千緡的胡琴摔碎在席上。衆人正在瞠目結舌，驚異不已，崔公子卻含笑從容地說：

「胡琴不過樂工賤器，無琴乃是倡優之役，豈是崔某留心的東西？」

接著，崔公子命衆僕捧出幾大捆文軸，約有數百幅之數，遍送與會衆人。大家打開一看，文軸都用上等絲帛製成，做工精美，上面寫著崔公子製作的詩文，旁邊還有權貴名流的品題。

這時，崔公子才拱手一揖，笑對衆人說：

「崔某仕宦世家，世代書香，寒窗十年，有文百軸。大比期屆，有賴賢明幫言荐引。」

那些接到文軸的人，有的是和崔公子早有交往的，自然要恭維一番；有的本來就是阿諛奉迎之輩，接到文軸，見有時賢權貴的品題，當然也要吹噓一通。有的甚至當面向崔公子表示，自己和崔主司有舊，一定向主司推荐崔公子的奇才妙文。

黃巢也接到一卷文軸，打開來看，軸幅帛質，製作，果然堪稱精美，然而細讀上面寫的文句，卻是粗俗不堪。黃巢心頭不禁湧起一種嫌惡的感情，他覺得自己彷彿受了一個賣假藥的走方郎中的欺騙。他把文軸棄置於地，便獨自走下樓去。心中憤慨地想：此種人也躋身文壇，奢談科考大比，眞是侮辱斯文，羞殺天下舉子！

黃巢下樓，遇見旅店的主人。旅店主人笑吟吟地說：

「方才崔公子盛宴京華名流，黃公子可曾與會？」

黃巢點頭說：「觀光過了。」

旅店主人說：「小人開這旅店數十年，接待過萬千赴京趕考的舉子，見過許多善於經營請託的人，然

而，沒有誰曾有崔公子今日之豪舉。一日之內，崔公子當聲溢京都，名聞有司，今科一定高中。」

接著，旅店主人又關切地對黃巢說：「黃公子，休怪小人直言，像你這樣整天只是關門攻讀，科場可不一定有分。你雖然講不起崔公子這樣的排場，也還是得走動走動，請託請託，不要捨不得花費。俗話說：捨不得金彈子，打不下鳳凰鳥。就是別處無門請託，求求這個崔公子帶挈帶挈也好。崔公子不是說，他與今年主考官崔沆有通家之誼嗎？」

黃巢謝過店主人的關照，卻哂笑說：「崔瀣自是吳越首富，崔沆卻是山東名門，一南一北，無異南轅北轍，說什麼通家之誼，不過攀龍附鳳罷了。黃某一向不諳此道，只好自嘆攀附無術了。」

店主人見黃巢剛正不阿，十分欽佩，暗自嘆息一番，不再強勸。考試之前，黃巢每日依舊關在旅店裡，苦讀不輟。

科舉取士始於隋，至唐太宗才固定下來，形成制度。唐代科舉考試的各個科目中，以明經、進士兩科最為重要。明經主要讓讀書人熟讀背誦朝廷規定的經書，如《禮記》、《春秋》、《左傳》、《詩經》、《易經》、《尚書》、《論語》等。考試時，從經書中任意摘取一段文字，貼去其中幾個字，考生得正確地補寫出這被貼的幾個字來，叫做「帖經」。實際上是一種類似塡空的考試方法，出十條能塡對六七條也就算及第了。另一種考試科目是進士科。進士科也考帖經，但主要的卻是考詩賦。詩賦比帖經思想較為自由，能夠表現出文士的才能，錄取之後，朝廷也容易重用，進士科仕途廣闊，名臣多從此出身，所以，天下文士多願應進士科考試。

然而，每年應進士科考試的人多過數千，錄取的卻只有幾人，多的也只有三、四十人，如唐詩中說的：「桂樹只生三十枝。」⑧唐有天下，以至僖宗，垂二百年，登進士科的不過三千餘人。明經科比較容易考些，一般是十人中取一、二人。明經、進士，難易懸殊，所以，唐人又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

諺語。

公卿世家、富豪權貴子弟，常常通過關節買通主考官而登第。眞正囊螢映雪、寒窗苦讀的人往往榜上無名。自然也有「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的人，然而，這種有眞才實學，又有良好機遇而被選中的，畢竟是少數。

那些老於科場的富豪子弟熟諳其中秘訣，所以到京之後即忙著饋贈請託。黃巢不諳此道，也不屑於這樣做，大比之前，只關在旅店裡讀書。

臨場那天，黃巢攜帶文房四寶進場考試。考試下來自覺三場得意。第一場考帖經，儘管考的是一些十分生僻難記的題目，但是十條裡面他估摸著也塡對了八九條。第二場考的是詩賦，這更是他的拿手文章。第三場考的是策論，他根據長途販鹽了解到的民情，以及進京趕考路途上的見聞，慷慨陳詞，痛切時弊，更覺得寫的是有血有肉的文字。

三場考罷，黃巢趁著放榜前的閑暇，登臨了小雁塔、大雁塔、曲江池⑨。京城的繁華和他進京途中所見所聞，形成鮮明對比。關東一帶水災之後又接旱災，災害頻仍，餓殍遍地，而京城裡還在紙醉金迷，歌舞昇平。他在考試策論時寫下的那些悲憤慷慨的詞句，不覺又湧上心頭：

關東去歲旱災，自虢⑩至海，麥收才半，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磨蓬實爲麵，擣槐葉爲齏。今所在皆飢，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夏秋兩稅，實無可徵；而州縣吏役，督催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售樑，雇妻鬻子，止可供吏卒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倘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長此以往，比及來春，則自潼關到海，將絕可耕之牛，而無把犁之民……

黃巢在考試對策時這樣寫，如今心裡也這樣想：如果能夠考中進士，身列朝班，一定要把策論中寫的這些意見，寫成奏摺，上奏皇帝，力爭付諸實施。

放榜的日子到了。這天早晨，黃巢起來，盥洗完畢，穿戴整齊，在旅店裡吃過早飯，便出門去皇城東市。這時東市還沒有正式開市，一些店舖戶牖半開，店堂夥計打著呵欠，正在收拾整理門面，準備迎接即將開始的熱鬧生意。一些城外趕來貨賣的擔子、車子也開始陸續到來，零星歇在市上。黃巢惦記看榜，無心細觀市場情況，逕直穿過東市，往西朝朱雀大街走去。

穿過東市又走過幾個居民聚居的街坊，這才來到朱雀大街。朱雀大街是長安城裡一條南北向中心大街，它把長安城從中間分成東西相等的兩半。朱雀大街不愧爲遐邇傳名的天街，寬闊的街面廣約五六十丈，街道兩旁種著梧桐樹和槐樹，高樓華第，目不暇給。黃巢順朱雀大街北走了一段路，巍峨的朱雀門樓已經遙遙在望了。

太陽才一竿子高，時間還早，然而，朱雀門前已經黑壓壓地聚滿了人，這都是趕早來看榜的。前面已經說過，「桂樹才生三十枝」。每年進士錄取名額最多不過三十人左右，而參加考試角逐的天下士子卻多過數千人。看榜時，再加上他們的書僮、隨從，擠擠挨挨擁在榜前的竟在萬人以上。把朱雀門前禮部懸示的龍虎榜圍得水泄不通。黃巢來晚了一步，竟半天不能近前看個究竟。

幸好黃巢不是那只會讀書的文弱書生，而是一個身強體健，有武藝在身，文武全才的人。加上又無僮僕跟隨，隻身行動方便，隨著人流左一擠右一擠，很快擠到了龍虎榜下。

黃巢把金榜上題的名字從頭到尾看了一遍，不見自己名字。他只怕是匆忙中看漏，又把龍虎榜從頭到尾再仔仔細細地看了一遍。等到他把龍虎榜前前後後看了三遍，才確信自己榜上無名，這時，一種憤懣不平之氣不覺陡然從心頭升起。這次考試，他三場得意。所以榜上無名，自信絕非文章不好，經書不熟，而

是那些考官根本不識文章好歹優劣，只看關節是否打通。想到這裡，他恨不能上前去，撕下眼前的龍虎榜，以舒胸中不平之氣。

就在這時，只聽得人叢中一片喧嚷之聲：

「閃開，閃開，今科高中第八名新進士的崔公子的肩輿來了。」

黃巢舉目一望，只見前面幾個健僕開道，中間一乘華貴的肩輿上，端坐著春風得意的一位貴公子。此人正是和黃巢同旅店的那位崔瀣。肩輿後面還跟著一隊吹鼓手，嗚哩哇啦地吹奏著一派喜樂。原來，崔公子考前一面重賄主司崔沆，和他攀通家之誼，另外還通過和崔沆親近的權貴，多方向崔沆保舉。打了這許多關節，自信一定高中，看榜之前已經把樂工準備好了。只等看過榜，便擺開執事，吹奏鼓樂，風風光光地回旅店去。看到這裡，黃巢不禁慨嘆道：

「這眞是庸碌之輩幸進，才志之士落魄，世間還有什麼公道可言！」

黃巢不禁想起他的師傅「羅平子」曾經對他說過的一番話：「想廓清政治，走仕進的路是不行的，得走另外的路！」這話當時領會不深，現在看來是至理名言。

就在這時，只見一群孩子，站在朱雀門外，對著朱雀門內擁擠看榜的人群，拍手唱道：

座主崔沆受重賄，
門生崔瀣得高中，
沆瀣一氣⑪徇私情，
天下舉子眼氣紅。

黃巢聽了這童謠，義憤填膺，再也無心在龍虎榜前久站，他擠出看榜的人叢，頭也不回，甩開腳步，

沿著朱雀大街往回走。向南走了三四里路，再向東拐，進開化坊和安仁坊之間的街口，準備穿過東市回旅店去。

由於以後長安城東面修建了大明宮和興慶宮，這兩個皇帝起居和經常遊幸的新宮殿，達官貴人爲了有更多機會親近皇室，以便阿諛逢迎，紛紛爭住城東緊靠大明宮和興慶宮那些里坊。

黃巢拐進朱雀街東的里坊，向東市走去，一路上只見高樓連雲，笙歌盈耳。有的王侯府第，高樓深院，一家就占據了半條街坊。他們門樓油漆放亮，巍峨地臨街佇立。可是，在這些王侯公卿府第旁邊，夾雜著的一些貧民住房，卻低矮破舊，連門也不准向街上開，統統被各個里坊的高圍墻圈在坊裡。大街上設有街鼓，每到夜晚，街鼓一響，所有百姓必須回到坊裡。坊門緊閉，街道上不准再有任何行人，里坊像死了一樣沈寂。只有金吾衛的執金吾們在街道上巡邏把守。

這時，那些王公大臣的高樓深院裡，擺著一席價值千金的豪華宴席歡宴享樂。酒席上，一人拳握可以枚計的小果品，如蓮子、瓜子、松子等，一人大聲地猜他掌中果品的單雙枚數。正是「樓頭擊鼓傳花枝，席上藏鬮握松子」。王公貴冑飲酒猜枚的吆喝聲，徹夜不息，從寂靜的夜空中，傳入貧民低矮破敝的茅屋，吵得飢腹僵臥的窮苦百姓，更是輾轉難眠。

黃巢走過宣陽坊，看看來到東市，這時日已正午，只聽得市局內鼓聲咚咚，響成一片。這是開市的鼓聲，以三百槌爲誌，市場交易正式開始。

長寬三里多的東市，聚集了二百多個商行：有金銀行、鐵行、衣行、絹行、紙行、鏡行、瓷行、茶行、魚行、藥行、鞦轡行等等。各商行的貨棧裡，商貨堆積如山。

這裡經售著饒州浮梁昌南鎮⑫等地產的名瓷，白的似霜似雪，青的如冰如玉，人們稱它爲假玉器。有揚州出產的螺鈿鑲嵌，花紋美麗的銅鏡。有益州、宣州出產的紙張。有劍南⑬、江南各州和關內一帶織紡

的各色綾絹……

市上高聲叫賣，笑臉攬客，馬嘶驢鳴，秤尺叮噹，十分熱鬧。

黃巢穿過市場，準備到他下榻的常樂坊旅店去，收拾行裝回家。他走到一家大綢絹商店面前，不禁被店鋪裡五花撩亂的綢絹吸引住了。櫃內陳列著無數綾羅綢緞。最奇巧珍貴的是一種幾乎透明的薄絹，這種絹看上去像輕霧。據說，一匹數丈，而稱起來只有半兩。他想何不買上一些，送給夫人，也算進京一趟，帶回去的禮品。

店老闆是一個如彌勒佛一樣滿臉堆笑的胖子，他只當黃巢是外地進京採購綢絹的客商，連忙熱情地向他兜售。他說，店裡新進了一批貨，花色品種齊全，質地優良。說著，還拿出一匹綾來，展開一幅誇耀說：這是眞正的鄴中⑭李母村織的八梭綾。這種綾用三交五結，八綾一織的特殊方法織成，所以叫八梭綾。八梭綾美觀耐用，五筐米的價錢就可以買一匹，價錢也不算貴。

接著，老闆又拿出一匹用青白兩色絲織成的花綾，眉飛色舞地說：這種花綾絲細質輕，宮中常常買了作春天的舞衣。波斯、大食⑮等外國商人也常常成批地買了運回國去……。

店老闆正在如數家珍地向黃巢兜售他的貨物，忽然，一個店夥計臉色驚慌地走近店主人，拉了拉他的衣襟，在他耳邊悄悄說了句：

「白望！」⑯

店主人抬頭向舖子外面望去，果然有幾個歪戴帽，斜穿衣，不三不四的人，正在店鋪外面逡巡。這家絹綢店剛剛進了一批新貨，看來幾個「白望」是在打它的主意了。

店主人見了外面的「白望」，堆滿笑的臉馬上陰沈起來。他一面急忙把拿到櫃台上來兜售的綢絹，收回到貨架上去，一面向黃巢道歉：

「客官海涵，小店臨時有要事，須提早關門，生意不能成交了，改日再洽談吧。」說罷，不等黃巢回話，店主人就喝令夥計們上門板歇業。黃巢心裡納罕，店主人為何孩兒面說變就變呢？

黃巢剛剛邁出店門，突然，市面上像刮過一陣颶風，店肆、貨棧紛紛撤業關門。就是一些擺攤沽酒，挑擔賣餅的，也紛紛收了攤子，挑著擔子四散奔逃。有的撞翻了貨擔顧不得撿拾，有的鞋子掉了赤著腳跑。孩子哭老人叫，狗子在後面追著散逃的人汪汪咬。

黃巢愣神停步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心裡疑惑，衆人如此驚慌，莫不是終南山上的老虎跑進了京城？黃巢正在疑惑，只聽得一陣噠噠的馬蹄聲，由遠而近，直奔市場而來。霎時間，塵沙滾滾，馬隊已經奔進了市場，舉目細看，來的原來是一隊黃衣宮使。

這隊黃衣宮使中，為首的一個正是剛才陪僖宗打毬，插科打諢取悅僖宗的小太監石野豬。剛才在大明宮含涼殿內受了僖宗和宦官田令孜的差遣，帶了一隊小太監出來宮市，準備取些上等綢絹回來，好給宮中裁製波斯式樣的新式毬衣。

石野豬下得馬來，兩手叉腰，挺胸凸肚，鼓起圓滾滾的牛仔眼珠，掃視了一下空蕩蕩的市場，一把無名孽火不禁從心頭燃起。他惡聲惡氣地喝道：

「東市令在哪裡！」

一個年過半百，鬢毛已衰的九品市令，聽到石野豬的喊聲，趕緊從設在市場中心的市署裡走出來。他身著淺青絲麻合織的絲布九品市令服，見了石野豬連忙弓腰行禮，卑聲下氣地說：

「卑職東市令在，大人有何吩咐？」

石野豬正眼也不看他一下，責問道：「東市令，現在是什麼時辰？」

東市令瞇縫起昏花的眼睛，望了望藍天裡的太陽說：「午時剛過，正交未時。」

石野豬又進一步追問：「朝廷規定，何時散市？」

東市令連忙回答：「酉時日落，鳴鉦⑰三百散市。」

石野豬像抓住了什麼把柄，把一腔無名火全發洩在這個九品市令身上，他厲聲道：

「如今日剛西斜，才是未時辰光，你管理的市廛已經撤業關門。你身爲市令，如此玩忽職守，送到京兆府去勘問，你擔當得起嗎？還不趕快給我重新擊鼓開市！」

「是，大人，卑職這就重新擊鼓開市……」

市令囁嚅著，連忙弓身點頭，倒退了幾步，然後轉身走進市署，也不叫市丞、市役動手，自已親自拎起一對鼓棰，對著市署門前鼓架上的一面大鼓，咚咚咚地猛擂起來，一氣擂了整整三百下。這就是按制規定的，日中擊鼓三百開市。正是城市尙餘三伏熱的秋天，三百記鼓擂下來，本來有點老邁的東市令直累得氣喘吁吁，滿頭大汗。然而，他再舉目朝市場四周一望，市場依舊空空蕩蕩，店舖仍然關門閉戶。

市令心裡完全明白，市場上的人爲何跑了。攪散市場的正是這些強買硬要，平白勒索的宮使。如今，別說擊鼓，就是用牛車也拽不回那些跑散的商民了，然而，市令官職卑微，心裡窩著火憋著氣，卻不敢明裡發作，只得強扮笑臉，走到石野豬跟前，陪著小心說：

「大人，今天這些生意人不知道發了什麼瘋，看錯時辰，早早散市了。如今人已走散，擊鼓也召不回來，小令著實無法。幸好，那邊還有幾家大綢絹店、大寶石店開著，大人要買什麼，是不是上那邊挑去？」

石野豬見擊鼓也召不回商民，一時也無可如何。聽市令說，還有幾家綢絹店、寶石店開著，喜不自勝，忙問：

「那開門的綢絹店、寶貨店在哪兒？」

市令往街東頭一指說：「大人，那廂就是。」

石野豬順著市令的手望去，果然見市東頭有幾家大綢絹店、大寶貨店還開著門。可是，他一看就知道，那都是本朝王公和幾個手握重兵的藩鎮節度在京開的鋪子，那怎麼動得呢？

按照唐朝的制度，士族稱爲清流，不許兼營商業；而工商則算是賤業，不許入仕。隨著宦官勢力的興盛，商人重賄買官，宦官高價鬻爵，商人入仕的禁例逐漸消失，而士族兼營商業，從唐玄宗開元年間濫觴，以後逐漸盛行，禁例也自行消失，終至官商合流。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曾下詔令禁止九品以上清資官經商。然而，這時唐王朝已開始走下坡路，政治腐敗，朝令不行，并無實效，不過在形式上表示朝廷要清流保持所謂高尙罷了。

頂東頭一家大綢絹店，鋪面占了半條街，是原任天平節度，新調三川節度兼成都尹高駢開設的。高家世仕禁軍，家私巨萬。以後，在用兵邊疆的多次征戰中，他剋扣軍餉，肥私中飽，又積累了大量財富，於是，在京開了個大綢絹店。他曾對人吹噓，高家綢店的綢絹多得很，終南山每棵樹上掛一匹綢絹，也用不完。

而有了這座大綢絹店的營利，高駢的財富積累得更多了。高駢官勢再加軍勢，他的鋪子，石野豬自然是不敢動的。

第二家珠寶店，門面略小於高駢的綢絹店，然而也是屋宇連甍⑱。店中有價值連城、大如搗衣石的于闐寶石；有售價萬金的祖母綠、貓眼石等名貴寶石；有琥珀、瑪瑙；還有盈寸的合浦明珠。店舖門前垂掛出一幅錦緞望子，上面綉著一個斗大的「韋」字。石野豬知道，那是韋保衡的鋪子。他是郭淑妃愛女同昌公主的丈夫，曾當過懿宗的宰相，乃是皇親國戚。當然，也是動不得的。

另外還有幾家開著的舖子，主人也莫非當朝顯官和皇親國戚。

市令偷覷了一下石野豬的臉色，故作正經地問：「大人如有急需，是否先上那幾家店鋪挑揀挑揀？」

市令吃了石野豬的吼罵，有意奚落他。石野豬聽出弦外之音，也不便公開發作，只好說：

「宮市購物我自會處置，不用你在這兒絮叨！」

聽說不用他絮叨，市令眞是求之不得。連連弓身說：

「好，好，下官不再絮叨，大人就請自便……」

說罷，市令轉過身去，緊走幾步，折回市署那間小房裡去了。

這時，遠處街邊上卻還留下一位進城賣貨的老漢。這老漢上身穿一件大窟窿小眼的破葛布短褂，下身穿一條補釘摞補釘的舊葛布褲子，褲腳用一根草繩紮緊，頭上一塊麻布包頭。西北高原風沙大，老漢渾身上下都沾滿了黃塵。他推著一輛內裝幾匹綢絹的小車，正在張皇四顧，不明白市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他想找人詢問詢問，可是市上連個打問的人也找不到，正不知道如何措手足。這老漢是附近長安縣一位貧苦農民，平日只在家中種地，自耕自食，自織自衣，連莊子都不大出，更沒有進城買賣過東西。他哪裡見過這種場面，經歷過這種事情？

老漢正在大惑不解時，隨石野豬同去宮市的一個小太監，轉著眼睛滿市場搜索，終於遠遠地發現了他。小太監連忙禀報石野豬說：

「大人，你看，遠處街邊不是有位老漢推著一輛小車在賣絹嗎？」

石野豬順著小太監的指點望去，果然遠處有一個呆頭呆腦的鄉下老漢，推著絹在賣。石野豬像餓狼發現了食物，趕緊一攬轡頭說：

「走，上那邊宮市去！」

石野豬和衆宮使手攬轡頭，翻身上馬。馬蹄噠噠，倏忽間已經到了老漢面前。他們從馬背上縱身跳下，

將老漢團團圍住。

石野豬上前，大大咧咧地說：「老漢，這幾匹絹我們買了。」

老漢心裡有些驚慌，連忙答應：「那好，那好，老漢推絹上市就是爲了賣的。」

石野豬頭一擺，對隨從的太監說：「推走！」

老漢連忙趕上幾步說：「官人，付過絹錢好走。」

石野豬冷笑一聲，從懷裡取出一紙文書，在老漢面前一晃說：

「老漢，我們是奉敕命外出宮市的宮使，就是替皇上買東西的人，懂嗎？要絹錢找皇上去！怕你新進城，摸不清方向，我給你指條路徑，由這兒往北，走到盡頭，有一個頂大的庭院叫大明宮，也叫東內，皇上就住在那兒。」

老漢一聽這話，傻了，連忙哀求說：

「官人，你休要取笑，老漢一個鄉野小民，怎敢找皇上要錢？你可憐可憐我吧，這是我姑娘辛辛苦苦養蠶繅絲，多年積攢下來的幾匹絹，原本是給姑娘作嫁衣的。今年關內大旱，莊稼都乾死了，田裡顆粒無收，老百姓只好磨橡子，採樹葉充飢。現在就是橡子、樹葉也吃光了，想賣了絹，換幾斗糧食回去，好度命呵……」

石野豬眼一瞪說：「胡說，自從聖主登基，五風十雨[19]，國泰民安。日前，京兆尹楊知至還奏聞一件慶賀聖主登基的瑞祥事情。說是有大群蝗蟲從外地飛到長安附近，都落到刺樹上，抱著荊棘自死了，這不是聖主洪福齊天的瑞兆嗎，哪來什麼災害！」

「蝗蟲都抱著刺樹自死了，有這等奇事麼？怎麼我們莊的蝗蟲不見自死，還天越旱，蟲越多，連窮人吃的草根、樹葉也給蟲啃光了呢？」老漢愣愣怔怔地說。

「放屁！」石野豬厲聲斥責道：「先不說你們莊蝗蟲的事，且說眼前京城的景象吧。」石野豬用手往城北一指說：「你看皇城和宮城裡面，綠樹葱葱，樹木花草長得茂盛得很，何處顯出旱象？皇宮裡樹木花草能長，你們地裡的莊稼反倒不能長？你們地裡的莊稼難道比宮裡的嘉木秀草還要嬌貴嗎！不看你年老糊塗，本宮使非將你送往京兆尹公堂，治治你的誑君罔上之罪不可！」

「這……這……」老漢又氣又急，一時竟答不上話來。

石野豬命令隨身太監：「把絹推走！」

老漢顫巍巍地拉住車把說：「官人，你們不能連車推走，這車是我向鄰居借的。」

石野豬嘿嘿冷笑說：「今朝烏鴉當頭噪，昨夜遇見掃帚星，娘的晦氣！買兩匹破絹，還費這多口舌，哼，實對你說，不看你精窮，身無分文，爺們還不要你這輛破車呢。一輛破車能值幾文，夠爺們幾個的腳力錢嗎？」

老漢兩隻老花眼睛裡，已經沒有淚光，只是定定地望著這一群如狼似虎的宮使，兩手牢牢拽住車把，死不鬆手。石野豬見老漢拽住車把不放，橫蠻地飛起一腳，向老漢踢去……

石野豬這一腳還沒有踢到老漢身上，就被一隻強勁有力的手接住了。他來不及弄清是怎麼回事，那隻強勁的手猛力往外一搡，直把石野豬推出幾丈開外，然後，吧噠一聲，像頭死豬摔倒在地上……

石野豬腳頭是很有功夫的。他不但善於馬上打毬，步行蹋毬也是硬角。

那還是懿宗在世的事。有一年，波斯國的使者入朝，皇帝賜他們到太極宮梨園亭子裡看蹋毬。波斯使者很傲慢，以爲毬術都是波斯傳到中國的，瞧不起唐人的毬技。其實，馬上擊毬的波羅毬打法，固然是波斯東傳到中國的，而步行蹋毬則是中國早已有之的傳統打法。波斯使者自恃是毬國來使，隨員中也不乏毬技高超的人，便傲慢地啓奏懿宗說：

「稟唐皇，波斯隨員中有會踢毬的，請和唐人交手，俾能交流兩國毬藝。賓不奪主，波斯客隊願讓主隊，乞以半隊五名波斯人，敵一隊十名唐人。」

這時，石野豬也在梨園毬場侍從，他本是一個沒事也要找事來顯露一下自己的人，聽了波斯使者的不遜之言，連忙雙膝跪在懿宗面前說：

「陛下，和波斯人比賽，哪用得著許多唐人？奴婢情願一個人上場，敵一隊十個波斯人！」

那時雖然已是晚唐，但對外來說，國力還是強盛的。懿宗也有意要顯顯唐人踢毬的技藝，煞煞這個波斯使者的傲氣，也就允准了石野豬的請求。石野豬是宮廷裡的職業踢毬人，而波斯使者的隨員中雖有幾個善於毬技的，但究竟不是職業毬人，於此道尚未到精熟地步。加上人地生疏，難免怯場。他們也暗怪使者多事，無端挑起這場毬賽，更是心存厭戰情緒。石野豬呢，既然誇下海口，只有拚力向前。有懿宗聖駕親臨觀看，他更是精神抖擻，極力想一顯身手，獨力奪魁，取悅君王。

兩方隊員下了毬場，石野豬東西驅馳，風迴電激，所向無敵。他得了毬，左盤右旋，忽前忽後，波斯隨員全隊來圍，拚力攔截，也奪不走他腳下的毬子。踢到中場，石野豬一時性起，猛飛一腳，踢得毬子凌空飛去。全場仰望，只見毬子衝入雲端，不知所往。此時，全場愕然。懿宗命小太監捧出新毬，以便易毬再戰。波斯隨員一個個瞠目結舌，自愧不如，不等終場，就自願認輸……

且說石野豬剛才被人接住飛腳，摔出幾丈開外，跌得鼻青臉腫，半晌爬不起身來。他一面在地上掙扎，一面心裡暗暗忖度：我這一腳下去，少說也有三五百斤力氣，誰能有這個本事接住我的飛腳，還把我摔了幾丈遠呢？石野豬掙起半個身子，抬眼往前一望，只見一位頭戴黑紗幞頭，身穿青色直裰，腰繫紅皮帶，腳登烏皮六合靴，書生打扮的二十來歲的青年人，正兩眼射著怒火，英氣逼人地望著他。

那年輕人俊秀中透著英武，見石野豬掙起身來，便厲聲斥責道：

「你們白晝行劫，欺掠平民，滋擾京畿，妄稱宮使，行逾盜賊！」

石野豬氣得臉色發白，連聲嚷道：「反了，反了！」

石野豬強忍疼痛，一翻身掙扎起來，對身邊一群小太監，大聲吼道：

「莫非你們是泥胎木偶，怎麼全不動彈？還不趕快上前，把那反賊給我抓起來，送到京兆府去重重辦他！」

幾個推車的太監這才扔下車子，向那年輕人撲去，要動手揪扯他的衣服、胳膊。

年輕人兩臂一掀，大喝一聲：「誰敢無禮！」

幾個小太監就像不禁風的枯枝敗葉，紛紛落地。這些太監日居深宮，四體不勤，一個個衰弱得很，怎禁得住這生龍活虎的年輕人的手腳呢？

石野豬在一旁氣得跺腳直罵：「全是一群廢物，只會在宮廷裡搬弄口舌，邀功求賞，臨場沒有一點能耐！」

石野豬一臉橫肉，一身蠻力，剽悍得就像一頭樹林子裡的野豬。他除了有些腿腳功夫外，還有一手看門的絕招，那便是他那一顆撞倒牆的鐵頭。

石野豬進宮之前，在家是個無賴子。鄉間有一個大潑皮，拳腳厲害，橫行閭裡，無人敢惹。石野豬漸漸長大，一身力氣沒處使，就想碰碰大潑皮。只要拱翻了大潑皮，鄉間他就是潑皮王了。

一天，石野豬在街上走，和大潑皮迎面相遇，有意撞了他一膀子。大潑皮圓睜怪眼，揮拳便打。石野豬一時性起，憑著一身橫肉，一身蠻力，一頭向那潑皮撞去，把那潑皮一個踉蹌撞翻在地。石野豬用力過猛，收不住腿腳，撞倒了潑皮還直往前衝，潑皮身後是一堵石墻，石野豬又一頭撞到石墻上，只聽得轟隆一聲巨響，石墻被撞坍了。而石野豬呢，頭上只擦去一層油皮，渾如沒事人樣。

且不考究這堵石牆是否年深日久，行近傾圮，單就一頭撞倒一堵石牆這事，說出去總是聳動聽聞的。一傳十，十傳百，都說鄉裡出了個大力士，力氣賽這樹林子裡那七八百斤一頭的野豬，一頭撞翻了一堵石牆！石野豬的名字也就這樣叫了開去，漸漸地，他的本名倒被人忘掉了。以後，宮裡挑選剽悍的內侍，伺候皇帝走馬打毬，便把他挑選上了。

石野豬剛才雖然被年輕人接住腿腳搡倒在地，挨了一摔，但究竟沒有傷筋動骨。他身強力壯，爬起來揉了揉，活動活動腿腳，勁又來了。他并沒有服輸，心想：剛才不過是乘我不備，搡了我一跤。我還有看家本領沒使出來呢，叫你也嘗嘗我這鐵頭的厲害！

狗在家門口咬得特別兇，由於有勢可仗；宮使在京城裡格外逞威，因爲有恃無恐。石野豬從地下掙起身來，果然像一頭野豬，嗷嗷叫著，逼向前面的年輕人。快近身時，便冷不丁地猛然一頭朝年輕人身上撞去。他想打個猝然不防，措手不及。

那年輕人知道來者不善，早有準備。他弓步站開，看見石野豬一頭撞來，倏地側身讓過；趁著來勢，右手一把抓住石野豬的腰帶，輕巧地將他攔腰懸空提起；然後左手發力在石野豬臂上猛擊一掌，右手猿臂輕舒同時猛力朝前一送；借著石野豬身上千百斤力氣，順著來勢將他扔出八丈開外。這叫因風吹火，順水推舟。

只聽得豁啷啷一聲響，石野豬的頭撞在一間小舖子的墻壁上，把一堵墻壁撞塌了。石野豬的頭果然名不虛傳，有些功夫。這一記直撞得石野豬眼冒金花，頭破血流，在地下哼哼唧唧，半天爬不起來。

冷落的市場重新熱鬧起來：原來驚跑的設點擺攤的生意人，又挑擔推車轉了回來；原來關門閉戶的店肆，又重新把店門打開；滿街人衆萬頭攢動，觀看這場不尋常的角鬥。開始，大家爲那年輕人揑著一把汗，懸著一顆心，怕他逆了龍鱗，捋了虎鬚，要吃大虧。現在，見他巧施手腳，將石野豬摔出老遠，直撞得石

野豬頭破血流，不覺齊聲喝采。年輕人整治了長安市上這頭橫行無忌，欺掠商民，禍害百姓，攪亂市場的「野豬」，滿街人衆無不覺得舒了不平之氣，解了心頭之恨。

石野豬在地下半天爬不起來，一肚子無名氣，只好對著幾個隨行的太監發洩，一面哼，一面罵：

「你們這幾頭笨驢，誰給你們使了定身法，不會上前攙扶！」

幾個隨行的太監這才如夢初醒，蜂擁上前七手八腳將石野豬扶起。一個小太監諂媚地哧啦一聲從衣襟上撕下一幅黃綾，拭去石野豬頭上臉上的血污，又細細替他將頭包好。

石野豬自恃是皇帝的近侍，有一身蠻力，幾套拳腳，一顆鐵頭，一向在長安市上橫行無忌。他做夢也想不到，青天白日，皇城根下，會有人吃了狼子心、豹子膽，敢對宮使下手。更沒有想到，眼前這樣一個書生模樣人拳腳會如此厲害，把他的兩項絕招都給破了。兩番較量，石野豬吃了虧，受了傷，自諒不是這年輕人的對手。雖是大庭廣衆之下，他也只好強嚥下這口窩囊氣，將嘴一努，暗示那幾個隨行太監扶他回宮。

臨走，惡狠狠地回過頭來說：「小子，識時務的，自去京兆府公堂投案，聽候發落！你別想跑，你跑到天涯海角，朝廷也要用海捕文書把你抓來歸案！」

年輕人堂堂正正地說：「你自去稟報吧，我在這裡候著。到金鑾殿上皇帝面前評理也可以，怕事的不是好漢！」

石野豬由兩個太監扶著，一瘸一拐地往回走。其餘太監牽了馬匹在後隨行。人叢中有人喊：

「宮使大人，怎麼空手回去了？而今市場上綢絹多著呢，挑幾匹帶回去吧。」

石野豬頭也不抬，只顧一瘸一拐地急急穿行。人群中立刻發出一陣快意的哄笑。在衆人的嗤笑聲中，宮使們如喪家之犬溜出了市場。

年輕人這才走向那賣絹的老漢，從身上掏出一錠銀子，上前對老漢說：

「老爹，這幾兩銀子你帶回家去，暫度飢荒。我也是單身一人，出門在外，不能多資助你。」

老漢顫巍巍地接過銀子，感激地說：「多虧搭救，又承送銀兩，老漢眞是沒齒難忘。」

青年懇切地說：「些許小事，老爹不必介懷。遇見這種橫行霸道的事情，每一個血性男子都會不惜洒一腔熱血，仆五尺身軀，挺身而出，打抱不平的。」

這時，從一間小綢絹店裡，走出一位中年經紀人，來到老漢跟前，熱情地說：

「老爹，你的絹我買下了，給你一等的價錢。這年月，只圖餬個口，不餓死就行了。衣著之事，看得淡點。換幾兩銀子市上稱點米回去吧，只要人不餓死，留得青山在，自有綠水流。這養蠶織絹的事，以後還可以慢慢做的。」

老漢抱拳說：「感謝諸位關照！」

中年經紀人付過銀子，把兩匹絹背走了。一面走，一面回過頭來說：

「我們是小本經紀，在前面開了一間小綢絹店。以後老爹有絹上市，儘管拿到小店來賣好了。小店本錢不大，可是童叟無欺。多交往幾次，就知道了。」

一個挑擔賣餛飩的，端了兩碗熱騰騰的餛飩過來。一碗遞給老漢，一碗遞給年輕人，熱情地說：

「日頭偏西，你們鬧騰了半天，一定肚子餓了，先吃碗餛飩墊墊肚吧。」

老漢爲難地說：「這……」

賣餛飩的說：「吃吧，老爹，不要錢。」

老漢這才接過餛飩，狼吞虎嚥地吃了起來。年輕人卻推辭說：

「我不餓，都給老爹吃吧。」

待老漢吃完第一碗，賣餛飩的又把第二碗遞上。老漢這番就不多推讓了，接過碗不移時又吃了個罄盡。還了碗，抹抹嘴，這才略帶愧赧地說：

「不怕衆位笑話，老漢有半年多沒有沾過米麵了。」

餛飩擔子剛挑走，一個推車賣餅的過來了，他從車上拿下一大摞油餅向老漢和周圍群衆分發，一面分發，一面高興地說：

「吃餅，吃餅，請吃油餅。今天這位好漢痛打了一向糟蹋市場的『野豬』，爲我們這些生意人出了一口冤氣，太叫人高興了。吃餅，吃餅，我請客！」

市場上一片歡樂喜悅的氣氛。年輕人看著眼前這一派熙熙而樂的景象，也高興地笑了，他完全忘記了眼下自己險惡的處境。老漢推起車子要回家去，臨行千恩萬謝，要年輕人留個名，年輕人慷慨地說：

「些許小事，値不得留名。有一天，我能把這些弊政都除了，老爹，你再記我的姓名吧。」

可是，老漢哪裡肯依，一定要問恩人姓名，不說就不肯走。年輕人無可奈何，只得說：

「老爹，你實在要問鄙姓賤名，我告訴你兩句話，請自去猜詳。」

說著，年輕人念道：「要問姓和名，田八二十一，果頭三屈律⑳。」

老漢這才千恩萬謝，推車走了。一面走，一面嘴裡還不停地念叨：

「多稀奇的名諱，田八二十一，果頭三屈律。……」

正是僖宗、田令孜、石野豬在含涼殿上商議，如何宮市籌措絹綢，添置新毬衣，以便毬場生輝，鞠戲盡樂的時候，大明宮裡太液池畔，一位女子卻獨自在御溝旁哭得悲悲切切。

黃鸝在龍首殿內唱〈嘆百年〉歌曲，唱到「落花流出宮墻去，紅顏暗老有誰憐？」不禁哀傷得昏厥過

去。僖宗只好命石野豬帶幾名小內侍再用寶輿將她送回太液池畔別館安歇。

黃鸝在別館裡一張軟榻上躺了片刻，慢慢蘇醒過來，張眸四顧，身子已不在龍首殿上，周圍不見了樂工、舞女，也不見近在咫尺的表哥皮日休。別館實則是一座冷宮，樑柱上的彩繪已經開始剝落，也無人整飾；檐頭柱角織滿了蛛網，更無人打掃。偌大一間閑置的別館裡，就孤零零拋撇下她一個弱女子。看著眼前的冷落淒涼景象，黃鸝心中不覺又哀傷起來。她受不了這冷清氣氛的重壓，強掙起身子，從床欄上取過一條荷色披帛，繞過雙肩，讓它長長地飄垂胸前，然後步出別館，散心遣懷。

太液池畔的垂柳幾經秋風，已是黃葉委地了。曾幾何時，在濛濛的煙雨中招來歸燕，又在藍天麗日下牽蜂引蝶的絲絲翠柳，竟成禿枝。那蒙塵的柳葉，多像一片片頹敗的娥眉。太液池中仍是綠水盈盈，然而雖有京兆府傳派民工引渭濟滻，環流入宮，畢竟久旱水淺，池周漸見裸露。池中的荷葉曾以蓬蓬的清籟，伴她度過多少個惱人淒清的雨夜，如今不耐風霜，竟成枯敗，那出浴仙子似的荷箭，來去匆匆，更是蹤跡難尋了。

黃鸝步出別館本為散心遣懷，誰知看太液池上的秋景，因時序的更替，不由想到人生倏忽，自己的青春就要像這池畔的柳絲，池中的荷花一樣，在孤寂中暗暗衰敗，無人憐惜。一念及此，更添愁緒，眼中的珠淚又如斷線的珍珠，撲簌簌滾落下來，打溼了衫袖。

眼前的朱門玉戶，亭榭樓台，池苑花樹，頓時成了囚人的囹圄。呵，她多麼想還如兒時一樣，在翠綠的田野裡和女伴們一起攀條採桑，一起臨溪浣紗，信口無腔地唱那些山村野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每天到雞棲於塒，牛羊歸來的傍晚，親人們和和睦睦、親親熱熱地聚會在一起。夜深燈下，她可以獨自躲在閨房裡縫繡那種精緻的能裝詩文的錦囊，小無嫌猜地送給表哥皮日休，再從他手裡接過那些唱起來餘香滿口的清詞麗句。然而，眼前的宮墻隔斷了兩個人世，她所嚮往的生活近在咫尺，又遠在天涯。

龍首渠的渠水穿過太液池，瀉入御溝㉑，流過宮墻，匯入滻水，北注渭河。黃鸝沿著池岸走到御溝旁，臨著御溝清清的流水，照了照自己的倩影，只見高高的螺髻鬆挽，清麗的面容更見消瘦，她感到自己的身體是愈益病弱了。一朵落花在漩渦裡打了個迴旋，循著御溝流出宮墻。看著流出宮墻的落花，黃鸝觸動情懷，不覺又潸然淚下，她喟然長嘆了一聲，對著御溝的流水說道：

「落花無意，流水有情。有情的流水呵，你能將我像落花一樣帶出宮墻嗎？」

御溝水送著一朵朵落花默默從黃鸝身邊流過，像一段平鋪的綠綢，聽不見濺濺的波聲浪語。過了片刻，黃鸝又喟然嘆道：「御溝水呀御溝水，你悄然無言，默不作答，你竟是不肯答應我這個小小的請求？我也不怪罪於你，也許你也是力不從心。好吧，你既然無力帶我出宮，那麼，你就像送落花一般，爲我傳遞一點消息出宮去吧。」

說罷，黃鸝從御溝旁的一株桂樹上，帶花採下一片油綠的桂葉來，接著，取出隨身攜帶的眉筆和黛青，在桂葉上題下幾行詩句。

黃鸝纖手拈起寫著詩句的桂葉，輕輕地把它放置在御溝的清流上，桂葉帶著如遙天繁星般的桂花，散著那沁人心肺的清香，在清流上打了個迴旋，順著御溝緩緩流出了宮墻。把那深宮怨女的心聲和那綿密深厚的情意一齊帶出宮去，寄與宮墻之外，蹀躞㉒在御溝旁的接流人。

黃鸝目送花葉詩順著御溝流出宮墻，心中略略得到一點慰藉，滿懷愁緒才稍消釋。

宮墻之外，確有一位蹀躞御溝旁的接流人，他就是太常博士皮日休。這天上午他在太常寺裡聽宮中來取新製歌調的樂工說，剛才黃鸝在龍首殿爲懿宗周年忌日唱〈嘆百年〉歌曲，唱著唱著就昏厥過去了。聽著這個意外消息，皮日休憂心如焚，然而他既不能進宮探視，也無計傳遞一點消息，九重宮闕深似海呵。

皮日休思念著幽閉深宮，舉目無親，懸想兩地，病弱憔悴的黃鸝，坐臥不寧，身不由己地步出東門，來到城北大明宮宮墻之外。他站在一個高敞之處，遙遙眺望東內，從那萬樹垂楊中，皮日休認出了那便是太液池。而太液池畔那花樹掩映的水榭，便是黃鸝幽閉的別館冷宮了。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皮日休此刻也只好用遠望黃鸝幽閉的別館，來慰懸想、思念黃鸝之情。那亭亭的水榭，那依依垂楊，娉娉婷婷那樣秀美，豈不就是黃鸝的倩影嗎？

田野上是誰唱起了那支古老的〈落葉哀蟬曲〉[23]？

羅袂兮無聲，
玉墀[24]兮塵生。
虛房冷而寂寞，
落葉依於重扃[25]。
望彼美之女兮，
安得感余心之未寧？

聽著這牽惹情思的歌曲，皮日休的心緒更不得安寧，他由自身的不幸遭遇，聯想到後宮幽閉的豈止黃鸝一個，而是粉黛三千。三千佳麗，哪個不是女中的佼佼，父母的愛兒？哪個又沒有青梅竹馬之好，依依白頭之約？然而一紙采擇美女，充塡後宮的詔令，便像一把無情的利劍，生生斬斷了這一切情緣。於是，一個個天生麗質被鎖進重門，讓寂寞像蠹蟲一樣，慢慢蛀蝕她們如花的年華。這是人世間多麼不平多麼殘酷的事呵！

御溝的流水經皮日休登臨的高原下，緩緩流淌，這是從太液池內，從黃鸝居住的水榭旁流過的清流，

這是融和有黃鸝的棄脂水的流水呵！皮日休深情地走到御溝旁，掬了一捧帶花香的清流，澆在自己的臉面上，於是，頓起一種清涼舒適的感覺。

清清御溝水帶著內苑的花葉緩緩流過，皮日休想起歷代宮廷，宮女們爲排遣難耐的寂寞，難解的相思，常常以花葉題詩，投諸御溝，流出宮墻的傳說，便從清流裡撈上一片片漂流的樹葉來辨認著，希望眞的也能得到一點來自深宮的消息。然而，他撈取了一片又一片樹葉，片片溼漉漉的樹葉上都空無所有。是流水無情，洗去了落葉上的詩句，還是美人無意，根本未賦落葉呢？

管它流水無情，任她美人無意，皮日休卻還是那樣痴情地從御溝裡撈取漂流的落葉，一片一片又一片……忽然，一片桂葉帶著如遙天繁星般的桂花，散著沁人心肺的清香，裊裊地漂流到了皮日休的跟前。皮日休生怕碰掉了葉畔的桂花，小心地把它撈拾起來。多麼嬌美的桂花，多麼油綠的桂葉！皮日休欣賞著花葉，無意中卻在油綠的葉面上，看到了用畫眉的眉筆和青黛題的一首花葉詩。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皮日休一陣欣喜，忙捧起桂葉細讀起來：

一入深宮裡，
無由得見春，
題詩花葉上，
寄與接流人。

這花葉詩出自誰手，是別的宮女遺懷之作呢，還是出自黃鸝手筆呢？從那熟悉格外娟秀的筆跡中，皮日休確有把握地辨認出這是黃鸝手筆。這幸福來得太突然，使皮日休又不能不自生懷疑。他捧過桂葉再來細看，桂葉上的水分已經乾了，字跡更加分明。他又取下隨身攜帶的書囊來看，這是當年黃鸝親手繡製送

給他的一個藏帶書帙的錦囊，上面用彩色絲線綉著黃鸝親筆寫的四個字「心耕筆織」。那娟秀的筆跡，和花葉上題詩筆跡完全相同。這樣，皮日休心頭的最後一點疑雲也消散了。

認明了這確是黃鸝親筆題寫的花葉詩，意外的高興使皮日休捧著桂葉的手顫抖起來。宮中不是傳說黃鸝有些精神恍惚嗎？不，看來她神志清晰得很，不過是思念過度，心力交瘁罷了。她和入宮之前一樣，無時無刻不在思念她心上的人，也知道宮墻之外有一個和她一樣情眞意篤的人，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她。

皮日休想，我何不採片樹葉，寫首回詩，也經過御溝水投送給她？皮日休從高丘上採下一片樹葉來，正待要寫，才想起自己狂喜中忘了常情，御溝之水豈能倒流，花葉詩如何能進宮墻裡去呢？想到此，不覺黯然神傷地扔下了手中的樹葉。

他把黃鸝從御溝中投送出來的花葉詩，珍重地夾在書帙之中，裝進錦囊，再遙望了一眼太液池畔的煙柳、垂楊掩映的別館，悵然若失地邁步回城。他想，我只能回太常寺去再製些情眞意切的新詞送進宮中，讓黃鸝有機會唱了這些新詞，也能曲折地知道我的一番心意。

然而，面對面地痛快淋漓的表白，相親相愛地重新聚首，這一切看來今生已無緣，只有期待來世了。想到這裡，他不禁又悲憤塡胸，他想起了那首大膽的情歌〈上邪〉：

上邪，
我欲與君相知，
長命無絕衰。
山無陵，
江水爲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與君絕。

他不禁仰天長嘯，呼喚著上天說：「上天呀，你果眞讓山無陵，江水爲竭，使大自然來一番天翻地覆的大變化，大震動吧。震倒眼前隔絕了黃鸝，幽閉了千百個無辜的美麗少女的宮墻吧！」

皮日休懷著一腔悲憤，離開御溝，踅回城去，他進了東正門春明門，過了興慶坊，途經東市，準備回太常寺去。一走近東市，就見市場上如陡地刮起了一陣颶風，店肆紛紛撤業，商民四散奔逃。皮日休心想：眞是「京都白日見虎狼」！一定是禍害百姓的宮使出來了！

皮日休正在忖想，果然見石野豬帶著一隊宮使，騎著快馬來了！接著見這頭閹豬威脅市令，搶掠農民的絹匹。皮日休在一旁冷眼看著，心中舊的悲憤未消，目睹此情此景又添新的憤慨。他恨自己無能，在朝不能匡扶人主，革除弊政，眼下也無力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只能將一腔憤慨強往肚裡嚥。

就在這時，市場上忽然出來一個敢作敢爲的眞男子，痛打了橫行長安市上的閹豬，又仗義解囊資助了賣絹的老漢。這年輕人看上去不過是普通一書生，想不到卻有如此驚人的武藝，超群的膽識，眞是可欽可佩。皮日休一向自詡是剛直不阿，敢作敢爲的眞男子，然而在這個年輕人面前也只好自愧不如了。

皮日休深爲這年輕人見義勇爲的行徑所感動，覺得這年輕人幹得痛快淋漓，也替自己出了胸中鬱積的不平之氣。可是轉念一想，又替他捏了一把冷汗：年輕人毆打宮使，攪亂宮市豈不犯下彌天大罪？若不趕快離開這是非之地，眼看殺身滅門之禍就要臨頭了。

想到這裡，皮日休趕緊走上前去，向年輕人拱手一揖說：

「兄弟，是非之地不可久留，金鑾殿不是辯理的地方，三十六計還是走爲上計！」

年輕人正目送賣絹的老爹遠去，忽聽得身旁有人向他招呼。他回眸一看，見身邊一人，白面微髯，三十多歲年紀。臉色清癯，目光炯炯有神。藍衣、紗帽、革帶、烏皮履，七八品文官打扮。年輕人一時辨不清來人的身分、意圖，正不知如何作答好。

文官打扮的人懇切地說：「今非昔比，不是幾十年前德宗時代宮市初起的時候了。那時候，德宗還能夠徽辦一下借用宮市名義，敲榨勒索商民的宦官，以平衆怒。現在，朝中宦官田令孜擅權，慫恿皇上濫行宮市，搾取民財，誰要是稍有抗拒，便送京兆尹嚴辦。輕的投入大牢，重者活活打死。你年紀輕輕，何必冤枉送命？快快離開龍潭虎穴吧！」

年輕人審度著這文官模樣人的說話，覺得他詞意懇切，句句在理。

這時，突然城中響起了警號，隱隱聽得有人喊馬嘶之聲朝著東市而來。

文官模樣的人一把攥住年輕人的手說：「快隨我到西市胡人酒店避避。西市人煙稠密，外來浮游之人，多寄寓於此，容易混雜掩藏。避過這陣風頭，再相機送你出城。」

年輕人直視那文官模樣人坦誠的目光，終於甩腳開脚步，隨他向西市走去。

〔注釋〕

① 「蠹喙……」：語出《古詩源》，蠹喙，指蠹蟲的嘴。

② 冤句：今山東菏澤縣西南。

③ 玉漏銅壺：古以銅壺盛水，滴漏以計時刻。

④鐵關金鎖徹明開：歡度燈節，城門不鎖，徹夜開放。
⑤縲紲：拘繫犯人的繩索，引申爲囚禁。
⑥匡民濟世：匡，救的意思。匡救人民的困苦和時勢的艱危。
⑦汴水通淮：古汴水在河南，北連黃河，南入淮河，與江南大運河相接。
⑧桂樹只生三十枝：唐以來，稱登科爲折桂。每科最多取三十人，所以說「桂樹只生三十枝」。
⑨小雁塔等：小雁塔在荐福寺內，大雁塔在慈恩寺內，曲江池在城東南隅，都是長安城內的遊覽勝地。
⑩虢：古國名：在今河南、陝西一帶。
⑪沆瀣一氣：今用作成語，氣味相投的意思。
⑫浮梁昌南鎮：今江西景德鎮。
⑬劍南：今四川劍閣以南，大江以北一帶。
⑭鄴中：今河南臨漳縣附近。
⑮大食：古阿拉伯帝國。
⑯白望：宮中派出在市上探望，白取其物，不還本價的人。
⑰鉦：古代一種銅做的樂器。唐制：日中擊鼓三百開市，日落鳴鉦三百閉市。
⑱屋宇連甍：屋脊相連，形容屋宇之多。
⑲五風十雨：言氣候和潤。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
⑳三屈律：律，正音的竹筒。古截竹爲筒，以筒之長短，分別聲音的清濁、高下，樂器之音，即依此爲準則。三屈律，像三根屈折的竹筒。
㉑御溝：從宮中流出的渠溝。

㉒ 蹀躞：小步走的樣子。

㉓ 落葉哀蟬曲：傳説爲漢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可復得而作。後來也作爲一般的情歌。

㉔ 玉墀：玉石台階。

㉕ 重扃：一重一重的門户。

三

文官模樣的人引著書生打扮的年輕人，穿過東市，端直朝西走，過了三個街坊，來到朱雀大街。橫過朱雀大街，再繼續端直朝西走，也經過三個街坊，這才來到西市。西市和東市，東西相望位置對稱。

西市街道布置和東市差不多，市場內也是兩條東西向的小街和兩條南北向的小街，構成一個「井」字形。店肆建在沿街，街中間的廣場上則是擺攤歇擔，小買小賣的地方。

西市胡夷商旅麕集，外國商人來到長安，多在西市開店設肆。沿街挑出的望旗，和各個店肆的門面陳設，五色雜陳，表現出各個民族的不同風格。

唐代西出流沙，東南泛海，商旅往來都極頻繁。許多外國商人，其中大部分是中亞、波斯、大食等國來的商人，分別從海陸兩路匯集長安。陸路，自漢代張騫通西域之後，從玉門、陽關往西，至伊朗高原、中亞、西亞的古西域地區，到長安之間，開闢了一條「絲綢之路」。海路，從南海到廣州，經東都洛陽，最後到長安的商人更多。日本、朝鮮的使臣、留學生、僧侶等也冒著大海波濤之險，經揚州等地來到長安，使長安成爲交通頻繁，賓客輻輳①的國際大都會。所以，柳宗元說：「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于邦畿②之內。」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以及羅盤、火葯、造紙、印刷之術，經由海路和「絲綢之路」，遠播西域諸國，而西域諸國的商人也慕利東來，麕集長安。他們帶來了香藥、珍寶、烹飪技術；以及帶來音樂服飾，進行文化交流。

這些波斯、中亞、西亞諸國的商人，以及西陲各少數民族，如于闐、龜茲、突厥、吐番、回紇等族的商人，有的本來就是王公貴族，到長安之後便舉質取利，開當舖營高利貸爲生。中國的當舖制度，唐以後始盛，或者就和這些高利貸者有關。當時，不但一般平民向這些當舖抵當借貸，就是顯貴子弟也有向他們

貸款的。穆宗長慶二年（西元八二二年）就發生過右龍武大將軍李基③之子因貸回紇錢一萬一千貫不償，爲回紇所訴的事。穆宗知道這件事之後，將李基貶爲宣州別駕，同時下詔明令禁止借西域商人的錢物，並委御史台和京兆尹切加捉拿違詔借貸的人。

當然，更多的是一些小本經紀和衣食無著的西域人。他們流寓長安，雜居京師，或小本經紀，或沽酒賣唱，維持菲薄的生活。而這些下層西域人多在長安西市聚居。

西市比東市市面更爲繁華熱鬧。西市叫賣攬客之聲，也是各種語音，雜然紛呈。有操著道地的長安口音品物議價的；有用江南口音討價還錢的；有外國商人久居長安，學著用中國話攬客，帶著明顯的異域尾音的。有的外國商人乾脆就用本民族語言，叫著物品的名稱當街貨賣；由於這些物品長安人都已熟悉，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即便是舶來語，大家還是一聽就懂。

一家小吃店裡，堂倌敲著鐵鍋，拖長聲音喊道：

「畢——羅——，畢——羅——」

他叫的是梵語④。波斯、大食、天竺、于闐、龜茲等處，伊斯蘭教民族盛行吃抓飯，「畢羅」就是梵語抓飯。這是一家天竺人開的抓飯店，店前人來客往，門庭若市。除流寓長安的天竺、波斯、于闐人光顧這家小店外，也有不少長安人來這家小店就食。

一家酒店裡，挑出一個酒帘，上用漢字寫著「訶梨勒」，這是一家專賣「訶梨勒」名酒和名湯的波斯飲料店。「訶梨勒」是波斯語音中一種樹的名字，這種樹盛產于波斯。「訶梨勒」樹結一種籽，子小而味不澀，六棱。用訶子加甘草煎的一種湯，色如新茶，味如綠乳，喝了消食疏氣，諸湯難比，是當時士大夫喜愛的一種飲料。用訶子釀的酒，芳香醇美，亦爲時人所喜。

一家作坊的招牌上寫著「刻書坊」三個字，這是自懿宗咸通年間才逐漸發達起來的雕板印刷業，也是

世界上最早的雕板印刷業。咸通以前，文字的傳播主要靠手抄，速度慢，數量少。咸通年間，開始有人將散見于民間的一些刻印佛像、佛經的匠人集中起來，創辦刻書坊，雕板刊印書籍、經文、佛像。

第一本雕板刊印的書籍流傳出來，立刻轟動了整個長安城。外來的商人看到如此精美的雕板刻印書籍，更是嘆爲天工。紛紛要求到作坊學雕板，想把雕板刊印書籍的技術學到手，帶回本國去。於是，長安市上幾家「刻字坊」，家家都有外國學徒。一個漢族師傅，往往要帶上幾個碧眼紫髯的西域人，以及外貌酷似漢人，只是身材略矮的日本人，學雕板印刷。

然而，在繁榮的背後，也隱伏著可怕的危機。大街上流落著成群的乞丐，他們拖兒帶女，來自京兆府所屬的長安縣和萬年縣的農村，有的甚至從潼關以東的地區，千里流落來到長安。他們指望到這個被人們描繪爲人間天堂的京都來，乞食度過災荒。他們身上只披著破麻布片，更多的是赤身露體，無法遮羞。而那些貴族婦女出門時，不但身上衣著錦繡，還依照隋朝舊制，在頭上戴上綢絹做的帷帽，拖裙至頸，將整個臉面遮蓋起來，不讓形體有半點裸露。

由於長期流落，露宿街頭，乞丐們一個個蓬頭垢面，散發出難聞的腥臭，身上骨瘦如柴。他們不顧店主人和堂倌的趕打，擠進那些飲食店，骨碌著兩隻餓得綠瑩瑩的眼珠，盯著食客手中的食盤，聲遞一聲地哀聲討要，只要食客一放箸，就有幾隻骯髒的手同時伸出去搶那食盤，然後舔盡上面殘留的飯粒、菜屑。

長安街頭到處有倒斃的乞丐，以至警衛京都的金吾衛士兵，不得不每天一清早就拖著車子上街打掃屍體，把餓死的人一車一車地運出城外，扔到野地裡去餵野獸鳥雀。饑餓逼迫人走向反叛，京師之內、長安近郊，一天也少不了幾起飢民搶糧、搶食的事件。

飢餓，有時甚至威脅到「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的最高統治者。長安的糧食，當時主要仰給盛產稻米的江淮，多由水路漕運供應。四通八達的運河，聯接我國中部、東部的五大水系：海河、黃河、淮河、長

江、錢塘江。各水系的漕運齊集黃河，溯水而上，最後進入渭水，運往長安。然而，三門峽一帶關山險阻，漕運不暢，再加上災荒歉收，民食不飽，強徵的兩岸漕夫，無力搖船挽縴，致使懿宗去世，僖宗繼位的初期，出現太倉儲糧，不足宮廷十天食用的險象。最後，不得不強購長安糧商的儲糧，強徵京畿兩縣的民糧，大力加強陸運，以補漕運之不足……以此種種手段來緩和宮廷糧荒。這更使滔滔天下，民怨鼎沸。

文官模樣的人領著那書生模樣的年輕人，走過繁華的市街，穿過熙攘的人群，走近一座胡家酒店。酒店門口，一位服裝色彩格外艷麗的龜茲女郎，正當爐溫酒、烤餅。這女郎面容秀美，素手纖纖，皓腕如雪。頭上不梳髻，卻剪著垂肩的短髮。玫瑰紅的細腰絹衣，特別貼身，繡著花卉的綢裙，長裙曳地。

龜茲女郎見了那文官模樣的人，嫣然一笑，立即扔下身邊幾個顧客，熱情地迎上前來。可是，等她發覺那文官模樣的人，身後還有一個結伴同行，便馬上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她略帶羞澀，脈脈含情地說：

「博士什麼事情大忙，幾天不到店裡飲酒了。」

那被喚做博士的人，一面領著年輕人往店內走，一面回答：

「還不是爲給宮中宴樂製作新詞的事窮忙，叫人膩煩極了。」回頭他又問龜茲女郎：「柏枝姑娘，這幾天生意可好，令尊大人在家嗎？」

柏枝姑娘將那文官模樣的人迎至店內，找副乾淨僻靜的座頭坐下。見有生人在場，不便久站，一面回答博士的問話，一面嬌聲向內呼喊：

「阿爹——，皮博士來了！」

隨著姑娘的喊聲，一位留著龜茲短髭的酒店主人，從店堂後面走了出來。柏枝姑娘見阿爹出來，便連忙轉身仍到店前招呼生意去。

酒店主人見了皮博士更是熱情，連聲說：「什麼風把皮博士吹來了，快請坐，快請坐！」

皮博士滿面笑容，就像來到一位老朋友家中，也連聲寒暄說：「白掌櫃，生意興隆呵！」

這龜茲酒店的主人怎麼會有一個漢姓呢？原來，「白氏」是龜茲「金花、師子花」的音譯，這個姓，本意是兩種花的名字。長安人最初叫他「白氏掌櫃」，以後乾脆按漢族習慣，叫他「白掌櫃」。而他的女兒「柏枝姑娘」，也就是「白氏姑娘」的變音。

白掌櫃回答說：「托眞主的福，到上都十幾年，開了這座酒店，就像長安人常說的那樣：『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不但長安市上的人常來光顧，就是附近進城貨賣的農民也常到小店飲酒。可這兩年冷落些了，進城貨賣的農民都光顧糧店去了，不再來酒館，我這生意也就蕭條多了。」

皮博士聽罷，嘆了口氣說：「是呀，古語說：『民以食爲天』。飯都沒得吃的，哪還顧得上喝酒。長此下去，只怕要釀成大亂呀。」

說話間，柏枝姑娘手托漆盤送上酒菜來。她款移纖步，曳著長裙，在店堂裡穿行，就像一朵芙蓉被風吹著，在水面上漂移。席上有生人，所以，她美目並不顧盼，然而倩臉卻帶著巧笑。她舉止嫻雅、精當，轉眼工夫，一壺酒、一盤餅，幾樣精緻的、西域風味的菜肴，就在桌上擺好了。

白掌櫃笑著說：「每次博士到店，柏枝總是親自送酒、端菜，不要夥計們動手——」

不等白掌櫃把話說完，柏枝姑娘雙臉立刻染上了紅霞，她嬌嗔地說：

「阿爹，你又多話了！」

白掌櫃哈哈笑著說：「好，好，不再多話，只顧飲酒。」說罷，自去。姑娘也手托空盤，旋身走了。

皮博士連忙趁機解嘲，舉杯邀那年輕人說：「來來，飲酒，飲酒！」

這酒是西域特產上等葡萄美酒。這餅，和唐人做的也不盡相同。唐人做的餅，面上不著襯物，而西域人做的餅，面上都撒芝麻，所以也叫麻餅。餅裡面還有牛羊肉做的夾餡，味道鮮美。那菜肴也都是牛羊肉

做的，還有長安人不常吃的乳酪。

皮博士對年輕人說：「暫且少說話，只顧飲酒、吃菜，不必拘禮。估計金吾衛馬上要搜查到這裡來，不要驚慌，一切有我應付，到時候相機行事。」

年輕人默默點頭。皮博士舉杯相邀，兩人對飲起來。

不一會兒，白掌櫃過來親自給二人斟酒，一面稱謝說：

「前日蒙皮博士相贈杭州海馬葡萄銅鏡，鏡面冰晶玉潔，葡萄花紋奇巧精美，上鐫海獸栩栩如生，天朝器物眞是高妙。小女柏枝把它擱在梳妝台上，早晚對鏡理鬢、簪花，歡喜不盡。近來長安城裡，很多官人也特別喜愛我們西域人的衣裝。這些日小女著意剪裁縫製了一套，正準備給博士送去，以爲回贈。不想博士今日有空光顧小店，這樣就免得我再跑路遠送了。」

言訖，白掌櫃向外喊道：「柏枝，把你前幾天縫製的新裝拿來，回贈皮博士吧。」

「哎——，就來！」

店堂門口，柏枝姑娘拖長聲音回答著，隨即羅裙綷縩，走進內室，不移時用一個髹漆托盤托上一套嶄新的衣服來。

柏枝姑娘眉目含情，朱唇輕啓說：「多謝博士贈鏡，小女子無物回敬，拙手笨腳，粗針大線，做了這一套家鄉服飾獻上，皮博士不要見笑。」

皮博士連忙離座，雙手接過托盤上的衣服，笑著說：

「柏枝姑娘釀的酒，做的針線，都和柏枝姑娘一樣秀美。皮某能得到柏枝姑娘的針黹，也是三生有幸了。」

柏枝姑娘聽了，掩口一笑說：「皮博士這樣誇獎，小女子眞不敢當。」說罷，垂首福了福，托著空盤，

自退回去。

皮博士接過龜茲服，高興地說：「白掌櫃，多謝你們父女倆贈送衣服。你們去店前照顧生意要緊，不必再爲我們多張羅。我和這位兄弟久違了，飲幾杯，敍敍舊。」

白掌櫃說：「既然如此，就恕我少陪了。二位飲酒盡量。酒乾了，菜完了，招呼一聲，我就送來。」

白掌櫃一走，博士要年輕人趕快把龜茲服套上。年輕人見這衣服是柏枝姑娘送博士的，有些猶豫。這時，店堂外面傳來一片吵吵嚷嚷的聲音。博士也不說話，只急忙硬把龜茲服套在年輕人身上。年輕人一聽那異樣的吵鬧聲，心中明白了幾分，也就不再推讓，趕緊把龜茲服套上。

這時，店堂門口越吵越兇，只聽見一個蠻橫的聲音粗暴地說：「我們奉田中尉之命，來捉拿毆打宮使的暴徒，什麼地方都要搜查！」

說話間，一夥金吾衛士卒由一位青年軍官領著，早闖進店堂來了。

金吾衛是擔負京城警衛治安工作的機關。金吾，相傳是一種吉祥鳥，天子出行，侍衛手執銅棒，上飾金吾鳥。所以，又把這種侍衛叫做執金吾。金吾衛軍官士卒待遇優厚，權勢烜赫，而平時只在京城內的街坊巡邏，又無征戰之苦，一些富家子弟多羨望側身其間。連漢光武皇帝也說：「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陰麗華是後漢的美人，被光武帝納爲貴妃，最後立爲皇后，深得光武帝寵愛。光武帝以「執金吾」和陰麗華相比，可以想見其顯赫了。所以，到了唐代又流行「長安少年無遠圖，一生惟羨執金吾」的說法。

看見那青年軍官進來，皮博士連忙起身說：「曹隊正請坐，一塊兒喝一杯新釀的葡萄酒。」

那被喚作隊正的人抬眼一看，連忙笑著說：「原來是皮博士！要在平日，有皮博士請客，我們一定來個盡醉。可是今日公務在身，上面督催甚急，滴酒都不敢沾。」

皮博士故作詫異說：「什麼事情這麼緊急，煩各位到處巡查？」

隊正回答說：「剛才有位年輕書生，在東市鬧了市場，攪了宮市，毆打宮使。田中尉傳下話來，通令四門嚴密把守，盤詰行人。又令左右金吾衛傾營出動，全城搜捕，務必捉拿毆打宮使的兇手辦案。」

皮博士說：「原來是捉拿毆打宮使的兇手，諸位看看，我這朋友可有幾分相像？」

隊正舉目打量皮日休身旁的酒友，只見他頭戴斗方繡花小帽，身著湖色翻領窄袖，兩側開叉胡袍，便笑著說：「博士不要玩笑了。博士是教化禮樂的人，知道禮法，豈肯和歹徒一起飲酒？再說身上的服飾也不對。田中尉傳令捉拿的，是一個頭戴黑紗幞頭，身穿青色直裰的年輕人。你這位朋友穿的是當今京城頗為流行的，西域式樣的時新裝，哪來相似之處呢？」

皮博士問：「真的不像？」

隊正認真地說：「真的不像。」

皮博士撫掌大笑說：「好個爽快精明的人，皮某非敬你一杯不可！」說罷，滿斟一杯葡萄酒給那小頭目遞過去。

那隊正原是個嗜酒如命的人，哪禁得住皮博士再三強勸，終於接過酒一飲而盡。喝了酒，開始和皮博士寒暄攀談起來：

「皮博士又到胡店來搜集龜茲樂譜？」

皮博士說：「正是。而今皇上酷愛龜茲胡樂，每次打毬、飲宴，總要樂工們演奏一曲龜茲胡樂助興，所以責令太常寺搜集。」

隊正眼珠子骨碌碌一轉說：「聽說這酒店的柏枝姑娘，唱得一口很好的龜茲歌曲。今天碰研巧趕上博士在這兒，何不請柏枝姑娘唱上一曲，博士一面記譜，我們也好趁機見識見識。」

皮博士不好回絕隊正，只好喚正在店前忙碌的白掌櫃商量。等白掌櫃過來，皮博士說：

「白掌櫃，請柏枝姑娘過來，唱幾支龜茲歌吧。」

白掌櫃見有金吾衛的軍士在場，正色說：「皮博士，您知道，小店只供酒食，小女並不賣唱。」

皮博士連忙陪笑道：「白掌櫃，皮某怎敢讓令嫒賣唱？我這是爲宮廷采風記譜。還和以往一樣，柏枝姑娘清唱，我在一旁記錄。記錄回去，博得皇上喜愛，皇上當另有重賞。這位隊正和皮某也非一日之交，所以才讓他們一塊兒聽聽柏枝姑娘高妙的歌唱。請掌櫃不要見外。」

白掌櫃聽了皮博士的解釋，才說：「既然如此，博士上前說明原委，自去請柏枝來唱歌。那樣，也許比我說話還管用。」

皮博士果然親自到店前向柏枝姑娘說明原委，請她到店內唱歌。皮博士親自去請，柏枝這才首肯。柏枝姑娘娉娉婷婷地走過來，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地站立著。然後，輕點檀板，慢啓歌喉，鶯啼燕囀地唱道：

醉鄉天地誰開闢，
光景沖融⑤古到今，
明月清風一長嘯，
杯中時見昔人心。

曲調優美，歌喉婉轉，滿座喝采。柏枝唱罷，皮博士也濡墨染毫記完。皮博士隨即又按所記曲譜哼唱一遍，並要白掌櫃和柏枝姑娘在一旁監聽，看看記錄是否有誤。皮博士哼唱的果然和柏枝所唱曲調酷似，只是少一點西域的鄉土味。柏枝姑娘聽了，忍俊不住，在一旁掩嘴吃吃直笑。

柏枝唱歌的時候，那曹隊正用貪婪的眼光直楞楞地盯著她，嘴裡幾乎要滴下饞涎來。現在見柏枝掩嘴吃吃直笑，嬌態可掬，更是慾火燒心。他不顧衆目睽睽，也不講廉恥道德，仗著金吾衛的權勢，立起身來，上前拉扯柏枝的手說：

「小美人，唱得眞好，明天我備專席，接你上我那兒去唱一曲好嗎？」

柏枝姑娘又羞又惱，臉氣得煞白，猛然甩脫金吾隊正的手就向內室跑去。隊正不捨，正要去趕。白掌櫃橫身擋住，大聲發話說：

「隊正放尊重些，小店不是倡家，小女更非俳優⑥，今日只是應皮博士爲宮廷采風之約才唱。如此汚辱，小女下次再不敢爲宮廷采風唱曲了。」

座中的年輕人怒目而視，手握鐵拳，正要發作……

皮博士連忙上前，拉曹隊正坐下。先向白掌櫃致歉說：「隊正多飲了幾杯，酒後失態，白掌櫃休要見怪。」然後回過頭來，有意嚇唬金吾隊正說：「隊正，這可使不得。要是開罪了柏枝姑娘，日後宮廷采風不成，皇上知道了，追究起來，你我都擔當不起。」

隊正一時慾念迷心，忘了這層利害關係，聽皮博士這麼一說，嚇了一驚，清醒了一半。忙陪笑自我開脫說：

「嘻嘻，博士、掌櫃休怪，我不過是想再聽聽柏枝姑娘唱歌，別無他意。柏枝姑娘既然不肯唱，也就罷了。長安歌肆唱歌的姑娘多著呢。」

皮博士連忙舉杯和解說：「來來來，一杯釋前嫌。不要辜負了柏枝姑娘唱的醉鄉吟，大家舉酒同乾一杯！」

大家不歡地舉起酒杯。曹隊正也尷尬地舉起一只大杯，一仰脖子喝乾。

正在這時，一個金吾衛卒從店後捧著一頂黑色幞頭⑦上來，他討好地向隊正報告說：

「稟隊正，在店後搜得黑色幞頭。此事有些蹊蹺，店主人是龜茲人，何來幞頭？而我們要追捕的歹徒正是頭戴黑色幞頭。」

隊正剛才受了柏枝姑娘和白掌櫃的奚落，正無處發作，現在眼看拿到一點把柄，正好借題發揮。他放下酒杯，立起身來，接過黑色幞頭，睜著牛眼，瞪著白掌櫃說：

「白掌櫃，怎麼不開口呀？這黑色幞頭哪兒來的？那毆打宮使的歹徒，莫不是你給藏起來了!?」

不等白掌櫃開口，皮博士站起身來，從隊正手裡接過黑色幞頭，端詳了一會說：

「咦，這不是去年我連葡萄海馬鏡一起，送給白掌櫃的那頂幞頭嗎？幞頭在此，葡萄海馬鏡可還在？那是宮中御賜之物，白掌櫃一併拿出來，給眾金吾弟兄鑒賞鑒賞吧。」

金吾士卒從店內搜出黑色幞頭，白掌櫃一時如墜五里霧中。聽了皮博士這一番煞有介事的言語，他馬上醒悟過來，知道其中定有隱情。事已至此，他不得不機應權變，連忙臉上堆笑，指著黑色幞頭說：

「這正是皮博士惠贈之物。葡萄海馬鏡現在內室，擱在小女柏枝的梳妝台上，我這就拿來。」

說著，白掌櫃走進內室，轉眼捧出一面葡萄海馬銅鏡來。隊正接過一看，果然是宮廷之物，鏡面一隅，鐫有「大內寶鑒」四個陰文篆字。背面有葡萄、海馬花紋，並鐫刻著一首四言駢體鏡銘：

練形神冶，⑧
瑩質良工。⑨
如珠出匣，
似月停空。

當眉寫翠，⑩
對臉傳紅。
綺窗繡幌，⑪
俱含影中。

這是一面眞正的揚州「百煉鏡」。唐鏡鑄造，以揚州爲中心。規定在端午節那一天，揚州的鑄鏡工匠都集中到揚子江邊，運用他們出神入化的技巧，鑄造各式各樣的銅鏡，作爲進獻皇家的貢品，叫做「百煉鏡」。皇帝遇喜慶大典，常以「百煉鏡」賞賜群臣。

皮博士向隊正解釋說：「皮某常采集一些西域各國的樂譜進獻宮廷，懿宗皇帝因此賜我『百煉鏡』。爲感謝白掌櫃父女常給我提供龜茲樂譜，所以，將御賜『百煉鏡』轉贈他們父女，並另贈白掌櫃一黑色幞頭。京都中漢著胡幞，胡著漢幞，是時新的裝束嘛。隊正如有疑惑，要收這黑色幞頭，便連這『百煉鏡』一併收去，好做個佐証。」

隊正一想，既是皮博士爲宮廷搜集樂譜之事贈白氏父女之物，怎好收去呢？而今幼主耽於玩樂，時要新的龜茲樂譜進獻，如果以後搜集龜茲樂譜之事不順遂，皮博士故意諉過於自己，到那時，就不好說話了。再說，長安城內著黑色幞頭的人多得很，既沒有抓到歹徒，光拿這麼一頂黑色幞頭回去，又有何用呢？想到這裡，隊正緩頤⑫，命令金吾衛卒說：

「既是皮博士贈送白掌櫃的幞頭，還不快送還原處！」

隊正見黑色幞頭上面沒有作成文章，又把布滿紅絲的雙眼慢慢移向對座的青年，他裝腔作勢地說：

「這位兄弟想是新近進京，言語不多。」

年輕人雖然言語不多，可是一直在注視著座上衆人的舉止言談，和衆金吾士卒的行動。隊正戲侮柏枝姑娘，激起了年輕人內心的憤慨，恨不能上前將這個無賴之徒狠揍一頓，以解心頭之恨。而當金吾士卒捧出黑色幞頭時，他又不禁暗暗捏緊了拳頭。現在隊正問到頭上，他不得不開口了。只見年輕人不慌不忙，平靜地回答道：

「在下是往來江淮與西京之間的行商。仕宦爲清流，行商爲濁流，在下怎敢當衆位清流官之面高談闊論呢？」

皮博士詫異地發現，這個年輕人突然改變了口音。他以前說的齊魯一帶話，現在卻是一口純正的江淮話。

隊正意外地說：「哦，聽口音，足下仙鄉似是江淮。」

年輕人笑答道：「隊正，好敏銳的聽力。敝鄉正是江淮。」

隊正說：「哦，那你我是同鄉了。」

年輕人接著問：「不知隊正江淮何縣？」

隊正答道：「敝縣下邳。」⑬

年輕人高興地說：「那太巧了，敝縣也是下邳。」

隊正聽年輕人說，家也在下邳，有意要盤詰他，便說：

「少小隨先父進京，久違故土，但下邳勝景還約略記得幾處，不知足下可常登臨？」

皮博士爲年輕人暗暗捏了一把汗，而年輕人卻神色自若，口若懸河，滔滔說道：

「下邳勝景當首推項王點將台，相傳西楚霸王項羽當年起義，率八千江東子弟兵渡江而西，駐軍下邳，曾在此點將閱兵。」

隊正頻頻點頭，又問：「不知故鄉那些古老的習俗，如今是否還依然保留？」

年輕人感慨地答道：「歲月流逝，滄桑變化，故鄉習俗也自有更替。然而，運河邊捕雁的盛事，仍年年例行不衰。每年秋分，大雁南飛，群宿大運河邊，沙渚之中，動計千百。首雁居中，雁奴圍而警戒。每到夜分無月，便邀約數人，於瓦罐中藏燭，持棒潛行。將近雁群，略略舉燭，便立即藏匿。雁奴驚叫，驚動雁首。雁首飛出一看，幷無動靜，又入群安睡。再舉燭雁奴又驚，如此數次，雁首以為雁奴謊報敵情，怒啄雁奴，然後再入群安睡。這時，捕雁人開始徐徐逼近雁群，再舉燭，雁奴懼啄，不敢再動。捕雁入迅速躍向雁群，持棒亂擊，便能捕到許多大雁……」

年輕人繪聲繪色的敍述，果然使隊正也沉浸在兒時的記憶中。年輕人又說：

「下邳望族，首推徐、曹二姓。我們徐姓，雖然殷實富戶很多，但無仕宦的京官。曹姓是世族，據說有一家世仕禁軍的，莫非就是府上？貴姓可是曹？」

隊正高興說：「正是，正是。千里迢迢，得逢故鄉人，眞是難得。」

可是，隊正馬正冷靜下來，另一個狐疑又湧上心頭。他問皮博士：「博士何以得識我這同鄉呢？」

皮博士從容答道：「小弟供職太常寺，執掌太樂。貴同鄉常販揚州鑄的鐘磬、鑼鈸進京，以供太常寺之用，所以認識。而使我們情深誼長的卻是另一原因。按姓氏考，皮姓望⑭出下邳。買鐘鈸時，皮某得知貴同鄉仙鄉下邳，宦居寂寞，就認了這個小同鄉。想不到，今日更是有幸，酒店裡又認了隊正這個大同鄉。」言訖哈哈大笑。

隊正這才疑塊冰釋。三人相視哈哈大笑，一齊舉杯共慶桑梓之誼。

隊正起身說：「小弟緊急公務在身，不能久坐，匆匆相會，就得分手。往日不知與皮博士有郡望之誼，一向疏於往來，以後望能常常過來走動。徐賢弟他日進京，也請常來走動敍談。敝署右金吾衛，在布政坊

內，離此西市不遠。」

皮博士和年輕人也一齊起身說：「隊正公務在身，不敢相留，請隊正自便。」

隊正引著一隊金吾衛士卒出了店門，自到別處搜查去。

皮博士送出店堂，遙遙揮手說：「等捉到搗亂宮市，毆打宮使的歹徒，一定知照皮某一聲。皮某要去看看，這歹徒是何等樣人，如此大膽。」

隊正回過頭來笑著說：「捉到歹徒，一定知照博士。」

等隊正引著金吾衛士卒走遠了，白掌櫃這才從內室奔出，不解地問：

「皮博士方才這幞頭的事？——」

皮博士笑著搖手悄聲說：「此處不是說話的地方，可否借內室一敍？」

白掌櫃將二人引至店後一室，捧出黑色幞頭，指著年輕人驚問道：

「這幞頭不正是這位賢弟的麼？難道這位賢弟和方才東市上毆打宮使的事，有什麼瓜葛？」

皮博士說：「方才東市上毆打『長安一霸』、『京都閹豬』的，正是這位賢弟。」

白掌櫃懷著深深的敬意說：「眞是青年有爲。提起『宮市』，長安城內，誰不切齒？賢弟此舉，也是爲百萬長安人出了一口怨氣。既是英雄到店，在下還得再具菲酌爲敬。」

說罷，白掌櫃立即殷勤地重新燙酒上菜。酒菜送上，白掌櫃說：

「二位先生只顧慢慢淺酌深談，我自去店前照應。」

年輕人見無外人在眼前，言語漸漸多了起來。他首先離席一揖，感激地說：

「萍水相逢，多蒙博士仗義相護，幫助小弟解脫危難。不敢動問，先生可就是太常寺的皮日休博士？」

皮博士點頭說：「在下正是，足下怎麼知道我的賤名呢？」

年輕人喜出望外說：「得識皮博士，平生有幸。海內文士誰不奉讀《皮子文藪》，誰人不知襄陽皮日休？博士那些憤世嫉俗的崇論宏議，那些反映民間疾苦的歌吟，早就膾炙人口了。」

隨著，年輕人充滿激情地吟誦起《皮子文藪》中，一些警闢的句段來：

「君王有不爲堯舜行者，則民扼其吭，捽⑮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⑯，不爲甚矣。」

年輕人憤慨地說：「這些話用在今天大明宮內的童昏李儇身上，再合適不過了！」

年輕人接著又說：「《皮子文藪》中，《鹿門隱書六十篇》，哪一篇不是說著天下血性漢子如鯁在喉的話？哪一篇不是譏切謬政之作？」

說到這裡，又忘情地吟誦起來：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己累，故己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爲天下累，故人憂之。

……………………

年輕人無限感嘆地說：「寫得多麼深刻，眞是一鞭一條痕哪！」

皮日休聽著年輕人激情的朗讀，不覺也動情地站立起來，心裡激蕩起感情的波瀾。十多年前，自己也正是眼前這個年輕人的歲數，進京考進士，屢舉不第。於是，回到襄陽，在家鄉的鹿門山，一面讀書，一面編輯自己歷年來的文稿，凡二百篇，共十卷，題名爲《皮子文藪》。來年秋闈進京，將自己辛苦抄寫的幾十本《皮子文藪》，遍送禮部考官，以及各王公大臣。然而，自己嘔心瀝血的文字，幷未得到達官貴人們的青睞，甚至連一點反響也未聽到。想不到今天在這個小酒店裡卻遇到了自己作品的知音，這個年輕人如此

熟悉自己的作品，談起來如數家珍，背誦起來如行雲流水，眞是難得。

皮日休激動地說：「多謝你如此推崇拙作，并花那麼大功夫誦讀，把它爛熟於心。說來慚愧，我那些文字都不過是紙上談兵，於世事究有多大裨益，很難預料。不過心織而衣，筆耕而食者流罷了。長安市民商賈苦於宮市，而朝臣於宦豎之倒行逆施，卻敢怒而不敢言。致使朝廷諫鼓空懸，謗木虛設。哪及得賢弟剛才挺身而出，仗義勇爲那番義行豪舉？足下學識淵博，勇武英俊，膽識過人，可欽可佩。」

說到這裡，皮日休坦率地提出了他的一個疑團：「足下適才時操齊魯口音，時操江淮口音，府上究是何處？」

年輕人笑道：「小弟本是曹州冤句縣人，因見剛才那頭蠢驢是江淮口音，爲了免他生疑，所以也改作江淮口音，攀個同鄉之誼。小弟常去江淮一帶販鹽，於下邳、江淮一帶頗爲熟悉，方才不過略施小術，戲弄戲弄那頭蠢驢。」

皮日休捧腹大笑說：「原來如此，那頭蠢驢倒信以爲眞，引得我也認了一個大同鄉！」

皮日休笑定又說：「足下府上既是曹州冤句，我向你打聽一個人，你可熟悉？」

年輕人問：「博士打聽什麼人？」

皮日休說：「姓黃，單名一個巢字。」

年輕人問：「博士見過他？」

皮日休說：「雖未見其人，但早聞其名。海內俊傑誰人不知冤句黃巢，文武全才，扶危濟困，仗義疏財，廣交天下豪傑。」

年輕人謙遜地說：「謬蒙博士誇獎，眞不敢當，小弟就是黃巢。」

皮日休避席說：「賢弟眞是黃巢？」

皮日休把黃巢反覆審視了幾遍，然後上前，熱情地抱住年輕人說：

「對，賢弟定是黃巢。以賢弟的英俊豪爽，見義勇為來看，除了黃巢，天下別無二人能有此高風亮節。難怪剛才東市上，老爹問你姓名，你說『田八二十一，果頭三屈律』。內中就隱著黃巢二字。」

皮日休又問：「此次因甚事進京？」

黃巢答道：「應一年一度的進士考進京。」

皮日休深有把握地說：「以賢弟高才，這次進京考試，秋闈一定告捷。」

黃巢慘然一笑說：「恰好相反，小弟榜上無名。提起此事叫人氣憤，考試中公然作弊的情況說來令人難以置信。這次考試有一個自誇為吳越首富，名叫崔瀣的舉子，與我同住一家旅店。此人僕馬甚豪，考前我見過他的文章，卻是文理不通，粗俗不堪，難以入目。入京以後，鎮日也不讀書為文，預作準備，只是四出應酬請託，井重賄今科主司崔沆。然而，他卻高中了第八名進士。揭曉那天，八人肩輿抬著去看榜，鼓樂吹打，前呼後擁，好不熱鬧。不知博士風聞此事沒有？」

皮日休點頭說：「知道，知道。這就是長安盡人皆知的『沆瀣一氣』了，不是還有幾句譏諷的歌謠在滿城傳唱嗎？

座主崔沆受重賄，
門生崔瀣得高中，
沆瀣一氣徇私情，
天下舉子眼氣紅。」

黃巢接著說：「不過這樣也好，應舉不第，倒叫我明白了許多世事。『朝為田舍郎，暮上天子堂』，不



說到這裡，皮日休從懷中取出一卷書帙，打開書帙，書頁中夾著一片桂葉，旁綴幾朵小花，小花和桂葉都被夾壓得平平展展。皮日休把書帙中的桂葉遞給黃巢說：

「看了這花葉詩，你就明白我爲什麼滯留長安了。」

黃巢接過桂葉一看，只見葉上果然用蠅頭小楷工整地題著一首小詩：

一入深宮裡，
無由得見春，
題詩花葉上，
寄與接流人。

黃巢聽說過，後宮佳麗三千人，常年幽閉深宮，有的終生難見皇帝一面，空房獨守，青春虛度，以至憔悴。田野多曠夫⑱，而宮中多怨女⑲。每當東風蕩漾，楊柳飛雪，宮女懷春⑳，常題落葉，抒寫憂怨，投於御溝，隨水流出宮牆之外，以寄情思。

黃巢看罷花葉詩箋，不解地問：「這可是宮牆御溝中流出來的花葉詩箋，與博士有何因緣？」

皮日休反問：「賢弟可曾聽說，宮裡有位叫黃鸝的善歌的宮女？」

黃巢點頭說：「聽說過。這是一位譽滿京師的歌手，我雖然沒有見過她本人，也沒有聽過她唱歌，可是關於她的傳說卻聽過不少。據說她是位少有的美人，又有絕藝在身，進宮之後，剛直不阿，被郭淑妃妒配掖庭宮。直到咸通末年，懿宗才有機會見到她，讓她唱〈嘆百年〉歌曲。從此，色藝品德都名聞天下。」

皮日休痛苦地說：「可你知道，黃鸝就是我的表妹。我們青梅竹馬㉑，總角㉒相交，是朝廷選宮女將我們生生拆散。我把滿腔憤世嫉俗的話寫到《皮子文藪》裡，摧眉折腰，向王公大臣們投獻我的《文藪》，

爲的是能考中進士，謀個京官，以便再見她的面，再聽到她的歌聲。以後老天可憐，雖然《文藪》不悅王公大臣的心，可是究竟讓我以色目人考中進士。外官我不做，等了二年，才讓我進太常寺當個管管太樂的博士。因爲我管的音樂方面的事情，這樣我才有機會進宮，并且在歌舞場上偶然見她一面。沒見面時盼見面，見了面連多看幾眼都不能，更不能通一言以訴衷腸。

「今天上午，她又在龍首殿唱〈嘆百年〉歌曲，哀傷得昏厥過去了。得到這個消息，我憂心如焚，獨自一個悄悄蹀躞在宮墻外御溝旁，盼望能得到她傳遞出來的一點消息。等呀，盼呀，終於從御溝流水裡，得到了這片花葉題詩……」

黃巢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原來博士個人還有這麼一段不幸的遭遇，心中還有如此難言的一番隱情。怪道，每當我讀起《皮子文藪》，就猜測先生胸中莫非也有什麼鬱結？我就想起太史公司馬遷先生那段話：『蓋西伯拘，而演《周易》㉓；仲尼戹，而作《春秋》㉔；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㉕；孫子臏腳，《兵法》修列㉖；不韋遷蜀，世傳《呂覽》㉗；韓非囚秦，《說難》、《孤憤》㉘。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敍往事，思來者。』今日傾心相談，果然不出所料。博士歷敍的遭遇，鐵石人也得下淚。」

說到這裡，黃巢一拳擊到桌上，憤憤地說：「總有一天，要鏟盡這人世間的不平！」

皮日休連忙阻止說：「長安不比冤句，朝廷耳目衆多，言語不慎，恐遭橫禍。」

黃巢想到，如果再起什麼風波，自己隻身獨個倒不難闖出長安城，一走了事。然而，連累了皮日休，心裡怎麼過意得去呢？只得強抑住胸中的怒氣。

黃巢想起剛才店內所見情景，含笑望著皮日休說：「小弟胸中也有一個疑團，不知該說不該說。」

皮日休坦然說：「你我雖是初識，然而一見如故，肝膽相照，有話只管說吧。」

黃巢笑著說：「進店以後，小弟察言觀色，覺得柏枝姑娘似乎屬意博士，不知博士覺察到否？白掌櫃也待博士甚厚，似乎亦非無心。」

皮日休長嘆一聲說：「賢弟看得很準，事情卻係如此。白掌櫃已私下幾次向我提起這門親事。但他們父女倆怎知我心中的隱情？我也不便向他們明言，只好借故推托。這樣，在我本來沉重的心思裡，又加上了段新的難以了結的心事。說實話，柏枝姑娘是一位十分可愛的姑娘，要能和這樣的姑娘朝夕相伴，也是一生的大幸。然而，皮某心有隱情，無福消受。我本待從此不再來白家酒店走動，以免柏枝姑娘牽惹情思。然而，偏偏當今皇上格外喜歡龜茲音樂，而長安城內又沒有第二個人，能如柏枝那樣，唱那麼多好聽的龜茲歌曲。所以，這段情緣就這樣陰差陽錯地綿延纏結著。」

黃巢聽了這一段因緣，無限嘆息。一個幽閉深宮，雖然痴情，但也許今生無緣相聚。一個近在眼前，同樣鍾情，卻又難以相納。世上的事情常常就這樣陰差陽錯。

皮日休看看街面上漸漸平靜下來，知道金吾衛的搜查高潮已經過去，也許已經抓了些可疑的人去交差。便對黃巢說：

「搜捕高潮已經過去，街面暫時平靜了，得趁這個時機趕快出城去。要不，等金吾衛發覺并未抓到眞正要抓的人，再來搜查，就不好辦了。」

黃巢點頭說：「全仗博士指引，我們這就走吧。」

皮日休起身向白掌櫃告擾道辭，雖有黃巢在側，白掌櫃也不避諱，直率地說：

「博士，今日的事你都親眼見了。我們龜茲人說話直來直去，博士如不嫌棄，你和柏枝的事就早點定下吧。長安城裡多惡少，柏枝又是個心高氣傲的姑娘，要是有一天受不了閑氣，生個三長兩短，我這老命也活不下去了。」

皮日休負疚地說：「阿爹厚意，皮某難道不知？只是皮某一個窮書生，只怕將來帶累了柏枝姑娘。這是一件大事，容皮某三思。今天的事，全是皮某罪責，致使柏枝姑娘受辱。這也是出於無奈，請阿爹向柏枝姑娘解釋。今天事急，改日再來向柏枝姑娘賠禮。」

黃巢也說：「今日是我帶累了白掌櫃一家，請掌櫃海涵，並代向柏枝姑娘致意，請她鑒諒。」

白掌櫃說：「這些話就不必多說了。柏枝也是個仗義明理的姑娘，方才她還憤不欲生，我向她說明真情之後，她就心中釋然了。」

柏枝姑娘聽到外面說話，已從自己的閨房中走出。她含情凝睇，倚帘而立，卻催著說：

「阿爹，你讓博士快領著客人走吧，是非之地不宜久留呵。」

皮日休又說：「白掌櫃，今日事急，酒錢改日算還。」

白掌櫃也說：「博士平日留在小店的酒錢多著呢，博士、客人自去，一路珍重。」

時間已近申刻，皮日休和黃巢別過白掌櫃和柏枝姑娘，出了店門，便投東朝著春明門的方向大步急走。為了避開巡邏的金吾衛士卒，一路上只穿小巷，不走大街。

「時間緊，不能再回旅店。走動的地方越多，越易招惹是非。足下的行裝只好割愛了。」

黃巢說：「只顧趕路，那點小物件，不值一提。」

皮日休久住京師，街道熟悉，引著黃巢穿背街，走捷徑，很快來到了東正門——春明門。

長安京城諸門有城門郎四員、門吏多人和門僕八百，分掌京城諸門啓閉之節。晨氏擊鼓啓閉。早晨開門，先外後內，首先開京城門，再開皇城門，最後開宮城門。夕昏關門，則先內後外，先關宮城門，次關皇城門，最後關京城門。門僕輪番值班守門，掌送鎖鑰。京城開門的鑰匙，清早子時以後由城門郎派門僕送出來，卯時以前收回去。閉門鎖鑰，傍晚申時以後送出來，酉時日落以後上好鎖，鑰匙立即送回，交城

門郎執掌。

現在剛交申時，門鎖還未送到。離關城門的時間還有兩個時辰，春明門還在洞開著。可是，門口增加了把守的門吏和門僕，氣氛與平日大有不同。往日門吏、門僕并不盤詰一般行人，而今日卻出門必問。

皮日休偕黃巢來到城門口，門吏問：「博士哪裡去？」

皮日休笑答道：「送一位江淮販鐘、鑼樂器來京的客商出城去。」

門吏又問：「天交申刻，太陽西斜了，什麼事這麼急，趕著要走，不怕路上趕不上宿頭麼？」

皮日休又笑答道：「宮廷樂隊還少幾種大鈸、大鑼，此類樂器以揚州鑄造的爲佳。皇上日夕打毬宴樂要用金鼓樂器，得讓客商早日趕回，急速將樂器販來。門吏如有疑惑，請派門僕到太常寺查核。」

門吏見皮日休口氣很硬，連忙陪笑說：「博士的話怎能不信，宮中急需的事，豈敢怠慢？只是今日東市發生了毆打宮使的事，上面有令對過往行人要嚴加查問。公務在身，不得不如此。」

皮日休也說：「正因爲如此，所以在下親自送這位客官出城。」

門吏又仔細打量了一下黃巢身上，見并不如上面傳下的歹徒的穿戴，於是搭訕地誇讚了一句：

「好漂亮的一套龜茲服，頭上的珠帽更是美觀。」

黃巢這才回答：「長安胡人喜著漢衣，長安漢人也把胡服當時世裝。然而，胡服江南少見，想帶一套回去，讓家鄉人一廣見識。」

皮日休介紹說：「這套胡服是這位客官託在下，特意找白家酒店龜茲姑娘柏枝代做的。柏枝姑娘做胡服的手藝最高，白家酒店在下最爲廝熟。如門吏喜歡這種式樣，我一定託柏枝姑娘再做一套奉上。」

門吏聽皮日休如此說，喜不自勝，卻圓滑地說：

「在下已經老朽了，哪還趕這種時髦？只是犬子倒很喜歡這種時新的樣子，也曾幾次向我要過這種時

新的服飾，如若博士能託人代做一套，犬子一定歡喜雀躍，老夫也銘感不盡。」

門吏說完，隨即喝令門僕閃開，放皮日休和黃巢出城。皮日休走出春明門，回過頭來又說：

「門吏放心，旬日之內，定將胡服送上。」

門吏回答說：「博士自去忙公務，胡服的事隨便幾時抽暇辦理都成，不急，不急。」

二人出了春明門，走了一里多路，黃巢執著皮日休的手說：

「虎出樊籠，鳥上青霄，博士留步請回。」

皮日休搖著頭說：「不到灞橋不為別嘛，這是長安送行的規矩。走吧，走吧，我再送你一程。」

黃巢難卻皮日休的盛情，只好由他伴著繼續前行。出了長安城，二人言談更加自由了。從詩詞歌賦、文章義理，談到釋老百家。從科舉的營私舞弊，選不得人，談到朝政腐敗，宦官專權，幼主耽樂，民不聊生。時而如行雲流水，酣暢淋漓；時而如風雲際會，電閃雷鳴；時又憂憤填膺，唏噓低迴。兩人且行且談，言語投機，依依不捨。沿著長安東去的官道，迤邐而行，經長樂坡，過滻水，眼看灞橋已遙遙在望。

灞橋是長安東面的孔道，行人東去必經之地。灞水與滻水濫觴㉙於長安南面的終南山，傍長安東郊并行北流，在灞橋附近匯合，仍名灞水，最後注入渭河。

灞水渚清沙白，河寬百數十丈。兩岸築堤數里，栽柳萬株。此時雖已秋深，仍然依依遮道。若到春暮，飛絮濛濛，楊花似雪，人稱「灞柳風雪撲滿面」，是關中八景㉚之一。自漢至唐，長安士人遠送東行客至此，例必折柳為贈，以表惜別之情，故又名灞橋為「銷魂橋」。行人到此，深情地唱道：

枝門纖腰葉門眉，㉛

春來無處不如絲，

壩陵原上多離別，
少有長條拂地垂。㉜

皮日休送黃巢來到灞橋西岸的灞亭，這是灞水橋頭的一個小鎮，人家不多，但是屋舍儼然，街道整齊。大道旁一張酒帘從柳叢中挑了出來。

皮日休望著酒帘對黃巢說：「閃閃酒帘招醉客，我們進店去，買酒三杯爲別。」

二人進店，酒保送上酒，皮日休舉杯說：

「灞水隔兩岸，行人從此別。滿飲此杯，前路多多珍重。」

黃巢也舉酒說：「酒深難比情誼深，博士深情長記在心。」

皮日休從腰中取出一錠白銀遞給黃巢說：「剛才東市上，我親眼見你將所有銀錢傾囊贈與貧苦的賣絹老爹。此去寃句，迢迢數千里，一路花費不少，這錠銀子，聊作你路上盤纏。行色匆匆，我又是一個窮書生，備不得重金相送，些許菲贈，略表寸心，暫濟燃眉，望賢弟哂納。只恐路長金少，不敷所用。」

黃巢接過白銀，感動地說：「古來管仲、鮑叔牙有讓金之義㉝，千古傳爲美談。博士大義贈金，小弟就不辭讓了。東去路上沿途黃巢還有些知交好友，就是再有什麼困難，也能得到資助的，博士不必擔心。」

二人走出灞亭鎮，登上灞橋，傍山的夕陽映著清清流水，依依垂柳。柳絲輕拂水面，似欲挽住北流的逝水，然而，流水竟不因柳枝的挽留而稍駐片刻。行人見到此情此景，一種依依惜別的深情便油然湧上心頭。

皮日休和黃巢雖說是互相慕名，早已神交，而眞正見面相識，卻在今日。半天相處，患難與共，肝膽相照，頓成莫逆。兩人走在長長的石墩木橋上，皮日休望著慨慨下山的斜陽，隨口吟出一詩，贈別黃巢：

贈柳惜別灞水頭，
長安攜手望來秋，
青霄有路終須到，
金榜無名誓不休。

皮日休吟完這首昂揚樂觀的送別詩，執著黃巢的手，叮嚀說：

「回鄉之後，閉門苦讀，明年秋闈㉞再進京應試。甘羅早達子牙遲㉟，遲早窮通各有時。不要因爲一時的挫折，失了銳氣，丟了信心。明年秋闈之時，我再到春明門前迎接你。

「回去之後，皮某當邀約忠鯁朝臣，向皇上上表力陳宮市之弊。那時宮市的風波已經平息，即算朝廷知道了你今日的事情，也絕不會再追究了。」

皮日休把事情想得很簡單，也很樂觀。可是，黃巢望著灞河兩岸，家家庭院門著凄緊的秋風盛開的菊花，卻另有所思，一顆雄心在胸中勃發，一幅宏圖在腦中孕育。他聽了皮日休的叮囑，沉思了一會，西望長安，堅定地說：

「長安，遲早我一定還要來的。終南山不老，灞河水長流，我們有緣一定還要再見的。剛才承蒙博士吟詩贈別。黃巢不揣淺薄，也有三首〈詠菊〉詩爲贈。」

接著，黃巢朗聲念道：

颯颯西風滿院栽，
蕊寒香冷蝶難來，㊱
他年我若爲青帝，㊲

報與桃花一處開。

待到秋來九月八，
我花開後百花殺，㊳
衝天香陣透長安，
滿城盡帶黃金甲。㊴

百花發時我不發，
我若發時都嚇殺，
要與秋風戰一場，
滿身披就黃金甲。

皮日休一面聽著黃巢朗聲高吟，一面自己也隨著輕聲吟詠起來。三首詠菊詩，眞是一首勝過一首，讀了詞句警人，餘香滿口。它的形象、意境是那樣鮮明、獨特，讀過幾遍就叫人銘心難忘。皮日休不禁脫口稱讚說：

「好詩，好詩！眞是少見的奇才！以這種詩才，這種決心參加明年的考試，秋場一定大捷。」

此時，皮日休想的是秋場大捷，黃巢想的卻是沙場大捷，不過，黃巢幷不明言。走盡灞橋，踏上東岸，黃巢隨即拱手一揖說：

「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博士就此駐步。黃巢東去之後，定有佳音西來。」

言訖，黃巢作別皮日休，沿著長安官道，大步東去。

皮日休站在灞橋頭，目送黃巢漸行漸遠的身影，不覺又吟詠品味起黃巢的三首詠菊詩來。他反覆念著那些意味深長的詩句，心裡不禁疑惑起來：這僅僅是抒發不第的憤懣，表達誓奪來年秋場大捷的決心呢，還是另有寄托呢？他隱隱感到詩裡的兵機，彷佛聽到鐵馬相磨，金戈相撥的聲音。想到這裡，皮日休不禁臉上失色，驚疑不已。

可是，望著年輕人飄然東去的正直身影，皮日休又自我解嘲地連連搖頭，自言自語地說：

「不會，不會，這全怪我自己多心。」

聯繫起黃巢在東市的作爲，皮日休心想：「年輕人血氣方剛，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有的。就是正直的朝臣，誰又不痛心疾首詬罵宮市呢？可是，別的什麼邪佞念頭，在這樣一個正直而有才華的青年人心裡，是決不會有的。」

皮日休一直望著黃巢的身影消失在巔連的群峰中，這才轉過身子，邁開大步回城去。他要在酉時之前趕到城裡，不然，城門關閉，今天就得留宿城外了。

皮日休在夕陽的餘暉中快步趕路，心思卻還在縈繫著東去的黃巢，心想：「眞是一個可敬可佩，又讓人謎一樣難解的青年人呵！」

這時，他平靜的思緒完全被攪亂了。他已無心欣賞歸路的景色，觸目卻見滿目荒涼的田野，和因飢餓而倒斃路旁，死於溝壑的百姓。他耳畔又響起了年輕人的「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那些大膽的向「天」挑戰的詩句，眼前又出現了朝中邸報㊵上，那些報告各地飢民滋事的，觸目驚心的詞章。

從灞橋往回走，經過滻水橋，登上長樂坡，長安城便遙遙在望了，而高高屹立在龍首原上㊶的大明宮，首先映入眼簾。於是，他想起一個歷史傳說：傳說秦時有一條黃龍從終南山出來，北飲於渭水，其行道成土山，就是龍首原。龍首一直達到渭水河岸，而龍尾曳於樊川㊷。龍首高達二十餘丈，尾漸下，高五六丈，

土成赤色。高宗在龍背上建大明宮，取其吉祥。而現在皮日休卻忽然覺得龍背上馱著的並不是什麼吉祥的宮殿，而是馱著一個不堪承受的重負，它是一條被一個巨大的力量制伏了的困龍。而四野八荒的飢民正舉著鋤鑊、刀矛，要斫這條困龍。

皮日休心裡充滿不祥的預感，又融和著朦朧的喜悅。他期望那條龍被斫成萬段，龍背上的宮殿突然天崩地裂一聲響，徹底坍塌。於是，一隻被囚禁了十幾年的黃鸝鳥，突然衝破樊籠，飛上無垠的藍天，自由自在地歌唱，和另一隻金翅鳥比翼飛翔……

皮日休就是懷著這樣充滿惶惑，充滿矛盾的複雜心情回城去。走到春正門，荐福寺的鐘聲嗡嗡響起，正打酉時，城門就要關閉，皮日休趕緊舉步入城。

〔注釋〕

① 輻輳：賓客聚集，如車輻條湊集在車轂上。
② 邦畿：京都。
③ 惎：音忌。
④ 梵語：印度古代的一種語言。
⑤ 沖融：連接一體，無間斷。光景沖融，謂時光流逝無間斷。
⑥ 俳優：古代以樂舞雜戲爲業的藝人。
⑦ 幞頭：古代的一種帽子。
⑧ 練形神冶：神奇的冶煉技術煉成鏡形。

⑨ 瑩質良工：良工巧匠磨就晶瑩的鏡面。
⑩ 當眉寫翠：對鏡將眉毛畫上翠色。
⑪ 綺窗繡幌：雕花的窗子和繡花的窗帘。
⑫ 緩頤：臉色緩和。
⑬ 下邳：今江蘇邳縣。
⑭ 望：門族。望出下邳，即這個門族最初是由下邳發衍的。
⑮ 捽：扭住，揪。
⑯ 折而族之：挫敗而誅滅其全族。
⑰ 宵小：小人。肖也是小的意思。
⑱ 曠夫：男子成年而沒有婚娶的人。《孟子》：「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⑲ 怨女：女子成年而沒有出嫁的人。
⑳ 懷春：《詩經》：「有女懷春。」女子懷想婚姻之事，謂之懷春。
㉑ 青梅竹馬：李白詩：「郎騎竹馬來，遶床弄青梅。」後來以青梅竹馬喻少小時男女之情。
㉒ 總角：童年。古代男女未成年時總聚其髮，以爲兩角，所以稱童年爲總角。
㉓ 周文王在殷時爲西伯，被殷紂拘於牖里（在今河南省），這時，他推演古代的八卦爲六十四卦，成爲《周易》一書的骨幹。
㉔ 孔子周遊列國，受到圍攻和絕糧的困厄（同戹），這才回到魯國寫《春秋》書。
㉕ 春秋時魯國史官左丘明，遭遇了眼睛失明的不幸，才發憤寫《國語》一書。
㉖ 孫子，名臏，戰國齊人。臏腳，古代斷足之刑，魏將龐涓嫉其才，誘孫至魏，借法斷其足。後著《孫

臏兵法》。

㉗ 呂不韋，秦人。《呂覽》即《呂氏春秋》。傳說呂不韋被秦始皇貶謫到蜀地時，他使門客著的《呂覽》才流布於世。

㉘ 韓非，韓國貴公子，使秦時被囚而死。〈説難〉、〈孤憤〉是《韓非子》一書中的篇名。

㉙ 濫觴：濫，水滿而溢。觴，酒杯。謂初發源，水甚微，小如一盞。也引申爲事情的開始發端。

㉚ 關中八景：指華山仙掌、灞橋風雪、曲江流飲、雁塔晨鐘、咸陽古渡、草堂煙霧、太白積雪、驪山晚照等，長安、關中八處有名的景致。

㉛ 柳枝的婀娜賽過纖細的腰肢，柳葉的嫵媚勝過婉轉的娥眉。

㉜ 離人多，柳枝都被折短了，所以少有長條拂地垂。

㉝ 管仲、鮑叔牙都是春秋時齊國的賢者，以後同仕齊桓公。管鮑二人少時友善，同到南陽經商。鮑知管賢而貧，分金時多給管一些。管不謙讓便收受，鮑不以管爲貪。

㉞ 秋闈：闈，科舉時代的考場。科舉考試在每年秋天舉行，所以，秋試又稱秋闈。

㉟ 甘羅十二歲拜爲秦相，呂尚，字子牙，八十餘歲才遇周文王。顯達時節一早一遲，各人際遇不同。

㊱ 菊花開在秋寒時節，這時已經沒有蝴蝶，所以説蕊寒香冷蝶難來。這裡也寓菊花的堅貞高潔，不容蝴蝶戲弄。

㊲ 青帝：掌管萬木繁榮滋生的天神。

㊳ 菊花開時，百花不耐秋寒而凋零。

㊴ 一朶朶金黃花瓣的菊花，像一個個披就黃金甲的戰士。秋來菊花開滿長安，就像全城布滿帶甲的將士。

㊵ 邸報：我國最古的報章，也是世界最早的一種報紙。藩鎮置邸舍於京，爲來朝止息之處。邸中傳抄詔

令章奏等以服藩鎮，稱爲邸報。

㊶ 龍首原：又名龍首山。《水經注》：「龍首山長六十餘里，頭臨渭水，尾達樊川，頭高二十餘丈，尾漸下，高五六丈。」

㊷ 樊川：在長安南，發源於秦嶺，爲灞水支流。

四

乾符二年（西元八七五年）五月，苦旱的關東地區，才開始得到一點雨水滋潤。雨水澆綠了樹枝，圓潤了百鳥的歌喉。

曹州冤句縣赤墻村一家庭院裡，風光顯得格外明媚。後園裡除了種有幾爾碧綠的菜畦之外，還種著各種奇花異木。雞冠花、杜鵑花殷紅；櫻花、梨花雪白；翠綠的仙人掌、益母草、三七草，各具姿態；還有極像蘑菇的靈芝草……這些花木既可以觀賞，又是名貴的藥草。有的能治刀傷箭創，有的吃了健身延年。

黎明，百鳥剛剛醒來，在庭樹上啁啾，後園一方空地上，一位女子已經開始在奇花嘉木之間舞劍晨練。

她首先兩腳併步直立，挺胸收腹，兩臂自然下垂，左手反臂持雙劍，劍身垂貼於左小臂後，劍尖朝上；右手作劍指，雙眸凝神前視，作個預備姿勢。然後輕旋柳腰，緩掄玉臂，來個仙人指路。隨後，另手接握一劍，雙劍展開，來一個順風掃蓮。接著，時而提膝雙壓劍，來個二龍戲水；時而，猛然蹲膝回身一劍，來個回頭望月；時而倒踢腿與上身成環形，雙臂掄圓，劃弧後刺，來個倒打金冠。以後，那劍越舞越快，就像一條白練，任她揮洒舒捲。又像一條銀龍繞著她上下翻飛，左右盤旋。你看她劍法嫻熟，身輕如燕，柔中寓剛。直舞得寒光閃閃，風鳴劍嘯。

猛然間，駐步收劍，這時才看清了她的面容。只見她眉目清秀，身材窈窕，輪廓分明，但是又帶著少婦特有的豐腴。渾身顯露著一種秀麗而又融合著深沉智慧的美。劍舞下來，雙臉紅潤如塗脂，然而卻氣不喘，汗不流。她就是黃巢夫人曹氏。

黃巢和曹氏夫人的姻緣，有一段不一般的經歷。這一段不平凡的姻緣，還得從他們販鹽的生活說起。

曹州一帶不產鹽，可是南到淮北、蘇北，離產鹽的地方也不算太遠。

淮浙煎鹽，鋪草木灰在鹽池裡，再引海水灌入鹽池，鹽分被草木灰吸收，成爲鹽鹵。投蓮子到鹽鹵裡，蓮子泛起則鹵水鹽分濃，熬鹽產量高，鹽質純。江淮鹽戶也叫亭戶，熬鹽的人穿著木板鞋，站在熬鹽鐵鍋旁，手握一個大木鍬在鹵水鍋裡抄和。鹽氣酷烈，熏蒸時間一長，往往因而致病。

亭戶很辛苦，勞動條件很差，煮一點鹽實在不易。官家收鹽，價錢卻很低，往往擔鹽換不了升米。可是，官家專利，轉手賣給一般百姓，卻牟利百倍，升鹽要米數斗。

莊戶人家生活簡單清苦，別的都可以自種自食，唯獨食鹽要靠購買。食鹽在莊戶人家生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油可以一年半載不吃，這在許多窮苦的農家是常事，而鹽卻不能不吃。哪怕再窮苦的人家，也要鑽窟窿打洞地想辦法，弄點鹽。

爲了解決吃鹽的問題，莊戶人家往往串連起來，一起到淮北去販鹽。而那些家庭殷實一點，能拿出一些販鹽資本來的，就成了這支販鹽隊伍的骨幹力量。他們把鹽販回來，給自家食用之外，也拿出一部份賣給鄉鄰吃。雖然他們也要從中賺幾個錢，由於比官府鹽局賣價低得多，鄉鄰還是十分歡迎。

有一年，黃巢帶著一隊鹽駄①，由江淮北行到碭山②地面。這裡有遠近馳名的芒碭澤。北是芒山，南是碭山，二山之間一大片山澤，便是芒碭澤。荒澤百里，叢藪遍地，梟飛狐鳴，十分荒涼。據說，漢高祖劉邦起義之前就隱居在芒碭山澤裡，所以，碭山中有皇藏峪③。過了芒碭澤，前面就是曹州地面了。

芒碭澤地扼江淮北通齊魯的要道，卻路僻地荒，人煙稀少，這給往來鹽販造成了有利的偷運之機。所以，曹州、鄆州④一帶南下販鹽的鹽駄，多從這裡間道潛行。鹽局巡院也緊釘著這個豁口，鹽吏們常常帶了巡卒來這裡攔截拘捕鹽駄。於是，荒澤、野窪之間常常成爲鹽販和巡卒爭鬥的戰場。

這一天，黃巢帶著鹽駄起了一個絕早，趕到芒碭澤天才大亮。爲的是避開鹽巡，少招麻煩。哪知道，鹽巡也絕早就出動了。鹽駄穿過一片荒澤，正要翻上一個高坡，遠遠便聽得一片器械相交、喊殺連天的聲

音。

黃巢抬頭一看，只見半坡柳樹下，晨曦之中，一隊鹽局巡卒正圍著一位少年廝殺。同行伴當度量巡卒正纏著少年廝殺，必然無暇攔截鹽駄，連忙催促黃巢說：

「巢哥，老雕正在跟鷹廝打，鷂子不必再纏攪進去了。我們快趕著駄子繞道疾走吧，這是一個通過鹽卡的好機會。」

走在鹽駄前頭的黃巢，不理會伴當的話，他不但沒有帶著鹽駄繞道避走，反而立定了腳步，雙目炯炯地注視著前面那場廝殺。

黃巢當路一站，像一條遊龍樣向前走動的鹽駄隊伍，不得不一齊都站下了。伴當們不知是怎麼回事，可是又不敢喧嘩，怕驚動了鹽吏巡卒，只紛紛惶急地低聲詢問、埋怨：

「哎呀，怎麼在這時候停下呢？」

「快繞道走呀，愣在這兒幹嘛！」

「這不是惹火上身嗎？」

……………

隊中一個夥計猴急了，鞭著駄馬斜刺裡衝了出來，奪路要走。

黃巢箭步上前，抓住奪路駄馬的轡頭，瞪圓兩眼，低聲但是威嚴地說：

「都不要亂！同是闖蕩江湖的鹽客，見危難不救不義。我去助那少年一臂，鹽駄由王三賢弟代我領隊，迅急繞道通過。」

那喚作王三的伴當，首先拔劍響應黃巢：「巢哥要去廝殺，小弟隨你同去！」

黃巢一提起這個「義」字，喚起了鹽駄伴當們胸中的一腔江湖義氣。因為江湖上講究的就是扶危濟困，

於是大家都要隨黃巢去助那被困的少年，把自己的鹽馱反倒看輕了。

黃巢決斷地說：「殺這幾個鹽卒，何須衆多人手？人多了反倒礙了手腳，不好施展。衆兄弟還是趕著鹽馱，繞道疾行。我助少年殺翻了那幾個鹽卒，再來追趕你們。」

衆伴當見黃巢意向已決，事在燃眉，不再爭執。伴當們趕著鹽馱繞道前行，黃巢卻挺劍上坡去助那少年。

荒坡一片坦蕩，只有幾棵獨立樹，全無遮攔。那少年看上去似乎顯得單薄纖細，然而，身手矯健，劍術極精。雖然數十個巡卒圍鬥他一人，臉上卻毫無懼色，他應付裕如，已經刺倒幾個巡卒在地。

黃巢仗劍快步上坡，遠遠地大喝一聲：

「鹽蠹⑤休要逞強！」

一個剽悍的鹽巡小頭目大吼一聲，揮刀來迎黃巢，鬥不幾個回合，抵敵不住，且戰且退，趟絆在山坡一塊突出的岩石上，趔趄栽倒。黃巢趕上前去，一刀搠在那賊心窩裡，登時結果了他的性命。

黃巢挺著手中帶血的羅平劍，如虹飛蛟騰，殺進巡卒隊裡，頃刻間刺倒了幾個巡卒。那少年見有勇士半途相助，心中大喜，精神倍增，也搠翻了幾個人。其餘巡卒見頭目已死，料敵不過，呼嘯一聲，四散奔逃。兩人也不追趕，各自收劍入鞘。

少年拱手施禮，稱謝說：「幸得壯士拔劍相助，不然，我還得和鹽蠹們再周旋半天才能脫身。危難相扶，銘感不盡。」

黃巢連忙還禮說：「都是鹽客，同仇敵愾，理應相助。」

黃巢細細打量那少年，只見他明眸皓齒，面如美玉，心中暗暗稱奇：如此美少年，竟有這般武藝，眞是難得。再看他服飾考究，風流儒雅，完全是一副富家公子的氣派，心裡更自納罕：「富家兒郎爲何也來

闖蕩江湖，結夥販鹽？」

黃巢打量那少年的時候，那少年也在悄悄打量黃巢。見他儀表非凡，仗義勇爲；武藝高強，更在自己之上，心中也暗暗欽慕。那少年看來入世不深，和黃巢的目光偶然相遇，便立即略帶羞澀地迴避開。

兩人惺惺相惜，一見如故，不忍遽然分手，便立在山坡上交談起來。言談之中，黃巢才知道那少年姓曹，諱冬君，鄆州人氏，家中頗有資財田產。太公⑥極不願意讓他出外販鹽，本來嘛，家中既不缺鹽吃，也不希罕那幾個微薄的鹽利；富家嬌兒，年紀輕輕，何苦去歷旅途風塵勞頓之苦，冒鹽吏、巡卒捕殺之險呢？可是，少年眼見周圍百姓缺鹽淡食的苦楚，心憤官商高利盤剝、鹽巡爲非作歹，卻執意出外販鹽，爲民解困。太公禁止不住，無可如何，只好聽之任之。

適才少年帶領的鹽隊在荒坡上遇到巡卒，少年想到，兩方交手會驚了馱馬，亂了鹽隊。好不容易從迢迢數百里外馱來幾十馱鹽，眼看過了荒澤便到曹、鄆地面，讓它潑撒了實在可惜。於是，心生一計，亮出腰纏的黃金揚言：如果巡卒肯放鹽馱過去，即以腰纏的十餘兩黃金相酬；萬一硬要攔截留難，那麼所有鹽販一人一刀，只好以死相拚。

巡卒頭目見少年氣宇軒昂，英氣逼人，不是懦弱庸碌之輩；担心威逼過甚，鹽販鋌而走險，人多勢衆，難以抵擋。又見少年手中黃金燦煥，心想，截得鹽馱要繳官，截得黃金可以入私囊，何樂不爲？於是，揮手讓巡卒們閃開一條路，放鹽馱過去。

鹽馱過盡，巡卒們圍上前來，向少年索取黃金。少年故意討價還價，磨磨蹭蹭，看看鹽馱走遠，這才霍地拔出劍來說：

「若要黃金，得先問問我手中的三尺龍泉⑦，看它肯與不肯。」

衆巡卒見上了少年的當，哪肯善罷干休，一齊拔出刀來，一個個氣得翻著白眼，罵罵咧咧地要動刀劍。

少年毫不膽怯，揮劍力敵一群豪卒，口裡說：

「自佩這柄寶劍，膚血還未曾染鍔，今日讓我用幾個鹽蠹祭劍！」

巡卒們開始欺他單薄纖弱，又是孤身一人，以爲稍動刀劍便可取勝。誰知事出意料，交鋒不久，便被他一連搠翻了幾個，巡卒們這才不敢大意了，使出渾身解數來鬥少年。正在殺得難分難解，來了黃巢這員勇將，這才很快殺散巡卒，結束了這番戰鬥。

剛過處暑，太陽升起，還有幾分燥熱，又經過一番鏖戰，黃巢已是熱汗淋漓，不覺敞開懷來，以衣襟搧風解熱。黃巢看那少年額上雖然也沁出了汗珠，衣服卻穿得整整齊齊，連領下的鈕扣也沒有解開一個。

黃巢笑著說：「冬君賢弟不必拘禮，敞懷搧風乘乘涼吧。」

曹冬君聽了臉一紅，馬上神色自若地說：「小弟易感風寒，不敢貪涼。」

黃巢哈哈笑著說：「賢弟眞是富家公子，原來弱不禁風。不過，上了陣卻有萬夫不當之勇。難得，難得。」

說著，黃巢遞過一條絲巾給曹冬君揩汗，曹冬君推讓再三，卻不過黃巢盛情，只好接過來用。略用了一下，遞還黃巢，一再表示歉意。

黃巢接過絲巾，只覺得一陣幽香撲鼻，心中竊笑：一個馳騁沙場，闖蕩江湖的男子，想不到也學閨閣女子，喜歡用香料，眞是富家公子的怪癖。不過，黃巢沒有把這層意思說出口，只將絲巾接過，揣在懷裡。

黃巢感慨說：「天下熙熙，天下攘攘⑧，以六合之大，你我二人能在此荒澤把臂⑨，眞是夙緣。愚兄不揣冒昧，欲與賢弟義結金蘭，不知賢弟意下如何？」

曹冬君感激黃巢不避生死，助他殺散巡卒，又見黃巢一表人才，武藝高強，心中有意，立即應諾。兩人敍過年庚，黃巢年長兩歲爲兄，曹冬君爲弟。荒澤之中沒有香燭牲禮，兩人便撮土爲香⑩，對天盟誓：

雖非同胞，情逾手足；吉凶與共，患難相扶。

兩人盟誓結拜已畢，曹冬君心裡忽然萌起一個念頭，可是幾次欲言又止。黃巢看出曹冬君有什麼話要說，便道：

「賢弟爲何唇已動而不發，口將言而囁嚅呢？」

曹冬君說：「小弟有一句話，不知道該說不該說？」

黃巢爽快地說，「既是兄弟，有話只管說，何必見外？」

曹冬君問：「黃巢哥年已弱冠，不知是否納幣文定⑪？」

黃巢笑著說：「不瞞賢弟，愚兄鎮日在外奔波，閒來只想看看書、練練劍，於個人婚娶之事不大經心。父母過世之後，此事更無人操持，我也樂得無拘無管，自由自在。所以，直到今天，尙無秦晉之約。」

曹冬君靦腆地說：「兄長若未聘定，家有小妹比弟略幼一歲，形象性情酷似小弟，如蒙不棄，願以小妹奉帚箕⑫。家母早棄世，太公處和小妹跟前，小弟說話都是言聽計從的。」

黃巢聽曹冬君願以小妹相許，眞是喜出望外，暗想：哥哥如此翩翩美少年，妹妹也必然不凡。便欣然說：

「如能高攀令妹，愚兄三生有幸，只怕黃巢資質魯鈍，不堪與令妹匹配。」

曹冬君說：「兄長不必過謙，眼下已過處暑，轉瞬便到中秋，月圓之日請到鄆州城南曹家莊行聘，屆時小弟在家恭候。」

黃巢也說：「中秋爲期，定不爽約。」

兩人相伴行了一程，看看來到曹、鄆分途的岔路口，這才依依而別，各人去趕自己的鹽馱。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⑬處暑一過，金風⑭四起，轉眼便是白露，而白露一過，就是中秋節了。

中秋前夕，黃巢按照當日芒碭澤的約言，帶了幾個家人，攜了厚禮前去行聘。一路上秋山紅葉，老圃黃花，金風送爽，北雁南翔，黃巢心裡高興，覺得比那春天的景色，又別有一番清麗。曉行夜宿，行程兩天，到了鄆州城南曹家莊，只見家家紅線提酒餅，戶戶臨水捋雞鴨，一派節日景象。原來這天正是中秋佳節，黃巢準時趕到。

黃巢就在路旁向一老者一揖，說：「老丈請了，借問哪兒是曹太公高第？」

長者用手遙指一指說：「前面偌大一個場院，場上正在宰豬、殺羊的，便是曹太公府上。」

黃巢攜了伴當，挑了聘禮，一逕朝曹太公府第走去。來到府前，讓伴當把擔子歇在門外，黃巢自己先進去，向場院裡正在給豬羊開膛破肚的家人們拱手一揖說：

「老哥們請了，不敢動問，這兒是曹公子冬君高第嗎？」

家人們面面相覷，廝議著說：「什麼曹公子冬君？」

一個粗壯的漢子手上滴瀝著牲血，粗喉嚨大嗓門地反問：「你是什麼人？」

黃巢說：「我是曹公子的結義兄弟。」

一個家人說：「這人大概見我們殺豬宰羊，想來打秋風⑮。」

眾家人聽了這話，一齊哈哈訕笑。那個粗壯漢子上前來，不客氣地說：

「這裡沒什麼曹公子冬君，也不認得你這個結義兄弟。要打秋風別處去，今天是中秋節，家家酒宴都還豐盛。我們東家一向慷慨，喜於布施，只是今日不得閒空。」

一頓奚落，氣得黃巢臉色泛白，強捺住性子說：

「你這村夫好不曉事，不是便不是，我自上別處問去，如何出言不遜，奚落侮慢。」

那漢子冷笑一聲說：「再不識相，在此攪鬧，何止言語打發，還要亂棒攆出哩！」

黃巢大怒，一腔無名火起，就近提起半邊肥豬，約有百十來斤，朝那漢子身上攢去，口裡罵道：

「村夫鄙野，好生無禮，叫你這個蠢驢知道我的厲害！」

那漢子被應聲擊倒，卻也潑辣，就地爬起，隨手扯了把殺豬尖刀，躍上前去，便朝黃巢身上捅。

黃巢叫一聲：「來得好！」架上提起一隻去了毛還沒開膛的，幾百斤重的肥豬迎上前去，只一掃將那漢子連人帶刀打倒在地，這一回，那漢子可是半天掙不起來了。然而，卻觸了衆怒，十幾個殺豬宰羊的漢子都挺著手中刀來拚黃巢。這些漢子平日都是操練過刀槍的，手腳上有些功夫。但怎近得黃巢？只見他舞動那一頭白胖胖的肥豬，指東打西，把那些殺豬宰羊的家人，一大片打倒在地，剩一兩個腿快識時務的，溜到中堂報告主人去了。

不等家人報告，曹太公早被驚動，他從中堂健步走出，遠遠便說：

「好漢息怒，有話好說，村野魯漢有什麼開罪好漢的，老夫自會處置。」

黃巢抬頭一看，見內院走出一位長者，白髯飄拂，童顏鶴髮，說話彬彬有禮，慈祥之態可掬。連忙攢下手中的肥豬，施禮說：

「老丈，恕小子衝撞冒犯。適才，我不過是到場院裡打聽一個人，詎料莊客們橫加奚落。我一時性起，施了些拳腳，不恭之處請長者見諒。」

老丈問：「不知客人要打聽什麼人？」

黃巢說：「我打聽的一位少年公子名叫曹冬君。月前我們在芒碭澤販鹽路上邂逅相遇，結為兄弟，相約中秋來鄆州城南曹家莊相會。不知老丈可姓曹，這曹冬君是否老丈本家？」

老丈說：「原來如此，請進廳堂詳談。」

老丈一面延請黃巢入內，一面回過頭來申斥那班家人莊客：

「一群不曉事的莽漢！還不快洗淨身上的泥垢，趕緊備好宴席用的菜肴。」衆家人莊客作聲不得，只好自認晦氣，從地上掙扎起來，各自到門前池塘裡洗淨身上的泥垢，忍著傷痛繼續準備宴席用的豬羊肉。

黃巢不知老丈是何用意，心裡好生納悶，也不便多問，只得跟著走。走過一進庭院又一進庭院，一直來到後堂，只見竹影婆娑，無邊風月。

老丈和黃巢分賓主坐下，小廝捧上茶來。老丈含笑說：

「實不相瞞，前月君於芒碭澤所遇的曹冬君，就是小女曹梅。家人莊客不知就裡，多有不敬，賢契不要放在心上。」

黃巢吃了一驚：「曹冬君竟是一巾幗，眞沒想到！老丈便是曹太公了，小子不知，多多失禮。」

黃巢說罷，便雙膝跪下叩見。曹太公慌忙扶起說：

「不知不罪，賢契何必行此大禮。」

黃巢遲疑地說：「那麼，芒碭澤所約以小妹相許之事……」

太公苦笑著說：「老夫只此一女，她還有什麼小妹？」

黃巢正心中暗暗叫苦，太公接下去說：「不怕貽笑大方，她這是自結良緣。所許小妹是假，實在是指她自己。內子⑯棄世較早，曹梅從小驕縱，不習針黹，要學武藝。因見鹽局高利盤剝，百姓淡食良苦，硬要南下江淮販鹽。她自己扮了男裝，將幾個貼身有武藝的使女扮成隨行伴當，再另帶幾個精壯家人便出遠門。

「女兒走後，我在家中食不甘味，睡不安席，提心吊膽，生怕曹梅路上遇著鹽巡，有個差池。誰想到，過不一個來月，她居然帶著鹽隊，滿載鹽馱，春風滿面地回來了。晚上，還撒嬌帶羞地告訴我，她在路上

巧遇良緣的事。……」

黃巢聽太公說明，又驚又喜，連忙翻身跪下，叩頭說：

「泰山在上，受小婿一拜，小婿得攀高門，眞是祖有蔭德，幸甚幸甚。」

曹太公見黃巢一表人才，十分英武，喜得乘龍⑰佳婿，心裡也十分欣慰，忙扶起黃巢說：

「賢婿免禮，幸得郎才女貌，佳偶天成，老夫總算了結一椿心願。」

翁婿認明了身分，曹太公催促家人莊客備辦酒宴，爲東床快婿接風，慶賀中秋佳節。衆家人莊客既明來人是曹太公佳婿，頓時把剛才不快之事忘到了九霄雲外，黃巢去莊外把隨行伴當喚來，獻上厚禮，納聘訂婚。整個曹家莊園沉浸在喜慶的氣氛之中。

消息傳到內室，正在深閨盼望佳音的曹梅，心中喜不自勝，表面卻故意不動聲色。這時，曹梅已換女妝，讓使女傳出話來說：

「閨中不便相見，遙問候黃巢哥一路辛苦。一應事體太公自會料理，請黃巢哥在舍下寬住幾天。」

黃巢得知芒碭澤力戰鹽竈的美少年，居然是一位弱女子；臘梅隆冬開放，曹冬君不過是曹梅的化名；對曹梅更添渴想、景慕之情。他恨不得立即走進內室，見曹梅一面，一來想看看美少年還妝爲女郎之後，又是如何一番形象？二來想在一起敍敍別後衷腸，以慰一日三秋的思念之情。然而，礙於禮數，不得不強抑住心頭的情思。曹梅近在咫尺，卻不能相見，反添惆悵。黃巢無心在曹家莊久住，約下婚娶的良辰佳日，便告辭曹太公回冤句，自去準備迎娶的事情。

黃巢和曹梅的婚事就此定下，不久他們便燕爾新婚⑱了。曹梅便是現在的曹氏夫人。

曹梅自嫁到黃家以後，夫妻二人講文習武，魚水相得。黃巢性格豪爽，仗義疏財，扶危濟困，喜歡交

結天下有才學武藝的豪傑之士。曹梅也是胸有城府的巾幗英雄，才學武藝不讓鬚眉。所以，周圍幾十里販鹽的莊戶，都自願擁戴黃巢夫婦做他們的帶頭人。平時有什麼危難，總要來找他們扶助、點撥。

曹氏夫人舞罷劍，插劍入鞘，登上園內的小樓。這座樓是黃家書齋，樓上藏著黃巢經常閱讀的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等各種書籍。曹梅閨閣中就識文墨，嫁到黃家之後，黃巢在這樓上讀書，曹梅也常來小樓伴讀，文才更有長進。

曹氏夫人憑窗遠眺，只見陌頭花紅如燃，楊柳青青，觸景生情，不禁想起，自從去夏黃巢進京趕考，倏忽已過半年。臨行，黃巢指著官道旁的楊柳說：「明年柳芽報信，聽我佳音。柳樹發芽，我便到家了。」今年楊柳綠了，燕子來了，時令已經由春入夏，而行人卻沒有歸來，也無信息。

她盼望丈夫回來，倒不是望他金榜題名，衣錦榮歸。她想的是，自從黃巢走後，淮北販鹽只去過稀疏的幾次，百姓買不起官鹽，長久淡食，身子更加軟弱無力。眼下正是春耕春種大忙季節，多麼需要黃巢及時趕回，組織一些人到江淮去販一批鹽回來呵！

再說，災荒之年世情不穩，人心浮動，各種各樣的傳說紛至沓來。一會兒傳說某個州的百姓搶了大戶，官府捉住爲首的，用秦朝峻法車裂了屍體。一會兒傳說某處天降災禍，無火自燃，燒壞了房屋。曹氏夫人日夜擔心遠遊在外的丈夫，有時做個惡夢，中夜驚醒，冷汗被面。爲了這，她也盼望丈夫早點歸來。

曹氏夫人正倚樓憑窗向官道眺望，忽然聽得庭院外響起一串叮叮噹噹的，有節奏的銅板聲。她一聽便知，那是「驚閨人」在敲銅板招攬生意。

原來，古時候用的是銅鏡，那鏡要常磨。長久不磨，銅鏡就會失去光彩，映不出形影。那時候磨鏡是一種專門職業，和磨刀剪一樣，專門有從事這種職業的工匠。磨鏡人手拿長約五寸，寬二寸半，連綴在一起的一串銅片，沿街敲打著，隨走隨喊：

「磨銅鏡囉——，磨銅鏡囉——」

深閨裡的女子聽見磨鏡人的喊聲，便會拿出銅鏡來磨，叫做「驚閨」。

曹氏夫人的銅鏡不久前已經有驚閨人來磨過，所以現在她聽到驚閨的銅片聲，並沒有十分在意。可是，那驚閨人也巧，繞著黃巢家的宅院，不肯離去。敲著銅板，拖長聲音來回喊：

「磨銅鏡囉——，磨銅鏡囉——」

驚閨人的銅板聲和招攬聲攪擾了曹氏夫人的清思，她怪異這磨鏡人爲什麼只繞著這宅子空喊，卻不到別處去兜攬生意？曹氏夫人心覺蹊蹺，循著聲音向樓外打望。透過樓頭的綺窗，她見那磨鏡人年輕精幹，虎背猿腰，很像鄰村人蓋洪的模樣。蓋洪常隨黃巢去江淮一帶販鹽，所以曹氏夫人熟悉他。然而，她更奇怪了，蓋洪今天怎麼忽然幹起「驚閨」的營生來了呢？其中定有原因。

曹氏夫人立即命家人開門出去，喚驚閨人進院來磨鏡。家人聽了吩咐，卻詫異地反問：

「夫人，銅鏡不是前兩天剛剛磨過嗎，怎麼又要磨？」

「前天那個磨鏡人馬虎了事，鏡沒磨好，影子映不清晰，你去叫那驚閨人來重磨。」

家人將信將疑，走下樓去，站在院門口，衝著那驚閨人遠遠地喊：

「驚閨的，我家夫人有鏡要磨！」

那驚閨人也格外機敏，只喊一聲便聽見了，馬上拉長聲音高聲回答：

「哎，來哩——」

驚閨人身上掛個布囊，手裡敲串銅板，快步走進院來，一面走，一面嘴裡高聲念著：

銅串錚錚，

千閨開門。
磨鏡，磨鏡，
除垢去塵。
不亮不明，
不取分文。

曹氏夫人從樓上隔綉簾仔細一看，來人果然是蓋洪。她預感到事不一般，忙撥開綉簾，快步下樓，迎上前去。

蓋洪見了曹氏夫人，忙喚：「大嫂。」

曹氏夫人問：「蓋洪賢弟，你今天怎麼幹起驚閨磨鏡的營生來了？」

蓋洪環顧一下左右，並無外人，這才悄聲問：

「有無官府人來過？」

曹氏夫人搖搖頭。

蓋洪又問：「黃巢哥回來沒有？」

曹氏夫人又搖搖頭。

蓋洪說：「到內廳去，向大嫂細說情況。」

曹氏夫人引蓋洪走進廳堂。蓋洪從磨鏡用的工具袋中，取出一張黃麻紙的露布，惶急地在曹氏夫人面前展開來說：

「昨天下午，我路過鎮上，見鎮口一株大楓樹前圍一大群人在看一張露布。我擠進人叢，想打探一下

是什麼事情。只聽人議論說，這是京兆府行下的文告，要捉拿一個叫黃巢的落第士子。黃巢進京趕考，鬧了宮市，打了宮使，闖了大禍。還聽人說，這是殺頭的大罪呢。大嫂知道，我斗大字識不了一籮筐，乾著急也看不明白露布上寫的什麼。晚上，我趁著夜深人靜，悄悄溜到鎮口大楓樹下，把它揭下了。心裡著急，昨晚一夜沒有睡好，一早爬起就來給大嫂送露布。又怕官府已經來家抄查，所以扮了個驚閨磨鏡人，先在庭院外探探動靜。」

曹氏夫人聽了蓋洪說的情況，臉上變了顏色，一把從蓋洪手裡接過文告，便一目十行地急急看了起來。只見上面寫著：

「臣民之節，無如盡忠，士人之風，宜當遠恥。茲有冤句士子黃巢，曠日無刺股之勤[19]，致秋闈蒙落第之羞。黃巢不退而三省，囊螢映雪[20]以待來秋，卻擾亂京畿，遷怒宮市，毆打宮使。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彰；卑高既陳，人倫之道斯著[21]。黃巢志蔑君親，妄行不軌，天下之惡，孰云可忍！宜其畫影圖形，拘捕歸案，以正典刑。……」

黃巢打了石野豬，鬧了宮市，由於有皮日休掩護，終於混過金吾衛的搜捕，瞞過守城吏卒的眼睛，平安地走出了長安京城，似乎一切都神不知鬼不覺。然而，以後京兆尹又怎樣弄清了毆打宮使的是曹州冤句落第士子黃巢，並且很快行下文告來呢？

原來，黃巢從朱雀門前看榜回來，經過東市，路遇宮使假藉敕命強掠百姓財物，心懷不平，毆打石野豬的時候，恰好江淮貴公子崔瀣也看了榜回旅店，經過東市。

崔瀣乘坐肩輿來到市場，忽然見前面人群紛擾，鬧鬧嚷嚷，忙問僕人：

「前面出了什麼事？」

僕人回答說：「有人毆打宮使。」

「哦，京畿之內，居然有人敢打宮使?!」

崔瀣撩起肩輿前的帘子，探身往外一看，不由吃了一驚：那吃了狼子心、豹子膽，青天白日在京城裡動手毆打宮使的不是別人，正是和他同一個旅店下榻的曹州冤句縣落第士子黃巢！

崔瀣心想，宮使是替皇上辦事的人，毆打宮使便是欺君忤上，要遭殺身滅門之禍。遇上這種事情得趕快避開，以免受到牽連。想到這裡，他放下轎帘，大聲喝令抬肩輿的僕人：

「不許停留，快快繞道回旅店！」

崔瀣回到旅店，還在心驚肉跳，一頭鑽進房裡，閉門不出。他生怕黃巢抓去之後，禍及同店旅客。第二天，他才知道，金吾衛不但沒能當場抓到黃巢，而且連毆打宮使的人究竟是誰也沒有鬧清楚。

崔瀣一方面怕擔知情不報，同罪連坐的罪責，急於洗清自己；另方面新科進士就要除授官職，在這個節骨眼上立上一功，可以得一個好的任職。出於這樣一些骯髒的想法，當天他便寫了拜帖，以新科第八名進士的身分去謁見京兆尹楊知至。向京兆府告密，毆打宮使的是曹州冤句縣落第士子黃巢。楊知至聞報大喜，除了對崔瀣慰勉有加之外，並立即行下文告緝拿黃巢。

蓋洪聽說黃巢沒有回來，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他放心地說：

「黃巢哥是個有頭腦的人，也許他在途中就見到了官府捕捉他的告示，我就猜測他不會回家來自投羅網。只要黃巢哥不回，官府就抓不到他。天下大得很，他們到哪兒去找人呢？」

蓋洪正在安慰曹氏夫人，黃巢的三弟黃鄴、四弟黃揆心急火燎地趕來了，不等通報就進了廳堂。

黃揆年輕些，遇事沉不住氣，進門就嚷著說：

「二嫂，二哥進京趕考闖下禍了，京兆府已經行下文來，要捉拿他。這事你聽說了嗎？」

黃鄴要穩重些，他進門見曹氏夫人手裡拿著一張黃麻紙露布，又見她面有憂色，蓋洪站在一旁也臉色陰鬱，不多言語，心中早已料到幾分，便說：

「看來，這事你們都知道了。」

曹氏夫人點頭說：「知道了，蓋洪賢弟剛才送來他揭下的一張露布。」

黃鄴也安慰曹氏夫人說：「嫂子，你不要著急。昨天我聽一位販鹽的人說：濮州王仙芝大哥去年年底在長垣拉了三千多弟兄起事㉒，幾個月來政州佔縣，現在已經發展到萬把人。黃巢哥走出長安之後，一路看到告示，知道朝廷行文追捕他，路過汴州時，說不定就順路投奔王仙芝大哥去了。雖說扯旗造反是殺頭滅門的事，可是，官逼民反，也不得不如此，總比回家來單槍匹馬束手就擒好得多。」

蓋洪說：「這個傳說不知道實與不實。要是眞有其事，那麼，黃巢哥和王仙芝大哥是販鹽老友，交情甚厚，黃巢哥暫借王仙芝大哥義營安身托庇一時，倒是上策。這樣，我們更放心了。」

大家說來說去，一致認爲，黃巢或者投奔王仙芝義營，或者在江湖上哪個知交處暫避一時，都有可能，無論如何不會在這個時候冒昧地回家，自投羅網。而只要黃巢不回來，官府就不易抓到他。這樣一估量，大家對黃巢的安全倒暫時放下心了，卻相反擔心起曹氏夫人眼下的處境來。

黃鄴說：「二嫂，看來你也得避避風頭。只怕官府抓不到黃巢哥，要來捉拿家屬。這正是跑了和尙跑不了廟。你收拾一下，我這就送你上路，先到鄆州你娘家去暫避一時吧。」

大家議論紛紛的時候，曹氏夫人卻在一旁靜靜地思索。半個時辰之前，她還是那樣熱切地盼望黃巢早點回來。這是離別那一天起，就久藏在她心頭的願望呵。秋天一過就盼春天，盼歸期，數歸期，盼到燕回柳芽綠，眼巴巴終於把行人的歸期盼到了。然而，現在她也像衆兄弟一樣，心中又怕他突然不速而歸，闖

入官府布下的羅網。盼他回，又怕他回，這矛盾的心情多麼煎熬人。此刻，她心亂如麻，剪不斷，理還亂。

黃揆見曹氏夫人不言語，著急地催促說：「二嫂，三哥的話有道理，你就快點收拾上路吧。家裡的事自有我們兄弟幾個撐持。得到二哥的確實信息，再託人捎信給你。」

見曹氏夫人還沒有要走的意思，黃鄴又懇切地說：「嫂子，你就走吧。二哥在京幹的雖是正義的事情，可是如今受到官府追捕，自顧不暇。你一個女子留在家中，我們衆兄弟就有責任照顧你。如果你在家裡有個不虞，將來我們如何對得起出門在外的二哥？家無老父，二哥不在，男子中我就爲長了，這事我良心上擔著責任哪。」

說到這裡，黃鄴喉嚨哽咽，眼眶也濕潤了。

衆人正在勸解、催促曹氏夫人回鄆州暫避，曹氏夫人卻排開紛繁的思緒，作出了決斷。她理了理雲鬢，從沉靜中抬起頭來，感情激動地說：

「兄弟們的好意我心領了。你們兄弟間素來情義深重，這我知道，可是，我不能這樣走。我要這樣走了，萬一你黃巢哥貿然闖回家來怎麼辦？家裡沒有人掩護、照應，更容易落入官府的羅網。我不走，估量官府一時也不會來家攪擾，他們還要把我當個香餌，留著釣鰲魚。就算官府來捉拿家屬，我也不怕。捉走了家屬，封了宅門，把事情鬧得遠近都知道了，正好給你黃巢哥報個信，叫他絕了回家的念頭，從此甩手在外和那害民的貪官蠹賊鬥到底！兄弟們，你們站在我的位置上想一想，現在這種情況下，我能拋家出走嗎？你們讓我走，不是要叫普天下的人罵我曹梅無情無義嗎？」

俗話說：「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而今大難來了，曹氏夫人不但不遠走高飛，反而堅持留在家，爲二哥的安全承當風險。這怎麼不叫黃氏兄弟感動呢？黃鄴、黃揆聽了曹氏夫人這一番情眞意切的話，不禁感動得潸然下淚。

蓋洪見曹氏夫人心存大義，言語懇切，也不再多勸，便說：

「嫂子如果決意暫時不去鄆州娘家，先留在家裡也好。嫂子的安全包在我蓋洪身上。這些日子我也不再去荒澤葦地打獵射雁了，每天只扮個驚閨磨鏡人，在嫂子宅前院後轉悠。要有官兵敢來抓捕家屬，我蓋洪絕不饒他們！」

黃揆這才留心起蓋洪的一身打扮來，驚奇地問：「你這是怎麼了？」

蓋洪把手中的銅串板叮噹一敲，口中念道：

銅串錚錚，

千閨開門。

磨鏡，磨鏡，

除垢去塵。

…………

蓋洪收住銅板，嘻嘻一笑，問道：「像個驚閨磨鏡人嗎？」

黃鄴、黃揆連連點頭說，「太像了。」

曹氏夫人也被蓋洪的滑稽樣子逗笑了，說：「爲避外人耳目，剛才蓋洪賢弟就是扮個驚閨人送露布進宅來的。」

黃揆一拍蓋洪的肩膀說：「只說你和我一樣，是個小巷子趕豬——直來直去的人，想不到你還有這種心計！」

黃鄴說：「這叫張飛穿針——粗中有細嘛！和官府鬥，就得有點心計。」

情況緊急，衆兄弟不便在黃宅久留。大家一面勸曹氏夫人寬心，一面相約，時時留心里正、官兵的動靜，兄弟們暗中保護曹氏夫人的安全。同時，準備安排家人外出打聽黃巢的信息行止。臨走，一再叮囑曹氏夫人，有事隨時派家人呼喚，兄弟們隨叫隨到。

曹氏夫人送衆弟兄出門，望著他們離去的背影，心中感動地想：這些弟兄一個個武藝超群，在長期的販鹽鬥爭中和黃巢結下了深情厚誼，對官軍有深仇大恨。他們一個個都是天不怕，地不怕，肯爲朋友兄弟兩肋插刀的。有這些兄弟同舟共濟，再大風浪也不怕的。

〔注釋〕

① 鹽馱：用騾馬運載的鹽包。
② 碭山：山名。在安徽省碭山縣東，縣以山名。
③ 皇藏峪：山谷的名稱，峪，山谷。皇帝曾在這裡隱居，因而得名。
④ 鄆州：州治在今山東鄆城縣，西與曹州相連。
⑤ 鹽蠹：時人對鹽吏、巡卒的鄙稱。罵爲借鹽利寄生的蠹蟲。
⑥ 太公：父稱太公。《史記．高祖紀》：「父曰太公。」
⑦ 龍泉：劍名。相傳晉人雷煥爲豐城令，掘獄基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一題龍泉，一題太阿，精芒炫日，以後，借「龍泉」，代寶劍。
⑧ 《史記．貨殖列傳》：「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指人來人往，喧鬧紛雜。
⑨ 把臂：會晤的意思。張九徵與陳伯璣書：「過京口時，弟適入鄉，未及把臂。」

⑩ 撮土爲香：聚土成香炷的樣子，以代線香，行祭祀禮。

⑪ 納幣文定：納幣，男女兩方締婚之後，男家把聘禮送給女家。文定，《詩・大雅・大明》：「文定厥祥，親迎於渭。」文，禮；舊因稱訂婚爲文定。

⑫ 奉帚箕：做洒掃的事情。做妻室的謙詞。

⑬ 萋葭：沒長穗子的蘆葦。萋葭二句，語出《詩經》。大意是沒長穗的蘆葦生長得很茂盛，天氣便慢慢變冷，露水開始凝成寒霜了。

⑭ 金風：西風、秋風。按五行的說法，西方和秋天屬金，所以西風、秋風又稱金風。

⑮ 秋風：同「抽豐」。舊指利用各種借口向別人索取財物。

⑯ 內子：自稱妻爲內子。白居易有〈代內子賀兄嫂詩〉。

⑰ 乘龍：世稱女婿爲乘龍，意思是得婿如龍。杜甫詩：「門欄多喜氣，女婿近乘龍。」

⑱ 燕爾新婚：語出《詩經》：「燕爾新婚，如兄如弟。」新婚安樂和美的意思。

⑲ 刺股：《國策・秦策》：「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

⑳ 囊螢映雪：《晉書・車胤傳》：「胤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日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又《尚友錄》：「晉孫康，京兆人，性敏好學，家貧，燈無油，於冬月常映雪讀書。」

㉑ 君臣之間的倫理關係是很明顯的，就像天和地的位置一高一低那樣固定。

㉒ 王仙芝原是濮州（今河南范縣南濮城東）的一個鹽販，乾符元年末，他率領三千農民在長垣（今河南長垣縣）起義。

五

自從京兆府的海捕文告行到冤句，一連幾天赤牆村卻是意外地平靜，並無官府的差人、兵丁前來騷擾。可是，黃巢的行止也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曹氏夫人內心憂思如焚，而外表卻如古井止水，微波不起。每日早起照常舞劍，白天澆澆園、讀讀書，晚上便做做針黹。

這天傍晚，家人掌上燈來，曹氏夫人在燈下爲黃巢繡一個箭袋。她一面繡一面深情地輕聲哼唱起一支思念的歌：

剔得燈焰紅呵，
巧繡錦箭囊，
豈敢妄比嫦娥女，
自有射日后羿郎①。
三月柳絲綠呵，
四月燕子回，
數到歸期心漸怯，
又怕行人歸。

……………

曹氏夫人深情地唱著、繡著，突然，燈頭爆出一朵格外美麗光焰的燈花，她情不自禁地心頭一喜。俗話說：晨占鵲喜，夜卜燈花。今晚燈花報喜，莫不果眞是行人將歸？可是，她一想到眼前的處境，立刻從美麗的憧憬中清醒過來。她連忙從頭上拔下一支金簪，狠心地剔去那朵美麗的燈花，強抑住心頭的思念，嘴裡喁喁地說：

「他不會回來的，願他不要在這個時候回來……」

然而，就在這時，宅外門環噠噠響了起來。

她心裡一驚：是吹過平原的夜風，搖動了宅外的門環吧？她不相信會有人在夜裡叩門，而門環還在繼續發出響聲。她怕是思念過度，心頭產生的幻覺，側耳又聽。那聲音卻越來越眞切了。

它像有節奏的鼓點，由隱約而逐漸清晰，始徐緩而愈趨急促。聽著，聽著，曹氏夫人心兒猛然一陣狂跳：這不是《秦王破陣樂》的鼓點嗎？曹氏夫人身子微微一顫，繡花針扎在指尖上了。她還當是夢，而手指上卻分明留著針扎的痛楚。

原來，黃巢在家的時候，每逢社日②，祭神奏樂，他總是積極的參加者，而且每次都要讓樂隊演奏《秦王破陣樂》這個氣勢雄壯的樂曲。每當演奏這個曲子，他自己便拎一對鼓棰，親擂大鼓，他特別喜愛這支樂曲中那繁密急促的鼓點。他常常一面揮臂擊鼓，一面高聲誦讀著屈原《國殤》裡的詩句：

……………

出不入兮往不反，③
平原忽兮④路迢遠。
帶長劍兮挾秦弓，

身首離兮心不懲。⑤
誠既勇兮又以武。
終剛強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靈，
子魂魄兮為鬼雄。⑥

那慷慨激昂的樣子，就像一個指揮千軍萬馬，英勇殺敵的將軍。

由於黃巢特別喜愛《秦王破陣樂》中的鼓樂，並能親自援桴擊鼓，所以平日居家，獨處一室思慮什麼問題，或者遭逢意外的喜事，心情格外高興的時候，他都會不自覺地彈動手指，在桌面上敲出《秦王破陣樂》的鼓點。

曹氏夫人已經半年多沒有聽過這種鼓點的敲擊聲了，然而，它常常如有似無地在耳畔縈繞，在夢裡迴響。現在，門環的扣擊清晰地傳送著《秦王破陣樂》的節奏，它分明地響在耳畔，這樣熟悉，這樣富於個性。這種有個性的節奏，甚至是別的鼓手不可能敲出來的。那麼，她曾經日夜盼望，而今又格外擔心他貿然歸來的親人，眞的從天而降突然回來了，現在就佇立在門外，近在咫尺了嗎？

曹氏夫人又驚又喜又擔憂，她來不及喚家人，自己趕緊攏了攏雲鬢，拉了拉衣裳便出去開門。宅門打開，月光的清輝裡，黃巢如一尊石像佇立在門旁。他警惕地回身掃視了一眼，然後閃身進院，隨手輕輕帶上宅門。

曹氏夫人驚喜交加地問：「你怎麼在這個時候回來?!」

黃巢笑笑說：「老惦著家裡，怎麼能不回來？」

兩人相隨進了內室，曹氏夫人一頭撲在黃巢懷裡，撲簌簌的眼淚就如斷線的珍珠一般，紛紛滾落下來。大半年來，日日夜夜的思念、焦慮之苦，一時都湧上心頭。

黃巢撫著曹氏夫人像絲絨柔軟、像夜色一樣濃黑的青絲，半年來被江湖的風波和旅途的塵沙，打磨得粗獷了的一顆心，頃刻間變得細膩了。他定定地望著曹氏夫人長睫毛下，那一對由於淚水的濕潤變得格外明澈了的，美麗的眼睛，百感交集，柔聲地說：

「這半年，你擔了不少的心。」

曹氏夫人無言地嫣然一笑。有了這句親切的話，心靈上的重負，精神上的疲憊，頃刻間都消釋了。她漸漸忘記了自己，卻就著燈光細細打量起遠道歸家的黃巢來，見他除了身上蒙著長途跋涉的塵土之外，別的並無多大變化，這才稍稍安了點心。

她關切地問：「你是怎樣走出長安的，沿途沒受到官府的盤詰，沒遇到什麼危險嗎？」

從曹氏夫人的問話中，黃巢聽出，她已經知道了一些情況，於是反問道：

「我在京都發生的事情，你在家鄉都聽說了？」

曹氏夫人說：「京兆府行下的緝拿你的告示都貼到冤句來了，我哪能不知道？一道販鹽的兄弟都在替你著急呢，只怕你在路上出什麼事情。又怕你貿然歸來，落入官府布下的羅網。」

黃巢淡然一笑說：「用不著替我著急，多虧義士皮日休博士幫助，我得走出長安。出了長安，那就是魚游大海，鳥上青霄了。沿途飢民遍地，民亂蠭起，地方官自顧不暇，哪還有心思去為長安京兆府的告示捕人？再加上有朋友幫助，路上我並沒有遇到什麼風險。」

接著，黃巢又喜不自勝地說：「告訴你一件大事，路上我聽人說，王仙芝組織幾千飢民在長垣起事，攻州佔縣，已經發展成上萬人的隊伍。」

曹氏夫人說：「王仙芝起義的消息也傳到這裡來了，兄弟們都估計你會順路去投奔他，以避風頭呢。這也難怪，官鹽專賣價格高昂，一日三漲。又不准老百姓自己做鹽、販鹽，違者輕的坐牢，重者處死，這不是把人往絕路上逼嗎？前些時，這裡又新頒了禁賣私鹽的苛法，巡院告示：私販鹽十斤要坐牢十年，刮鹹土十斤熬鹽和販鹽十斤同罪，販鹽一擔要處死刑。兄弟們十分憤慨，都提議去砸巡院，殺緝私隊。只是我一再勸阻才沒動手。」

黃巢很重視曹氏夫人所說，朝廷又頒禁賣私鹽苛法，民情十分激憤的情況。他說：

「官府那麼狠毒，兄弟們能不憤恨嗎！我已經半年不見他們了，讓家人分頭通告，請他們馬上到家裡來一下。」

曹氏夫人說：「我和衆兄弟約定過，有事及時通告。你要見他們，我馬上派家人去送話。」

曹氏夫人選了兩名精幹的家人，把他們叫到跟前，囑咐說：

「你們兩個分頭去傳告我們本村的幾位兄弟，和前村的蓋洪賢弟，對他們說：『羅平劍』的主人回來了，請他們來宅觀劍。途中如遇里正或官兵盤詰，就說夫人身體不適，連夜趕往鎮上買藥的。幾位兄弟來宅，叫他們門環三叩爲號。」

兩位家人聽了囑咐，分頭自去了。

父親黃宗旦去世之後，黃家諸兄弟才開始分居，都住在本莊，離得不遠。蓋洪在前村，也不過一箭地之遙。事在緊急，送信人走得快，得信人也趕得急，所以，不到半個時辰，黃巢宅門門環連連三叩，衆弟兄陸續來到。

家人送信是「羅平劍」的主人回來了。可是，衆兄弟進了廳堂，卻只有曹氏夫人迎接他們。大家如墜五里霧中，紛紛問：

「大嫂呼喚我們兄弟來宅，有什麼緊急事情嗎？」

曹氏夫人笑容可掬地說：「衆位兄弟請坐，正是有要事相商。只不知適才路上，可曾驚動外人？」

大家都說：「我們爲了避人耳目，來時都是單個行走，沒有結伴同行，路上並沒有驚動什麼人。」

黃揆見曹氏夫人盡說些題外話，卻一句不提黃巢哥的事，耐不住了，急切地問：

「嫂子，是二哥回來了嗎，他的人呢？」

蓋洪不見黃巢的人，寬慰地說：「黃巢哥怎麼會在這個時候回來呢？大概嫂子在作弄我們吧，要不，就是家人把話傳錯了。」

話音剛落，旁邊廂房的門帘掀開了，只見黃巢笑容滿面，腰懸羅平劍，戎裝打扮，朝衆兄弟一揖說：

「衆兄弟久違了！」

黃鄴、黃揆、蓋洪驚喜地一齊走上前去，紛紛拉住黃巢的手，不解地問：

「你怎麼在這個時候回來呢？長安沒有捉住你，你上這兒來自投羅網嗎？」

「你怎麼不順路去投奔王仙芝大哥呢？」

黃揆有點生氣地說：「這是什麼時候，你還捨不下我二嫂！」

一句話說得曹氏夫人臉色緋紅。

黃巢的五弟黃欽見二哥安然無恙地回到家裡，心裡很高興。黃欽見大家責怪黃巢不該回來，忙替他解圍說：

「你們也讓二哥說話呀，也許他壓根兒還不知道王仙芝大哥樹旗起義的事呢。」

「我知道王仙芝大哥起義的事。」黃巢接著從懷裡掏出一張義軍告示來，在大家面前一揚說：

「看，我還帶回一張王仙芝義軍討伐李唐王朝的檄文呢！」

聽說有王仙芝義軍的檄文，大家都圍上前來看。以前聽的不過是道聽塗說的傳聞，現在要親自看看王仙芝在檄文裡究竟說些什麼。

大家圍看檄文，只見上面列舉李唐王朝官吏貪鄙，賦稅苛重，賞罰不明等種種罪行。檄文末尾署名：天補均平大將軍兼海內諸豪都統王仙芝。

看完檄文，人群沸騰起來。大家都說，檄文說得眞好！李唐王朝就像一株枯樹，樹心已讓那些貪官閹宦蛀空，早該把它推倒了。

黃鄴感慨地說：「裘甫倡『羅平』，剛剛身殞旗倒，馬上又有人樹幟倡『均平』。世上就有那麼些以天下爲己任，不怕坐牢、掉腦袋的義士，世事不平，敢鏟平；天道有缺，要補天！」

黃揆叫道：「嗨，天道如此不公，還補什麼天！黃巢哥也領我們衆弟兄幹起來吧，把李唐天下沖垮才解恨呢！」

黃巢點頭讚許地說：「這話才說得在理！現在你們該明白我爲什麼不順路去投王仙芝大哥避風了吧。避什麼風呀，風越大越好，我們就是要趁風引火！投奔王仙芝大哥固然是好，他已經拉起隊伍，打開局面，我去投奔他，可以暫時免官府捕捉之險。可是，我趕回家來，和兄弟們一道也樹一竿義旗，和王仙芝大哥互爲呼應，讓起義軍的力量更加強大，不是更好嗎？爲了這，我闖回冤句，冒點風險也是値得的，你們說是嗎？」

黃巢這麼一點撥，大家心裡豁然亮堂，再不抱怨他冒險歸來了。

蓋洪欽佩地說：「黃巢哥究竟見多識廣，棋高一著。王仙芝大哥能在長垣當大將軍，黃巢哥就能在冤句當大元帥。對，黃巢哥回來領個頭，我們也拉起一支起義隊伍來。怕什麼官府追捕，我們正要找他們算賬呢！」

黃巢連忙阻止蓋洪說：「賢弟不要妄說大元帥的事。王太哥首先舉旗起事，這首義的功勞不可磨滅，我們都要擁戴他。至於組織一支人馬響應王大哥，共舉大事，討伐李唐王朝，這是順乎天理，應乎人情的事。這次進京趕考，行程萬里，往返大半年，親眼見李唐天下遍地積薪，只待舉火。

「縱觀古今，哪朝天下，只要把下民弄到無以為生的地步，不怕他開初江山鐵桶也似，最終難逃敗亡的命運。夏桀無道，商湯誅之。帝辛⑦禍國，武王平紂。天下苦秦，陳涉、吳廣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古人有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而今李唐無道，幼主失政，閹豎當權，陷人民於水火。天下有志之士，自當揭竿奮起，討無道，除暴政，解人民於倒懸。」

眾兄弟聽了黃巢這一番慷慨激昂、大義凜然的話，一個個熱血沸騰，都說：

「黃巢哥所說極是，兄弟們願隨哥哥赴湯蹈火，共舉義旗。」

曹氏夫人說：「同舉義旗，共討李唐，是千秋大業，不可不釃酒歃血⑧，共盟誓言。」

蓋洪說：「嫂子這話說得極是。只是我們都是粗人，不通文墨，這誓詞只有請黃巢大哥親自動筆了。」

黃巢也不推辭，要過文房四寶，鋪開素絹，蘸得筆飽，龍飛鳳舞地寫將起來。檄文寫道：

僖宗無道，縱情玩樂，朝柄旁落，閹豎擅權⑨，官吏貪鄙，賦稅苛重。人民如倒懸，天怒而人怨。我等同舉義旗，共討李唐。張滄海之鼎，用烹巨鰲。抽倚天之劍，以斬長鯨。義旗所指，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歃血為盟，披肝瀝膽⑩，休戚與共。有悖誓言，天雷殛之。

與此同時，曹氏夫人款濯纖手，捧出一個豫章郡⑪產的三彩瓷香爐，焚起一爐線香。又捧出一罈家釀白酒，擺上一列杯盞。

曹氏夫人對黃鄴說：「三弟，你去準備牲血吧。」

黃鄴反過來問黃巢：「二哥，按古制，庶人歃血，用雞血；公侯歃血，用牛羊血；君王歃血，用馬血。我們兄弟歃血盟誓，不知道用哪一種牲血合適？」

黃巢還沒回答，蓋洪插話了，他說：

「當年陳涉有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我們兄弟共舉義旗，爲的就是傾覆李唐，我們爲什麼用不得馬血盟誓，難道還怕犯了豎子李儇的忌諱嗎？」

黃揆掣劍在手，便要去宰馬，他說：

「三哥怕犯忌諱，我不怕，我去廄裡宰匹馬，用馬血盟誓。」

黃巢連忙上前攔住黃揆說：「兄弟，別急。我不是怕犯什麼忌諱，卻另有一個想法：起事之後，攻州佔縣，南征北討，少不了要用馬匹，這馬留著有用。我們權且椎一條牛，用牛血歃血，依公侯之禮也就可以了。」

衆弟兄見說馬有用途，也就罷了。黃鄴等便去欄裡椎牛取血。

牲血準備好，黃巢的誓詞也已寫完，爐裡線香燃得正旺。歃血之盟開始了。

黃巢捧起素絹，莊嚴地領頭誦讀誓詞。衆人低聲相和，雖然稍自抑壓，然而氣勢沉雄，渾實有力。誦畢誓詞，黃巢首先用絹蘸了牛血，塗於兩唇，然後滴血於酒。

黃巢舉起酒杯，釃酒於地爲奠，口中祝道：

「皇天后土⑫，神人共鑒！」

接著，他一仰脖子喝乾了杯中殷紅的牛血酒，再傾杯環示衆兄弟。

衆兄弟也用絹蘸血塗於唇上，然後滴血入酒，釃酒爲奠，最後舉杯，一仰脖子喝乾，齊說：

「皇天后土，神人共鑒！」

曹氏夫人平日不慣喝酒，今天也破例地喝了一杯略帶苦澀，並摻和著牛血的烈酒。杯酒下肚，本來紅潤的臉色，更加殷紅了。

此刻，天交亥時，上弦月已經升上天衢。初夏之夜，廣闊的黃河下游沖積平原上，遠近人聲靜寂，只有田野間蛙鳴如沸。

突然，一陣雜沓的腳步聲，還和著陣陣有節奏的呼喊聲，由遠而近，直奔黃巢住宅的方向而來。衆人怵然傾聽，不覺都將手按住了腰懸的劍柄。有的還哐啷一聲，把劍拔出了鞘。

黃巢揮了揮手，示意大家不要冒動。衆人神色肅穆，繼續傾耳聆聽。

腳步聲越來越近，慢慢聽清是一群孩子的呼喊。

曹氏夫人走出室外，只見月光裡一群孩子邊喊邊走，直朝黃宅方向而來。她正在詫異，孩子的隊伍已走近黃家院牆。這才看清，一群孩子一人手裡拿根釣竿，釣絲上繫一個肥大的青蛙。嘴裡一面走一面反覆唱的，原來是兩句歌謠：

金色蛤蟆爭怒眼。
翻卻曹州天下反！

爲首的娃娃頭不是別人，正是黃巢的侄兒黃浩，黃巢的大哥黃存的兒子。曹氏夫人遠遠喊了聲：

「浩浩，過來！」

黃浩見喊，停下腳步，把手中的釣竿交給身邊的一位小伙伴，然後對孩子們說：

「二嬸喊我，你們先走，我一會兒就來。」

孩子們舉著釣竿，甩著繫在釣絲上的青蛙，繞著黃宅繼續前走，漸行漸遠。迷濛的月色裡，隱隱傳來

孩子們的呼喊：

金色蛤蟆爭怒眼，

翻卻曹州天下反！

曹氏夫人拉著黃浩的說：「走，我們進屋去。」

黃浩進了院子，曹氏夫人隨手關上院門，隨後領黃浩來到衆人聚義的廳堂。

黃巢見黃浩進來，笑著問：「浩浩，剛才是你們在唱？」

黃浩見了黃巢不禁一愣，瞪大眼睛說：「二叔，你眞的回來了！衆位叔叔也在這裡。」

黃浩伏下身去，叩了個頭說：「二叔好，衆位叔叔好！」

黃巢詢問黃浩：「你們剛才唱的那兩句歌謠，是從哪裡學來的，誰編的？」

黃浩說：「鄰近莊上的孩子都用釣竿繫了青蛙，這麼邊走邊唱著玩，也不知道這兩句歌謠是誰編的。」

黃巢思索了一下，穎悟地點點頭，環視衆人說：

「百姓的心都動起來了，這正是趁風引火，順水推舟的時候！」

衆弟兄也從黃巢的提示裡，悟出了這句歌謠裡唱出的曹州百姓的心意：天災人禍，民不聊生，天下鼎沸，曹州百姓再也忍受不下去了，要造反，要把這個一切都顚倒了的天下，翻個天！這雖然是出自孩子們口中的兩句童謠，然而，它唱出了人心的向背，給剛剛盟過誓，準備起事的衆弟兄，增添了力量。

黃浩說完歌謠的情況，忽然想起一件事情，連忙對黃巢說：

「二叔，我還要說給你一個消息，官兵馬上要來捉你，你得快走。」

黃巢反問：「你怎麼知道？」

黃浩說：「我聽金虎說的。剛才我們用釣竿繫了青蛙，唱著歌謠，走過二疤子家門口。二疤子的兒子望祿走過來，把金虎拉出隊伍，嚇唬他說：『好哇，你唱反歌，和黃浩一塊兒玩！黃浩的二叔在長安犯了殺頭罪，朝廷下令到處捉他。今天傍晚，黃巢悄悄溜回家，被前莊劉恩蔭大爺的家人看見了。劉大爺剛才派我爹去曹州送信，讓官府連夜派兵來捉黃巢。你跟黃浩唱反歌，不怕官兵來了，抓去殺頭！』金虎不信邪，翻了他一眼，趕回隊伍，就把這話對我說了。」

黃巢撫著黃浩的頭，誇獎說：「你眞是個好孩子，你報告的消息很重要。」

接著，他又恨恨地，自言自語地說：「劉家老狗，好歹毒呀！我們的棒子還沒敲到他身上，他倒先齜牙咬人了！」

劉恩蔭本籍沂州，祖上在曹州做官，便把家從沂州搬到了曹州。以後，他兒子又做了曹州巡院的巡吏，賣鹽中飽⑬，緝私敲榨，廣積家財，便在這地處黃河下游沖積平原的赤牆村附近，大置田宅，建立莊園。而世代開墾這片土地的赤牆村三百多戶百姓，反倒大多數淪爲他的佃戶了。

衆弟兄聽了黃浩說的情況，都很驚愕，又很氣憤，紛紛說：

「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粗腿子被蛇咬，總是一腫。不如先把劉老狗一家殺了，再去半路攔截官軍，打它個措手不及。」

黃揆對黃浩說：「浩浩，事情我們都知道，你先回去吧，我們要準備迎敵官軍了。」

黃浩卻說：「不，我不回去。我留在這裡和叔叔們一起殺官軍！」

蓋洪笑著說：「你還是個孩子哩，不怕官軍嗎？」

黃浩手一叉腰，虎虎有生氣地說：「我才不怕呢，我有刀，能殺官軍！」

曹氏夫人在一旁暗自思忖，黃巢的大哥、大嫂早已過世，留下一個兒子黃浩，現在才十二三歲，眼下

跟黃鄴一塊兒過活。兄弟們都起事了，自然沒有把一個孩子獨自留在家裡的道理。就對黃浩說：

「浩浩，你年還小，行軍打仗你受不了。眼下先派一個家人將你送到鄆州我娘家去暫住些時。過幾年，你長大了，再來找我們，一起殺官軍，那也不遲。」

蓋洪插話說：「南征北戰，帶個孩子，誰照顧呀！」

黃浩一聽這話，委屈得眼角包著兩汪淚，唰地從腰裡抽出一把佩刀來，氣鼓鼓地瞪眼望著蓋洪說：

「我才不要你照顧呢！你那樣瞧不起人，我非跟你比試比試不可，不信贏不了你！」

說罷，黃浩霍地跳到院子裡，拍著刀嚷道：

「有本事的，莫在屋裡耍嘴皮，到院子裡來對對刀！」

蓋洪不但不生氣，瞅著黃浩那立眉橫刀，氣鼓鼓的樣子，反而哈哈大笑地說：

「好小子，眞有你的，乳臭未乾，就敢和叔叔對刀了！」

黃巢忙喝住說：「浩浩，不得無禮！這是什麼時候，容你在此攪擾！」

黃浩這才不敢放肆了，收住刀，站在院子裡，眼淚撲簌簌直往下落。

衆人一齊上前求情說：「巢哥，就讓他留下吧。浩浩年小志高，是個有出息的孩子。」

黃鄴也說：「這孩子幾年來和我一塊兒過，也隨著學了些武藝，上了戰場能夠打仗殺敵，不會礙著我們的。」

黃巢一看黃浩這天不怕地不怕的氣概，心裡暗暗高興。也自然想到，衆兄弟都起事走了，不能把一個孩子單獨留下，這才說：

「好吧，看在衆位叔叔面上，容你留下，隨大家一起行動。不過得聽從軍令，奮勇殺敵，不得像在家裡一樣，耍孩兒脾氣。」

黃浩聽說讓他留下，腮上還掛著淚珠，臉上就露出了笑容，連忙答應說：

「是，聽從號令，奮勇殺敵！」

曹氏夫人說：「快謝過衆位叔叔的保舉。」

黃浩一抹臉上的淚珠，伏在地上，磕了個響頭，照著曹氏夫人教的話說：

「謝衆位叔叔保舉！」

蓋洪拉黃浩起來，撫著他的頭說：「賢侄，休怪我方才言語衝撞，我的話是石板上寫的，隨時可以抹掉，你不要見氣。我原也想試試侄兒的膽氣，這一試，果然人小志高，膽氣非凡。」

黃浩也忸怩地說：「侄兒剛才放肆，叔叔休要見怪。」

黃浩謝過衆位叔叔，拔出腰間佩刀，高高興興地自到院裡一塊空地上，練刀去了。

衆人聚在一起，計議下一步的行動。

蓋洪說：「劉恩蔭老賊已派人密告官軍去了，我們得趕快採取對策，不能在這裡坐以待斃。既已聚義，首先要樹起義旗，招兵買馬，延攬四方豪傑，以便迎敵官軍，除暴安民，攻城略地。而軍中不可一日無帥，我提議推黃巢哥做我們這支義軍的主帥，不知衆位弟兄意下如何？」

衆人齊聲說：「願聽黃巢哥調遣！」

黃巢說：「既蒙衆位兄弟擁戴，事在燃眉，也不容黃巢多加推辭。劉恩蔭老賊，平日倚仗他兒子當巡吏的權勢，橫行鄉里，魚肉百姓。老賊的兒子多次派緝私隊攔截我們的鹽馱，更是我們的死對頭。這次，老賊又在背後施放暗箭，不誅劉恩蔭老賊情理難恕，此其一。徒有盟誓，不樹義旗，不足以號召四方，此其二。這兩件事都是勢在必行。兄弟們既擁戴我爲義軍主帥，下面就聽我調遣，準備按號令分頭行動！」

〔注釋〕

①嫦娥，一作姮娥，爲后羿妻。后羿，堯的射官，傳說他曾射九日，只留一日，以免乾涸。后羿請不死藥於西王母，嫦娥偷吃，而奔月宮。

②社日：祭社神（即土地神）的日子。

③反同返。意思是出去戰鬥就不打算再返回。

④平原忽兮：忽，急速的樣子。在平原上急速地行進。

⑤懲：懼怕。

⑥鬼雄：鬼中的雄傑。

⑦帝辛：商朝末代皇帝紂王名辛。

⑧醧酒歃血：古人盟會時，斟酒祭神，並把牲畜的血塗在嘴唇上，表示誠意。

⑨擅權：專權。

⑩披肝瀝膽：竭盡忠誠的意思。

⑪豫章郡：今江西南昌。

⑫皇天后土：天地。冠以皇和后，是對天與地的一種尊稱。又天地相對，如皇和后相配。

⑬中飽：語出《韓非子》：「薄疑謂趙簡子曰：『君之國中飽。』」「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賤於下，然而奸吏富矣。」即中層肥了私的意思。以後，稱官吏貪污爲中飽。

六

黃巢當時便在廳堂上居中坐下，逐一分派任務。

他首先叫黃浩聽令。黃浩想不到首次行動第一個點的是他，幾乎有點受寵若驚，答了一聲「到！」便必恭必敬地站在黃巢面前聽令。一隻小手按住腰間的刀柄，準備廝殺。

誰知道，黃巢卻吩咐說：「黃浩，火速前去追上你的小伙伴，帶領他們還像剛才一樣舉著釣竿，上繫青蛙，口唱歌謠，前往劉家莊園。到了劉家莊園，要把『金色蛤蟆爭怒眼，翻卻曹州天下反。』這兩句歌謠唱得格外響些，讓整個劉家莊園人人聽淸。你們舉著釣竿，上繫青蛙，口唱歌謠，繞劉家莊園遊完三匝，最後，大家把釣竿連同青蛙一齊甩進劉家院內，讓小伙伴們各自回家，你自己便回來見我……」

黃浩只當是叔叔要派他打先鋒，攀樹翻墻，攻進劉家莊園，一聽不是這麼回事，而是要他還和小伙伴們一塊兒去玩青蛙，心中老大不高興，不等黃巢把話講完，就說：

「叔叔，我不去玩青蛙了，我要和叔叔們一塊兒攻打劉家莊園。」

黃巢嚴肅地說：「分配你做什麼，你就聽從號令做什麼，快快行動，不要多言。如果不按剛才佈置的行事，我要處你軍法！」

衆人以爲攻莊拔寨危險甚多，黃巢是有意遣開黃浩，所以也一齊催促：

「浩浩快去吧，主帥命令，不可違抗。」

浩浩只好跑出宅院，追他的小伙伴去，以便領著小伙伴們按黃巢的佈置行事。

黃巢接著叫黃揆聽令。黃揆想，遣走了黃浩這個孩子，現在該佈置攻打劉家莊園的戰鬥了，這打頭陣的任務一定會交給他。

然而，黃巢卻命令說：「你回去帶領幾個健壯家人，把你我厩裡的上十匹烈馬都牽出去，趁著月色，連夜馴好，以備戰鬥之用。劉家莊園的左側有一塊開闊野地，是馴馬的好場子，馴馬就在那裡進行，不得任意亂跑，有事我立即派人到那裡找你，你要隨叫隨到，不得延誤。」

黃揆暗暗著急，心想：「這是什麼時候，卻叫我去馴馬，眞是急著等刀用，他偏叫你磨刀背！」不等黃揆開口，黃巢嚴厲地說：「人隨將令草隨風，趕快行動，馴到人馬汗濕，再來見我。」

黃揆不好再多話，只得按分派行事，前去劉家莊園左側的開闊野地上馴馬。

黃巢接著讓大家磨利戰刀，換上輕便衣甲，準備隨時聽令出發，夜襲劉家莊園。

半個時辰過去了，黃浩首先回來覆命。他說一切都按佈置行事。劉家莊園的家丁、打手不像以往兇狠，孩子們繞莊唱呀、吼呀，最後把青蛙甩進院內，他們並不敢出來過問，院內人聲雜沓，似乎十分慌亂。

黃揆的馬大概還沒馴好，沒有回來覆命，站在黃宅院內也能聽到從二里地外，劉家莊園左側開闊地上傳來的人喊馬嘶的馴馬聲。

這時候，黃巢命令蓋洪聽令。黃巢說：「你帶領我莊上十個健壯家人，半個時辰內攻進劉家莊園，然後，在劉家院內空地上燒一個大火堆，舉火為號，表示得手。其餘的人在家殿後，看到火光，再去劉家莊園會合，同時，在劉家莊園樹義旗，設立義軍營寨。」

蓋洪聽令面有難色，心想：劉家莊園內有近百名家丁，又有高壘厚墻可守，如果他閉門不與交鋒，只是依仗寨墻固守，十個人如何攻打得下？

黃巢見蓋洪面有難色，笑著說：「只帶十個人去攻打劉家莊園，人是少了一點。可是，能夠戰鬥的健壯家人也只有十人左右了，我沒法再多給你人。曹氏夫人要在家裡趕製義旗，我和黃鄴、黃欽要處理一些善後事情：如遣散病弱家人，把可以資軍的東西清出帶走，把其餘家私散給遣散的病弱家人等。」

說到這裡，黃巢激蓋洪說：「以我所料，攻打劉家宅園只帶十人也就足夠了。如果蓋洪賢弟以爲此事難行，我親自帶人前去攻莊，蓋洪賢弟留下，協助曹氏夫人殿後。我去攻莊也只帶十人，決不多要。」

蓋洪是一個鐵錚錚的硬漢子，從來不肯在人前服輸，聽黃巢這麼一激，立刻胸脯一挺，拍著戰刀說：「攻打劉家莊園的任務我領了！黃巢哥既然能用十人攻下劉家莊，我蓋洪也能用十人將它攻下。人少是少了點，我們決心以一當十，拚死向前，不攻下劉家莊，不回來見衆兄弟！」

黃巢大喜說：「這樣才好，應該有這種銳氣！」他又囑咐說：「攻戰劉家莊園至關重要，只有把義旗插進劉恩蔭的老窩，才能震動四方，號召百姓，擴大義軍隊伍。」

黃巢吩咐家人：「拿酒來，讓我敬蓋洪賢弟一杯，以壯行色！」

蓋洪飲過黃巢的壯行酒，帶著十個健壯家人，手提雪白耀眼的鋼刀，足著軟底輕便鞋，緊繫腰帶，紮好褲管袖口，疾步迤邐前行，直撲劉恩蔭莊園而去。

劉恩蔭的莊園離赤墻村約二里之遙，高墻厚壘，又有武裝家丁把守，大家準備迎接一場惡戰。明月當頂，天正三更，蓋洪帶著人來到劉家莊園附近。漸近莊園，但見高樓深院，黑森森一片，院內不聞人聲狗吠，劉家莊園似乎躺在夤夜的月光下靜靜地睡著了。

左側的開闊地上，原有人喊馬嘶的聲音，那是黃揆奉了黃巢的命，帶人在那裡馴烈馬，以備戰鬥之用。現在已聽不到人馬的聲音，大概黃揆折騰了一個時辰，已經人困馬乏，人馬汗濕，回去覆命去了。

劉家莊園如此靜悄，甚至不聞巡夜的更鼓，其中大有蹊蹺，難道是預設了伏兵之計麼？蓋洪心中暗自忖測，一時捉摸不定。

蓋洪又想，自己已經在黃巢哥面前接下軍令，前面就是龍潭虎穴，今天也要闖他一闖。他決定自己先越墻入院，打探虛實，而讓衆人在外接應。

蓋洪身輕體健，略按墻頭便越過了院墻。他足登軟鞋，落地悄然無聲。蓋洪進了莊園，只見院內闃無一人。他怕其中有詐，連忙來到門首，斬刀落鎖，迎進衆人，以爲接應。

蓋洪帶領衆人在院內提刀巡行，只見各房門戶緊閉，而院內過道及空場上卻有散落衣物。蓋洪猜測說：「劉恩蔭老賊色厲內荏，莫不是帶著家小先自逃跑了？」

想到這裡，蓋洪立即將衆人分散，分頭遍搜全院。最後，在一間小房裡找到了一個正在酣睡的家人。蓋洪一腳踢開門進去，那人嚇得一骨碌從床上滾到地下，迷迷怔怔爬起來，跪在地上直磕頭，嘴裡只叫：「好漢爺，繞命！」

蓋洪說：「你只顧起來，不要害怕。『冤有頭，債有主』。我們只找橫行鄉里，魚肉百姓的劉恩蔭老賊算賬。你老老實實供出，劉恩蔭一家都藏到哪裡去了，我們自會刀下留情，放你生路。」

這個家人叩頭如搗蒜，連說：「我說，我說。劉太爺，不，劉老賊見赤墻村的黃巢回來了，連忙派人上曹州告官，要官兵火速前來捉拿黃巢，以便邀賞。誰知道，派去曹州的人剛走不久，黃巢的侄兒黃浩就帶了一班孩子來，繞著莊園唱反歌，劉恩蔭一聽，心就慌了。隨後，宅左又有人喊馬嘶，劉恩蔭以爲黃巢帶領飢民要來包圍宅子，找他算賬了。他等不得曹州的官軍到來，就急忙草草收拾金銀細軟，備幾輛車把家小拖了，讓家丁護送著，連夜上曹州，投奔他當巡吏的大兒子去了。只留下我一個，讓我照料莊園門戶。以上句句是實，不敢有半字虛誑。」

劉宅家人說完，伏在地上，又是連連叩頭。

蓋洪一跺腳，恨恨地說：「我們來遲一步，讓劉恩蔭老賊跑了！」

接著，蓋洪又對劉宅家人說：「劉恩蔭老賊家私本是盤剝而來，院內財物周圍百姓誰要誰取，看守什麼？你在劉家做牛做馬半輩子，院內有的東西，你隨身取帶一些，自走你的路吧。我們是黃巢將軍帶領的

起義隊伍，這宅院我們占了，做義軍的臨時營盤。」

劉宅家人聽說這些人是黃巢領導的義軍隊伍，並不與他爲難，連忙叩頭謝恩。回房打捲了自己的行裝，又在院內隨手撿拾了幾件零散衣物，一溜煙自回老家去了。

四更已過，蓋洪按事先約定的信號，就在院內空場上堆了一堆柴草舉起火來。一時濃煙滾滾，烈焰騰空。

黃巢和曹氏夫人等把善後諸事辦理妥貼，見到劉家莊園火起，知道蓋洪已經得手，便帶領衆人火速奔往劉家莊園會合。一到莊園門口，黃欽便攀上門樓，把一面曹氏夫人剛剛綉製好的黃字大旗插上劉家門樓。

蓋洪帶著先來的十來人在劉家莊園門樓下迎接黃巢、曹氏夫人和衆兄弟。

黃巢見了蓋洪，笑著問：「只需十來人便能攻下劉家莊園的估計沒有錯吧，我沒有誤你吧？」

蓋洪也笑著說：「原來大哥另有妙算，爲什麼當時不告訴我們呢？」

黃揆、黃浩插言說：「是呀，把我們都蒙在鼓裡呢！」

黃巢嚴肅地說：「軍機不可先洩嘛，這是兵家必遵之道。」

黃巢接著向大家講解如此佈置攻打劉家莊園的道理。他說：

「我們剛剛聚義，人衆不多，百姓也還不了解我們，因此不能立即硬攻劉家莊園，而只宜智取。我從長安回來，劉恩蔭已經震懼。派黃浩帶領小伙伴繞劉莊唱反歌，劉家莊園更加人心惶惶。爾後又派黃揆帶人到劉莊左近馴馬，是爲疑兵之計。劉恩蔭一家聽到人喊馬嘶就在眼前，更是惶惶然，如坐針氈。我料定劉恩蔭色厲內荏，遇到危急，必然率領家小，由家丁護送去曹州，投奔他大兒子。蓋洪只要帶十來人就能攻占莊園了。」

一席話說得大家頻頻點頭，都暗暗欽佩黃巢的神機妙算，料事如神。

這時，天色已經微明。莊戶人家下地做活起來得早，一見劉家莊園起火，都紛紛趕了來。大多數人是抱著暗暗高興的心情，想來看看大火怎樣焚燒這座罪惡莊園，以慰平日備受劉家欺壓盤剝之苦，也解解心頭多年的積恨。也有少數想討好劉家的人，擔水提桶，打算前來救火。

衆人原當是不小心失火，可是走近劉家莊園一看，哪裡有失火的樣子？只見一面「黃」字大旗高插劉家門樓，凌風獵獵招展。莊園內樓台屋舍安然無恙，只在院子中間的大空場子上，把劉家多年積存的柴禾燒了一堆燭天大火。莊園裡不見劉家一人，卻見黃家衆兄弟和蓋洪等販鹽人，佩刀帶劍，一身戎裝，在門前笑迎衆人。

黃鄴溫厚地對大家說：「衆位鄉親，劉家並未失火，這火是我們舉的。」

蓋洪兩手叉腰，虎虎勢勢地說：「鄉親們，你們都見到了門樓上插著的『黃』字大旗吧？我們一夥販鹽的兄弟，已經舉起除鹽蠹、殺貪官、討李唐的義旗了！現在就請我們義軍首領黃巢哥給大家講話。」

黃巢器宇軒昂地站在高台階上，小將黃浩仗劍侍立一旁。黃巢聲如洪鐘，曉諭衆百姓說：

「鄉親們，唐有天下，積今已二百餘年。開國之初，太宗納諫用賢，奬勵生產，致有貞觀之治，物阜年豐，四方來朝，天下歸心。比至中唐，尚有開元盛世。然而『靡不有初，鮮克有終。』①而今唐朝氣數已盡，朝廷宦官專政，妄主廢立；宮中幼主嬉樂，不問政事。官吏貪鄙成風，賦稅苛重如山。災患頻仍②，餓殍遍地。

「這次我入京趕考，往返兩京，直到齊魯，沿途但見飢民蠭起，義旗遍地。王仙芝聚衆數千起於長垣，傳檄天下，應者雲集，迅至萬人。將相無種，天下爲公，古有明訓。黃巢兄弟聚衆起義，討李唐，誅貪官，除強暴，救人民於水火，本是坦蕩義舉。而劉家鹽利昧心，妄圖報官邀賞，實屬難饒。因此，黃巢率衆弟兄攻破劉家莊園。義軍暫借劉家莊園樹旗安營，然而戎焉倥傯，不會在此久留，行將揮戈曹州。義軍走後，

遺下劉家財物房產，一任鄉親分取。眼下，先給鄉親分糧、分衣、分鹽。

「義旗一展，號召四方，有願隨我共討李唐的，義軍赤忱歡迎。所有參加義軍的鄉親，一律視同子侄，絕無歧視虧負……」

周圍百姓多年來備受劉恩蔭欺壓，眼下糧食青黃不接，許多家戶更是淡食期年，受盡苦楚，活不下去了。聽了黃巢一番曉諭大義的話，紛紛歡呼著擁進劉家莊園。

一些百姓爬上門樓，恨恨地把上面懸掛的，顯耀劉家祖輩富貴榮華，雕龍描鳳，貼金漆朱的匾額：「狀元及第」、「進士出身」、「德澤鄰里」……一齊砸落在地，任進出的百姓踐踏。

院內場子上，黃鄴、黃揆、黃欽正給群衆分糧、分鹽、分衣物。至於一般陶瓷器皿，日用家具，便任群衆擇取。

院中的大火漸漸熄滅下來，蓋洪從劉家大小姐的閨房裡取出一匹紅綾，請黃巢在上面寫了兩個遒勁的大字：「招軍」。然後砍倒院中一株筆直的小樹做旗杆，紅綾往上一掛，便成了一面鮮艷的招軍旗。

許多青年把剛分到的糧、鹽、衣物背回去，往家裡一甩，自己就出來投奔義軍。有些老漢還親自送自己的子侄參加義軍。與其飢饉待斃，不如在找尋活路中戰死吧。

蓋洪從新參加義軍的人們中，選了一個粗識文字的小伙子做助手，幫他記花名册。他自己則端詳審核著前來投軍的人。因爲都是鄰近鄉親，比較熟悉，因此還不時地說幾句風趣話，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蓋洪正在應接不暇地忙碌著，忽然聽見人叢中一位年輕女孩子嬌聲嗔怪的聲音：

「哥哥，我四處找你，你原來躲在這裡！」

蓋洪抬頭一看，原來是他的妹妹蓋秀梅來了。只見她身穿粉紅色緊身劍衣，腳登綉花輕便弓鞋，背上背一張雕花弓，身上佩一把革鞘刀，腰間懸一壺雕翎箭。鴿蛋形的臉龐上帶著喜悅，明澈的眼睛裡卻含著

嬌嗔。

蓋洪少年時父母貧病交亡。他仗著一個強健的身子，一身自幼學成的好武藝，在黃河岸邊鹹灘沙洲的葦叢中獵獸射雁度日，拉扯著年幼的妹妹長大。年近弱冠③，又和同莊人一起販私鹽，結識了黃巢兄弟，從此他的生活道路上，多了一群患難與共的摯友，有了指撥方向的人。生活上也多得黃巢兄弟解囊相助，漸漸擺脫那種吃了上頓愁下頓，飢一餐飽一餐的窘境。

蓋秀梅從小形影不離地跟著比她年長七八歲的哥哥，哥哥射雁她遞箭，雁落平沙，她光著腳丫飛跑著，到沙灘叢莽中去找尋拾取。哥哥獵獸，她掂把小刀在哥哥身旁結伴助力。就在黃河岸邊那些鹹灘沙洲上，兄妹倆打起火鐮，點燃拾來的葦桿、樹葉，把射得的大雁，周身糊滿稀泥，然後丟進火堆燒煮。雁煮熟了，剝開泥殼，雁毛也全被燒結的乾泥帶了下來，於是，兄妹倆高興地分吃著香甜可口的雁肉。如果能將雁肉蘸上點鹽巴，味道就更加鮮美了。吃完雁肉，哥哥就在鹹灘沙洲上擺開架勢，教起妹妹武藝來，又是練刀又是射箭，沒有一刻消閒。

然而，也常有晦氣的時候，或者天氣晴好而一無獵獲，或者雨雪紛飛，鳥獸絕跡，這時，兄妹倆就只好偎倚在自己的小茅屋裡餓肚皮了。不過，他們畢竟年紀還輕，也餓慣了，頓把兩頓不吃，可以忍受。雨雪過去，就是天霽的日子，飛禽走獸還會出來的。一時射不得手，讓獵物逃脫了，憑著他們的眼力武藝，還有更多射中的機會在等待他們。餓了兩頓算什麼，等到有了獵獲物的時候，再多吃一點加以補償吧。

這一對小兄妹就像路邊的小草，在無人注目的疏忽和冷淡中逐漸成長。

「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這裡面除了偶然性外，也許還有些必然性的道理在內。受外界照料太多，客觀條件過於優越的，得天獨厚的事物，也許就會逐漸養成一種過分依賴外界優厚條件的惰性，逐漸減弱了自身的生長能力和適應能力，而終至夭亡。那些幾乎沒有外界照料，客觀條件低劣的事物，往

往由於無所依賴，什麼都靠自己去創造，在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的鬥爭中，逐漸長成了一種頑強的生命力和適應力，而遇土成活。

黃河岸邊遼闊平野上的清新空氣，無人拘管的生活，使小妹妹出落得格外水靈清秀，使小哥哥也長得壯實非俗。

等到地主豪強發覺這一對無人照料的小兄妹，不但沒有凍餓而死，居然成長起來，而且出落不凡，於是開始威逼他們，想讓這一對小兄妹也像他們的父母一樣，去給幫工當奴隸。然而，一切都晚了。原來，這一代已經和上一代不同了，有武藝，有胸襟，不再是任人隨意擺佈、宰割的牛羊了。初生的牛犢不怕虎，威逼過甚，那是什麼事情也幹得出來的。地主豪強只好眼睜睜地望著這一對不受馴制的小牛犢，蹦躂著，馳騁著，束手無策……

昨天晚上，蓋洪被人呼喚，獨自離家，蓋秀梅在家久等，不見哥哥回去。天色微明，聽衆人紛紛傳說，哥哥已經和黃家衆兄弟一起扯旗起義。蓋秀梅在家裡再也待不下去了，自己挎了刀，背上弓囊箭袋，就趕到劉家莊園來。

蓋洪一看是妹妹在喊他，咧嘴笑著，高興地說：

「秀梅，是你！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

蓋秀梅嫣然一笑說：「我怎麼會不知道？赤墻村起義的事隨風四傳，誰不知道呀！」

蓋洪又說：「你不在家待著，跑到這兵荒馬亂的地方來幹什麼？」

蓋秀梅一掠頭髮，爽朗地說：「來投義軍呀！」

蓋洪搖搖頭說：「投義軍？自古行伍裡哪有女兵呀？義軍不收女兵。」

蓋秀梅指著眼前那面鮮艷的紅旗上，「招軍」兩個遒勁的大字，憤憤地說：

「你們不是插著旗幟，寫著『招軍』嗎？爲什麼又不收我？這字是誰寫的，既不作數，要它何用？待我一刀將它砍了下來！」

秀梅說罷，抽出身上的佩刀就要砍招軍旗。蓋洪又氣又急，也連忙抽出佩刀來攔隔。一個躍躍欲前，天不怕地不怕，要砍招軍旗；一個又氣又急，左攔右擋，緊護招軍旗。周圍義軍人衆，從對話中已經知道他們是兄妹兩個，也不好上前爲蓋洪助戰。

蓋洪來勢洶洶，只想三下兩下打掉妹妹手中的鋼刀，好好教訓她一番，讓她不敢再任性使氣，放肆胡爲。秀梅一把鋼刀忽上忽下，神出鬼沒。她心裡憋著氣，認爲自己一腔熱情來投義軍，竟遭此冷遇，定要砍倒招軍旗，以洩心頭之憤。妹妹的武藝雖然是哥哥教的，然而，怎禁得蓋秀梅心靈手巧，勤學苦練，這幾年武藝大有長進，蓋洪急切間竟贏不得秀梅。

黃巢和曹氏夫人等正在中軍計劃聯絡王仙芝部隊的事，擬兩軍會同，一起攻打曹州城。忽然聽得室外人聲喧嚷，似有爭鬥之聲。黃巢使人出外打探，回報說是，一個年輕姑娘十分了不得，來到招軍處要砍招軍旗，蓋洪和她鬥得難分難解，一時竟然贏不得她。

黃巢和曹氏夫人聞報大驚，連忙步出中軍。來到招軍處一看，和蓋洪鬥劍的是一個水靈清秀的女孩子，並不像一個心懷叵測的壞人。圍觀的人既不相助一方，也不上前排解，卻被那精彩的男女鬥刀場面迷住了，只顧一個勁地喝采。

黃巢走上前去，喝令蓋洪住手。蓋洪聽見黃巢的聲音，這才收刀住步。

黃巢厲聲問：「哪來女子，敢在義軍招軍旗下放肆！」

蓋秀梅望了面前的黃巢一眼，毫不示弱，大聲回答：

「你們旗上既寫著『招軍』二字，爲何我來投軍，又不收留？這不是有意騙人嗎？這招軍旗不砍，留

它何用！」

「哦——」這突如其來的問題，使黃巢感到意外，他把探詢的目光投向蓋洪。

蓋洪忙上前解釋：「這是我妹妹蓋秀梅，從小沒有父母管教，任性慣了，請大哥休要見怪。」

「原來是你妹妹，這豈不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認不得一家人』了！」

黃巢聽了蓋洪說明，輕鬆快意地哈哈大笑起來。

曹氏夫人驚訝地問：「既是你妹妹，為何不收下她，還要刀劍相見？」

蓋洪挿刀入鞘，為難地搓著一雙手說：「這，這……義軍沒有收女兵的規矩，我不能為妹妹的事情，壞了義軍的章程呀。」

聽到這裡，曹氏夫人也忍俊不住，笑了起來：

「就為這，兄妹兩個相持不下，在招軍旗下鬥起刀來了？義軍不收女兵，我看，此事也不宜過於拘泥。我也是女子，你這招軍官，收也不收呢？」

蓋洪一時語塞，楞著兩眼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秀梅抿嘴微笑，暗暗得意。

蓋洪脹紅了臉，終於找出了一條理由：「你，你是大哥的夫人哪！」

曹氏夫人轉向黃巢說：「自古以來，女子從軍，屢建功勛的，不在少數。商后婦好，奉商王武丁之命④，南征北討，削平四夷，統一中國，有功華夏。漢有花木蘭代父從軍，跋涉白山黑水，以赴戎機，名垂青史。就近的說，本朝睦州越人陳碩眞⑤，以一青年女子，在睦州青溪⑥一個山村裡，組織農民，發動起義。她自稱『文佳皇帝』，親率義軍數萬人，橫掃東南敵軍。官軍聞風喪膽，竟傳『犯其兵馬者，無不滅門。』睦州人至今仍尊稱陳碩眞為『文佳皇帝』，她雖兵敗身死，百姓還保留著她當年居住過的屋宇，如『天子基』、『萬年樓』等處勝跡。夙昔有典型，後世多奇志，為什麼女子就不能投軍呢？」

蓋秀梅驚奇地看到，這位青年女子不但人物秀麗，而且通今博古。她侃侃而談，把女子也能投軍的道理說得如此透闢。全不像自己，乾著急沒有辦法，只好動武砍招軍旗。想到這裡，秀梅不由得悄悄地把刀插回革鞘，而情不自禁地向這位青年女子投去一瞥敬仰的目光。

蓋洪聽了曹氏夫人的話，也覺茅塞頓開。不過，他還要聽聽黃巢對這事是何意見。

黃巢聽完曹氏夫人的話，頻頻點頭，說：「是呀，巾幗英雄，古今不鮮。殺貪官，除暴政，討李唐，有女子參加，義軍的人數就會更多，我們的力量就會更強。我們不應該阻止，而應該歡迎她們。」

蓋洪見黃巢同意收下秀梅，心裡也自高興。說實話，他也擔心，自己隨義軍走後，留下妹妹在家，恐有不測。於是，蓋洪連忙改換容顏，對秀梅說：

「黃巢大哥親自應允收下你了，還不快快謝謝大哥和曹氏夫人。」

蓋秀梅聽說眼前站著的就是義軍首領黃巢大哥和曹氏夫人，慌忙跪下行禮說：

「小女子不識大哥和夫人，適才多有衝撞之處，請大哥和夫人不要見怪。」

曹氏夫人笑著拉起蓋秀梅說：「怎麼一下子變得這樣溫順，適才的銳氣哪裡去了？」

蓋秀梅站起身來，忸怩地笑了。

黃巢和曹氏夫人正在處理蓋秀梅參加義軍的事，忽然一名義軍士卒從外面匆匆跑進來報告：

「村外官道數里遠的地方，塵土大起，有一隊人馬正朝劉家莊園奔來。塵土飛揚，看不清旗號，不知道是什麼隊伍。」

黃巢見報，心裡暗想：剛派了一名義軍士卒去曹州探聽軍情，並往濮州給王仙芝送信，約他同攻曹州城。這個送信和刺探軍情的士卒還沒趕回，難道曹州的官軍倒先到這兒征剿來了麼？

黃巢立即著令蓋洪暫停招軍，急帶新編義軍出莊佈陣，準備迎敵。曹氏夫人在劉家莊園坐鎮中軍，黃

巢自帶衆弟兄和一部分義軍隨後接應。

〔注釋〕

① 語出《詩經・蕩》。大意是起頭都不錯，保持始終的少。

② 頻仍：頻繁連續。

③ 弱冠：二十叫冠。古時男子二十成人而行冠禮，然而身體猶未壯實，所以叫弱冠。

④ 武丁：商高宗名，在位五十九年，曾使殷復興。婦好，人名，武丁的皇后，曾爲武丁率兵出征，爲歷史上有名的女帥。

⑤ 陳碩眞：唐高宗永徽四年（西元六五三年），陳碩眞和妹夫章叔胤率衆起義。這是中國農民戰爭史上第一個稱帝的女領導者。

⑥ 睦州青溪：今浙江省淳安縣梓桐。

七

天已大明，太陽從遼闊的地平線上升起來。黃字義旗沐浴在初升的朝陽下顯得格外艷麗，在劉家莊園門樓上高高飄揚。伴隨著起義軍分糧、分鹽帶來的喜悅，百姓們也在擔心著因此招來官軍的征剿、蹂躪。

果然，正在田野上耕作的人們，望見東南方向塵土大起，聽見了隱隱的馬蹄聲。百姓們以為意料中的事情來臨了：有的趕快在麥叢中隱住身子，然後悄悄探出半個頭來瞭望；也有的家中門戶沒有關嚴，東西沒有收好，連忙扛了鋤頭飛跑回家，趕緊關門落門。一隻布穀鳥驚叫著，從田野裡低低掠過，那「咕咕」的驚叫聲，失去了往日催種催割的音韻，更增添了兵荒馬亂的緊張氣氛。

人們心頭佈滿了陰霾的濃雲，都以為新樹起的義旗招來了官兵的征剿。行逾盜匪的官軍是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的，不但搶掠百姓財物，而且常常殺良冒功。安史之禍①以來，黃河中下游一帶百姓遭到空前浩劫，人民死於兵燹，戶口比天寶豐年銳減四分之三以上。那些歷經喪亂的老年人，遇到這種場面，更是躲在屋裡悄悄念佛。心裡默念著：「寧為太平犬，不做離亂人。」

蓋洪得到黃巢的命令，領著剛剛整編的一支隊伍，騎著從劉家莊園馬廄裡挑出的戰馬，馳出莊園，前去迎敵。那些新參加義軍的小伙子們一個個精神抖擻，他們恨透了那些官兵，只是平日卻無可奈何，今天他們組織起來了，手中有了武器，可以好好懲罰一下這些人面獸心的東西了。

蓋洪雖然沒有正式帶兵打過仗，但和巡院的緝私隊卻曾經多次交手，所以不乏戰鬥經驗。他知道，那些官兵搶掠民財，殺良冒功，的確兇狠，而真刀真槍地交起手來，卻沒有多少能耐，也不肯拚命向前。所以，蓋洪並不畏懼來犯的官軍，只顧帶了新組織起來的義軍衝上前去。

看看兩支隊伍愈來愈近，突然，對面的隊伍卻停止了行進，只派單人獨騎奔向前來。來人大刀在頭上

飛旋，口中喊道：

「我們也是義軍，要見黃巢將軍，請不要放冷箭！」

蓋洪聽到喊聲，也令隊伍原地停下。他怕對方有詐，自己一馬飛出，大聲喝道：

「來騎止步，再往前走，小心箭矢！」

來騎猛勒繮繩，戰馬揚起前蹄，一聲長嘶，放下前蹄，又在原地蹈踏了幾個迴旋，這才停住了奔騰的腳步。

兩人相隔一箭之遙，來騎又說：「我們也是義軍，要見黃巢將軍。」

蓋洪橫刀立馬說：「你們是哪裡來的義軍？我就是黃巢，有什麼話，叫你們的首領前來，當面對我說。」

來騎聽說對面橫刀立馬的人就是黃巢，連忙撥轉馬頭說：「黃巢將軍少待，我就去請我們的頭領。」

不移時，對面的隊伍裡果然又有一騎驟馬而出。馬上一位青年將領腰圓背闊，赭面虬髯。他驟馬近前，見蓋洪橫刀勒馬立於道中，擋住去路，厲聲說：

「立馬道中是什麼人，膽敢冒名黃巢，擋住我的去路！」

蓋洪見來人出口不遜，也厲聲反問：「你是什麼人?!」

虬髯將領回答說：「我是碭山義軍統領朱溫，快去請黃巢大哥來見。」

蓋洪舞著手中戰刀，催馬上前說：「管你豬瘟、牛瘟，贏得我手中這把鋼刀，便算你是眞朱溫，我便帶你去見黃巢大哥。要不，你便是詐騙我們的義軍。我叫你先吃我一刀！」

虬髯將領一聽，也勃然大怒：「哪來村夫小子，敢侮慢朱溫，叫你也吃我一刀！」

兩人各自催馬上前，就在大路上一來一往鬥起刀來。

古代作戰，一方刀矛劈刺，一方或兵器格攔，或側身躲閃，兩方兵器一次交鋒，叫做一個回合。一個

回合未予對方殺傷，再組織新的進攻或防守，兵器再次交鋒，又是一個回合。

兩人在大路上馳聚交鋒，刀光閃閃，兵器叮噹，戰了三十來個回合，不分上下。鏖戰正酣，忽聽得遠處有人大喊：

「朱溫、蓋洪兩位賢弟住手，都是起義兄弟，不要誤傷了自己人。」

兩人都聽出那聲音好熟，各自收住兵器。遠遠打望，原來是黃巢親自帶著一支人馬接應來了。朱溫見黃巢親自來了，策馬繞過蓋洪，迎上前去。蓋洪也馳馬前去會合。

朱溫本是宋州碭山縣午溝里人氏，父親朱誠，在鄉裡開設學館，將五經教授學生，所以鄉裡人又叫他朱五經。朱溫從小不愛讀書上學，只是游手好閑，卻喜歡喝粗酒，刺槍使棒，交結天下豪傑。他幼年失怙②，無有生計，隨母親流落到與碭山毗鄰的肖縣，在大地主薛崇家當雇工，替薛家放豬。然而，依然好滋事鬥毆，吃喝遊蕩，尤其以奸詐機智聞名。

薛家是肖縣的首戶，養豬數百，牧豬的夥計也有數十人。朱溫到薛家不久，由於他拳腳功夫好，又奸詐機智，很快成了放豬人中的一霸。那些放豬夥計中敢頂撞他的，便拳打腳踢，武力征服；貪小惠的，便用錢財、吃喝籠絡；漸漸都被朱溫制得服服貼貼。那些放豬小夥計常常代朱溫照看該他放牧的豬子，讓他在放牧時間去玩樂，然而，在主子面前卻替他遮掩著玩樂的事情。

有一天，朱溫把豬趕到村後一個山凹裡，讓別的放豬夥計代看著，自己便和東鄰西舍一夥酒肉朋友，無業游民，架鷹喚狗，挾弓帶刀，去芒碭澤打獵。

初冬天氣，大雁、野鴨編隊南飛，牠們路過芒碭，立即被這個廣闊無垠、水草豐富的荒澤吸引住了。牠們在這旅途的中間一程盤桓著，捨不得離去，直到寒冬的風霜陣陣襲來，才又重新振翅南飛。

山寒水瘦，鳧雁翔集，獐麂兔獾，無以遁形，正是打獵的好時候。

朱溫呼朋引類，架鷹喚狗，來到荒澤，立即布下圍場，嗾狗放鷹，追趕藏匿在樹叢、藪澤的鳥獸。一隻麀子被獵犬從叢藪間趕出，驚慌四竄，朱溫張弓一箭，正中麀背。麀子帶箭而逃，朱溫在前，衆人隨後，一齊追趕。

箭中麀背，並未致命，負痛狂奔，其速如飛，翻過山坡，竄進密林，立即不見了蹤影。朱溫追到密林邊，不見了麀子，失意返回，忽然見路邊灌木叢裡藏著一個大木櫃。走近一看，木櫃鎖鑰甚嚴，似乎裡面裝有什麼貴重物品。朱溫心中暗喜，以爲即有財喜到手。估計這定是盜賊劫取的財寶，一時來不及轉運走，暫時藏匿在荒澤裡。不義之財，人人有份，此時不取，更待何時！

想到這裡，朱溫提起手中刀，用刀尖撬開櫃門搭扣，打開櫃子。

櫃門打開，朱溫和衆人吃了一驚：只見一位青年女郎深深嘆息一聲，從櫃中翻身坐起。朱溫不避男女之嫌，放眼細細打量那少女，只見她粉面淚零，如梨花一枝帶春雨。珠飾華服，完全是一個富室小姐的打扮。

女郎在衆人的目光下，粉頸低垂，不敢仰視。一副嬌羞神態，更添幾分嫵媚，格外惹人愛憐。朱溫站在木櫃前神馳意蕩，心想，今日要是我朱某獨過荒澤，遇此木櫃，那眞是天賜良緣。朱某一定要拜倒羅裙之下，頂禮求歡。在此荒澤野地，四外無人，軟硬兼施，定能魚水相諧。

而今當著衆人之面，如果貪求女色，一來在江湖上壞了好漢的名聲，二來這群酒友之中，貪戀女色，如蠅逐腥之徒不在少數，必然爭風吃醋，惹起風波。這女郎看模樣是富家小姐，定是遇不逞之徒落難，如若將她送回家去，一則可以得到厚酬，二來也在江湖上落個大義的好名聲。豈不名利雙收？想到這裡，朱溫收起貪婪的目光，改換一副莊重、關切的面容，和顏悅色地問：

「小姐，你是誰家寶眷，爲何被鎖在櫃中，拋擲在荒澤？」

那女郎不明朱溫等人身分，只怕才走了盜賊，又遇上匪人，一直心存疑懼。再則，大家閨秀，在生人面前也不便啓齒。所以，櫃門打開，只獨自垂淚，不作一聲。

現在朱溫問起話來，聽那言語也還溫和，不像有什麼歹意。長睫毛一閃，偷覷一眼，那架鷹呼狗的模樣，八成是一群打獵的人。女郎揣摩已定，這才揮了一把珠淚，慢啓朱唇，帶著嬌羞說：

「我是碭山縣城內富商張大戶的女兒，昨天隨母親乘肩輿去城外山寺進香，途中遇見一夥歹人，將我強搶到此。蒙諸位義士搭救，感恩不盡。諸位義士救人救徹，乞送我回家。還家之後，父母定然不吝重金，厚酬義士。」

說罷，淚如雨下，羅帕濕透。

朱溫慷慨地說：「小姐，朱某雖是一條莽漢，也知道天底下『仁義』二字，貴勝黃金。小姐且請寬心，我等一定恭送小姐回府。」

隨朱溫打獵的那些閑漢，開始一個個對美麗女郎垂涎三尺，隨後見朱溫對她以禮相待，而且答應送她回府，也就不再存非分之想了。

這時，有幾個獵友歡天喜地來報，佈下的陷阱裡生捉了一頭黑熊。過不一會，幾個人就抬著被繩索縛定的黑熊來了。那熊四腳朝天，被四個大漢扛抬著，齜牙咧嘴，嗷嗷叫喚，拚命掙扎，可是被繩索捆住，掙扎不脫。那美貌女郎見了嗷嗷叫的黑熊，嚇得從櫃子裡爬出，就往人身後躲。衆閑漢不覺哈哈大笑。

朱溫見了那空木櫃，不覺心生一計，喝令那抬著生熊的幾個大漢，把熊放進木櫃，將捆綁的繩索解開，然後關好櫃門，依然鎖上，釘好搭扣。

朱溫再無心打獵，他叫衆閑漢帶了獵獲的幾隻野物先回去，自己卻帶了幾個心腹親送女郎回家。而把裝熊的木櫃依然留在荒澤裡。衆獵友不明白朱溫的用心，都說白白扔下一隻到手的黑熊實在可惜。朱溫卻

認眞說：

「我要把這隻黑熊放在荒澤，讓牠再引來幾隻黑熊落阱，誰也不准擅動這只木櫃，三天之後，一定能再得到幾隻落阱的黑熊。」

衆人將信將疑，只好依朱溫之計辦事。

朱溫途中雇了一頂肩輿，把女郎送回碭山富商張大戶家。張大戶家私萬貫，只這一個女兒，眞是八畝地裡一棵苗，嬌貴無比。自從小姐隨孺人城外進香被劫，杳無消息，孺人又急又嚇，回家後病倒在床。一家人急得茶飯無心，寢不安枕，坐不安位。

張大戶一面派出家人伴當，四出探訪、尋找；一面報官緝捕歹人；一面到處張榜懸賞；有探得小姐消息來報者，賞銀五十兩，有送小姐回府者，賞銀一百兩。

朱溫和幾個心腹閑漢一頂青帘小轎將小姐抬進碭山縣城，一路上幾處見到懸賞招貼，心中暗喜，一逕將轎子抬到張大戶府前。

朱溫進內說明原委，張大戶一家聽說小姐落難，被義士搭救，肩輿送回，現安然無恙到了府前，喜出望外。孺人的病也霍然而癒，翻身從榻上起來，讓丫環扶她到門首去接小姐。

一家人將小姐接進內室，歡喜得熱淚滾滾。張大戶依約將白銀百兩酬謝朱溫等人。朱溫一副慷慨仁義的樣子，拒不肯受，張大戶和孺人、小姐哪裡肯依？一定要朱溫收下。朱溫推辭了一陣，便將銀收下。一路上閑漢們都稱讚朱溫有眼光，一百兩酬銀，比幾十場圍獵的收益還大。

劫持張家小姐的，原來就是山寺兩個身在空門，心繫塵緣的僧人。他們見小姐多次隨孺人來寺進香，姿容非凡，便生邪念。化裝成蒙面大盜，半路劫持小姐，裝入一裝法衣鐘鼓的木櫃中，抬著遠行。想裝一副外出做法事的樣子，遠遁他鄉，找一荒山野寺尋歡作樂。

兩個賊僧抬著木櫃路經芒碭澤，忽然聽得前面人喊狗咬，箭鳴刀響。僧人們做賊心虛，怕是官府捕役前來緝拿，連忙撇下木櫃，躲入密林。過了個把時辰，四下又歸靜寂，悄悄溜出來一瞅，荒澤裡並無人影。到路邊草叢中尋得木櫃，見木櫃依然鎖好，櫃內還有響動，以爲小姐還在櫃內，不覺心中暗喜。一個僧人故意捏細了嗓子，淫蕩地說：

「小姐，在櫃裡委屈了吧，晚上我們好好服侍你，讓你快活快活。」

兩個賊僧抬著木櫃出了荒澤，看看天晚，便到路旁一家旅店投宿。二僧只說要去某地做法事，自賃一間房住宿。兩個賊僧如何睡得著，聽著更鼓，只想挨到半夜，等旅店的客商睡靜之後，打開木櫃，找那小姐快活。

旅店主人照料店務，睡得晚些，上床不久，還沒入睡，忽然聽得兩個僧人住的房間裡，有響動，發出沉悶的，似乎是爭鬥搏擊的聲音。店主人只當僧人們半夜作法，也就沒有理它，放心睡去。

第二天，天已大亮，還不見僧人起來，店主人只當他們昨夜作法辛苦了，要晏起一刻。又過了一個時辰，太陽老高了，兩個賊僧住的客房，依然不見開門。店主人耐不住了，走到門前，敲著門喊：

「二位高僧，一夜睡得安穩。日上三竿，該起床趕路了！」

連喚數遍，房裡並無人答話。店主人這才起了疑心，店裡喚了幾個粗壯的夥計，拿了錘鑿，便去撬門。房門剛剛撬開，一個毛茸茸、黑乎乎的大野物，呼地衝出，把手拿斧鑿的店夥計和店主人撞倒在地，然後從他們身上踩著衝過，直向野地狂奔而去。

四下的人，齊聲驚呼：「黑熊，黑熊！」

店主人和店夥計嚇得魂不附體，爬起來，上下左右看了看，幸好身上沒受重傷。看那僧人房裡，卻一齊嚇呆了，只見兩個僧人在客房裡死於非命，肢離身碎。

事。

店主人不敢遲延，怕惹禍上身，連忙去縣衙報官。碭山縣衙派仵作③到店一驗，驗明被黑熊咬死的，正是碭山城外山寺裡，那兩個劫掠張家小姐的賊僧。這正是強中自有強中手，惡人須用惡人磨。二僧橫死與旅店無涉，旅店且喜蝕財免災，破費幾個錢請人將兩個和尙的殘骸用草蓆包了，扔在野地的亂葬崗裡了事。

朱溫的那些獵友們只等三天之後再去芒碭澤，看看那個裝熊的木櫃，以及附近的捕熊陷阱，看是否如朱溫所言，又引來幾隻落阱的黑熊。

三天過後，奸僧木櫃裡的美女化作黑熊，半夜衝出，吃了奸僧的消息，在碭山、肖縣毗鄰的芒碭澤一帶地方，遠近傳遍。朱溫的那些獵友、閑漢，才恍然大悟，明白了朱溫以捕得的熊替換美女，藏於櫃中，置於原地的用心。衆人無不折服朱溫手段的高妙、狠毒，並將此事哄傳開去。從此，碭山、肖縣一帶，無人不知放豬的朱三奸詐機智，手段狠毒。

那些放豬的夥計，以及無業的閑漢，從此對朱溫也就更加伏貼、孝敬。連那雇用他的大戶薛崇，也不敢再將他當一般雇工看待，任他行動自由，不加拘管。薛崇心裡盤算：世面不安靖，留一個像朱溫這樣的奸雄在莊上，免得盜賊覬覦、滋擾，也是好事。

那時，淮北一帶常有鹽販來往，鹽販中不少人武藝高強。朱溫專喜與這些人結交，講習武藝，因而也結識了黃巢。朱溫本不安於放豬的卑賤地位，近聞王仙芝在濮州起事，便辭了薛家，回碭山邀集了百餘人，自稱將軍，殺了幾個豪富，奪得一批馬匹，便向冤句而行，想約黃巢一起去投奔王仙芝。碭山到冤句不過百多里路程，騎上好馬，一夜馳驟，天明便到了冤句縣。這才得知黃巢已經樹起義旗，便準備和黃巢會師一處，然後再去濮州和王仙芝會合。

朱溫見了黃巢連忙滾鞍下馬，黃巢和隨行的兄弟也都飛身下馬，迎上前去。見了面少不得一番寒暄。

黃巢呼喚蓋洪過來，見過朱溫。朱溫說：

「這位兄弟好刀法，只不知高姓大名。」

黃巢說：「這位兄弟叫蓋洪，武藝高強，做事忠心，只是性情急躁些。」

蓋洪也說：「江湖上多聞放豬的朱三雄勇強悍，今日相會，果然有些功夫。」

衆人在一旁笑道：「這正是不打不成相識。」

當下，黃巢等一行在前面引路，朱溫等碭山來的一行隨後，一齊來到義軍臨時營寨劉家莊園。自劉家莊園前樹起招軍旗，附近各莊受盡剝削壓迫，掙扎在飢餓線上的農民，都紛紛前來投軍，不到兩天，義軍就發展到一千人以上。黃巢的外甥林言，聞訊也趕來參加義軍，義軍隊伍裡又多了一員驍勇的小將。

黃巢、曹氏夫人和朱溫、蓋洪、黃鄴、黃揆、黃欽、林言等一面整編隊伍，一面訓練士卒，厲兵秣馬，準備和王仙芝的隊伍協同攻打曹州。同時派出探卒前往曹州探測虛實，並去王仙芝營中聯絡。

按照傳統的軍隊編制法，整個義軍分為中左右三軍。黃巢居中軍指揮，黃鄴為中軍副將，林言率領一個小分隊在中軍侍衛。黃浩年紀還小，和蓋秀梅一起，隨侍在曹氏夫人跟前，也居中軍。朱溫、黃揆領一軍居右，蓋洪領一軍居左。左軍、右軍以下又各分幾隊，每隊有正副隊正。各軍將領，各隊隊正自帶本部人馬訓練。

曹州官軍聽到黃巢在冤句縣赤壋村起義，隊伍迅速發展到千人以上的消息，一面派人星夜急馳，申奏朝廷，一面整修城垣，預防義軍攻城。他們只期望朝廷立即另派大軍前來征剿，本州官軍人少力薄，自然再不敢出城蠢動。

各軍訓練士卒，先從單兵徒手訓練做起，然後學習兵器，再進一步按孫武子兵書學習佈陣，以及各軍進退協同的方法。

訓練士卒已經進行三天了，可是，去濮州、曹州聯絡偵探的士卒還沒有回來。各營士卒投軍時熱情很高，到了軍營之後，由於新打下劉家莊園，得到一批糧食，分了一些衣物，部隊情緒也還穩定。只盼望馬上開拔，打到曹州去，那裡豪門富戶多，自然可以得到更多的給養。可是，接連三天，義軍並沒有開拔去攻打曹州，卻依然駐在原地操練。黃巢擔心部隊情緒波動，決定親到各隊去看看訓練情況。

這一天吃過早飯，黃巢帶著林言和幾個隨身侍衛，先出劉家莊園東側門，到一個高坡上看左軍營的訓練。這是一個初夏的響晴天氣，剛吃過早飯，太陽就已經升上了樹梢，天氣開始熱起來。黃巢敞開胸襟走上坡來，只見蓋洪正親自教練士卒。黃巢也不驚動他們，自在一旁靜靜地看。

蓋洪帶著士卒先練了一套徒手拳。蓋洪一個動作一個動作地耐心教，一個動作一個動作地耐心糾正。練得全身發汗的時候，他乾脆脫光了上身，赤膊著在太陽底下教練。士卒中有的衣衫不全，本來就赤膊露體；另一些有件小褂的，見蓋洪脫光了上身，也把小褂脫了下來，赤膊著練。蓋洪平日也是個急性子人，黃巢見他今天能夠如此耐心教練士卒，心中不免暗暗高興。

黃巢走上前去，拍著蓋洪的光脊梁，誇讚地說：

「蓋洪賢弟，你教得很耐心呵。」

蓋洪回頭一看，是黃巢來了，忙停下拳腳說：

「原來是黃巢哥！這可眞是磨性子的活。開始兩天，我見了那些笨手笨腳的人就頭疼，心頭發火，嘴裡罵人，甚至恨不得打他幾下才好。可是我發覺，我越是著急發火，他們越是慌張，手腳都不知道往哪兒放，更是學不會。沒有辦法，我只好耐著性子，慢慢跟他們講。哪知道，這樣效果還好些。於是，我就盡力克制自己，少發脾氣。」

黃巢哈哈笑著說：「對、對，是這麼回事。我教了幾天，也是這個感受。不是不想發脾氣，是發脾氣

更教不會。要是越發脾氣，義軍兄弟武藝學得越快，那我也要一天到晚發脾氣了。就是因爲一發脾氣就把他們嚇蒙了，連聰明人也嚇成了傻子，所以，我和你一樣，也只好把脾氣往心底裡壓。一遍不會，第二遍再耐著性子教。」

黃巢又問：「怎麼不到那邊平地上去練？」

蓋洪說：「那邊平地上有青苗，所以在這荒坡上練。都是莊稼人出身嘛，怎麼能糟害莊稼呢？」

黃巢點頭說：「好，想得周全。當年曹孟德行軍，馬匹失驚，踏壞了莊稼，割髮代首，自己懲戒自己呢。」

黃巢讓蓋洪接著訓練。下一個科目是兵器訓練，士卒兩人一對，練習對刀。這一個科目不像上個科目那樣練得認眞，士卒們有點縮手縮腳，躲躲閃閃。

黃巢拉著林言說：「走，我們到那邊編個藤牌，修把木刀去。」

黃巢帶著林言來到田塍樹下，割下一束柳條編成兩個藤牌，又砍下一椏樹枝做成兩把木刀，然後回到荒坡上，對士卒們說：

「大家停一停，我們先練一場對刀給大家看看。」

黃巢和林言右手執刀，左手舉藤牌，開始對練起來。黃巢刀法嫻熟，林言小將驍勇，刀去盾迎，使人眼花撩亂。

練了一陣，黃巢收住刀，問義軍士卒：

「大家看清楚了嗎？」

士卒們高聲回答：「看清楚了！黃將軍和小將軍武藝高強，我們哪裡及得？」

黃巢說：「剛才我們能夠放開膽子練，不只是武藝高強，還因爲我們用的是練習木刀，又有藤牌擋護。

這種方法對初學乍練的人更有好處。先用木刀練習，熟練之後，再用眞刀練，那時熟能生巧，藝高人膽大，也就不怕了。」

聽了黃巢傳授的練習方法，義軍士卒都紛紛去折柳條編藤牌，砍樹椏做木刀。一些拿慣鋤耙，而沒有使慣刀槍的義軍士卒，拿著木刀、藤牌練習，果然不再膽怯，能夠放開膽練了，刀法進步很快。

黃巢帶著林言來到莊西樹林中一片空地上，朱溫、黃揆正帶領本部人馬在這裡訓練。

黃巢走進樹林，只見一大排士卒被捆綁在一棵棵樹幹上，身上帶著條條鞭痕。黃揆見黃巢帶著林言來了，上前迎著。黃巢問：

「這些士卒犯了什麼條禁？」

黃揆說：「訓練不賣力，被朱將軍責罰。」

黃巢又問：「朱將軍呢？」

黃揆用手一指說：「正在那邊訓練士卒呢。」

原來朱溫在領著士卒練攀登、跳躍，爲攻城做準備。黃巢走上前去，朱溫正親自做飛鈎的表演，他手提一根粗繩，上帶一個大鐵鈎。只見他繩子一盪，就把鐵鈎掛上了一棵大樹的高枝，然後順著繩子，幾把就攀爬上了樹梢。他做完示範，又大聲曉諭士卒：

「這種飛鈎，登城攻寨，用處最大，大家都要盡心學習。十遍不會，學不盡心的，一律捆在樹上，挨十鞭子！」

朱溫一面說著話，一面又做示範，兩手不斷揮掉額上淋漓的汗水，身上的衣衫也全被汗水打濕了。

黃巢慰勉說：「朱溫賢弟辛苦了。」

朱溫抬頭見黃巢來了，停下手中的飛鈎，長嘆一聲，訴起苦來：

「黃巢大哥，這訓練士卒的事可不好做呀，我寧肯自己上戰場拚死流血，也不情願做這種麻煩事情。自己辛苦點沒什麼，有些士卒腦袋就像榆木疙瘩，學習又不盡心，教多遍也不會，眞要急得人吐血。」

說話間，朱溫的兩個侍衛又要將一個學了十遍，還不會飛鈎攀登的士卒捆綁到樹幹上鞭打。

黃巢指著林中幾棵杏樹說：「罰他們摘杏子去，一人交一百顆。杏子摘下來，不准他們吃。那些學得好的士卒，一人賞二十個杏子。」

說完，又回過頭來和朱溫商量：「你看這樣可好？」

朱溫說：「照黃將軍說的辦，這回便宜了你們！」

黃巢善於察言觀色，接著又對侍衛說：「把捆在樹上那幾個都解下來，叫他們摘杏子去！」

那是劉家莊園的杏樹，入夏，杏子正好黃熟。那些受了責罰的士卒，聽說讓他們去摘杏子都很高興，雖然不能吃杏子，究竟比捆在樹上挨打好。再說上樹摘杏，還可以練習攀登。其餘的士卒一是解除了受捆挨打的恐懼，二是天熱訓練口中正渴，盼望練好了，可以得到杏子的獎賞，一個個情緒都高了。訓練場上空氣活躍，士氣高昂。

一個受了責罰的小伙子，摘了一百顆黃澄透熟的杏子交給隊正之後，忍著欲滴的饞涎，又來學飛鈎。這一回，只三五次就學會了。朱溫在他後腦勺上拍了一掌，笑著說：

「怎麼突然開了竅，幾遍就學會了？要是剛才這麼開竅，也不受捆挨鞭子了。」

朱溫一高興，叫侍衛：「賞他二十顆杏子！」

訓練又進行了一會兒，莊園裡傳來了陣陣敲擊刁斗的聲音。

黃巢說：「午飯已經好了，讓大家回去吃飯吧。」

黃巢出來察看各隊訓練情況，離開中軍營半天了，他心裡惦記著濮州、曹州方面的消息，帶著林言先

走了。朱溫、黃揆隨後也整理隊伍，帶回莊園駐地午飯。

午飯後，黃巢正在中軍和幾個將領議事，忽然聽得門外一陣喧嘩。黃巢正要派人出去打問，只見幾個義軍士卒扭扯著一條大漢直奔中軍而來。

一個士卒向黃巢報告：「在軍營門口捉到一個奸細，請黃將軍處置。」

大漢倔著脖子說：「我不是奸細！」

另一個士卒把大漢的頭使勁朝下一按：「不是奸細，你在我們軍營前探頭探腦，還悄悄打聽哪位是黃巢將軍幹什麼?!」

大漢肩膀一抖，雙臂一展，捆綁的繩索全被掙斷。五六個扭拉大漢手臂的士卒，踉踉蹌蹌被大漢的手臂揮倒了。

堂上衆將領大驚失色，一個個趕緊掣劍在手。

那大漢卻鐵錚錚地站著，不再有什麼行動，只是聲如雷霆地大聲說：

「我要眞是奸細，你們這幾個小卒擒得住我嗎？」

朱溫問：「你不是奸細，打聽軍營的事做什麼？」

大漢說：「我久聞黃巢將軍大名，文比太公呂望，武如霸王項羽。聽說黃巢將軍在赤墻村舉旗起義，特地前來投奔他。」

黃巢說：「大漢，你可知道，這舉旗造反，非同兒戲。如若事情不成，輕則身首異處，洒一腔熱血，重則抄斬滿門，誅滅九族。」

大漢說：「這些干係我全知道。我本是這附近孟家莊人氏，家裡也有兩畝薄田。可是，官府賦稅太重，富家又逃避稅課，把賦稅全加在窮戶頭上，所以，弄得我們貧家小戶一年辛苦到頭，打下的糧食還不夠繳

納官家的稅課。我實在混不下去了，乾脆荒了那二畝薄田，去給富豪之家幫工。實指望有富豪之家庇護，可以不繳重稅，出了力氣吃碗飽飯。哪知道東家心腸比蛇蝎還毒，幹活把我當牛使，一架牛車讓我一個人駕轅，上千斤重的東西扣壓在我肩上，可是，吃食卻連牛也不如，牛槽裡還餵麥麩、霉豆，給長工吃的卻是槐葉、蒿草籽。一天，我餓急了，在牛槽裡偷吃了一把麥麩、霉豆，東家看見，舉起牛鞭就抽。我氣憤不過，奪過牛鞭，把東家狠揍了一頓，跑了出來。聽說黃巢將軍起兵討伐李唐王朝，特地前來投効。」

衆將領聽了大漢的敍述，對他的遭遇都深表同情。

黃揆說：「二哥，收下他吧，起碼可以讓他當個隊正。」

蓋洪說：「黃巢哥，收下他吧，左軍營就我一人帶領，正缺一員副將。看這大漢身強體壯，一身好力氣，當個副將一定錯不了。」

黃巢心裡喜歡這漢子的憨厚、勇武，又有黃揆、蓋洪在一旁保舉，正要首肯收留這大漢。只見朱溫站了起來，兩手一攔說：

「且慢，行軍作戰光有一身牛力還不夠。俗話說，牛大壓不死虱。再說，如果要破格選他當副將，更得好好考考他的武藝。」

黃巢問：「大漢，平時練過武藝嗎？都會使用什麼器械？」

大漢眨巴眼想了想說：「鍬鋤犁耙都會，最拿手使犁。」

大漢的答話，引起了周圍善意的笑聲。

朱溫訕笑地說：「我們是打仗的，不是種地，會使鍬鋤犁耙管鳥用！」

蓋洪遞過一把鋼刀問：「會使刀嗎？」

大漢接刀在手，掂了掂分量說：「這刀太輕，不合手。我鍘慣了牛草馬料，會使鍘刀。」

大漢四周瞅了瞅，一眼發現門外廣場上，一堆馬料旁邊有一把鍘刀，便龍行虎步走上前去。他掂起粗重的鍘刀，只一下，咔嚓扭斷了帶在刀上的木槽，輕巧提著刀又回到中軍。

這鍘刀少說有五六十斤重，一般的人得雙手抱肩膀扛，大漢卻隻手呼地一下將它舉過頭頂，然後前後左右地搶砍起來。雖然刀法並不合路數，然而卻舞得呼呼生風。

衆人高聲喝采，齊聲稱讚：「好力氣！」

黃巢一面看著大漢舞刀，一面心頭暗自思忖：這漢子和官府富豪有不共戴天之仇，又有這樣一身好力氣，將來只要好好點撥，一定能夠成爲一員勇猛的義軍將領。

大漢舞罷刀，黃巢馬上高興地說：「大漢，義軍收下你了。」

朱溫一面看大漢舞刀，一面聽衆將領的喝采聲，再察言觀色看著黃巢臉上的讚賞神情，心裡不覺有些不舒坦。他想：這大漢乃是一條莊稼莽漢，胸無點墨，又沒有高強的武藝，只不過有一身蠻力，怎値得這樣抬舉他，甚至一下子要把他提到副將地位呢？這樣，豈不滅了我們衆兄弟的威風？黃巢大哥和某些兄弟未免有點是非不分。可是，又不便明說，於是，心生一計，上前阻攔道：

「大哥且慢，這漢子如果眞心投義軍，就讓他獻上一個官家豪強的頭來，做投軍狀。」

大漢說：「來日攻州佔府，我一定衝鋒在前，殺得唐官唐將，做投軍狀。」

朱溫冷笑一聲說：「今日投軍，今日就要交投軍狀。如要等待來日再交投軍狀，那麼，你便先自回去，來日再來投軍吧。」

大漢無可奈何地說：「我已惡了東家，被趕出莊園，你叫我再回哪裡去呢？我到這裡來投効，就是要把義軍當做我的家呵。」

大漢的處境引起黃巢的深切同情，同時，他也看出朱溫嫉忌之情。朱溫和自己是舊交，江湖上也是有

名的好漢，如今他舉起義旗，從碭山帶了數百名兄弟來投奔自己，更是十分難得，不可以因爲收留大漢的事情，弄得兄弟齟齬，離心離德。可是，眼前這條大漢，也的確是一員難得的虎將。常言道：「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眼下義旗初舉，正是用人之際，自己身爲義軍首領，如不能闢四門，明四目，廣開才路，博采兼收，而以門戶之見，棄擎天駕海之材，不予錄用，那麼，以後又怎麼能帶領義軍興旺發達，成討伐李唐王朝的大業呢？

黃巢正在左右爲難，忽然想起民間流傳的許多三國故事中，一則呂布轅門射戟，勸袁術罷兵，爲劉備解危的故事。那時，袁術爲一方諸侯，仗著兵精糧廣，命大將紀靈統兵十萬要擒劉備。劉備屯兵小沛一個小縣城，兵微地窄，只好向虎踞徐州的呂布求救。呂布既怕惡了袁術，又怕開罪劉備，心中更怕袁術勢力日盛威脅自己，而暗自偏袒劉備。於是心生一計，要使袁、劉兩家自願罷兵，而無怨尤，暗中又達到抑袁助劉的目的。於是，叫左右將畫戟到轅門外離中軍一百五十步的地方插定。並和袁劉兩家約定，呂布若一箭射中戟上小枝，兩家罷兵；如射不中，再各自回營，安排廝殺。紀靈懼怕呂布的勇力，只好勉強同意，卻私忖：畫戟在一百五十步以外，如何能一箭射中？劉備暗祝，願他一箭中的。結果，呂布弓開如滿月，箭去似流星，一箭正中畫戟小枝。袁、劉兩家只好按約罷兵，都無怨言。

黃巢暗忖，今天何不效當年呂布轅門射戟的故事，來一個「轅門劈槐」呢？

想到這裡，黃巢站起身來說：「我倒有一個兩全之計，不知道行不行得？」

衆人都說：「願聞黃巢哥的兩全之計。」

黃巢說：「聽說我們起事，這裡的富豪早就跑了，一時叫這大漢上哪兒去殺富豪做投軍狀呢？我們轅門前面有一棵合抱的古槐，聽說已經有了上百年的歷史，是劉家氣脈所在。今天，我們權且把這棵老槐樹當做劉恩蔭老賊的頭，大漢如果能一刀劈倒它，那是他的造化，也算砍了富豪的頭做投軍狀。如若一刀劈

不倒轅門前的古槐，大漢今天只能暫且先回，以後取了投軍狀再來不遲。」

黃巢是本鄉人，知道這棵槐樹年長日久，樹心已被蟲子蛀空，以大漢的力氣，估計一刀能劈倒它，這也是有意接納這條大漢。

朱溫究竟不是本鄉人，不明這棵古槐的底細。他想，任你有霸王扛鼎的神力，一刀也難劈倒這棵合抱的大樹。只要一刀劈不倒這棵大樹，那大漢也就沒有理由再糾纏，只好提起腿子走路，另找安身立命之處。那時，黃巢大哥也不好怪我朱某不能容人。想到這裡，朱溫當即表示：

「就依黃巢大哥的意見辦，大漢如有神力一刀劈倒大樹，也就讓他交了投軍狀了。如若一刀劈不倒大樹，不要怪我兄弟不肯收留，回去學好本領再來。」

大漢無奈，也只好首肯，且到轅門外去試試造化。

義軍衆將校一來要看看大漢的神力，二來也想知道這場賭賽，究竟誰勝誰負，於是，一齊來到轅門外。轅門外的古槐雖已年逾百齡，入夏，卻依然亭亭如蓋垂著濃蔭，一串串黃色的小花朶，散發出濃郁的芬香。一些不知底蘊，而又同情大漢的人，暗暗替大漢揑了一把冷汗。就是家在鄰近村莊，知道這棵古槐的蛀蝕情況的人，也爲大漢擔心，大漢果眞有此神力，一刀能劈倒一棵枝繁葉茂的合抱大樹嗎？

大漢手提鍘刀來到古槐前面，事到如今也只好劈樹代投軍狀了。這時，一隻喜鵲遠遠朝古槐飛來，大漢心中暗暗祝願：

「烏鵲誌喜，逢凶化吉。如果我能刀起樹落，取得投軍狀，從此參加義軍，安身立命，喜鵲繞樹三匝，大叫三聲飛走。」

那花喜鵲本是來投這棵古槐的，見樹下圍著密密匝匝的一圈人，受了驚嚇。牠繞樹飛了三匝，徘徊了一陣，不敢歇在樹上，果然「喳喳喳」大叫三聲飛走了。

這個偶然的徵應鼓舞了大漢的信心。大漢心中暗喜，手提大刀，運足力氣，看得真切，隨著，呼地猛然舉刀，全力向古槐劈去，嘴裡大喝一聲：

「倒！」

「咔嚓」一聲巨響，老槐樹果然隨刀齊腰折斷。接著，古槐搖晃著枝葉嘩啦啦仆地而倒。就在這時，只聽得古槐發出人語，慘叫了一聲：「哎喲！」樹身一倒，樹樁鮮血噴天。

見了這種奇異景象，幾個圍觀的士卒，驚得掉頭就跑，口中喊道：

「砍死槐樹精了，砍死槐樹精了！」

也有幾個圍觀的小校惋惜地說：「這老槐樹修煉百年，煉成人身，眞不容易。可惜這一刀結果了它百年的功行。」

可是，蓋洪馬上反駁他們：「可惜什麼，這老槐樹是劉家氣脈所在，倒了活該！難怪劉家過去那樣豪強，原來有這棵槐樹精在暗中護持。今天難得壯士神力，一刀劈倒了槐樹精，叫劉家從此斷了氣脈。這是豪富要倒，義軍要興的喜兆，應該慶賀才是。」

黃巢對大漢一刀劈倒古槐的事早有預料，然而，槐樹發出人聲，噴出鮮血，卻也是出他意外，使他驚訝不已。他不大相信槐樹精的說法，但一時也弄不清究竟是怎麼回事，便走上前去察看。周圍義軍將領也一齊跟了上前，想看個究竟。

大家走到樹前仔細一看，才發覺樹心是空的。樹裡有個人體，齊頸以下留在樹樁裡，頭顱卻不見了，汚血流了一地。

一個大膽的士卒走到倒下的樹幹前，折了一椏樹枝，伸進樹身空洞裡去，想掏出那槐樹精的頭來看看，究竟是什麼樣的。掏不幾下，果然從樹裡滾出一個頭戴方巾的、圓滾滾、血淋淋的頭顱來。

大家定眼一看，本鄉人都熟悉這個圓滾滾、胖如豬頭的形象，不禁一齊驚訝地說：

「這不是劉恩蔭老賊的頭嗎?!」

黃巢哈哈大笑說：「什麼槐樹精呀，原來是劉恩蔭老賊弄的玄虛。只當這老賊已經溜到曹州去了，原來還藏在這老槐樹洞裡。老賊作惡多端，今日叫壯士無意中一刀劈死，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原來，劉恩蔭得知黃巢在長安打了宮使，回家隱藏的消息之後，立即著人星夜趕到曹州去報官。他的二兒子早就得到不少各地飢民嘯聚譁變，殺豪富、吃大戶的消息，如今聽說黃巢已經回來，心中更是驚恐。他心想，偌大一個長安城，十萬金吾衛、神策軍沒有捉住他，沿途走州過縣，各地方官也沒能奈何他，今天，他回到家鄉赤壩村，周圍黨羽甚多，更是如魚得水，如虎添翼。附近一帶飢民，早已餓綠了眼睛，有黃巢從中煽動，民亂說起就起來了。只怕曹州官軍還沒有前來捉拿黃巢，黃巢已嘯聚飢民把劉家莊園踏平了。

劉家二少正在心神不定，忽然聽得莊外有一群孩子繞莊唱反歌。派了家人出去打望，回報說，那領頭的孩子便是黃巢的侄兒黃浩。此時，劉家二少已是魂不守舍，卻又聽得莊左人喊馬嘶，喧囂不絕。劉家二少驚出一身冷汗，再也待不下去了，嚇得趕緊收拾細軟家財，用幾輛大車載著，要連夜上曹州投他大哥去。

可是，劉恩蔭本人說什麼也不肯隨兒子、家人們一塊兒走。他捨不下這個富麗的宅院，和他那阡陌相連的大片大片土地。他也不相信黃巢這夥人能夠長久。他想，官兵不日就到，黃巢早晚就擒入獄，成不了什麼氣候。他心中的信條是生死由命，富貴在天。

老太爺死不肯走，二少自要逃命。一家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二少爺自帶家小錢財連夜上曹州去了，而劉恩蔭卻身攜乾糧，就藏在門前這個古槐洞裡暫避，他要守著他的莊園、守著他的土地，須臾也不願離開。

大漢一刀劈倒了古槐，還劈死了富豪劉恩蔭，投軍狀有了。這奇特的際遇，使他格外高興。他憨厚的

臉上帶著笑，手上提著帶血的鍘刀，在一旁靜立著，等待義軍將領們的決定。

黃揆說：「大漢一刀劈倒了古槐，還劈死了劉恩蔭老賊，這就有了雙份投軍狀了。再說，這大漢一身神力，目下義軍正是用人之際，應該馬上收下他。」

黃巢笑顧朱溫：「賢弟，這大漢的投軍狀行嗎？可不可以收留他？」

大漢這一連串神奇的際遇，使朱溫目瞪口呆。他心中暗想：這也是鬼使神差，讓劉恩蔭這條老狗獨自不走，又偏偏躲在轅門前的樹洞裡。這不可能是誰預先投下的圈套，只能說是吉人天相，大漢有造化。既然有言在先，現在怎好反悔？於是，也點頭說：

「收下他吧。這大漢既然吉人天相，老天照應，朱某也不能違天。」

大漢跪倒塵埃，朝天磕了三個響頭，說：「多謝老天照應。」

然後，立起身來，憨厚地咧開厚嘴唇，愧赧地說：「慚愧，我不過是用了一把笨力氣，劈倒了一棵空心古槐。天相的吉人是黃巢將軍，主意是他出的，殺的也是暗裡使詭計要害他的仇人。」

黃巢由於「轅門劈槐」一計成功，也不覺喜形於色，他高興地說：

「既然衆兄弟都同意收下他，再無異議，義軍就收下這條大漢了。說到天相的吉人，那是我們整個義軍。劉恩蔭也是我們整個義軍的大仇人，殺了劉老賊，是我們整個義軍的意外勝利。現在，我提議，就用劉恩蔭老賊的頭去祭我們的義旗。」

黃巢的提議立即得到義軍衆將領的贊同，祭旗儀式馬上開始了。

幾個中軍小校用一個托盤盛了劉恩蔭的賊頭，又備了香燭和三牲祭品，供於劉家門樓前的義旗之下。黃巢親率衆兄弟和三軍士卒，列隊於莊前義旗之下，舉行祭旗儀式。周圍的百姓聽說劉恩蔭藏在門前的槐樹洞裡，被義軍試刀，連槐樹帶頭一起砍了下來，無不拍手稱快，都來看義軍用劉老賊的頭祭旗。

黃巢帶頭拈香行禮，奠酒祭旗。他望著高高插在劉家門樓上，捲著風雲的義旗，望著那一隻隻粗黑的手舉起的槍林刀叢；望著奠盤中那一顆醜惡的、血淋淋的頭顱；心中湧起萬千思緒：幾天之前那顆醜惡的、血淋淋的頭顱，還趾高氣揚地高踞在這華宇的殿堂之上；這些黧黑的面孔卻只能俯首帖耳地從這巍峨的門樓下走過，仰人鼻息。而所有這一切，都被認為是天經地義，不能稍有更改的。然而，幾天之內，一切都改變了。他彷彿聽到了遠處萬里黃河奔騰咆哮的聲音；聽到了在大河沖瀉之下，山冢高岸崩摧的聲音。

於是，黃巢昂然舉起熠熠生輝的羅平劍，大聲誦道：

燁燁震電，
不寧不令。
百川沸騰，
山冢卒崩。
高岸為谷，
深谷為陵！④

千百隻手臂同時舉了起來，刀槍劍戟閃著寒光。三軍將士一齊和著黃巢的誓詞，那鏗鏘有力的聲音，在平原上傳得很遠很遠……

周圍百姓知道黃巢定下「轅門劈槐」的巧計，斬下了劉恩蔭老賊之頭，收了一員勇武賽過當年樊噲的猛將，都為義軍的興旺發達高興。這事一傳十，十傳百，越傳越遠，越傳越神。

都說：黃巢定於乾符二年五月乙亥那天起義試刀。起義試刀的前幾天，豪富劉恩蔭家出現了一件怪事。劉恩蔭的二兒子一天見他家神殿上的琉璃燈，光焰不明，走過去一看，只見裡面沒有燈油。劉二少責怪僕

人怠惰，夜晚沒有按時添油。可是，僕人卻抱屈說：

「我夜夜按時添油，卻不知道油到哪裡去了。」

劉二少說：「既然如此，晚上你暗隱在殿內，察看一下究竟是誰把燈油偷走了。」

這天晚上，僕人按劉二少的吩咐，隱在殿內，留心察看。剛交二鼓，僕人忽然看見兩個小鬼手提瓦罐，走進殿來，把琉璃燈裡的燈油全部倒進瓦罐提走了。

天明，僕人把這事如實地告訴劉二少。劉二少不信，第二天晚上便親自隱藏在殿內察看。果然，到了二更，兩個小鬼又提著瓦罐偷油來了。一個小鬼問同行的另一個小鬼：

「閻王爺要我們天天偷油做什麼？」

「嗨，你還不知道？這幾天閻王爺夜夜趕造生死輪迴簿，沒油點燈，所以差我們到各寺院和大戶人家的神殿上偷油。」

「生死輪迴簿上都載的一些什麼事？」

「上面載的事情多著哩。有一晚，我給閻王爺添油，順便偷看了一眼生死簿，只見閻王爺寫著：『曹州冤句縣赤墻村有一人姓黃名巢，字巨天。天生奇才，文比呂尚，武賽項羽，然而不爲當朝所用。於是，題下反詩，要衝垮李唐天下。以後混亂李唐天下，讓李唐三百年基業土崩瓦解的就是此人。乾符二年五月乙亥之日，黃巢在冤句劉家園試刀。劉家莊園莊主劉恩蔭一向欺壓平民，要被黃巢開刀殺了祭旗……』」

兩個小鬼一面說著話，一面提著燈油走了。劉二少聽了兩個小鬼的話，嚇得渾身戰慄，不等天亮就把他老子從熱被窩裡喚了起來，趕緊把偷油小鬼的話如實告訴他爹。並且說：

「爹，我們趕快搬家，到曹州避難去吧。」

那劉恩蔭內心狠毒，外面卻標榜慈善，念佛吃齋。如今一聽小鬼說他欺壓平民、魚肉百姓，閻王生死簿上要收他的話，氣得火冒三丈，暴跳如雷。爲了表明心術端正，淸白無汚，他咬著牙硬撐著說：

「爲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我劉恩蔭一向行善，不信閻王爺會那樣對我。」

劉恩蔭橫下一條心，躲在槐樹洞裡不走。他想，只要躲過乙亥這一天，他再溜回曹州去，也好向衆人誇誇口。

誰知道，果然就在乙亥這一天，劉恩蔭躲在槐樹洞裡，也被黃巢試刀砍死了。這叫天理昭彰，在數難逃。……

當然，這些傳說經過流傳人的加工，有的已經和本來事實有了很大出入；有的還帶著迷信、宿命的色彩。然而，這些傳說卻多少反映出百姓對鹽蠹、富豪劉恩蔭的憤恨，和對義軍首領黃巢的欽仰。

祭完旗回來，黃巢把大漢喚到中軍，親切地問他：

「壯士尊姓，名諱什麼？」

大漢回答說：「俺姓孟，單名叫楷。」

黃巢見他手裡還提著剛才砍古槐那把鍘刀，笑著說：

「先湊合著使這把鍘刀吧。以後到了名州大府，遇到好的工匠，再給你專製一把加重加鋼的好刀。參加義軍後，你要聞雞起舞，多練刀法。到了戰場上，光憑蠻力是不夠的，力大的獅子咬不過會飛的蚊子。蓋洪也是使刀的，就把你分到左軍營，當他的副將。蓋洪一把大刀使得神出鬼沒，以後他會在刀法上常指點你，你要虛心向蓋洪學習武藝，把本領練得更高強。我們要橫行四海，傾覆李唐王朝，天下英雄多著呢，不好好學本領，可不行呵。」

蓋洪得了一員副將，心裡很高興，他喜孜孜地拉著大漢的手說：

「以後我們就是生死共命，風雨同舟的兄弟了。」

孟楷憨厚地咧著大嘴說：「今後請蓋洪兄弟多指點帶引。」

黃巢又問：「孟楷，你會騎馬嗎？」

孟楷說：「給東家放過馬，只是不曾騎過。東家的馬是不讓下人騎的。不過，義軍要是有多的馬，我願意試試，學著騎。」

黃巢說：「虎將必須龍駒配，將來上陣才能叱咤風雲，建功立業。」他回身對黃鄴說：「命士卒把馬廐裡的壯馬牽幾匹來，讓孟楷挑選。」

黃鄴帶幾個士卒下去，到馬廐裡牽了幾匹膘肥體壯的高頭大馬來，對大漢說：

「孟楷，你挑吧。你喜歡哪匹，就要哪匹。」

孟楷不懂得相馬經，不會從馬的蹄口走態選馬。不過，他有一個笨想法：馬和人一樣，力氣、骨架是根本。力氣大，骨架硬，自然馱得重，跑得快，就是一匹好馬。於是，他走上前去，一不看毛色，二不看蹄口，三不蹓馬看走態，只左手攬住轡頭，右手使出渾身力氣往馬背上猛力一按，試試馬的腰力。

這一按不打緊，一匹黃驃馬腳下一趔趄，腰一軟，便撲地跪倒了。

孟楷搖了搖頭，扔下黃驃馬的轡頭，又去試另一匹。另一匹渾白的駿馬，也被孟楷走上前去，攬住轡頭，猛力一壓馬背，按倒在地。孟楷搖了搖頭，又去試另外一匹。就這樣，黃鄴讓士卒牽來的幾匹馬都被孟楷按倒了。

黃巢見了，大聲叫道：「把我騎的那匹烏龍駒牽來，給孟楷騎！」

烏龍駒是一匹大宛⑤駿馬。那是一個販鹽的朋友贈送給黃巢的，堪稱千里足，是一匹難得的好馬，黃巢十分鍾愛牠。

黃鄴聽黃巢說要把心愛的烏龍駒贈給孟楷，勸諫說：

「二哥，你是義軍主將，不可沒有良馬呀。」

黃巢說：「良馬難得，良將更難求，你快叫士卒去把烏龍駒牽來吧。」

孟楷也辭讓說：「黃將軍，我說什麼也不能要將軍的寶駒。就眼前這幾匹馬中，選一匹將就騎著再說吧。」

黃巢說：「哎，這種馬怎麼能讓你騎呢？將來上陣，你一發力，馬受不住載，撲地倒了，豈不叫敵軍有機可趁，輕易地壞了我的猛將?!」

黃鄴想了想說：「馬廄裡還有一匹烈馬，據說是劉家大少在巡吏任上得的。那馬一身火炭樣的毛色，高大雄健，人稱『千里赤』。只是性子特別暴烈，人還沒有上前，牠就前蹄一揚，樹起了牌坊，又咬又踢，沒有人敢攏身。就算騎上了馬背，牠前後亂顛，飛山越嶺，跳河跨澗地亂跑，也要把你攛下馬背，所以一直沒有人馴得牠。這馬久沒人騎，也就更加野性，更加暴烈。現在用一根鐵樁，兩根鐵鏈將牠單獨拴在一個空場上，四蹄也都用鐵鏈絆定。這匹馬力氣是有的，就不知孟楷能不能騎。」

聽說有這樣一匹奇馬，孟楷忙說：「有如此烈馬，我願意去騎騎試試。」

黃鄴說：「既然孟楷願意試騎這匹烈馬，我們就一起到後院馬廄看看去吧。」

黃鄴引著黃巢、孟楷和衆將領來到後院馬廄前，果然見馬廄中間空場上，用鐵樁鐵鏈拴著一匹火紅的高頭駿馬。那馬見了人去，立即昂首振鬣，引吭嘶鳴：

「咴咴咴——」

鳴聲脆響，似有金石之音。

黃鄴命士卒上前解下四蹄的鐵絆。四蹄羈絆一脫，那馬立刻奮揚騰挪起來。

孟楷上前解下拴在鐵樁上的鏈條，「千里赤」立刻大吼一聲，揚起雙蹄向孟楷撲來。孟楷閃身躲過，右手勒住馬繮，左手揪住鬃鬣，身子一騰上了馬背。那馬前仰後顛都不能將孟楷摔下，便馱著他騰空飛越出柵欄，向著野地狂奔而去。

朱溫望著飛騰而去的「千里赤」，對黃巢說：「大哥說，虎將須得龍駒。如今，只怕是龍駒要斷送虎將了。」

黃巢也怕孟楷有什麼閃失，忙叫蓋洪備馬前去接應。蓋洪備好馬正要騎了出去，忽然聽得外面一陣馬蹄之聲，如繁弦急雨，由遠而近噠噠而來。

衆人循聲遠望，只見孟楷跨馬如飛，人馬都安然無恙地回來了。經過這番驅馳，「千里赤」終於被馴服了。馬到衆人跟前，孟楷一勒繮繩，「千里赤」揚蹄嘶叫一聲，然後踏著小步停下。孟楷也趁勢翻身下馬。

黃巢笑問：「這馬還中用嗎？」

孟楷欣喜說：「是匹好馬，只是以前未遇識馬的人。」

黃巢說：「既然如此，今日算馬得其主，這馬以後就歸你騎了。」

孟楷大喜，連忙拱手稱謝說：「謝黃將軍賞賜好馬！」

蓋洪領著孟楷並轡回營去。這時，卻有中軍侍衛奉曹氏夫人之命，來請黃巢回去。侍衛說：去濮州、曹州聯絡、偵察的人回來了，曹氏夫人請黃巢將軍回中軍營，聽偵察、聯絡士卒稟報。

黃巢回到中軍營之前，曹氏夫人已先安排了偵察士卒的盥洗、進餐。那小伙子雖經長途跋涉，但洗過澡，換了衣服，吃了頓飽飯之後，又情緒飽滿，精神煥發了。

偵察士卒叫李勇，是個機敏伶俐的小伙子，談鋒也健。幾天的接觸中，他看到黃巢和曹氏夫人對待一般士卒，情同手足，所以談話也沒有什麼拘謹。

黃巢回中軍的時候，他正和曹氏夫人侃侃而談，敍述沿途的見聞。一見黃巢進中軍來，李勇才停止說話，連忙叩見黃巢說：

「啓稟黃將軍，李勇前往濮州、曹州聯絡、偵察，今天辰時趕回來了。」

黃巢慰勉一番旅途辛勞，先問他王仙芝義軍的情況如何，可有書信回來。

李勇說：「王仙芝將軍的隊伍發展很快，現在已經擴大到一萬多人了。攻下長垣縣城、濮州府城之後，又接連攻下了附近幾個縣城，目前軍威正盛，附近飢民都踴躍投軍。王將軍聽說黃將軍在冤句起事響應的消息，很高興。看了黃將軍修去的書信之後，王將軍準備馬上回師南下，同攻曹州，以便兩支義軍會師一起。王將軍還說，黃將軍新起事，人馬不多，也沒有經過實戰，所以，攻曹州城時，東、西、北三個城門，他們全包了。我們的隊伍只攻南門。王將軍又說，這些州縣官雖是搜刮民脂民膏的能手，但是打仗守城卻全是酒囊飯袋，攻曹州的事要黃將軍只管放心，一定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李勇說完，馬上呈上王仙芝修的回書。

接著，黃巢又仔細問起曹州城內情況。

李勇說：「黃將軍在冤句起事的消息傳到曹州之後，曹州刺史一面上奏朝廷，一面加強曹州的防務。現在，進城、出城盤詰都很嚴。我是扮成卜筮人才混進城去的。」

「哦，你年紀輕輕，還會這套本領嗎？」

「舍下有位堂叔精於蓍龜卜筮⑥之術，爲了混碗飯吃，小時候也隨家叔學過此道。」

「很好，很好，你會此道，日後還有用著它的地方。今日無暇詳談此事，改日我再細細問你。現在你先說說曹州城內的情況，最好能講些有關曹州刺史的逸聞趣事，以及百姓對他的看法。」

李勇小心地說：「我雖然只在曹州城裡住了兩天，曹州刺史的逸聞趣事倒聽了不少，只怕這和攻城的

事關係不大，不敢多講。」

黃巢卻興致勃勃地說：「你講，你講，不管和攻城關係大不大，我都想聽聽。」

於是，李勇便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

原來，這曹州刺史姓朱名範，是兩年前才由京都貶到曹州來的。朱範籍貫揚州，也是故家子弟，世代書香，只是門第不如王家顯赫。早年，朱範曾和王鐸同塾念書，共過硯席。

王鐸的叔父王播是前朝宰相，朝中有人，王鐸得以少年高中，並且累得遷擢，青雲直上，成爲當朝三宰相之一，眞是位極人臣。

朱範流年不利，官星遲照。鄉試雖然得中，京考卻年年落第。家裡的人要出錢給他捐官，朋友們勸他從幕僚出仕，他都不肯答應，認爲那不是正經出身。依舊年年秋闈赴長安應試，倔頭倔腦地一定要掙個進士前程，不願由雜途入仕。

一年秋試，朱範又來到長安，旅店裡和同來京師趕考的舉子切磋文章，閑談中才知道，今年進士科的主考官，竟是他早年的同窗，當朝顯宦王鐸。朱範聽了這個消息，無比慚愧，也無比感慨。自己科場不利，仕途淹遲，自覺無顏去見王鐸，也不屑於摧眉折腰去向王鐸關說請託，然而胸中抑鬱不平之氣卻難消。獨臥旅店的硬榻之上，輾轉反側，難以成眠。想起二十年前的今天，一樣的明月良夜，一樣的嫋嫋秋風，搖動著燭光燈影。自己和王鐸一樣青春年少，同是遊庠⑦學子，共席研讀。二十年韶華白駒過隙般消逝，今天，王鐸成了禮部的主考官，替天子選拔天才英華，而自己呢，已經過了「不惑」⑧之年，華髮悄悄雜入雙鬢，還和年少的青衿⑨學子一起，提著書囊應考。境況的變異，眞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想到這裡，朱範感慨系之，不禁中夜推被，披衣秉燭，展紙命筆，寫下一首無題七絕：

二十年前此夜中，
一般燈燭一般風，
不知歲月能多少，
猶著麻衣待至公。⑩

第二天，考院門前鳴鐘振鐸，朱範和各省舉子一起，魚貫進入考場。想起昔日同窗，今科主文王鐸，如今就坐鎮考場帘後，不免提起筆來，將昨晚的詩句重書一遍，抬頭寫上：「謹呈禮部主文大人王」，落款寫上：「揚州舉子朱範頓首」，便獻了進去。

正在帘後正襟危坐的主考官王鐸，接過執事人呈上的，帘前考場上舉子獻來的詩，目光首先掃了一眼最後的落款，如若是一個陌生的、不相干的名字，準備看也不看一眼，丟在一旁。然而，映入王鐸眼簾的，卻是「揚州舉子朱範」，一行古樸有力的熟悉筆跡。在他記憶的深處，逐漸顯現出一個倔頭倔腦，行爲迂闊的少年學子的形象，想起在揚州大運河旁一所世家子弟共讀的古老書齋裡，他和朱範同席共硯學習的情況。闊別二十年了，想不到朱範還是當年那股迂夫子氣，不肯雜途出仕，依然混雜在舉子中應試。想著這些，王鐸急忙展開朱範獻上的詩句來看，他想知道，朱範對他這個昔日的同窗，今日的主考，是不是有什麼請託。

王鐸讀罷朱範的七言絕句，玩味再三。詩中除了懷念二十年前一起度過的寒窗共讀生活，慨嘆歲月的流逝之外，並無半點請求關照的意思，全詩的結尾，不過要求給以公正的選錄。王鐸不免搖頭嘆息，覺得他既可笑，又可憐，落魄到今天這個地步，還充什麼硬漢，不肯向故人說幾句請求關照的好話，卻冠冕堂皇地唱什麼「待至公」的高調。王鐸將朱範的獻詩扔在一旁，生氣地想，你就等著那公正的選拔吧！

三場考試，王鐸沒有再理會朱範，可是，等到閱卷錄取時，王鐸忽然又顧念當年同窗的情誼，想著一樣是揚州世家子弟，而憐惜起朱範來。王鐸轉念一想，朱範的獻詩中雖然沒有明顯的請託詞句，但獻詩本身就包含著請託關照的意思。不過是讀書人要面子，講骨氣，不明說罷了。看看朱範三場的考卷，文章詩賦都還過得去，於是，終於朱筆一點，將朱範取了個最後幾名的進士。

朱範中了進士之後，按照通常禮儀，少不得厚顏到王鐸府上，尊昔日的同窗為老師，自稱門生，叩頭謝恩。王鐸一喜之下，在皇上面前為他說了幾句好話，又放了他一個京官。哪知道，這樣一來朱範的迂闊之氣又大發了，竟把自己當成什麼柱國能臣，懷起廟堂之憂來。今天搞什麼為民請命，明天搞什麼犯顏直諫，弄得他那個同鄉門師王鐸十分為難，因而也觸怒了懿宗。咸通末年，終於一紙詔令，將他貶到曹州去做刺史。

貶到曹州之後，朱範迂闊之氣仍然不減。到任的第一天，眷屬還沒安頓好，就急急忙忙地令屬吏去請工匠。屬吏們只當是新任刺史對他居住的館舍不滿意，要請工匠整修，嚇得趕緊照辦，生怕刺史怪罪伺候不周。泥木石匠召來一大幫，正要著手整修、擴建刺史的眷屬居住的後衙，不料，朱範卻叫泥木工匠都回去，只留下幾個石匠。屬吏們不明白朱範的用意，一時不知道怎麼辦好。朱範卻親自指揮石匠，在州衙公廨南面立了一塊石碑。朱範秉筆，工匠勒石，莊嚴堂皇地在碑上刻下一首〈戒石銘〉。這首〈戒石銘〉是當年太宗皇帝李世民，書賜州縣地方官的一段箴言：

爾俸爾祿，
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

上天難欺。

屬吏們見新任刺史並不嫌後衙館舍簡陋，自然不會怪罪他們安置不周，心裡一塊石頭才落了地。看了公廨前的〈戒石銘〉，不覺暗暗好笑，心想，眞是一個和尙一套經，原來新任刺史是個好虛名的人。

唐朝各州縣衙門裡，樹在公堂前面的戒石，本來也不罕見。當年太宗皇帝勵精圖治，親洒宸翰，寫下這段箴言，勉勵各州縣地方官；各州縣地方官將當今皇上的墨寶，戰戰兢兢地刻石立碑，樹在堂前，朝夕仰望，以爲繩墨。那個時候，這段〈戒石銘〉對約束州縣地方官的行動，淸明吏治，開創貞觀之治以來的百年盛世，確是起過作用的。

然而，時過境遷，吏政日下，到了晚唐，這段二百多年前的皇帝說的話，對官吏們已經沒有多少約束、警戒作用了。戒碑立在衙署前面，不過做做幌子，給吏部下來巡視的考功郎中⑪看看。爲的是得個好的政聲，以便能夠早日升遷。其實，誰也不會眞正照著〈戒石銘〉上寫的去做。

屬吏們正在竊竊私議新任刺史立碑刻石的舉動，以爲不過是標新立異，沽名釣譽。誰知道，朱範卻竟然眞按〈戒石銘〉上刻的，認眞實行起來了。

這一年春天，立春前夕，屬吏按照朱範的吩咐，依照古老習俗，牽了一頭膘肥體壯的水牛，繫在衙前的一株常靑樹下，朱範親捉牛鞭，在牛臀上打了三下，叫做「鞭春牛」，作爲一年農事的開端。春二三月，滿野裡犁耙激水，牛聲哞哞，布穀鳥在藍天裡唱著「布穀、布穀」，一年繁忙的春耕種季節到來了。

朱範帶著衙役扈從在田疇上巡視，叫做「勸耕」。去冬雨雪稀少，今春未下透雨，稻田乾涸，農民在車水插秧。朱範見了這情景，不覺平添煩憂。春苗不壯，秋實難望，民食、稅課，如何籌措？地方安靖，也就難以維持了。

正在這時，卻有衙役從州衙公廨到田疇間來，報告朱範：監察御史巡按來到曹州，已在黃河渡口下船，前站執事到州衙傳御史鈞命，著刺史即派民伕肩輿，到渡口迎接。

朱範正在為春旱煩憂，聽了監察御史傳下的這道命令，心中很不以為然，憤懣地說：

「當監察御史的，怎麼連『使民以時』的道理都不懂呢？而今春耕大忙，如何能派許多民伕去抬肩輿？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我在衙內無事，要抬肩輿，我自帶衙役前去吧。」

朱範說罷，帶著扈從回到州衙，命衙役們備好轎子，自己脫去官服，穿上短衫褐服，和衙役一起抬了一副空轎子，就要去接御史。屬吏、衙役知道朱範的倔脾氣，也怕他遷怒於自己，都不敢相勸。

來傳御史鈞命的執事，未到曹州之前，也風聞朱範這人的迂闊、執拗，然而，想不到他會在這樣一點小事上，如此認真地頂撞代天子巡行監察天下的御史大人。事情已經僵到這個地步，說服朱範另派民伕，自然沒有可能；真讓刺史去給御史抬轎，天下斷無此理，御史也絕不會坐這樣轎子。

傳命的執事無可奈何，只好改換口氣說：「刺史大人不必動怒，農忙時節，派不出民伕抬肩輿，就改用馬匹迎接御史大人也罷。怎麼能讓刺史大人親抬肩輿呢？」

曹州屬吏見御史執事改換了口氣，這才敢於上前勸解，請刺史放下肩輿，另備馬匹迎接御史。執事們返回黃河渡口向御史稟報這段風波，御史聽了心中十分不快，可是，朱範佔著「使民以時」的理，御史也奈何他不得，只好改為乘馬入衙。

這件事情傳開以後，州衙內外私下都叫朱範為「朱瘋子」。不過，也有百姓開始叫他「朱青天」。

州衙後園裡有一口舊井，井欄已壞，年久失修，井壁也有幾處坍塌了。井旁有一株大皂角樹，粗可合抱，高達數丈，蔭蔽井台，所以水極清冽。然而，汲取飲用，水味卻極苦澀，不堪入口。

屬吏們幾次派了人，要在後園另鑿一口甜水井，供刺史和眷屬飲用。可是，朱範總是制止屬吏們興師

動衆另鑿新井，常常微笑地說：

「既清且苦，正符吾志。」

朱範不肯另鑿新的甜水井，便一直汲用這口舊井既清且苦的井水，據說，汲用了這兩年，那井水終於漸漸地變甜了……

那李勇一面敍述他去曹州一趟，打探來的有關刺史朱範的軼聞趣事，一面不時偷偷看看黃巢的臉色。開始，黃巢聽得十分入神，李勇也就漸漸放開膽子，毫無顧忌地講了下去。黃巢只是靜靜地聽，也並不插話打斷他。

講到朱範汲用苦井的事情，黃巢先是微笑，接著是搖頭不以爲然，聽到苦井終於變甜時，黃巢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把手一揮說：

「無稽之談！」

接著，便起身在房裡踱起步來。

李勇以爲自己說錯了什麼話，黃巢在斥責他，嚇得也趕快站起身來，躬身垂手侍立說：

「小人說著說著，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信口開河起來了，中間不當的言詞，請黃將軍恕罪。不過，以上所說，全是我在曹州聽旅店主人介紹，聽曹州百姓街談巷議得來的，並無半句是小人憑空編造。」

黃巢見李勇錯會了他的意思，微笑地撫著他的背，慰勉說：

「不、不，你探事極深入、周詳，談得也很好。了解這些情況，能使我們知己知彼，對於將來克敵致勝，攻占曹州，很有用處。」

李勇見黃巢並無責怪他的意思，相反慰勉有加，緊張的心情才鬆弛下來，咧開嘴唇憨厚地笑了。

李勇細談曹州情況的時候，曹氏夫人已離開中軍，料理別的事務去了。黃巢便對隨侍的一位中軍小校說：

「李勇出去這趟很辛苦，辦事也極認眞，多給他一點賞賜，讓他就留在中軍營裡，隨時聽候使用。」

中軍小校得了黃巢的吩咐，領著李勇下去領賞和歇息去了。

李勇講曹州刺史的逸聞趣事的時候，黃巢表面看來很輕鬆，似乎平心靜氣地在聽故事。其實，他內心裡卻在不斷地思索、分析。李勇走了之後，黃巢便心事重重地在中軍營內獨自踱起步來。

他想：大千世界，紛紜繁複，世事恐怕難一概而論。唐官唐將中，自多尸位素餐之輩，然而，恐怕也不盡如王仙芝來書中所說，全是酒囊飯袋。確乎還有愚忠愚勇，罄力竭心，爲李唐王朝效死盡節的人。他們深深懂得「民爲邦本」的道理，也講「恤民」、「愛民」。自然，「愛民」是爲了「本固邦榮」。正如唐太宗謂公卿說：

「朕終日孜孜，非但憂憐百姓，亦欲使卿等長守富貴。」

所以，他們也不一味只是搜刮民脂民膏，只取不予，殺雞取蛋。這些人是公卿官吏之中一些較有眼光的人。

由李勇所敍情況來看，朱範便是這樣的一類人。可惜他生於末世，不能見用於當今。李唐氣數已盡，大廈將傾，獨木難支。然而，由於有朱範這樣的人鎭守曹州，看來，來日必有一番惡戰，萬不可掉以輕心。

想到這裡，黃巢把林言喚了進來，讓他到各營傳令，請曹氏夫人和各營將領立即到中軍來，商議進軍曹州的事情。

林言得到黃巢的命令，就近首先到中軍後營去傳令。後營是曹氏夫人和少數女侍居住的地方，就設在中軍轅門旁邊一個雅靜的小庭院裡。這個小庭院過去是劉家二公子的一個書齋。

這是在大院裡又圈圍起來的一個小院，院墻上爬山虎的藤葉正長得茂盛，把整個院墻都蔭蔽住了。林言來到庭院門前，抬頭便見門楣上高懸著一塊木牌，上寫著「靜遠園」三字，取寧靜致遠的意思。林言走進庭院，見一叢丁香樹下，一位女子正在舞劍。那女子年紀十五六歲，身材窈窕，形容俊秀，仔細一看，認得是前幾天要砍招軍旗，驚動了整個義軍營寨的那位姑娘。那劍舞得果然不錯，劍過處習習生風，吹動丁香樹上一片片白花瓣飄落下來，直撒得她髮鬢上、衣服上都是丁香花，襯托那姑娘的容顏更加秀麗。林言看到那姑娘劍舞到精彩處，不禁在一旁暗暗喝采起來。

蓋秀梅聽到有男子的聲息，立刻停步收住雙劍，秀眉豎起，星眼四下一掃，厲聲喝問：

「誰人大膽，敢到後營偷看姑娘們練劍！」

「好厲害的姑娘！」林言不禁暗暗咋舌。秀梅是個潑辣的姑娘，而林言卻偏偏是個有點靦腆的小伙子，在姑娘們面前，說話都要臉紅的。他本不是有意偷看姑娘們練劍，但聽了蓋秀梅這一聲喝問，卻眞像心中有什麼隱祕被別人窺破，或者做了什麼虧心事一樣，雙臉緋紅。他本待要急速轉身，一走了事，不與這個姑娘搭腔。可是，轉念一想，自己是奉黃將軍之命，來請曹氏夫人去中軍議事的，要是就這樣轉身走了，那不要違了軍令，誤了大事？

想到這裡，林言只好硬著頭皮上前，紅著臉說：

「姑娘，我是奉黃巢將軍之命來後營，請曹氏夫人到中軍議事的。並非到這裡偷看姑娘練劍。」

說話間，兩人目光不覺碰到一起了，林言趕緊把目光移開。

蓋秀梅聽了林言的說明，不再生氣了，卻好奇地用大膽的目光把林言上上下下，好好打量了幾眼。到後營以來，蓋秀梅多次聽曹氏夫人說：

「秀梅呀，你性格潑辣得像個小子，而我那外甥卻靦腆得像個姑娘。」

當然，曹氏夫人馬上又會轉口稱讚她：「如今的姑娘還是潑辣點好。我喜歡你這種性格，我年幼的時候就很潑辣。現在參加義軍了，更要潑辣，不然，怎麼上陣殺敵呀！」

蓋秀梅聽了曹氏夫人的話，好奇地問：「哦，還有小子靦腆得像姑娘的？夫人，你那外甥在哪兒呀？」

曹氏夫人說：「那是你黃巢哥的大姐的兒子，也是個苦命的孩子，從小父母死了，隨奶奶長大。奶奶憐恤這個孩子，處處護著他，時刻把他帶在身邊。也就是常說的，脂粉隊裡長大的吧，所以完全沒有一般男孩子的野氣，性格就像個姑娘。不過卻從小愛學武藝，家裡專門請了名師教他，他黃巢舅舅也常常親自指點他，武藝倒是學得不錯。當他舞起刀來的時候，那眞像出山猛虎，鬧海蛟龍。這個時候，你又會覺得他是一個出色的好小伙子，而從心底深深地喜愛他。」

曹氏夫人說的「從心底深深地喜愛他」，本來是泛泛而談的，更主要的是講她自己對待林言的感情。卻沒想到，這話在一個年輕女孩子面前說起，往往容易觸動她們富於感情的，極其敏感的心弦。果然，聽了曹氏夫人最末的這一句話，連一向十分爽朗、潑辣的秀梅姑娘，也不覺俊臉緋紅了。

蓋秀梅這些細微的感情變化，曹氏夫人一眼就看到了，連忙把話岔開：

「你看，我一介紹就沒完沒了。其實，不用我多說。我這外甥叫林言，現在就在中軍帳下當侍衛長。將來往來傳令，隨侍黃巢將軍出入各營，你們都會見到的。當面見了，就不會以爲我是過分誇奬他了。」

其實，在這番談話之前，還是蓋秀梅初來投軍，不被收留，要砍招軍旗的時候，他們就見過面。那天，林言就站在黃巢和曹氏夫人身邊。不過，那時蓋秀梅注目的是她心中崇敬的英雄——黃巢將軍，而對黃巢將軍身邊那個年輕的侍衛長，她卻根本沒有留心，晃一眼就過去了，甚至連眉目也沒有看清呢。

自從聽了曹氏夫人這番談話之後，蓋秀梅心裡便渴望著再見見那個黃巢將軍的外甥，那個平時靦腆如姑娘，而舞起刀來卻像出山猛虎、鬧海蛟龍，叫你從心底深深地……那樣一個出色的小伙子。

然而，蓋秀梅只在後營隨侍曹氏夫人，很少到前面去，所以，一連幾天，蓋秀梅都沒有機會和林言打照面。

現在，林言就站在自己面前了，蓋秀梅不覺大膽地打量了林言幾眼，果然如曹氏夫人所說，是一個眉目清秀而略帶靦腆的小伙子。蓋秀梅自己雖然潑辣、爽朗，卻不喜歡那種粗野的小伙子。林言在姑娘們面前彬彬有禮，略帶靦腆的性格，倒使她心愛。她心裡在想：只是不知道他的武藝，是不是眞如曹氏夫人說的那樣精通。

想到這裡，蓋秀梅突然心生一計，她故意拉下臉說：

「曹氏夫人命我在這裡站崗，閑雜人等一律不准進營，就是有要事，也得由我先去通報，得到呼喚，才能進去。你究竟是不是眞心想進營去？」

林言誠懇地說：「自然是眞心想進營去。」

「你眞心想進營去，就得答應我一個條件，我才爲你進去通報。」

「什麼條件呢？」

「你不就是林言嗎？」

林言驚訝地瞪大眼睛，默默點頭。

「聽你舅媽曹氏夫人說，你舞大刀似出山猛虎，鬧海蛟龍，水潑不進。我今天想見識見識你的刀術，也向你學習學習武藝。順便我也準備一桶水放在旁邊，你舞起大刀，我往你身上洒水，如果眞是一滴水落不到你身上，那麼，你名不虛傳，我馬上進去給你通報。你舞刀，我潑水，刀舞完了，如果衣服上濺上了一滴水滴，今天你就別想進營去了！」

蓋秀梅說得斬釘截鐵，不容迴旋。說罷，自去院中水井裡打上一桶水來放在身旁，然後立眉橫劍，擋

在林言面前。

林言聽了這番直濺火星的話，暗暗咋舌。他早已見過這姑娘揮刀要砍軍旗，大鬧軍營的厲害，連她親哥哥蓋洪也不得不讓著她幾分。今天恰巧碰上她在後營門前站崗，也是冤家路窄，自己晦氣。硬碰硬和她鬧翻，耽誤了傳令大事，可不是好玩的，不如應了她的要求，舞一路刀給她看。這也是五尺高的城門，七尺長的漢子，不得不小心低頭。

林言把袖管、褲管一紮，嗖地一聲，從刀鞘裡拔出銀光閃閃的鋼刀說：

「好吧，我就獻醜了。姑娘潑水時，手下留情就是了。」

蓋秀梅背過臉去，噗嗤一笑，提過水桶，準備潑水。

林言全身運了運勁，然後上下左右、劈砍勒刺地舞動鋼刀。鋼刀過處，呼呼生風。接著，越舞越緊，漸漸眼前只是銀光一片，再看不清刀法，也看不見人影。

這時，蓋秀梅將一雙素手從清清的水桶裡，掬起一滿捧一滿捧清冽的井水，直向那團銀光潑去。井水落到銀光上，立刻被激成一陣陣的塵霧和水沫，反射了回來。

舞罷一套刀法，林言一個白鶴亮翅，漂亮地將刀收住。臉不泛紅，氣不發喘。蓋秀梅上前查看林言身上的衣服，果然從上到下找不出一個水滴的跡印。而低頭一看自己，綉花弓鞋和綠絹織錦抹腰上，倒濺上了不少水滴。蓋秀梅露出一排潔白好看的牙齒，發出一串銀鈴般的笑聲，這才滿口稱讚說：

「好刀法，好刀法，果眞名不虛傳！」

林言說：「姑娘，這該爲我進去通報了吧。」

蓋秀梅將笑意凝在臉上，正經地問：「你說我聽聽，究竟是什麼事情，我好進去通報。」

林言說：「黃巢將軍要我通告曹氏夫人和各營將領，馬上到中軍議事，商議進軍曹州的事宜。」

蓋秀梅還在支著耳朵往下聽，林言已經說完了。蓋秀梅問：

「還有呢？」

「就這些。」

「就這些？」蓋秀梅將手一揮說：「好，我都記下了。曹氏夫人正在營內小憩，你不必進去了，我把這些話告訴她。剛才舞刀已經耽誤了一點時間，你不要再磨蹭了，快到別處傳達命令去吧。」

林言無奈，只好轉身往回走。剛跨出院門，蓋秀梅又突然將他喊住。

林言轉過身來時，只見蓋秀梅睜著一對水靈靈的眼睛，脈脈地望著他，然後噗哧一笑說：

「你就這樣走，放心嗎？你知道我是誰，準會給你傳達黃將軍的命令嗎？」

林言靦腆地一笑，舞大刀時也沒有發紅的俊臉上，現在緋紅了。他大步朝院外走去，一面走一面轉過身來說：

「我知道，你是參加義軍第一天就要砍招軍旗的那個厲害姑娘，你叫蓋秀梅！」

蓋秀梅站在院門口丁香樹下，深情地望著林言走遠，回答林言的，是姑娘們特有的一串又甜又脆的笑聲。

〔注釋〕

① 安史之禍：唐玄宗天寶十四年（西元七五五年），節度使安祿山和部將史思明舉兵作亂，攻陷長安。前後歷時九年，古稱「安史之禍」。近代史家稱「安史之亂」。

② 失怙：《詩經．小雅》：「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怙，依賴的意思意。幼年喪父，叫失怙。

③ 仵作：舊時官署檢驗死傷的人員。

④ 這幾句詩出自《詩經．小雅》，原意是：「閃閃的雷電，令人驚魂不定。沸騰的百川，沖刷得山崖猝然塌崩。高岸轉眼變成深谷，深谷轉眼化爲丘陵！」原詩本是以社會的變革來警醒統治者勵精圖治，這裡黃巢借用它呼喚革命的風暴。

⑤ 大宛：古西域諸國之一，以產馬聞名。

⑥ 蓍龜卜筮：古代用蓍草和龜甲卜問吉凶。蓍草俗叫「鋸齒草」，古以蓍草占卦，叫「筮」。

⑦ 庠：古代學校名。

⑧ 不惑：《論語．爲政》：「四十而不惑」。以後用「不惑之年」，作爲四十歲的別稱。

⑨ 青衿：衿，古代衣服的交領。青衿，即青領，學子的服裝。

⑩ 麻衣，平民所穿的衣服；至公，大公，指考試中公正的選拔。全句說，自己至今還穿著平民的衣服參加科舉考試，等待公正的選拔。

⑪ 考功郎中：唐官名，屬吏部，掌管官吏考課之事。

八

黃巢和王仙芝義軍四面合圍曹州城，已經十多天。

義軍多次用雲梯、衝車強攻，都被雨點般的矢石擋回。幾次城牆攻破缺口，也被刺史兼鎮守使朱範親率守卒，冒著如蝗的箭矢，擔著泥土，扛著夾板、木夯、石碓，上城板築、修復。

唐代城牆，除了城門、敵樓用磚石築成外，城牆部分都是板築泥牆。築時，城牆兩面用厚木板夾持，中實黏土，上用石碓、木夯夯實。泥牆築好，再去掉夾板。

在這十多天中，曹州刺史朱範衣不解帶，親帶士卒，日夜巡守在城牆上，義軍圍城的前兩天，他已派專人星夜馳赴長安，請求援兵。十多天過去了，朱範天天如大旱望雲霓，盼望救兵到來，然而卻杳無音信。

一天，朱範正帶著隨身侍衛在城上巡行，一名參軍尋來，向朱範報告：

「大人，城中已經糧盡，守卒幾餐沒有吃飯了，怎麼辦？」

朱範撫著已經月餘沒有梳理、修剪，宛如一把亂草的鬍鬚，沉吟起來。要按普通年景，平常時候，像曹州這樣的郡府，起碼也會有月餘的存糧。然而，這幾年連年飢饉，府庫空虛；五月，又是麥子將熟未割，青黃不接的時候，城裡餘糧撐持了十天半月，已經是很不容易了。如今已到絕糧境地，而城圍尚無望解之日，怎麼辦呢？

朱範皺著濃眉，尋思半晌，無計可施，才無可奈何地說：

「還是殺戰馬以餉士卒吧。」

「還殺戰馬!?」參軍爲難地說：「別的戰馬都殺吃完了，只有刺史衙內還有幾匹以備急需的戰馬，那可是不能殺吃的呀。」

朱範揮著手說：「殺吧，殺吧，刺史衙內的戰馬一樣殺了給士卒吃。不吃東西，士卒怎麼有力氣打仗呢？眼下只是守城，也不出戰，暫時用不到戰馬。」

參軍看看附近沒有外人，這才靠近朱範，低聲說：

「大人，萬一援兵不至，要突圍出走，沒有戰馬怎麼能行，要考慮後路呀！」

朱範兩眼突然射出嚴厲的目光，逼視參軍說：「你怎麼能這樣說話呢？朱範忝受國恩，在朝不能以忠言感動君心，修明政事；出守曹州又不能以兵革固守封疆，苟且偷生，有何面目立於人世？朱範只有與曹州城共存亡之責，絕無棄城出走之理。你命士卒，首先把我的戰馬殺了，分餉守城將士。」

參軍囁嚅著，還要說什麼。朱範卻不願再聽下去，厲聲吩咐：

「快去執行吧，不要多言了。殺馬之後，立即帶我那戰馬的兩片白耳朵和幾塊馬骨來交驗。」

原來，朱範的座騎特別，全身烏青，唯兩耳雪白，戰馬的名字就叫「雪耳驤」。朱範要參軍交驗「雪耳驤」的兩片白耳朵和幾塊馬骨，就說明他決心已經下定，再無迴旋餘地。

參軍無奈，嘆息著走了。

過了一兩個時辰，參軍果然捧著「雪耳驤」的兩片雪白的耳朵和幾塊馬骨，到朱範面前交驗。同時，用一個朱漆描金食盒，給他帶來了一盒加料燒製的馬肉。

朱範接過「雪耳驤」的一對雪耳，不覺潸然淚下，就城上取了些築城備用的泥土，親自將雪耳掩埋，並立一個小塚。口裡哀惘說：

「雪耳驤，雪耳驤，我心愛的千里駒。為軍食而獻身，與叱吒戰陣而死同榮。解圍之日，我要為你立碑永誌。」

參軍跟在身後，催促說：「大人，你也幾天沒吃一頓飽飯了，將就吃點馬肉吧。」

參軍將描金食盒遞上，朱範只看了看裡面的馬肉，就吩咐說：

「給守城的士卒拿去，就說是郡守送給殺敵有功的將士吃的。」

參軍捧著食盒不肯走，他說：「大人，你把自己乘坐的良驥都殺了，吃點馬肉還不應該嗎？」

朱範反問參軍：「你說說，我們這座彈丸小城，爲什麼能堅守十天以上？」

參軍不假思索地說：「大人身先士卒，親冒矢石，和士卒同甘共苦，共勤王事唄。」

朱範懇切地說：「這就對了。要想打勝仗，首先得收將士之心。前漢黃石公①所撰《素書》說：『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②，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同樣，這一食盒馬肉，雖然不能使全體將士果腹，但能使他們知主將與士卒同甘苦之心，而思效死守城。」

經朱範這一點撥，參軍才恍然大悟刺史的良苦用心。可是，他又擔心的問：

「那麼，大人吃什麼呢？」

朱範命侍衛將幾塊馬骨拿去煮湯，說：「我喝點骨汁也就可以了。」

參軍見朱範要熬馬骨湯充飢，不平地說：「刺史，將士們浴血奮戰，拚死守城，飯都吃不上。就連大人您也喝馬骨湯充飢。可是，城裡並非公私倉廩眞的都空了。據說，有的庫房糧鹽還堆積如山呢。」

朱範忙問：「哪裡的庫房，糧鹽堆積如山？」

參軍說：「聽說巡院的庫房裡，巡吏們多年屯積的糧鹽就絲毫未動。巡吏劉承祚即使在而今全城軍民無米爲炊的時候，還天天食膏飫肥呢。」

朱範憤慨地說：「國家都讓這些鹽蠹給蛀空了，致落得今日大廈將傾。然而，我們卻奈何他不得，鹽池、巡院都是由朝廷鹽鐵使專管的。只有待城圍解了之後，再將鹽蠹劣跡上奏，以待朝廷處置。」

參軍知道有關巡院的事多說無益，提著一盒馬肉自去賞賜下屬，以示郡守的恩典。朱範帶著幾個隨身侍衛繼續在城上巡行。經過上午一番激戰，攻守雙方互有很大傷亡，都在重新組織力量，準備進行新的更激烈的戰鬥。這是兩次戰鬥之間的一段暫時的平靜。

朱範正在城上巡行，從落日的餘暉裡，傳來一陣「咚咚」的、沉實的夯築城牆的聲音。朱範知道這是守卒們正在利用戰鬥的間隙修復攻破的城缺。隨著沉實的夯築聲，還傳來一陣陣聲調凄涼的夯歌。那是流行在民間的一種小調，唱的是杞梁妻哭夫的故事：③

正月裡來是新春，
家家户户點紅燈，
奴家門前無燈照，
只因丈夫去從征。

二月裡來百花開，
家家女子採花戴。
奴家無心插花朵，
丈夫出門千里外。

……………

那小曲是要一直唱到十二月才完的，然而，朱範卻心頭火起，再也聽不下去了。他憤怒地命令隨身侍衛：

「快去把那個唱淫歌，擾亂軍心的士卒抓來見我！」

朱範平時不大容易發脾氣，但是，動起怒來，卻往往雷火交加，十分嚇人。

不一會兒，侍衛把唱歌的士卒抓來了。這是一個三十來歲的中年人，長期沒有整容，鬍子拉叉的。他被侍衛像老鷹抓小雞似地，反扭著兩隻臂膀揪來了，強按在朱範面前跪下。這個中年士卒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麼罪，一種莫名的恐懼籠罩著他，使他渾身冷汗直冒，兩腿股慄不禁。

朱範目光如炬，逼視著面前這個中年士卒，問道：

「你知罪嗎!?」

中年士卒雙膝點地，惶恐地說：「父母大人在上，小人拚力築城，不知因何獲罪？」

朱範厲聲說：「叛賊壓境，兩軍陣前，你唱思鄉淫亂之歌，還不知罪！你是對本州不滿，所以要渙散軍心，破壞本州城防嗎!?」

中年士卒磕頭如搗蒜，連忙說：「小人豈敢如此。父母大人愛民愛卒如子，是曹州的青天，小人怎敢對大人不滿，有意渙散軍心呢？」

朱範喝令侍衛：「不要聽他狡辯，拉下去，先給我重打四十大板！」回頭又對身邊另一侍衛說：「你去把他的隊正、火長叫來，我要進一步查問。此人如係平日就有不軌行跡，還要重責！」

唐代兵制，士卒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隊正；十人爲火，火有火長。隊正、火長都是低級軍官，比較接近和了解士卒。朱範命侍衛把中年士卒的隊正、火長叫來，爲的是要查訪這個唱淫歌的士卒平日行爲如何。

四十大板直打得中年士卒皮開肉綻，連聲呻吟。中年士卒被拉回到朱範面前跪下，又連連磕頭哀求說：

「父母大人饒命，小人確不是有意渙散軍心，破壞城防。只是家有老母，內有糟妻，一時思念家鄉親

人，偶然唱起了這支杞梁妻哭夫的歌調。卻忘記了兩軍對壘，身在陣前，該唱〈無衣〉④、〈國殤〉這樣的戰歌，以壯軍威。」

這時，另一個侍衛把中年士卒所在隊、火的隊正、火長叫來了。

隊正、火長一齊跪伏在朱範面前，為這個中年士卒求情。火長說：

「啓稟大人，這個士卒平日守城作戰十分勇敢，對父母大人更是感激佩服得五體投地。上午，我們一火十個人支著鐵馬架，掛著盂盆，燒馬肉吃的時候，這個士卒還說：郡守大人殺了自己心愛的座騎『雪耳驃』，來餉士卒，眞是情同父母，決心效死守城。」

隊正跪在一旁，也說：「火長所說，句句是實，乞大人念其素日的忠誠勇敢，饒了他一時的過錯。」

聽了火長、隊正的介紹，朱範這才緩頤。看著中年士卒皮開肉綻的樣子，也不禁動了惻隱之心，潸然淚下說：

「不是本州對下狠酷，實是你違犯了軍令。雖是誤犯，也不能免刑。孫子兵法云：『將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

「本州也有老母在鄉。久未歸省。更有妻孥在衙，然自賊兵圍城以來，足亦未窺內室。人非草木，孰能無情？然而王命在肩，身為守土之臣，怎敢玩忽職守，辜負聖恩？我願全體守城將士，以忠義為本，同仇敵愾，共勤王命。戮力守城，一心無二。」

朱範揮淚說出的這番話，大大感動了隊正、火長，和那個受了刑的中年士卒。隊正、火長架著那個中年士卒回隊去，臨行還一再感謝父母官大人從寬發落的恩典。

日銜遠山，漸見西沉，時交申刻，朱範巡視城守來到城南。只見城下旌旗遍地，營寨布局嚴整，士卒井然有序。朱範看了驚嘆說：

「都說飢民聚亂，全是烏合之衆，今觀南門賊營，迥異衆說。賊軍中一定也有知兵善陣之人，爲其統帥。」

朱範因問守城校尉：「南門攻城賊將是誰？」

校尉頗有些倨傲地說：「南門攻城賊將是黃巢。在整個賊軍中，王仙芝是統領，黃巢是副統領。他起事後於王仙芝，兵馬也遠比王仙芝少。據說還是個不第舉子，勇武也有限。大人不必以南門爲慮。這兩天城中糧絕，他攻城反自怠慢了，卻不時用箭射些不關痛癢的書信上城來。我正要呈上大人呢。」

朱範忙問：「書信在哪？」

校尉立即呈上一幅用素絹寫的書信。朱範展開一看，只見上面寫著：

義軍副都統黃　謹呈

曹州刺史朱　麾下：

自宦豎殘殺皇儲，擁立幼主。朝柄旁落，李唐失馭；讒邪結黨，小人道長。水火成災，生民塗炭；邪正莫辨，訴訟含冤。田令孜虺蜮其志⑤，豺狼其心，欲指鹿而獻馬，先害忠而損善。幼主委任奸宄，斥逐賢良，雖有忠臣烈士，空撫髀⑥於私室，而鉗口不敢言。徵斂煩重，萬姓更不勝其弊。

巢等起於草莽，結聚義兵，以清君側，實應天順人之舉。終當叩關而西，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⑦於大明殿前，斬佞臣頭以謝天下。

足下空懷忠義爲主之心，然群檁蛀空，大廈將傾，獨木難支。諺曰：識時務者爲俊傑。唐代隋煬，不謂不忠。李唐數盡，足下獻窮城來歸，亦不謂不義。

軍議云：「當斷不斷，必受其亂。」若負隅頑抗，坐失良機。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城破之日玉石俱

焚。身殄民累，貽萬代罵名，足下不可不三思也。逝水不駐，時不待人，何去何從，公其速決！

看著，看著，朱範捧著絹書的兩手不覺抖動起來，他急問校尉：

「這封絹書，還給別人看過嗎？」

校尉是個粗魯愚鈍，而又妄自尊大的人，他不屑地回答說：

「有時間城牆邊打個盹，養足精神好殺賊，誰耐煩看賊書！」

朱範又問：「賊營裡還射過別的書信進城嗎？」

校尉懵懵懂懂地說：「昨天傍晚好像集中射過一批帛書進城。士卒們或覺得這玩意兒新鮮，或愛那帛書的好絹，各人拾走了。」

朱範臉色發白，暴怒說：「蠢驢，你爲何不及時報告！」

校尉不明白，郡守大人爲什麼突然暴怒？爲什麼對城下強兵萬千，全然不懼，卻畏懼這幾幅帛書？他愣著雙眼說：

「我，我想，幾幅輕飄飄的帛書有什麼可怕，哪值得去驚動郡守大人呢？」

朱範見校尉昏憒懵懂的樣子，也無可如何，只是悵望著南門城外那一面面上書斗大黃字的旗幟，獨自喟然長嘆說：

「陰陽失調，天降梟雄。混亂聖唐者，必此人也！」

朱範當著校尉的面，用抖動的雙手親自打著火鐮，燒毀黃巢射給他的帛書。他用顫抖的聲音說：

「朱範幼讀經史，早明禮義。深知動必由禮，守之以仁。只有捨生以取義，決無求生以害仁。山陵可夷，志不可奪，生爲唐臣，死爲唐鬼，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燒毀手中帛書之後，朱範責令校尉立即搜出所有士卒私藏帛書，一律銷毀，毋令妖言惑衆，渙散軍心。又飭令校尉：天色向晚，要嚴加守備，謹防賊兵趁夜攻城。

當朱範在南門敵樓上察看黃巢軍營，爲黃巢射帛書進城而驚恐時，王仙芝來到南門外黃巢軍營裡。接著，黃巢、王仙芝兩人並轡立馬在一個土阜上，一起察看攻城形勢。

王仙芝濃眉虬髯，身長六尺，較黃巢略矮，而更爲粗壯。他是長垣、濮州一帶有名的鹽販，爲人豪俠尚義，勇武過人。

有一次，王仙芝與一夥長垣鹽販，從淮北販鹽歸來，來到黃河渡口，天已向晚。時令已是冬天，擺渡的艄公收船較早，河水茫茫，無船可渡。

王仙芝心想：過了黃河，只消半天便到長垣，不必著急。今晚且在河南岸小鎮裡找間旅店住下，明天再上路。

王仙芝帶著鹽販們來到鎮店投宿，將鹽馱卸下，放進歇宿的旅店，把馬匹牽到店後飲水餵料。同行的夥計們打了酒，切了肉，在一起飽餐了一頓。

天寒地凍，白天趕路辛苦，酒醉飯飽之後，夥計們馬虎地洗了洗，便一個個上床安歇。都是出力氣的人，頭一挨上枕頭，便呼呼睡著了。

只有王仙芝一人躺在炕上，聽著旅店裡此起彼伏的鼾聲，聽著窗外呼呼的風聲，以及稍遠處黃河裡的浪濤聲，不能成眠。他想：黃河渡口向來有緝私的鹽巡活動，今天怎麼日裡、夜間都沒遇上麻煩？也許緝私隊趕巧到別處活動去了，這便是大家的好運氣。但是，也不能不防巡卒們趁夜圍捕……

王仙芝酒喝到八分，略有醉意，想著，想著，身不由己，兩眼一闔，正要睡去。朦朧中，忽然聽到店

外有雜亂的腳步聲。王仙芝猛然警醒，睡意全消，側耳細聽，只聽見一條嗓子壓低了聲音，嚴厲地問店主人：

「投宿的私鹽販子，睡在哪間房裡!?」

「在東邊廂房裡。」店主人的回話，聲音有點哆嗦，嗓門也壓得很低。

聽到這裡，王仙芝一掀被子，披衣坐起，枕頭下摸了刀，翻身下炕，在房門背後持刀站個騎馬襠，只等巡卒破門而入。

鹽巡們很快包圍了東廂房。巡吏側耳在廂房門邊聽了聽，廂房裡鼾聲如雷，此起彼落，鹽販們睡得正熟。廂房裡除了鼻息聲，別無聲音，也不見燈火。巡吏以為鹽販們全然無備，不覺心頭暗喜。他目示門邊幾個執著刀杖、火把的巡卒，立即破門而入，捕殺廂房內的私鹽販子。

一個身材高大，一身橫肉的巡卒，大喝一聲，一腳踹開房門，執著刀杖、火把，首先衝進房去。大漢帶頭，站在門邊的四五個巡卒也一齊湧進了廂房。巡卒們只當鹽販們一個個還熟睡熱炕上，正打算挨著炕頭，切西瓜一樣，一刀一個砍了他們的腦袋，讓他們死了做個糊塗鬼。冷不防門背後黑地裡突閃出一條大漢來，也不搭話，閃電似的，手起刀落，戚裡咔嚓，將排闥而入的幾個巡卒，全部砍死在地。然後，一掌將房門重新推上。

門外的巡卒見門裡鹽販已有準備，而且如此勇武，一個個嚇得面如土色，不敢貿然再往裡衝。

本來，鹽巡們白天就釘上了這支販鹽的隊伍，可是，一打聽這夥鹽販為首的是長垣鹽梟⑧王仙芝，鹽巡們就不敢在大白天公開緝拿了。如若公開攔截、緝拿，王仙芝不是等閒之輩，一定率眾反抗，那樣，鹽巡們即使得手，殺人一百，也得自損八十，這樣的買賣，太不划算。

巡吏決定，白天裡不驚動這夥私鹽販子，只在後面遙遙相跟。來到黃河渡口，天晚無船，鹽販們投宿

鎮店，夤夜睡熟。巡吏覺得時機已到，這才帶了一隊巡卒，前來圍店緝捕。誰料，王仙芝如此乖覺，警醒，早有準備，反將衝進廂房的四五個巡卒全部殺死，而私鹽販子們卻毫毛未傷。巡吏暗想：長垣鹽梟王仙芝果然名不虛傳，十分英武。自料不是他的對手，只好自認晦氣，低聲下氣地對廂房裡面喊話：

「廂房裡販鹽的好漢，我們領教了好漢的武藝，不打算在這裡糾纏。請擲還巡卒的屍體，我們好抬了回去。」

鹽局裡的巡卒和一般軍隊裡的士卒不同，巡卒有利可得，多由附近豪強子弟擔任。所以，死於鹽販之手後，巡吏還要把屍首抬回，好向他們的父兄交代。

聽了喊話，王仙芝心生一計，回答說：

「你們既然認時務，屍首還給你們，從此兩不相犯，快從牆外投繩進房拉屍首吧！」

巡吏聽了，果然命巡卒從牆頭投一根粗繩進房去。王仙芝拾起繩頭，打個活結，繫在自己腰身上，然後，大聲對門外發話。

店外兩個巡卒拽住繩子的另一頭，使勁往外拉，還拉不起來。

巡吏罵了聲：「廢物！」親自上前搭手拉。旁邊幾個巡卒見巡吏搭手，也一齊上前。衆人合力拉扯，終於把「屍體」拉上了店房的牆頭。

王仙芝上了牆頭，隨手把繫在身上的活結一解，拽繩的巡吏和巡卒，撲通一聲，一齊摔倒在地。王仙芝大吼一聲，躍進庭院，乘巡卒不備，手起刀落，如風掃殘雲，殺得巡卒紛紛倒地。

巡吏和巡卒聽房裡鹽販說，願意交還屍首，從此兩不相犯，已經有些鬆懈。再說，他們只盯著那扇房門，提防鹽販從廂房裡衝出，卻想不到拽上牆頭的「屍首」會突然活了。鹽巡們正在驚疑，「屍首」大吼一聲，躍下牆頭，捉刀殺人，他們這才知道中了鹽販計策。

鹽巡猝然無備，王仙芝如虎入羊群。僥倖撿了條性命的巡吏再顧不得要屍首，引了殘卒，倉皇逃走。

一些被驚醒的鹽販，聽到器械相交的聲音，紛紛爬起，提刀出來助戰，黑地裡出門反被躺在門口的屍體絆倒，挺身躍起朝門外一看，王仙芝正在巡卒屍身上拭擦刀上血跡，哈哈笑著說：

「用不著你們幫忙，我已經把他們收拾了。東方已經發白，快收拾鹽馱，準備趕早渡河。」

這次渡口小店裡鹽販和鹽巡交手的事情，立刻轟傳開去，本已蜚聲於外的王仙芝，從此更加揚名。長垣、濮州、曹州、江淮一帶的鹽客和巡院都知道王仙芝的名字。巡院密令緝私隊著力緝拿長垣鹽梟王仙芝，可是緝私隊卻不敢和王仙芝帶領的鹽隊硬碰，懾於王仙芝的機詐、驍勇，常常睜隻眼閉隻眼，放他溜過鹽卡。

販鹽日久，王仙芝積資漸多。他父母早已過世，身邊又無妻室兒女，經濟上沒有什麼大的負擔，加上他的生性豪爽，銀錢上比較慷慨，常說：「良田萬頃，日食一升。大廈千間，夜眠八尺。」於是，常將所得鹽利，解囊助人。

有一次，王仙芝獨資販了一馱鹽，返回長垣。路過一個草市，集上小店裡四頭百貨，油鹽醬醋，應有盡有，鋪主夥計笑臉攬客。墟市裡周圍農民手提肩挑，米麥柴草、禽畜蛋菜，沿街擺放。人語喧雜、熱鬧異常。

王仙芝帶著鹽馱穿過集市，忽然見路邊一位年輕女子，身穿麻衣，手裡敲一面俗名「報君知」，又叫「打鐺鐺」的遊鄉藝人、卜卦相面人常敲的一種小銅鑼，背上插一個「賣身葬父」的草標，面容悲戚，雙目低垂，正等著有錢的仁人君子前來認買。

王仙芝見了，不覺心中惻然。他命鹽隊在一家小店前停下，自己進去和店主洽商，願將鹽馱減價出讓，以濟燃眉。店主人見有利可圖，十分高興，可是店小本少，獨力買不下這些鹽馱，於是出面串了另外兩家

店舖，湊足幾十兩現錢，合資買下了全部鹽馱。

王仙芝銀錢到手，付過販鹽夥計們的力資，自留了十幾兩盤纏，將另外的十幾兩銀子拿在手中，走到那插標賣身的女子面前說：

「小妹子，我這裡有十幾兩銀子，你先拿去安葬令尊吧。」

小女子接過銀子，垂著淚千恩萬謝地走了。王仙芝和販鹽夥計在一家小飲食店裡吃過酒食，也開始動身趕路。王仙芝和夥計們走出草市，忽見身後不遠的地方跟著一個人，開始不大在意，走著走著，那人並不離去，才引起王仙芝疑心。他歇下腳來，回頭仔細一看，認得是草市上那個插標賣身的女子。

王仙芝停下腳步，那女子也停步不走了。王仙芝心中詫異，折身轉去，走到女子身邊。那女子見王仙芝來了，粉頸低垂，不勝羞赧。

王仙芝關切地問：「小妹子，你為何又跟來了，是葬父的銀錢還不夠嗎？」

小女子這才開口答話：「多謝恩人，葬父的銀錢足夠用了。我見恩人是路過客商，行色匆匆，怕誤了您的行程，所以，把銀錢託鄉鄰料理父親後事，小女子便跟隨恩人來了。」

王仙芝不解地說：「既然葬父銀錢不缺，小妹子你還跟著我做甚麼？」

小妹子說：「恩人出了銀錢，小女子就是恩人的奴婢了。豈能得了銀錢便忘恩棄信，去而不返？」

這時，販鹽的夥計們都返身聚上前來，聽了小女子的話，都為之動容。他們知道王仙芝身邊無人，都勸道：

「王大哥，就把這小女人帶在身邊吧，只是不把她當奴婢看待就成了。」

王仙芝哪裡肯依，一再說趁人之危不義，又從身上取出幾兩銀子，讓她返回故里，另擇良人。那女子見王仙芝情意懇切，這才接了銀子，又跪在地上，流著淚叩謝一番，然後起身返回。

一起販鹽的夥計讚嘆地說：「王大哥，真仁義！」

王仙芝聽了夥伴們的讚譽，哈哈笑著說：「仙芝能得江湖上兄弟們的讚譽，比得一女子勝過百倍。」

王仙芝勇武過人，又豪俠仗義，扶危濟困，所以，深得長垣、濮州一帶鹽販擁戴。他長期長途販鹽，深知民間疾苦；對鹽局的高利盤剝，巡院的緝拿虐殺鹽販，早已積怨在心。到了咸通十五年底（乾符元年，西元八七四年），趁著懿宗新崩，十二歲的幼主僖宗剛剛登位，朝政未穩的時刻，首先舉起「均平」義旗。（果然，攘臂一呼，應者雲集。開始，聚集一夥販鹽的兄弟砸鹽局、殺巡吏，開鹽倉賑民；接著，一般平民也來參加，起義隊伍迅速擴大到數千人。於是，傳檄天下，自稱天補均平大將軍、海內諸豪都統，聲討李唐王朝，攻州占縣。

到了第二年初夏，他接到黃巢信使帶去的書信，得知黃巢在長安鬧了宮市，潛逃回鄉，在冤句舉起義旗，響應他的起義，心中大喜，如同身上又增加了一隻有力的臂膀。他接受了黃巢的建議，決定兩支義軍在曹州城下會師，合力圍攻曹州。

此刻，王仙芝立馬土丘，用鞭遙指曹州城，對黃巢說：

「朱範老賊，實在頑固，多次雲梯、衝車攻城，都被城上雨點般的擂木、滾石打回。有時，衝車勉強衝破一個小小的城缺，朱範又親自帶人，冒著矢石板築修復。他日若是攻破曹州城，一定將朱範老賊正刑棄市，誅滅全家。」

王仙芝回顧黃巢說：「巨天兄，看來光靠雲梯衝車還不能攻破曹州城，得另設妙法——」

黃巢問：「仙芝兄有何妙法？」

王仙芝說：「上次我在濮州衙內得到一份『將軍炮』的圖紙和造炮說明。據說，這種『將軍炮』是濮

州一位外號叫『賽魯班』的巧匠發明的，他準備親自上長安，將造炮圖紙和說明獻給兵部。濮州刺史知道，把這位巧手匠人誘到衙內，秘密殺死，竊據了圖紙和說明，準備獻上朝廷冒功。然而，還沒來得及獻上去，就被我攻破城門繳獲了。我準備派人徵集能工巧匠，按照圖紙和說明造『將軍炮』。這種炮用機械發石，威力巨大。如能在我們立馬的土丘上，裝上幾十具『將軍炮』，斗大石塊直轟城壁，很快可以把城牆攻陷。」

黃巢沉吟片刻說：「『將軍炮』如能按圖造成，自然威力比衝車更大。可是，既要找能工巧匠，又要準備造炮材料，造成之後還不知道效用是否全部能夠如圖所說。因此，只怕遠水難救近火。頃有探卒來報，朝廷已命平盧節度使宋威統帥青州兵，星夜急馳，援救曹州。如此遷延時日，萬一宋威援兵到來，我們就要腹背受敵。況且，朱範忠義之士，善於籠絡人心，百姓稱他爲『朱青天』、『朱瘋子』，頗有逸擧高行，士卒多願爲他所用，因此，攻城還得同時攻心。」

王仙芝問：「攻心之計如何？」

黃巢從箭袋裡掏出一幅帛書，遞與王仙芝說：「將此攻心，以輔攻城，和『將軍炮』比，不知威力如何？」

王仙芝接過手一看，原來是幅帛書，只見上面寫著一些揭露李唐王朝罪行，宣揚義軍紀律和起義目的，並曉以大義的文字。

王仙芝看帛書的時候，黃巢一面向他述說：「書製此種帛書，簡便易行，用箭射入城中，守城軍民必然拾讀。他們了解義軍起兵，志在討伐李唐王朝，拯民於水火；而李唐王朝腐敗已極，苛賦重斂，虐物害民，氣數已盡，效死守城，徒死無益，自當軍心動搖。乘其軍民心旌搖動之機而攻之，堅城可破。」

「巨天兄究竟是文士出身，喜歡咬文嚼字。如果巨天兄堅信帛書威力賽過『將軍炮』，那麼，我派人日夜動工，加緊製造攻城利器；巨天兄則派人日夜往城中射此帛書。最後，看誰最先攻進城去。最先攻入城

中的，駐軍州城，城中物質一任揀取犒軍。後攻入城的，屯兵城外，對城內財物，不取寸帛片金。巨天兄，以爲如何？」

黃巢接過帛書，掖於箭袋，笑著說：

「好哇，小弟願以帛書當『將軍炮』，攻破曹州城。如帛書無功，黃巢甘願屯兵城外，不取城中寸帛片金。」

王仙芝馬上拱手說：「一言爲定，曹州城見。」

黃巢馬上還揖說：「一言爲定，曹州城見。」

王仙芝在馬臀上重重地著了鞭，撥轉馬頭，返回自己的軍營去。那馬是攻占濮州時，奪取濮州郡守的一匹雁北好馬，毛色純白，而身披三道紫花，又叫「三花騮」。此馬奔馳如風，王仙芝雖只輕著一鞭，而幾個隨身侍衛卻要全速策馬才能跟得上。

王仙芝走後，黃巢連夜親自擬寫新的帛書。帛書上說：

義軍起兵，志在討唐，本爲百姓。而今圍城經旬，城中水涸食盡。義軍顧恤城中百姓缺水乏食，特解南門三日之圍，准許城中百姓出城取水、採樵，並割取城外田疇中正在黃熟的麥子，以爲民食。百姓出城取水、樵採、割麥，義軍一列放行，來去不禁。官軍如敢出城掠奪民食，割取黃麥，格殺毋論。

黃巢擬就帛書，命全營將士各自割袍書寫，務得每人一幅。不會書寫的士卒，割下袍裳一幅，請粗通文墨的將士代書。

黃巢將令一下，全營連夜行動，照著黃巢擬就的文字，割袍作書。月光下、篝火前，抄呀、寫呀，一

直忙碌了一夜。

黃巢手提「羅平劍」，帶著幾個侍衛，親自下各營督寫帛書。黃巢走到一處，聽見幾個士卒在月光下議論帛書的事。一個士卒嗓門最大，氣最粗，憤憤地說：

「眞是一個將軍一道令，一個和尙一套經。兎子能拉車，誰還買馬？帛書能攻城，也用不著我們這萬千起義弟兄了……」

這士卒正唾沫四濺地議論得上勁，黃巢悄悄走過來了，突然喝道：

「你好大膽子，敢在背後口出怨言，蠱惑人心，破壞本將軍軍令，誹謗本將軍行事！」

那士卒抬頭一望，見黃巢身佩羅平劍，帶著侍衛，突然出現在身邊，直嚇得兩腿哆嗦，關節一發軟，撲通一聲跪倒在地，連連磕頭說：

「小的放肆，口出狂言，請黃將軍饒過這一次。」

黃巢就著月色，仔細一看，認得是李勇，不覺更是怒火中燒，他勃然大怒說：

「原來是李勇，上次因你辦事勤快，給了你獎勵，你竟不知天高地厚，私自誹謗起本將軍來了，眞是小人得志，忘乎所以！」

黃巢喝令侍衛：「給我重重地打這個破壞軍令，誹謗本將軍的惡徒！」

侍衛得令，立即把李勇按倒在地，倒轉刀柄，就在他臀部、背上狠狠抽打起來。周圍將士平日從未見黃巢如此暴怒，現在見了這種情勢，都嚇懵了，也不敢上前相勸。

李勇開始還告饒，以後漸漸聲音微弱，昏死過去。

黃巢這才叫侍衛住手，接著大聲曉諭衆將士說：「每人限交的一幅帛書，務須於天明前做好，中軍隨即派人到各營檢驗。如有人膽敢背地散布流言蜚語，一律嚴懲不貸！」

天交五鼓，一千多幅帛書、麻書全抄寫好了，黃巢命各營挑選善射士卒，將帛書繫在箭鏃上，沿著城根散射進城。

城裡的官軍原以爲義軍要趁夜攻城，一夜金鼓齊鳴，城牆上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哪知道這一夜義軍營裡卻全無動靜。將近天明，守城官軍人也倦累了，警惕性也鬆懈了，許多士卒倚著城上的雉堞，呼呼熟睡，飛蝗一樣的羽箭帶著帛書射進城來，守城官軍還全然不知。

第二天拂曉，曹州城裡南門一帶的住戶早早起來，第一件大事，便是擔著桶擔，到南門一帶僅有的兩口還有水的深井旁去汲水。出得門來，人人拾得一幅繫在箭鏃上的帛書。認得字的，悄悄就著熹微的晨光細聲讀了起來；不識字的，拿在手裡覺得蹊蹺，偷偷讓識字的人給自己讀讀帛書上的文字。當他們得知義軍曉諭百姓，從即日起南門解圍三天，准許百姓出城打水、採樵、割麥時，飢饉的人們一個個喜形於色。可是，又怕官軍發現帛書加罪於己，讀完之後，連忙把它悄悄掖在懷裡藏了起來。

曹州百姓平日多在護城河裡汲水飲用和洗滌。義軍圍城之後，全城軍民都依仗城裡幾口大井供水。天旱水枯，水源本不豐沛，用水人一多，更是供不應求。開始，官軍乾脆封井，不准百姓汲水。朱範知道此事之後，怕釀成民變，決定日出之前准許百姓汲水，日出之後，水井全部歸官軍使用。百姓無奈，只好半夜起來排隊挑水。

汲水的隊伍越排越長，天色已經大明，還有很多人沒有汲到一點水，眼看太陽出山，官軍就要封井了，那些排在隊伍後面的就悄聲嘀咕起來：

「義軍不是有帛書說，南門解圍三天，放百姓出去打水、採樵、割麥嗎？城裡幾口深井不讓我們打水，就放我們出城打水好了。」

「要是眞讓百姓出城打水，我們一定全家出動，把缸呀、罐呀、桶呀，一切能裝水的東西，都裝滿。」

「光打水，那你不割麥了，你家裡還有吃的？」

「有個屁。是呀，還得找鐮刀出去割點新麥回來吃。好久沒吃過糧食了，眞是餓得兩眼發綠，想得嗓子發癢。麥子已經黃熟，不割要爛在地裡了。」

「哎呀，又是打水，又是採樵，又是割麥，眞忙不過來，還好，義軍給了三天時間。」

「三天，你知道官軍讓不讓出城呢？只怕一天也不讓你出去哩。」

「朱大人不是總說愛民如子嗎，未必到這個節骨眼上，就不管百姓的死活了？」

……………

這天晚上，朱範是在中軍營帳裡過的夜。自從義軍圍城以來，朱範向官軍將士立下一個誓言：城圍不解，他不回內府與家小團聚，不整容理髮。

清晨，他秉著聞雞起舞的精神，剛在營帳外的空地上舞罷劍，南門鎮守校尉就送來了黃巢義軍用箭射入城內的一份帛書。朱範看了這份帛書，更是大驚失色，忙問校尉：

「這種帛書射進來多不多，百姓手裡是不是也撿得有？」

校尉如實回答說：「據說射進來很多，許多百姓手裡也撿得有，但是怕官府追查、坐罪，都藏匿起來了。如今百姓議論紛紛，有的還在悄悄準備桶擔、鐮刀、繩索，打算城門一開，就出城去汲水、採樵、割麥。」

朱範喟嘆說：「厲害呀厲害，此輩已非飢民滋事可比，就其組織、謀略而論，就是十幾年前大中年間浙東裘甫起兵，以及幾年前咸通年間的龐勛戍卒桂林叛亂，都難以望其項背。」

南門鎮守校尉又說：「從黎明時分起，黃巢軍果然解了南門之圍，退軍一舍以示信。老百姓已經得到

消息，有的公開要求官軍打開城門，讓他們出城汲水、採樵、割麥。大人看怎麼辦？」

朱範嚴厲地說：「城門不許打開，百姓一個不許放出城去。這是賊軍使用的奸計，我們千萬不可上當。」

就在這時，侍衛報告，南門守卒送來一個黃巢軍營中叛逃來的士卒。

朱範聽了喜形於色，忙說：「快帶上來，我要親自審問他。」

兩個侍衛下去，立刻帶上一個遍體鱗傷，衣衫破爛的義軍士卒來。他就是黃巢營中的李勇。

帳內臨時設了公案，朱範威嚴地端坐其上，他見李勇進帳，驚堂木一拍，威嚴地問：

「來人是誰，黃巢派你進城何事？」

驚堂木一響，李勇嚇得連忙俯伏在地，戰慄地說：

「稟大人，小人是自己逃來投効，不是黃巢派來的。」

「哼，自己逃來投効，你想瞞過老夫耳目⁉」接著，朱範大喝一聲：「刀斧手在哪裡，把這個奸細推出去斬了，提頭來見我！」

帳後一陣吼聲，湧出一群如狼似虎的武士，手中的刀斧明晃晃，一條繩索捆定李勇，就要推出帳外斬首。

李勇從地上掙扎起來，嘆了口氣說：「昨晚黃巢杖下沒有打死，今天又跑進城來送死。只怪我錯把『昏天』當『青天』！」

朱範喝令刀斧手說：「且慢！這奸細口裡訥訥地說什麼『昏天』、『青天』，是何用意？」

李勇回轉身來說：「大人要殺，今天我就做個屈死鬼。大人要問，就讓左右鬆了我的綁，我再細細給大人從頭說來。」

朱範對刀斧手說：「好吧，鬆了他的綁，讓他把話說完，死後做個明白鬼。」

李勇鬆了綁，這才細細敍述他叛逃進城的原委。原來，昨天晚上因爲帛書的事，他在背地裡議論了幾句，被黃巢聽到了，叫侍衛打得昏死在地。黃巢當他已被打死，也就不再管他了。過了約摸半個時辰，夜半沁涼的清露和夜氣使他清醒過來，想到自己平白無故遭此毒打，心中怨氣難消，強自掙扎起來，趁天明前黃巢軍紛紛到城根下放箭射帛書進城的機會，悄悄接近城根，隱伏下來。黃巢軍射完帛書退回營去，他便叩闔來降。常聽人說，曹州郡守是「青天」大人，所以冒死來投。

朱範讓刀斧手查看李勇身上，果然皮開肉綻，體無完膚。朱範問：

「眼下曹州是一座孤城，你跑進城來何爲？」

李勇答道：「別無所求，只想請大人趁黃巢軍解圍弛禁，放百姓出城汲水、採樵、割麥之機，帶領一支官軍衝出城去，攻其無備，殺他個人仰馬翻，洩洩身遭毒打之氣。而且大人殺散了黃巢的軍隊，王仙芝勢孤，也自然引兵離去，曹州城圍就指日可解了。」

朱範命刀斧手下去，讓左右給李勇看坐，開始心平氣和地問：

「黃巢射帛書進城，要解圍三天，放百姓出城汲水、採樵、割麥，這話是不是黃巢的本心，其中是否有詐？」

李勇說：「我因前番去濮州聯絡王仙芝軍隊有功，黃巢見我辦事伶俐，把我留在中軍營，所以得知一些內情。黃巢是落第舉子出身，喜歡咬文嚼字，舞文弄墨，這帛書的事，確實出於他的本心。但是，要說其中有詐，也確實有詐。黃巢這人是笑裡刀、棉裡針，他爲人兇狠，表面卻要裝出一副和善樣子，口裡總說他起兵爲百姓。他見大人對下寬仁，有『朱青天』之稱，士卒、百姓都願效死守城，所以想了這一個離間大人與百姓關係，爭取民心的奸計。他估計大人害怕義軍趁百姓出城的混亂時刻攻城，決不會放百姓出城汲水、採樵、割麥。這樣，全城百姓就會埋怨大人不體恤下情，而認定黃巢是『仁義之師』。從此，城內

軍民定然離心，以致釀成內亂；黃巢趁機內外夾攻，曹州城就可以攻破了。所以，大人放百姓出城並無大礙，如果畏縮不決，釀成民變，倒正中了黃巢的奸計。」

說到這裡，侍衛來報：「稟大人，城中士民們要見大人。」

朱範對侍衛說：「你告訴士民們，本郡守正在商議軍機大事，沒有時間見他們，有話叫他們留下。」

侍衛出去傳了朱範的話，接著遞上一張呈子來說：「這是士民們遞給大人的。」

朱範接過呈子，約略翻了翻，上面不外是恭維他一向愛民如子，當此賊兵圍城，經旬不解，城中缺水乏食，百姓無以為生，度日如年之際，懇請大人秉愛民之素心，准許百姓出城汲水、採樵、割麥一類話。並說，百姓有了生計，自更效死勉力，協同官軍守城。曹州城當固若金湯，而大人則有功社稷，名垂青史云云。

看過士民的呈子，朱範也覺得衆意難拂，衆怒難犯。對百姓出城之事，更覺不是簡單下道禁止命令就解決的。他轉過頭來問李勇：

「依你之見，怎麼將計就計，殺散黃巢賊兵呢？」

李勇說：「大人白天放百姓出城汲水、採樵、割麥，並讓一些官兵喬裝平民百姓一道出城，觀察黃巢軍的動靜，順便也搶割一些黃麥，以充軍食。如果黃巢軍果眞退軍一舍，鬆弛無備，晚上便可派一支官軍喬裝割麥的百姓，趁著月色黃夜出城，偷襲敵營，小人願意為襲營隊伍領路。黃巢即算想趁百姓出城之機攻城，也當在解圍兩天之後，然而不等黃巢奸計得施，大人已先得手了。」

李勇這一番話，朱範將信將疑。朱範讓侍衛帶李勇下去歇息，並找一名郎中給他治傷，同時讓李勇隨時聽候使用。

朱範親自審問了李勇之後，來到南門敵樓上，察看義軍動靜。只見黃巢軍果然全部開拔，退軍一舍，

解圍而去。

這時，朱範忽聽得身後城下一片喧嘩。他回頭一看，只見敵樓下城門邊黑壓壓跪了一大片百姓，眾口一詞齊呼：

「青天大老爺，放我們出城汲水、採樵、割麥去吧，可憐可憐飢渴難熬的百姓。」

有的老太婆和牽著孩子的婦女，一把鼻涕一把淚，其聲哀切，不忍卒聽。

朱範看到這裡，心知民意難拂，長嘆了一聲，這才對侍立一旁的南門校尉說：

「打開城門，放百姓出城汲水、採樵、割麥。南門守軍除派少數化裝成普通百姓，出城割麥，以充軍食外，其餘官兵一律擐甲持兵，加強戒備，以防不虞。」

南門校尉得令，欣然立即執行。說實在話，校尉心裡也渴望著趁此良機，派士卒混在百姓中出城搶割點麥子回來，以充軍食。

這時，王仙芝正派人趕製能用機械發石攻城的「將軍炮」，「將軍炮」造成之前，並未發動淩厲攻勢。因此，朱範還從東、西、北三門守軍中，抽了小部份兵力加強南門守備。

一切布置停當，朱範親自坐鎮南門城樓，密切觀察南門外情勢，隨時聽取探卒的稟報。

這是五月末的一天，天氣晴和。雖說，城門洞開之前，有不少百姓跪在城下，懇請刺史大人放他們出城，可是，等到早飯後城門大開，有些人又望著洞開的城門膽怯了。開始，只有幾個膽子大，家無妻小老人牽累的男子漢，拿了鐮刀、扁擔、繩索出城割麥。看看前面出城的安然無恙，隨後出城的人才越來越多。等到中午，出城的人有的挑著麥，有的擔著柴，有的提著水，無不喜氣洋洋，滿載而歸。

到了下午，出城汲水、採樵、割麥的人更是絡繹不絕。布穀鳥在麥田上空飛著，唱著「莫黃莫割」的歌，於是，麥田裡搶割的人們也一掃圍城以來的沉鬱心情，開始扯開嗓子唱起歌來：

布穀唱呵麥子黃，
微風吹過撲鼻香。
年年新麥繳官稅，
農家辛苦口無糧。
今年曹州麥子黃，
誰割誰吃破天荒。

……………

太陽落山，天色漸漸黑下來，黃巢軍還在離城一舍以外的地方埋鍋造飯。並且重新搭起了營帳，全無返回城南繼續圍城之意。月亮漸漸升起來，田野上還有零落遲歸的人。

就在這時，一隊割麥的百姓，趁著月色出城了。他們頭上一律紮著靑色頭巾，手裡拿著鐮刀，肩上扛著扁擔。他們出了城，鑽進麥田，然而並不割麥，卻借著稀疏的麥叢掩護，彎著腰急速向前趲行。走了十幾里路程，快要接近黃巢退軍駐兵的臨時營帳，前隊的領隊忽然發覺，領路的嚮導鑽進麥地裡，左一拐右一拐，最後一抽身不見了。

領隊的大漢著了慌，連忙到後隊報告：「稟報郡守大人，領路的李勇一抽身溜了。」

原來，這是守城官軍喬裝的一隊割麥百姓，他們想借用麥田、夜色的掩護，悄悄接近黃巢營寨，來一個突然偷襲，殺他個措手不及，人仰馬翻。曹州刺史兼鎮守使朱範親自帶隊督陣，南門校尉帶著一隊官兵作前鋒。

朱範聽了南門校尉的報告，吃了一驚，連忙追問：

「李勇是不是在麥地裡走失了？」

南門校尉沮喪地說：「不像走失，倒像有意潛逃了。」

「蠢驢，你怎麼讓他跑了呢！」

朱範預感到其中有詐，趕緊命令南門校尉通知前隊停止前進。並將前隊改做後隊，後隊改做前隊，立即撤出麥田，退回城去。

官兵正要掉頭退回，只聽得周圍麥田伏兵四起，殺聲震耳，把官軍圍得密密層層，水泄不通。官軍慌忙丟下簾刀、扁擔等喬裝之物，拔出身上暗藏的兵器應戰。然而，官兵軍心已亂，怎敵義軍將士勇猛似虎？

義軍爲首一員女將正是曹氏夫人，她騎一匹望雲雕駿馬，舞雙劍，帶頭闖進敵陣。蓋秀梅緊隨在她身旁，巾幗英雄賽過鬚眉男子，東砍西殺，如入無人之境。

在隨身侍衛保護下，朱範掄著寶劍左砍右殺，想衝出重圍。朱範雖是文官，由於處在晚唐亂世，深知學習武藝的重要，早年曾於儒業之餘，投師學劍；入仕之後也聞雞起舞，沒有中斷過武藝練習；因此，劍術精通，少量義軍士卒不能近他的身，反被他揮劍砍倒數人。再說，經過喬裝，又在夜色中，義軍一時也分不清官軍主將在哪。然而，義軍重重圍困，朱範雖然左馳右突也殺不出重圍。

朱範正在重圍驅馳衝突，忽聽得有人在喊：「身佩魚袋，仗劍衝殺的是郡守朱範，不要讓他走了！」

朱範聽得出那是詐降士卒李勇的聲音。義軍聞喊，一齊向朱範圍來。隨身侍衛請求朱範換下手中劍，解下身上所佩魚袋。

朱範堅持不肯，他說：「魚袋是聖朝命官的標識，豈可任意拋擲？頭可斷，節不可移。」繼續仗劍衝殺。

唐朝官儀，九品以上官員，人人身上佩一個布袋或緞袋，裡面裝著佩刀和礪石。袋上彩繡著幾條鯉魚，

魚和餘諧音，取強盛有餘的吉兆。這種袋子便叫魚袋。朱範一面堅持聖朝命官氣節，不肯解下魚袋，同時，他也知道就是解下身上魚袋，把手中的劍換成刀，他還有別的徵狀爲黃巢派去的奸細所識。總之，今晚已經是在劫難逃了。他不願敗了氣節而死。

合圍的義軍越逼越近，隨身侍衛由於久受朱範厚遇，一個個誓死不降，拚命廝殺。

朱範面西執劍，仰天長嘆說：「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軻有言：『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捨生而取義也。』爲國死節，朱範何憾？只是幼主昏庸，遠賢臣親小人，賊勢日熾，皇祚難繼，叫朱範抱恨終身！」

朱範無心戀戰，他瞅了一個空，奮起一劍，刺死身旁一個義軍馬卒，奪下一匹戰馬，飛身跨上，猛著一鞭，落荒而逃。正在官軍隊伍裡衝殺，要找朱範決一死戰的曹氏夫人見了，哪裡肯捨，趕緊一催戰馬追了上去。

朱範鞭著座騎在前面跑，曹氏夫人催著望雲雕，仗著雙劍在後面追。要在白天，路徑看得分明，望雲雕本可以很快追上朱範的座騎，然而，現在是在夜晚，月色朦朧，曹氏夫人怕戰馬失蹄，不敢過分催鞭。這樣，兩騎一直跑出離兩軍廝殺之地十餘里，望雲雕才漸漸將朱範的座騎追上。

前面座騎的馬尾掃到望雲雕的馬頭，突然，望雲雕揚鬃一聲長嘯，響遏行雲。朱範騎的戰馬受到這意外的驚嚇，馬失前蹄。曹氏夫人趁勢一劍向朱範刺去，朱範左背中劍，立即滾鞍落馬。曹氏夫人翻身下馬來取朱範首級，那朱範昏迷之中，突然掙扎著從地上躍起，挺劍向逼近的曹氏夫人刺去。曹氏夫人冷然不防，躲避不及，左胸肋上中了一劍，登時血流不止。曹氏夫人忍著劇痛，一個白蛇吐信，回手一劍向朱範刺去，這劍不偏不倚正中朱範心窩。朱範大叫一聲，血流如注，撲地倒去。曹氏夫人一手捂著左胸肋的傷口，一手執劍要割朱範首級。稍一使勁，傷口一陣鑽心的疼痛，立即昏厥在地，不省人事……

麥地裡義軍和喬裝成百姓的官軍一直混戰到天明，直殺得官軍屍橫遍野，全部就殲。天色大明，仗劍衝殺了一夜的蓋秀梅才發覺不見了曹氏夫人。她正在驚疑，忽然聽得望雲雕格外響脆的嘶鳴聲。蓋秀梅展目一望，正在蹈踏嘶鳴的望雲雕卻是一匹空馬。

「咴咴咴——」望雲雕鳴聲急促，似在向人召喚。蓋秀梅預感到不祥，催馬走近望雲雕，想攬住牠的轡頭，看個究竟。望雲雕卻掉轉馬頭就跑。蓋秀梅帶了幾個士卒去追望雲雕。望雲雕是一匹很有靈性的駿馬，立刻引著蓋秀梅去找曹氏夫人。望雲雕在前面引，蓋秀梅帶著幾個士卒在後面跟，走了十來里的樣子，來到昨晚曹氏夫人和朱範最後廝殺的地方。只見朱範倒在血泊裡早死了，而離朱範屍體不遠處也有一灘血跡，只是人卻不見了。蓋秀梅和幾個士卒連忙跳下馬，分頭就近尋找，找了半天，哪裡有曹氏夫人的蹤影？

一種難言的悲痛咬齧著蓋秀梅的心，她嗚咽地呼喚著：

「曹氏夫人，您在哪兒——」

呼喚聲在清晨清新靜寂的空氣中傳得很遠，然而，除了山和水的回音外，沒有別的回答。

蓋秀梅臉上垂著淚，悔恨地一劍削倒了身邊田塍上的一棵小樹，對身旁的士卒說：

「都怪我！夜裡，我只顧東衝西殺，忘了緊緊跟隨和護衛曹氏夫人。要是曹氏夫人有個閃失，我也不用活了。也把我捆綁起來吧，請黃巢將軍治罪！」

望著眼前這個衝殺了一夜，殺死了許多敵人的年輕姑娘，士卒們哪裡忍心動手去捆綁她呢？一個士卒流著淚勸說：

「要說有過，我們都有過，全沒有盡到護衛曹氏夫人的責任，回營去我們一齊向黃巢將軍請求治罪吧，這罪責也不能讓你一個人擔。」

另一個士卒排解說：「先回去向黃巢將軍稟報吧，多派些人來找尋，一定能找到曹氏夫人的。她也許

負傷摔下馬之後，掙扎著走了一段路，然後昏迷地躺在哪塊麥地裡了。」

望雲雕引著蓋秀梅等一行人找到曹氏夫人受傷的地方，便靜靜地立在那灘血跡前面，再不亂跑了，牠溫順地任蓋秀梅牽住牠的繮繩。偶然仰天嘶鳴幾聲，似在哀傷，又似在呼喚。

隨行的士卒一面勸慰著蓋秀梅，一面想起曹氏夫人的許多好處：一個女子如此豪傑，平日對義軍兄弟那樣寬厚、愛護……想著、想著，禁不住熱淚滿面，一個個在心中呼喚：

「曹氏夫人，你現在在哪兒？……」

〔注釋〕

① 黃石公：又稱圯下老人，曾於下邳圯上授張良《太公兵書》。

② 簞醪：一竹筒甜酒。

③ 杞梁妻哭夫的故事，見《列女傳》。春秋時，齊大夫杞梁隨齊侯征莒而死。「杞梁既死，其妻……乃枕其夫之屍哭於城下，……十日而城崩。」之後，又逐漸演變爲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

④ 〈無衣〉：古代一首雄壯的軍歌：「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全詩見《詩經．秦風》。

⑤ 虺，毒蛇。蜮，傳說中一種害人的動物。虺蜮，喻肆毒小人。

⑥ 撫髀：髀，大腿。手撫在大腿上，沈思或慨嘆的樣子。

⑦ 問鼎：鼎，古代烹煮用的器物。古以九鼎爲傳國重器，得天下者有之。問鼎，也就是意欲奪取天下。

⑧ 鹽梟：梟，一種兇猛的鳥。鹽梟，勇猛、強悍的職業私鹽販子。

九

曹氏夫人帶著一支人馬伏擊朱範率領的偷襲隊，鏖戰正酣的時候，黃巢親率另一支義軍，喬裝成官軍收割隊，挑著一束束麥捆向曹州城進發了。沿途他們抓了一些被殺散的官軍士卒雜在隊裡，來到城門口，首先讓這些降卒去叩闔：

「開門，開門，出城收麥子的回來了！」

守城官軍就著月色往城下一看，見叫門的果然是本城士卒。軍中衆士卒簇擁著一人，形象也頗似朱範，守城官軍不敢怠慢，連忙前去開門。

城門一打開，義軍一個個摔下麥捆，掣出藏在身上的刀劍，殺聲震天衝進了曹州城，先殺散守門的官軍，占了南門。接著，作爲殿後的大隊義軍拔寨而起，也隨後殺到。官軍被圍多日，乏水缺食，本已十分疲憊，現在義軍騙開城門，殺進城來，城中又無主將，自然勢如破竹。

黃巢令黃揆留守南門，令朱溫、孟楷、蓋洪各帶一支人馬去占領東西北三門。黃鄴帶一支人馬占領州衙，黃巢自帶一支人馬殺向巡院。

巡吏劉承祚於一月前接納了由冤句奔逃而來的一家老小，他當時以爲黃巢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喜歡滋事的鹽販，本擬就帶本部巡卒前去捉拿，以獻朝廷，自己借此機會也立一大功。誰知道巡卒的隊伍還沒有出發，就得到冤句來的消息：黃巢在冤句聚集飢民暴亂，老太爺已經盡節。他驚魂未定，義軍又四面圍了曹州城。

劉承祚借口要護衛國家倉廩，沒有派巡院的一兵一卒去守城，只讓這一二百巡卒保守鹽庫和巡院。這些巡卒和普通官軍不同，就在城中軍民斷炊之日，吃喝也是不愁，待遇格外優厚。劉承祚只指望朱範擋了

頭陣，官軍及時馳援，曹州迅速解圍，自己的實力可以毫毛無損。

時已夜深，劉承祚還在巡院裡狎妓歡宴。正在圍城之際，不敢笙樂高歌，只叫歌妓檀板低唱。這天夜晚，被強召到巡院宴席上唱歌的，是曹州城裡一個叫丹霞的名妓。她年方二八，明眸皓齒，顧盼有情，姿色動人。只見她輕約檀板，慢啓朱唇，唱起一首當時流行於酒樓歌肆的〈送人詩〉：

惆悵人間萬事違，
依依別情黯斜暉。
生憎平望一江水，
忍照鴛鴦相背飛。

丹霞的歌藝名傾曹州，刺史朱範也常請她去州衙內侍宴。丹霞不但能歌，而且也能詩。有一次，朱範送別一個離任的守丞，在州衙內設下盛宴，所有幕僚、屬官都來相送。丹霞被邀即席演唱，也參加了宴會。席間，朱範取過一幅素絹，寫了《文選》①上兩個句子，贈別守丞：

悲莫悲兮生離別，
登山臨水送將歸。

朱範隨即以絹毫授賓從，請座中諸幕僚、屬官聯屬以下兩句。滿座幕僚、屬官都搔首悵望，或者文思枯涸，無以屬對；或者勉強能湊上兩句，但平庸無奇，羞以見人。一時滿座沉吟逡巡。

這時，丹霞泫然而起說：「小女子不才，不敢染翰與刺史共絹幅題詠，但願口占兩句，狗尾續貂。」朱範大為驚異。丹霞口占，朱範當即援筆寫於絹書上：

楊柳不解別離苦，
猶自撲面作雪飛。

席上賓客無不嘉嘆。朱範當即要丹霞以〈楊柳枝〉曲調唱這首新詞，歌聲婉轉悲涼，滿座淒然動情。從此，丹霞才藝遐邇知名，朱範也常邀丹霞侍宴、酬唱。

劉承祚這個只會搜刮民財的鹽吏，並不懂詩歌，召丹霞來唱，除了附庸風雅之外，還懷著淫邪的念頭。他乜斜著醉眼，正如飢似渴地打量著眼前這個如花似玉的歌妓。劉承祚對丹霞垂涎已久，平日礙著朱範的面子，不敢過於難爲丹霞。自義軍圍城以來，朱範足不窺內室，甚至連妻女都不見，更無心宴樂，無暇過問丹霞情況。劉承祚趁此機會，每有宴會便召丹霞侍宴唱歌，席間常常以言詞挑逗。丹霞懼於鹽吏的錢勢，每有召喚，不敢不去，然而對於劉承祚的挑逗卻裝痴作傻，只當不知。如此數日，劉承祚已是慾火難耐，今天晚上他已下了決心，不怕和朱範撕破面皮，定要占有丹霞。

丹霞唱的「生憎平望一江水，忍照鴛鴦相背飛」。這本是當時流行於歌肆的一首普通的〈送人詩〉中的兩句，而劉承祚卻接過話頭，淫邪地涎著臉說：

「我的心肝寶貝，鴛鴦何曾相背飛？眼前不明明是鴛鴦成雙對嗎？」

說罷，劉承祚就伸手去拉扯丹霞，要丹霞坐在他懷裡。

丹霞流落江湖，爲了護身，原是有些武功底子的，衫袖一拂，劉承祚鬧了個踉蹌。她正色說：

「丹霞雖然貧賤，賣唱爲生，然而也是良家女子，清白身體，從不以顏色侍人，請巡吏放莊重些！」

劉承祚怫然作色說：「你一個歌肆裡的臭娘們，故作什麼正經？你和朱範那個老色鬼，什麼事情沒幹過，怕我不知道！你要是順了我，鹽鐵利甲天下，富貴繁華一生享用不盡。你要是不識抬舉，那是自找苦

吃。反正今天從也得從，不從也得從，不侍候你劉爺一晚上，別想出巡院的門。」

劉承祚目示左右退下，關了房門又要動手。他是武夫出身，不信降服不了一個小娘們。丹霞杏眼圓睜，橫下一顆心，拚死也不願被劉承祚汚辱。

就在這時，巡院外響起了震天動地的殺聲，馬蹄噠噠，腳步雜沓，刀槍相碰，鏗鏘作響。接著，一陣急促的腳步聲直奔向劉承祚正在尋歡作樂的逍遙軒，頃刻間一個巡卒猛敲著逍遙軒油漆大門上的黃銅獸頭門環，大聲喊道：

「巡吏大人快開門，賊兵殺進城來，已經把巡院包圍了！」

劉承祚猛然一驚，酒全做冷汗出來。他撇下丹霞，架上扯把鋼刀，開門衝出逍遙軒。不等劉承祚仔細打問，林言已帶領義軍用大木撞開大門，接著，義軍像潮水般湧進巡院。一二百個巡卒被義軍如秋風掃落葉般殺得片甲不留。林言見一個滿臉絡腮鬍，身穿錦衣的中年漢子，手持鋼刀衝了出來。知道是一個當官的，也不搭話，舞起手中鋼刀迎了上去。

劉承祚究竟是巡吏出身，緝捕私鹽販子戰鬥經驗多，一看滿院子都是義軍，巡卒被殺得屍橫遍地，知道不能繼戰。他並不擺開厮殺架勢，也不等林言攏身，就遠遠地一個魚躍，越過逍遙軒迴廊的欄杆，直躍到院子裡來，挺著手中鋼刀，先聲奪人地向林言當頭劈去。林言閃身一讓，避過劉承祚的鋼刀。劉承祚瞅著這個空子，一個箭步邁過林言身旁，挺著手中刀直向院外衝去，幾個擋路的義軍士卒都被他手起刀落砍死在地。

黃巢隨後趕來，依稀認得這人就是劉恩蔭的大少爺，曹州巡吏劉承祚，大喝一聲：

「不要放走了虐害百姓的巡吏劉承祚！」

林言聽說此人就是巡吏劉承祚，哪裡肯放他走？一個箭步追了上去，舉刀就砍。劉承祚見一員小將尾

隨不捨，甩也甩不開，只好回轉身來舉刀迎戰。

劉承祚雖是武夫出身，刀法上也有些功夫，然而怎敵得住那賽似出山猛虎、怒海蛟龍的林言的那把鋼刀？再說劉承祚是在酒後，此時方寸已亂，交手不幾個回合，就被林言劈翻在地。

巡院的官吏士卒平日緝私卡鹽，如狼似虎，虐害百姓最爲狠毒，義軍將士中許多人都親身吃過他們的虧，對他們恨之入骨。義軍衝進巡院之後，那是逢人就殺，刀下毫不留情。

林言衝進逍遙軒，只見裡面杯盤狼藉，殘宴未撤，一個青年女子惶恐地佇立在廳堂中間。林言只當是劉家的什麼親屬，衝上前去，舉刀就砍。那女子慌忙提起身旁一張椅子往上一迎，攔住林言的刀。林言暗暗詫異，想不到這個貌似柔弱的女子還有如此功夫。他提起鋼刀攔腰又是一刀。這一回只聽得喀啷一聲響，鋼刀又被重重地撥開，直震得林言虎口發麻。

林言大吃一驚，抬頭一望，只見黃巢仗劍立在身旁，不用說，剛才這一刀是舅舅仗劍擋開的。黃巢說：

「且慢動刀，讓我問問她。」

黃巢問那女子：「看你神態不像劉家女眷，你是什麼人，爲何到這虎狼窩來？不用驚恐，從實說來。」

那女子含羞凝睇說：「我叫丹霞，是曹州歌肆裡一個歌女，被劉承祚逼迫來此賣唱侍宴。適才劉承祚這個人面獸心的東西，正要加害於我，幸虧義軍及時趕到，將我搭救。眞不知道怎樣感謝你們才好。」

黃巢重新打量了面前這女子一眼，果然娉娉婷婷，自有風韻。點頭說：

「哦，你就是丹霞。你的藝名，曹州人都是知道的。你也是受欺凌的人，義軍不會加害於你。」

林言見這女子不是劉家眷屬，便捨下不管，自去院內搜索殘敵去了。

丹霞見眼前這個義軍，氣質風度像個頭領，說話又十分和善，便趁勢請求說：

「義軍頭領在上，小女子有個小小的請求，不知該不該說？」

黃巢說：「你有何要求，儘管說吧。」

丹霞說：「而今曹州城內兵荒馬亂，不是一個弱女子棲身之處，丹霞想向頭領討個憑證出城，回鄉針黹爲生。」

黃巢說，「此事容易。」隨即從箭袋裡拔出一支上刻一個「巢」字的令箭，遞給丹霞說：

「見了這支令箭，義軍就會放行，你想上哪兒，就上哪兒去吧，總比待在歌肆裡做鴇母的搖錢樹強。」接著，黃巢又吩咐隨身侍衛立即從巡院的馬廐裡挑一匹駿馬，從巡院的錢庫裡取幾錠白銀來，贈與丹霞。

丹霞接過令箭，看見箭杆上刻的「巢」字，兩眼立刻射出異樣的光彩，她驚喜地問：

「您就是黃巢將軍？」

黃巢微笑著，點點頭。

自義軍圍城以來，丹霞聽官軍多次講過黃巢，都說他是一個面目猙獰，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今天邂逅相遇，黃巢不但沒有殺害她，反而搭救了她。想到他的面目，丹霞又悄悄把黃巢打量了幾眼，只見他不但毫不猙獰、兇惡，反而十分英俊倜儻。丹霞心中不禁暗暗稱奇。

丹霞在生活裡接觸過不少有權有勢的男子，大多數像劉承祚一樣，見了美貌女子，如蠅逐羶，便想玩弄、占有。少數如朱範一樣的官吏，也只把女子當作消愁遣懷，悅怡性情的人。而今天，這個赫赫有名的義軍首領，卻把自己當成一個和他一樣受欺凌的人，平等相待，贈箭賜金，助她遠走高飛。

想到這裡，丹霞眼裡不禁湧出兩行熱淚，心裡起了依戀之情。可是，方才請義軍助自己離開曹州城，怎好又遽然反悔？……

這時，侍衛已把馬匹和銀錢取來。黃巢親自付與丹霞說：

「銀子作爲你回家的川資，和安家的花費。座騎給你路上代步。你不必再回歌肆，逕自上馬趕路吧。」

事已至此，儘管丹霞對義軍心懷依戀，也只好叩下頭去。拜謝黃巢，乘上座騎趕路。路上她從戰死的官軍身上取了把鋼刀佩上，以爲防身之用。有了黃巢的令箭，又有鋼刀、座騎，丹霞膽子更壯了。

黃巢送走了丹霞之後，又親自清查了巡院的鹽倉、糧庫，除一部分留作軍食外，其餘的準備開倉濟貧。巡院這邊的事情料理妥貼，黃巢才帶著林言和隨身侍衛到州衙去。攻打巡院的士卒則留下守備鹽倉、糧庫。

到了州衙，黃鄴迎了出來，對黃巢說，中軍營就準備設在州衙內。

黃巢聽了，說：「先別忙，讓我把州衙看看再說。」

黃巢令林言免於跟隨，只帶二三個貼身侍衛，便在州衙內走動起來。首先，他想親自看看，早在攻打曹州之前就聽探卒李勇說過的「戒石銘」和「清苦泉」。

「戒石銘」立在朱範平日理事的刺史公堂南面，青石爲碑，碑高及人，篆體陰文，丹砂塡紅。碑頂已被砸缺了一角，跡印甚新。當是義軍入衙之後，士卒們見此騙人鬼話，心懷不忿，有意砸缺的。

黃巢說：「何必要砸，乾脆把它推倒算了。」

侍衛聽說，要把「戒石銘」推倒，便立刻要去找鍬鎬。黃巢止住侍衛說：

「不必動用鍬鎬，還是徒手拔出省事。」

黃巢把身上披的一件大氅，扔給身旁一個侍衛，活動一下筋骨大步走近石碑。只見他弓下身去，兩手抱定碑身，然後猛力展腰，叫了聲：

「起！」

那石碑果然連著泥土被拔了起來。黃巢就手將它往院中青石鋪砌的地面上一扔，石碑「咔嚓」一聲，

裂爲兩段。

黃巢暢懷大笑說：「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隨身侍衛和幾個過路的士卒看見了，一個個伸出舌頭半天縮不回去。都說：

「黃將軍眞有當年楚霸王扛鼎的神力！」

拔了「戒石銘」，黃巢又和隨身侍衛去看「清苦泉」。清苦泉在離州衙約半哩遠一處林園裡，這林園是朱範和眷屬專住的別館，園名也叫「清苦」。「清苦園」占地不過二十來畝，四周有牆圈圍，園內林木蓊鬱，樓台館榭一應俱全，小巧別致，進得園來使人覺得別有洞天。黃巢笑著說：

「能住此園，於一般百姓說，也就是人間天上了，還說什麼『清苦』？」

「清苦泉」在別館後面的小花園裡。黃巢來到「清苦泉」邊，侍衛從井裡汲上一小桶水來，井水清冽可鑒。侍衛先掬了一捧清水，放在嘴邊，飲了一小口，品了品味，懷疑地說：

「此泉果然不帶苦澀，未必眞是朱範久汲而變甜的？」

黃巢也從水桶裡掬起一捧水來品嘗，味果不澀。他想了想說：

「曹州去大河不遠，多有地下甘泉，自然甜水井多。這也就使那些意欲稱頌朱範的人有藉口了。」

黃巢坐在井欄上小憩，對幾個隨身侍衛慨嘆地說：

「由科考出身的讀書人中間，不少像朱範這樣迂闊、愚忠的人。有的人宦海浮沉，漸明事理，慢慢醒悟過來。也有的像朱範那樣，一朝食祿，世感皇恩，形毀骨銷，至死不變。難怪太宗皇帝站在宮城端門②的門樓上，看著新進士魚貫而出，得意地說：『天下英雄，入我彀中③矣！』」

看了「清苦園」，黃巢對身邊一個小侍衛說：「你去傳告黃鄴將軍，中軍就設在這裡。」

小侍衛卻說：「黃鄴將軍不是說已經安排好了嗎，中軍設在州衙裡面，這個小園留給後營。」

黃巢搖頭說：「不，你馬上告訴黃鄴將軍，州衙留給王仙芝將軍歇馬，我們搬到這個小園裡住。」說著，又隨手指了指「清苦泉」旁的一棟小樓說：

「後營有這棟小樓就足夠了。」

小侍衛聽了黃巢的話，心中不樂，噘著嘴說：

「不是有言在先，先攻進城的，城裡歇馬，後攻進城的，城外歇馬嗎？」

黃巢撫了撫小侍衛的頭，豁達大度地說：「要是沒有王仙芝將軍的義軍三面合圍，一起攻城，我們能這樣快單獨攻進曹州城嗎？我們兩支義軍是兄弟，兄弟之間就要講友悌。豈可以見小利而忘義，傷了兄弟間的和氣？」

一席話說得小侍衛心胸豁然開朗，高高興興地傳令去了。

傳令的小侍衛剛走，便有士卒來報：「蓋秀梅自縛著要見黃將軍。」

黃巢聽報，吃了一驚，心想：蓋秀梅不是隨曹氏夫人帶一支人馬伏擊朱範的襲營官軍去了嗎，而今夫人未歸，她卻自縛來見，莫不是出了什麼意外？

黃巢急令侍衛傳見。蓋秀梅雙手剪縛在胸前，雲鬟蓬鬆，淚痕滿面，一夜不見，頓見憔悴。一個平日活潑開朗的姑娘，今日像突然承受了人世間最重的憂患。她走到黃巢面前，撲通一聲跪下，登時淚如泉湧，嗚咽著說：

「昨晚夜戰，我只顧個人衝殺，沒有侍衛好曹氏夫人，使夫人遭到不測，罪該萬死。黃將軍，你重重地治我的罪吧！」

說罷，蓋秀梅俯伏在地，不肯起來。

聽說夫人遭到不測，黃巢禁不住眼前一陣昏眩。他手扶木欄鎮靜了一下，然後上前親自爲蓋秀梅解縛

說：

「快別如此，夫人究竟怎樣了，細細說個明白。」

蓋秀梅把昨天晚上伏擊戰的經過，以及天明之後，只見望雲雕戰馬，不見了曹氏夫人的情況，從頭到尾細說了一遍。

黃巢問：「可曾到周圍麥地裡找過？」

蓋秀梅說：「望雲雕曾領我到夜裡曹氏夫人與朱範最後決戰的地方。朱範倒在血泊裡早被夫人刺死了，而離朱範屍體不遠的地方也有一灘血跡，估計是夫人受傷後流下的。我們在附近麥田裡反覆找尋，始終沒有見到夫人的蹤影。」

黃巢心裡十分惶急，聽蓋秀梅的敍述，曹氏夫人凶多吉少。可是，他外表卻極力使自己平靜，反而安慰蓋秀梅說：

「你們全殲了偷襲的官軍，還殺死了朱範本人，功勞就不算小。兩軍交鋒，難免有傷亡，曹氏夫人戰死沙場，便是鬼中雄傑，豈能責怪於你？你鏖戰一夜，已經十分疲勞，先到『清苦泉』旁的小樓上歇息，那便是中軍後營安置的地方。」

經過黃巢一番好言撫慰，蓋秀梅心中平靜了許多。昨晚鏖戰一夜，又為曹氏夫人事憂傷、焦慮，已經十分疲勞，幾個女侍扶著她，自去安置歇息。

丹霞離了巡院，騎上黃巢所贈好馬，穿過戰事已逐漸平息的街市，準備出城去。

漸近南門口，守門義軍士卒遠遠見一陌生女子掛劍騎馬而來，不覺引起懷疑，以為是州衙逃敵，連忙高聲喝問：

「對面來的女子是誰？快快下馬受縛！」

丹霞自恃有黃巢令箭，也不理會士卒的喝問，繼續催馬向前。守門士卒見來人並不答話，也不下馬，拉滿角弓，嗖地就是一箭。丹霞看見箭來，在馬上閃身躲過。守門士卒一箭射不中那女子，料想她不是等閑之輩，正要張弓放第二箭，倏忽間那馬已到跟前。守門士卒不免有點心慌，撇下角弓，便去拔刀。

那女子卻突然勒住馬韁，翻身下馬，彬彬有禮地對守門士卒說：

「衆位大哥，小女子有禮了。我是奉黃巢將軍之命出城去的。」

守門士卒睜著驚愕的大眼，不大相信地問：「你是何人，如何認識我們黃巢將軍？」

丹霞通報了姓名，自敍本是曹州歌肆歌女，被強逼到巡院歌舞侍宴，黃巢將軍帶領義軍攻進巡院，將她搭救，並贈座騎、川資，令她回鄉，另謀生計云云。

說罷，丹霞從身上取出黃巢的令箭遞上說：「口說無憑，這裡有黃巢將軍手贈令箭一支爲證。」

守門士卒接箭一看，箭杆上刻一個清晰的「巢」字，果然是黃巢身邊所帶令箭，嘟囔說：

「早拿出黃巢將軍令箭，也少費這些口舌！」

守門士卒把令箭交還丹霞，一面開啓城門，一面嘆息著絮絮叨叨地說：

「黃巢將軍如此關心一個普通歌女，而自己的夫人卻無暇顧及，遭了不幸，可嘆，可嘆……」

丹霞牽著馬，尾隨守門士卒走進城門洞，聽了他這番絮絮叨叨的自言自語，忙問：

「黃將軍夫人怎麼了？」

「唉，曹氏夫人昨晚夜戰，不幸戰死，至今屍骨還沒找到呢。」

「此話可眞？」

「那還有假？天濛濛亮，曹氏夫人身邊的女將蓋秀梅就自縛了，從這裡經過，去向黃將軍請求責罰，

以贖護衛不周之罪。頃刻間，曹氏夫人戰死的消息就傳遍了義軍營寨。義軍將士都在爲此事哀傷、惋惜，黃巢將軍此刻心裡不知道有多麼悲痛呢。」

丹霞突然聽到這意外的消息，不覺呆了，她木然立定了腳步，站在城門洞裡，思緒紛紜。

巡院一面，丹霞見黃巢英勇倜儻，武藝超群，人品不凡，完全不像官府宣傳的那樣面目猙獰，行爲暴戾，已大爲驚奇。而見他爲人行事，豪爽磊落，堪稱頂天立地的眞男子，心中更無限傾慕。只是未明黃巢身分之前，自己已先有離開曹州之言，一時不便遽然留下。

丹霞從巡院出來，一路之上，種種思緒紛至沓來，在心頭縈繞。她一時感激地想：今天如果不是黃巢將軍率領義軍及時攻破曹州，殺入巡院，刀劈劉承祚，自己一個女子，赤手空拳，是無論如何難逃魔掌的。爲了免受汚辱，只有拚死巡院。黃巢將軍既有救命之恩，又有贈金之德，是我丹霞的大恩人，今生今世無以爲報，來生來世變雞變狗也要報答。一時黃巢英武倜儻的形象浮現眼前。心中油然生出傾慕依戀之情，不免信韁緩轡，馬足踟躕。

現在，這種傾慕的感情和報恩思想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了，而且找到了一個合適的表達機會。此刻，丹霞心頭不知主要是出於傾慕，還是主要出於報恩，當然，她沒有必要去分清哪種感情是主要的，一顆少女的心羞於把這種感情剖析得太分明。總之，她覺得自己必須留下，留在義軍營寨，留在黃巢身邊，安慰他青年喪偶的哀痛與孤寂。

城門打開了，守門士卒請丹霞出城。可是，丹霞卻默默地跨上座騎，掉轉馬頭往回走去，將守門士卒楞楞地扔在城門洞裡。

蓋秀梅自縛來中軍，向黃巢報告了不幸的消息，並請求責罰。黃巢以大義爲重，忍著悲痛，安撫了蓋

秀梅，讓她自去後營歇息。蓋秀梅走後，黃巢思念曹氏夫人之情不能自已，心緒煩亂、憂鬱。

他屏退左右，來到清苦泉旁，一所幽靜的小庭院裡，想獨自靜處一會兒。赤牆村起義，攻占劉家莊園之後，一個戰鬥間隙的夜晚，他和曹氏夫人戲言身後事的情景，又生動地浮現在面前。

那是一個微風拂煦的初夏之夜，晴明的夜空中，新月朗照。曹州的官軍處在王仙芝和黃巢兩支義軍南北夾擊的形勢下，自顧不暇，不敢覬覦冤句，劉家莊園和赤牆村一帶十分平靜。

深夜，白天訓練了一天的義軍士卒都酣然入睡了，近處，除巡夜的更柝之外，寂然無聲。只有遠處的村落裡遙遙傳來幾聲犬吠。

黃巢和曹氏夫人卻夜深無眠，相對坐在暫做義軍營寨的劉家莊園一個庭院內，他們遙望在夜風裡飄展的黃字義旗，想著這幾天樹旗起義順利發展的情勢，心情十分亢奮。然而，他們也感到一種巨大的壓迫和危險，正向身邊襲來。

黃巢和曹氏夫人坐在庭院裡一棵高可參天的大榆樹下，閑話了一會，覺得天氣格外悶燥。須臾，風搖榆葉沙沙作響，串串榆錢撒落地上，陰雲漠漠，遮蔽了星月的光輝。

曹氏夫人說：「『甕穿裙，大雨淋』。室內水缸潮糊糊的，莫非今夜有雨？」

話剛落音，陡地一陣狂風刮地而起，捲起漫天迷眼的塵沙，頃刻間，對面看不清人影，銅錢大一顆的雨點被風捲著，疏朗然而有力地砸下來，落地有聲。黃巢說聲：

「不好！」

他一手拉著曹氏夫人就往屋裡走，兩人剛走到屋檐下，龍尾一擺，天空閃過一道刺目的電弧光。接著，轟隆一聲巨雷，彷彿就在身邊炸響，黃巢忙將曹氏夫人掩在身後。倏忽間，庭院裡響起震耳驚心的豁啷聲，兩人抬眼一看，方才他倆在下憩息的參天大榆樹，已被巨雷攔腰劈斷，那栽作觀賞的一棵繞樹攀緣的長青

藤，隨著斷折的樹幹狼藉於泥水橫流的地面。

兩人來到室內坐定，聽著嘩嘩的雨聲，隔窗看著院裡被雷劈倒的大榆樹，曹氏夫人猶心有餘悸，惴惴地說：

「雷霆霹靂，擊劈萬物，果然天威迅烈。」

黃巢徵詢地問：「雷霆為何單單擊倒了這棵大樹呢？」

曹氏夫人說：「它參天聳立，把滿天風雲擔在肩上，樹大招風，樹大也招雷呀。」

黃巢慨嘆說：「參天大樹，把滿天風雲擔在肩上，它雖然招了雷霆，然而，卻蔭蔽了周圍的矮房、小樹。今天，我們樹旗起義，聲播四方，也像這棵參天的大樹，難免招來迅雷霹靂，但只要能拯百姓於水火，我就是像這棵大樹一樣，身首異處，也死而無憾。」

曹氏夫人也慷慨地說：「曹梅願與夫君同生死，共拯百姓於水火，就像院內的參天樹和長青藤一樣，樹長藤榮，樹倒藤仆。」

黃巢聽了，握著曹氏夫人的手，感動地說：「夫妻本是同林鳥，比翼齊飛，雙棲共宿，中途失伴，啼血而亡。黃巢與夫人生一塊殺唐軍，死一塊歸九泉。」

曹梅卻從黃巢掌握中，抽回纖手，斷然說：「不，將軍只能與曹梅生一塊殺唐軍，如果有一天，曹梅戰死，將軍斷不能為夫妻之情而輕生。將軍一去，大樹飄零，這滿天風雲叫誰承擔，這矮房、小樹，讓何物蔭蔽？有一天，曹梅戰死，將軍應該另找一個巾幗英雄，輔助隨侍，繼續高舉義旗，以成大業。那時，曹梅當含笑於九泉……」

曹梅大義凜然，一片眞誠，黃巢感動良深，一時竟默然難對。

夏夜陣雨來得急也住得快，雨過天青，霹靂星④在天空眨著眼睛。相傳霹靂五星是主天威，擊劈萬物

的星座，然而，方才發出萬鈞雷霆，此刻卻散射出柔和的星光，完全是另外一副嫵媚的形象。

為了轉換氣氛，黃巢緩和地笑著說：「方才那番話題都是雷霆風雨引起的，看，風雨已經過去，我們不必盡想那些喪氣的事情。夜正深沉，該安歇了。明天還有許多事情，去濮州、曹州聯絡、偵察的探卒一回來，我們就得出發攻打曹州。」

…………………

想到這裡，黃巢一聲長嘆，不料當日劉家莊園夜晚的戲言，今日果然成了事實，曹氏夫人竟然眞的先己而去了。憶及曹梅的姣美面容、颯爽英姿，以及夫妻恩愛，黃巢痛不欲生，潸然淚下，恨不能拔劍自裁，追隨愛妻於地下。然而，想到廣大義軍兄弟，想到傾覆李唐天下的大業，耳邊彷彿又響起了曹梅那親切、熟悉的聲音，在諄諄叮囑：

「……曹梅戰死，將軍應該另找一個巾幗英雄，輔助隨侍，繼續高舉義旗，以成大業。那時，曹梅當含笑於九泉……」

黃巢正獨處一室，哀思默想，忽聽得園內一片喧嘩之聲。黃巢濃眉緊蹙，待要喚侍衛詢問，只見一位女子旋風似的直向院裡闖來。幾個侍衛想要阻攔，也阻攔不住。黃巢立起身子，那女子已經穿過庭院，來到檐下。

黃巢定眼一看，卻是丹霞，不禁詫異地問：

「丹霞，你怎麼又回來了？是路上有人留難，還是給你的川資不足？」

剛才潑辣不馴，敢於直闖轅門的丹霞，一眼見了黃巢，立刻低眉垂手，變得溫順起來。她搖頭低聲說：

「義軍見了將軍令箭，無不立即放行。將軍給的銀錢，不但盡夠路上盤纏，回去安家也綽綽有餘。」

「那麼，你為何返回呢？」

丹霞感情激動地說：「丹霞走到城門口，只聽義軍士卒紛紛傳說，昨晚戰鬥中，將軍夫人遭了不幸，戰死沙場……」

說到這裡，丹霞撲簌簌落下兩行熱淚來，一雙明澈的大眼流露出無限深情。

侍衛們見來者並非歹人，而且正和主將動情深談，知道此處再沒有他們的事情，都自覺地退到院外去了。

黃巢強抑住內心的悲痛，莊重地說：「哦，你是安慰我來的。舉旗起義，反抗朝廷，刀兵相交，傷亡難免，我和曹梅早已以身許國。志士殉難，英靈不泯，丹霞哀思，黃巢心領。只是曹州新破，市面不靖，兵荒馬亂，羈留不便，你還是作速趕路返回故里去吧。」

丹霞見黃巢並未明白她的全部用心，著急地說：「不，我不只是爲安慰將軍哀思而來，我還要投義軍。」

「你投義軍？」

「嗯，投義軍。我要和當年曹梅一樣，隨侍將軍左右，也爲曹梅姐姐報仇！」

丹霞坦誠地說出了心裡話，不覺粉面微紅，兩眼卻大膽地直視黃巢，等他回答。

黃巢在巡院裡見丹霞掄椅招架林言的大刀，就覺得這女子不凡，隨後得知她便是名滿曹州的歌女丹霞，寧死不辱於鹽吏，又增了幾分欽敬；及至打量她的姿容，娉婷中又露颯爽，更添幾分愛憐。於是，不禁心萌一念，想要將她收留到義軍中來。但轉念一想，又覺不妥。她久居青樓歌肆，過慣燈紅酒綠、粉白黛黑的生活，豈能受得了軍營的羈縻？黃巢終於決定，贈她令箭、寶馬、川資，送她返回故里。

黃巢想不到，丹霞聽到曹梅戰死的消息，會中途返回，來安慰他的哀思；更想不到她會毅然決定，投身義營，而且大膽表白，要像曹梅當年一樣，隨侍自己。聽了丹霞說明來意，黃巢心裡很不平靜，然而，她是不是出於哀憫，一時激動，才說出這番話來呢？

黃巢平靜了一下情緒，反過來勸慰丹霞說：「丹霞，你的盛情，黃巢永遠銘記在心，只是義軍軍營戎馬倥傯，觸鋒刃，冒矢石，不是你安身立命之處，望你再思。」

丹霞鳳眼裡落下幾滴晶瑩的淚珠來，懇切地說：「此事何止再思，早已反覆三思。丹霞流落風塵，浪跡江湖，不是那種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弱不禁風的女子。黃將軍如若信不過丹霞，我只有自裁於將軍面前，以明心跡。」

丹霞說能，拔出身上的佩劍，就要自刎。黃巢見此情狀，慌了手腳，旁邊又無侍衛在場，只好親自上前勸阻，他一把抱住丹霞，奪過她手中的劍，啷噹擲於地下。

丹霞第一次承受一個自己愛慕的男子，如此有力的摟抱，一身筋骨都酥軟了，握劍的手臂無力地垂下，身子就勢倒在黃巢懷裡。

青樓歌肆，多少勢傾曹州、富甲齊魯的男子慕名而來，丹霞潔身自好，以自己的天生麗質、出衆才藝，傲視那高貴的門閥、顯赫的官職、無盡的財富。她有時也虛與周旋，投給他們青睞，然而卻沒有一個人得到過她的心、她的身。她深知周旋於青樓歌肆的交際場上，就像小舟穿行在激流險灘之中，難免有一天要觸礁沉沒。然而，寧肯枝頭抱香死，不肯吹落塵埃中，便是她的誓言。可是，今天她卻不能自制地投身在一個青年男子的懷裡了，雖然這是一個她衷心愛慕的豪俠男子，但對一個自知明豔的少女的高傲，卻不無損傷。但願他是個鍾情的男子，這便是珠聯璧合。如果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今日之事便是白玉之玷。丹霞玉潔的心靈是容不下微玷的，那只有殉身明志。思念至此，不禁起了嗚咽，一片眞情全在無言之中。

黃巢摟抱丹霞，全出於倉卒之間一片救助之心，想不到丹霞卻因此投身自己懷抱之中。丹霞名滿曹州，是黃巢私下傾慕已久的女子，然而，不是這種意外的機遇，黃巢絕不會去碰她一根指頭。一個色藝絕倫的女子，固然有她的高傲；一個抱凌雲志，懷曠世才的男子，也能睥睨一切。

黃巢撫著丹霞一頭烏黑的秀髮，用手掌輕輕拭去她眼角的淚痕。丹霞偎依在黃巢懷裡，任他愛撫。她兩眼微闔，也許是出於少女的羞澀，也許閉上眼睛，心靈能更好地感受此刻的幸福。

黃巢心裡很不平靜，他萬沒想到，在他遭遇不幸的頃刻間，會有一個像丹霞這樣不凡的女子，如此多情地體貼他，給他溫存，給他慰藉，毅然托身於他，把命運和義軍聯在一起，和自己聯在一起。丹霞是一個美貌高傲的女子，也是一個淪落風塵的女子；她曾過燈紅酒綠、粉白黛黑的生活，卻又是有家難奔，飄萍轉蓬。自己如何能不掇拾這顆淪落風塵的明珠，義軍又怎能不接納這個落難的女子呢？想到這裡，黃巢情不能已地說：

「丹霞，難得你一個女子如此眞情，如此俠義，患難之際，來依黃巢。黃巢何德何能？承蒙錯愛，感愧交加。黃巢從心裡感激你，義軍十分高興接納你。」

丹霞從黃巢懷裡掙起身來，睜開明眸，帶著淚珠，無言地羞澀地笑了。

黃巢接著說：「而今，曹梅新喪，我方寸極亂。曹州新破，諸事待理。我先送你去後營，那裡有女將蓋秀梅及衆女侍，可不孤單。等我忙裡偷閑，以後再和你敍談。」

丹霞聽說後營還有女將、女侍，也很高興，便說：

「這樣最好，你引我到後營去，然後自去忙你的。」

王仙芝和黃巢在南門城外賭誓之後，回到營房，立刻命令部將把曹州附近的能工巧匠都徵集起來，日夜趕造「將軍炮」。並限期五天，克日完工。他決心盡快造就這種攻城利器，趕在黃巢之前攻破曹州。

過了一天，探卒來報，黃巢部不但沒有加緊攻城，反撤了圍，放城中百姓出城汲水、採樵、割麥三天。聽了探卒的報告，王仙芝憤憤地罵了幾句粗話，立即援筆修了一封書信，責問黃巢爲何自食其言，不但不

協同戮力，共攻曹州，反而退軍撤圍，給飢困待斃之敵，以喘息補充之機？

書信寫好，便派專人送到南門城外黃巢營寨裡去。這一晚上，王仙芝一夜沒有睡好，爲黃巢不同心攻城的事煩惱。他輾轉反側，百思不解。黃巢是怕自己的「將軍炮」造好，首先攻進城去，奪得頭功，所以如此，有意掣肘呢，還是另有攻城巧計安排其中呢……？

第二天一早起來，他草草漱洗過，就喚左右侍衛來問：

「昨天夜裡，派去黃將軍營中送信的人，回來了嗎？」

侍衛回答說：「已經回來了，夜裡大將軍正在安歇，不便驚動，所以沒有報告。」

王仙芝罵道：「全是些糊塗蟲，這樣重要的事情不馬上報告，還分什麼黑夜、白天，睡著、醒著！快去把送信的人叫來見我，有什麼回信，給我看看。」

送信的士卒叫來了，跪稟說：「啓稟大將軍，昨天夜裡我在南門外野地裡找了半天。連黃將軍兵馬的影子都沒找到。我又悄悄跑到南門前去打探，南門裡殺聲震耳，亂轟轟的，城上已經樹起『黃』字大旗。這才知道，黃將軍已經趁夜襲破曹州城。我想，曹州城已經被義軍攻破，大將軍連日辛勞，現在可以放心睡一覺了，所以沒有馬上來報，怕擾將軍清睡。」

王仙芝聽後大驚，但很快就穩住了神，只好罵道：「他娘的，又是一個糊塗蟲！」他心想，曹州城先被黃巢攻破了，我還能睡得著嗎？

王仙芝剛剛叱令送信士卒退下，接著就有東門、西門、北門圍城將士派人來報，都說：

「曹州城已被黃將軍義軍襲破，城上四門都樹起了『黃』字大旗。」

王仙芝叫聲：「帶馬！」準備親自到城邊去看個究竟。

這時，一個侍衛進來向他報告：「黃將軍派人送信來了。」

王仙芝只好坐定。送信士卒進營呈上書信，並說：「黃將軍專派小人送信，請王大將軍入城歇馬。」

王仙芝接過送信人呈上的帛書，只見上面封泥完好，封泥上「黃巢印章」四個篆字分明。原來，古代用竹簡、縑帛爲書之時，信函往返，把竹簡或摺疊好的帛書用繩穿連在一起，加以捆紮。繩端捆結的地方，用膠泥封好，蓋上印章，叫做「泥封」。防止私拆，以保機密。

王仙芝拆去泥封，展開帛書，只見上面黃巢親筆寫道：

仙芝大哥將軍麾下：

弟巢不才，幸進曹州，正合『笨鳥早飛先投林』之俗諺。將軍大勇，馬足踟躕，蓋應『明眸亦有纖微之忽』之明訓。南門之約，兄弟戲言，請一笑置之，勿予介懷。刻下，小弟已命士卒清掃州衙，虛席以待大哥將軍駕臨。專書布達，勿使小弟騁望久待。

黃巢頓首

看罷來書，王仙芝不禁被黃巢的至誠感動。心中釋然，爽朗地大笑說：

「畢竟是考過進士的人，有文才，能寫會說。」

王仙芝把黃巢來書放置一邊，對送信士卒說：「回去稟報黃將軍，就說仙芝不是那種胸無丘壑的人。黃將軍盛情，仙芝心領了。只是軍中無戲言，南門之約，豈可隨意廢棄？回覆黃將軍，我不進城了，就在原地紮營歇馬。如有官軍逃亡出城，我一定協力捕捉。就此口覆，不另修書。」

曹州城裡一片節日的歡騰。

這是黃巢軍樹起義旗以來，第一次攻破州城。雖然有曹氏夫人的犧牲，黃巢認爲不應因個人的哀傷，

減了全軍將士歡慶勝利的氣氛。而且，這種情緒上的調劑和精神上的鼓舞也是迎接下一次戰鬥，奪取下一次勝利所必需的。

城隍廟前的廣場上，義軍自動聚集在一起聯歡。當年雜耍賣藝的地方，現在成了義軍演武聯歡的場地。長拳短打、刀槍劍戟、三節鞭、流星錘，一個士卒練完一套，大家又歡迎另一個人再來一套。也有些士卒席地坐下，一面看演武，一面山南海北地扯淡著。

一個曹州冤句一帶的士卒，平日很愛喝酒，看著這個聯歡的熱烈場面，便說：

「要是能弄上點酒喝，這歡慶的氣氛就更濃了。」

另一個宋州碭山一帶的士卒，頸上長個瘤子，樣子很滑稽，平日慣說俏皮話，他接腔說：

「提起喝酒，我倒有個故事。」

衆人聽說有故事，都凝神聽著他。於是，這士卒接下去說：

「從前，有一個叫王三的人，特別好喝酒。不過，他有個怪脾氣，不喜歡獨飲，卻愛對酌。李白獨酌無相親，不是『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嗎?這個王三每逢獨酌無相親的時候，就提一個泥人放在眼前，和泥人對飲。王三喝一杯，便往泥人頭上澆一杯說：『你也喝一點。』

「王三十來杯酒下肚，這泥人頭上也澆了十來杯酒。王三醉眼朦朧，端詳著眼前這個泥人，舌頭打著嘟嚕說：『你——不喝、喝酒——，還像個人樣，越喝——喝酒，你越——越不像個——人樣。』」

聽到這裡，有人會過意來，望著那個愛酒的，姓王的士卒嘻嘻直笑，知道這是那個宋州士卒有意調侃他的。

那個姓王的曹州士卒卻若無其事，不動聲色。他說：

「說起故事，我也有一個。他說的從前，我說的眼前。故事的名字就叫『曹州人』。」

士卒中除少數宋州碭山一帶的人外，多數是曹州冤句一帶的人，聽說這故事就發生在眼前，而且名字就叫『曹州人』，興致更濃了。曹州士卒幾句開場白把大家吸引住之後，便開始不緊不慢地講故事了。他說：

有一個曹州人娶了個宋州女子。宋州人頸子上好長瘤子，也就是粗脖子病，曹州人的小舅子頸上也有一個大瘤子。婚娶幾個月之後，丈母娘擔心女兒嫁了個傻女婿，就把女婿接上門去。擺了酒宴，盛會親戚，想要當衆試一試女婿的學問。丈母娘家那個小舅子讀過幾句書，平日又愛耍點小聰明，全家就決定讓他出面考考他的姐夫。

三杯酒下肚，小舅子便站起來考那個曹州人，他問：

「姐夫，你在曹州讀過書，應該有學問。請問：大雁、白鶴都特別能叫，這是什麼原因？」

曹州人回答：「天讓牠會叫的。」

小舅子又問：「松樹、柏樹四季長青，是什麼原因？」

曹州人回答說：「天讓它四季長青的。」

小舅子再問：「路邊那棵樹上面長個瘤子，是什麼原因？」

曹州人還是說：「天讓它那樣的。」

小舅子以爲把姐夫難倒了，訕笑地說：「姐夫，虧你還在曹州讀過書，怎麼這樣沒有學問呢？」接著，他得意地戲弄他姐夫說：「鴻鶴能鳴頸項長，松柏長青心中強，道邊樹有瘤子，車碰傷。這哪裡是天讓它那樣呢？」

曹州人望著那個自作聰明的小舅子，不慌不忙地說：「賢弟，願以我所見到的幾件事請教，不知道可不可以？」

小舅子說：「你講吧。」

曹州人說：「蛤蟆能鳴，難道是頸項長？竹子冬青，難道是心中強？小舅子你頸上的瘤子那麼大，難道是車碰傷？」

聽到這裡，大家會過意來，望著那個頸上長個瘤子的宋州士卒，轟場大笑。那個宋州士卒雖然反過來受了捉弄，但折服曹州士卒的機智，也跟著大家一塊儍笑。

黃巢身佩羅平劍，在城裡巡視著。他著令侍衛免於跟隨，讓他們和全體義軍一體兒歡慶去了。

黃巢來到巡院門前，見黃鄴正在開倉濟貧。城中公私倉廪的糧食都已罄盡，唯獨巡院倉庫還有不少存糧。黃鄴一面向群衆講說義軍起兵討李唐、殺貪官、除暴政、濟貧民的道理，一面把糧食分給群衆。他把千百等待分糧的群衆組織得秩序井然，有條不紊。

黃巢在一旁靜觀著，也不去驚動黃鄴，只在心裡暗暗地想：誰說種田人沒有才幹，我看黃鄴比那些進士出身的州縣官強百倍。有一天我們打下長安，安了天下，黃鄴完全可以做一個出色的刺史。

一位鬚眉斑白的老大爺背著分得的一袋沉甸甸的糧食，眉開眼笑地走過來。他手裡抓了一把飽滿的麥粉，扔進嘴裡有滋有味地邊走邊嚼，飄垂著的白髯上沾滿了麥粒漿。

老大爺喜悅的神情感染了黃巢，他走上前去，接過老大爺身上沉重的糧袋，往肩上一扛說：

「老爹，讓我給你背一段路吧。」

老大爺一看黃巢義軍打扮，連說：「使不得，使不得，你們打敗了官軍，殺了貪官，把糧食分給百姓，已經是勞苦功高了，怎能讓你幫我背糧食呢？」

黃巢笑著說：「我年紀輕，有勁，幫你背一段路算不了什麼。」

老大爺看這個年輕人眞心實意要幫忙，也就不再爭執了。

黃巢問：「老爹，好長時間，沒有吃這樣的糧食了吧？」

老大爺憤慨地說：「都年把沒有嘗過糧食滋味了。就說去年關東大旱，我們打井澆水，勤扒苦做，地裡雖是歉收，總算還打了幾石麥子。可是東家要租糧，官家要兩稅⑤，硬是折騰得我們種田人一顆麥粒都沒落下。剛收罷麥就吃槐樹葉，開春不是一點桑椹度命，早餓死了。可官家把這麼多糧食囤著。還是義軍好哇，開倉濟貧，窮人有了活命了。」

老爹探詢地問：「兄弟，你是黃將軍部下，還是王將軍部下？」

黃巢說：「我是黃將軍部下。」

「那你一定見過黃巢將軍囉。」

「經常見。」

「黃將軍可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文才武藝世上少有。聽說，他在京都裡，放著進士不考，幫助一個受欺壓的窮苦百姓，打了強搶民物的宮使。這次攻打曹州城，官軍頑抗，激戰不下，最後是黃將軍巧施計謀，才把曹州攻下的。」

老爹接著湊近黃巢耳根，神秘地說：「聽說黃將軍有一把寶刀，削鐵如泥，比古時候的干將、莫邪還鋒利。夜裡帶在身上，寒光四射，不用掌燈，就能閱讀兵書，是嗎？」

黃巢見老爹越說越玄，被老爹誠摯的感情所感染，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老爺卻當是自己的話說到了節骨眼上，對方默認了。也快活地哈哈大笑起來，笑得滿臉的皺紋全舒展開來。

正在這時，一位侍衛趕來，近前稟報道：

「黃將軍，丹霞有要事見你，請您回中軍營去。」

黃巢把糧袋還給老爹說：「老爹，我有事去，不能送你了。」

黃巢遞還糧袋，甩開大步先走了。

老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拉住侍衛問：「小兄弟，剛才幫老漢背糧食的，究竟是誰？」

侍衛說：「我們義軍的首領黃巢將軍呀。怎麼，幫你背了半天糧袋，兩人一路說笑，你還不知道他是誰？」

老爹盯住黃巢遠去的背影，激動得老淚縱橫，半天才說：

「哦，這年輕人就是黃巢將軍。黃將軍待人眞好哇，果然是名不虛傳。老漢回去要給他建生祠，燒長命香。」

黃巢快要走到設在「清苦園」內的中軍營，遠遠地便見丹霞立在門首，莞爾笑著迎接他。

不等黃巢說話，丹霞已含笑開口了：「我得了一件寶，要獻給你。」

「哦，得了寶？」

丹霞從身邊取出一卷帛書來，遞給黃巢說：「你看看，算不算得上一件寶？」

黃巢展開一看，原來是一卷孫臏兵法，不覺喜出望外。孫武兵法是黃巢常讀的一部兵書，然而，孫臏兵法黃巢卻只聞其名，未見其書。有人說這部兵書早已失傳了，也有人說在一些民間藏書家手裡還保存有。想不到今天竟意外地得到了它。

黃巢對丹霞說：「這裡不是看寶的地方，走，隨我到內室去，仔細鑑賞、把玩。」

丹霞隨黃巢走進一間優雅的庭院，這是以前朱範讀書的地方。進門一道橫匾，上題：「知不足齋」，取「學然後知不足」的意思，院內一叢修篁，迎風弄影，更增淸幽。黃巢現在就暫住在這裡面。

走進內室，黃巢憑几坐下，也讓丹霞坐下，接著便迫不及待地展開帛書來看。看著看著，不禁高聲朗

讀起來：

能分人之兵，能按人之兵⑥，則錙銖⑦而有餘。不能分人之兵，不能按人之兵，則數倍而不足。衆者勝乎？則投算而戰耳。富者勝乎？則量粟而戰耳。兵利甲堅者勝乎？則勝易知矣。故富未居安也，貧未居危也；衆未居勝也，少未居敗也。故決勝敗安危者，道也。

讀到這裡，黃巢讚嘆道：「寫得多好，把勝敗的道理說得多透闢呵！」

黃巢問：「這卷兵書從哪裡得來的？」

丹霞說：「從朱範的內室裡搜出來的。朱範的夫人開始還哭哭啼啼不肯給呢，士卒們惱怒了，一把奪了過去，差點把它投在火裡燒了。被我看見，上前要了過來，我聽說你有個讀書的癖好，所以拿來獻給你。」

黃巢高興地說：「你做得對，以後應該給義軍下一道禁令：除了豪強貪官，不得任意殺讀書人，更不得任意燒書。」

丹霞問：「聽說孫臏是孫武的後世子孫，是嗎？」

黃巢點頭說：「是的，孫臏出生在山東煙城一帶，還是我們的同鄉呢。當年他圍魏救趙，大破魏軍，活捉龐涓⑧，就在離曹州不遠的馬陵地方。這裡的人珍藏他的兵書是有道理的。」

黃巢聽丹霞方才提到朱範夫人的事，便問：「朱範的家小，現在還住在這園內，沒有讓他們回原籍去嗎？」

丹霞說：「沒有。義軍士卒知道曹氏夫人是朱範殺死的，一個個都很氣憤，哪肯就這樣放他的家小回原籍？都要殺了他的家小，爲曹氏夫人報仇呢！」

黃巢長嘆一聲說：「義軍兄弟們義憤是應該的，只是朱範究竟不同鹽蠹劉承祚，不能殺他全家。至於

戰場上的爭鬥，那是各爲其主。朱範已經殞命，也就算爲曹氏夫人報仇了，不必再株連家小。曹氏夫人如果現在在這裡，她也會這樣看的。」

說到這裡，黃巢叫進一名侍衛來，傳令說：

「你傳我的命令，讓黃鄴將軍立即放朱範的家小回原籍去，並且給足川資。」

丹霞在一旁聽了，無限感動地說：「黃將軍行事，眞是厚道。」

說著，天已向晚，士卒掌上燈來，黃巢就著燈光，入神地研讀《孫臏兵法》。丹霞就在一旁爲黃巢剔燈、煮茶。

黃巢看了一會兒兵書，偶然抬頭，發現丹霞還在身邊，關切地問：

「你怎麼還沒有回後營安歇呢？」

丹霞順手將一件大氅披在黃巢身上，溫柔眞摯地說：「曹氏夫人不在了，我要走了，你深夜讀書，籌劃兵機，誰來照應你的生活呢？那些侍衛做些傳令保衛的事情，倒是不錯的，煮茶剔燈，留心冷暖，怕就不能那樣體貼了，你說是嗎？」

黃巢感激地望著丹霞，動情地說：「難得你如此關心、體貼。可是，你應該知道，跟隨在我身邊，那是時刻都有風險的。據探卒稟報：朝廷收到朱範告急的奏章，大爲震驚，已詔令宋威爲諸道行營招討使，統帥從長安派來的數千禁兵，以及諸鎭數萬大軍，集結沂州，準備包圍攻擊義軍。我和王仙芝起義以來，雖然攻城略地取得不少勝利，只是打的都是州縣地方官兵，卻還沒有和朝廷主力官軍交過手，也沒有接觸數萬兵力的強大敵軍。現在，朝廷派宿將宋威率領重兵來討，以後的局勢會更加嚴重。丹霞呀，這些你都仔細想過嗎？」

丹霞深情地說：「想過。參加義軍，以後跟在你身邊，再不過那種強顏歡笑，寄人籬下的日子，堂堂

正正地生活，比什麼都強。說什麼風險？大不了像曹氏夫人那樣，戰死沙場。那也是死爲鬼雄。以前的歌肆裡，隨人俯仰，任人凌辱，那樣苟且活著，還不如在殺貪官、討李唐的戰鬥中英雄地死去呢！」

黃巢聽了丹霞這一番有見地、有志氣、有決心的話語，點頭說：

「能這樣悟透生死大義，也就什麼風險都能處之泰然了。」

當晚，丹霞就在「知不足齋」侍寢。

【注釋】

①《文選》：書名，梁昭明太子肖統編，故又稱《昭明文選》，選錄秦漢至齊梁的詩文。

②端門：宮殿的正門。

③彀中：使勁張弓爲彀，箭能射及的範圍叫彀中。喻牢籠、圈套。

④霹靂星：古星名。即雙魚座，包括五顆星。

⑤兩稅：中唐以後實行的一種新稅法，朝廷每年按夏、秋兩季統一徵稅，並且全部按錢折算，叫兩稅法。

⑥這兩句指用自己神出鬼沒的軍事行動去調動敵軍，使敵軍或行、或止，聽我支配。

⑦錙銖：古代重量單位，六銖爲一錙，四錙爲一兩。錙銖，指細微，這裡喻兵力極少。

⑧龐涓：戰國魏人，與孫臏同學兵法於鬼谷子，仕魏爲將軍。因爲嫉臏的才能，設計召臏至魏而刖其足。後魏齊交兵，臏爲齊軍師，困涓於馬陵，涓計窮自刎而死。

十

六月的一天，僖宗皇帝帶著石野豬等一批太監，由田令孜陪著，在大明宮的禁苑裡打鳥。這是田令孜爲了取悅僖宗，挖空心思，新近想出的一種遊樂方法。用的是雕花銀飾弓，射的是黃赤金彈丸，名之爲「銀弓金彈」。

禁苑裡除了天然的原始林外，還人工種植著許多奇花異木。此外，尚有四周圍著高大柵欄的獸圈，裡面畜著各種珍禽殊獸。禁苑內還專門闢有鳥林，鳥林樹叢的枝幹上，放置著各種鳥食：有米麵做成的粑粑，成串地掛掛在樹間枝椏上；有粟稷五穀之屬，撒放在髹漆的木盤內，然後將木盤吊掛樹上……除備有鳥食之外，還在樹間人工營造了許多鳥巢供群鳥棲息。人工營巢的太監，盡力模仿著各種鳥巢的特徵：有的用樹枝搭構，有的用茅草架就，有的用泥土築造。渾然天成，不落人工痕跡。有食有住，各種翠鳥自然聚集到鳥林裡來了。這裡成了一個各種鳥類的大展覽館，也是一個鎮日不歇的百鳥啁啾的大音樂會。

僖宗皇帝足踏輕便靴，手持銀雕弓，腰繫金丸袋，專找那種毛色艷麗，鳴囀動聽的鳥打。「嗖」的一聲響，弓張如滿月，彈去如流星，金丸出手，翠鳥落地。隨行的太監立刻犬奔豕突，競往林中尋覓拾取。一方面尋找獵獲的翠鳥，更重要的是撿拾那顆打鳥的金彈丸。拾得翠鳥獻君王，拾得金丸可以飽私囊。

有時候，彈丸並未打中翠鳥，小太監們爲了拾取那顆金彈丸，也照樣競相奔馳，極力尋覓。僖宗看在眼裡，幾次故意虛彈弓弦，小太監們聽得弓響，不辨有無彈出，便立刻奔向前去，林中地上俯首撥草，尋尋覓覓。僖宗忍不住縱聲大笑，田令孜也在一旁笑罵道：

「你們這些蠢東西，也不辨有無金丸彈出，聽見弓響就去尋覓，眞是貪心十足。剛才皇上是有意戲弄

你們，只拉了弓，並未放彈。」

小太監們這才恍然大悟，一個個痴笑著退回。

一個小太監上前跪下說：「啓奏皇上，小人能夠凌空接住聖上擊落的飛鳥，願獻薄技，以博一笑。」

僖宗不大相信地說：「你有這個本領？」

小太監說：「請皇上當面試驗，如接不住，願受皇上責罰。」

僖宗回過身來，把銀弓金彈遞給田令孜說：「這個小太監誇下海口，阿父你就當面試他一下吧。如果彈丸擊中飛鳥，他不能凌空接住，再治虛誑之罪。」

田令孜故作謙遜說：「皇上在此，小臣怎敢用銀弓金彈？我自備有銅飾雕弓，銀彈丸。」

田令孜說罷，取卜自備雕弓，安上銀彈丸，一把拽滿，對著一隻正在嘰嘰哩哩叫的畫眉，一弓射去。彈到鳥落，那綠色翡翠似的畫眉，立刻一頭栽下樹來。小太監像一隻狡兔，飛一樣奔上前去，兩手一抱，接個正著，得意地舉著接到手的畫眉，回轉身走到僖宗面前跪獻。衆人見了，一片喝采之聲。

這時，僖宗身旁走出一人來，雙腳跪下奏稟說：

「陛下，雙手接隻死鳥，算不了什麼本領。奴婢願意表演一個『彈打開口鳥，手接雙墜鳳。』」

僖宗回眸一看，原來是石野豬，便饒有興趣地問：

「野豬，什麼叫『彈打開口鳥，手接雙墜鳳』呢？」

石野豬不慌不忙地說：「等鳥兒開口叫的時候，把彈丸從牠嘴裡打進去，叫『彈打開口鳥』。死鳥、彈丸下落，兩手將它雙雙接住，叫『手接雙墜鳳』。」

僖宗就是希望有新的玩法，以刺激遊興，當時就叫石野豬表演。

石野豬隨手在地上抓起一把砂石，猛然向樹間撒去，驚得在樹上棲息的百鳥，啁啁啾啾叫著，一齊撲

楞楞展翅凌空飛起。石野豬迅速從身上拔出彈弓，對準頭頂一隻正在張嘴咕咕叫的斑鳩，放了一彈。彈到鳥落，石野豬就像一頭發了威的野豬，豕突向前，左手剛接住先墜下的彈丸，右手又接住了接著下落的斑鳩，斑鳩嘴裡還在滴血。

衆人又是一片喝采聲。僖宗笑逐顏開，也連聲稱好，隨手從錦袋中掏出一把金彈丸來，賞與石野豬說：

「野豬，拿去。你這『彈打開口鳥，手接雙墜鳳』的技藝，値得一把金彈丸。」

僖宗正玩在興頭上，一個宮中的老成太監手捧一本奏章，找到御苑來了。他神色有些慌張，走到僖宗面前，雙膝跪下，雙手遞上奏章說：

「萬歲爺，大事不好了。王仙芝、黃巢作亂，聚衆數萬，圍困曹州，曹州危在旦夕。這是尙書省轉來的奏章，鄭大人說，請陛下御目親覽。」

這個意外的消息，如一盆兜頭的冷水，澆得僖宗渾身發涼。他親手接過奏章，就地看了起來，一面看，一面兩手索索發抖。

田令孜在一旁急得無可如何。要在平時，僖宗不在跟前，上送的奏章首先要經過他這個樞密使。那麼，像這種報送壞消息的奏章，他早擋了，根本不會讓僖宗過目。事後，他輕描淡寫地向僖宗口奏一下札疏內容，就過去了，有的乾脆寢而不報。至於事情該怎麼處理，都由田令孜自己定奪。可是，今天事情已經三當面，沒有迴旋的餘地。

田令孜見僖宗一副焦急的樣子，只好上前說：「陛下且寬聖心，量王仙芝、黃巢不過兩個草寇，成不了大患。如若就近派平盧節度使①宋威爲行營招討使，統率周圍各鎭大軍，四面合擊，王仙芝、黃巢兩賊不過釜底游魚，頓成盤中之肴。」

僖宗不放心地問：「宋威此人將兵究竟如何？」

田令孜說：「宋威是沙場耆宿②，屢建戰功。早年駐軍西川，多次擊退南詔人的入侵。咸通末年，龐勛嘼叛，宋威又曾消弭東南兵亂。足可托以重任。」

僖宗聽田令孜這麼一說，心中稍稍安定了些，就在御苑中口傳聖旨，讓老太監叫翰林院草詔，任宋威爲諸軍行營招討使，率忠武、宣武、義成、天平、淮南諸鎭大軍③，合圍討賊。並另給京師禁軍三千，御馬監良馬千匹隨征。

王仙芝、黃巢起兵的消息，使李儇想起他父親懿宗晚年的情景。懿宗咸通年間，先有浙東裘甫嘯聚饑民倡亂，後又有龐勛爲首的桂林戍卒兵變，都曾釀成大禍。雖經極力撲救，兵亂消弭，國祚得繼，然而，父皇終於心力交瘁，情鬱於懷，天年未享，不惑之年便陵傾駕崩了。

李儇想到這些，再也提不起玩樂的興致，只好傳旨打道回宮。

曹州城「淸苦園」內，黃巢利用戰鬥休整時間，白天加緊訓練士卒，整頓和擴大義軍隊伍，晚上便披覽兵書，籌劃如何對付朝廷的圍剿。

丹霞一面給日夜辛勞的黃巢一些生活上的體貼和照顧，一面也常常在中軍後營和蓋秀梅等一起練劍習武。丹霞待人溫厚，能歌善舞，又會武藝，雖然到義軍的日子不長，卻深得中軍將校和黃巢身邊的侍衛士卒喜愛。自曹氏夫人遭遇不幸，蓋秀梅心中一直很鬱悶，而丹霞來到中軍以後，蓋秀梅見黃巢生活上有了新人照顧，自己也有了講習武藝的伙伴，鬱悶的心境又逐漸開朗起來。

一天下午，黃巢去各營察看士卒訓練情況去了，丹霞在「知不足齋」內，替黃巢補一個箭袋。這箭袋是曹氏夫人當年親自縫製的，針黹極其精緻，所以，雖然已有幾處破損，黃巢也捨不得換一個新的。

丹霞女紅也很工巧，她知道這是黃巢心愛的有紀念意義的一個箭袋，便巧運匠心，用上等絲線將破損

之處，織補成各種英武的人物，以及花鳥蟲魚圖案。

她一面俯首織補著箭袋，一面想著縫製這箭袋的曹氏夫人卻香消玉殞，戰死沙場了，睹物思人，不覺黯然神傷。

丹霞正想得入神，穿針引線之間偶一抬頭，忽見門外一個青年女子正笑容可掬、腳步輕盈地向室內走來。雖然風塵僕僕，未著鉛華，然而仍然掩不住天生麗質。她身佩雙劍，眉宇間透出一股英武之氣。丹霞雖然沒有見過曹氏夫人，然而從黃巢、秀梅，以及別的義軍士卒口裡，已聽過不少關於曹氏夫人的描述。一見這女子的身姿、氣派，丹霞心裡就怦怦直跳，她想：莫非曹氏夫人英靈不泯，想著，想著，就眞的顯靈了?!

丹霞並不恐懼，卻有些惶惑不安，她從臨窗的小几旁站立起來，迎著那青年女子說：

「曹氏夫人，想著，想著，您果眞就來了！」

那青年女子跨進門來，不覺也楞住了，她瞅著眼前這個陌生、俊俏的年輕女子，探詢地問：

「你是誰，怎麼獨自一個到這房間裡來？」

丹霞更覺不安了，連忙解釋說：「我叫丹霞，攻占曹州城那一天，多虧黃巢將軍將我從巡院的虎狼窩中救了出來，接著黃巢將軍又贈我川資，讓我離開歌肆，回歸故里。黃巢將軍是我的大恩人。可是，我走到城門口，就聽夫人戰死的不幸消息。我想到黃巢將軍青年喪偶，從此，日常生活少了一個照料的人，便決心不走了，要求參加義軍，留在黃巢將軍身邊，侍奉個湯茶，洗補個衣裳，以報恩於萬一。看，這是夫人生前縫製的箭袋，日久多處破損，我要把它織補一新……」

聽到這裡，那青年女子把丹霞仔細打量了兩眼說：「哦，你就是丹霞，曹州城有名的歌女，雖然沒有見過面，但是也早聞大名了。難得你想得如此周全，在我不在的時候，細心照料黃巢將軍的生活。」

說到這裡，那青年女子突然哈哈大笑起來，她望著丹霞異樣的眼神說：

「不過，你別害怕，眼下不是什麼英靈顯聖。我並沒有死，只是在一戶農家養了幾天傷，而今傷勢平復又回營來了。」

「什麼，夫人還活著?!」

丹霞一雙驚愕的眼睛睜得大大的，手中正在織補的箭袋倏然落地，眼中的淚滴更似斷線的珍珠，撲簌簌順著臉頰流了下來。此時，她心頭泛起無限複雜的感情，說不清是驚，是喜，是羞，是憂。她顧不得撿拾落在地上的箭袋，一低頭從曹氏夫人身邊擦過，腳步踏踏地跑出了「知不足齋」。

「丹霞！」

曹氏夫人追到門口，高聲呼喚了一聲。然而，丹霞頭也不回地跑了。

就在這時，黃巢察看各營訓練情況回來了。他遠遠看見丹霞突然從「知不足齋」奔出，神情有些異樣，正在詫異，忽然又聽得從「知不足齋」裡傳出一聲呼喚，那聲音酷似曹氏夫人，更使他驚異。他大步奔向「知不足齋」，想知道究竟，剛邁進門檻，便見一個青年女子正彎腰從地上拾取一個箭袋，等她把箭袋拾起，抬起臉來一看，正是曹氏夫人！

黃巢又驚又喜，連忙奔向前去，兩手抱住曹氏夫人的雙肩說：

「夫人，是你，你還活著！」

曹氏夫人見是黃巢回來了，情不自禁地撲到他懷裡，眼淚止不住像泉水般湧出。雖說，分離只十來天，然而，卻幾乎是到閻王爺那裡走了一趟，心中酸甜苦辣什麼滋味都有。

可是，曹氏夫人立刻又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從黃巢懷抱裡掙脫出來，理了理髮鬢，端莊地說：

「都以為我死在亂軍之中，屍骨也找不回來了吧？可是，我卻意外地突然回來了，不會擾亂你的平靜

嗎？」

「你回來，還會擾亂我的平靜嗎？」

曹氏夫人強笑著說：「可不，回來之前，我有意先不給你音信，裝束也變換了一下，剛才進房我還故意躡手躡腳地走路，就想突然出現在你面前，讓你意外地高興一番。誰知道，我無意中闖進了一個聖區，進了內室沒有驚動你，卻把一位替你補箭袋的女子驚跑了，你看罪過不罪過。」

黃巢坦然說：「哦，你說的是丹霞。其實，她也是一個受欺凌的可憐女子，無家可歸才參加義軍的。好了，好了，先不說這些，先說說這些天你在哪兒，是怎樣回來的？」

曹氏夫人大略講了一下她負傷、遇救的情況。原來，那天晚上她縱馬追趕朱範，斬朱範於馬下之後，自己也負了重傷，昏迷在麥田裡。一對孤老趁著兵荒馬亂，夤夜出來偷割富豪田裡的麥子，想弄點糧食暫度飢荒。誰知道剛割下一捆麥，就遇上了官軍和義軍夜戰，過了不久，就聽得馬蹄噠噠，有兩騎廝殺到他們割麥的田邊來了。前面逃竄的一騎，官軍打扮，被殺墜馬而死，後面追趕的一騎，是一義軍模樣的女子，最後也身負重傷，昏迷在地。

老兩口憐惜這個殺貪官的義軍女英雄，偷偷把曹氏夫人背回家，暗暗爲她治傷將息。曹氏夫人傷口剛平復，得知義軍已攻占曹州城，便辭別那好心腸的老兩口，找回軍營來了。

黃巢聽了，感動地說：「多虧那兩位好心的老人相救，一會要派專人多帶銀兩前去酬謝他們。」

黃巢和曹氏夫人正說著說，蓋秀梅從「清苦泉」旁的中軍後營急急忙忙地跑來了，進門就嚷：

「黃將軍，你去勸勸丹霞吧，她又收拾行裝要走了——」

話沒說完，抬頭看見一位青年女子，先是一愣，接著驚叫了一聲：

「曹氏夫人！」

蓋秀梅喊著，就撲向前去，抱住曹氏夫人，又是流淚，又是笑，又是嚷：

「夫人，你怎麼回來的，可把我們急死了，傷好了嗎？……」

曹氏夫人說：「看你急的！好了，這些情況以後再慢慢敍談，你先引黃將軍去勸說丹霞吧。曹州有名的歌女，眞心實意來投義軍，怎麼能讓她這樣走了呢？」

別看黃巢在千軍萬馬中取上將的頭如探囊取物，是個英雄，而遇到這種兒女事，也覺得束手無策了。他爲難地說：

「夫人，還是你去勸說丹霞吧。」

蓋秀梅會意，也拉著曹氏夫人的手，央求著說：

「夫人，你和我一塊兒去勸說丹霞吧，我們間的事，黃將軍去不便，還是你和我去勸說更好。」

曹氏夫人斟酌了一番，抬起頭來，理了理額前的一綹青絲，胸襟開闊地說：

「好吧，你們都讓我去，我就去走一趟吧。就怕我的勸說不一定有效，先試試看，不行，還得我們的黃將軍親自出馬。」

曹氏夫人隨手將几上丹霞織補了一半的箭袋掖在腰裡，隨身帶上，然後拉著蓋秀梅的手說：

「我們走吧。」

黃巢見曹氏夫人答應前去勸說丹霞留下，心上一塊石頭才落了地，他用感激的目光送著曹氏夫人和蓋秀梅的背影，一直看著她們走進「清苦泉」旁的小樓。

「清苦泉」旁的小樓上，丹霞一面流著淚，一面收拾衣物。可是當她細細一撿拾，才發覺這些衣物竟然沒有一件是她自己的。原來，義軍進攻曹州城的那天夜晚，她是空著雙手走出歌肆，去巡院侍宴，然後參加義軍的。現在身邊的衣物、戎裝都是到義軍營裡之後，黃巢置辦的和秀梅贈送的。

她想，既不是自己的東西，就不應該把它帶走，還是潔身而來，潔身而去吧，她又將這些衣物一件一件放回原處。可是，轉念又想：參加義軍一場，黃巢將軍和秀梅待自己都不薄，還是帶幾件東西在身邊，留個紀念吧。她剛要動手到櫃裡、几上、床上去挑揀幾件有紀念意義的東西，立刻又灰心地想：既然人已經離開義軍，還要這些東西做什麼呢？何必將來給人家留一個話柄，給自己留一個睹物傷懷的冤孽呢？

丹霞獨自一個在小樓上細思細想，越思越想越傷心，不禁抽抽搭搭泣不成聲，連曹氏夫人和秀梅走上樓來，也沒有察覺。

蓋秀梅引著曹氏夫人上了小樓，一眼看到丹霞淚流滿面的樣子，心中頓起一陣憐惜的感情。她輕悄地走到丹霞身邊，低聲說：

「丹霞，曹氏夫人看你來了。」

曹氏夫人含著笑，溫柔地說：「丹霞，你不是在義軍裡生活得好好的嗎？怎麼見我回來，你就要走呢？是不高興我回來，還是我剛才言語舉動間，有什麼得罪你的地方呢？」

丹霞意想不到曹氏夫人會親自到小樓上來看她，連忙抹去臉上的淚痕，起身讓坐、強笑著說：

「夫人說哪裡話，您平安回來，丹霞慶賀都來不及呢，怎會不高興？更談不上夫人言語舉動對我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那麼，爲何急著要走呢？」

「見面時，我就對夫人說過，黃巢將軍將我從巡院救出之時，我就請義軍助我離開曹州，回鄉針黹爲生。以後只是聽到訛傳夫人遭遇不幸的消息，才想到要留下，於生活上照料一下黃將軍，也報答黃將軍相救的恩情。而今夫人傷癒平安歸來，丹霞的心事已經了卻，自然就該走了。」

曹氏夫人充滿感情地說：「丹霞，你的身世我也略知一二。你要是有安身立命之處，也就不會在曹州市

上賣歌笑了。而今離開義軍，又不願再去過那種看人顏色，爲人歌笑的日子，那麼，天下茫茫，又何處是家呢？」

「天下茫茫，何處是家呢？……」

一句話勾引起丹霞萬千身世之感：丹霞出生在曹州鄉下一個貧苦農家，幼年遇上災荒，父母養不活她，被人販子以幾斗粟米買了，轉賣給曹州歌肆。一晃十多年過去，與家鄉從未通過音信。老父母是否還在，鄉下是否還有家，一切都是茫然。想到這裡，丹霞不禁唏噓涕下。說實話，她早已厭倦青樓那種卑賤的生涯，她曾經多次想要離開歌肆。可是，事到臨頭，她又鼓不起勇氣，只好依賴歌肆生活。而今，一股外來的巨大的力量，終於使她走出了歌肆。有生以來，第一次嘗到了獨立的自由生活的樂趣，這段短暫的日子裡，她對義軍產生了多麼深厚的感情呵，她又何嘗忍心遽然離去？今天，眞要舉足走出義軍營門的時候，雙腳可費踟躕呵，步子究竟邁向何方呢？

曹氏夫人看出丹霞在思索，在猶豫，於是，上前拉著丹霞的手說：

「丹霞，留下吧，你的才藝，你的氣節，我都是欽佩的。曹梅不是那種心地偏狹，不能容人的人。秀梅和我在一起的日子長些，曉得我。將來我們在一起的日子長了，你也會慢慢知道我的。」

秀梅也在一旁勸說：「丹霞，曹氏夫人一片眞心勸你留下，你就留下吧。以後，曹氏夫人教我們劍術，你給我們唱歌，後營裡多了一個同伴，大家熱熱鬧鬧，多麼好呵！」

曹氏夫人和秀梅的一片眞誠，終於感動了丹霞，丹霞也畢竟是一個有胸襟的女子，她說：

「我是一個身世飄零，到處爲家又無家的人。夫人和秀梅一片眞誠挽留我。其實，我又何嘗忍心離開義軍，離開你們呢？夫人是女中豪傑，以後如能朝夕聆教，自然是丹霞的萬幸。」

曹氏夫人聽丹霞已經表示願意留下，高興地說：「這就對了！」

她取出那個隨身帶來，還沒有織補完的箭袋，塞在丹霞手中，柔聲說：

「這個箭袋還沒有織補完，你們的黃將軍還等著用它呢。」

看到這個自己在上面留下了深情的針線的箭袋，丹霞臉上頓時飛出兩朵紅霞，她不好意思地推辭說：

「夫人回來了，這箭袋還是夫人自己織補吧，我笨手笨腳的，別弄壞了夫人親手縫製的東西。」

曹氏夫人笑著說：「你別耍嘴了，你的針黹比我強多了。看，每一個破損的地方，都織補成了一個美麗的圖案呢。這箭袋還是你接著把它織補完吧。」

丹霞只好咬著嘴唇，低著頭，羞澀地接過箭袋。秀梅靜靜地站在一旁，看著這個和睦有趣的場面，不覺掩起嘴高興地笑了。

〔注釋〕

① 平盧鎮轄青、淄、登、萊四州，節度使駐青州，今山東益都縣。

② 耆宿：年高而有威望的人。

③ 忠武鎮，轄許、陳、蔡三州，節度使駐許州，今河南許昌縣。宣武鎮，轄宋、汴、亳、潁四州，節度使駐宋州，今河南商邱縣。義成鎮，轄滑、鄭、濮三州，節度使駐滑州，今河南滑縣。天平鎮，轄齊、鄆、曹、棣四州，節度使駐齊州，今山東濟南市。淮南鎮，轄揚、楚、滁、和、舒、壽、盧七州，節度使駐揚州，今江蘇揚州市。

十一

黃巢義軍駐軍曹州旬日之後，市面已經平靜，舖子開始營業，集市貿易也日趨繁榮。五六月天氣，正是桃子紅熟季節，桃市更見興旺。附近農民都挑著大擔大擔的鮮桃來上市。

唐詩人崔護有〈桃花〉詩寫道：

> 去年今日此門中，
> 人面桃花相映紅。
> 人面只今何處去？
> 桃花依舊笑春風。

崔詩以桃花映襯、比喻美女，固然精當，然而，鮮桃的紅豔美麗並不亞於桃花，也只有少女的臉頰才可以和它相比並。

一天清晨，黃巢剛練完劍，回到「知不足齋」，就有侍衛來報：

「尙二將軍派人送鮮桃給黃將軍嘗新，來人正在門外伺候。」

尙二將軍指的是王仙芝營的尙讓，他是尙君長的弟弟。起義前，兄弟倆和王仙芝一起販過鹽，長垣起義後，又首先起兵響應王仙芝。現在，兄弟倆都是王仙芝營的主要將領，尙君長更是王仙芝的左右臂。尙家兄弟在販鹽中和黃巢也有過交往。

黃巢聽了傳報，命侍從把送桃人喚進「知不足齋」來。送桃人手提青絲竹籃，獻上一滿籃鮮桃說：

「尙二將軍多多拜上黃將軍，將軍智取曹州，勞苦功高，獻上鮮桃一籃，略表慶慰之忱。尙二將軍還

說，這些桃子全是經他親手逐個挑揀來的上等蜜桃，也請黃將軍不棄，逐個品嘗。」

黃巢讓侍衛把桃收下，並回覆送桃人說：「多謝尙二將軍專人送上時新果品，倉促之間，無以回贈，只好以後另作酬答，回營之後，代向尙二將軍致歉。」

送桃人將鮮桃帶竹籃一併留下，拜辭黃巢回去。送桃人走後，曹氏夫人也從外面練劍回來了。曹氏夫人上次負傷之後，傷口雖已癒合，而身體還未完全復元，所以每天絕早便起來練劍，一是逐漸恢復體力，二是免得劍術荒疏。現在多了一個練劍的女伴，每天清晨，曹氏夫人和丹霞、秀梅一塊兒練習，興致比往常更濃，常常練到早飯時間還不肯歇息。練完劍，丹霞和秀梅到「清苦泉」邊的小樓上去了，曹氏夫人就上「知不足齋」來。

黃巢見曹氏夫人進來，指著籃中的鮮桃說：「來，吃桃！」

曹氏夫人很愛吃桃，見了鮮桃，眉宇間露出喜悅的神情，壁上掛了劍，便走到竹籃前來，一面問：

「哪來這些鮮桃？」

黃巢說：「尙二將軍派人送來的。」

「尙二將軍爲何派專人送鮮桃來？」曹氏夫人有些詫異。

黃巢說：「是呀，我也有些不解。我與尙讓並非深交，又在軍旅倥傯之際，緣何今日派專人送鮮桃給我賀功呢？」

曹氏夫人從竹籃裡拿起幾個鮮桃來，在手中撫弄著，一面稱讚說：

「眞是好桃！紅桃像染上一層彩霞，白桃像洒上一層月輝。天上的蟠桃怕也只能如此。」

曹氏夫人撫摩、鑒賞著這些鮮桃，忽然在其中發現一個蠟製的假桃。她把蠟製的假桃挑了出來，托在掌心上，故意對黃巢說：

「看，這個桃子好不好？」

黃巢猛然看上去，只見這個桃子格外大，也格外紅，豔豔地放著光彩，不禁脫口稱讚說：

「好桃，好桃！」

曹氏夫人噗哧一笑說：「好倒是好，只是中看不中吃。」

「怎麼！」

曹氏夫人把手中托著的蠟桃遞給黃巢，黃巢接過一看，也不覺失聲笑了：

「原來是個蠟桃。要不細看，眞能以假亂眞。」

一籃鮮桃裡怎麼會混進一個蠟製假桃呢？是賣桃人混放進去的嗎？不像。這個蠟桃製作精美，不會出自一般村俗工匠之手，也非一般賣桃人家能有。那麼，是尙讓贈送的一件工藝品嗎？可是，他爲什麼不讓送桃人說明，卻要混放在一籃鮮桃子中送來呢？

黃巢和曹氏夫人看了蠟桃，都在靜靜思索，把吃桃的事情倒放在一邊了。

黃巢讓左右侍衛退下去，將蠟製假桃托在手中把玩，沉吟地說：

「怪道送桃人一再說明，尙將軍要我把鮮桃逐個品嘗。看來其中定有蹊蹺。」

曹氏夫人兩眼望著蠟桃，不解地說：「送一個蠟桃來，是何用意呢？」

黃巢想了想說：「昔日戰國燕太子丹派荊軻刺秦王，荊軻把匕首藏在進獻給秦始皇的山河地理圖裡，以使始皇不疑，直至始皇閱圖，圖窮匕首見，荊軻才引刃而刺。當年陳涉大澤鄉起義，爲號召士卒，把絹條藏在魚肚裡，上書『陳勝王』。士卒買魚，剖腹得書，以爲是天機，都願擁戴陳勝爲王，揭竿起義。魚肚、地圖中既可以藏書、藏劍，蠟桃可就不能藏物嗎？尙二將軍既交代來人，要我將鮮桃逐個品嘗，現在，我就從這個蠟桃品嘗起吧。」

說罷，黃巢從腰間掣出羅平劍，只輕輕一劃，剖開蠟桃。果然，裡面立刻顯露出一個小小的、團成一陀的絹團來。黃巢把絹團展開，只見上面露出幾行小字，寫著一首短歌：

深耕穊種，
立苗欲疏。
非其種者，
鋤而去之。①

曹氏夫人覽詩不解。黃巢看了，卻大驚說：

「這不是漢朱虛侯劉章的〈耕田歌〉嗎？倘二將軍胡爲乎書此藏於蠟桃中贈我?!」

曹氏夫人問，這是一個什麼典故，黃巢便細細給她講解起來：

原來，漢朝初年，劉邦死後，呂后擅權，朝廷大權盡入諸呂之手，而劉氏子侄不得職。劉章這時年才二十，有勇力，對此心懷憤懣。有一次，呂雉召劉章入宮侍宴，並命章爲掌行酒令的酒吏。劉章說：臣是將門之後，請以軍法行酒。呂后說：可以。酒喝到正是酣暢的時候，劉章即席作〈耕田歌〉。

就在這時，諸呂中有一人喝醉了，酒令行到門下，該他喝酒，他竟違令，離席避飲。劉章爲酒吏，按軍法處置，拔劍追而斬之。呂后大驚。可是事先已許他用軍法行酒，也不好再治他斬呂之罪。

說到這裡，黃巢解釋說：「歌中所說：『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就是誅鋤異己的意思。用在今天，是何所指呢？」

黃巢和曹氏夫人沉吟半晌，一時間也解不出這張絹條究竟是何指意，只是隱約地覺得其中藏著兵機。正在疑惑之間，侍衛來報：天補均平大將軍王仙芝差人送來絹書一封。說罷，將絹書呈上。

黃巢接過絹書，讓侍衛仍然退下，然後笑顧曹氏夫人說：

「今日湊巧，一封絹書疑義未析，又來了一封絹書！」

黃巢打開王仙芝送來的絹書。和曹氏夫人共覽，只見上面寫道：

黃巢將軍麾下：

頃得京中邸報，得悉朝廷已授平盧節度宋威爲行營招討使，統率六鎮重兵，蟻聚蒙沂之間，覬覦義營，以求一逞。大敵當前，謹請將軍來日馳馬敝營，共商禦敵大計。俾令宋威老賊螳螂臂折，狗鼠謀破也。

王仙芝頓首

就在王仙芝得到京中邸報，獲悉朝廷授平盧節度宋威爲行營招討使消息的同時，黃巢也已經得到了一份這種邸報。當時，京都不知道曹州失陷的消息，驛卒還騎著快馬到曹州送邸報。半路上驛卒被黃巢的巡邏隊伍俘獲，邸報也就落到黃巢手裡了。

邸報是唐朝開始出現的一種官方報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種報紙，上面專門刊載朝廷的一些公報：諸如皇帝詔令、官員任免等等。唐代藩鎮都在京師設有府邸，爲進京朝見皇帝時止息之處。邸中也常駐有藩鎮的幕僚和辦事人員，他們在京中傳抄了詔令、章奏之屬，通過驛站，傳報各藩鎮。藩鎮也常常將邸報分送到州縣一級的地方官。

兩人看罷來書，曹氏夫人說：「尙讓的絹條莫非和王仙芝這封來書有涉？爲攻曹州的事情，王仙芝心中已存芥蒂，如今駐軍城外，只怕胸中並未冰釋。這次邀約商議軍情，我看還是托故不去爲好。」

黃巢笑著點頭說：「夫人將兩封來書聯在一起看，極有見地。王仙芝這人甚少主見，若遇身邊不逞之

徒從中慫恿，難保不做出些蠢事。如若不去，怎挽千丈水，一洗芥蒂胸呢？兄弟義軍之間，胸存芥蒂，又如何對付朝廷的重兵征剿？況且我新得《孫臏兵法》一部，正要獻上王大哥一閱，與他共商暫避宋威軍鋒，西進黃淮之事。王大哥來書相邀，正好前去。尚二將軍既有絹條相告，我小心提防就是。今日即便是鴻門宴，我也要去走一遭。我和王仙芝相識非一日，只要機應權變，此行想無大礙。」

曹氏夫人見黃巢執意要去，便把林言喚來，吩咐說：

「你舅明天要去王仙芝將軍營商議軍機，你帶幾個精壯侍衛隨同前往，要小心謹慎，以防不虞。如有意外變故，及時派人相機回告。」

林言一副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氣概，挺了挺手中劍說：

「夫人放心，誰敢動阿舅一根汗毛，我叫他身上透三百個窟窿！」

第二天一早，黃巢帶著林言的幾個貼身侍衛，上馬要行。走到『清苦園』門口，見門外有一副大石碾，碾滾已壞，只剩下一個空碾盤。黃巢就馬上以鞭指碾盤，對曹氏夫人說：

「請夫人立備鮮桃二擔，送到王將軍營前。酒到半酣，命孟楷就在王將軍軍營附近村莊找一碾盤，將二擔鮮桃置碾盤上托進，送席間衆將解酒。」

曹氏夫人會意，點頭說：「將軍放心前去，我就去佈置。」

王仙芝請黃巢商議軍機的事，是昨天臨時決定的。

三天前，蓋洪帶隊巡邏，在曹州城下捉住幾個隨意搶掠百姓的兵丁，帶回來一問，卻原來是王仙芝營裡的人。蓋洪報告黃巢，要按軍法懲治這幾個搶掠百姓的士卒。黃巢聽報，卻說：若是本營士卒，一律軍法從事。既是王仙芝將軍營的，送歸王大將軍營處置吧。

朱溫在一旁規勸說：「大哥，些許小事何必太認眞？傷了兩家兄弟義軍的和氣，太不値得。不如就這樣放他們回去，把事情弭息了爲好。」

黃巢認眞地說：「那可不行，違犯軍紀不是小事，螻蟻之穴，潰堤千里，不可不防，怎能弭息了事，不讓王仙芝將軍知道呢？豈不聞孫子爲吳王闔閭宮中治兵，斬殺吳王兩個違犯軍紀的愛姬的故事嗎？孫子說得好：『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

黃巢這一段關於嚴肅軍紀的話，使朱溫羞赧地低下頭來，他不禁想起初進曹州時一件不快的事情。

那天，朱溫帶著一隊士卒衝進朱範居住的「清苦園」，見園內有位年輕婦女，正在哭泣，雖然淚痕滿面，卻不掩其美貌，她便是朱範夫人劉氏。朱溫見了，不覺心旌動搖，心生一計，故意厲聲說：

「既是朱範妻室，帶回軍營審問！」

朱溫把劉氏帶回本營，關在曹州守丞曾經住過的一棟小樓上，硬逼劉氏從他。劉氏哪裡肯依，只是把臉背向牆角，一味哭泣。

這事讓黃巢知道了，便立刻派黃鄴去處置，黃鄴找到朱溫駐地，傳告了黃巢意見，講了許多軍紀和道義的話，他才把劉氏交出。

現在黃巢又提起軍紀的事，朱溫不免有些羞赧。他見黃巢意向已決，知道無可更改，爲了表明自己的心跡，立即又站出來，願意親自將搶掠百姓的士卒，送歸王仙芝營處置。

黃巢心想：佚自直之箭，則百代無一矢；佚自圓之木，則千歲無一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過能改，善莫大焉。當時也就同意了朱溫的請求。

朱溫監送這幾個搶掠百姓的士卒來到王仙芝軍營，副帥尙君長接待了他們。

這尙君長本是黃河邊上濮州臨濮縣人氏，家境小康。兄弟兩個，尙君長爲長，尙讓爲二。按尙家家境，

尙君長本可以安心讀書，從舉業上謀前程。可是，尙君長性喜浮華，不願埋首書齋，所以稍一長大，便搞了一筆資金出外行商販鹽，廣交天下豪傑。弟弟尙讓卻不同，不尙浮華，性喜讀書。王仙芝在長垣起事，兄弟二人棄家舉兵來投，現在尙君長是王仙芝的副帥，尙讓也是王仙芝營的重要將領。

尙君長風聞黃巢派朱溫送回本營幾個搶掠百姓的士卒，早在中軍設下公堂，兩旁刀斧手威嚴侍立。待朱溫領著侍衛將幾個搶掠百姓的士卒捆綁帶到，尙君長不等朱溫開口，就喝令左右刀斧手，將那些捆綁而來的士卒推出營門斬首。不一會，幾個血淋淋的首級就擺到了堂下。

尙君長這才一揖朱溫說：「朱將軍現在可以安心回營，向黃將軍覆命了。」

朱溫見尙君長面色怫然不悅，連忙趁機表白自己：「我本來勸黃將軍就地釋放，讓他們自己回營了事，些許小事，何必錙銖計較，以傷兩家義軍和氣呢？可是，黃將軍執意不從，一定要我專程送回。」

尙君長冷笑說：「黃將軍治軍嚴明，眞有包舉宇內的大志呀。」

朱溫說：「我們黃將軍可不比王大將軍，不但習武，也注意修文。最近在曹州城裡新得了一部久已失傳的《孫臏兵法》，眞是如獲至寶，披覽忘倦，每達宵分。是有一股傾唐祚，定六合的勁頭。」

尙君長相機說：「我們兩家義軍將領，多是當年一起販過鹽的弟兄。只是起義一在長垣，一在冤句，時間略有早晚，這才分成了兩家，然而，兩家實際上如同一家。王仙芝大哥雖然是一條粗鹵漢子，比不上黃巢大哥的文才，但他畢竟是首舉義旗的人，名分上也是海內諸豪都統。就算黃將軍眼裡沒有王仙芝大哥，還望朱將軍等凡事多關照點。江湖上誰不知道朱將軍是一個講義氣，有城府，文才武藝過人的好漢。」

得了尙君長這番恭維，朱溫受寵若驚，一面裝作自謙的樣子，一面說了一番不滿意黃巢如此處置的話，臨行，他請尙君長在王仙芝將軍面前美言幾句，甚至建議尙君長乾脆不將此事報告王仙芝。

尙君長當著朱溫的面，裝出一副大局爲重，息事寧人的模樣。可是，朱溫一走，他立刻就去見王仙芝，

想從中擷掇。

王仙芝不在中軍營內，尙君長沒見著他。尙君長問左右的人，左右說：王將軍到各營巡視去了。王仙芝有個脾氣，平日有空喜歡到各營走走，他很注意從生活上關心愛護士卒。

尙君長走了幾座營寨，最後在一座寨旁的一棵大樹蔭下找到了王仙芝。

王仙芝正在樹蔭下給一個攻城受了傷的士卒療傷。這士卒傷在腿部，刀口已經化膿潰爛，再不及時治療，這條腿就難得保住了。

原來，王仙芝做鹽販的時候，常常和鹽卡官軍交手，負傷的事是難免的，因此熟悉一些民間治傷的草藥。他常採些創傷草藥，交左右侍衛帶在身旁，以便隨時應用。這天，他巡視各營，到這裡見一士卒傷勢嚴重，便停下腳步，命侍衛取出隨身攜帶的創傷藥來，弄碎給傷卒敷上。侍衛從身上取出草藥，隨即拔出刀，倒轉刀柄，就在樹下一塊大青石上搗起藥來。

王仙芝正在察看受傷士卒的傷口，聽到刀柄搗擊青石的聲音，連忙回過頭來，他看見侍衛在搗藥，走過去說：

「草葯要嚼不能搗，唾液也是一味葯，能消毒療傷。」

王仙芝說著，抓起大青石上的草葯放進嘴裡，細細嚼了起來，嚼得口角青汁直流。葯味是那樣苦澀，然而王仙芝強忍著，眉頭也不皺皺。侍衛在一旁站立著，小心央求著說：

「王將軍，還是讓我來嚼吧。」

王仙芝也不理會他，繼續細細地嚼，直到草葯嚼成了細軟的葯膏，才從樹上採下幾張大青葉子，吐出嘴裡的葯膏，用大青葉子將葯膏包好，以備敷用。

王仙芝嚼好了草葯，又回過身來察看士卒的傷勢。他俯下身子，湊近傷腿看了看，皺著眉頭說：

「得把傷口裡的膿血吸出來，再敷葯，才會有效。」

說罷，他低下頭去，就要給那傷卒吮吸傷口。傷卒急忙挪著傷腿往後躲，連說：

「王將軍，髒，使不得，使不得！」

王仙芝立眉粗聲說：「嗨，七尺男子漢，怎麼學女兒樣？莫非你不想要這條腿子，不想再跟我走南闖北打仗了?!」

傷卒才不再推諉了。王仙芝俯下頭去，抱著士卒的傷腿吮吸起來，大口大口往外吐著膿血。傷口吮吸乾淨了，再將大青葉包的草葯軟膏給傷卒敷上。侍衛打來一碗清水，請王仙芝漱口。趁王仙芝漱口的時候，侍衛從褐衣的下襬，哧地撕下一幅麻布，替傷卒把傷口包紮好。

傷卒感動得熱淚直淌，淚眼望著王仙芝說：「大將軍，你眞是比我的父母兄長還關心體貼我，不知道怎樣報答你才好呀。」

王仙芝大聲說：「別說這些，安心把傷養好。傷養好了，將來好好打仗殺官軍，我比什麼都高興。」

尙君長把王仙芝爲傷卒吮瘀療傷的場面完全看在眼裡。等傷卒安置妥貼，才走上前去，做出一副哀痛的樣子說：

「大哥，你在爲士卒兄弟吮傷治病，而剛才我卻不得不將幾個士卒正法斬首。」

「哦——」王仙芝感到有點意外，接著問：「爲什麼？」

尙君長把事情本末細述了一遍，最後，心懷叵測地說：

「黃將軍還傳話大將軍，要以此事爲鑒戒，整飭軍紀。」

王仙芝眉梢一挑，瞳仁瞬動了幾下。

尙君長接著說：「黃將軍也有些小題大作，難道整飭軍紀的事，還要他來指點嗎？」

聽了最後這兩句話，王仙芝不禁怫然作色。然而，他很快又冷靜下來，接著自我解嘲地爆發出一陣大笑：

「哈哈，黃巢兄弟是讀書人出身，打仗行事都是按兵法辦的，處理士卒違犯軍紀的事，自然也就嚴了。」

尚君長見王仙芝還沒有被挑動，又進言說：「黃將軍對內嚴明軍紀，不准搶掠百姓，對外開倉濟貧，以收民心，用心匪淺哪。方才朱溫對我說：我們黃將軍可不比王大將軍，不但習武，也注重修文。最近新得了一部《孫臏兵法》，如獲至寶，藏之內室，秘不示人，披覽忘倦，每達宵分。有一股傾唐祚，定六合的勁頭。」

王仙芝漫不經心地笑著說：「黃巢這人我知道，以往我們一起販鹽的時候，連住在旅店裡也是手不釋卷。考進士的人嘛，哪像我們這些武夫，能不喜歡讀書？」

尚君長又從衣袋裡掏出一張紙條說：「大將軍請看，這是我剛收到的，士卒們傳抄來的一張字條，上寫著黃將軍營寨裡正在傳唱的一首訓卒謠，很值得一讀。」

王仙芝接過來一看，只見在黃麻粗紙上，寫著一首短謠：

出沂蒙，
向黃淮，
破樊籠，
游大海。

王仙芝看過字條，不解地問：「這是什麼意思？」

尚君長詭秘地說：「此處非說話之地，請大哥回中軍營去，小弟再細陳所見。」

王仙芝和尙君長一起回到中軍營。王仙芝摒退左右，尙君長這才滔滔陳詞：

「大哥，我看黃巢這首訓卒謠大有深意。當前，朝廷委派宿將宋威統率諸鎭數萬大軍駐馬沂蒙，要與義軍決戰，大敵當前，黃巢不思同心協力，克敵制勝，卻傳出這樣的訓卒謠，這只是臨陣怯敵嗎？我看其中還另有文章。黃巢不是久居人下的人，他這是心萌異志，想脫離王將軍羈絆，引兵西去，自樹一幟。今日與大將軍爭名分，他日與大將軍爭天下者，舍黃巢其誰？如不早除，異日必爲後患。」

提起爭名分，奪天下的話題，就煽起王仙芝心頭一種邪惡的感情。王仙芝自知文才、武藝、見識都不如黃巢，特別是黃巢破曹州以後，他的這種感覺更加明顯。可是，自己的名號是天補均平大將軍兼海內諸豪都統，也就是整個義軍的統帥。而黃巢起義到現在，連一個正式的名號也還沒有。因爲長垣首舉義旗，黃巢現在表面是擁戴自己爲義軍統帥，然而，以他的膽略、才智，豈肯久居己下？想著這些，王仙芝內心裡不覺隱隱勃發起一線殺機。

王仙芝兩目瞬動，心神不定。而尙君長從王仙芝瞬瞬轉動的瞳仁中，也窺探出他已經動心的秘密，於是，大膽地趁勢悄聲進言：

「請改日約黃巢來營議事，趁機擒下，以除後患。」

王仙芝沉吟半晌說：「此事要愼重。改日可約黃巢來營議事，但切不可輕易動手。席間讓我親自問他『訓卒謠』是怎麼回事，就算眞有其事，如若他肯改變主意，齊心協力，進兵沂蒙，共破宋威，那麼前嫌一筆勾銷，我們還是兄弟。如若他眞有異志，又不肯回頭，到那時再另作處置。」

尙君長見王仙芝大體上同意了他的計劃，便大著膽子著手布置去了。

尙讓從他哥哥尙君長那裡知道了這個計劃，大不以爲然。尙讓早就欽佩黃巢的文才武藝：長安城鬧了宮市，打了搶掠百姓的宮使，最後隻身闖出神策軍、金吾衛警戒森嚴的京城，這已經使黃巢在尙讓心目中

帶上傳奇色彩。而帛書攻城，智取曹州，更使尙讓佩服得五體投地。常言道惺惺惜惺惺，好漢識好漢，尙讓自然不贊成暗中算計黃巢的種種安排。他知道一時很難說服王仙芝、尙君長放棄既定計劃，怎麼辦呢？

尙讓看望他哥哥回營，從尙君長口中得知，過兩天要設宴相邀黃巢來營議事，並趁機拿下黃巢問罪。自從得到了這個確實消息，尙讓眞是坐臥不寧，心裡一直盤算著，怎麼給黃巢傳送一點信息呢？

這天中午，尙讓正在營中踱著方步思索對策，忽聽營房外一個小販拖著腔調，高聲叫賣：

「賣桃、賣桃，上等水蜜桃——」

尙讓忽然心生一計，叫侍衛把賣桃的人喊進營房來，說要買桃。

賣桃人是附近村莊的一個農民，挑的確是一擔好桃。尙讓問了價錢，掏出銀子，就對賣桃人說：

「這擔桃我全買了。」

唐朝初年，金銀的產量還不高，很少作爲貨幣在市上流通。市上流通的是銅錢，十文銅錢重一兩。千文爲一緡，也叫一貫。那時金銀被當作寶物，被富豪之家收藏，也被地方官當作貢品進呈皇宮。如唐宣宗時，浙江西道都團練使潤州刺史曾在端午節時進奉銀錠一個，重五十兩。但以後採冶金銀的數量逐漸增多，到了唐朝末年，官家豪富就有積銀萬兩之家了，宮廷收藏的金銀更是不計其數，市上也開始用銀當貨幣了。銀價値高，少量銀子能買到大量貨物，便於攜帶流通，所以流動作戰的農民軍每逢打下州縣，更注意從官府庫藏和富豪的私藏中，搜取金銀，以作軍需。

賣桃的農民一看尙讓掏出的銀子，雖然只是兩把重的一小塊，也面有難色，他求尙讓說：

「官人，你給銅錢吧，給銀子我哪有許多銅錢找你呢？」

尙讓笑著說：「把銀子拿去吧，你把桃子留下，不要你找錢了。」

賣桃人露出疑惑的目光不敢接銀子。左右侍衛說：「把銀子接了吧，尙二將軍是個寬厚的人，說的是

實話，不是戲弄你的。」

賣桃人這才又驚又喜地接過銀子，千恩萬謝地走了，一面走，一面說：

「義軍就是不同官軍，對百姓眞好！」

尙讓買下一擔桃子，叫侍衛從中揀選個大無損傷的另裝一筐，準備送人，自己就進內室去了。

尙讓內室桌上放著一只蠟製的蟠桃，那是打濮州時，他從一個官吏的家裡得到的。因爲蠟桃製作精巧，假能亂眞，尙讓欣賞匠人工藝的高超，所以就把它留下，帶在身邊。現在他想，如果在蠟桃上鑽個小洞，塞進一小小絹條，給黃巢傳個消息，豈不是好？蠟桃夾放在鮮桃內，派一個侍衛悄悄送去，不是人不知鬼不覺嗎？

尙讓在內室把寫有漢朝朱虛侯劉章〈耕田歌〉的絹條，塞進蠟製假桃，再把蠟桃表面抹平，使它不著痕跡。這時，侍衛已把鮮桃挑好，送進內室來，要尙讓過目。尙讓命侍衛門外暫候，然後親自把蠟製假桃置放籃內鮮桃之中，遠遠一看，果然眞假難辨。這才把侍衛喊進來，對他說：

「黃巢將軍是我的故人，現在駐軍城內。攻城戰事才畢，商賈一時恐難復業，城內一定很難吃到時鮮水果。你把這籃水蜜桃明天絕早給黃巢將軍送去，一來早起趕路涼快，二來也免得太陽把鮮果曬蔫了。」

侍衛挎了桃籃要走，尙讓又囑咐：「這些桃子都是經我逐個挑選出來的上等蜜桃，你對黃將軍說，請他不棄，逐個品嘗。」

按照尙讓的吩咐，侍衛果然第二天絕早就把鮮桃送到了黃巢營裡，而且連送桃的侍衛也不知道蠟桃、絹條的事情。

尙讓指望的是，黃巢見了絹條，引起警覺，不來赴約，讓王仙芝和尙君長的一切佈置落空。先爭取一個迴旋的時間，以後再打消他們暗算黃巢的錯誤念頭。

這天一早，王仙芝的中軍營裡就忙碌起來。執炊的士卒忙著整治酒宴所需的菜肴，王仙芝的侍衛分頭到各營通知義軍將領到中軍侍宴。尙君長更是一個人忙出忙進，作著各種佈置，顯得分外緊張。

接到王仙芝的邀請信和尙讓的絹條後的第二天，太陽才一竿子高，黃巢就帶著林言和幾個隨身侍衛，輕裝到王仙芝營寨踐約來了。

沿途擔任瞭望和警戒的士卒，遠遠看見通向城內的官道上塵頭陡起，馬蹄噠噠，繼而看見官道上出現了一小隊義軍打扮的騎兵，連忙飛馬回營，遞相傳報：

「黃巢將軍赴會來了！」

得到士卒的傳報，王仙芝親率諸將迎出中軍帳外。王仙芝居中，諸將分列兩側，如展雙翼。

黃巢騎的還是那匹大宛快馬烏龍駒，林言騎的是一匹新從曹州巡院裡繳獲的黃驃兒馬，幾個隨行侍衛也一律騎的新近從巡院繳獲的駿馬。

黃巢等一行，經過一陣快馬急馳，臨近王仙芝營寨，才勒住馬頭，緩下轡來，不疾不徐地直奔中軍營帳。

黃巢遠遠望見中軍帳外，王仙芝親率諸將迎於營門，連忙翻身下馬。林言和隨行侍衛也一齊跳下馬來。

黃巢把馬韁繩扔給身後的士卒，領頭闊步走上前去，一面滿臉笑容，拱手爲禮，大聲寒暄：

「仙芝大哥和諸位兄弟，勞你們久等了。」

王仙芝也爽朗地笑著，迎上前來說：「巨天賢弟就是爽快，說來就來。」

黃巢和諸將一一拱手爲禮，互致寒暄。黃巢走到尙讓跟前，尙讓強笑中含著隱憂說：

「黃巢大哥別來無恙？江淮販鹽，一別數載，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大哥否泰，常縈腦際。」

黃巢坦然笑著說：「天外黑風吹海立，濤頭自有弄潮兒。有勞尙二將軍懸念，黃巢一向安泰。」因爲尙讓是尙君長的親兄弟，尙君長又是王仙芝的副帥，和王仙芝有著特殊親密的關係，所以一般人並不特別留心尙讓和黃巢的對話。只道是一般的寒暄，無人過細猜詳、琢磨其中的深意。

王仙芝將黃巢一行延至中軍營帳，帳內早已擺好酒宴。王仙芝請黃巢和他共席。黃巢的一方，小將林言侍宴；王仙芝的一方，副帥尙君長作陪。尙君長讓黃巢的隨行侍衛到別室宴飲，但隨行侍衛都不願離開主將，尙君長也不好相強。

義軍宴席雖不像帝王官宦那樣豪華，然而酒饌也還豐盛。王仙芝首先舉杯說：

「今日請黃將軍來營，首先是爲他慶功。絹書攻城，威力勝過『將軍炮』。想出這樣高明的計策，應該敬酒三杯！」

說罷，叫聲「乾！」一仰脖子喝乾了酒杯。衆人隨後也都乾了一杯。侍宴士卒提著酒壺把衆人面前的空杯斟滿，大家又一起乾了第二杯。

三杯乾過，王仙芝才提起正題：「今日請巨天賢弟來營，還有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共商殺官兵、卻強敵的大計。」

接著，王仙芝根據探卒情報，述說了朝廷授平盧節度使宋威爲諸道行營招討使，給禁兵三千，甲馬千匹，統率平盧、忠武、宣武、義成、天平、淮南六鎭大軍，妄圖一舉剿滅義軍的情況，垂詢黃巢有何克敵制勝的妙計。

黃巢緩緩站起來說：「宋威是藩鎭宿將，早年破南詔，除龐勛，屢立戰功，部下將士操練有素。現在又有六鎭重兵任其調度，軍勢更盛。義軍將士雖然勇猛，許多將領武藝高強，然大部分士卒嘯起於田野草莽，操練不足。克敵制勝，恐非易事。宜避其鋒，老其師，然後方可相機攻滅他。」

尚君長停杯詢問：「黃巢將軍此次輕騎奇襲，攻下了曹州城，得勝之師，士氣正旺，怎麼不攖其鋒，卻要避其鋒呢？」

黃巢推開面前的酒杯，執著地說：「尚將軍，這叫此一時，彼一時也。現在，六鎮大軍正分別由青州、許州、滑州、齊州、揚州同時出兵，從東南西北方向四面合圍，妄圖逐漸縮小包圍圈，將我義軍聚殲於蒙山沂水之間。如不及早避實就虛，突出重圍，到頭來只怕不是克敵制勝，而是損兵折將，以至全軍覆亡了。」

這時，恰好侍宴士卒送上一道名叫「玉粒金橋」的菜來。這道菜做法別致，先取粒大顆圓、雪白如玉的糯米若干，和以豬油、肉絲、蓮米、果脯及其他調味品，放在鍋裡蒸熟，然後取出攤晾。待糯米溫熱的時候，取在清水中漂養月餘，肚中已無污穢的鱔魚若干，置於軟熟溫熱的糯米糰上，鱔魚遇到溫軟如泥，香氣噴鼻的東西，便一齊鑽入其中，而鱔魚鑽進粘黏的糯米糰中，便再也出不來了。這時，再將鑽滿鱔魚的糯米糰放於鍋內二蒸，直到米魚都熟，然後取出就食。其味特別鮮美。

鱔魚爲中國特產，外域罕見。西域人到唐都長安來，吃了這種糯米如玉粒，黃鱔似金橋，色香味俱美的食物，便贈它一個雅號，叫「玉粒金橋」。這種食物雖然鮮美，而配料易得，做法不難，所以義軍宴席中也有這道菜。

鄰席上，王仙芝營中一個叫楚彥威的偏將借題發揮，訕笑地說：

「黃將軍此計高妙，不才適才想得一名，不知將來能否載得兵書冊帙。」

尚君長故意引逗地問：「彥威兄爲黃將軍的妙計，想得一個什麼美名，說出來大家鑒賞。」

楚彥威即席用竹箸從玉粒般的糯米糰中，夾出一節蒸熟的鱔魚，不緊不慢地說：

「不才愚見，黃將軍適才的妙計，莫若取名『鱔魚荷葉』計。」

楚彥威的話音剛落，席間立刻引起一陣哄笑。

只聽得「哐啷」一聲劍響，席間的哄笑被打斷了。大家抬眼望去，只見黃巢身邊一員小將，唇紅齒白，面如冠玉，猛然抽出佩劍，怒目直視楚彥威說：

「斗筲小人，膽敢當衆訕笑黃將軍，再敢如此無禮，休怪小將軍刀下無情！」

尚讓霍地站起來，對王仙芝說：「大將軍，如此商議軍機大事的莊重宴席上，楚彥威出此侮慢之詞，實有辱將軍治軍嚴明的清名，大將軍宜將其叱出宴席，以謝黃將軍。」

王仙芝見林言小將按劍怒目而視，黃巢面有慍色，連忙叱責楚彥威說：

「黃將軍是風流儒將，怎聽得你這些村夫粗言！不會說話，你就少出頭，沒有人說你縮頭烏龜的，還不快給我下去！」

楚彥威受了一頓斥責，只好紅著臉退下去。

王仙芝接過話頭，笑著說：「楚彥威說話粗俗，不入耳，也不足取，巨天賢弟不必介懷。依我看，巨天賢弟的妙策不如叫『出沂蒙，向黃准，破樊籠，游大海。』」

說罷，笑顧黃巢問道：「何如？」

黃巢坦誠地說：「這是小弟不久前編的一首訓卒謠，怎傳到大哥耳裡了？」

尙君長見王仙芝已經親自出面點出「訓卒謠」，膽子也大了，正色說：

「大敵當前，避鋒卻走，長敵人銳氣，滅自己威風，請問黃將軍，這是哪家兵法?!」

席間氣氛又突然緊張起來，其餘將校不知內情，也不敢隨便插話，只是停了杯箸，靜觀著席間這場唇槍舌劍的交鋒。王仙芝手裡拿著那張上寫訓卒謠的字條。尙君長在一旁焦急地等待著，只等王仙芝揉碎字條，擲於地下，他就要命令領先埋伏在帳後的刀斧手，動手擒下黃巢。

林言雖然劍已入鞘，一手仍然按著劍柄，兩目炯炯四射，注視著席間的一切變化。侍宴的士卒來他面

前斟酒，他的酒杯裡總是滿滿的。從席間的唇槍舌劍中，他已經隱隱感到了殺機，想起臨行時曹氏夫人囑咐的話，他不敢貪杯，生怕因酒誤事。

林言聽到尚君長咄咄逼人地問：「這是哪家兵法？」不覺腦門血往上湧，不待黃巢開口，隨即厲聲答道：

「《孫臏兵法》上說得清楚：『避而驕之，引而勞之，攻其不備，出其不意。』對強敵避而『讓威』，古來戰例多得很，曹劌卻齊師，孫臏困龐涓……比比皆是，尚將軍難道沒有讀過兵書？」

自從黃巢新得《孫臏兵法》，早晚閱讀，愛不釋手。林言隨侍左右，也就有機會接觸瀏覽這部兵書。有空，黃巢還親自耐心爲他講解，所以林言能熟悉其中一些重要內容。特別是「讓威」之說，因爲和最近的軍事形勢有關，是「訓卒謠」的指導思想，黃巢更曾著意講解，所以，林言能爛熟於心，應對如流。

小將竟然也如此熟諳兵法，頗引起王仙芝的驚異。王仙芝自知在兵法上是辯不過他們的，自己讀的兵書有限，手下諸將除尚讓外，都和自己一樣，也只知臨敵猛衝，並無心思去研讀什麼兵法，而尚讓今天席間除叱責楚彥威出言無狀外，一言不發，並不熱心這場辯論。想到這裡，王仙芝陡然轉過話題，問黃巢說：

「這位小將，可就是令甥林言？」

黃巢點頭說：「正是。」

王仙芝點頭讚嘆說：「早聽說你有位外甥，年紀雖輕，本領超群，今日相見，果然名不虛傳。年紀輕輕，既精武藝，又懂兵法，難得難得。」

黃巢一笑說：「大哥不要謬獎了，他年紀還小，談得上懂什麼兵法，不過有時偶爾跟在大人旁邊瞟學了一點罷了。『讓威』之說，倒是的確見於《孫臏兵法》中，『孫臏答齊威王和田忌問』一章裡。弱軍對強軍作戰，首先避開它的鋒芒，然後尋找有利時機，有利地形打擊敵人，這是自古以來兵家常識。」

尙君長幾次以目示王仙芝，王仙芝把手中的紙條已經揉成紙團捏在手裡，現在就等他那決定性的一擲了。然而，王仙芝並沒有把紙團擲地，只捏在手裡把玩著。

尙讓在鄰席上急得額頭冒汗，他已隱隱聽到刀斧手在帳後走動的聲音。尙讓幾次悄悄目示黃巢，希望他能覺察席間的危險，借故中途退席。而黃巢好像全然不覺，照樣神色自若地飲宴言談，似乎宴不終席，不打算離去。

王仙芝手中玩著紙團，長嘆一聲說：「巨天賢弟，聽人說你新近得了一部《孫臏兵法》，藏之內室，秘不示人。今天聽你言談，果然不差。以賢弟大才，又得罕見兵書，眞是如虎添翼，我這海內諸豪都統，就要統不起來，得讓賢了。」

黃巢驚異地說：「大哥，如何說出這般話來？請不要聽信流言。」

尙君長說：「恐怕也不全是流言。黃將軍如若眞誠擁戴王大將軍，如何得此稀世之寶，兵家千金難買之書，並不進獻王大將軍呢？」

黃巢眞誠地說：「小弟此來，一爲陳述對當前軍機的管見，二來正是要把新得的這部兵書進獻王大將軍。」

說著，他轉頭顧望林言說：「兵書何在，取出獻給王大將軍。」

林言撩起戰袍，解下捆在身上的一卷帛書，黃巢接過，起身雙手獻給王仙芝說：

「請大哥早晚研讀，以助運籌。」

王仙芝和尙君長，以及衆將領，都想不到黃巢已令林言將這部珍貴的兵書帶到身上，而且即席獻了出來。大部分將領都被黃巢的眞誠所感動，不肯爲尙君長助一言。有的默默飲酒吃菜，有的冷眼作壁上觀。

黃巢猝然將《孫臏兵法》獻上，王仙芝始料不及，又驚又喜，慌忙起身接書。只見帛書裝幀珍美，封

面用彩線繡著《孫臏兵法》四個篆字。揭開封面，正文一律用眞書工工整整地抄寫在如霜似雪的白絹上。王仙芝一面翻看，一面讚不絕口地說：

「世間都傳說孫武和孫臏兵法神機妙算，變化無窮。有唐以來，孫武兵法常見，而孫臏兵法已少有，或說已經失傳。這眞是稀世之寶呀。」

王仙芝見黃巢一片眞誠，將如此珍貴的兵書隨身帶來，即席獻上，不覺心中也受了感動，他緩頤爲笑說：

「賢弟，我只是說說而已。只要你不和大哥離心離德，我要這兵書做什麼？我不像你們讀書人，嗜書如命，何必奪人之愛?!」

王仙芝說罷，仍然將帛書奉回黃巢。

黃巢從箭袋裡拔出一支箭來，一折兩段說：「大哥首舉義旗，理應爲義軍都統，小弟如有非分之想，以此箭爲例。如大哥一時不願離開蒙山沂水之間，爲了對付朝廷的重兵合圍，我願引一軍西出黃淮，和大哥爲犄角之勢，使宋威老賊首尾難顧。大哥在蒙沂一帶與宋威周旋，也宜避實就虛，相機行事。」

正談論間，只聽得中軍營外一陣喧嘩。士卒來報，黃將軍營中，一位姓孟的將軍不聽阻攔，定要闖進中軍，獻鮮桃給衆位將軍解酒。

不等士卒下去傳進，只見一位彪形大漢雙手托著一個大碾盤，碾盤上堆滿鮮桃，旋風似地闖進中軍來。守衛士卒交戟阻攔，大漢舉起石碾一迎，只聽得一片「咔嚓嚓」的響聲，戟斷刀折，兩旁士卒踉蹌後退。

王仙芝大驚失色，問黃巢：「此人莫非是賢弟的先鋒孟楷？」

黃巢說：「正是。」

孟楷來到中廳，雙手放下托著的碾盤，面不改色，氣不粗出，就地打了一個千說：

「小將孟楷參見王大將軍、黃將軍。小將奉曹氏夫人之命，前來獻鮮桃給眾位將軍解酒。」

王仙芝心中暗暗吃驚：「偌大一個碾盤，再加上一盤鮮桃，怕不有千斤重？古人說，力能扛鼎，看來不謬。」

王仙芝一面心裡這樣想，一面脫口讚嘆說：「孟將軍眞是勇士，就是當年的樊噲也不過如此。不過，今天我們是兄弟敍談，商議軍機，不是『鴻門宴』，孟將軍盡可放心。」

孟楷說：「既是兄弟宴飮敍談，爲何我送鮮桃進來時，路過帳後，只見人影幢幢，刀光劍影？只怕有小人從中挑撥滋事，大將軍不可不察。」

王仙芝故作驚訝說：「有這等事情?!」回過頭來，板起臉孔對尙君長說：

「尙將軍，帳後看看去，是些什麼人待在那裡?!」

尙君長無可奈何，只得虛應故事去帳後走一遭，不移時，回到宴席上來，報告王仙芝說：

「沒有外人，全是中軍侍衛。今日軍中盛宴，派的侍衛多一些，所以帳後顯得擁擠。我已令多餘的侍衛回營休息去了。」

尙君長虛言掩飾，黃巢等也不便深究。王仙芝哈哈大笑對孟楷說：

「孟將軍，現在可以放心了吧？」

言訖，大聲傳令侍宴士卒：

「爲孟將軍另設專席款待！」

孟楷辭讓說：「種田幫工出身，不慣坐席緩飮。如蒙大將軍賜酒食，請予海碗大盤，立地就飮。」

王仙芝命侍酒士卒：「取銀鍾一只，滿斟侍候！」

頃刻間，一個士卒便捧了一大鍾酒來，雙手敬獻給孟楷。

孟楷舉起酒鍾，遍請於席間衆將領說：「席上有爲人磊落，對友信義的昂藏丈夫，請共飲一鍾。」

一時舉座肅然，都不敢舉杯。有頃，小將林言首先舉杯起立，說：

「小將雖然淺薄，但是願學磊落信義的昂藏丈夫，我陪孟大叔飲這一杯。」

尙讓隨後舉杯起立說：「孟將軍慷慨舉酒，尙讓自信堪稱磊落信義一丈夫，也願舉酒相陪。」

黃巢見席間其他人神情有些尷尬，便落落大方，如胸中毫無芥蒂一般，微笑地舉杯站起來說：

「林中多有梗直撐天大樹，義軍將士遍是磊落信義昂藏丈夫，來來來，諸位兄弟都來對飲一鍾。」

王仙芝舉酒站起來說：「孟楷兄弟這一鍾酒叫得好。仙芝長垣首舉義旗，也常以磊落信義的昂藏丈夫自許，願乾此杯。」

衆將領見王仙芝起來舉酒，也紛紛起立舉酒。衆目睽睽下，尙君長也只好強笑著站了起來，舉起酒杯。

孟楷舉杯齊額，說了聲「請！」首先一仰脖子乾了銀鍾。接著，滿座一齊舉酒乾杯。

王仙芝打量著孟楷說：「孟楷兄弟身高體大，眞是個偉丈夫。偉丈夫定能作豪飲，不知孟楷兄弟開懷暢飲，能盡酒多少？」

孟楷說：「孟楷少時家貧，爲人佣工，粗糲的飯食也常常不能果腹，很少飲酒。偶然有酒，其量甚微，所以平生未曾醉過。」

尙君長聽孟楷如此說，覺得又有可趁之機。心生一計，要借孟楷嗜酒，將他灌醉。便說：

「今日大將軍設宴爲黃巢將軍慶賀智取曹州之功，義軍衆兄弟歡聚一堂，機會難得，應該開懷暢飲。今天座上這套銀質酒器共有一百只，而今擺在席面上的只有八十幾只，還有十幾個銀海、觥船，沒有擺出來。這是王仙芝將軍攻打濮州時，從濮州刺史王甌府裡繳獲的。王大將軍自得了這套酒器到如今，還未得一健飲的豪客，能一次將這一套酒器飲遍。孟將軍如此昂藏偉丈夫，生平又未曾醉過，今天何不將這套酒

器斟滿，請孟將軍來個痛飲盡歡？如此，王大將軍也不枉得了這套酒器。」

尙君長徵詢王仙芝的意見：「王大將軍，以爲如何？」

王仙芝也是個好熱鬧，愛賭賽的人，聽了尙君長的提議，引起了他賭賽的興致，便說：

「確乎如此，仙芝自得了這套酒器，每思能遇一個健飲的漢子遍飲它。孟將軍果能遍飲這套酒器，仙芝毫不吝惜，願將這套銀質酒器全部贈給孟將軍。這也是物得其主，只有能作如此豪飲的人，配得這套酒器。」

原來，濮州刺史王醞是個有名的酒鬼，他把刺史任上搜刮來的民脂民膏，全部用在飲酒和置辦各種酒器上。刺史夫人是個悍婦，見丈夫爲官搜括來的錢全花在飲酒上，很不滿意。有一天，她把府中的酒全部藏了起來，將所有銀質酒器全部用腳踏扁，並且勸諫王醞說：

「飲酒傷人，非養生之道，宜決心戒酒。」

王醞無奈，說：「好吧。不過，當祭過酒神，並向天盟誓之後，方能戒酒。你既要我戒酒，你這就去備辦酒肉，待我祭神盟誓。」

丈夫既然聲言願意盟誓戒酒，夫人果如其言，給他備辦了祭神的酒肉。

王醞手拿祭神的酒肉，跪在地上禱祝說：

天生王醞，
以酒爲名。
一飲一石，
五斗微醒。

婦人之言。
必不可聽。

王醞禱祝完畢，於是斟了酒，夾了肉，又吃了起來，一直飲到酩酊大醉。

夫人拿他沒有辦法，只好聽之任之。王醞將被夫人踏扁了的酒器，又重新熔鑄，加上以後添置、收羅，置成從小的銀爵、中等的銀鍾、以至能裝斗酒的觥船、銀海，共一百只的一套銀酒器。

孟楷聽了尙君長和王仙芝挑他賭酒的話，先俯首垂詢黃巢：

「黃將軍准允孟楷今日作一豪飲嗎？」

黃巢知道孟楷的海量，石酒下肚，不過微醒，並無大礙。他也想以豪勇、眞誠、智謀，使王仙芝及部下諸將心服。於是，爽快地答應說：

「今天兄弟聚會，機會難得，你就開懷暢飲吧。」

尙君長見黃巢已答應孟楷遍飲酒器，忙去帳後備酒。他叫侍酒士卒抬了一桶山東歷城出的一種烈酒來，此酒人稱消腸酒。據說歷下多名泉，能釀一種烈酒，酣飲此酒，能使人立時爛醉仆地。這時，須得人將醉酒者不斷左右轉側運動，一直至酒醒，才無大礙。如果任其醉臥，無人幫他翻身轉側，酒能穿腸流出，使床下爲之滂沱。所以，人們又稱此酒爲消腸酒。

尙君長一面心懷叵測地換上這種歷城消腸酒，一面將十幾只尙未擺上席面的銀海、觥船，一齊拿來擺上。這時，侍酒士卒將一百只酒器一一斟滿。

滿座屏息，靜觀孟楷飲酒。有的暗暗爲他捏著一把汗，心想，這一套酒器，一巡少說也得裝水一石，喝下這一石酒，就是一條水牛也要醉倒，何況是人？有的人幸災樂禍，等著看孟楷酒後的醉態。有的人帶

著一種好奇的心情，要看看這場賭賽究竟如何終場。也有的人，如尙君長之流，心懷不善，他想，只要醉倒了孟楷，除去了這條莽漢，他預定的計策，還有施展的餘地。

酒器斟滿，孟楷神色自若地開始依次舉杯飲酒，先舉座上小爵，後至席間銀鍾，飲完一杯，隨即把銀酒器揣一個到懷裡。不一會工夫，所有銀爵、銀鍾都已飲遍，懷裡揣得滿滿的。最後剩下幾只能裝斗酒的銀海、觥船，孟楷一只只雙手捧起，張口直灌。

看到這裡，滿座都驚呆了。孟楷飲完最後一只觥船，把它摔覆地下，一腳踏扁，也揣在懷裡，然後哈哈大笑說：

「生平飲酒沒有盡醉，今天算是喝到了八成。多謝侍酒的士卒兄弟爲我斟酒，這些酒器王仙芝將軍贈我，我就轉送給諸位侍宴的士卒兄弟吧。」

孟楷說罷，即以懷中銀酒器，分別散給一旁侍立著的衆士卒。王仙芝、尙君長在一旁瞪眼看著，因爲事先有言在先，此時也作聲不得。

黃巢趁機離席說：「酒已擾過，軍戎緊急，宋威已經箭拔弩張，我等不宜貪杯，小弟就此告辭。」說罷，不等王仙芝明白表示意見，黃巢便帶著孟楷、林言和隨身侍衛逕自離席。

黃巢的眞誠、坦蕩、豪勇、卓識，加上有虎將孟楷和驍將林言一旁護衛，終於使王仙芝下不了剪滅他的決心。那張字條一直捏在他手心裡，沒敢擲到地上去。

事已至此，王仙芝也不再挽留，只好起身，率衆將送黃巢一行出中軍帳。

中軍營外，那匹烏龍駒早等得不耐煩了，見主人出來，立刻「咴咴」歡叫起來，四蹄不斷在地上踢踏著。群馬聽見烏龍駒的歡叫聲，也一齊引吭嘶鳴起來。

黃巢、孟楷、林言和隨行士卒，各自解下自己的座騎，翻身上馬。

黃巢在馬上拱手爲禮說：「仙芝大哥和衆兄弟留步，小弟西出黃淮，心在蒙沂，今日爲別，後會有期。宋威老賊，狡詐兇殘，諸位兄弟不可輕敵。」

王仙芝爽快地說：「賢弟去意已決，就請放心西行吧，祝你馬到成功，開出新天地。愚兄留在蒙沂，對付宋威老賊，一旦捉住宋威，定將捷報西告。」

黃巢在馬背上著了一鞭，烏龍駒撒開四蹄，領頭先走，其餘各騎依次尾隨。塵土飛揚，馬蹄噠噠，朝著進城的官道，飛奔而去。

王仙芝目送黃巢一行走遠，才取出火鐮，打著了火，將手中紙條燒燃。

〔注釋〕

① 穊，稠密。穊種，指多生子孫。疏立，將子孫四散分封，以爲藩輔。末兩句，隱含誅鋤諸呂的意思。此詩見《古詩源》及《資治通鑒》等書。

十二

沂州城，傍蒙山，臨沂水，是魯東南重鎮，扼齊魯南下江淮的咽喉，也是魯東南豐饒的土特產的集散地。附近人煙稠密，物產豐富，爲古代兵家必爭之地。

唐朝統治者爲王仙芝、黃巢合兵攻破曹州的起義形勢所震驚，傳檄曹州周圍各鎮節度使，厲兵秣馬，舉辦團練，共對義軍。天平鎮北據齊州，義成鎮西北據滑州，宣武鎮西據宋州，忠武鎮西南據許州，淮南鎮南據揚州，對起義軍造成第一次合圍形勢。

新近被任爲諸道行營招討使的平盧節度使宋威，帶領本部人馬，以及長安派來助戰的三千神策禁軍駐軍沂州。從東面主攻義軍。天平、義成、忠武、宣武、淮南諸鎮節度使還各分派一員副將，帶領一支人馬匯集沂州，聽宋威節制，共討義軍。

唐僖宗乾符三年（西元八七六年）七月，各鎮調歸行營招討使節制的軍隊，都由一員副將帶領，齊集沂州。王仙芝也正帶著數萬義軍向沂州移動，要找唐軍主力決戰。一場鏖戰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諸道行營招討使宋威，爲了在新調集來的各路大軍中，樹立主帥威信，以便統一指揮，令行禁止，齊心協力地和義軍作戰，決定在臨戰前舉行一次點將閱兵。

點將台就設在沂河岸邊，一塊巨大的開闊地上。這個點將台是專爲這次點將閱兵，日夜趕造，新近修成的。雖然不及西京、東都的那些宮殿華美，然而，高台翼臨，飛檐斗拱，朱漆彩畫，也很壯觀。

點將閱兵的這一天，一清早，蒙山沂水間就回響著一聲聲畫角的嗚嗚聲，有的尖厲，有的雄渾。戰馬在畫角聲中引頸嘶鳴。一聲聲短促的號令，一陣陣急促的腳步，金戈相撥，馬蹄噠噠，一片戎馬倥傯的氣氛。這是各路大軍在集結隊伍，準備接受招討使的檢閱。

時近辰刻，一輪朝陽從蒙山東峰探出頭來，沂河岸邊的點將台、閱兵場和附近沙灘，頃刻間一齊灑滿金色的陽光。正辰時，點將台上一百面大鼓同時擂動，一百支號角同時吹響，直震得山鳴谷應。分別紮駐在蒙山沂水間各個營寨裡的各路大軍，聽到點將台上的鼓角聲，騎兵飛馳，步卒急奔，齊向閱兵場事先指定的位置匯集。

點將台上一面面剪著鋸齒形邊，綉著各種圖案的彩旗，簇擁著一面綉著「宋」字的大帥旗，臨風招展。宋威一身戎裝，前面全副執事開道，十分威嚴地登上了點將台。突然，鼓角戛然而止，宋威佇立台中，將目光向台下掃視一遭，點將台下頓時鴉雀無聲。面前的公案上雖有幾卷黃緞做的兵冊，但是爲了顯示他不凡的記憶力，點將時并不翻閱兵冊。

宋威首先用他略帶蒼老、沙啞的嗓子，喊了聲：

「宣武鎮副將郭洪聽令！」

從台上一直擺到台下的數百侍衛，立刻像宋威的一串回聲，一呼百應，聲遞一聲地往下傳：

「宣武鎮副將郭洪聽令！……」

宣武鎮副將是個行伍出身，外觀顯得有些粗魯的軍官，聽到傳點，首先粗喉嚨大嗓門地就地答應了一聲：

「宣武鎮副將郭洪在！」

然後一催座下馬，向點將台前馳去，馬控馭得不疾不徐，到了點將台前，一勒馬繮立刻小步停下。

宋威在台上詢問：「宣武鎮應詔討賊，派來沂州多少騎兵，多少步卒？」

宣武鎮副將郭洪立馬回答：「啓稟招討使，宣武鎮奉詔派遣騎兵一千三，步卒一千七，前來沂州聽令討賊，請招討使點閱。」

宋威一聽，數字不對，濃眉一聳，沉下臉來質問：

「御詔要求各鎮派騎兵一千五，步卒一千五，前來聽令討賊，宣武鎮爲何不按數目派遣?!」

宣武鎮副將郭洪直統統地回答：「馬匹不夠，所以步卒多，騎兵少。」

宋威厲聲說：「還敢強辯，違逆朝廷聖旨，你知罪嗎?!」他喝令兩旁帶刀侍衛，「革去宣武鎮副將冠戴及隨身刀箭，聽候發落！」

幾個侍衛上前將宣武鎮副將拉下馬來，除去頭盔刀箭，然後監押他到台下垂首侍立，聽候發落。

宣武鎮副將連聲叫屈：「招討使大人明鑒，這不干小將的事，兵員調配全系藩鎮節度大人親自處置。」

宋威并不理會宣武鎮副將的聲辯，又繼續點閱其他各鎮兵馬。點將台上皇帝御賜的先斬後奏的尙方寶劍，由一名中軍副將捧著，熠熠生輝。宋威八面威風，凜然正坐，使各路聽令將士，無不心寒股慄。

宋威接著點淮南鎮副將聽令。淮南鎮副將馳馬來到點將台前。宋威要他將淮南鎮前來沂州聽令討賊的兵馬數，如實報來。

淮南鎮副將見宣武鎮副將已經因爲帶來的兵馬數目不符御詔要求，被革去冠戴刀盔，在台下侍立待罪，連忙如數回答：

「啓稟招討使大人，淮南鎮奉詔派遣騎兵一千五，步卒一千五，前來聽令討賊，請大人點閱。」

宋威虎眼一瞪，猛然一拍驚堂木，喝道：

「大膽的淮南鎮副將，竟敢面對尙方寶劍，謊報軍情！明明是騎兵一千一，步卒一千三，謊報騎兵一千五、步卒一千五。你不只是欺誑本招討使，也是欺君罔上，該當何罪！」

宋威一聲喝喊：「左右侍衛！」

左右侍衛如狼似虎齊聲答應：「在！」

「將淮南鎮副將捆綁起來，推出斬首！」

聽說要斬淮南鎮副將，其餘各鎮副將一個個嚇得面如土色，一齊翻身下馬，跪倒在點將台前，請求招討使大人刀下留情。都說：還未出師，先斬副將，只怕於軍不利。

宋威從座上站起來，擺擺手說：「衆位將軍請起，當斬不斬，軍令難行，面對強賊，何以取勝？軍法無私，衆位不必贅言。」

說罷，威嚴地喝令左右侍衛：「請出尙方劍，將違旨罔上的淮南鎮副將斬訖報來！」

淮南鎮副將已嚇得軟癱在地上，衆侍衛把他架到沂河沙灘上，中軍副將手提尙方劍執刑，不一會，一顆血淋淋的頭顱便被擲到點將台前。這時點將台下千軍萬馬，屏息肅立，悄然無聲。

淮南鎮兵馬才從揚州趕來，在沂州駐紮不過三天，宋威如何就已經知道了淮南兵馬的確數呢？原來，宋威不愧是沙場耆宿，老謀深算。他接到讓他擔任諸道行營招討使的詔書之後，一面立即上表謝恩，一面心裡也同時想到這個職銜不是好掛的。唐朝末年，從安祿山叛亂後，藩鎮各據一方，勢力越來越盛，平日互不相能，就是朝廷號令也難以貫徹全國。現在御詔六鎮大軍歸他節制，共同討賊，如何統馭？爲使中軍立威，讓各鎮大軍有所畏懼，必須整飭軍紀，嚴明號令。他決定，點將台前，首先來個殺鷄儆猴，借頭立威。

他想，各鎮調配來行營的兵馬數，是皇帝御詔親頒的，整治各鎮軍，首先拿這條開刀，才能使各將威服。因此，各鎮大軍一到沂州，宋威預先布置的偵事人便立刻緊張活動起來。偵察各路來沂人馬，數目是否如詔，兵械是否精良，副將姓甚名誰，脾氣秉性如何……逐一向宋威密報。在這天點將閱兵之前，宋威對各鎮派來沂州兵馬情況，早已瞭如指掌。今日點將台前的查詢，不過借題作文罷了。

宋威早已知道宣武、淮南二鎮所派兵馬，未如御詔所頒數目。又偵得宣武鎮副將秉性耿直，而淮南鎮

副將機詐權變，所以，有意先問宣武鎮副將，再問淮南鎮副將。而情況不出宋威所料，宣武鎮副將直統統地把所率兵馬如數報告，宋威以其兵馬不足數，先令左右將其執下。機詐權變的淮南鎮副將一看情況不妙，耍了點小聰明，企圖謊報數目，瞞過宋威耳目。他想，眼下宋威不可能當場一一點數，而鏖戰在即，戰後兵馬實數也就無從查起了。他哪裡知道，狡兔猾，狼更猾，終於成了宋威借尙方劍立威的犧牲品。

宋威以違旨罔上之罪殺了淮南副將，另提一名參將統帶淮南鎮一軍。由於證據確鑿，抓準把柄，刑出有名，三軍也不得不威伏。

其餘諸鎮大軍一一點過，俱按御詔所頒數目，全部到齊，并無紕漏。接著，宋威又在三軍面前，將神策軍大大撫慰、讚揚了一番。

宋威說：「神策軍駐軍京師，侍衛皇上，但是并無半點驕縱，御旨詔令三千神策軍出京來沂協同討賊，三千神策軍如期趕到，一個不少。御旨詔賜行營軍馬一千，神策軍迢迢千里，將千匹御賜軍馬如數帶到，一匹不少。神策軍堪爲三軍楷模！」

神策軍是皇帝的御林軍，能入神策軍的都是世家子弟，富豪兒郎。平日駐師京都，并無征戰之苦，倒過著錦衣玉食的優裕生活。由於常侍君王，接近王公大臣，中年之後，也都能得到聖恩眷顧，在朝廷裡撈個一官半職。神策軍的這種處境，使它平時一貫紀律鬆弛，逸樂驕橫。

可是，這一天點將台前的三千神策軍，卻果如宋威所說，盔明甲亮，軍伍嚴整，服服貼貼地聽令於宋威。這是什麼原因呢？

原來宋威本是世家子弟，早年也是神策軍出身。中年之後，出任藩鎮，現在神策軍將領中仍有不少故舊。再者，宋威平撫南詔，建過奇功，至今神策軍裡還流傳他智平南詔的故事。

傳說，當年南詔人擾亂西川，懿宗深以爲患，挑選主將，久而不得其人。當時正在神策軍任將尉的年

輕軍官宋威，便主動向懿宗請纓，願赴西川平定南詔之患。

懿宗將宋威召至大明宮，問他：「出兵西川，需多少兵馬、糧餉？」

宋威跪拜稟奏說：「不需帶一兵一卒，一錢一粟，只請陛下賜小臣璽命一道，尙方劍一柄。」

懿宗聞言大奇，果然賜他璽命一道，尙方劍一柄出京。宋威來到西川，在西川節度使任所小駐半日，就帶著少數隨從和一道璽命，前往南詔人的營寨。

南詔人見只有一個御史帶著聖旨獨來，也不戒備，讓他進入營寨。宋威到了南詔人的營寨，只宣讀詔書，加以安撫，并無一句責問騷擾之罪的話。隨後，并邀其酋長到成都州治觀毬遊樂，以爲宴好。

南詔酋長見天朝御史不責騷擾之罪，反相邀宴樂，不好推辭。第二天，果然帶了數百侍衛親到成都州治赴宴觀毬，然而，心中終有戒備，侍衛一律帶箭佩刀。

宋威親自接待南詔酋長，也不過問侍衛帶箭佩刀深入州治內府之事。看毬完畢，便於州衙長廊之內設宴款待南詔酋長和侍衛士卒。坐宴之前，在長廊兩旁，各懸長索一條。南詔人緊張了一天，就宴前都各將弓劍取下掛在面前長索上，寬去戎裝，開懷飲宴。他們并未見衙內設有一兵一卒，再說弓劍就掛在面前，萬一有變故，隨手就能摘下應用，所以并無疑懼。

酒宴擺上來，南詔人正吃在興頭上，一聲鼓噪，西廊長索突然提起，直到廊檐，離地數丈。南詔人大亂，想取弓劍，高懸數丈，急切不得，而府外宋威親率官兵破門而入。南詔人赤手空拳，無以施其勇，酋長和數百侍衛，全部被宋威帶領官軍亂刀砍死在州衙內，無一倖免。

南詔人聞訊大爲驚懼，酋長和部族的數百精壯已死，無力再和西川官兵抗衡，一齊拔寨逃匿深山，從此多年不敢再來擾邊。

宋威以一個神策軍普通將尉的身分，隻身進川，平定南詔之亂，不但被朝廷所獎識，也爲不常征戰的

神策軍引爲驕傲，傳爲美談。因此，宋威在神策軍中深有影響。再加上這次神策軍到沂州之後，宋威多次親赴營房撫慰，飲食有加，私下籠絡，所以，驕橫的神策軍，現在倒成了聽從軍令的楷模。而三軍眼見神策軍裡這些貴族子弟俯首聽命，自然從心理上也起了鎮懾作用。

沂河邊點將閱兵之後，給各鎮來營大軍以極大震動。接著，宋威又組織了幾次大型的練兵、比武、布陣活動，逐漸將行營的各路大軍融成一體，統一號令，統一指揮。

然而，宋威并不氣勢洶洶，急於求戰，只在沂州城內操練、演習。朝中不解其意，甚至田令孜也以爲宋威怯敵，玩兵不進，幾次以朝廷名義，督責宋威急速進兵討賊。宋威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爲由，不予置理，也不予解釋。每天只不斷派人西往曹州、鄆州一帶，打探義軍動靜。

黃巢率軍西出黃淮之後，曹州義軍只剩王仙芝一部。王仙芝進攻曹州時，所部義軍已發展到一萬餘人，攻陷曹州之後趁機進一步擴軍，義軍人數便增至二萬餘人。

王仙芝自長垣起義以來，連陷濮曹諸州，所至之處，勢如破竹，起義部隊由千人發展到數萬人。連戰皆捷造成了王仙芝的驕傲輕敵情緒，他急於找唐軍主力決戰。

王仙芝揮師東進，途中，不但未遇重兵攔截，反而輕取了鄆州重鎮，又得到許多兵員、器械、糧餉的補給。

義軍已經由黃河中下游平原，挺進到蒙沂山區，然而，宋威統帥的六鎮大軍，仍然龜縮沂州城內，并不出來應戰。王仙芝深以爲官軍怯陣。

王仙芝統率二萬義軍，日夜兼程向沂州進發，七月炎天，隊伍冒著暑熱行進在蒙山山脈巔連的群峰中，山地缺水，士卒苦渴，常常摘了山中還未成熟的、泛青野山楂，嚼食解渴。

王仙芝騎著三花騮走過，看見士卒嚼食野青果解渴的情景，立馬峰巔，以鞭梢指著遠處沂河邊蒙山麓，遙遙在望的沂州城，笑對士卒說：

「攻下沂州城，活捉宋威老賊，那時取沂河水，煮蒙山茶，和兄弟們品茗慶功！」

王仙芝正說笑間，尙讓馳馬趕上前來，勸諫說：

「仙芝大哥，沂州城已近在眼前，而宋威數萬大軍全然不見動靜，只恐其中有詐。再說，沂州城傍山依水，易守難攻。我們由西面攻城，沂水前阻，更是天塹。貿然長驅直入，只恐急切難下，進退兩難。不若先就山紮營，暫且隱蔽，使官軍捉摸不住我軍行踪。然後，派探卒，詳細打探沂州城內官軍的虛實，摸清周圍的山川地理，制訂出周密計劃，方可攻城。」

王仙芝聽罷尙讓的說話，在馬上哈哈大笑說：「你就是多讀了幾句書，所以比起你哥哥來，大不相同。男子漢大丈夫，爲事優柔寡斷，如何能成事業？義軍自長垣起義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打下許多州縣，何懼一座小小的沂州城?!」

尙讓雖然平日溫文爾雅，也不多話，但說出話來都是經過再三思慮的。他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肯輕易放棄自己的主張。王仙芝一說完，尙讓馬上表示異議：

「沂州不同濮、曹、鄆諸州，宋威更非一般州縣官可比。宋威幼讀兵書，在神策軍中長大，平南詔，初露頭角。以後出任藩鎮，曾破龐勛，多經戰陣，廣有謀略。而今又奉詔爲諸道行營招討使，有六鎮大軍歸他統馭，不可能困守窮城，坐以待斃，無所作爲。進攻沂州之事，大哥要密爲籌劃，三思而行呵。」

「我不斷在派人去沂州打探，都說，城裡官軍十分驚恐，日夜擔心義軍攻城。現在，官軍正抓緊時間加固城牆，囤集糧食，以爲固守之計。如果不迅急進攻，等到宋威把沂州城牆加修得高高的、厚厚的，糧食囤集得多多的，再要攻占它，只怕就更難了。」

尙讓還想再說什麼，一個中軍校尉馳馬來報：「大將軍，派到沂州打探消息的士卒回來了。」

王仙芝說：「快叫他來見我！」

不一會，中軍校尉把探卒引來了。王仙芝立馬山岡，急迫地問：

「沂州城內官軍情況如何，有無出城與我對陣的迹象？」

探卒回答說：「啓稟大將軍，城內官軍正在作守城準備。這幾天，官軍將城郊一些民房也拆了，強迫百姓遷進城裡，揚言要使義軍在城外無處立足，而使沂州城固若金湯。」

王仙芝又問：「沂河水深如何，有無舟船可渡？」

「舟船全被官兵收走了……」

王仙芝臉上肌肉猛一收縮，眉頭皺了起來。

「不用舟船也可以渡河，現在沂河水只齊腰深。」

「哦！」王仙芝臉上立刻開朗起來。但是，馬上又露出疑惑的神情問：

「沂水爲何如此淺呢？」

「我問過城裡百姓，都說是連日乾旱，所以河水淺了。」

王仙芝眉宇間露出喜悅神情，顧謂尙讓說：「都聽到了嗎，不必多疑，回去帶領隊伍，準備攻城！」

接著，他大聲命令中軍校尉：「傳令三軍，快速向沂州進發！沿途所獲，笨重不便攜帶的，一律就地棄置，輕裝前進！」

說完，王仙芝在三花騮臀上猛著一鞭，那馬便四足騰空地快跑起來。山路狹窄，沿路士卒聽到三花騮特有的、格外急促、脆響的馬蹄聲，知道主帥有緊急軍情要趕到前面去，連忙閃在一旁讓路。

王仙芝帶著侍衛，和少量先頭部隊一起，最先來到沂河岸邊。沂河東岸民房全部被拆遷乾淨了，看不

見一個村莊，聽不到一聲雞鳴狗吠，見不到一個百姓的影子。河對岸也不見官軍防守，但見離東岸半里之遙的沂州城，城門緊閉，城堞上騎兵舉著戰旗往來巡守，城樓戰鼓齊鳴，咚咚繁響。看來城中官軍十分驚恐，正嚴陣以待，防備著義軍攻城。

王仙芝見此情勢，更是躊躇滿志。他命一個侍衛下沂河試探河水深淺，那侍衛從西岸下河一直走到東岸，又折回來。果然，河水只齊腰深，不用舟船，涉水可渡。暑天炎熱，水濡衣裳，并無大礙。

這時，整個義軍已經陸續來到河邊。尙讓又馳馬來到王仙芝跟前，勸諫說：

「仙芝大哥，沂河如此水淺，只恐其中有詐，不可讓全軍齊渡。可令三軍分成多批渡河，一批渡完，一批再下河。并多備長索，兩岸互相牽挽，以防不虞。中軍留在最後渡河，統一指揮。」

王仙芝不耐煩地說：「宋威豈能買通河神，讓河水時淺時深？兵貴神速，一批一批試渡，遷延時日，不是明明叫官軍作好守城準備嗎？」

回頭他命中軍校尉擂響渡河戰鼓。戰鼓擂動，王仙芝策著三花騮，首先躍入沂河。三花騮身軀高大，河水剛剛淹到牠的肚臍。長途跋涉，三花騮唇焦口渴，見了滿河清水，低下頭去甜甜地飲了兩口。王仙芝不容牠戀水，用力將繮繩一提，三花騮昂起頭來，一聲長嘶，又繼續奮力排水渡河。

衆將領和士卒見主將已首先躍馬渡河，也紛紛涉水而渡。

三軍正渡到河中，只聽得上游天崩地裂一聲響，一股大水嘩嘩叫著直往下沖，一排排浪頭像一座座小山峰，很快沖到了義軍涉水渡河的地段。很多人還沒有弄清是怎麼回事，已經被浪頭淹沒。

原來，早在半月之前，宋威已暗暗派人在離沂州城不遠的沂河上游築了個高壩，壅住沂水，卻強令沂州百姓對外揚言，連日乾旱，沂河水淺，可以涉水而渡。

王仙芝由起義以來每戰必克，驕傲疏忽，竟爲這些表面現象所惑而深信不疑。義軍來到沂河邊，宋威

已派人在壩上伺候。看看義軍中計，涉水而渡，官軍立即掘開壅水大壩。義軍半渡，壩水正洶湧而來。渡河義軍前後失據，進退不得，北方士卒又多不習水性，因而大半被浪捲走，淹死河中。少數將士沒有立即淹死，都掙扎著向對岸游去。

王仙芝騎著三花騮，被一個猛浪打來，一直沖下五六丈遠。然而，三花騮畢竟是匹良驥，牠像條出水蛟龍，猛然從波峰、浪谷中躍起，打了幾個響鼻，一聲長嘶，又馱著王仙芝繼續向對岸游去。王仙芝被突然襲來的大波兜頭蓋住，鼻子裡嗆了一口水，頭腦一陣昏眩。然而，他兩手緊緊抓住繮繩，兩腳牢牢蹬住馬鐙，所以終未被浪頭掀下馬背。三花騮馱著王仙芝繼續前游，將近岸邊，突然猛力一躍，聳身登上了對岸。

王仙芝放眼四顧，見二萬義軍大半被河水吞沒，游上東岸的不過二三千人，不由得心中一陣絞痛，兩行熱淚順著面頰滾流下來。此刻不容他去憂傷、悲悼和痛悔，他想到官軍可能還有更大的詭計在後頭，連忙鎮靜下來。他放眼四顧，找尋中軍執事人員，中軍執事人員和未被河水淹沒的將士也在找尋主將。究竟是三花騮那雪白又帶三條花紋的特殊毛色目標顯著，尚讓、尚君長、蔡溫球、楚彥威等一些涉水上岸的將領，和幾名中軍校尉，一眼認出三花騮，齊向王仙芝跟前靠攏來，上岸士卒也漸次聚集在主帥和衆將領周圍。

不等王仙芝從容整理殘兵，立定腳跟，只聽得震天價一聲炮響，伏兵四起。蒙山南北山巒上，旗幟林立，鼓角震天，殺聲盈耳。

義成、天平、忠武三鎮大軍從南面山頭居高臨下，衝殺下來。宣武、淮南兩鎮大軍、神策軍、及平盧本部人馬，由宋威親自率領，從北面山頭鋪天蓋地，掩殺過來。這時，西面是滔滔沂水，不可回渡；東面是壕深城固的沂州城，堅不可登；南面和北面是十倍於己的諸鎮大軍，勢不可當；王仙芝的殘部被團團圍

困在中間。

宋威老謀深算，俟義軍逼近沂州，於築壩壅水的同時，已偷偷將諸鎮大軍埋伏於南北蒙山諸峰密林間，城內只留少數兵馬守城。爲了迷惑王仙芝，宋威巧施一計：用蒿草紮了無數草人，有的立於城頭；有的卻捆縛在馬背上，上插旗幡，馬匹在城牆上來回跑動，遠望便似有許多士卒在城上來回巡邏。此外，宋威還倒縛群羊，羊前置鼓，羊足蹬踢，擂動鼓面，於是城內戰鼓齊鳴，如有千軍萬馬。這些惑敵誘敵之計，王仙芝都未深察，致陷重圍。

義軍雖然來不及整理隊伍，但立刻緊縮在一起，人自爲戰地和官軍拚殺起來。義軍士卒拚殺得分外勇敢，他們都是爲討李唐、殺貪官而自願加入義軍的，見了官軍分外眼紅，無不拚命向前。有的身被數創，血流遍體，還在浴血苦戰；有的眼中箭鏃，連箭矢帶眼球一起拔出，扔在一旁，揮刀又戰；有的腹部中刀刺穿，還在盤腸大戰……每一個義軍將士的犧牲，無不換來數個官軍生命的抵償。

宋威居中軍指揮，四面官軍齊聲鼓噪：「騎白色花馬的是賊首王仙芝，不許放箭，務須活捉！」

「捉到王仙芝，賞銀萬兩，爵晉三級！」

鼓噪聲中，官軍蜂集，包圍圈越來越小地向騎著三花騮的王仙芝壓縮過來。

尙讓、尙君長、蔡溫球、楚彥威等幾個將領，和幾個中軍校尉緊緊跟在王仙芝周圍，護衛著王仙芝。王仙芝把滿腔因中敵軍奸計引起的惱怒，損兵折將的悲憤，一齊發洩在手中的大刀上。他掄動大刀，拿出當年和鹽巡搏鬥那股狠勁，以過人的臂力，左砍右殺，官軍士卒成片地仆倒在他馬前。天氣炎熱，他殺得性起，乾脆脫去上衣，赤膊鏖戰。經過一陣猛砍猛殺，官軍只遙遙圍定，不敢過分靠近。

尙讓聽到官軍的喊聲，對王仙芝說：「官軍已經認出目標，快把三花騮換了！」

王仙芝殺紅了眼睛，哪裡肯換座騎，他執拗地說：

「今天就與宋威老賊拚死在這裡了！」

說罷，揮舞鋼刀又要衝入敵陣。尙讓兄弟和蔡溫球、楚彥威幾個將領，竭力將王仙芝從三花騮上拽了下來，扶他騎上灰馬。尙讓勸諫說：

「勝敗乃兵家常事，豈可以一敗而輕生，置起義大業於不顧？突圍要緊，不可再猶疑遲延。」

在衆人的催促下，王仙芝才和中軍副將換乘了座騎。尙讓對騎著三花騮的中軍副將說：

「你騎著三花騮，帶領衆兄弟在原地堅持戰鬥，迷惑官軍。以王將軍換騎你那匹灰馬爲目標，看看王將軍突圍成功，隱進密林，你才可以帶領士卒，向外突圍，離開這裡。千萬不可聲張王將軍突圍之事，以免軍心動搖。」

王仙芝執著中軍副將的手，洒淚說：「兄弟，偏勞你在後迷惑敵人一陣。只等我們突圍出去，隱進密林，你便及時殺出重圍，不可戀戰。你要有個三長兩短，我派人送錢贍養你的父母。你要能衝出重圍，將來再相逢，王仙芝一定爲你記功。」

中軍副將聽了王仙芝的話，也感動得墜下淚來，他慷慨地說：

「王將軍，你放心突圍吧，我一定在後面拖住官軍。只要你能突圍出去，這支義軍就不會完。」

接著，他從身上解下一個劍鞘來，遞給王仙芝說：

「如果，我不能生還，請將這個劍鞘送到我家鄉老母手中，讓她老人家招魂而葬的時候，手頭有件遺物，好立個衣冠塚。也讓子侄們知道，他們的父輩中有一個討李唐、殺貪官而戰死的武將。」

王仙芝接過劍鞘，把它愼重地繫在身上。中軍副將一催座下的三花騮，揮動手中的大刀，大喝一聲：

「義軍兄弟們衝啊！」

中軍副將騎著三花騮東衝西突，掄起大刀左砍右殺。官軍見騎白花馬的在重圍中左右驅馳，座騎上的

將領砍殺十分勇猛，只當那就是王仙芝，一齊圍上前去。義軍士卒見了三花騮的形影，聽了三花騮那特別響亮的廝鳴，也當是王仙芝還在，一面奮勇廝殺，一面盡力向三花騮靠攏。

王仙芝和尚讓兄弟以及幾個將領，帶著少數健壯士卒，趁官軍圍住三花騮廝殺，鏖戰正酣的時節，找尋官軍薄弱之處，殺出重圍隱進了蒙山。

中軍副將刀砍折了，人也精疲力盡了，身負幾處刀傷，再加上不慣騎三花騮這樣的烈馬，在三花騮的一次飛身騰躍中顛下馬來，被亂刀砍死。

三花騮無人控馭，落荒而逃。官軍將士都想得到這匹好馬，四面圍捉。然而，不但圍捉不住，反被牠踏傷多人。看看三花騮要馳出重圍，官軍士卒只好放箭射馬。三花騮身上中箭，更加咆哮騰挪。牠身中數箭，猶在馳驟。官軍越逼越近，將三花騮逼到沂河邊，已經使牠無路可走。一個官軍校尉飛奔前來，正要抓住三花騮的轡頭，來個飛身換馬。誰知那三花騮一聲咆哮，響遏行雲，驚得那匹劣馬一個前失，將那官軍校尉顛下馬背，一頭栽到地上，腦漿迸流而死。而三花騮卻趁勢縱身躍進了沂河洶湧的波濤裡，經過幾番嘶鳴浮沉，終於葬身在沂河的波峰浪谷之中。

宋威站在蒙山的一個高阜上督戰，侍衛給他張著錦繡傘蓋，遮住七月火熱的太陽。他躊躇滿志地看到，王仙芝果然中計入彀。沂河的壅水淹沒了王仙芝的大部人馬，所剩殘部雖然勉強從沂河中掙扎上岸，保住了一條性命，然而已經精疲力盡。上得岸來，沒容喘息，又遭到官軍以逸待勞的掩殺，幾至全軍覆滅。

可是，義軍上岸後這場昏天黑地的拚殺，卻也使宋威這樣屢經戰陣的宿將深感震驚。義軍即使在如此不利的情勢，如此懸殊的兵力下，也毫無畏懼。一個個驍勇無比，無不以一當十。官軍士卒完全靠著督戰隊的大力督壓，才肯衝上前去，往往十條官軍的性命才換得一個義軍的頭顱。直殺得血流成河，屍橫遍野。

官軍士卒的生命是值不得宋威顧恤的，他站在高阜上指揮官軍把三花騮一層層包圍起來。他想，只要

捉住了王仙芝，就能竟全功於一役。將來便能繪影繪形，名登凌煙閣了①。他下令不准放箭，只許活捉。

宋威看到鐵桶也似的包圍圈逐漸縮小，三花騮已經沒有可能衝出重圍，高興得捻著鬍鬚呼喚：

「左右，拿酒來！」

左右侍衛給他布上一只酒杯，拿出一瓶豫北產的竹葉名酒，正要給他斟酒，宋威見了，連忙搖手說：

「不要竹葉，拿擒奸酒來！」

傳說河東人②劉白墮善於釀酒，他釀酒的方法有點特別，每年六月中旬天氣正熱的時候，用瓦罈貯酒，在太陽裡曝晒，經過一旬，酒味不動，飲起來格外香美，醉了就不易醒。京師朝貴外出巡視或守邊，多喜歡隨身帶幾瓶這種好酒，它能遠踰千里，色香不變。號稱「鶴觴」，也叫「騎驢酒」。北魏時青州刺史毛鴻賓帶了這種酒去赴任，路上夜逢打劫的強盜，強盜們搶劫財物的同時，把他隨身帶的「騎驢」美酒也全部喝了，喝了這種酒之後，強盜都醉倒路旁，全部被擒。從此，這種酒又被稱爲「擒奸酒」。唐以來河東一帶的名酒，都仿此酒釀法。江湖上的遊俠兒說：「不畏張弓拔刀，唯畏河東春醪。」

這些民間傳說，使河東春醪更帶上傳奇色彩。宋威每次出征必讓左右侍衛備足這種名酒，一來以這種名酒酒味芳冽，二來取它的名字吉利，以爲帶上它眞能有助擒奸討賊。

侍衛斟上一杯「擒奸酒」，宋威舉杯一飲而盡，隨後，不待侍衛斟酒，便自酌自飲起來。他想：「這一回，王仙芝插翅也飛不出我宋威布下的羅網了。」

宋威正得意地坐在高阜的華蓋下，飲著河東春醪，等待官軍將士生擒王仙芝獻俘來，忽然，他看見三花騮猛一騰挪，將馬背上的人顛下鞍來。三花騮身無負載，失去控馭，落荒而逃，最後躍入沂水，被滔滔河水吞沒，不禁心中一涼。

戰事逐漸沉寂，而宋威久待仍不見有官軍生擒王仙芝獻來，只好派一名中軍校尉到戰地去查問。過不

多久，校尉飛騎來報：

「王仙芝顛下馬之後，被亂軍殺死，并未生擒。而今身首混進亂屍堆裡，馬踐人踏，已經很難按圖辨認首級了。」

宋威聽罷，將一杯「擒奸酒」洒在地上，不再喝了，於得意之中未免感到有點失意。這也無可奈何，只好自我安慰：王仙芝從白花馬上顛下來，這是有目共睹的，雖未生擒，但已伏誅是確信無疑的。憑這一條也可以向朝廷邀功請賞了。

宋威這才鳴金收兵。同時，令中軍校尉派專人打掃戰場，按照朝廷頒下的圖形，於亂屍堆中找尋王仙芝。就算死了，也要割下首級，遞解長安，懸首國門。

〔注釋〕

① 凌煙閣：貞觀十七年（西元六四三年），唐太宗李世民在長安建凌煙閣，圖畫太原倡義及秦王府功臣長孫無忌、魏徵、房玄齡、尉遲恭、虞世南、李勣、秦叔寶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太宗親爲之贊，褚遂良題閣，閻立本畫。

② 河東：黃河流經山西省境，自北而南，所以通稱山西省境內黃河以東的地方叫河東。秦漢在此置郡，唐在此置道，都名河東。

十二

沂州大捷，全殲義軍二萬餘人，首領王仙芝以下諸將，亦在此役伏誅的消息，由宋威寫成奏章，交驛站火速遞送朝廷。報捷奏章送到長安，已是八月初，捷報傳來，滿朝稱賀。

僖宗李儇咸通三年八月五日，由惠安皇后王氏生於東內大明宮。此時，正是李儇誕節前夕。宋威的奏章，經由田令孜呈送僖宗御覽。田令孜看了奏章，心中不覺暗忖：自己扶助李儇幼主，立帝業於災害之年，執朝柄於動亂之秋，雖然日侍宴樂，而中心常懸隱憂。難得幼主誕節前夕，賊寇蕩平，雙喜臨朝，何不借此機會大張喜宴，普天同慶一番？一則取悅幼主，二則也使滿朝文武及天下黎庶咸感聖朝政績彪炳，輔弼得人。

想到這裡，田令孜立即上表皇上，奏請以僖宗八月五日誕辰爲應天節，傳詔天下，休假宴樂三日，一者慶賀聖上應天降誕，二者慶賀沂州剿賊大捷。表章寫道：

開元十七年秋八月，玄宗降誕之日，大置酒合樂，宴百僚於興慶宮内花萼樓下①，尚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説率百官上表，願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②，佈於天下，咸使宴樂，休假三日。詔從之，誕日建節，蓋肇於此。

其後，肅宗以九月三日生，爲地平天成節。文宗以十月十日生，爲慶成節。武宗六月十二日生，爲慶陽節。懿宗十月二日生，爲延慶節。

我皇陛下應天承運，少年睿智，執神器、主社稷。八月五日聖皇降誕之日，宜立名建節爲應天節③。並依舊制，傳詔天下，休假三日，咸使宴樂。一者爲聖上誕節誌慶，二者恭祝聖主洪福齊天，長

垣鹽賊一舉蕩平，賊渠④王仙芝伏誅。

僖宗覽表大喜，准其所奏。於是，合朝上下都忙著籌備八月五日的慶典。

僖宗李儇這年已是十五歲，雖然他尚在少年，未曾正式册后納妃，然而年事日長，也漸知男女之情。十二歲以前爲普王的時候，鎮日除了跟太子少傅於琮讀經習禮，便是由馬坊使田令孜陪著他走馬鬥鵝踢毬玩樂，不大留心兒女之事。

自即帝位，居於宮闈，這一兩年他逐漸留心兒女之事了。後宮佳麗甚多，他又未曾正式册后納妃，更無拘禁，常以侍寢的名義，召宮女伴宿。

八月四日這天夜晚，在大明宮棲鳳閣侍寢的，是一個叫花見羞的宮女。這個宮女本名叫劉嬋媛，今年十六歲，也是官宦人家出身，父親做過一任刺史，但棄世較早，家道中落，懿宗末年便被花鳥使⑤采擇入宮。僖宗即位入宮之後，見她玉肌妍態，有羞花之貌，便賜號「花見羞」。李儇召宮女侍寢並無定人，由於花見羞嬌艷、聰慧、溫存，長於官宦之家，讀書知禮，深得李儇喜愛，所以召她侍寢的時候也多。

第二天舉行降誕節慶典，僖宗要早起五更在花萼樓上接受百官朝賀，爲了催他按時起床，不致睡過頭，八月四日晚上，田令孜便有意安排花見羞到棲鳳閣僖宗身邊侍寢。田令孜知道，只有花見羞能擔當這個使命。她嬌艷、聰慧、溫存，深得李儇喜愛，即使攪擾了聖上的黎明覺，也不致惹他惱怒。

花見羞生在官宦之家，做宮女自然並非她的初衷，然而既被采擇入宮，便只有求得皇帝寵幸的一條出路了，所以，雖然並無正式名分，每次侍寢伴宿，總是極盡溫存體貼，以取得僖宗的歡心。她年長僖宗一歲，正在妙齡，已知各種狐媚之術，而僖宗情竇初開，也能領略其中佳趣。因爲第二天要催僖宗早起，這

天晚上她不敢過分逢迎，逗他歡娛，稍事溫存，便讓僖宗早睡。這一夜，她睡在僖宗枕旁，聽著他的鼻息，自己卻睡不安神，常常剛一闔眼，便被巡夜的更鼓驚醒。細聽更鼓，夜正深沉，便又重新闔上眼睛。四更敲過，她再不能睡了，該想法催僖宗醒來了。

花見羞將嬌嫩的臉頰輕輕貼近李儇，悄聲在他耳邊喚道：「聖上，已經敲過四鼓，該起來上朝了。」

她連喚數聲，又用纖手將李儇的肩膀搖了幾搖，李儇「嗯」了一聲，側轉身子又睡著了，接著，又響起了輕輕的鼻息聲。

花見羞心中不覺生了猶豫。他想，僖宗即位以來很少早朝，平日從未如此早起過，今日硬性將他喚醒，攪了他的黎明覺，萬一聖上眞的動了怒，如何是好？雖然僖宗平日對她還好，但君心難測，不可不防。可是，轉念一想，到棲鳳閣隨侍御榻，是中尉田令孜昨晚專派的，爲的就是要她按時催僖宗起來，參加今日的誕節慶典，如果自己不能按時催醒僖宗，誤了今日的早朝和慶典，田中尉怪罪下來，自己也是擔當不起的。想到這裡，她又不得不大著膽子，在李儇耳邊喚了兩聲：

「聖上，醒醒。」

兩隻纖手還扶住李儇的肩膀不住輕輕地搖動。李儇睡得正香，突然被人搖醒，正要發作。睜眼一看，潔白的燈光下，一位玉人正袒著酥胸伏在枕邊對他媚笑，身上散發出一股馥郁的花露香味。李環這才逐漸清醒，想起昨晚是花見羞在宮中侍寢，於是，攪擾酣眠所引起的惱怒，立刻風流雲散了。

他張開雙臂將花見羞抱住，花見羞吃吃地嬌笑著。看看他已經完全清醒過來，花見羞這才推開他的手，輕輕提醒他：

「聖上，今日誕節慶典，陛下要到興慶宮花萼樓上接受百官朝賀，而今四鼓已過，該起床命駕了。」

「唉，什麼慶典、朝賀，那些繁文縟節，朕厭煩透了，晚些去更好。」

李儇仍摟住花見羞不放，興致正濃。

「陛下，這誕日建節是田中尉奏請的，慶典是他親自安排的，就是我到宸居侍寢，也是他佈置的。陛下如不按時命駕前往興慶宮參加慶典，接受朝賀，田中尉心中不悅，連我也要受到責怪呢。」

花見羞提起田令孜，李儇大爲掃興。他口裡說：「有朕替你擔當，田中尉豈敢怪你?!」而手卻自軟了，不覺悄悄將花見羞鬆開。

花見羞嬌羞地掩上酥胸，整理好褻衣小褲，先自推被起床，整妝梳洗，接著便服侍李環更衣梳洗。李儇平日遊樂穿慣了輕便的常服，今天卻不得不穿上慶典、朝賀時必穿的禮服。他身穿袞衣⑥，頭戴冕旒⑦。由花見羞和衆宮娥服侍，梳洗袞冕畢，開始命駕，從大明宮進皇城夾道⑧往興慶宮。

興慶宮內張燈結綵。花蕚樓前用各色彩燈組成一個巨大篆文「壽」字。

天才五鼓，東天邊剛剛透出一線曙色，文武百官便已齊集花蕚樓下等候。從青年新進到朝老耆宿，百官分文武按品階依次排列。僖宗登上花蕚樓，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玉璽國寶置於御案前。

慶典、朝賀開始，典儀官唱禮說：

「再拜——」

贊禮官依次承傳：

「再拜——」

由於贊禮官的依次承傳，樓下百官都聽到了唱贊，於是一齊當御座前，北面跪拜。如此三拜九叩的跪拜大禮完畢，群臣俯伏跪賀，齊呼：

「誕節之喜，賊渠伏誅，普天同慶。伏惟四海承平，陛下如日之升，與天同休。」

一名侍中到僖宗前承詔，僖宗答覆群臣的朝賀說：

「誕節之慶，與公等同之。」

侍中承了詔，然後向東、西、南三面，對群臣說：

「有制⑨！」

群臣聽到「有制」的傳呼，立即再拜俯伏，侍中這才宣制說：

「誕節之慶，與公等同之。」

這時，東、西、南三面，百官又再拜，舞蹈，三呼萬歲，又再拜。這樣，典禮才結束。

慶典、朝賀已畢，僖宗賜宴興慶宮。僖宗自己在花萼樓上和一些近臣飲宴，文武百官便在花萼樓下，興慶池旁，沈香亭上，以及園中花間樹下設宴。此時，興慶宮內桂樹飄香，興慶池上荷花盛開，沈香亭畔芍藥芬芳。悠揚的一派細樂，伴著歌姬咏唱著桂花時調：

露粟藏金一半開，
層層碧玉映樓台，
西風昨夜吹香過，
人在闌干待月來。

一樹婆娑月裡栽，
是誰移種下天來？
金英恰似清宵月，
一度圓時一度開。

太常博士皮日休這天也在興慶宮參加百官飲宴，席間嘔啞嘈雜的鼓樂，脅肩諂笑的戲謔使他厭煩，於是，一個人步出宴席，徘徊於亭榭間花樹下。他一面信步徘徊，一面聆聽花萼樓上婉轉的歌喉。皮日休正聽得入神，一隻手在他肩上一拍，隨口吟出一首詩來：

兩個黃鸝鳴翠柳，
一行白鷺上青天，
窗含西嶺千秋雪，
門泊東吳萬里船。

接著，笑吟吟地問：「日休兄，一個人悄悄立在這桂花下，默默對著花萼樓，又在聽『黃鸝鳴翠柳』麼？」

皮日休回頭一看，原來是同榜進士，翰林學士俞半千。俞半千本名俞仁，少有賢名。懿宗御武成殿，召新榜進士，問天陣地陣與人陣如何？

俞仁對答說：「師出以義，如天降時雨，這便是天陣。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兵餉豐足，便是地陣。士卒輕利，將帥和睦，便是人陣。」

聖上聞言奇其才，擢充翰林，世人稱其賢說：

「世間五百年出一大賢人，俞仁可以當之無愧。」

從此，人們更叫他「俞半千」，而本名俞仁，倒少有人叫了。

俞半千恃才傲物，不滿朝政。朝臣中也少有人品才學被他看上眼的，只有皮日休和他是摯友，兩人常在一起吟詩論文，針砭時弊。

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皮日休的心事，整個長安城，只有俞半千一個人知道。

聽了俞半千引杜詩語義雙關的詢問，皮日休淒然一笑，也不置答。

俞半千嘆了一口氣說：「『咫尺畫堂深似海，憶來唯把舊書看。』⑩此情此意並非虛誑。」

皮日休默然。

俞半千見皮日休心事重重，想用一個前朝故事爲他釋愁解悶，便問：

「你聽說過月下老人的故事吧？據說，前朝有個叫韋固的書生，貞觀二年將到清河地方去，途中旅居在宋州城南門一個客店裡。旅客裡有一個人向他提婚，女方是前清河司馬潘某的姑娘，約他來日清晨到店西龍興寺門口細議。

「韋固求婚心切，第二天絕早就到龍興寺去。這時，斜月尙明，只見月下一位老人倚著巾囊，坐在階上，向著月亮看一本書。韋固上前看看那書，卻不識書上的字。

「韋固因問：『老父所看何書？我少小苦學，字書沒有不識的，就是西國梵字，我也能讀。唯獨老父手中這種書，我從未見過。』

「老人笑著說：『這不是世間所有的書，你如何得見呢？』

「韋固細一思量，欣喜自忖，莫非自己早起遇仙了？忙問老人：『老神仙在天上主宰何事？』

「老人回答：『主宰天下婚姻之事。』

「韋固高興地說：『韋固少年失去父母，想早娶，以廣後嗣。多年求婚，竟不遂意。今日有人在此等我，與我議婚，事可成否？』

「老人翻了翻手中的卷册，回答說：『不成，君另有婦。』

「韋固又問老人：『囊中何物？』

「老人回答說：『紅繩子，用它繫夫婦的腳。只要用這紅繩子將男女雙方的腳連繫在一起，雖然吳楚異鄉，天涯海角，將來也要聚合在一起，誰也不能將它拆開。你的腳已經和一位女子繫在一起了，這位女子就在旅店北面，賣菜老嫗家裡。』言訖，老人轉眼就不見了。

「以後，韋固婚事果然如月下老人所言。清河潘司馬家婚事未成，而與賣菜老嫗的女兒成了婚。」

故事說完，俞半千寬慰皮日休說：「昨夜我夢見月下老人，向他打問摯友皮日休的婚事。月下老人說：『我已用紅繩將皮日休的腳和黃鸝的腳繫在一起了，誰也拉扯不斷。眼下雖有波折，日後終當團聚在一起。』」

皮日休淒苦地一笑說：「月下老人的紅線再韌實，也抵不過皇上的鐵腕，只怕終究要把紅繩拽斷的。」

俞半千說著、說著，不覺自己也不平起來，憤然說：

「是呀，後宮佳麗三千人，哪一個不是皇上把有情人腳上的紅繩拽斷，收進宮中來的呀？單憑這一條，也該遭天懲！」

皮日休苦笑說：「俞兄，我們又聚在一起譏諷朝政了。」

俞半千愈是一發不可收了，他越說越激動：「當前朝政滿目瘡痍，要揭爛瘡疤，多得很。就說今天的慶典、朝賀吧，如果單說是依前朝舊制，爲聖上降誕之日建節，倒也罷了。又加上一項內容，慶賀鹽亂蕩平，賊渠伏誅，從此四海承平，皇祚永繼！」

俞半千反問：「既然賊渠伏誅，請問，爲何不將王仙芝首級，懸之國門，以警傚尤？官軍向來的手段是虛報軍情以邀賞，殺良充賊以冒功，我眞懷疑王仙芝伏誅之說，是否確實。再說，即算王仙芝伏誅，也不過是鹽亂的一支。還有黃巢的一支呢，爲何提都未見提起，是否也在沂州一起剿滅了呢？據說，黃巢是一個比王仙芝更有胸懷，更有膽識，文才武藝都遠在王仙芝之上的人物。怎可因他兵力暫比王仙芝小，就掉以輕心呢？」

皮日休悄聲打聽：「俞兄，你在翰林院得到的宮內消息頗多，王仙芝、黃巢究竟有無確切下落？」

「沒有，沒有。憑宋威一紙奏章，就輕信什麼賊寇蕩平，普天同慶三天，你說荒唐不荒唐！」

「是呀，只怕笙歌未歇，鼙鼓又動了。」

俞半千望著花萼樓恨恨地說：「只知玩樂，不問朝政，眞是『童昏，昏童！』」說著，從袖筒裡摸出一紙奏摺說：

「我這就到花萼樓上去，給這個童昏上它一本！」

「聖上正在興頭上，你要小心。」

俞半千憤憤地說：「寧方爲阜⑪，不圓爲卿。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說罷，俞半千袖了奏本，腳步登登地直奔花萼樓而去。

花萼樓上雕樑畫棟，風檐間以絲縷懸薄玉龍數十於檐外，微風吹過，叮噹作響，使人想起「風弄虛檐鐵馬鳴」的詩句。

檐懸玉龍或鐵馬，因風相鳴，自漢而始。傳說漢元帝有一次臨池觀竹，微風吹過，竹敲秋韻，萬葉千聲，動人心旋，久而難忘。以後，元帝每每懷想風竹清響，夜不能寐，便命巧手玉匠作薄玉龍數十枚，用絲線懸在檐外，夜裡因風相擊，聽起來與竹無異。漸漸民間也仿效起來，但不敢懸玉龍，只在屋檐四角懸鐵馬。到了唐代，不但民間建築懸鐵馬，即便是宮內建築大多數也是檐懸鐵馬。只有花萼樓等少數幾座格外講究的建築才依古製，在風檐上懸玉龍。

樓上鋪著宣州進貢來的紅線地毯。當時，太原、蜀地都盛產織毯，然而，太原毯毛縷稍嫌粗硬，而蜀地織的毯子又嫌薄了一些，兩者雖是名毯，比起宣州毯來都稍遜一籌，不如它厚實溫柔。

傳說，宣州毯鋪在殿上，美人踏上地毯歌舞時，羅林綉鞋都會被地毯上厚實溫柔的絲毛所淹沒。這樣

精緻豪奢的絲毯，織起來自然很費工料，所以同情民衆的詩人白居易在〈紅線毯〉一詩中，質問說：

「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

僖宗和田令孜等幾個內侍近臣，就在這豪華的花萼樓上，一面聽歌看舞，一面飲宴。

兪半千袖著奏本走上樓去，行過叩見之禮，對僖宗說：

「陛下，宴飲快樂。」

僖宗一看是兪半千，知道這是個書讀多了，有點迂腐以至怪癖的人，便笑著問他：

「兪半千，你不在下面和百官一起飲宴，跑到花萼樓上來做什麼？」

兪半千抬起頭來，白眼相對說：「來提醒陛下，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樂極則生悲。唱完凱歌，只怕接下去就要唱『薤露』了。⑫」

僖宗不悅說：「兪半千你又說瘋話了，是不是剛才多喝了幾杯酒？」

「陛下，剛才我只喝了半杯酒，另外半杯就再也喝不下去了，怎麼會醉呢？」

「今日大慶，光祿寺備辦了美酒珍饈，百官都是千杯嫌少，你怎麼只喝了半杯酒，另外半杯就喝不下去了呢？」

「陛下，今天的酒宴，一半爲皇上誕節誌慶，一半爲慶賀鹽寇蕩平，王仙芝伏誅。前半杯酒我喝了，臣祝我皇陛下萬歲，萬萬歲。可是，後半杯酒我就喝不下去了。因爲，傳說王仙芝伏誅，然並未見懸首國門。而王仙芝僅是鹽寇的一支，還有黃巢的一支則全未見提起。如此情勢，陛下，您說另外半杯酒我能下嚥嗎？非但爲臣喝不下去，就是陛下體察到這一層，這酒也是喝不下去的。」

「你到這裡來，就專爲勸朕少喝幾杯酒嗎？」

「不，臣還另有奏本在此，請陛下御覽。」

俞半千說罷，趕緊從袖筒裡取出奏本來，雙手呈上。小太監接過奏本，遞給僖宗。僖宗接過奏本打開來看，只見上面寫道：

臣聞史家有言：「邦家治亂，在君聽斷。」貞觀之時，四海承平，百廢修舉。中外無秕政，府庫有餘貲，年穀屢登，封疆無擾。玄宗始承皇祚，亦頗勵精圖治，延納忠言，尊崇耆德。開元之治，洋洋頌聲，然漸趨驕奢，耽於淫樂。致有漁陽鼙鼓，驚破霓裳之舞，御駕播遷，遠幸西南邊陲。前車之覆，豈能不鑒？

動天地者莫若精誠，致和平者莫若修政。陛下年在幼沖，初登寶位，然內耽奢靡，外縱畋游。致災害頻仍，稼穡不稔，寇盜複熾，生民塗炭。

看到這裡，僖宗把眉頭皺了起來。然而，念在俞半千「五百年一賢」的名聲份上，還耐著性子往下看：

臣聞：「不以堯舜之心爲君者，具君也。嗚呼，堯舜大聖也，民且謗之；後之王天下者，有不爲堯舜行者，則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爲甚矣！……」

讀了這一段，僖宗再也忍受不住了，他把奏章往龍案上一擲，盛氣厲聲地說：

「大膽狂賊，敢在朕之誕節，如此放肆，辱罵君王，煽動反叛，該當何罪！侍衛何在，與朕拿下這亂臣賊子，剝去衣冠，監入大獄。待慶典過去，朕再拿他問罪！」

僖宗旨下，立刻有幾個如狼似虎的金吾侍衛上前，剝去俞半千的衣冠，將他雙手剪縛起來，推下樓去。

俞半千臉無懼色，仰天大笑說：「『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自古皆然，自古皆然！」

僖宗令金吾侍衛將俞半千下到囹圄問罪之後，心中氣猶未平。一些樂工、舞女、歌姬嚇得呆在一旁，

愣怔著，不知如何是好。既不便再歌舞作樂，也不敢隨便退下。

田令孜見僖宗在火頭上，正好火上加油，趁機進讒言說：

「陛下，這俞半千奏章上的話，雖然十分侮慢，實屬大逆不道，然而據臣所知，這些話卻並非俞半千獨出心裁，而是另有所本。」

「另有所本？出處何在，是古人還是今人？」

「古人怎樣，今人怎樣？」

僖宗幼登寶座，任性使氣慣了，立即衝口而出說：

「說出如此大逆不道，欺君罔上的話，是古人，能找到陵墓的，給朕掘墓鞭屍。是今人，立即查明治罪。」

「俞半千奏章中侮慢君王的一段話，據臣所知，出自當朝人皮日休所著《皮子文藪》一書。」

皮日休居官廉正，倨傲權貴，倜儻不群，與俞半千出入相友，這些行徑，田令孜早就看不慣了，必欲去之而後快。今天，遇到這樣一個懲治他的好機會，當然不願輕易放過，立刻陰險詭詐地進言。

「哪個皮日休？莫不是常給宮中進獻各種歌章的那個太常博士？」

「正是他，他和俞半千是莫逆之交。俞半千上花萼樓進奏本之前，就有內侍向我密報：俞半千和皮日休中途退席，二人去到僻靜處一棵桂樹下，不知密談些什麼。」

「哦，有這等事？著內侍立即傳詔京兆尹，叫他們把皮日休一起捉拿到案，下到大獄問罪！」

田令孜見目的已經達到，又欲擒故縱地說：「陛下，且慢。此事不可莽撞進行，容今日盛會之後，小臣派人細細再加查訪，拿到眞憑實據，再來問罪不遲。今日是聖上誕節慶日，不可多興問罪之師，以免掃了文武百官之興，冲了喜慶之氣。」

僖宗一想，也對。便暫且按下捉拿皮日休下獄問罪之事。而方才俞半千那一番言詞懇切、激烈的話，也在他心裡引起一些餘波，使他思索一些事情。他不安地對田令孜說：

「田卿，宋威怎麼還不把王仙芝的首級遞解來京呢？黃巢的下落，宋威送來的奏章裡更是隻字沒提，這事也是叫朕放心不下。」

田令孜深知，李儇少年生性，憂喜易變，深究此事，必然引起他情緒悒鬱，以致影響田令孜自己一手安排的今日盛會。如果那樣，也損了自己在百官中的威儀。想到這裡，他連忙用話支吾開去：

「依臣揣測，只怕是宋威遇此大捷，忙著慶賀，心喜過分，把這兩件事偶爾疏忽了。慶典過後，我就讓內侍省行文沂州，著令宋威立即將王仙芝首級遞解來京，並報告黃巢下落。陛下不必為這點小事分心了，今日大喜大慶，陛下還是暢懷飲宴、看舞、聽歌吧。」

說到這裡，田令孜大聲喝令樂工、舞女、歌姬：

「你們為何一個個呆若木雞，愣怔兀立著？還不快給皇上奏樂、跳舞、唱歌！」

隨著田令孜這一聲喝斥，花萼樓上歌舞又起，只是那喜慶的氣氛不如開始濃了。

僖宗初得宋威的報捷奏章，果以為賊渠伏誅，寇氛已靖，宸衷大悅。立派中使賫旨沂州，將宋威爵晉三品大將軍，賞銀十萬兩，玉帛無數。

宋威得到朝廷的犒賞，又得到僖宗慶賀應天節，慶賀鹽賊蕩平，休假宴樂三天，普天同慶的詔令，即著令沂州城內，軍民人等從八月五日起放假三天。官衙民家一律紮綵樓，張花燈，燃放焰火花炮，以示歡慶。沂州市上各酒樓、飯店，三日之內以酒食款待行人、士卒，不收分文，所有糜費，悉由州庫撥給。三軍將尉則由宋威親自在州衙內另設宴席慶功。

然而，宋威的假仁假義，並不能在沂州城造成眞正的喜慶氣氛。沂州街上幾間大的酒樓、飯店，雖然煮著大鍋的飯菜，擺在店堂門口，招徠行人、士卒，只是除了那些官軍士卒之外，平民百姓並無人前去問津。達官貴人、富豪人家自然瞧不起這種粗菜糧食，而一般的平民百姓經過這一場戰禍，家家門前招魂葬，誰還嚥得下這種施捨的喜慶酒食呢？

宋威駐軍沂州之後，爲了抗禦義軍，大肆抽丁，以補兵員之不足。家無丁男的，十幾歲的中男也被強行徵走。沂州城下一戰，義軍雖然被水淹了一萬有餘，但衝上對岸的也還有數千。義軍作戰素來勇猛，背水而戰，義無反顧。無不以一當十，只殺得沂州城下屍橫遍野。義軍戰死數千，官軍戰死更逾萬。而這上萬的戰死官軍，大多數是被宋威用老兵組成的大刀隊驅趕上前送命的沂州一帶的新兵。

一位中年婦女帶著一個八九歲的小男孩，手裡提著一串紙錢，一小壺薄酒，一個陶碗裡盛著巴掌大的一小方肉，向城外走去，要去祭奠她那剛滿十五歲就被官軍抓去送死的兒子。走到一家小酒店門口，被一個官軍小校攔住了：

「老嫂子，哪裡去？進店喝杯喜慶酒吧。」

中年婦女陰沉著臉說：「喝喜慶酒？讓有喜慶的人去喝吧，我的兒子剛剛戰死，我喝了喜慶酒要爛腸子的。」

小校又去誘惑那個小男孩：「小兄弟，來來，酒店裡坐坐，有肉有魚，要吃什麼只管說。」說著，就去牽那個小男孩的手。

小男孩兩眼驚怖地瞪著那小校，直往媽媽身後躲。忽然，他大聲駭叫起來：

「媽，他，他……」

媽媽俯下身去護住孩子，關切地問：「孩子，他怎麼啦？」

「他就是那天帶著官軍把哥哥抓走的那個人！」

說著，孩子勇敢地從媽媽身後衝了出來，滿懷仇恨地往小校臉上唾了一口：

「呸，你這個壞傢伙，誰吃你的臭東西！」

小校被唾了滿臉涎，老羞成怒，霍地從身上拔出佩刀，惡狠狠地向小男孩劈去。小男孩立刻倒在血泊裡，只掙扎著叫了兩聲：「媽媽！」就再也不能動彈了。

媽媽兩眼發直，渾身發抖，眼睛裡已經哭不出眼淚，她顫巍巍地說：

「你們好狠的心呀，不出一月殺死了我的兩個兒子。我這條蟻命留著何用，還是相隨我的兩個兒子一起到九泉去吧。」

說罷，她一頭撞在牆上，腦漿迸流而死。

周圍的百姓遠遠地看著，一個個搖頭嘆息，悄聲議論說：

「爲拉人喝喜慶酒，又逼死兩條人命，作孽呀作孽。」

百姓們悄聲議論著，側目而過，有恨不能伸，有怒不敢言。

酒店門口，店家並不攬客，只有那個小校，刀上還沾著那孩子的鮮血，卻又扯起那鴨公嗓子在喊：

「慶賀聖上降誕的應天節；慶賀沂州大捷，王仙芝伏誅；全城酒樓飯店，三天免費待客，一應費用，官庫撥給。過往行人，歡迎光顧。嘴上抹石灰——一律白吃！」

街上行人寥落，兩旁居民更無人理睬他。礙著官家的規定，居民不敢掛幡招魂，不敢關門閉戶，大聲哭泣，然而家家戶戶幾乎都有親人死於官軍之手，或被強拉當兵戰死，或築城服役累死，所以，沿街都能聽到輕輕的唏噓聲。

那小校客未攬到，卻叫喚得聲嘶力竭，唇乾口燥。乾脆扱條板凳坐到門口，打一碗酒端在手裡，打一

盤菜擱在板凳的另一頭，獨自一個大飲大嚼起來。

沂州州衙內卻另是一番景象，較之街市上的冷清情景，別有一番熱烈場面。

沂州州衙設在蒙山之下，內中林園極爲幽雅。東西長五六里，南北廣三四里。引沂水注其中，以爲流觴曲水；採蒙山石構築假山，高十餘丈，綿延數里。林園中養著白鸚鵡、紫鴛鴦、牦牛、青兎，以及各種奇禽怪獸。小河中移沙爲洲嶼，河床起伏，故作跌宕，佈礁激水，以爲波潮。洲渚葦叢之間，育著江鷗雁鳧，在水上產卵孵雛。林園之內，廣種奇樹異草。衙中屋宇亭榭徘徊重複，自成天地又互相連屬。

宋威就在園林之間擺下慶功酒席，宴請三軍校尉以上軍官。

酒至半酣，宋威從後衙喚出自己的愛姬綠雲爲衆將士吹篪⑬，以爲犒勞。綠雲有美色，吹篪也很有名。原來平盧鎮內，有一支青州驕兵，不受約束，挾將叛亂。前任節度使屢派兵將討伐，不降。宋威接任平盧節度使後，令綠雲假扮江湖賣藝女郎，到叛兵軍營前吹篪，奏青州古曲。花晨月夕，竹韻清揚。濃郁的鄉土之音，使青州叛兵聽了，流下淚來，一齊動了鄉情。都說：

「我們爲何離鄉、背井，撇棄了祖先墳墓，跟著這些心萌異志，胸懷野心的叛將，到山谷裡來爲賊作寇，助他們割地盤踞呢？」

於是，叛軍士卒相率歸降，請求藩鎮准許他們回鄉耕種。叛軍之亂，因而不戰自平。青州人因此傳出兩句民謠說：

「快馬健兒，不如歌姬吹篪。」

平日，宋威將綠雲金屋藏嬌，外人難得一面。現在，宋威自以爲建了罕世之功，又受到朝廷重賞，一時高興，才肯叫綠雲出來吹篪。

綠雲長身玉立，光艷照人，手持玉簫，還吹那支青州古曲。果然音韻天成，淒楚感人，羈旅征人，無不動情。

宋威趾高氣揚，周旋於園林宴席之間，或對三軍將士故作撫慰之詞，或把杯勸酒，讓各路領兵將尉暢飲盡歡。曹全晸⑭緊跟在後面，陪同宋威到各席慰勞將士。

曹全晸可不像宋威那樣，心裡卻像有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見宋威那副神采飛揚的樣子，走至園林靜僻處，不免悄悄地問：

「招討使，您眞的認爲討伐鹽賊的事，已經畢全功於一役了嗎？這王仙芝是不是被殺死，我看尙大有可疑之處。如果王仙芝果眞在戰場被殺，爲何打掃戰場時，找不到他的屍首？我們已貿然將賊渠伏誅的捷報奏聞皇上，萬一朝廷不以奏章爲信，令我們將王仙芝首級遞解赴京，以驗明正身，招討使以爲該如何交代？」

宋威聽了，哂笑地說，「副使，你也太小心了。賊兵二萬餘人水淹刀斬，悉數被殲，諒王仙芝怎能單獨逃出我佈下的天羅地網？況且那天戰場上，王仙芝墜馬，三花騮赴江的場面，副使也是親睹的……」

「如若其中有詐呢？」曹全晸緊接著問。

宋威仰天哈哈大笑說：「副使多慮了。王仙芝如能那樣機詐權變，於間不容髮之際，使出金蟬脫殼之計，脫身而去，那他也就不會中我的壅流伏兵之計了。」

接著，他又捻鬚沉吟說：「屍首一事，倒費躊躇。那樣廣闊的戰場，賊寇、官軍，屍體混雜，遠逾萬具，要在其中找出王賊的屍首，確非易事。然亦無大礙，就算將來朝廷眞有詔令下來，定要我們將王賊首級遞解赴京，詔書來往遷延時日，夏末秋初，暑熱未盡，那時戰場上的屍首早已腐爛，哪還辨得清眞面目？我們不過找一個隱約相似的賊首遞解上去就是了。」

聽了宋威這番話，曹全晸這才寬了心，連忙奉承地說：

「主帥遠見卓識，全晸茅塞頓開。」

宋威來到各鎮副將的特設宴席上，這是他著意款待的一群。席間酒器盤箸，全是金銀、水晶、琉璃、象牙之屬。另外，更備有女侍斟酒，女樂助興。

宴席設在一個水榭之上，榭前水中沙洲上，幾隻鳧正掠水款款低飛。一個歌妓見景生情，曼聲唱道：

暮天新雁起汀洲，
紅蓼花開水國秋，
想得故園今夜月，
幾人相憶在江樓。

綠雲吹完青州古曲之後，已進內府去了。這個歌妓雖然比不上綠雲，但也眉目有情，清婉動聽。一曲唱罷，各鎮副將齊聲喝彩。

宋威見內府歌妓得到諸將賞識，也覺臉上光彩，對那歌妓說：

「諸位將軍賞識你，你就再唱一曲，以表謝忱吧。」

歌妓聽了宋威的吩咐，雙眸含笑，輕點檀板，又唱一曲。唱的還是眼前的大雁：

南思洞庭水，
北想雁門關，
稻粱俱可戀，

眾將官聽了，更是稱嘆不置。

宋威又到席間，故作謙詞：「彈丸小城，地僻物薄，粗疏簡慢之處，敬請眾位將軍鑒諒。」

諸鎮將領連忙避席，躬身叉手，恭聲齊說：

「宋將軍盛宴款待，小將們銘感不已。」

天平軍不久前在鄆州城為王仙芝所敗，損兵折將，受到朝廷申斥。天平軍副將此時倍加恭謙，向著宋威一揖說：

「宋將軍不愧為沙場耆宿，朝廷柱石。運籌帷幄，神機妙算；親冒矢石，不避鋒刃；終至殲賊蒙沂之間，功垂千秋之後。今日沐聖恩，受晉賞；他日當凌煙閣圖列容儀，勉世勵後。」

一片阿諛之詞，說得宋威心花怒放。宋威聽罷，得意地哈哈大笑，卻表面謙遜，連連拱手說：

「過譽，過譽，宋威何德何能？今日一舉殲滅草寇，全賴主上洪福及諸公齊心協力。宋威忝受三品爵賞，心已多愧；朝廷所頒十萬兩獎銀，及各種犒賞，不敢自專，悉置諸臨河曲廊上，請眾將軍分別攜回犒軍。而今寇氛已靖，明日眾將軍即可帶領本部人馬，凱旋班師，回歸各自鎮所。今日菲酌就代餞別了。」

州衙林園裡的臨河曲廊上，宋威已令人將朝廷賞賜的銀絹珠玉，沿著曲廊鋪陳開來，白花花、金燦燦，一片珠光寶氣。除六鎮大軍各分犒銀萬兩，各鎮副將另備一份賞銀外，其餘金銀珠玉綢絹單置一處，悉任將尉們上前自取。

宋威這一籠絡軍心的做法，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三軍將尉得了賞賜，俱各滿心歡喜，無不感恩戴德，紛紛稱頌宋威輕財好義，倜儻不私。

沂州慶功已罷，各鎮副將自帶本部人馬，凱旋班師回各自鎮所。宋威自己也滿以爲大功告成，帶著本部人馬，皆大歡喜地回平盧鎮節度使駐所青州去了。

〔注釋〕

① 興慶宮、花萼樓：興慶宮爲唐代長安三宮殿之一。三宮殿全在城北，西面的太極宮，稱西內；東面的大明宮，稱東內；南面的興慶宮，稱南內。花萼樓在興慶宮內，周圍花樹環繞，故名。爲皇帝日常遊幸宴樂之地。

② 甲令：法令。

③ 「僖宗八月五日生，爲應天節」之說，見1961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宋代史料筆記叢刊《揮麈錄》前錄卷之一。（宋人王明清撰）

④ 賊渠：賊首。

⑤ 花鳥使：唐代，皇帝每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納之後宮，稱花鳥使。

⑥ 袞衣：古代君王的禮服，上綉捲曲的龍。袞與卷古同音，袞衣，即捲龍衣。

⑦ 冕旒：古代君王的禮冠。冠頂覆一長方形的板，叫「延」。延的前後，以五彩絲繩貫五彩玉串懸垂，叫「旒」。天子冕前後旒各垂十二玉串。

⑧ 皇城夾道：修在皇城城牆中的一種通道。由於有城壁掩蔽，行走不爲外人所見，便於皇帝往來各宮。

⑨ 有制：君命爲制，制誥、制書都是這個意思。有制就是有君命下達。

⑩ 韋莊〈浣溪沙〉詞中兩句。全詞爲：「夜夜相思更漏殘，傷心明月憑欄杆，想君思我錦衾寒。咫尺畫

堂深似海，憶來唯把舊書看，幾時攜手入長安？」傳說，韋莊有愛妾被沒入宮，不得相見，而作此思念之詞。

⑪ 寧方爲皁：皁，同皂，古時賤役之稱，如皂隸。這四句是說，寧可有稜角作賤役，不圓滑當公卿。寧可說直話而死，不沉默而苟生。

⑫ 薤露：薤，植物，也叫藠頭。與蒿里曲同爲古之挽歌。薤露歌送王公貴人，蒿里曲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故稱挽歌。薤露原歌爲：「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⑬ 篪：古時候一種用竹管製成的樂器，形與簫笛相近。

⑭ 曹全晸：當時爲平盧節度副使。

一四

自從八月五日應天節那天，兪半千逆了龍鱗，動了聖怒，被僖宗革職拿問之後，皮日休連日積鬱在懷。「子於是日哭，則不歌」。①他連收集樂譜也不去了，鎭日只是關在家中學書。

皮日休酷愛書法，所得俸祿，除了接濟友人和自己生活花費外，便是不惜高價收買各種名貴字帖。他平日更致力於詩文，曾經說過：「書學雖貴，終非急務，時或留心，鍥而不捨，也能專精。」又說：「臨古人書，絕不學其形勢，惟在骨力。及得骨力，形勢自生。」然而，常年不輟，臨池學書，也是池水盡墨。棄筆堆積，埋於院內梧桐樹下，號稱筆塚。

慈恩寺內有一個叫慧能的中年和尙，也酷愛書法。寺中有一棵百年柿樹，枝葉蔭屋數椽，慧能學書而紙不足，每日便取柿葉練字，也是寒暑不輟。屋後有禿筆十餘甕，每甕裝禿筆數千。每日上門找他寫字、題匾額的，絡繹不絕。皮日休因此與慧能成了書友。

慈恩寺是貞觀末年，皇太子李治（唐高宗）爲報其母文德皇后之恩修建的。以後，又在寺內修翻譯院，備禮迎接剛由印度回國的玄奘法師到院譯佛經，並緣玄奘之請，在寺內建大雁塔。

這時，王右軍②之孫智永禪師也在慈恩寺內住持，智永禪師很會寫字，求他寫字的人把門檻都踏破了，只好用鐵皮包起來，所以人稱他爲「鐵門限」。他秘藏有乃祖王右軍所書的蘭亭序。太宗在聽政之暇，銳志習書，對王羲之的字帖購求備盡，唯獨沒得到蘭亭序帖。太宗得知蘭亭序帖在智永禪師處，多次購求，智永只稱已經喪失，不肯拿出。以後，太宗派負才藝、多權謀的監察御史肖翼，扮一落魄書生，到寺日與智永弈棋、談書，終於誘智永拿出蘭亭序帖。肖翼這才表明身分，聲言奉太宗敕遣來取蘭亭。智永聽了，立即昏絕在地，良久才蘇醒。太宗以後敕賜智永絹三千匹，穀三千石，以爲蘭亭序帖之值。

由於慈恩寺僧有愛書的傳統，寺中又多歷代名家碑碣，所以，皮日休也常到寺拓碑、習字，以及與慧能禪師論書。

自從俞半千入獄，同僚友好已見株連端倪，機敏權變一點的立即給田令孜暗送賄賂，以求免禍。同時，他們也勸皮日休這麼辦。他們說：黃金未爲貴，安樂值錢多。

皮日休卻躊躇再三。一者自己不屑於這樣做；二者，自己平日並無什麼積蓄，除了幾卷書帙、幾幅字帖外，可稱宦囊如洗，用什麼東西去打通田令孜的關節呢？

同僚友好又勸說：那些名貴字帖也是錢，王羲之、虞世南、鍾繇等人的眞跡，一本也能值錢上萬。如果不願自己親送，可以由他們代轉疏通。

一聽說，要他將一些名人字帖拿去打通關節，皮日休就像割身上肉一樣心痛，更是猶豫不決。接近內廷的友人不久透出風聲說：再不及時打點，株連的敕旨日內就要下達了。

這天一清早，慈恩寺的慧能禪師就派一個小沙門到皮日休寓處來，告訴他說：

「慧能禪師多多拜上皮博士，近日寺內整修禪房，挖出前朝古碑一塊，字刻古樸秀美，務請博士駕臨小寺。一來與吾師共賞書法，二來驗斷碑書是否名賢舊跡。」

皮日休聽說慈恩寺掘出了前朝古碑，欣然說：「回復慧能禪師，皮某隨後就到，與禪師共驗古碑。」

這時，皮日休早把迫及眉睫的株連之禍，以及友人的提醒勸告，忘到九霄雲外去了，一心想著，快點到慈恩寺去看那塊新出土的前朝古碑。

慈恩寺在大明宮正南面，進昌坊內。雖然在長安城內，但靠近城東南隅而遠離鬧市。曲江環流其間，花木繁茂，禪房清幽。寺中的大雁塔更爲登臨勝景，時人前賢題詠甚多。岑參登慈恩寺浮圖詩說：「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③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

……」

每年新第的進士，例必瓊宴於曲江。宴罷，齊登附近慈恩寺的大雁塔，並各題姓名年月於塔壁，以資紀念。咸通八年，皮日休進士及第，也曾題壁塔上。

然而，今天皮日休無心登塔觀景，進了慈恩寺，就直奔慧能居住的禪房。慧能就住在那棵蔭蔽數椽的大柿樹下，柿葉經過幾番秋風，已成深紅，有的就飄落到地面上來。慧能手持一把竹帚正掃落葉，遠遠見皮日休急步而來，笑著說：

「博士眞是有信之人，從不爽約，小僧正掃徑以候。」

皮日休也笑著說：「柿葉深紅，正好作書，吾師可得珍重地收拾這些落葉。」

兩人寒暄了幾句，慧能便引皮日休去看那塊新出土的古碑，古碑已經移到慧能僧房前的柿蔭下。同時，慧能抱歉地說：

「今日不巧，內侍適才通知，東內今日臨時有佛事，小僧就不能陪博士一道鑑賞古碑了。博士驗斷此碑是哪朝墨跡，來日告訴小僧，我二人再作研討。」

皮日休也說，「禪師請去東內禮佛，我自在此鑑賞、驗斷古碑。」

慧能走了之後，皮日休佇立古碑前，觀望良久。時而遠望，時而近觀；時而爲字跡的古樸秀美興嘆，時而又爲墨跡難斷而眉峰緊鎖。碑刻筆力遒勁，似唐初的歐陽洵；疏瘦質樸又似褚遂良；而筆態秀麗又有王右軍之風。

從晨至午，漸次日落，皮日休或立或蹲，疲勞已極，便從禪房內拿一個打坐的蒲團，墊在地上坐觀，一整日未離碑前，終於驗斷此碑是唐初人筆跡。然而，碑後未載書者姓名，碑名只有「碧落」二字④，皮日休不能斷定它是前朝哪個名賢的墨跡，還在碑前徘徊，不肯離去。

就在這時，皮日休的老僕氣急敗壞地趕來了。他見皮日休口中喁喁低語，手中比比劃劃，如醉如痴地站在一塊古碑前，走上前去，急得話也說不清楚，只說：

「大人，完了……」

皮日休還沈浸在他原來的思維中，頭也沒抬，就回答說：

「沒完，還未弄清這是哪位前賢的墨跡呢。」

老僕又氣又急說：「大人，你還在『墨跡、墨跡』，家裡都快要『籍沒』⑤了！」

皮日休這才吃了一驚，抬頭一看，是老僕趕來了，忙問：

「呵，家裡快要籍沒了？」

老僕說：「中使宣你回去接旨呢，反正凶多吉少。聽中使說，你上午如能去向田中尉打點求情，事情還可轉圜。哪知道，大人在這古碑前迷了一天，把最後一點機會也耽誤了。」

皮日休和老僕一起往家走，一面走還一面戀戀地回頭說：

「可惜沒來得及把『碧落碑』拓下來！」

皮日休回到寓所，奉詔中使早等得不耐煩了。老僕忙備香案，讓皮日休接旨。

皮日休俯伏香案前，中使宣敕道：

賞功罰否，治國之道。太常博士皮日休交結俞仁，互為朋黨，構合禍胎，非議朝政，侮慢君上。俞仁罪魁禍首，已自下獄勘問；皮日休朋黨為奸，亦不能逃其罪責。著令謫遷毗陵⑥副使，奉詔之日即行出京。

欽此

皮日休聽罷敕旨，對自己的無辜株連不勝憤慨。心想，什麼聖上敕旨，不過是田令孜的手諭罷了！幸好只是謫遷毗陵，並未籍沒家財。自己心愛的幾卷書帙，和多年搜求的一些名賢書帖，還可隨身帶走。

他早就受不了長安那種腐敗空氣：「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些人「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而宮室仕宦則「贈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他也早就厭倦了京都那種摧眉折腰事權貴的官場生活。

「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這是漢代揚雄⑦長安生活的自我寫照。皮日休把這兩句詩題在長安寓所牆壁上，也作為他長安生活的自況。得到謫遷的聖旨，他連夜收拾好簡單的行裝，和幾種心愛的卷帙，打算第二天便和身邊的一個老僕一起出京。他怕牽連了別人，在京的同僚友好，以及白氏酒店，一概都未去辭行。

第二早一早，皮日休正準備上路，僕人來報，龜茲酒店的白掌櫃帶著一個伴當送行來了。

皮日休急忙迎出門去，白掌櫃遠遠地就招呼說：「博士，馬上就要遠行，怎麼也不知會白某一聲？」

皮日休連忙拱手致歉說：「老伯鑒諒，皮某是戴罪貶謫之人，怎好驚動親朋友好，以致牽連大家。」

白掌櫃淒然說：「你也太多心了，別人怕牽連，我怕什麼牽連？難道還不許我在長安市上賣酒不成？聽說你遭貶，馬上就要離京，柏枝姑娘昨晚一夜未曾安枕，硬要隨你出京。你就帶她一起走吧。」

皮日休連忙辭謝說：「老伯，使不得，使不得。日休命途多舛，貶謫邊鄙，怎能再帶累柏枝姑娘？」

白掌櫃卻不以為然地說：「江南魚米之鄉，雖然離長安遠一些，卻是個好地方。你到那裡，也還有一個宦職。柏枝隨你去，怎麼就帶累了呢？」

皮日休為難地說：「這兵荒馬亂的時候，迢迢數千里，一個女子如何隨行呢？」

白掌櫃又說：「柏枝姑娘說：她可以扮個書僮隨行。」

皮日休還要推辭，白掌櫃說：「她去意已堅，我也無奈，你自己當面說服她吧。」

「當面說服，難道柏枝姑娘隨老伯一塊來了嗎，她在哪？」

「她不就在你面前嗎？」

皮日休茫然四顧，哪裡有柏枝姑娘呢？這時，白掌櫃身後那個年輕伴當「噗哧」一聲笑了，說：

「相別才幾日，博士就認不出柏枝了嗎？」

一聽那鶯啼燕囀的聲音，皮日休馬上就清醒過來了。他打量面前這個年輕的伴當，猛然看上去，確乎難辨他撲朔、迷離⑧，而仔細打量，終能窺出端倪。雖然，方巾遮住了她滿頭的烏絲，直裰籠罩了她纖細的腰身，可是，那姣美的臉容，吹彈得破雪白如脂的面皮，那娉婷玉立的身影，那纖如春筍的十指，這一切都說明她是一個扮作男裝的女郎。

皮日休打量柏枝這一身裝扮的時候，柏枝姑娘也轉著烏黑的、滴溜溜的眼珠，大膽地迎著皮日休的目光。「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生活，使龜茲姑娘表露情愛更為大膽、熱情、直率。

柏枝姑娘那一雙脈脈含情，攝人心魂的眼睛裡，大膽、熾熱、直率地表露出來的情愛，使皮日休再也無法抗拒了。這是一個年輕女郎在患難時候給他的情愛呵，因而也就更顯珍貴。

她嫣然一笑，得意地問：「我這一身裝扮，像個書僮嗎？」

皮日休無可挑剔，點點頭，默認。

「我能隨你去得嗎？」

皮日休無可推辭，只好答應了。老僕和白掌櫃見皮日休終於首肯，都高興地笑了。

柏枝姑娘的高興更難形容，她雖然強自抑制，而雙臉的笑靨卻洩露了她心頭的隱秘。老僕牽來一匹蹇馬，催皮日休和柏枝姑娘上路。柏枝姑娘想到馬上就要和父親離別，這時才不免神色黯然。她怕父親傷心，只好背轉身去，偷偷彈淚。白掌櫃反過來安慰女兒：

「姑娘，好好隨博士去吧。沒有一個女孩子是隨父母過一輩子的。有了這樣一個知音，朝夕相伴，你應該高興才是。去個幾年，皇上感到皮博士走後，再沒有第二個人能爲他收集那麼多好聽的曲譜，也許聖恩浩蕩，又把博士召回長安。那時，我們又可以見面了。」

老僕挑上箱篋行李，皮日休讓柏枝姑娘騎上蹇馬。可是，柏枝姑娘哪裡肯依，她嬌嗔地說：

「哪有書僮騎馬，主人步行的呢，這不是叫人一眼就看出破綻嗎？」

皮日休一想，也對。特別是在長安城內，耳目衆多，這樣會招惹一些意外的麻煩，先讓柏枝步行一段，出了長安城，到僻靜的村野，再讓她騎馬代步吧。想到這裡，他便叫老僕把肩上的行裝放在馬背上，讓蹇馬馱了。老僕料想，柏枝步行，皮日休決不會騎馬，也就不再推讓，把肩上的擔子放到馬背上，讓馬馱了，然後，三人隨在馬後，一起上路。白掌櫃爲怕別人生疑，也不敢遠送，就在門首灑淚而別。

乾符三年八月末，從東京洛陽到許州去的官道上，走著一個書生模樣的人。身後是一匹蹇馬，一個老僕，一名書僮。那匹蹇馬，原是準備路上給那書生代步的，可是，一路上書生卻很少騎牠。有時把馬讓給書僮乘坐，有時用馬馱那本不太重的書篋和行裝。自己卻安步當車，看看路旁的山川、草木，和書僮、老僕且行且談。

八月，正是西京秋闈臨近之時，各省舉子曉夜起行，趕赴長安應試。這個讀書人是誰，他爲什麼卻在這個時候南行呢？這個讀書人不是別人，正是貶遷毗陵副使的皮日休。

三人且行且談，一路上頗不寂寞。西望長安，唯一使皮日休還有所眷戀的，是他的表妹黃鸝還在後宮，鎮日強顏歡笑，侍奉君王。往日，他還可以利用太常寺爲宮廷采集樂曲的方便，於宮廷宴會中，或歌舞場上，偶然見她一面。今天，他被貶謫出京，如同一頓無情棒，打得鴛鴦兩下飛，今後要相逢，除非在夢中

了。

皮日休本是十分喜愛旅遊生活的，早在他來長安做官之前，就曾涉洞庭，登廬阜，入藍關，自江漢至京，足蹤二萬餘里。這種廣泛的閱歷，豐富了他的創作，加深了他對人民疾苦的同情。譽滿海內的《皮子文藪》中，許多優秀的作品，就是在這種顛沛的旅途中吟成的。

這幾年宦居長安，囿於京都，羈纏於官場事務之間，很久沒有如此使人神清目朗的旅遊機會了。這次出京，過函谷，攀華山，訪伊闕，登嵩山，不禁使他心曠神怡。

東都洛陽城南有伊闕山，兩山相對，望之如城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所以稱爲伊闕，也叫龍門。傳說是當年大禹治水時將它鑿通的。這裡山水秀麗、奇特，固然使人賞心悅目，而龍門造像更使皮日休傾倒。

皮日休帶著僮僕，健步登上龍門山，但見崖壁間、岩洞內鐫刻的佛像累萬，大的一面山崖一尊，高數十丈，立地拔天，人立其下，高只及腳踝。而小的佛像卻細如拇指，然亦形象生動，眉鬚纖絲可見。人們爲給亡人或生人祈福，便請了匠人在崖壁間鐫石成佛像，並刻銘文爲誌。北魏時此風最盛，所以龍門石像也多是北魏時鐫刻的，以後歷代也有續刻。

龍門造像，及其銘文書法，都是藝術珍品，爲皮日休前所罕見。有的雄拔，有的沈勁，有的端莊，有的挺秀，皮日休無不嘆爲觀止。

由伊闕東行百餘里，到了嵩山，這是皮日休嚮往已久的中嶽，自然不能過其側而不登臨。皮日休早在《漢書》等卷帙中就讀到過嵩山。嵩山古代又名嵩高山，漢武帝時曾改名崇高山，漢靈帝嘉平五年才復崇高山名爲嵩高山，或嵩山。來到嵩山之下，皮日休舉目遠眺，但見白雲繚繞之處，三峰並峙。中有峻極峰，東有太室峰，西有少室峰。

接著，皮日休帶著僮僕瞻仰了馳名遠近的嵩嶽三闕。太室峰下有太室石闕，少室峰下有少室石闕，峻

極峰下有開母廟石闕。廟都各以條石壘砌而成，而闕其中如門以供出入。三處石闕都爲漢代所建，石刻題額和銘文皆用篆文，是繼秦始皇嶧山刻石⑨之後，最早的石刻。

隨後，皮日休又到少室山北麓遊覽了少林寺。少林寺建於後魏太和二十二年，隋文帝曾將它改名「陟岵」，到了唐代又復名「少林」。寺右有面壁石，傳說是南北朝梁武帝時由天竺東來的高僧達摩，面壁修行九年之處。

少林寺僧一向有習武之風，唐太宗爲秦王時，寺僧懸宗等十三人曾輔佐李世民平定王世充之亂，立下戰功著稱於世。後懸宗被授大將軍，其餘的寺僧不願做官，太宗各賜紫羅袈裟一襲，還回少林寺修行。寺中還有一碑刻著太宗賜寺僧的御札。以後，少林寺僧的拳術武藝自成一派，叫少林派，而且傳播甚廣。皮日休來到少林寺，見寺僧正在寺前平地上操練拳腳。果然一個個拳腳嫻熟，武藝高強，名不虛傳。

沿途的登臨，路上的風光，使皮日休心中惱人的離愁，以及坎坷的仕途，無辜的株連所引起的一切胸中積鬱，都暫時讓山川的天風吹散了。

然而，沿途他也親睹了許多過去只在朝議中聽到的，關東饑饉，民不聊生的情景。正當秋天，場事才罷，已經民無儲糧，百姓只好採橡實充食。見此情景，他不禁在途中吟哦出一篇〈橡媼嘆〉的詩篇來：

秋深橡子熟，
散落榛蕪崗。
傴傴黃髮媼，
拾之踐晨霜。
移時始盈掬，

晝日方滿筐。
幾曝復幾蒸，
用作三冬糧。
山前有熟稻，
紫穗襲人香。
細獲又精舂，
粒粒如玉璫。
持之納於官，
私室無倉箱。
如何一石餘，
只作五斗量。
狡吏不畏刑，
貪官不避贓。
農時作私債，
農畢歸官倉。
自冬及於春，
橡實誑飢腸。
……………

眼前餓殍遍地的景象，實則較之他在〈橡媼嘆〉裡寫的，還更有過之。於是，他的心頭又投上了新的陰影。

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由嵩山南行，走了數日行程，來到汝州魯山地面，這裡已經是伏牛山區，山巒起伏。天已過午，皮日休思量找一個打尖的地方。峰迴路轉，只見山窪裡有一個村莊，皮日休領頭，書僮騎著蹇馬相跟，老僕擔著行裝隨後，便朝蔭蔽在林木中的村莊走去。

三人剛走到村邊，猛然從掩映的林木中，閃出一隊士卒來，刀矛在他們面前一晃，厲聲喝問：

「做什麼的！」

皮日休上前答話：「由長安來，到吳地去，從此路過。天已偏午，想進村打個尖，即便上路。」

士卒們聽他們說是長安來的，已自警覺，打量了一下，更覺得行跡可疑，彼此對視一眼，一齊擁上前來，便要捆縛。

三人想反抗，無力反抗，被做一條繩索捆了；要分辯，不容分辯，一人嘴裡給堵上一團破布。捆縛停當，便押解他們投村裡去。蹇馬馱著行裝，也被趕了一塊兒進村。

皮日休一面被士卒帶著走，一面心中暗忖：汝州毗鄰東都畿輔，刺史是當朝宰相⑩王鐸的弟弟王釪。這是一個紈袴子弟，依仗其兄的權勢當上州官。事情如能就地了結，隨即放行最好，如其不然，就只好要求上汝州面見王釪了。

想到要被捆綁著去見王釪，皮日休心裡便很不是滋味。他想，自己與王釪雖有一面之緣，但並無私交。他自是京都權貴，而自己不過是一個太常寺的屬官。市上相遇，交臂而過，皮日休也不願理睬他。而今日卻不得不做他的階下囚。他憤憤地想：見了王釪，要好生質問他，為什麼縱容下屬，隨便捆縛朝廷命官！

這是一個很大的村落，進得村來只見村頭一個空場子上，一些兵丁正在演習武藝。全都操練有法，紀

律嚴明。皮日休不禁心中暗裡讚嘆：軍隊屯田，戰時打仗，平時農墾，是古往今來許多名將的理想，想不到這裡倒在認眞推行。

皮日休一面走一面心潮翻滾，士卒對他莽撞不敬造成的不愉快心情，早就煙消雲散了。心裡激動地想：汝州眞把隊伍整飭得面目一新了。要是國家的軍隊都能如此治軍，六合鼎沸，不就期日可定了嗎？但他又有些疑惑：王釕能夠如此治軍嗎？莫非眞應了一句古話：「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⑪嗎？

皮日休原想著士卒會將他們押解中軍，去見一個什麼長官，誰知來到一個小院前就停下了。一個火長模樣的人說：「先把他們關進裡面的小屋，隨後再作處置。」

接著，便聽得士卒們在外間翻檢箱篋行裝。一面翻檢一面互相說著話：

「這幾個人形跡可疑，一定是幾個偵探。」

「是呀，常人哪有書僮騎馬，主人走路的？」

「看，箱篋裡裝的盡是卷帙、書帖，說不定還是個當官的。只可惜銀錢寶物不多。」

「先把那匹駑馬殺吃了，再來結果裡屋那幾個。反正不是偵探就是當官的，殺了沒錯。」

說完，接著便是霍霍的磨刀聲、椎馬聲、支起刁斗燒煮馬肉的聲音。

裡屋，三人被縛，口塞布團，都不能言語。老僕只是一個勁地撲嗒嗒直滴眼淚，他爲自己晚年不得善終，也爲主人的不幸遭遇傷心。他想，自己一生沒做過一件傷天害理的事；主人平日只會讀書，一生清白；柏枝姑娘更像一隻剛飛出巢的小鳥，連嫩芽也沒有啄壞過一棵。這樣三個清白的好人，卻馬上要遭殺身之禍了。誰說老天有眼，這不明明是老天瞎了眼嗎！

柏枝姑娘既不流淚，也不沮喪，只把身子緊靠著皮日休。這個在天山腳下，逐著水草，牧著羊群長大的龜茲姑娘，從小就習慣了那種到處飄遊，略帶驚險的生活。她甚至幻想過，有一天跟著自己心愛的人，

向著遠方，走呵，走呵，一直走到那雲朵像羊群一樣飄蕩著的天邊。也許他們會在途中遇上一夥江洋大盜，那就讓她和自己心愛的人一起飲刃，死在一塊兒吧……眼下的一切，就和她當年幻想過的一樣，她既不沮喪，也不驚懼，只把身子和自己心愛的人緊緊地偎依在一起，心裡充滿著一種新奇的、聖潔的感情。

皮日休呢，他對身邊的柏枝姑娘感到無限愧疚。如果不隨他出京，柏枝姑娘本可以安然地生活，現在卻遭此不幸。他想撫摸撫摸這個不幸的姑娘，可是雙手被捆縛著，不能動彈。他想說幾句安慰柏枝姑娘的話，可是口裡塞著布團，不能言語。他只好把全部心思都注入到自己熾熱的目光中，定定地望著柏枝姑娘，傳去他的愧疚，傳去他的愛戀，傳去他的撫慰……

除此之外，他心中沒有怯懦，卻只有惋惜。惋惜自己尚在盛年卻如此不明不白地死在亂兵手中。他還有多少美麗的華章、慷慨的詩篇沒寫；他還有多少匡世濟民，致君堯舜的抱負沒有施展……現在，這一切轉眼都要成爲泡影了。

三人正在以不同的心情等待著生命的最後終結，忽然，聽得外面一陣噠噠的馬蹄聲，由遠而近，到了小屋邊卻突然停了下來。一個聲音在問：

「你們爲何殺馬食肉？」

「不是軍馬，是剛才繳獲敵人偵探的一匹駑馬，反正也不能上陣用，只好殺了吃肉。」

「如何知道是偵探？」

「他們扮成一主一僕一書僮，可是又扮得不像，書僮騎馬，主人倒步行，我們一眼就看出了破綻。再說，他們不是偵探，也定是朝中的官宦。他們自稱從長安來，箱篋中卻裝的卷帙、書帖。看，刁斗下面我們不正拿它引火煮馬肉嗎？」

「什麼，拿卷帙、書帖引火煮馬肉!?」

騰地一聲，那人跳下馬來。接著，聽得一聲驚呼：「黃將軍，當心手灼傷了！」

隨後，便聽得踏踏的腳踩滅火的聲音。同時，那人嚴厲地命令：

「再不准用卷帙、書帖引火了！」

半晌，又問：「人呢，都殺死了嗎？」

「還捆在裡屋，原打算吃了馬肉再結果他們。」

接著，一陣腳步聲走進屋來，在外間停下。隨即幾個士卒手持刀矛來到裡間，喝令三人：

「走，到外間受審！」

皮日休來到外間，舉目一望，只見一位年輕將軍，袍服衣冠端坐在上面，兩側衛卒侍立。這人好生面善，一時卻又記不起在哪兒見過。年輕將軍問：

「你們是些什麼人，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從實說來，可以免罪。如有半句虛誑，休怪本將軍刀下無情。」

……………

下面是一片沈寂。

年輕將軍厲聲又問：「爲何全不開口！」

士卒才想起他們口中全塞了布團，連忙上前將他們口中的布團扯了出來。

「你們爲何任意捆綁行人？帶我去見你們汝州刺史王釪，我要當面問問他！」

堂上的年輕將軍哈哈大笑地說：「哦，開口閉口要見汝州刺史王釪！士卒們並沒看錯，你來頭不小！」

隨即，年輕將軍把臉一沈，拔出腰間佩劍霍地往面前桌案上一插：

「你是何人，在朝官居何職，敢如此放肆，從實說來！」

皮日休不慌不忙地說：「在下在朝雖未居要職，然而也是朝廷命官。煩你們通報一聲，王太守大概也知道我太常博士皮日休的鄙名。」

「什麼，你是誰？」

「太常博士皮日休。」

年輕將軍猛然聽到皮日休的名字，不覺一愣，心想：皮博士不是遠在千里之外的長安京城供職嗎，怎麼會一副落魄樣，微服輕裝到這鄉野之地來呢？

年輕將軍疑惑地將皮日休熟視良久，才哈哈大笑說：「怪道有些面善，先生原來是鹿門子皮博士，失敬，失敬！」

隨即下堂親解其縛，並令左右：「看坐！」

左右士卒和隨身侍衛被弄得莫名其妙，慌忙在青年將軍左側給皮日休安排一個座位，同時上前爲老僕和書僮解縛。

皮日休想不到一說出自己的名字，就受到如此厚遇，他疑惑地說：

「將軍好生面善……」

年輕將軍哈哈笑著說：「博士忘了三年前灞陵之別麼？」

皮日休一直還在暗忖，此人莫非王釪部將，隨王釪進京時見過我，所以知道我皮某人？現在他提起灞陵之別，才猛然憶起，又驚又喜，避席說：

「原來是黃巢故人，昔日儒服，今日戎裝，邂逅相遇，眞不敢認了！」

黃巢也笑著說：「難怪，難怪，不期而遇，的確太出人意外。不是博士自通姓名，我一時也萬難想到，會在此村野小店遇見先生。」

皮日休問：「宋威有朝奏到京，說整個義軍都被圍殲在蒙沂之間，連王仙芝也伏誅了。長安城裡張燈結綵，黎民百姓給假三日，以示慶賀。故人緣何能到此？」

黃巢冷笑一聲說：「豎子李儇、老賊宋威未免高興得過早！東路義軍雖然陷入了他們的羅網，可是我們西路義軍卻早識破了他們的險惡用心，沒有上他們的圈套。出沂蒙，向黃淮，入伏牛山區，沿途收集飢民，軍隊反而大大發展了。」

皮日休聽了，無限慨嘆地說：「將軍眞是用兵如神。一支奇兵，神不知鬼不覺直逼東都，可長安城裡還在慶賀所謂『鹽寇蕩平』，紙醉金迷，彈冠相慶呢！一路上我也絲毫沒有料到會遇見義軍，就是進了軍營門，我還認定你們是汝州一帶的駐軍。」

黃巢哈哈大笑說：「瞞過豎子李儇和老賊宋威的耳目，不足爲奇。卻想不到連學富五車、滿腹經綸的皮博士也瞞過了！」

接著，又解釋說：「這也難怪，我們沿途不打大旗，不攻州縣，不和官軍交鋒，只走荒僻小徑，又進伏牛山區潛伏數月，所以沒露形跡。」

黃巢問皮日休：「博士何事出京？」

皮日休把兪半千進諫，諫書引用他「原謗」篇中語句，觸怒僖宗和田令孜，自己又不願賄賂宦豎，所以兪半千下獄後，受到株連，貶遷毗陵副使的事，從頭到尾細說了一遍。

黃巢聽了，慨嘆不已，說：「今日事也該叫博士明白，筆諫是不中用的，得靠兵諫。」

黃巢和皮日休說話的時候，只覺得身邊那位俊秀的書僮，時不時用那雙烏黑的、滴溜溜的大眼珠掃視他們一眼。黃巢心裡納罕，轉眼去看了那書僮。那書僮的目光和黃巢的目光不期相遇，便略帶羞澀地低下頭去。而黃巢心裡卻一驚：

「好熟悉的一對秀美的眼睛！」

黃巢疑惑地問皮日休：「這位是……」

皮日休笑著說：「我的書僮，當年在京時與黃將軍曾有一面之緣。」

黃巢搜索著記憶說：「那天似乎博士身邊並未帶有書僮。」

「那天她在我身邊，不過還不是書僮。」

黃巢驚喜地瞪大了眼睛說：「容小弟斗膽妄猜，莫非她是女扮男裝？」

書僮忍耐不住，掩嘴噗哧一笑，於是黃巢一切都明白了，說：

「果然是柏枝姑娘，難怪士卒們都說你們行跡可疑，一路上，書僮常騎馬，而主人卻步行。」

柏枝這才輕輕一福說：「黃將軍在上，柏枝這邊有禮了。」

黃巢高興地連忙起身還禮，同時命侍衛趕快給柏枝姑娘看座，左右侍衛更是驚奇莫名。

柏枝說：「黃將軍，你部下的士卒真厲害。你要晚來一步，我們三人就要身首異處，做屈死鬼了。這一次，全靠黃將軍救我們三人性命。」

黃巢笑著說：「當年在長安酒店裡，多虧博士和柏枝姑娘父女仗義相救，全了黃巢性命。今日之事，也是善有善報，一報還一報吧。」

皮日休看見棄在地上的，燒殘了卷帙、書帖，心中無限惋惜，一面上前撿拾那些被棄置的斷頁、殘篇，一面口裡不住地說：

「可惜，可惜！」

黃巢安慰他說：「只當這些斷頁，殘篇，作了你們三人的替身。如果不是士卒們燒這些卷帙、書帖，還不會引起我的注意呢。那也許他們就把你們當敵軍的探事人，或者唐朝的官宦結果了性命。」

皮日休翻檢箱篋，幸好大部分卷帙和書帖還沒燒。接著，他又從箱篋中檢出一卷絹帛來，珍重地拿在手中端詳了又端詳，連連說：

「托天之福，它還完好無損。」

黃巢近前一看，卻是蓋著「皇帝之寶」的一紙告身⑫，上寫著：

敕令太常博士皮日休，遷任毗陵副使。

欽此

黃巢看了朝廷的敕旨告身，心裡卻不無遺憾地想：

「剛才士卒們將有用的書帖翻出來燒了，怎麼就沒有翻到這無用的敕旨告身呢，眞是陰差陽錯！要是剛才士卒將這告身燒了，也好斷了皮日休去毗陵赴任的念頭。」

然而，他口裡卻不便如此明說，只命令身邊的一個侍衛：

「立即馳馬回中軍，告訴黃鄴將軍，讓他設盛宴伺候，準備爲貴客接風洗塵。我和客人隨後就到。」

〔注釋〕

① 語出《論語》，意思是孔子在這一天遇上哀傷事哭泣了，這一天便不再歌唱作樂。

② 右軍：將軍右號，晉代著名書法家王羲之，曾做此官，所以又稱他王右軍。

③ 磴道：石級。磴道，登塔的石級階梯。

④ 碧落：指天界。佛經上說：「東方第一天，有碧霞遍滿，是云碧落。」

⑤ 籍没：古時對罪人的家財籍簿登錄，而没收入官叫籍没。
⑥ 毗陵：今江蘇省武進縣。
⑦ 揚雄：（西元前53～後18），成都人，被漢成帝召入長安，做小官，一生比較窮困，但盡力寫作，著述甚多。主要成就是辭賦和哲學著作。
⑧ 木蘭詩：「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雄兔好動，脚常撲朔；雌兔好靜，眼常迷離。所以，以撲朔、迷離，辨兔雌雄。
⑨ 嶧山刻石：嶧山，在山東鄒縣東南，秦始皇曾上此山刻石頌秦的功德。嶧山碑爲李斯所書。
⑩ 唐沿隋制，以尚書、中書（二省長官稱令）、門下（長官稱侍中）三省長官共議國政，行施宰相職務。所以朝中宰相不止一人。
⑪ 語出《三國志·呂蒙傳》注。這是吳將呂蒙答魯肅語，意思是不應當以舊時的眼光看他。
⑫ 告身：唐代稱委派官吏的委任狀叫告身。大概有告示身分的意思。

一五

這一天，黃巢的小弟弟黃欽在營地附近射雁練箭。正是秋風初起，北雁南翔的時候，夜裡在黃河岸邊的沙灘上、葦叢中露宿了一晚的雁群，白天又精力充沛地排著整齊的隊伍，匆匆向南趕路。

一隊大雁正排著人字，從黃欽頭頂飛過。黃欽從箭袋裡取出一支箭來，搭上雕花弓，對著雁行兩列相交的人字尖頂上那隻頭雁，拽個滿弓，嗖地就是一箭。

頭雁應箭從天空墜了下來，雁群淩亂了，一隻隻大雁驚惶地嘎嘎叫著，不成隊地亂飛。黃欽連忙從箭袋裡拔出第二支箭，對準一隻正在張口鳴叫的大雁，嗖地又是一箭。這箭不偏不倚正從鴻雁張開的大口中射進去，箭頭然後從頸脖上貫穿出來。隨即，這隻大雁也從空中帶箭墜下。這叫箭射開口雁，是射術中最高超的一招。黃欽年紀雖小，在幾個哥哥的訓教和薰陶下，也學得一身出色的武藝。

黃欽伸手向箭袋中去取第三支箭的時候，發覺箭袋空了。他心中奇怪，昨天還有半袋箭，怎麼轉眼就沒有了呢？取下箭袋仔細一看，原來箭袋使用日久，已有幾處破漏。他想起二哥黃巢的箭袋也有幾處破了，卻被織補成花卉、鳥獸，比那新的更爲好看，自己何不也將這破箭袋去請嫂子織補織補？想到這裡，他從地上拾起那兩隻帶箭的大雁，便去軍後營找曹氏夫人補箭袋。常言道：長嫂如母。父母去世之後，幼弟的日常生活以往多得曹氏夫人照料，現在黃欽雖然長大了，但是，縫縫補補的事也還是常找嫂子幫忙。

黃欽來到中軍後營，曹氏夫人、丹霞、蓋秀梅三人，正在院中空場上練劍。他招呼一聲：「你們練劍呢！」就逕直走到曹氏夫人跟前，取下箭袋遞上去說：

「二嫂，練完劍，幫我把箭袋補一補吧。」

曹氏夫人接過箭袋，查看哪幾處破了。黃欽又說：

「二嫂，還按二哥那個箭袋的樣子補。」

「也把破損處用上等絲繩織補成花卉、鳥獸？」

「嗯，對了。」

曹氏夫人把箭袋交還給黃欽說：「那我補不了。」

黃欽噘著嘴說：「二嫂偏心，二哥的箭袋破了，你肯那樣用心織補，我的箭袋破了，你就不肯那樣織補。」

曹氏夫人噗哧一笑說：「不是我偏心，是沒有那麼好的針線功夫。你二哥那個箭袋也不是我織補的，而是丹霞織補的，你求她去吧。」

雖然是八月末的天氣，詩人用「天街夜色涼如水」來形容它的晚涼，然而，白天卻還是暑熱未盡。丹霞舞了一陣子劍，不覺香汗淋漓，現在她正趁著曹氏夫人和黃欽說話的時節，和蓋秀梅一起，一人掇了條板凳，在樹蔭下坐著，揮著一方繡花羅絹手絹，搧風納涼。

黃欽聽說黃巢的箭袋是丹霞織補的，又捧著箭袋走到丹霞跟前央求說：

「丹霞姐，原來二哥的箭袋是你的好針線織補的，也請你幫我把箭袋織補一下吧。」

丹霞不接箭袋，只顧用手絹搧著涼，一面說：

「夫人的針線比我強多了，你還是求夫人給你織補吧。」

蓋秀梅瞟了丹霞一眼，想取笑她一下，故意對黃欽說：

「你連嫂子也不叫一聲，還在喊丹霞姐、丹霞姐，就是不給你補！」

黃欽吐了吐舌頭，做了個鬼臉，故意必恭必敬站在丹霞跟前，手捧箭袋央求說：

「好嫂子，求你給我把箭袋織補織補。」

丹霞看見黃欽那副滑稽樣子，不覺噗哧一聲笑了起來。她禁不住黃欽一再央求，終於把箭袋接過去了。

蓋秀梅在一旁拍手笑著說：「看，還是我教你的辦法靈，親親熱熱叫聲嫂子，她就給你補了。」

幾句話說得丹霞滿臉緋紅，她追著秀梅說：「你這個小妮子，嘴巴不饒人，看我擰你的嘴！」

院子裡洒滿年輕女子銀鈴般脆響的格格笑聲。曹氏夫人嗔怪黃欽說：

「看你，一來就把我們的練劍打斷了。」

黃欽見丹霞已經答應給他補箭袋，事情已經說妥，便連忙趁勢退出小院說：

「好了，好了，我走了，你們繼續練劍吧。」

走到小院門口，他又回轉身去，把手中掂著的兩隻大雁往院子裡一摜說：

「這是剛射下來的兩隻大雁，留給你們佐餐。」

後營小院就在中軍轅門旁邊，黃欽跨出院門，正碰上黃巢引了皮日休僮僕三人進中軍轅門去。黃巢見了黃欽，便把他叫了過去：

「小弟，過來見見貴客。」

黃欽走到中軍轅門前，黃巢指著皮日休說：

「這便是我以前常對你們說的，太常寺皮日休博士。他得罪了朝廷，新近被貶謫出京，遷任毗陵副使，從此路過，特請來營中相見。」

黃欽聽說眼前便是仰慕已久的皮日休博士，兩眼放射出喜悅的光芒，連忙行叩見之禮，口裡說：

「早聽二哥說起博士大名，今日相見，太高興了。」

皮日休慌忙將黃欽扶起說：「快別如此，皮某怎敢當此厚禮？」

皮日休見黃欽年紀雖輕，也很英俊，相貌和黃巢頗有幾分相似，不覺脫口讚嘆說：

「今日睹黃將軍昆仲，實不愧爲一門俊傑。」

衆人一齊進中軍轅門，堂上坐定，左右奉茶，捧上兩把陸仙瓷壺來。陸仙指的是唐肅宗時竟陵人①陸羽，字鴻漸，他嗜茶，著有世上最早的一部茶經，述茶之原、茶之法、茶之具，甚爲完備。於是，天下尚茶成風，後世就祀陸羽爲茶神、茶仙，甚至一些茶具也塑成陸仙的形象。這兩把陸仙壺都是禿顱、垂髯，大概根據他早年曾爲僧，而塑造成這模樣，然而，臉容清癯，形象也還生動。

皮日休笑著說：「想不到軍旅之中，黃將軍還保留著品茶的雅興。」

黃巢說：「自陸鴻漸著茶經，倡茶，天下誰不煮茗？不過，陸鴻漸那時煮的還是草茗，不知焙製。到了德宗貞元中，常袞爲建州②刺史，開始用蒸焙之法製茶，茶法就更精，品茗之風也就更盛了。軍旅之中，於馬背顛簸之餘，『渴嘗一盞綠昌明』③，也是提神健脾的快事。」

皮日休說：「黃將軍喜歡喝昌明綠茶？皮某倒喜歡顧渚所產紫筍茶。」

黃巢說：「顧渚所產紫筍茶當然名貴。有詩說：『天子初嘗陽羨茶』。又說：『千金難買顧渚春』。此地茶固然名貴，只是難得。」④

皮日休說：「我倒隨身帶有一些紫筍茶，是敝友陸龜蒙送的。」

黃巢忙問：「就是那位寫過『蓬萊有路教人到，應亦年年稅紫芝。』⑤頗有詩名的姑蘇陸龜蒙麼？」

皮日休點頭說：「正是他。他和你一樣多次進京考進士不第，卻在京中和皮某結成了詩友。他在顧渚山下種有幾畝茶園，年年收下新茶，總要托人帶些給我。」

皮日休說著叫老僕從箱篋中取出一包顧渚紫筍茶來，黃巢接過，讓左右立即拿去煎煮。

黃巢讓左右送柏枝去中軍後營曹氏夫人處暫歇，讓侍衛將老僕引下去另作款待，自己便和皮日休、黃

欽在中軍品茶敍談。

黃巢對皮日休說：「當今李儇昏庸，專事享樂遊戲，國事全部委任閹豎田令孜，幷尊其爲阿父，朝中小人當道，官吏貪酷，正直有才如公，而斥逐不予重用。九州六合，民怨鼎沸，海內俊傑，揭竿蠭起，李家天下危如累卵，旦夕傾覆。先生文章裡說得好：『後之王天下者，有不爲堯舜之行者，則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爲甚也。』先生就留在這裡，和黃巢一起，起關東飢民，扼李環之喉，捽李儇之首何如？」

說著，黃巢捧出帥印來，讓與皮日休說：「先生博學多才，宜爲義軍之長，請掛此印。」

皮日休連忙推辭說：「使不得，使不得，日休無德無才，如何能當此重任？」

黃欽也在一旁勸道：「二哥既然誠心相留，博士就留下來吧。」

皮日休長嘆一聲說：「日休爲唐臣，食祿尸位，不能致君堯舜上，只能坐視民扼其吭，捽其首，亦良可嘆也。然而，扼其吭，捽其首者，也只能是將軍和關東飢民。日休身爲朝廷命官，豈能參與其事？」

黃巢笑著說：「所謂朝廷命官，眼下也就只留得那紙貶謫告身。如若剛才我遲來一步，巡哨士卒將你箱篋中所藏告身燒了，毗陵邊鄙之地，誰還認你朝廷命官呢？」

皮日休也笑著回答說：「這也是老天照應，巡哨士卒雖然燒了我幾幅書帖，卻還未燒及我那敕命告身。如若把那告身燒了，我無法赴任，就只好在此飲劍盡節了。」

黃欽在一旁心中暗忖：「原來他箱篋中藏有朝廷告身，燒了它就無法前去上任了！」

黃巢想了想說：「先生囿於名分，不肯留在義營，黃巢也不相強。今晚在此留宿一宵，如執意要走，來日再送先生上路。」

「昌明綠」和「顧渚春」都煮到二遍，正是濃釅的時候。黃巢舉起杯盞說：

「喝茶，喝茶，剛才只顧說話，忘了品茶，豈不辜負了這天下名茗！」

入夜，就在黃巢寢居的地方，燃起一對酒盅粗細的明晃晃大燭，擺起一桌豐盛的酒宴。黃巢、曹氏夫人、丹霞，舉行家宴，爲皮日休和柏枝姑娘洗塵接風。柏枝姑娘卸去了男裝，裙衩粉黛前來赴宴，別有一番龜茲女兒的健美風韻。

黃巢舉杯說：「自從曹州西行，連年滴酒未敢沾唇。每日繞道潛行，實欲悄悄逼近伊闕，直叩東都，震動西京，爲蒙沂義軍接應。詎料途中得逢故人，欣喜過望，願共一醉。一來爲博士和柏枝姑娘洗塵接風，二來也爲他們有情人終成眷屬致賀。來來來，我們同乾一杯！」

皮日休和柏枝正舉酒欲飲，丹霞起立說：

「且慢，博士和柏枝姑娘今日應當喝交杯酒，以爲于飛⑥之慶。」

黃巢也說：「丹霞不提，我倒忘了。天下紛擾，日休兄又在貶遷途中，雖然無暇舉行大禮，然而這交杯酒還是不能不喝的。」

柏枝嬌羞不語，皮日休卻連連推辭。最後，實在卻不過黃巢夫婦的攛掇，只好各將自己杯中酒呷了一口，然後交杯飲盡，以爲定情之酒。

席上，黃巢想起三年前「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的時節，與皮日休京師相遇，隨即國門訣別，以至如今，時勢變遷，恍如隔世，不覺慷慨賦詩，吟出一首古風來：

金風飈秋節，
玉露凋晚林。

此夕窮途士，
慷慨獨沾襟。
沾襟何所爲？
悵然念古今。
盜跖古傳名，
陳涉本佣耕。
樊崇起綠林，
張角裹黃巾。
要學眞男子，
蒼龍際風雲。

丹霞於席間戎裝歌黃巢詩，音節淸亮，有變徵、變宮⑦之音。曹氏夫人和柏枝依歌而和，黃巢在一旁撫劍擊節。皮日休停杯凝聽，泣下數行，感慨不已。

就在這時，只聽得窗外劍鳴風嘯，窗紙簌簌，窗櫺震動，滿座爲之驚悚失色。

黃巢推窗而望，只見窗前月下，一條大漢赤膊仗劍，奮臂而舞，瞠目立眉，面有慍色。皮日休正在疑懼之間，黃巢招呼那大漢說：

「孟楷月下舞劍，一定乾渴，進來共飲一杯。」

孟楷也不推辭，仗劍走進中堂。士卒斟酒奉上，孟楷接過大觥，立地喝了三杯。黃巢笑著說：

「孟楷賢弟，再舞劍一通，以助酒興，何如？」

孟楷借著酒勁把劍在膝上一磕，折為兩段，丟在地上，憤憤地說：

「恥為千夫長，不如一書生，要劍何用！」

黃巢大驚說：「兄弟何出此言？」

孟楷說：「大哥自曹州西行，遍戒軍營不許飲酒，弟兄們沿途征戰多建奇功，并未得到滴酒犒勞。今天大哥不過遇見一個長安來的讀書人，萍水相逢，待為上賓。中夜設宴款待，又飲又歌，情逾手足。大哥把我們這些隨同征戰的兄弟，置於何地？這不是彩筆有神，寶劍無用嗎!?」

黃巢哈哈笑著說：「孟楷兄弟原來是為我看重一個書生而不平。可你知道，沒有書生也是成不了大事的。項羽不用范增，兵敗垓下、自刎烏江。劉邦擢用子房，故能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要講勇武，項羽力能扛鼎，馬有烏騅名驥，自詡『力拔山兮氣蓋世』，堪稱舉世無匹。然而光憑勇武，卒不能定天下。故自古有文事者，必須以武略濟之，而有武略者，亦必須以文事輔之。文事雖佳，武略不足，或武略有餘，文事不足，都不足以定天下。」

一席話說得孟楷緘口無言。黃巢又問：

「你知道這個長安來的書生是誰嗎？」

孟楷瞠目不能對。黃巢激情地站起來說：

「這位書生也非一個普通的讀書人，他是當今海內知名的大詩人，我常常向你們提起的，太常博士、鹿門子皮日休先生。就是他仗義掩護，使我在長安逃脫了朝廷的追捕。也正是皮先生號召天下人，君有暴行，就揪住他的頭髮，掐住他的脖子，斥逐他。皮先生仗義直言，所以不能見容於當政的小人，而被貶謫出京，到吳地去當一個小小的地方官……」

不等黃巢說完，孟楷驚喜地瞪著皮日休說：「先生就是皮博士!?常聽黃巢大哥談起先生高行大才，早

欲一見，不想今天不期而遇。適才小弟無知，多所冒犯，請博士原諒我這粗魯漢子。」

孟楷說罷，就要叩頭謝罪。

皮日休連忙攔住說：「快別如此，不知者不爲罪嘛。孟將軍如此勇武，又如此豪爽，可欽可敬，可欽可敬。」

孟楷從刀架上掣下一把長劍說：「既是故人相逢，有酒不可無樂舞，願爲皮博士以劍舞助興，請丹霞爲我和歌。」

孟楷揮動長劍，大堂裡立刻一片刀光劍影，迅急如疾風，熠耀如雷電。

丹霞戎裝玉立，一派巾幗英雄的氣概。她自到黃巢軍營之後，在戰利喜慶之時，於征途疲乏之際，也常常唱歌。有時應義軍將士的請求而唱，有時情不自禁地，喜之於懷，發之於聲。她的歌能增添喜慶的氣氛，也能給人鼓舞，使人產生戰勝困難的力量。從她唱歌以來，只知道黃金白璧買歌笑，只知道歌舞是供王公貴胄賞心悅目的東西。而現在，她驚喜地發現，歌原來和劍一樣，也能夠成爲戰鬥的利器，同樣爲軍營征人所需要。從此，她的歌喉更加明麗，更加圓潤，更加響亮了。你看，她迎著熠熠的劍光，又唱起了深沉、慷慨的劍歌：

百煉青爐劍，
屠奸血未乾。
秋波明夜月，
素練帶寒霜。
壯志期何日？

彈匣泣數行。
颯颯龍虎嘯，
志士熱中腸。

皮日休在長安的酒樓歌肆間看過不少的歌舞，耳畔還時時縈繞著黃鸝哀怨柔婉的歌聲，他卻萬難想到，一個年輕秀美的女子，能綽起銅響板，唱出如此豪放的歌。眼前的丹霞，幻化成千里外深宮裡的黃鸝。呵，什麼時候，他能像孟楷一樣，「手提瀚海冰三尺，掃除浮世不平事。」而黃鸝也能像丹霞一樣，爲他改換歌喉，慷慨地唱一支〈劍歌〉呢？……

然而，幻象很快消失，他又回到了眼前的現實處境：無辜株連，橫遭貶逐；深宮裡的黃鸝，看來此生更是相見無因……可是，這一切他都只能逆來順受，隱忍於心。即算橫遭貶逐，畢竟還是守土之臣，那犯上作亂的事，是想都不該想的呵。

酒宴直到夜闌方散。黃巢已爲皮日休和柏枝準備好寢居之室，宴後，便命左右秉燭送他們安歇。柏枝隨皮日休出京以來，一路上只以主僮相處，以掩人耳目，求得旅途平安。今夜才是兩人第一次在一處寢宿。命途多故，使他們不能如梁鴻、孟光，舉案齊眉⑨，只能效司馬相如、卓文君，夜奔求偶⑧。而這種歷經磨難的結合，也使得他們更加恩愛情深。

第二天一早，皮日休便到中軍辭別，要上路南行。黃巢再三挽留，皮日休去意甚堅，不肯羈留。黃巢不便相強，置辦千金相送，以報長安贈金之德。而皮日休只取足旅途糜費之數，多的堅不肯受。

來時的一匹駑馬已被巡哨士卒殺吃了，黃巢另贈他們三匹駿馬。俾能一人一騎趕路。

老僕見有三匹好馬馱物、代步，再不用你推我讓，心裡十分高興，忙去中軍取昨晚暫放那裡的行囊、

箱篋。去不一會兒，老僕單手拎著內裝日用衣物的行囊來了。他把行囊朝馬背上一擱，卻問皮日休：

「大人，晚上你用過箱篋嗎？」

皮日休正和黃巢站在路邊話別，回答說：

「晚上并未用過箱篋。」

老僕詫異地說：「那麼，箱篋怎麼不見了？」

皮日休不以爲意說：「箱篋放在中軍，如何會不見？再去細細找找。」

黃巢也笑著說：「東西放在我的中軍帳裡，比放在長安大明宮金鑾殿內還穩妥。也許挪動了一下位置，不會不見。」

說罷，黃巢派身邊一名侍衛，和老僕一起去中軍取箱篋。去不多時，老僕和侍衛雙雙出來，都說，找遍了中軍帳的每個角落，也沒有見到箱篋的影子。

皮日休這才著了急，兩眼發直，搓著手說：

「這事如何是好！」

聽說皮日休要上路南行，諸將都到中軍轅門前來送行。不料正要上路，卻生出這麼一段波折。

朱溫見黃巢把皮日休這麼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讀書人奉爲上賓，夜間在中軍帳酒宴歌舞殷勤款待，心裡早已不快，現在見皮日休爲了一個小小的箱篋，急成那副模樣，更是暗暗嗤笑，口裡揶揄說：

「博士大才，胸中能裝天下，怎麼卻放不下一個小小的箱篋？我們是一夥要搶李家天下的竊國大盜，卻不是偷財盜物的小賊，不會要你一個裝書的箱子。你放心去毗陵上任好了，以後找到箱子，再派專人給你送去就是。即算真的不見了，也不必這樣惶急，你箱裡的卷帙、書帖，值錢多少，估個價來，就是千貫、萬貫，義軍也是賠得起的。博士以爲如何？」

皮日休正色說：「朱將軍爲何這樣說話？義軍宏旨，皮某難道不知，怎麼會視義軍將士爲偷財盜物的小賊？箱中卷帙、書帖，價值多少，不必計較，只是我一生別無所好，只此一點心愛之物，丟了可惜。這些都擱下不論，至關重要的是箱篋中有皇帝御賜的敕旨告身，把那丟了，叫皮某如何去毗陵赴任？朝廷要是查究起違旨的罪責來，皮某又如何擔當得起？」

黃欽站在人叢中，一直暗暗注視著皮日休的言談神態，現在聽他說出心中隱情，連忙上前勸解說：

「博士原來爲那一紙告身著急，皮先生也太把李儇的狗屁敕旨看重了！以博士大才，貶到毗陵邊遠地方去當一個芝麻大的副使，那樣的狗敕旨早該撕碎丟到茅坑裡。如今那告身不見了，正好，博士索性留在我們義軍營裡當個軍師，比去毗陵遭貶受氣強得多！」

皮日休當年在《皮子文藪》裡說過一些十分激憤的話，甚至主張黜逐、誅戮無道昏君，以謝天下，然而，那只不過是譏刺李朝，使君王聞之，有所儆戒罷了。或者說，那是有感於李唐朝政日益腐敗，人民顛沛流離，終不免有朝一日要唱〈黍離〉、〈麥秀〉之歌⑩，而作的憂憤的預言。但是，身爲帝臣，備受皇恩，食君之祿，就應該以王佐自任。在這紀綱不振，敎化不行，民不聊生的末代，帝臣王佐當輔助君王內安百姓，外撫四夷，勛加於王室，澤布於天下，使國有泰山之安，君享無疆之福，因而功垂金石，名播千秋。他絕沒有寄身草莽，稱兵作亂的想法。當然，他也認爲黃巢不同於一般的草莽英雄，可是，官逼民反尚能說得過去，而君臣之倫卻不能亂。

皮日休抱定這樣一個宗旨，所以覺得衆將領的話越說越不中聽，他長嘆一聲說：

「看來有人要陷皮某於不忠不義。犬馬之命可盡，忠義之節難泯，皮某只好飲劍以明心跡了。」

皮日休說罷，從旁邊士卒身上扯了一把佩刀，就要自刎。黃巢連忙上前將他抱住，奪過刀擲於地說：

「博士是胸有城府的人，如何爲這點小事尋此短見？」

柏枝這時又換上了書僮裝束，顧不得周圍人多，撲到皮日休身上，哭著說：「大人，有事可以和黃將軍慢慢商議，萬萬不可自尋短見。你要有個差池，我也活不下去了。」

皮日休看見柏枝那副傷心、驚恐的樣子，心中十分不忍，心腸不覺軟了。

老僕也上前去，老淚縱橫地說：「大人，這事都怨我，是我沒有把箱篋隨身帶著，保護好。要殺，就殺我吧！到了毗陵，我自去投官，請朝廷治我的罪，此事不怪大人。」

黃巢站在一旁，看著這一切，好不氣惱。他雖然極盼皮日休留在義營，贊劃軍機，共討李唐，然而，強制、裹挾的事，他是不願意做的，特別對摯友皮日休，更不能這樣做。

他心裡又好生蹊蹺：放在中軍營的箱篋，如何會不翼而飛？此事定非外人所爲，可是，誰會瞞著主將幹這種事情呢？此人盜走箱篋又是何居心，是貪圖那一箱名貴的書帖、卷帙呢，還是另有打算？

由此又想到，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自己平日治軍不嚴。應該借這個機會，把鬆弛的軍紀好好整飭一番。想到這裡，黃巢既像安慰皮日休，又像向衆將士發話說：

「箱篋既在中軍失落，此事定非外人所爲。我要集合三軍，人人查究，誓把它弄個水落石出！」

黃欽見皮日休爲箱篋的事情著急，一旁勸解了一番，滿心指望他死了去毗陵的心，就此留下。誰想勸解未成，反火上加油，皮日休竟要拔劍自刎，事情越鬧越大，心頭不禁有點忐忑不安。

昨天，黃欽去找曹氏夫人和丹霞補箭袋，在中軍轅門前遇見黃巢引了皮日休來。隨後，在中軍品茶的時候，又聽黃巢打趣地對皮日休說：

「如若我遲來一步，巡哨士卒將你箱篋中所藏敕旨告身燒了，毗陵邊鄙之地，誰還認你朝廷命官呢？」

當時，黃欽心裡暗喜：「原來他箱篋中藏有朝廷告身，失了它就無法前去上任！」

晚上，黃巢夫婦設家宴款待皮日休和柏枝的時候，黃欽便一人悄悄進中軍轅門去。守衛士卒知道黃欽

是黃巢的愛弟，不敢阻攔，也根本沒有留意他的行動。這樣，他便乘間從中軍轅門提出了皮日休的箱篋。那時，他還暗暗得意自己的行動，以為一則遂了二哥挽留皮日休的心願，二則也免得皮日休長途顛簸，到邊鄙地方去受折磨。

想不到現在惹得皮日休尋死覓活，叫他心裡十分作難。不過，黃欽還指望皮日休能回心轉意，特別是柏枝和老僕一旁哭勸，十分動情，黃欽更相信事情會有轉機。

誰想，這事卻觸怒了黃巢，而且聲言「要集合三軍，人人查究，誓把它弄個水落石出！」他知道二哥的秉性，什麼事情都是說到做到，自從做了義軍的首領之後，更是言必有信，不肯馬虎。要是真的人人查究起來，一定很快能查明他偷取箱篋之事。而為了這事驚動三軍，罪責也不小。黃欽畢竟年輕，偷取箱篋時并沒有想到這些後果，現在聽了黃巢一番嚴厲的話，不禁嚇得面色灰白，覺得這事再也不能隱瞞了。他上前含笑說：

「皮博士，你不要空著急。箱篋是我昨晚上取走的，敕旨告身我替你收藏著呢。我也并無什麼歹意，只想把博士留在義軍營寨裡。事先沒有和博士商量，讓你虛驚一場，請博士不怪。」

箱篋失盜之事出在中軍轅門，已使黃巢著惱，竟想不到這事還是自己的弟弟幹的！他氣上加氣，臉色鐵青，咬牙恨恨地斥責黃欽說：

「畜生，你膽生大妄為，做的好事，可知道罪責！你如此胡作非為，也是要陷我於不義，叫天下英雄唾罵：黃巢不是堂堂正正、坦坦蕩蕩的好男子，居然縱容兄弟以此卑劣手段挾迫摯友參加義軍。此為罪責之一。你壞我義軍軍紀，私進中軍轅門盜篋取物，此為罪責之二。憑這兩條罪責，今天定要依法嚴懲！」

說到這裡，黃巢一揮手，喝令左右：

「侍衛，將這小畜生捆綁起來，推出斬首！」

左右侍衛聽說要捆綁黃欽，推出斬首，都感到很突然。心裡揣測，黃巢將軍也許是一時惱怒，說的氣話，你望著我，我望著你，不肯上前動手。

黃巢見左右不肯動手，氣得臉色都變了，手握劍柄，對左右厲聲喝道：

「你們不肯動手，我先斬了你們這些不執行軍令的士卒！」

左右侍衛開始只當黃巢是唱戲的吹鬍子——假生氣，現在見他動了真怒，哪裡還敢怠慢，立即上前，先下了黃欽身上的劍，然後將他雙手反剪，捆縛起來。

黃欽開始說明箱篋是他取走的，臉上還笑嘻嘻。他覺得自己是光明正大的，爲了義軍好，也爲了皮日休好。這不過是開了個小小的玩笑，小時候鄉親鄰里之間不是常鬧這種玩笑嗎？把東西藏匿起來，讓對方急一陣，找一陣，再還給他。事後，大家一笑，誰也不計較誰。現在，也不過是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罷了，誰能要他那箱篋，誰能懷什麼歹意。可是，皮日休竟把玩笑當了眞。那麼，玩笑不開了，箱篋還給他，讓他上路去毗陵就是了，還有什麼大不了的呢？在黃欽還比較幼稚的心靈裡，把這件事看得過於簡單了。

進知道事情一說明，黃巢就大發雷霆，面容那樣嚴厲，黃欽幾乎不敢認，這就是平日十分親近的二哥？

黃欽開始還有些驚恐，然而，很快就鎮靜下來了，這兩年他隨軍征戰，也見過一些刀光血影的場面。他聽黃巢說到「義」字，說到軍紀，才知道自己大大地錯了，這跟小時候鄉鄰間你藏我的東西，我藏你的東西，那種玩笑不一樣。可是，他覺得問心無愧，自己不過是好心辦錯事。要殺要斬由你辦吧，現在你已經不是「二哥」，你是聲威赫赫的義軍首領。

想到這裡，黃欽臉上一掃驚悸不安的面容。他年紀不大，志氣不小，死，要死得堂堂正正，不要讓義軍將士們以爲黃欽是個膽小的怕死鬼。他神情坦然，抬起頭來，既不告饒、求情，也不羞愧、畏怯，不等左右侍衛推他，便邁開腳步朝轅門前面開闊的曠野走去。

衆將領都被這突如其來的場面驚呆了。黃巢軍紀嚴明，執法不阿，使他們佩服；黃欽人小志大，敢作敢當，使他們感動。然而，情勢急迫，救人要緊，容不得他們細想品評，紛紛跪倒在黃巢面前，求情說：

「念黃欽年輕無知，又是初犯，請黃巢大哥恕他死罪。」

黃巢盛怒未息，哪裡肯聽衆將求情？掉頭不顧說：

「衆將休要多言。常言道：『人心似鐵，官法如爐』。今天饒過了他，異日誰還畏懼軍法!?」

黃巢要斬幼弟黃欽的消息，傳到中軍後營，驚動了曹氏夫人，她急急忙忙趕到中軍轅門前來。衆將領士卒見曹氏夫人趕來了，繃緊的心弦稍稍鬆弛了一點，大家想，也許曹氏夫人能勸轉黃巢。

曹氏夫人趕到中軍轅門前，嬌喘未定，就對黃巢說：

「巨天，你不能這樣對待小弟！……」

兩句話沒有說完，眼淚已經如斷線的珍珠，撲簌簌落了下來。接著，她哽咽地說：

「父母去世之後，他年紀幼小，你親眼見他多麼艱難地長大至今。而今你是長兄，常言說：長兄如父。他年幼無知，闖下什麼禍來，你有責任教訓他。不教而誅，不是做父兄之道。你快傳令侍衛，立即將小弟帶回中軍。只要免了他的極刑，任你怎樣處罰教訓他都成。」

黃巢臉色仍無半點緩解，他說：「夫人，你不要動我以私情，今天的事，關係義軍軍法，我身爲三軍主帥，豈可徇私枉法！夫人不必多言，請回後營歇息去吧。」

黃巢接著喝令左右：「前去知照刀斧手，立即行刑，不得拖延！」

一個侍衛飛騎馳向刑場傳令，刀斧手接到黃巢的行刑命令，將黃欽推到刑場中間，四周刀斧手嚴密把定。一個行刑手霍地拔出明晃晃的大刀，向刑場中間走去……

中軍轅門前，衆將領掩面不忍相看，人人斂聲屏息，四周一片靜寂。這時，可以聽到人叢中有輕輕的

唏噓聲。

行刑手走到雙手緊縛，跪倒在刑場中央的黃欽身邊，將手中明晃晃的大刀架在他頸子上。刑場上行刑官拖長聲音高聲喊道：

「行——」

就在這時，中軍轅門前一個聲音高喊：

「慢——」

一聽到有人喊「慢」，行刑官口中那個「刑」字，也就從喉管中嚥下去了，行刑手也立即從黃欽頸上拿下了大刀。其實，他們又何嘗忍心執刑呢？

衆人回頭一看，高聲喊「慢」，制止行刑，是當事人之一皮日休。

皮日休聽黃欽說明他昨晚漏夜取走箱篋的經過，以及私取箱篋的用意，胸懷也漸釋然。心想，既然如此，還我箱篋、敕旨告身，也就罷了。他不願深究此事，只想盡快上路。

誰料，情況說明，事情并未就此了結，反越鬧越大，惹得黃巢盛怒，執意按軍法從事，要斬幼弟黃欽。黃巢義重如山，治軍嚴明，執法不阿；黃欽雖然年輕莽撞，但敢作敢當，有丈夫氣概；這些皮日休都一一看在眼裡。他和衆將領一樣，深深欽佩黃巢昆仲的人品。

開始，他覺得這是義軍內部整飭軍紀的事情，自己不便插言，以後，見諸將求情，曹氏夫人勸解，全都無效，黃巢執意要斬黃欽，執法士卒就要行刑，事情迫在眉睫，再不能緘口不言了，這才高喊了一聲「慢——」

皮日休從趺坐的地方翻身站起，急步走到黃巢跟前說：「黃將軍，黃欽小將既已主動把事情說明，也就罷了。你不能因爲我的緣故，自傷昆仲。」

黃巢說：「博士，黃巢是按仁義二字，按義軍軍法行事，并不全是爲博士的緣故。」

皮日休為難地說：「事情是皮某引起的，如果將軍定要將令弟執法，豈不也要叫天下人唾罵皮某不義嗎？請黃將軍恕了小將軍死罪，從輕發落。」

柏枝見黃巢要斬幼弟黃欽，心中十分不忍，見皮日休說了話，她也走上前去，滿臉憂戚，十分懇切地說：

「黃將軍，我求求你，一定不能傷害小將黃欽。要是為了一個小小的箱篋，傷了小將黃欽的生命，我們一輩子心裡不得安寧。黃將軍，念長安市上我們曾為您盡棉薄之力，您賞個面子，准了我這個小小的請求吧。」

說完，柏枝明亮的大眼睛裡滾下幾滴清淚來。

這時，一直跪地求情，不肯起來的衆將領，一齊再次請求：

「請黃巢大哥恕了小將黃欽死罪，從輕發落。」

皮日休的一番話，特別是柏枝姑娘詞意懇切的請求，使黃巢不能不加考慮。對黃欽繩以軍法，固然刑出有名，於整飭義軍軍紀也至為需要，然而從皮日休、柏枝的地位，設身處地想想，此事如處置過分，也的確會使他們負疚、難堪。黃巢思前想後，沉吟半晌，才稍稍緩解地說：

「既然如此，只好循大家之請，饒他死罪。死罪雖免，活罪難饒，先責打三十軍棍，然後罰他與士卒一同食宿操練，戴罪立功。」

黃欽被行刑士卒按倒，打了三十軍棍。士卒憐惜黃欽，并未發力重打；黃欽熬住疼痛，也沒有一聲叫喚。打過三十軍棍，才由人扶到軍營中去安歇將息。

黃巢責罰了黃欽，立即派人從黃欽營中取回皮日休的箱篋，然後送客人上路。

箱篋、敕旨告身完好無損，黃欽違犯軍紀的事情處理適當，皮日休、柏枝的心境重新開朗。

黃巢送皮日休走上南去吳越的大路。路旁田野裡、山坡上野菊花金黃金黃的，像星星點綴藍天一樣，裝飾著廣闊的原野。秋風吹過，隨風俯仰，又像星星在閃爍、眨眼。

看著一年一度迎著秋風開放的菊花，皮日休不無感慨，執黃巢的手說：

「灞陵一別，倏忽三年。〈咏菊〉贈詩，常縈腦際。日休常思，兄非籬間燕雀，定有一飛沖天之時，而今果然。今日中原握別，又值仲秋，故人已作千軍帥，菊花正傍戰場開。人事變遷，感慨萬千。」

黃巢問：「倚天長劍在手，中原逐鹿⑪正急，先生何以教我？」

皮日休謙遜地說：「一介書生，紙上談兵，何益於事？」

黃巢求問再三。皮日休說：「皮某愚見，取天下先取民心，得民猶如得土。義軍到處，不擾民；義軍舉措，求利民，天下自然歸心。」

黃巢頻頻點頭說：「古今至理，古今至理。」

臨別，皮日休深情地說：「『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故人善自珍重。」

黃巢豪爽地說：「射日自有后羿箭，柱國卻待棟樑材。先生此去，也多珍重。後會有期，他日還多有仰仗之處。」

皮日休作別黃巢，踏上南行的官道。黃巢駐馬高阜，目送皮日休漸行漸遠，慢慢消失在群峰層林之中。

黃巢送走皮日休，正要轉轡回營，忽然風捲塵頭，馬蹄噠噠，一個士卒飛馬直奔黃巢站立的高阜而來。馬到阜前，士卒漸漸勒住繮繩，減低馬速。

來到阜上，士卒翻身下馬，向黃巢報告：

「啓稟黃將軍，曹氏夫人請將軍急速回營。」

黃巢眉峰一聳：「什麼事情？」

「小將軍黃浩正在中軍門口和一個江湖賣藝的漢子鬥劍，定要見個高下。衆人勸阻不開，夫人怕有閃失，特派我來請將軍作速回營。」

長兄黃存去世之後，黃浩多得諸叔嬸顧恤。黃浩從小喜歡學習武藝，黃巢常親自點撥他。對這個聰明勇敢的孩子，黃巢十分喜愛，視如己出。聽了來人的報告，黃巢一則擔心黃浩年紀小有什麼閃失，二則懷疑那江湖藝人有來頭，怕是官軍偵採，於是，立即撥轉馬頭，一揮馬鞭，縱轡回營。

〔注釋〕

① 竟陵：縣名，在今湖北天門縣，陸羽生於此。傳說陸羽是個棄嬰，爲廟內和尚所拾，養大。現在天門縣還留有關於陸羽的勝跡，流傳著關於陸羽的傳說。

② 建州：今福建建甌縣。

③ 昌明：今四川江油縣南，產綠茶有名。「渴嘗一盞綠昌明」，爲白樂天詩。

④ 陽羨，唐縣名，在今江蘇宜興縣。顧渚山，在浙江長興縣西北，接江蘇宜興縣界。此處所產紫笋茶甚名貴，唐時以它入貢天子。《元和志》載：「貞元以後，歲進紫笋茶，役工三萬餘人，累月方畢。」

⑤ 這是陸龜蒙〈新沙〉詩中的兩句，全詩諷刺新起沙洲，即被官家知悉徵稅。這兩句詩是說：如果有路可以到蓬萊山的話，官家也會年年去向神仙徵收靈芝草稅。

⑥ 于飛：《左傳》：「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雄稱鳳，雌稱凰，雄雌比翼而飛，相和而鳴鏘鏘然。以後，用爲良匹好合之喻。

⑦ 變徵、變宮，是宮商角徵羽五音中間的兩個半音階，以其音程不穩定，古時以爲征伐變異之聲。

⑧ 梁鴻，男；孟光，女。東漢人，夫妻間一切如禮儀，光奉食，必把托盤高舉到眉間。以後以他們的故事喻夫婦間一切以禮儀相待。

⑨ 司馬相如，男；卓文君，女。漢朝人，二人都有文才。文君新寡，相如以琴聲挑逗，兩人遂相愛。然而未依正常禮儀，明媒正娶，而是文君夜奔相如，相如納之，終成美談。

⑩ 〈黍離〉、〈麥秀〉：〈黍離〉，《詩經》篇名，周室東遷，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憫周室的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麥秀〉，《史記．宋微子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以歌咏之。」這兩首詩都是傷亡國之作。

⑪ 逐鹿：鹿喻天下，逐鹿就是爭天下。《漢書．蒯通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一六

黃巢處置了黃欽，親自送皮日休上路。聚在中軍門口的諸將，各自散了回營。就在這時，中軍轅門前來了一夥賣藝的。他們敲響銅鑼，拉起一個場子，就表演起技藝來。

爲首的一個漢子，中等身材，精明幹練，兩目炯炯有神，他首先表演馬術。一個伴當模樣的人，趕著一匹駿馬繞場飛奔，那漢子飛步急追，迅速趕上奔馬，雙手拽住馬尾，縱身飛上馬背。漢子又騎馬奔馳幾圈，雖無鞍韉，然而騎得十分平穩，那身子就像粘在馬背上一樣。隨即雙手略按馬背，縱身跳起，立於奔馬之上。伴當擲上一面紅旗，漢子一手接過，高高擎起，馬奔人立旗揚，圍觀的人無不喝采。

那漢子收旗從馬背上跳下，伴當自去控馭奔馬。漢子對圍觀的衆人說：

「在下的馬術不足爲奇，天下能騎馬的人多得很。我這伴當還有一招絕技，那才是天下無雙。」

漢子回頭對那伴當說：「夥計，把你的繩技表演給諸位看看。」

說著，漢子從一個大布囊裡取出一根粗如小指的紅繩，扔給伴當。伴當接過，一口咬住紅繩一端，舉步飛奔。頃刻間那根二三丈長的紅繩在身後揚起一根直線，略無扭曲之處。那漢子喚起一隻小狗，小狗汪汪叫了兩聲，縱身躍起，咬住紅線的另一端，小狗懸空吊起，那紅繩仍然繃直如前，略無彎曲下墜之勢。那漢子又鞭著駿馬去追趕，駿馬盡力驅馳，然而繞場數圈，竟然追不上那平繩懸狗、急馳如飛的伴當。這時，觀者如堵，喝采之聲雷動。

大家看得正在興頭上，那漢子一聲唿哨，伴當駐步，紅繩曳地，小狗奔回他腳邊撒歡，駿馬停馳。那漢子對伴當說：

「人道：『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我們空學了一身本領，卻只能拿它混飯吃。人窮志短，馬瘦毛

長。到如此地步也顧不得許多了，夥計，還是求看官賞幾個飯食錢吧。」

件當果然托出一個漆盤，沿圈走了一轉，求看官賞錢。誰知看客面面相覷，卻沒有一個往盤裡丟錢的。

漢子冷笑一聲，發話說：「向聞中原地面人物薈萃，竟然沒有一個俊傑豪爽的人，仗義疏財。」

這時，人叢裡走出一員小將，年約十四五歲，他便是黃巢的侄兒黃浩。比兩年前，他長高了不少，顯得少年英俊。他手提三尺玉龍劍，把劍梢朝那漢子一指說：

「你這漢子好大膽，仗著這點小技藝就敢到軍營門口賣弄騙錢，須知，我們軍營本領高強的人，多如牛毛。男子漢不會使槍舞劍，弄這種賣笑小技，也不識羞。」

幾個士卒也上前喝道：「你這人還算是走江湖的，也不識時務。軍營前哪是你賣藝的地方？不收拾攤子快走，還敢多耽擱討賞錢。觸怒了我們小將軍，只怕你性命難保。」

可是，那漢子既不畏怯，也不動氣，卻笑著走近黃浩說：

「原來是位小將軍，在下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小將軍剛才說到使槍舞劍，在下也略知一二。小將軍如若喜歡舞劍，我願奉陪幾個回合。」

黃浩聽那漢子挑戰似地要和他鬥劍，不覺大怒，早把平日黃巢和曹氏夫人要他遇事不要少年使性的告誡，丟到九霄雲外去了，倏地掣劍在手，使出一個招式，迎著那漢子說：

「來，來，來，有膽量的，和俺鬥幾個回合！」

那漢子卻不急不忙地說：「且慢，願聞小將軍尊姓大名，以便領教劍術。」

黃浩抖著劍，不耐煩地說：「早說出俺的大名，唬得你手中拿不住劍了。你既口出大言，等你贏得俺手裡這口劍，再告訴你姓名不遲。你若贏不得俺手裡的劍，趁早收拾快走，不須問俺姓名，免得說出來污了俺的姓字。」

那漢子見黃浩執意不肯通報姓名，不再多問，也從腰間拔出一柄寒光閃閃的利劍來，拱拱手說：

「那就告罪了。」

兩人就在場子上，一來一往，鬥起劍來。

黃浩和那漢子交手幾個回合，覺得他劍術不凡，斷定他不是一般走江湖，使花劍，賣藝賺錢的人，確信這是一個官軍派來打探軍情的密探。於是，黃浩渾身暗暗使勁，手中的一口劍更加神出鬼沒。他要當場戳翻這個行跡可疑的人，然後叫士卒一索捆了，提進中軍營去，交叔叔們慢慢審問。

那漢子呢，開始想打聽小將姓名，以便判斷他們究竟是支什麼隊伍。而小將緘口不說名諱，卻要贏他手中這柄劍，逼得漢子只好和他周旋。最初，漢子欺他年紀小，劍法上有些鬆懈；可是，不幾個回合，小將加緊了攻勢，劍法凌厲，步步緊逼，漢子心裡暗暗吃驚，手頭也不敢怠慢了。

黃巢得到士卒的傳報，鞭著烏龍駒，星馳回營。林言和幾個侍衛策馬在身後緊緊跟隨。將近軍營，人們遠遠聽到馬蹄聲，還未見人，就一齊呼喊起來：

「黃將軍回營了！」

原來，烏龍駒蹄聲特別，四蹄輪番點地，中間時差極微，遠遠聽來，蹄聲格外清脆，四蹄渾如一聲。馬蹄一點地，馬身即便凌空彈起，縱身遠馳。由於著地時間只一剎那，遠看，烏龍駒就像足不踐地，在空中連續飛馳。

烏龍駒也真是神速，眾人剛聽到馬蹄聲，戰馬已經飛馳到面前。

賣藝的漢子聽到眾人喊，黃將軍回營了，嗖地跳出圈子，收住劍說：

「且慢，讓我看看是哪位黃將軍？」

等到烏龍駒馱著黃巢來到跟前，那漢子撇下黃浩，來到黃巢馬前，納頭便拜，口裡說：

「原來是黃巢將軍，叫小弟尋覓得好苦！」

黃巢定眼一看，認出那漢子，又驚又喜，連忙下馬將他扶起說：

「原來是尙讓將軍，爲何隻身來到這裡，和小兒鬥劍？」

尙讓將軍嘆了口氣說：「唉，一言難盡——」

不等尙讓把話說完，那邊黃浩猶自餘勇可賈，提著劍雄赳赳地走過來，對黃巢說：

「叔叔，這賣藝的漢子來歷蹊蹺，在軍營門口拉場子，想打探虛實。我正要一劍戳翻他，讓士卒們把他捆了，帶回營去細細審問，叔叔怎麼倒和這漢子親熱地拉起話來了呢？」

黃巢喝道：「小孩子家，說話不得輕狂無禮，快過來見過尙讓叔叔。」

黃浩從黃巢和曹氏夫人口中早聽過尙讓的名字，而且知道這是一位正直勇武的好叔叔，只是沒有見過面。他不相信這位好叔叔會從千里之外的沂州城，突然來到眼前。他瞪著驚愕的眼睛，把尙讓上上下下，仔細打量了一番，搖著頭說：

「不信，不信。尙讓叔叔不是跟著王仙芝伯伯在沂州城下打仗嗎，怎麼會突然跑到這裡來呢？這漢子明明是賣藝的江湖人嘛。」

說話間，林言帶了幾名侍衛趕來了。林言曾隨黃巢去王仙芝營寨，見過尙讓，所以認得。他見黃巢正和尙讓說話，連忙下馬上前叩見，同時也奇怪地問：

「尙讓叔叔，什麼時候由沂州過來的，那邊的戰況究竟怎樣？」

尙讓還沒來得及回話，黃浩忙將林言拉到一邊，悄悄地問：

「林言哥，這位賣藝的漢子眞是尙讓叔叔嗎？」

林言莫名其妙地說：「什麼賣藝的漢子，尙讓叔叔就是尙讓叔叔嘛，還能有假？」

尙讓見黃浩那孩子還在疑神疑鬼，笑著說：「我是從沂州來，特地要找黃巢將軍的。走江湖賣藝，不過是爲避官軍耳目，裝的幌子。我沿途尋訪，走了月餘，沒有得到你們的確信。來到這裡，見有一支軍隊，卻無旗號標誌，我便故意到軍營前拉場子賣藝，想驚動中軍，引出一位將軍來，看看是不是義軍隊伍。誰知最先出來的卻是一位不相識的小將軍，又不肯通姓名，卻硬要鬥劍先拚個輸贏。」

黃浩見他確是尙讓，這才略帶羞愧地上前叩見。

尙讓高興地拉著黃浩的手說：「好一員小虎將，有這麼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氣概，將來定是黃家的千里駒。」

黃巢卻不露聲色，只是說：「不要多誇獎了，他還是個乳臭未乾的孩子呢，還要好好磨練，才能成器。」接著，黃巢把尙讓往中軍營請，說：「走，到中軍去，這裡不是說話的地方。」

黃巢引尙讓到設在一家宗祠內的中軍營裡坐定，摒退左右，然後急迫地問：

「沂州一戰情況究竟怎樣，王將軍和衆位將領下落如何？」

尙讓備細說了，沂州一戰中了宋威奸計，義軍全軍覆沒，王仙芝和幾位部將輕騎間道逃脫的情況。又談到，王仙芝沂州兵敗之後，十分懊喪，痛不欲生。在此情況下，有人主張潛回濮州，再聚義兵，重振旗鼓。尙讓力排衆議，堅決主張西出黃淮，找黃巢義軍，兩家合兵一處。他幷且自願爲前導，擔負找尋黃巢義軍的任務。昨天到離此不遠的一個小鎭歇馬，發現這邊有一支軍隊活動不知究竟是什麼隊伍，所以化裝成江湖藝人前來探個虛實。

黃巢聽了，嘆息說：「王大哥不聽勸告，驕兵輕敵，致有今日之敗。」又問：

「你們現在還剩多少人馬？」

「不瞞大哥說，沂州兵敗之時，只有部分將領和隨從侍衛數十人間道逃出。以後，沿途收拾散卒和吸收飢民參加義軍，現在也不過數百人，而且兵器不全，馬匹極少。王將軍正擔心黃將軍肯否相納呢？」

黃巢正色，大義凜然地說：「我們是一同起事的兄弟，患難同當，生死與共。更何況王大哥是『海內諸豪都統』，小弟隊伍理應受他節制，哪有不肯相納之理？各種議論、打算，都是下策，只有賢弟力排衆議的高見，才是上策。強敵當前，各路義軍只有捐棄前嫌，精誠合作，才有指望長足發展。

「尙將軍回去告訴王大將軍，黃巢立即通知全軍歇馬三天，騰出營盤，準備給養，恭迎王大哥。等王大哥來營，然後一起計議，再振軍威，重創官軍，一雪沂州城下之辱，傾覆李唐天下。」

尙讓聽了，無比激動地說：「黃大哥肝膽照人，不愧大將風度，尙讓欽仰不已。我回營一定帶去將軍深情厚誼，勸王大哥齊心協力，共討李唐。」

黃巢一面讓侍衛傳令各營停止前進，繼續在此駐紮；一面留尙讓在營裡歇息，準備晚上略備杯饌，爲他洗塵，然後，明天一早送他上路，回營覆話。

尙讓哪裡肯留，軍情火急，堅持要行。

黃巢見留他不住，桌上取過一壺酒，親自斟了三杯，爲他送行。尙讓也不推辭，端起酒盅，一連乾了三杯，然後告別而行。

可是，尙讓一腳剛剛跨出門檻，黃巢又把他喚住：

「尙二將軍，且慢！」

尙讓回轉身來，問：「大哥還有什麼吩咐？」

黃巢說：「你就這樣獨自空手回營，王仙芝大哥面前覆得了命嗎？」

尙讓這才猛然想起，王仙芝是一個多疑的人，就這樣獨自空手回營，口頭覆命，很難使王仙芝相信黃巢的眞誠，而貿然率衆前來。想到這裡，不禁心頭犯難，腳步遲滯了。

黃巢沉思了一下，說：「這樣吧，派黃鄴和你一起去，專程迎接王仙芝將軍來營。」

尙讓聽了，十分高興，心想，黃鄴是黃巢的親兄弟，派他前去迎接，王仙芝一定信得過。連忙首肯。

黃巢立即派侍衛去請了黃鄴來，和尙讓見過，黃巢還當面給黃鄴交代了任務。

黃鄴聽說要派他去迎接王仙芝來營，面有難色，推辭說：

「二哥，你是知道的，我這人拙嘴笨腮，不會說話，只怕辦不好這事，請不來王仙芝將軍。你讓我攻城效死，籌款籌糧，做點出力氣的事情好了。這搖唇鼓舌的事，讓辦事靈活，善於辭令的人去吧。」

黃巢笑著說：「今天這件事就得派你這種實心人去才辦得成，太靈活的人，王仙芝將軍只怕還信不過呢。」

尙讓也在一旁贊同說：「將軍昆仲中，誰不聞黃鄴哥忠厚信實？黃鄴哥前去，仙芝大哥一定不多猶疑，此事必諧。」

黃鄴知道了哥哥的意圖，也就不再推辭，備了馬，帶上隨從，就和尙讓一起出發。

尙讓和黃鄴走後，黃巢一面騰出最好的房子、篷帳，準備豐足的給養，以待王仙芝所率義軍到來；一面又傳令準備酒宴、喜樂，爲王仙芝和衆將領接風、洗塵，歡慶兩支義軍會合。曹州西行以來的年餘時間裡，黃巢的軍隊沿途沒有打過州縣，大部份時間在伏牛山脈裡轉，全靠打土豪籌糧籌款，所以生活比較清苦。趁這個機會，也給全體義軍將士改善下生活，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新的戰鬥。

尙讓領著黃鄴一起來到王仙芝歇馬的地方。王仙芝見了二人，心情十分複雜。他一方面爲找到了黃巢

的隊伍而高興，因爲對付官軍的追捕，從此有了一支重要的依傍力量。一則心中疑懼，暗想：此去與黃巢合兵，自己兵微將寡，豈不成了寄人籬下，將來反受制於人？

見王仙芝面色猶豫，尙讓一旁極力勸說。忠厚信實的黃鄴雖然平日語言不多，此時卻一再陳詞，備言哥哥黃巢傾心相待的至誠。聽了尙讓和黃鄴的勸邀，王仙芝心裡活動了，當面也就應承：第二天拔營而起，全部人馬去和黃巢的隊伍會合。

尙君長、楚彥威、蔡溫球等人知道了準備合兵的消息，一齊到王仙芝跟前撺掇，極言此事不可行。他們幾個慣於占山爲王，草寇氣甚重，害怕黃營的嚴明軍紀，自然極力反對兩支義軍合兵一處；可是，口頭上卻盡力從王仙芝的切身利害方面作文章。他們說：一籠難飼二虎，一軍難容二帥。眼前黃巢雖然滿嘴仁義道德，只怕入了他的圈套就難得脫身出來，最後終於被他吞併、剪滅。

由於幾個主要將領反對，王仙芝又猶豫動搖了，直到傍晚，他還心神不定，在窗前來回踱步。遠山融進了暮靄，一群昏鴉呱呱叫著，投進村邊的樹林，牠們遮天蔽地而來，看不出誰是頭鳥；牠們各揀一枝棲息，也看不出有什麼爭奪。然而，頃刻間又有兩隻蒼鷹飛起：一隻凌空飛進了天邊的晚霞之中，終於極目不知所之；一隻在天際盤旋數周，然後落到絕頂，雄踞在一堵巨大的峭壁上。牠們雖只兩隻，卻互不相能，各自東西，一飛沖天，獨來獨往。如果蒼鷹也和烏鴉、山雀一樣，群來群往，不也成了不足稱道的凡鳥俗鳥？

王仙芝心想：自己和黃巢都不是凡鳥俗鳥，而是蒼鷹。蒼鷹需要整片藍天、整座山巒做活動地盤，才能施展開牠的雄勁翅膀。一隻蒼鷹既然已經占據了這一片藍天，這一座山巒；另一隻蒼鷹就到另一片藍天裡，另一座山巒上去吧，牠們是不能像烏鴉一樣眾鳥群棲的。

大丈夫亦當如是，生求富貴，死享哀榮，如鷹凌空，一飛沖天，獨來獨往。

經過一晚思謀，王仙芝的想法全變了。第二天一早，他以人馬去多了，過於攪擾等爲理由，決定只帶少數侍衛隨行，而令其餘人馬紮駐原地不動。尚讓和黃鄴見王仙芝意向已決，不好相強，也只好由他。

新經沂州重創，王仙芝剩下的馬匹不多，整個軍營湊在一起，也只二十幾匹戰馬。王仙芝把牠們全部集中起來，讓隨侍的士卒騎了，一行投奔黃巢軍營而去。

天氣晴和，太陽升上山頂，金輝洒遍層林。一騎上戰馬，王仙芝又重新感到了自己的力量。身下的座騎雖然比不上三花騮那樣的良驥，然而畢竟是一匹雁北駿馬，二十多匹座騎裡，牠是拔尖的。倚仗著快馬金刀，王仙芝覺得完全有信心再積聚力量和官軍鏖戰。他本來就是一個普通的鹽販，嘯聚飢民，終至成爲使朝廷震動的千萬義軍的首領。雖然，沂州一戰，誤中奸計，使他的隊伍風流雲散；但是，他相信，千里的雷霆又可以呼喚漫天的風雲來。

黃鄴打頭引路，王仙芝一行二十來騎遙遙相隨。王仙芝馳近黃巢軍營時，黃巢已率衆將領遠出營門迎候了。

黃巢見了王仙芝，馬上一揖說：「王大哥，久違了。請到小弟營裡歇馬。」

王仙芝故作洒脫的樣子，哈哈笑著，指著身旁的黃鄴說：

「巨天兄派令弟專程相迎，貴昆仲盛情，仙芝銘感不盡，巨天兄濟人於危難，眞是古君子風度呵。」

黃巢和王仙芝幷轡回營，見他身後只有二十來騎，因問：

「還有幾百兄弟呢，是否由諸將帶領，隨後就到？我這裡已傳令騰出營帳，準備糧秣，諸事齊備，就等大哥的全部人馬到來。」

王仙芝故作謙詞說：「本想把兄弟們一併帶來，轉念一想，那樣過擾巨天兄，仙芝於心何安？臨行時，又讓弟兄們留下了。」

黃巢知道這是推托之詞，也就不再深究。他把馬繮一提，烏龍駒四蹄加快了步伐，王仙芝著了一鞭，那匹雁北駿馬也趕了上去。二人路上無話，只聽得馬蹄噠噠，在伏牛山的群峰中回應，不一會兒，峰迴路轉，來到了黃巢駐軍的村寨。

軍營內酒饌俱已備辦好了，黃巢將王仙芝請到中軍坐定。經過一段路程的奔馳，身上有些燥熱，黃巢寬去身上戎裝，便服入宴，一副風流儒雅的樣子。黃巢笑顧王仙芝說：

「暑熱未盡，仙芝兄不必拘禮，也請輕裝，以便暢懷宴飲。」

赴宴之前，王仙芝已經著令侍衛內著軟甲，緊緊相隨，寸步不離，他自己身上也內著了護身軟甲，而今怎好寬衣入宴呢？只好推辭說，自己一介武夫，戎裝慣了，不礙宴飲。二十名侍衛一齊侍立堂下，不肯別處宴飲。黃巢只好將爲侍衛設的酒席移到中軍堂下來。

這本是一家地主的山莊，院後臨著一個荷塘。不但景物清幽，可賞荷花，可觀田疇，而且清風習習，也很涼爽。

二人相攜入席，黃巢舉盅勸飲幾杯之後，說道：

「仙芝兄沂州受挫，黃巢今日之宴既爲兄接風，也爲兄壓驚。筍因落籜方成竹，魚爲奔波始化龍，仙芝兄，不必小挫介懷。重振軍威，報仇雪恥，咱兄弟再作新的籌劃。」

王仙芝說：「兄弟新敗，喘息未定，不遑熟思。巨天兄年來養精蓄銳，多所窺測，定有妙計。」

「小弟愚見，不如借目前受挫之勢，再去重挫敵軍。」

「此話怎講？」

「近日黃巢得長安消息，據說，宋威已奏章到朝廷，表奏義軍全軍覆沒，王仙芝伏誅。臨時奉調到沂州，聽宋威節制的各鎮大軍，都已遣返本鎮，宋威本人也率本部人馬回青州任所去了。長安、沂州張燈結

綵，百官朝賀，歡慶勝利，都以爲從此宇內澄清。如果我們出其不意，全部人馬星夜急馳，直趨汝州，汝州必然無備，唾手可得。

「汝州是東都洛陽的畿輔，當今宰相王鐸的弟弟王釕在那裡鎮守。我們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奪取了汝州，然後直逼東都，進窺潼關，長安也非鞭長莫及，朝廷必然震驚，義軍聲威可以重振。」

王仙芝最初還心存戒備，這時開始被黃巢的一片眞誠，以及透闢的分析、精深的見解所折服，高興地說：

「眞能如此，沂州之恨，可以洗雪了。」

放眼池上，一池荷花正在開放，枝枝荷箭直指藍天。黃巢興致勃勃地問：

「仙芝兄，你看池面上這枝枝荷花，像什麼？」

王仙芝對這突如其來的問題，毫無思想準備，想了想說：

「你們這些飽讀詩文的人，就喜歡把荷花比做出水仙子。不過，池中央還有幾枝遲開的，花苞還緊包著呢，那是幾個情竇未開的仙子，對嗎？」

黃巢哈哈笑著說：「好一個情竇未開的仙子，想不到仙芝兄也能風雅如此。不過，今日我卻願意將它比作一簇簇利箭，古來不是就有荷箭之稱嗎？幾個月前它全隱藏在明水碧波中，張張荷葉下，一朝凌波出，箭箭射藍天，天都要嚇得打戰呢！」

這時，水底魚跳，池面蕩漾起一圈圈波紋，淸澈池水裡倒映著的藍天果然戰抖了。

黃巢不覺隨口占了一絕說：

參差翠蓋數十頃，

不擬碧波浴太眞，①
滿眼芰荷何所似，
凌波道是箭千根！

王仙芝聽罷，哈哈大笑，連聲稱妙說：

「好，『凌波箭千根』比『碧波浴太眞』有勁！義軍突出伏牛，奇襲汝州，突然出現在東都洛陽地面，正像一支突然射向朝廷的利箭，管叫李儇那小子嚇得打戰！」

王仙芝舉酒站起身來說：「來來來，巨天兄，爲你這個妙計，我敬你一杯。」

黃巢也起立，舉酒，一飲而盡說：「仙芝兄，來日汝州城下，你要打扮得威武些，親自出現在官軍面前，讓他們看個眞切。叫官軍看到，已經奏報伏誅的義軍領袖王仙芝，好似神兵天降。是人是神，叫他難辨難分；唬他個魂飛魄散，打他個措手不及，如此，取汝州城便如探囊取物了。」

王仙芝拍著大腿，連說：「好好，我王仙芝這回裝一裝神兵天將！晦氣了半年，該顯顯八面威風了。」

兩人就在席間決定，立即整飭隊伍，日夜兼程向汝州進發，務必在九九重陽之前，趕到汝州城下，以便趁重陽佳節，城中不以爲備的時機，猝然攻城。爲了不驚動官軍，義軍繼續沿伏牛山向西北方向挺進，沿途務必偃旗息鼓，不露行跡。

酒闌宴散，計議也定了，黃巢率衆將領，親自遠送王仙芝回營。臨別，再次鄭重訂約，九月九日重陽節前，兩軍在汝州城下會師。

王仙芝一怕沂州新敗，兵微將寡，合兵一處，會被黃巢呑併；二來覺得大丈夫不應寄人籬下，以惹天下英雄恥笑；所以，仍然要與黃巢兵分兩路向汝州進軍。黃巢見一番好意，未被王仙芝理解，也不相強，

只令黃鄴帶一部份人馬將準備支應王仙芝的糧秣，送到他營寨去。見王仙芝新敗缺少馬匹，又另送去幾十匹好馬。

〔注釋〕

① 太眞：楊貴妃號。《舊唐書‧楊貴妃傳》：「時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眞。」

一七

秋風瑟瑟雁初飛，
擔酒攜壺上翠微。
重九陟山開望眼，
茱萸遍插送芳菲。
但將酩酊酬清景，
不用登臨嘆落暉。
壇代淳風千古在，
九州普慶竟擎杯。

九月九日爲重陽節，又叫重九。魏文帝與鍾繇書說：「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故曰重陽。」這一天，家家戶戶登高踏秋，飲菊花酒，插茱萸枝。

重九登高的風俗由來已久，傳說東漢時汝南人費長房①，極精醫術，同鄉人桓景隨他遊學累年。有一天，費長房忽然對桓景說：

「近日你家中恐有災禍，應當讓家屬每人各縫一個小囊，裡面盛茱萸、雄黃，繫在臂上以辟邪。室中還要灑掃庭除，撒雄黃，焚茱萸、艾香以除穢。九月九日這一天，家人宜避舍登高，飲菊花酒。如此，災禍方可祓除。」

九月九日這一天，桓景如費長房所說，果然舉家避舍登山，臂繫茱萸袋，渴飲菊花酒。然而，卻忘了

酒掃庭除，撒雄黃，焚茱萸、艾香等事。傍晚，一家人返回，進屋一看，雞犬牛羊一齊暴死，只有家人因離舍遠避高山，帶有茱萸、雄黃辟邪，得以倖免。

從此，每年九月九日這一天，人們登高飲菊花酒，折茱萸枝插頭，酒掃庭除以辟穢，相沿成習。並有「辟惡茱萸事，延年菊花酒」的吟咏。某些傳聞不可盡信，而茱萸、雄黃、艾香可以除穢，登高可以健身，卻是無疑的。

乾符三年（西元八七六年）九月，臨近重陽，汝洲城內一片歡度佳節的氣氛。

汝州是東都洛陽的東南門戶，它和洛陽同屬一個防區，直屬東都畿汝防禦觀察使管轄。唐肅宗至德年間以後，中原常用兵，各州刺史都治軍戎，日常防務均由各州刺史自理。

這時汝州刺史是王釕，他是宰相王鐸的弟弟。

王家世代纓簪，王鐸的伯父王播也當過宰相。王鐸自唐武宗會昌初年擢進士第，官運亨通。懿宗咸通十二年便由禮部尚書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②，當了宰相。以後受懿宗駙馬韋保衡排擠，曾一度解除宰相職務，出任宣武節度使。僖宗即位，韋保衡失寵解職，王鐸被召回，繼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任宰相。而王釕也就借他哥哥的提攜，出任汝州刺史。

王釕出身在這樣一個顯貴的世家，過慣宴樂遊玩的生活，喜歡登高飲酒，臨江賦詩。七月間，起義軍在沂州城下覆滅，王仙芝暴骨沂蒙的消息，通過京都邸報，通過王釕與王鐸的家書往還，早已傳到汝州城裡。王釕因爲坐鎮東都門戶，擔著重大干係而懸著的一顆心，漸漸放下。他正想借名目慶賀一番，重九登高自然是趁機宴樂的好時機。

九月九日這一天，天氣晴和，一早起來，汝州州衙內以王釕爲首的主官、屬吏紛紛攜眷帶妓出城郊遊登高。城內只留別將③董漢勛帶領士卒守城，以爲戒備。城中士女闊綽些的，由家人小廝擔著酒肴食盒，

出城郊遊登高，持螯④宴樂，飲酒賦詩。家境貧寒一些的，備辦不起豐盛的酒宴，但是哪怕喝兩杯家釀的白酒，也不肯放過重九登臨山水的好時機。在這個傳統的節日裡，他們也要趁著天高氣爽，惠風和暢的好季節，登高郊遊一番。貧家姑娘買不起花，這時可以採點野菊花插在頭上；折茱萸的同時，還可以採點秋熟的山果野菜回家，以補食糧的不足。

汝州城西南的崆峒山是有名的登高勝地，林木蔥蘢，山石挺秀。《莊子·在宥》篇說：「黃帝聞廣成子在空同，故往見之。」崆峒山又名空同山，傳說上古仙人廣成子就隱居在此山石室中。黃帝去見他，問以治身要術。廣成子說：「無勞爾形，無搖爾精，無俾爾思慮營營，乃可以長生。」⑤山不在高，有仙則名。由於有這樣一些傳說、故實，所以崆峒山遠近馳名，吸引著人們前去朝拜、登臨。

你看那郊遊登高的人群，出了汝州南門，有的走過汝河上的渡橋，有的索性涉過清淺的汝水，迤邐朝西南邊的崆峒山而去。在這個傳統的登高郊遊的節日裡，汝州城內除了喪病災禍人家，幾乎傾城出動了。直到太陽銜山，這才頭插茱萸、菊花，四野笙歌，絡繹回城。

黃巢、王仙芝的義軍隊伍，於九月初從伏牛山區的魯山一帶悄悄北行，借著山勢的掩護，利用沂州大捷後官軍不以爲備的太平心理，不幾天行程，神不知鬼不覺地來到了汝洲城外，依山紮寨，伺機攻城。

九月九日上午，黃巢派人觀察到汝州城內官民混雜，一體出城郊遊登高的情況，事情果不出所料。於是，立即按原定計劃，派遣一部分將士扮做登高士女，身上都暗藏著兵器，於太陽銜山時分，混雜在登高回城的人群中，從南門入城。

曹氏夫人扮作一位郊遊登高的富家少婦，乘著錦香步輦入城。步輦由四個家人輪番挽著，步輦四角綴著五色錦香囊。有的香囊貯著新採的辟邪茱萸，有的香囊貯著檀香、麝香，以及各種香花奇草製成的香料。

香帳四周垂著金絲流蘇，和鏤花輕玉墜飾。步輦過處，暗香浮動，環珮叮咚。

步輦的前後左右，一大群身著華服的男僕女婢跟隨著，簇擁著。也一律頭插茱萸，襟帶菊花。一個女侍吹著竹笛，那笛聲時而穿雲裂石，時而如怨如訴，十分好聽。吹笛的女侍是丹霞裝扮的。衆侍從踏歌相和，妙曼歡樂的歌聲在夕陽中迴盪。錦香步輦經過南門，守門吏卒不敢盤詰，讓它自由入城。

王釗帶著夫人、家人和僕從郊遊登崆峒山回來後，傍晚，又在衙署內舉行家宴，以繼白日之樂。宴席間窮極水陸滋味，而其中放在顯要位置的，是一盤金黃顏色的大螃蟹。這是最時興的節令食品，這種吃法也是有名目的，叫做「重九持螯」。侍妾瓊枝在席上唱歌，以爲宴樂。

王釗家宴正酣，一個南門守城校尉到州衙來，急匆匆要見刺史。侍衛上前阻攔。校尉說：城防大事，萬萬火急，片刻不能耽擱，一定要進內衙，面稟刺史。侍衛只好進去通報。

王釗正親自擊著節聽瓊枝唱歌，聽說南門守城校尉有火急情況要面稟，心裡一驚，丟下檀板，就叫傳進。

雖然已經垂下帘幕，然而一進內衙，由於還有侍女在側，校尉雙目不敢仰視，撲通一聲跪倒在王釗跟前說：

「稟報刺史大人，今日事情有些蹊蹺。時間已是傍晚，郊遊登高返城的人仍然絡繹不絕，而且越來越多。守門士卒多次禁止都禁止不住，只怕有城外飢民趁機進城滋事。」

王釗一聽城外飢民進城滋事的話，立刻毛骨悚然。近年來災禍不斷，飢民蠭起。早年的裘甫、王式，以及近年的黃巢、王仙芝，最初都是嘯聚飢民，攻州占縣，以後發展成危及朝廷的數萬大軍。因此，就算是飢民滋事，王釗也不敢怠慢。校尉走了之後，他叫內眷先行退下，讓左右撤去宴席，然後騎上侍衛備來的駿馬，帶上隨從便馳往南門視察。

王釪馳馬來到南門，登上敵樓，往下一看，只見城門洞裡進城的人擠擠挨挨，沸沸揚揚，有如潮湧。有的似是本城居民，有的卻形跡十分可疑。

王釪問身邊的城門吏：「爲什麼城門還沒關閉？」

城門吏爲難地說：「啓稟刺史大人，守門士卒要關城門，但是人群擁擠關不上門。」

王釪大怒說：「即便強行關閉城門，有刁民阻攔，格殺勿論！」

「而今暮色蒼茫，行人魚龍混雜，如若眞有登高郊遊的吏民尚未進城，怎麼辦？」

王釪當機立斷地說：「爲了城防安全，不論何人，一律關在城外，待明日再看情況放入。」

城門吏和守城校尉聽了王釪的指令，立即下去執行。王釪登上城樓，點上燈籠火把，親自督察。

校尉加帶士卒，揮動刀矛，經過一番格鬥，才勉強驅散了聚在城門洞裡的人群，好不容易關上了城門。

守門士卒喘息未定，忽聽得城外金鼓震耳，人喊馬嘶，燈籠火把齊明，「王」字大旗亂舞，一彪人馬直向汝州城殺來。

王釪心裡一驚，暗暗奇怪：這是哪裡冒出來的一支人馬呢？

王釪正在思量，一隊士卒簇擁著一位將軍，已經馳到城下。一片鼓噪之聲傳上城樓來：

「天補均平大將軍王仙芝在此，王釪快快獻出城池！」

王釪聽了鼓噪之聲，大吃一驚，方才喝的幾杯好酒，一下子都做冷汗出了。他對左右說：

「王仙芝不是已經在沂州城下伏誅了嗎，怎麼這裡又跑出一個王仙芝來了呢，莫非是飢民假冒的？快多舉燈籠火把，讓我看個明白。」

左右把無數燈籠火把都集中到王釪跟前，照耀得城上城下如同白晝一般。王釪借著燈籠火把仔細察看，果然見城下衆軍簇擁一將，全身披掛，八面威風，身後一杆「王」字大旗獵獵飄展，相貌和朝廷畫影圖形

捉拿的王仙芝一模一樣。

王釪將信將疑地問：「城下的王仙芝，你究竟是人，還是鬼？你已經在沂州城下伏誅，如何能到汝州城下來？」

王仙芝大笑說：「要知是人是鬼，先叫你嘗嘗這一箭！」

王仙芝說罷，張弓搭箭，拉個滿月，噹的一箭，正中王釪胸前的護心鏡。

王釪吃了一嚇，面如土色，趕快下城避箭。他深怪宋威冒功虛報，朝廷昏庸輕信，致使汝州城池疏於戒備，兵臨城下，而全然不覺。王釪當即命令守城士卒多備檑木滾石、弓弩箭矢。遠的箭射，近的石砸，務使義軍無法接近城池，以便固守待援。

南門，王仙芝和王釪正在相持不下；北門，黃巢的軍隊和守城別將董漢勛展開了激戰。

王鐸知道他弟弟王釪是一個膏粱子弟，當一年清知府，弄十萬雪花銀的本領是有的，而用兵守城卻是外行。在民亂蠭起的時候，不配一個得力的武將，他這個刺史是當不下去的。所以，特地給他配了董漢勛這樣一個得力的武將。

董漢勛武舉出身，善騎射，力兼數人，矯健能鬥。年輕時累年戍守西北邊陲，擾邊的羌人貴族，聞他的名無不懼憚。

今日義軍攻城來得如此突然，守城官軍開始只當是附近的飢民嘯變。但很快就弄清楚了，竟然是黃巢、王仙芝的起義大軍，如神兵天降，突然包圍了汝州。一時守城官兵個個臉上失色，手足無措。他們只知不久前還從京師傳下消息說，義軍在沂州城下全部被殲，賊首王仙芝伏誅，思想上哪裡有迎擊義軍的準備？

董漢勛畢竟是沙場宿將，很快鎮定了自己的情緒，他手提鋼刀親自登城督戰。城上士卒正在驚惶，有

的伏在雉堞之下躲避箭矢，有幾個甚至倉皇地往城下跑。董漢勛狹路相逢，手起刀落，殺了幾個驚惶逃退的士卒，迎著飛蝗般的箭矢，威嚴地站立城頭督陣，官軍的士氣才逐漸穩定下來。

他一面分派士卒往城上運檑木滾石，一面督率士卒迎擊義軍。遠的用強弩勁射，近的用傾雨瀉瀑般的檑木滾石砸打。他想，這是武將立功報國的機會，一定不能辜負了宰相王鐸對他的信託。他自詡有多年沙場征戰的經驗，汝州城池又本來修得比較堅固，自信義軍很難將它攻破。

然而，攻城的義軍卻更加勇猛。經過一段時間的養精蓄銳，刻苦練兵，義軍弓更強，射得更準了。數百張弓箭集中射住一個靠近城門的雲梯突破口，守城官軍紛紛中箭墜落城下，沒有中箭的只能低頭龜縮在城牆的雉堞女牆下，不敢伸出頭來瞭望和張弓射箭。在數百張強弓的掩護下，雲梯隊很快就背負長長的雲梯，逐漸接近了城牆。

董漢勛見此情狀，帶領一批士卒親自來堵這個雲梯突破口。他一上前又手刃了幾個害怕義軍的強弓，畏葸不前的士卒。董漢勛身上鎧甲較厚，義軍弓箭究竟距離較遠，有的箭矢雖然射到他身上，但是強弩之末，到底力量不夠，竟不能穿透他的鎧甲，噹的一聲落到地上。在董漢勛的督勵下，龜縮在雉堞女牆下的官軍士卒，又紛紛立起身來，往城下射箭和放檑木滾石。

在數百張強弓掩護下，義軍一架雲梯已經搭上城牆，幾個豪勇的義軍士卒正沿著雲梯奮勇攀登。董漢勛見了，立即以過人的膂力，舉起一塊數百斤重的巨石，奮力向雲梯砸去。「咔嚓」一聲，一張數丈長的雲梯攔腰砸斷，幾個正在攀登的義軍士卒紛紛墜城而死。義軍傷亡增加，登城受阻。

黃巢正在城下督戰，見此情形，大怒說：

「賊將好生猖狂，此人大概就是被官軍稱為虎將的董漢勛。剪除此賊，汝州就可以攻破，豎子王釘就只能俯首就擒了。」

黃巢從背上取下那張雕花硬弓，準備張弓搭箭。

小將林言在一旁說：「不要汚了舅舅的弓，看我一箭將那賊射下城來！」說罷，弓開如滿月，箭去似流星，遠遠對準董漢勛猛力一箭射去。這一箭準確有力，噹的一聲，穿透鎧甲，直射進董漢勛的左肩胛。董漢勛自恃城高壕寬、鎧甲厚，並不十分在意義軍的弓箭。他想不到義軍裡有如此鋒利的鐵箭鏃，有這樣厲害的強弓手，居然能在數百步外將他射傷。

董漢勛也不示弱，不等左右侍衛動手，大喝一聲，咬牙自己拔出箭鏃，鮮血立刻順著手臂流淌。董漢勛一刀割下一幅戰袍，草草包紮了一下，仍然挺立城頭督戰。雖然如此，軍士卒見主將負傷，士氣終不免稍稍受挫。

曹氏夫人扮做貴婦乘錦香步輦進城之後，一行人簇擁著，裝成遠地來朝佛進香的人，直奔城內香火最盛的普濟佛寺而去。

這普濟寺中供奉的是杯渡禪師。杯渡禪師，不知姓名，曾學禪法於天竺，回東土後，常乘木杯渡水，因而爲號。又徒步徐行，走馬逐之不及。化緣行至汝州境內，知崆峒山清幽挺秀，想到山上住持。來到崆峒山，見山上已有廣成子道觀、石室，僧道不相能，遂下山返回汝州城。隨身只帶一破衲一木杯，遊止無定。那只木杯很神奇，雖然只有拳頭大，然而只要心誠，七尺彪形大漢也能立足其中，而只要在杯中站一站，便能消災免禍，卻病延年，所以又叫普濟杯。由於杯渡禪師雲遊到汝州城時，曾以木杯普濟衆生，所以人們便在城中修了一座普濟禪寺。

這普濟禪寺平日香火鼎盛，而每年重陽前後，除本州人外，更有外地人於登崆峒山朝廣成子道觀之後，又進城來普濟禪寺燒香拜佛。

曹氏夫人一行來到普濟禪寺，歇下香輦，丹霞、秀梅上前揭開綉帘，扶出曹氏夫人。曹氏夫人雖然穿一身淡色錦衣，因爲禮佛也未濃妝，但仍然光彩照人。她在丹霞、秀梅一對麗人扶持下，婀娜娉婷地向禪寺走去。身後是士卒們扮的僕從輦夫。

黄欽扮做一個小廝，先去打點。他找到寺中長老，聲稱主人是許州世家，遠道來崆峒山朝聖，到普濟寺祈福。接著，他以家主人的名義，向寺裡布施了一筆豐厚的香火費，請長老念遠道來客諸多不便，在食宿方面多予照顧。

長老一見來人氣派非凡，僕輦豪華，布施甚厚，果然殷勤接待，親自引曹氏夫人上大殿拈香、行禮。大殿神龕旁有一楠木做的木杯，仿傳說中杯渡禪師的普濟木杯做成。然而傳說中的杯渡禪師的木杯只有拳頭大，至誠的人才可站入，而這個木杯卻大如澡盆，只要另外施捨一筆香火費便可站入。不過，禪寺裡卻說，這個木杯同樣可以普濟衆生，禮佛的人施捨過一筆香火費之後，往裡站一站，同樣可以消災免禍，卻病延年。

曹氏夫人在大殿前拈香行禮之後，讓隨侍小廝黄欽又另給長老施捨了一筆香火錢，便由丹霞、秀梅二女侍攙著，邁上幾級木階，跨進楠木杯站定，行杯渡之禮。

拈香、禮佛完畢，長老又親領曹氏夫人到後殿歇息。不一會，天色漸漸暗下來。曹氏夫人見寺內僧衆來往頻繁，神情驚慌，又聽見城外有喧嘩之聲，不覺心頭暗喜。她和丹霞、秀梅彼此交換一下眼色，知道義軍已開始攻城。僧衆初時很殷勤，而這一陣卻半天沒有人到曹氏夫人一行休息的僧房來，天已向晚也無人來問齋飯和住宿的事情。

又等了一陣，曹氏夫人正要讓黄欽去找長老，這時，長老終於主動找來了。他見了曹氏夫人，先雙手合十，道了多蒙施主慷慨布施的謝忱，再表示接待不周的歉意，最後，才轉彎抹角表明來意。他說：

「不是小寺不肯留宿遠道來拜佛的施主。小寺雖然窄小，還頗有幾間客房，也是專備遠道來汝州朝聖拜佛的施主歇息的。只是剛才州衙裡傳下令來：王仙芝、黃巢的賊軍，猝不及防於今日傍晚包圍了汝州城。天暮之前，曾有一批賊軍扮著郊遊登高的士女，混進城來。爲防賊軍隱匿城內，裡應外合，州衙著令全城各家各戶不准留宿生人。遇有形跡可疑的人，要立即稟報州衙。」

說到這裡，長老歉意地含笑說：「施主自然不會是什麼歹人，但是州官既然有令，小僧也就只好遵從。所以，還煩施主另找下處安歇。」

黃欽扮做親隨小廝，見住持僧突然變了腔調，要攆他們出寺，圓睜兩眼，粗聲大氣地說：

「長老，我們主人可沒有少布施香火錢，怎麼轉臉就不認人了呢？出門人哪有頂著房子走路的，眼下全城戒嚴，你叫我們上哪兒去找旅店歇宿呢？讓住得住下，不讓住也得住下。你怕官府，我們不怕，我們主人家裡，芝麻大的州官用掃帚掃，幾籮筐也裝不完。了不起，我們和你一起去見州官，天大的干係我們擔，不關你的事。」

曹氏夫人連忙圓場說：「高僧休要見怪，我這家人脾氣雖然急躁點，爲人卻很直爽。眼下兵慌馬亂，我一個女流，實在也無法再去滿城尋找宿處。出家人慈悲爲懷，多行善事，必有善報。至於官府的事，你不必擔心，官府查問，自有我們應對。」

說著，曹氏夫人又親解行囊，從中取出五錠白花花的十兩大銀來，遞給長老說：

「這幾錠銀子請高僧笑納，作爲借宿攪擾之資。」

長老見了這一大堆銀子，豈有不動心的？再一看家人立眉豎眼那副威武樣子，也有幾分畏怯。同時又想，看派頭，聽口氣，這些人來頭不小，過去寺院裡也常接待這種進香的達官貴人家眷。既然官府方面有他們應付，自己何不落得做個順水人情，留他們在寺裡宿一晚？長老想到這裡，半推半就地收下銀錢，然

後轉口說：

「既然官府一面有施主自去應付，小僧也就無慮了。請施主放心在此安歇，齋飯小僧就去安排，寺內有一眼甘泉，飲水就煩自取。」

曹氏夫人見長老終於轉換了口氣，心中暗喜，再一次告了擾。長老也寒暄幾句，道聲安置，便離了曹氏夫人一行休息的禪房，安排齋飯去了。

黃欽見穩住了長老，心裡也很高興，提了一只桶，便去寺中大柏樹下的水井裡汲水。

黃欽上月私進中軍轅門，盜走皮日休裝有告身的箱篋，引起黃巢大怒，要將他軍法從事。後得諸將領和皮日休苦苦求情，才免了死罪，被責打三十軍棍，罰到營裡與士卒同操息，戴罪立功。重陽前夕，義軍來到汝州城下，黃欽暗暗摩拳擦掌，要在攻打汝州城的戰鬥中立功贖罪。

一天，黃巢把黃欽傳到中軍營去，對他說：

「九月九日重陽這一天，隨你二嫂到崆峒山登高朝聖去。」

黃欽一聽就急了，瞪大眼睛說：「二哥，上月小弟魯莽，犯了軍紀，做了錯事，受到責罰。而今就要攻打汝州城，正是小弟戴罪立功的好機會，你讓我嫻習弓刀，準備打頭陣攻城吧。重陽節護送二嫂去崆峒山登高朝聖的事，另派別人好了。」

黃巢不動聲色說：「送你嫂子朝聖禮佛的事，也不比攻城容易呀。」

黃欽不以爲然地笑著說：「登高、朝聖，遊山逛景，哪能和攻城相比呢？」

黃巢說：「登崆峒山朝聖之後，接著還要送你嫂子進汝州城普濟寺去禮佛呢。據說普濟寺供奉的杯渡禪師特別靈驗，你和嫂子前去燒燒香，到那只神杯裡站一站，祈求佛爺保佑，讓義軍早日攻下汝州城，豈不是好？」

黃欽聽著聽著，不覺傻了眼，疑惑地問：

「汝州城還在官軍手裡，他能讓我們進去拜佛求神嗎？」

黃巢說：「你的任務就是想法讓官軍自願放你們進城，最後還要把你嫂子平安地護送回營。怎麼樣，這個任務不比攻城打頭陣輕吧？」

黃欽默然不語，心裡作難了。

黃巢又說：「你不是要戴罪立功嗎？這便是一個戴罪立功的好機會。」

黃欽還沒有想到如何去完成這個任務，不敢置答。

曹氏夫人在一旁噗哧一笑，對黃巢說：「你別跟小弟打啞謎了。」

接著，曹氏夫人把這次上崆峒山登高朝聖，以及進汝州城普濟寺禮佛的用意說了一遍。黃欽才知道，這是爲了混進汝州城去，以便當晚攻城時裡應外合。曹氏夫人又講了化裝巧扮，以及混雜在登高郊遊的人群中一起進城的辦法。黃欽這才恍然大悟，連忙高興地應承：願意護送嫂子前去，爲裡應外合攻打汝州城立功。

黃欽提著水桶來到泉邊，泉邊有一株數人合抱的百年古柏，泉水從柏樹下一道石縫中汩汩湧出，水清可鑒。人到泉邊立即感到一股清涼，直沁心脾。

黃欽提上一桶水來，兜了一瓢，卻待要飲。冷不防斜地裡走出一個和尚來，一把奪過黃欽手中的水瓢，把泉水倒回井裡去。

黃欽怔怔地望著那個莽和尚，不解地說：「你這普濟寺也作怪，適才你師傅怕官府問罪，不敢留宿我們；你現在又奪我手中水瓢，不讓喝水。莫不是這汲泉飲水上面，也有什麼官府禁令不成？」

和尚雙手胸前合十，念了聲阿彌陀佛，然後慢條斯理地說：

去處，嚴禁一切傷生舉動。汲取泉水，必須先用紗篩過濾，濾出水中的小魚、小蝦、小蟲，順流放生，叫做『濾生』。經過『濾生』的泉水，方可飲用。不然，誤傷了水中的小生命，就會害了我寺功德。」

「善哉，官府雖無什麼飲水禁令，只是我普濟禪寺乃我佛如來享受香火，我杯渡禪師普濟衆生的清靜

聽了莽和尚這番振振有詞的佛規，黃欽啼笑皆非。自曹州起義以來，爲了殺貪官、除暴政、傾覆李唐天下，黃欽跟隨義軍鐵馬金戈，南征北戰。雖然年歲不大，才近弱冠，已經變得豪放而粗獷，時刻準備血染征袍，暴骨沙場。然而，現在和尚卻要他濾水而飲，憐惜蟲蟻，豈非僞善而可笑。可是，爲了不過早暴露身分，以便時機一到，裡應外合，一舉攻下汝州城，黃欽也只好皈依佛規了。

井旁樹上掛有一個絹絲織的濾水紗罩，黃欽把已經打好的井水倒掉，將紗罩蒙在桶口上，然後舀了井水，一瓢一瓢倒在紗罩上，往桶裡濾水，篩眼並不細密，年深日久，有幾處已經破損，除了寸長的魚蝦，眞正細如米粒的小蟲，根本無法濾出。黃欽濾好一桶水，提起要走，這才發現桶裡眞有一顆米粒大小的蝦子，在水中彈著小腿，歡快地游著。幸好，和尚只管掌罩濾水，並不眞正檢查桶裡水中有無小蟲蝦。黃欽這才提起水桶，甩開大步直奔歇息的禪寺而去。一路走一路竊笑這僞善的沙門陋規。

曹氏夫人表面在禪房安歇，心裡並不閑靜。她一面派出扮做僕從的士卒，以上街採辦香火祭品爲名，聯絡混雜在郊遊登高的百姓中先後進城的義軍將士，讓他們齊集普濟禪寺周圍的林蔭裡，只待城外舉火爲號，便一起殺將起來，裡應外合。一面又專派丹霞坐在走廊上，裝做望月的樣子，瞭望城外的烽火訊號。

上弦月剛剛升上天衢，丹霞一個人坐在禪房外的走廊上，遙望城外，一片迷濛，並不見烽火的影子，只隱約聽到馬嘶人喧，和陣前喊殺的聲音。近觀寺內，曹氏夫人所住的禪房裡，一星燈火熒然，她大概正在燈下思謀籌劃著下一步的行動吧。扮作男僕的士卒另在一間禪房安歇，曹氏夫人要他們養精蓄銳，準備廝殺。

城內大概已經實行宵禁，禪房內外一片靜寂，除了遠處巡城的更柝聲，和隱約的殺伐聲外，近處只有偶爾的幾聲蟋蟀的鳴叫聲。丹霞獨坐在畫廊月影裡，想起心事來。自從義軍在曹州把她從火海裡救出來，她跟隨在黃巢和曹氏夫人身邊，一年多的戎馬生涯，使她的劍法馬術比以前更高強了。然而，這一年多的時間裡，並沒有經過一次眞正的、大規模的戰鬥，大部分時間在行軍、練兵中度過；打過幾次土豪，也沒有多大的較量。今晚入城內應，是她生平參加的第一次大戰。臨行前，黃巢還依依囑咐，要她處處小心，要富有戰鬥經驗的曹氏夫人多關照她。曹氏夫人以她過去參加戰鬥不多，猝然參加如此複雜的戰鬥，恐難適應，曾關切地勸她留下。而丹霞卻堅決要隨同曹氏夫人和秀梅一塊兒進城。現在，裡應外合的戰鬥很快就要開始了，他們要在敵人的心臟裡殺將起來。想到這裡，丹霞不免心情激動，對著初更天氣裡剛剛升上來的半輪上弦月，獨自在禪寺畫廊的月影裡，輕輕地哼唱起一支歌曲來：

年年重九夜，
瓊宴舞金風。
今歲重陽夜，
禪房望舉烽。
上弦彎彎月，
高高掛九重。
何當乘風去，
凌霄挽銀弓。

歌聲剛歇，庭院中樹叢的陰影裡，悄然閃出一個年輕和尚來，他向丹霞打了個問訊⑥，然後咧嘴笑著

說：

「我道是何處天籟，原來是小娘子在歌唱。沙門寂寥，驟聞此聲，如聽九天簫韶，把小僧的凡心都唱動了……」

年輕和尚說著，便涎著笑臉，移動腳步，向畫廊走來。丹霞嗔怒道：「出家人要慎守佛門規矩，如此說話，豈不敗壞了你多年修行的功果！」

和尚見丹霞和他搭了話，又不移動身子走回禪房，更生非分之想。他走上畫廊，如醉如痴地說：

「如得娘子眷顧，小僧還管什麼功果不功果？就是墮入十八層地獄，永劫不回，也是心甘情願。」

說到這裡，莽和尚竟色膽包天地上前拉扯丹霞的衣袖說：

「夜深露冷，小娘子旅途疲憊，早點到小僧禪房安歇去吧。」

丹霞有瞭望城外烽火信號的任務，又不能走開，只好把衣袖一擺，怒斥道：

「你這禿驢，如何這般無禮？出家人色戒爲首，叫人看見成何體統！」

和尚還不肯罷休，死乞白賴地糾纏說：「小寺僻靜，僧衆鎮日打坐，不出各自禪房，決無外人看見。小娘子可憐可憐，就跟小僧一起過一宿吧。」

和尚說著，又來拉扯丹霞。

丹霞怒不可遏，忍無可忍，霍地抽出身上暗佩的寶劍。寶劍在月光下閃閃發光，唬得和尚一聲驚叫，卻待呼喚救命。然而，不等和尚呼救，丹霞跨前一步，手起劍落，一劍穿透了奸僧的心窩。那奸僧慘叫一聲，像一頭被宰的豬，仆地倒下，掙扎了幾下，便氣絕身亡了。丹霞抽出劍來，在奸僧袈裟上擦擦乾淨，嘆息說：

「自黃巢哥親贈此劍與我，虜血尚未染鍔，本想殺官軍之頭祭劍，卻不料讓這個奸僧先污了我的寶刀。」

和尚的一聲呼叫，立即驚動了靜寂的寺院。曹氏夫人和枕戈待命的隨從聞聲奔出。

曹氏夫人奔出禪房，見走廊上月光地裡躺著一具血淋淋的和尚屍體，丹霞仗劍立在一旁，大吃一驚，喝問：

「丹霞，誰叫你亂用刀劍，殺了和尚！」

丹霞收起寶劍，把事情的前因後果，向曹氏夫人和衆義軍兄弟細述了一遍。義軍兄弟聽了，一個個義憤填膺，紛紛說：

「殺得好，這奸僧罪有應得！」

黃欽上前看了看死和尚的面目，厭恨地唾了一口說：

「呸，原來是他！」

曹氏夫人詫異地問：「你怎麼認識他？」

黃欽說：「方才我到井裡去汲水，就是這個和尚道貌岸然地要我用紗罩，一瓢一瓢地往桶裡『濾生』。他說，汲水飲用，先得『濾生』，以免傷了水中蟲魚的小生命，壞了佛門規矩。可是，才一轉身，他卻暗地裡幹這種傷天害理、破壞佛門規矩的事，眞是個口講慈悲，內懷奸佞，死有餘辜的小人！」

聽了黃欽的述說，衆人更是對死和尚嗤之以鼻。曹氏夫人也不大好再責怪丹霞。

這時寺院內的和尚也都聞訊趕來了，道貌岸然的長老見了地上的血污腥穢，和躺在血泊裡的死和尚，立刻閉目合十，連聲念佛。

曹氏夫人上前，如實向長老敍述了事情的前因後果，然後堂堂正正地說：

「小婢性情剛烈些，一時怒從心起，殺了這個奸僧。如若奸僧不除，敗壞了佛門規矩，玷污了寶刹清名。雖然如此，我還是願負這死和尚的全部喪葬費用。」

多數和尚心裡明白這個奸僧平日的劣跡，只閉目合十，輕聲念佛，不肯爲這個死和尚說話。也有幾個平日和這個死和尚過從甚密的奸猾和尚趁機起哄，說什麼欠債還錢，殺人償命，一定要去見官了結。

不料，長老卻睜開雙眼，威嚴地掃視了僧衆一眼說：

「出家人遇事不要氣盛，不可忘了佛門偈語：『滅卻心頭火，剔起佛前燈』。此僧觸犯色戒，罪有應得。況且一僧已死，告到官府，帶累人再死，是再造一層罪愆，萬萬不可。」

長老喝令衆僧即回各自禪房打坐，不得在此滋事，並各念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爲禪寺祈福弭災。長老留下數人收斂火化死僧屍骨，同時對曹氏夫人說：

「施主請回房安歇，兵慌馬亂之際，外面很不安靖，施主幸自珍重。」

長老說罷，合十爲別，自回禪房去了。

曹氏夫人一行人，想不到長老如此通情達理，一場風波就這樣平息了，心頭一塊石頭落了地。走廊上另換一士卒瞭烽火訊號。曹氏夫人將丹霞喚回房去，責怪她不該任性，魯莽行事。衆僧如果鬧將起來，就會破壞攻城大計。

曹氏夫人正在禪房內責怪丹霞，在外瞭望的士卒突然跑來報告說：

「夫人，似乎聽得寺院周圍有人馬行走之聲。」

曹氏夫人聞言，霍地掣劍在手說：「看來情況有變，叫弟兄們都到畫廊內聚齊。」

衆人剛剛走出禪房，只聽得寺門口腳步雜沓，刀兵相碰，已有一支官軍明火執杖，衝進禪寺，直朝後院曹氏夫人一行歇息的禪房殺來。

唐朝歷代天子重佛，每年爲建佛寺，辦佛事，迎佛骨，花去大量錢財。各地名刹大寺都和當地官府有密切聯繫。曹氏夫人一行在義軍攻城這個動亂時刻來到普濟寺禮佛，已引起住持僧的注目。聽到官府命令，

搜捕隨登高郊遊百姓混雜入城的義軍，更增加長老的疑心。但是，又無眞憑實據，他只好派一名小和尙，悄悄前去報官。然而，州衙內此時忙於對付攻城義軍，對幾個尙無眞憑實據判爲義軍內應的進香女流，還無暇顧及。現在，丹霞殺了了奸僧，長老認爲行跡已明。他斷定，一個女流如此大膽，一定是混進城來的義軍內應無疑。於是，長老一面裝一副息事寧人的樣子，用好話穩住曹氏夫人一行；一面再次派小和尙報官，催官軍急速派兵來寺捉拿義軍內應。州衙裡聽說義軍的內應已經在普濟寺殺將起來，這才著了慌，立即派了上百名官軍，由一名偏將帶領，前來普濟寺捉拿。

曹氏夫人想：來者不善，得先發制人。先命士卒把買了準備獻給佛寺點燈的上百斤香油，一齊潑在板壁樑柱上，放起了一把火。那火有了油引，頃刻間燭天燃燒起來。曹氏夫人仗劍，親自在前開路，蓋秀梅、丹霞在兩旁護衛她，黃欽在末尾斷後，迎著撲進寺院來的官軍殺去。

那官軍只當混進城的只是少數幾個奸細，想不到卻是一群本領高強的戰將，他們哪裡抵擋得住，早被殺得四散潰逃。

這時，城外的烽火訊號還未燃放，曹氏夫人十分焦急，不知哪邊是義軍的主攻方向。緊迫之間只好下令，讓先向州衙殺去。

曹氏夫人正帶著混雜進城的義軍，殺奔州衙而去，忽然隊伍中有人歡叫：

「看，北門外，烽火訊號燃燒起來了！」

曹氏夫人回頭一看，果然，那火映紅了北門天際，與城內普濟寺的大火遙相呼應。

原來，這時正當林言在北門外一箭射傷了別將董漢勛。主將負傷，官軍士氣受挫，黃巢認爲此時正是裡應外合齊攻北門，陷城破敵的好時機。同時，城外也看到了城內普濟寺燃起的大火，知道曹氏夫人等在城內存身不易，已被迫首先行動起來，城外必須立即加緊攻勢，予以支援、呼應。於是黃巢當機立斷，命

令士卒點起烽火訊號。

曹氏夫人見烽火訊號燃在北門，知道義軍選了北門做突破口，連忙放棄攻占州衙的計劃，回兵向北門殺去。傍晚混雜進城的其他義軍，一路上陸續前來會合，這支內應的隊伍達到一二百人。

董漢勛正帶傷在城上督戰，放檑木滾石、弓矢弩箭，回頭只見城下官軍守卒紛紛逃散。董漢勛正自驚疑，打算派人前去督殺散逃的士卒，忽然見一支身著平民服飾的隊伍，在爲首的幾員女將率領下，驍勇異常，正向北門殺來。

董漢勛早聞黃巢的兩位夫人是巾幗英雄，一名曹梅，一名丹霞，不但天姿國色，秀麗迷人，而且武藝高強，英勇善戰。現在見此情形，心裡明白，這便是傍晚時分，扮作郊遊登高的百姓，混雜進城的義軍，並且這支裡應外合隊伍，是由黃巢的兩位美貌英武的夫人親自率領的。想到這裡，董漢勛這個戍邊多年，曾在邊陲大漠作過許多昏天黑地的惡戰的宿將，也不免周身寒慄。

他心裡十分懊惱。本曾向王釗建議，重九這天，加強城防，不准市民出城登高、遊樂。沂州一戰義軍全軍覆滅一事只係傳聞，而奏報王仙芝授首，又沒有見到屍首。董漢勛南征北戰多年，見慣了官軍中虛報戰績，冒功邀賞的事例，對這種口說無憑的捷報，向來是將信將疑的。何況義軍的另一首領黃巢尙無確實消息，怎能就認爲天下太平了呢？退一萬步說，即使王仙芝、黃巢的叛軍剿滅了，然而連年飢饉，民變頻繁，只要有幾個反叛的頭目逃出，隨時可以再嘯聚飢民，繼續作亂，歌舞昇平還爲時太早。

可是，王釗把董漢勛這些話都當作耳邊風。這個一向宴樂悠遊慣了的世家公子出身的州官，尤其反對無故取消一年一度的重九登高、郊遊宴樂的機會，竟然把董漢勛的意見，說成是杞人無事憂天傾。爲此，重九這天，董漢勛氣得閉門悶坐，同僚來見，或相邀宴飲，都被他以身體不適拒絕了。直到傍晚，聞報有賊兵攻城，才匆匆趕上城去。

他萬萬沒有想到，災禍會降臨得如此之快。他現在望著內外夾攻的義軍，驚愕萬分：傳聞賊首已死，隊伍全部被殲的義軍，怎麼會由王仙芝、黃巢親自率領，一夜之間突然出現在汝州城下呢？眞是神兵天降，天降神兵呀！

儘管董漢勛平日在官軍中有較高的威望，而且軍紀嚴明，執法如山，然而，此時也無力再控制如炸了群的羔羊一樣四散潰逃的官軍。現在跟隨在董漢勛身邊的，只有幾十名衛隊，而他仍不死心，拚死殺下城來，想全力保住城門。他想，自己是戍邊名將，汝州城是東都門戶，這城萬萬不能丟在自己手中。頭可斷，血可流，名節不可敗，城池不能丟。

等到董漢勛帶著衛隊衝下城來，守卒已被曹氏夫人帶領的隊伍殺散，城門已被打開，城外義軍正蜂擁而入。董漢勛見此情狀，立即帶領衛隊回身殺還城門敵樓上去，準備拔動機關，將第二道閘式城門垂放下去。

原來，汝州城是東都畿輔，洛陽門戶，因而城池修築得格外堅固。自董漢勛派駐汝州之後，又在城的四門，各加了一道垂放式閘門。萬一第一道立式大門被打開，可以從城上再放下第二道垂式閘門，阻擋敵人入城。城防布置可謂煞費苦心。

現在，這道閘門終於在關鍵時刻用上了。只見董漢勛登上敵樓，掄起那條沒有受傷的右臂，親自掣動了機關。只聽得一陣軋軋聲響，那道千斤重的閘門立即緩緩下沉。正在蜂擁進城的義軍士卒，看著千斤重的閘門，軋軋響著，從敵樓頂端墜落下來，驚得慌忙閃開。眼看閘門快要落地，剛剛打開的城門，又要關閉了。

這時，黃欽還在城門附近追殺官軍士卒。他一把戰刀上下飛舞，驍勇異常，無數官軍在他刀下斃命。他心裡想著，要在這次攻城戰鬥中，多立戰功，將功折罪。黃欽正在奮力殺散城門邊的官軍殘卒，忽然聽

得城門洞裡蜂擁入城的義軍，一齊驚呼起來，紛紛向後閃退。黃欽舉自望去，原來城樓上放下了另一道千斤重的大閘門。眼看浴血苦戰打開的城門，又要重新關閉，大隊義軍又要被阻在城外。

黃欽見狀，大吼一聲，縱身躍上城牆。護衛官軍哪裡抵擋得住？黃欽揮刀直取董漢勛。董漢勛一臂已經受傷，一臂正把著絞盤掣動第二道城閘門，見黃欽揮動雪亮大刀，惡狠狠劈頭砍來，嚇得慌忙扔了絞盤，拔刀迎戰。黃欽趁機大步衝上前去，把絞盤搶在手裡，同時單臂掄刀迎戰董漢勛。

單臂對單臂，董漢勛急切不能取勝，而黃欽已經用另一隻手臂轉動絞盤，單臂提起了千斤重的閘門。接著，黃欽向城下大喝一聲：

「弟兄們，衝啊！」

城下義軍見黃欽轉動絞盤，提起了閘門，吶喊一聲，像潮水一般湧進城來。

董漢勛心知如此戀戰下去，勢必丟了城池，趕緊收刀，騰地後跳，退出戰鬥，然後喝令衆衛卒，對準黃欽，齊放亂箭。

黃欽一手把定絞盤，提住閘門，一手揮刀打落迎面飛來的亂箭，只聽得一片叮噹亂響，腳下落了一層箭鏃。然而，亂箭仍像雨點般飛來，黃欽擋不勝擋，身上終於連中數箭。漸漸他掄不動大刀擋箭，身上中箭越來越多，幾乎像刺猬一樣渾身插滿箭矢。但他仍然像一座尊神一樣，瞠目挺身站立著，一手把住掣動閘門的絞盤，一手提著雪亮的大刀。

董漢勛和隨身的衛卒見此情狀，一個個驚得目瞪口呆，都以爲遇上了天神，不敢走上前去。

董漢勛和隨身衛卒正在驚愕、遲疑，曹氏夫人已帶著義軍衝上城來。董漢勛見大勢已去，慌忙奪路逃下城去。

曹氏夫人且不追趕，急急上前扶住黃欽。黃欽瞪直的大眼，認出是曹氏夫人，嘴唇顫動幾下，終於發

出一個音來：

「嫂……」

曹氏夫人眼裡流著淚，柔聲說：「賢弟，你爲奪取汝州城立了頭功！」隨即將黃欽渾身遍插的箭矢，一支支拔了下來。箭鏃拔出，一個個創口流出殷紅的血來，頃刻間黃欽成了個血人，軟癱在曹氏夫人懷裡，兩眼漸漸失去了光澤，終於慢慢地合上了。

曹氏夫人哭喚著：「小弟，醒醒！」

黃欽沒有聲音回答，同時再也無力睜開眼睛。曹氏夫人伏在黃欽身上，聽了聽他的呼吸，已是只有游絲樣的一點出氣，而無進氣了。

曹氏夫人淚如雨下，站起身來，默看了一眼戰死的黃欽，脫下身上一領錦衣，將黃欽的遺體覆蓋好，舉起劍來，向天盟誓說：

「小弟，我們一定將董漢勛毀屍萬段，爲你報仇！」

她留下幾個士卒看守黃欽的屍體，然後帶著其餘士卒繼續進城殺敵，她要找老賊董漢勛廝殺，爲小弟黃欽報仇。

趁著守城官軍全力撲救城門之際，義軍登城的隊伍已經把雲梯搭上了城牆。這是一種特製的數丈長的木梯，義軍一個個如矯健的猿猴，攀上城來。

黃巢帶著林言和隨身侍衛，親自從城牆的險峻處，循雲梯攀登上城，身先士卒，揮劍斬殺守城官軍。

這時城上城下千萬義軍一片喊聲：「活捉董漢勛！」

董漢勛早年曾經戍守西部邊疆，防衛羌部貴族的騷擾，建立過戰功。因而也常引東漢馬援西防羌部貴族騷擾，建立的赫赫戰功自比，他還把馬援的名言題在自己軍營的壁壘上：

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
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

就在這汝州城北門的敵樓上，也有這樣的語句題壁。他想，今天是自己馬革裹屍，爲國盡忠的時候了。

董漢勛一隻傷臂吊著，另一隻臂膀舞著一把大刀，虬髯倒豎，惡狠狠地殺下城來。他身邊只剩下一小隊侍衛相隨，他還想殺開一條血路到南門去，會合王釪一起突圍。這時，城上城下又是一片喊聲：

「不要走了董漢勛！」

董漢勛剛衝下城來，就和丹霞、秀梅兩位女將狹路相逢了。按照傳統的觀念，董漢勛認爲，戰場上和女將相遇，是不祥之兆，會沖了瑞氣。女將和僧尼、左道旁門一樣，來者不善，必有異術。想到這裡，他不敢戀戰，打算從旁邊奪路而走。但女將們哪肯放過他？丹霞和秀梅已知黃欽戰死，心裡滿蓄著復仇的悲憤，兩人挺著四口寶劍來戰董漢勛。

董漢勛雖然是個武夫，卻有個好女色的毛病。不管戍邊或者守城，到一處總得選幾個美貌的女子侍候。有些朝中重臣，爲了使他在邊陲効死，也常常主動送他美女，以慰軍中寂寞。這次，王鐸選拔他到汝州當別將，以輔佐王釪，爲了使他死心塌地爲王前驅，就曾幾次從府中挑選年輕貌美的侍女相贈。平日裡他雖然很喜歡美貌女子，但戰場上對女將卻頗多忌諱。現在女將們迎面而來，而且閃避不能，他只好硬著頭皮迎了上去。和女將交手，他還是生平第一次。

兩員女將衝到跟前，他趁著明亮的月色一看，不禁爲她們的美貌所驚異。早聽說黃巢營中有幾員女將，其貌非凡，今日相見，果然名不虛傳。董漢勛接觸過不少絕色女子，而如眼前兩個這樣秀美的，卻不多見。他心裡不免本能地生出一種非分的妄想：要能生擒這兩個女子，充實後營，隨侍軍旅，平生之願足矣。

董漢勛正在心旌搖動的時候，丹霞、秀梅的雙劍，已經白蛇吐信地殺上前來了。董漢勛究竟是久經征戰的沙場耆宿，很快排除了雜念，忙挺手中刀來迎這四口劍。交手不幾個回合，覺得這兩員女將非同等閑，手中的劍遠非她們的身段面容那麼嬌嫩。他哪裡還敢再存生擒她們的念頭？只想找個破綻，衝破這兩員女將的阻攔，趕到南門去，和王釪會合，趁著夜色，他還可以保著王釪脫身，如果捱到天明，就無法擺脫四面合圍的義軍了。

想到這裡，董漢勛猛然獨臂揮刀，大喝一聲，劈頭向蓋秀梅砍去，他只指望蓋秀梅側身躲閃，便可找個空隙竄過去。哪知道蓋秀梅並不躲閃，反而舉起雙劍，向董漢勛劈來的大刀迎去。霍啷一聲，蓋秀梅的寶劍安然無恙，而董漢勛那把大刀的半截刀頭卻早飛了。

董漢勛殺得性起，索性扔掉手中的半頭刀，甩掉吊著傷臂的布條，兩臂一使勁，從身邊一座茅屋上，抽出一根房樑迎戰義軍。那根又粗又長的房樑東打西擋，傷了不少義軍士卒，比那大刀更不易近身。

就在這時，曹氏夫人從城邊趕來了，她正要找董漢勛廝殺，眞是仇人相見，分外眼明。她大喝一聲：

「董漢勛，看箭！」

董漢勛聽到弓弦響，連忙閃身一躲，躲過了心窩，箭卻深深地射進了右臂。董漢勛雙臂中箭，手一顫抖，舉著的房樑咚地落地。蓋秀梅趁機一個魚躍衝上前去，一劍刺中他的心窩，董漢勛登時仆倒在地。衆義軍士卒恨透了這個傷人無數的大鬍子賊將，一齊趕上前去，亂刀雨下，將他剁成血醬。

這時黃巢已率領義軍向城中腹地、汝州州衙殺去，要捉拿汝州刺史王釪。

〔注釋〕

①費長房：曾爲管理市場的屬官。傳說，他從賣藥翁壺公入山修道，不成，辭歸。壺公送他一仙杖、一神符，從此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

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制尚書、中書（二省長官稱令）、門下（長官稱侍中）三省長官共議國政，行施宰相職務。但三省長官品位崇高，不輕易授人，宰相卻不可缺員，因此特置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中書門下三品等名號，職務都是宰相。

③別將：武官名，唐代於諸州府中設置此官，以輔佐州官，加強城守。

④持螯：螯，《荀子．勸學》：「蟹六跪而二螯。」跪，指腳；螯，指螃蟹頭上的兩把大鉗。持螯，拿著螃蟹。

⑤這段話的意思是：不要過分勞累你的身體，不要過分消耗你的精神，不要使你的思慮紛繁不斷，才可以長生。

⑥問訊：僧尼向人合掌或敬揖，稱爲問訊。

一八

王釭困守在南門城樓上，見義軍攻打城門一陣比一陣緊，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他既無出戰的武藝，又無退兵的良策，眞是一籌莫展。無可奈何，只好派侍衛去北門請董漢勛來，商議退兵解圍之計。然而，派去請董漢勛的侍衛剛走，就有敗卒來報，北門已被黃巢義軍裡應外合攻破，別將董漢勛力戰而死。

王釭聞報北門城破，董漢勛戰死的消息，頓時呼吸急促，臉色發白，心知大勢已去，現在得依靠自己當機立斷，作出對策。

王釭依仗哥哥王鐸的權勢，累官至刺史，並未經過什麼征戰。王仙芝、黃巢的義軍，突然兵臨城下，已使他驚慌失措。然而，身上還有兩條拐杖可以支撐，一是汝州城高壕深，急切難以攻破；二是別將董漢勛乃是沙場耆宿，當朝名將。他以爲，汝州是東都畿輔，離洛陽很近，只要能固守幾天，朝廷援兵便會到來，汝州之圍即可解除。料想不到，一夜之間，城池已破，別將董漢勛戰死，現在剩下自己孤身陷入重圍。他想，眼下隻身突圍脫險已經無望，只有另謀良策。

王釭從小詭詐，有心計，知權變。他雖然生在世家，而父親並無官職可以蔭襲。大哥王鐸是從科舉入仕的。自己也從科舉出身吧，對於寒窗苦讀，鐵硯磨穿，皓首窮經的生涯，又望而生畏。思來想去，決定還是從旌表選舉①上入仕。

王釭青年喪母，他覺得這是一個表現孝行的好機會。哀悼母喪，他一日三哭。爲表現他孝母的至誠，感動了百鳥，於是，每次哭於母墓，即撒餅屑於地，使群鳥翔集爭食。日子一長，附近的鳥群逐漸形成了一種習慣，只要聽到墓前有哭聲，就爭先飛來。以後即不撒食，也是如此。由此，遠近的人都傳說，王釭至孝，感動瑞鳥祥集老孺人墓地，助爲哀啼。

王釕家貓犬同時產子，這事又觸動了他的心機。他想，如能讓貓犬互乳，豈非又是孝悌家風的一個有力佐證？於是，他取貓兒放到狗窠裡，讓牠飲慣犬乳；同時又取狗兒放到貓窠裡，讓牠飲慣貓乳。時間一長，養成習慣，等到小狗、小貓逐漸長大，也依然保留狗吮貓乳，貓吮狗乳，貓犬互乳其子的故態。王釕還讓家人將此事四出張揚。於是，外間又傳言，王釕家孝悌成風，以至家畜也受其薰陶，貓犬不但不如一般人家相互成仇，反而和睦共處，互乳其子。

漸漸地，王釕孝悌之名傳遍鄉里，聞於有司。州縣官知道王釕是當今宰相王鐸的弟弟，世家出身，爲了逢迎王家，立即將王釕孝悌之名上奏朝廷。朝廷負責選官的吏部官員，也知道王釕係王鐸昆仲，自然樂得官官相護，一方面予其門閭以「孝悌之家」的旌節表彰，一方面將王釕以孝悌之行選官。就這樣，王釕一方面倚仗世家權勢，一方面依靠心計、權術，盜名欺世，躋身官場。

王釕側身官場之後，有哥哥王鐸的支持提攜，加上自己出身世家，深諳官場沉浮的秘訣，又慣會使心術，搞逢迎，所以官運亨通，平步青雲，不兩年就做到了專城刺史。他原指望一帆風順，扶搖直上，萬萬料不到，中途遭此厄運，弄得城池淪喪，全軍覆亡。

突圍無望，已經計窮，那就殺身成仁吧。自己是以孝悌之名，被有司申報朝廷，由吏部選舉爲官的。忠孝節義四字從來不可分，今天是爲國盡忠，爲臣盡節的時候了。豈不聞「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①他很想做一個古聖賢稱頌的，臨大節而不可奪的君子，成全了自己忠孝的名節。可是，當他抽出佩劍想要北面而拜，自裁於塵埃之中的時候，兩手卻不覺顫抖起來，額上沁出了冷汗。當然，他還不至於怯懦到怕割斷自己的頸子，可是他確實割捨不了頭腦中的萬千塵念：嬌妻美妾、萬貫家私、公卿門第、炙手可熱的權勢……

於是，他喟然長嘆一聲，插劍入鞘。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何處下金鈎。保存這有用的軀體是至關重

要的。他想起了《易經》上的兩句話：「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他還想起老子講的「舌存以柔，齒亡以剛」的道理。當今之計，暫時歸降，乃是上策。只要能勉從虎穴暫棲身，將來就會有乘時變化，縱橫升騰的一天。

可是，王仙芝、黃巢二人，降誰爲好呢？王釘權衡了一番，認爲黃巢胸有大志，不慕榮利，一心和朝廷作對，如陷入黃巢手中，凶多吉少。而聽說王仙芝不過一介武夫，並無遠見，見利忘義。今日暫降王仙芝，他日還有運籌迴旋的餘地。

王釘想到這裡，兩條緊鎖的濃眉舒展開來，忙令守城校尉向城下傳話：

「汝州刺史王釘，要找天補均平大將軍王仙芝說話。」

王仙芝聽了校尉的傳話，立即躍馬陣前。此時天已微明，只見敵樓上，王釘冠服袍帶而立。王仙芝橫刀勒馬厲聲說：

「王釘何不早降，你徘徊歧路，眷戀窮城，就要死無葬身之地了！」

王釘向王仙芝謙恭地一揖說：「多蒙王大將軍垂教，王釘敢不遵命？王釘一介儒生，既不能守封疆以建武功，又不能殉職守以成名節，願以彈丸之城，獻於麾下。請王將軍暫緩攻城，王釘即率所部人馬來歸。」

王仙芝一聽這話，喜出望外。他知道黃巢的軍隊已經攻破汝州北門，殺了別將董漢勛。可是，自己主攻的南門，卻因爲沂州新敗，兵微將寡，至今未能拿下。他正嫉羨著黃巢此番又捷足先登，奪了頭功，不料本州刺史、宰相昆仲，兵不血刃，自願歸降，眞是吉人天相。王仙芝忙在馬上欠身還禮說：

「刺史豈不聞，識時務者爲俊傑。只要刺史誠心歸降，王仙芝決不辜負於你。立即約束將士，斂兵不戰，洒掃營寨，恭迎大駕。」

王仙芝和王釘訂立了城下之盟後，即令所部義軍退兵一里之地紮寨，準備受降。

王仙芝親率諸將和侍衛立於營門兩側，迎候王釘。

北門已經被黃巢攻破，州衙也已失陷，王釘顧不得衙內的眷屬，便自帶隨身侍從投奔王仙芝營寨。王釘不耐馬背顛簸，平常來往慣乘肩輿。現在去王營歸降，依然也叫左右肩輿伺候。一來乘坐肩輿，一路上可以不拋頭露面，比較安全；二來方才訂立城下之盟時，他見王仙芝態度謙和，並有「洒掃營寨，恭迎大駕」的話，估計坐肩輿去不致引起王仙芝的反感。

王仙芝率領諸將恭迎於營門之外，營寨裡遍插各色彩幡，居中一幅長幡上寫著：天補均平大將軍兼海內諸豪都統王。

尚讓身佩長劍，面有狐疑之色，在迎候的隊伍中站立不安，最後實在憋不住了，終於走近王仙芝，不解地問：

「仙芝大哥，義軍四面合圍汝州，黃巢大哥已率兵攻破北門，王釘成了甕中之鱉，他既願歸降，就該自縛前來，如何還要我們在營門外迎候於他!?」

王仙芝正在瞻望出城的道路，聽尚讓如此說話，連忙解釋說：

「尚讓賢弟，話不能這麼說。王釘可不比常人，是當今宰相之弟，京都畿輔的刺史，他肯歸降義軍，應該給以禮遇。再說，這次攻打汝州城，黃巢所率義軍攻破北門，殺了別將董漢勛，已奪了頭功，我們贏得了王釘歸降，勉強算是秋色平分。如若再居大簡慢，將王釘推到黃巢營裡去，我們豈非一事無成，而讓黃巢囊括全功？那樣，我們大家都會臉上無光。」

兩人正說著話，出城的大道上已經過來了一乘小肩輿，八人抬著快步而來，肩輿前有數人開道，肩輿後有一隊扈從。

王仙芝一看就知道王釘出城了。在這種兩軍交鋒，兵慌馬亂的陣前，除了王釘，誰還會坐肩輿出城呢？

王仙芝正要招呼大家上前迎接，尙讓已獨自大踏步迎上前去了。

王仙芝還沒有弄明白尙讓的用意，尙讓已走到小轎前面，只見他衝上前去，一手撕了轎前的繡幌，把轎內端坐的人像提小雞似的拎了起來，往地下一摜說：

「你是何人，膽大包天，敢乘了肩輿，衝著義軍營寨而來！」

說罷，霍地拔出了腰間的佩劍。

那人在地下打了個滾，爬起來伏地而跪，磕頭如搗蒜，嚇得渾身戰慄，口裡支支吾吾地說：

「大王饒命，我是……我是……」

他支支吾吾，半天沒把話說明白。想通報姓名，又怕暴露了身分，因爲他不知道眼前究竟是何人。

就在這時，王仙芝大步趕來了。他喝住尙讓說：

「尙讓賢弟，休要魯莽！這就是我們要恭候的客人，汝州刺史王大人。」

王釘一見王仙芝來了，簡直如遇救星，忙說：

「王將軍，救救小弟，小弟是按約誠心來降的。」

王仙芝連忙上前攙起了王釘說：「王大人快別如此。適才這位兄弟不識大人，多有冒犯，使大人受驚了。」

尙讓斥責王釘說：「既是按約誠心來降，爲何不縞衣自縛，徒步前來，反而袍服冠帶，肩輿扈從？你置我軍於何地！」

王釘一時答不上話來，只是吶吶地說：「這，這……」

王仙芝手一揮說：「嗨，騎馬來也好，坐轎來也好，走來也好，不都一樣？這點小事，尙讓賢弟何必太認眞呢！走吧，都到營內小敍，不要爲這小事爭執，傷了和氣。」

尙讓見王仙芝處處護著王釕，便不再說話，他憤憤然「啪」地一聲推劍入鞘，轉身走回自己營寨去。

王仙芝將王釕延進中軍營，叫各將領不必伺候，自回營寨掌管隊伍，然後留王釕在中軍談話。

王釕在營門口吃了尙讓那一嚇，知道義軍中的確有些血性漢子，有稜有角，不是隨人擺佈的，自己還得小心謹愼。來到中軍，二人坐下，王釕納頭便拜，口裡說：

「王釕驅使官軍，堅城相拒，冒犯虎威，乞王將軍恕罪。」

王仙芝慌忙上前扶起，受寵若驚地說：「快別如此，快別如此。兩軍交兵，各爲其主嘛，戰陣間的事情，何必介懷？」

王釕又故意說：「王將軍對待小弟眞是義重如山，王釕不死，異日必當厚報。只是王將軍營中有的將領，恐難相容，王釕羈留軍營，怕於王將軍有所不便。如蒙將軍俯允，王釕這就改投黃巢將軍營去。聽說黃將軍爲人倒是遠見卓識，豁達大度，能夠容人。」

王釕說到這裡，偷偷用眼角瞟了瞟王仙芝，看看他的臉色表情。

王仙芝大大咧咧說：「不必，不必，這裡我說了算，王大人放心留下。剛才那位尙讓賢弟，讀書人出身，迂闊一點，認準一個理，有時過於執著，連我也含糊他三分。其實，他心地並不壞。兄弟兩個都在我營裡，與我情同手足。只要你以後一心向著義軍，他自會改變對你看法。營中諸事有我作主，你只管放心好了。」

王釕剛才的話不過以退爲進，並非眞要去投黃巢，見王仙芝一口應承，諸事有他作主，曲意挽留，也就借梯下樓，留在王仙芝營中，暫作棲身之計。而王仙芝卻將王釕待以上賓之禮，竟至逐漸奉爲謀主，言聽計從。

經過一夜激戰，終於攻破了汝州城。黃巢義軍大獲全勝，還斬了唐朝宿將董漢勛。美中不足的是，沒能殺死或活捉刺史王釘，讓他乘間溜了，不過，那也無關大局。天明，汝州城的百姓擔著酒漿，捧著米餅肉食立於道旁，迎接義軍。黃巢緩轡走在隊伍前面，行近州衙，人叢中走出一老翁，白髯垂胸，鶴髮童顏。雖然年逾古稀，猶自身輕體健，膂力過人。只見他手捧一個長約五六尺，寬尺許的石函③，一逕來到黃巢馬首。然後，雙手舉石函齊眉，獻於黃巢說：

「將軍英勇蓋世，起義兵，誅貪官，討李唐，濟民匡時，建曠世之奇勛，異日必當名垂青史。老翁無以為敬，願以祖傳石函劍獻於將軍麾下。」

黃巢慌忙下馬，親自上前接過石函。石函琢磨得十分光潔，上刻花卉圖案，啓開石函一看，只見其中有一劍，刃若霜雪，光彩照人。上刻劍銘：

水斷虬龍，
陸斬虎兕④。
魑魅魍魎，
莫能逢之。
削玉鐫金，
其刃不卷。

黃巢驚問老翁：「此劍何來？」

老翁捻髯說：「此劍在老夫家已相傳十世了，先祖是個石匠，每日在崆峒山鑿石，於石窟中得此劍。傳說是廣成子煉丹爐中所鑄，其利無儔。先祖遺言：百年後如遇亂世，有人能解民於倒懸，建曠世之奇勛

者，即以此劍贈之。將軍所爲，正應先祖之言，故以祖傳石匣劍相贈。」

黃巢愛玩不忍釋手，撫劍沉思說：「相傳晉代汝州南面方城人張華，爲中書令時，因見有異彩衝於斗牛之間⑤，於是召精通天文的幕僚雷煥詢問。雷煥仰觀天象說：『這是豐城⑥的劍氣上衝於天。』於是，張華以雷煥爲豐城縣令，讓他去尋劍。雷煥到縣，掘監獄屋基，得一石函，中有雙劍，都有刻題：一名龍泉，一名太阿。二劍光芒炫日。雷煥以一劍送張華，一劍自佩。張華得到雷煥進的劍，覆煥書說：『詳視劍上花紋，此劍是干將。莫邪爲何沒有見到？⑦雖然如此，天生神物，最後終於還要合到一處的。』以後張華被朝中奸佞投監害死，失劍所在。雷煥死，一天，子雷華佩劍從水邊經過，劍忽然躍出墮水。但見水中有兩條龍游動，水浪驚沸，於是失劍。」

講到這裡，黃巢嘆息一聲說：「這些傳說固然無憑，未容考信。而今天見到老翁此劍，也就叫人相信古人鑿石爲劍函的事是有的，並不虛妄。」

黃巢命左右速備千金贈老翁，以爲劍值。但老翁堅不肯受，飄然而去，隱沒在人群中，轉眼不知所往。黃巢爲老翁的義舉深深感動，捧劍遙望老翁離去的方向，悵然若失。

衆將領都向黃巢致賀，祝賀他得到這世間罕見的石函寶劍。黃巢卻凄然涕下說：

「黃巢何功何德，堪受此寶劍？這次攻打汝州城，小弟黃欽進城內應，奮勇廝殺，最後鐵臂挽住北城閘門，殞身損軀，打開入城道路，立下垂世大功。只有神勇如他，才堪佩此寶劍。然而爲了起義大業，他年未及冠，已經暴骨沙場了……」

說到這裡，身邊諸將和衆士卒也無不潸然淚下。

黃巢率義軍入城安民畢，親領諸將爲戰死的小弟黃欽營葬。戰地葬儀並不豐厚，一具薄棺、幾串紙花。葬地選在城外一個風景優美的丘崗上，前瞻視野開闊，左右汝河縈洄，塋後松柏蘢翠，地勢高敞乾燥，有

野鳥啁啾，無蟻穴暗泉。

黃巢親奉石匣劍置於黃欽墓穴內，以爲陪葬。口裡禱祝說：

「黃欽小弟，二哥愧對你了。平日關照誘導不夠，致使你莽撞觸犯軍紀。實指望你將功折罪，又誰知功成身殞。今日裡你暫借青山安眠，異日傾覆李唐，另建了均平的新天朝，再爲你重修墓園，再建祝祠，立碑塑像。」

黃巢往墓穴裡培上第一鍬土，營葬的士卒接著撮土覆棺堆墳。隨後擺上香燭牲禮設祭，黃巢親讀祭文說：

乾符三年歲在丙申，時維季秋，巢率夫人曹梅、丹霞，諸弟黃鄴、黃揆，侄黃浩，暨義軍諸將、衆士卒，哭祭於幼弟黃欽之塋曰：

弟以未冠之年，隨兄戎行之中。軍壁汝州，臨陣請纓⑧。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兮忘身命，聳泰山兮拄天宇，摯城門兮捐鐵軀。體托山阿，功垂青史。

嗚呼，兄弟雁行，從此字缺；天程修遠，鴻哀難任。沙場設祭，淚洒山河；九天有靈，伏惟尚饗！

⑨

站在黃巢肩下的，是曹梅、丹霞，以下依次黃鄴、黃揆，以及黃浩。黃巢身後是諸將和衆執事士卒。黃巢讀罷祭文，淚如雨下，夫人和諸弟侄也悲痛難任，泣不成聲。諸將中有爲石匣寶劍陪葬而心存惋惜的人，見了黃巢對兄弟的至情、大義，無不感動以至淚下，惜劍之心方始釋然。

祭祀已畢，黃巢率先上馬，衆將士也依次上馬。軍中無管弦，便以數百面金鼓和數百支號角，爲戰死的烈士奏哀樂。悲壯的鼓角同時震響，一時間山鳴谷應，使人摧心迴腸。

聽到鼓角聲，黃巢胯下的烏龍駒首先昂首西北，引頸長嘶。聽到烏龍駒特別響亮亢奮的嘶鳴聲，一時間汝州全城千萬匹戰馬，聲聲相遞，此起彼落，如在呼喚，如在應答，一齊咴咴嘶叫起來，使氣氛更爲悲壯。

〔注釋〕

① 旌表選舉：古時凡忠孝節義的人，建立碑坊匾額，予以表彰，並從中選擇一些人舉爲官吏。

② 語出《論語・泰伯第八》意思是說，君王可以將自己的六尺遺孤托付他輔佐，可以將百里疆土寄托他守衛，君王要他効死的時候，又能臨難不辱氣節，這樣的人才是眞正的君子。

③ 石函：石匱或石匣。這裡是指石頭琢磨成的劍匣。

④ 兕：古代犀牛一類的獸名。

⑤ 斗牛之間：斗宿和牛宿之間。斗宿、牛宿都屬於二十八宿（古代天文學家對周天恆星的一種劃分法）。斗宿，就是北斗星座；牛宿，就是牽牛星座。

⑥ 豐城：今江西南昌附近，始置豐城縣於晉。

⑦ 干將、莫邪：據《吳越春秋》載：「干將，吳人；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莫邪斷髮剪爪，投於爐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

⑧ 請纓：《漢書・終軍傳》：「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將士自請擊敵，叫請纓。

⑨ 伏惟尚饗：伏惟，俯請，謙恭之詞。尚饗，臨祭而望鬼神歆享之詞。祭文中常用此二詞。

一九

長安城裡，僖宗皇帝李儇剛剛慶賀了他八月五日應天節誕辰，慶賀了沂州大捷、賊渠王仙芝伏誅。興慶宮花萼樓前，渲染喜慶氣氛的花樹上，裝飾的絹花彩燈還沒有拆除。黃巢、王仙芝突率義軍在汝州城下出現，迅疾攻破汝州，生俘刺史王鐐的朝奏，便由忠武、宣武、山南各鎮駐軍，以及各州地方官，一封一封，有如雪片一般送到長安。汝州附近各鎮節度和各州刺史本已探明，王鐐係城破歸降，可是為了避諱王鐸，在給皇帝的朝奏中只說王鐐被俘。

黃巢、王仙芝在汝州城下突然出現，並且攻占汝州的消息，如同王仙芝在沂州戰死，義軍全軍覆沒的消息一樣，不脛自走，剎時遐邇傳遍。最先受到震動的是東都洛陽，城內百官紛紛攜帶家私親眷，倉皇出逃。

這一消息傳來，西京長安大為震動。僖宗皇帝親自召集有田令孜、王鐸、鄭畋等重臣參加的御前會議，決定立即徵調更多的軍隊，對起義軍作第二次圍剿，並且很快完成了軍事部署。

僖宗嚴旨行營招討使宋威，要他立即統帥平盧、宣武、天平、淮南四鎮大軍，從東面包圍起義軍，戴罪立功。

宋威已經將各路大軍遣返本鎮，接到朝廷的詔令，得知王仙芝、黃巢不但沒死，而且轉寇汝州，進逼東都的消息，雖是季秋天氣，也嚇得汗濡衫袖。他生怕朝廷治他冒功欺君之罪，幸好，國難方殷，正是用人之際，朝廷讓他戴罪立功。宋威這才轉憂為喜，趕緊帶領本部人馬從青州出發，會合了平盧、宣武、淮南幾鎮大軍，重組招討隊伍。行營駐在淮南鎮所屬的亳州，準備西進汝州，再和義軍決戰。

經過這番波折，朝廷開始覺得宋威有點靠不住，又增派右散騎常侍①曾元裕為副招討使，統帥昭義鎮

②、義成鎮兩路大軍，駐守洛陽。一方面衛護東都，阻扼起義軍西進；一方面也形成從西面包圍義軍的形勢。洛陽城裡正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百官紛紛攜著眷屬，帶了家私細軟，倉皇出逃。曾元裕奉朝廷誥命，帶兩路大軍來到，才稍稍穩定了一下東都的局勢。

詔令山南東道③節度使李福，帶本鎮人馬步騎二千，分扼鄧州、汝南要道，防禦農民軍南下。官軍主力集中在東西兩線，準備將義軍包圍，殲滅在汝州、鄧州之間。

黃巢識破了唐朝的軍事部署，主動放棄了汝州。王仙芝有上次沂州之敗的教訓，也和黃巢採取一致行動，率部潛出了官軍的包圍圈。於是，兩支義軍全部轉移到了伏牛山以南的廣大地區。

鄧州④是官軍包圍圈最薄弱的環節，只有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帶領本鎮的二千兵馬駐守。黃巢、王仙芝合力一舉擊潰李福大軍，迅速跳出包圍圈。十一月，破郢州、復州，十二月順江東下，包圍了蘄州。⑤

蘄州南臨長江，是鄂東門戶，刺史裴渥係王鐸門生。

裴渥本是一個儒生，於軍旅方面的事情並不在行。起義大軍猝然順江東下，這一帶又無重兵把守，裴渥不勝驚惶，連忙召集幕僚將尉集議，預為迎敵之策。

那些幕僚口裡只會阿諛奉迎之詞，肚裡裝的也盡是搜刮民脂民膏的詭計，並無一人深諳韜略，有運籌帷幄之才。那些將尉也多是酒囊飯袋，更無臨敵退兵之勇。他們齊集州衙，聽了義軍大兵壓境的消息，一個個嚇得面如土色，驚惶失措。有的勸裴渥準備迎降，識時務者為俊傑，以免到時候玉石俱焚。有的勸裴渥棄城出走，暫避鋒芒，賊兵過了，再圖恢復。也有少數幾個愚忠愚勇的人，主張堅守城池，臨難盡節。眾口喁喁，莫衷一是。

裴渥一時委決不下，他讓眾幕僚、將尉先散。並說，此事容他深思熟慮之後再作決策。

裴渥回到後堂，好生煩惱。他寬去冠帶，頹然跌坐在一張墊著虎皮褥子的交椅上，長吁短嘆。時值隆

冬，窗外朔風正緊，愛妾香玉悄移蓮步，給他送來一隻小巧玲瓏的暖手銅爐。見裴渥臉色不好，也不敢多問。

正在這時，衙役悄悄來報：有一自稱從義軍中來的故人，要面見刺史。

裴渥聞報，把暖手銅爐往身旁一放，陡地從交椅上立起身來。他心裡好生驚詫：這人如此大膽，竟敢從賊營中找上刺史衙門來！

同時，又自疑惑：賊營中全是些打家劫舍的強盜，欺君罔上的暴徒，我裴渥進士出身，一州刺史，堂堂正正，深受國恩，與這幫人素無瓜葛，義軍中何來故人呢？此人莫非是他們派來的說客？

想到這裡，裴渥立即命令左右侍衛，在帳後埋伏下刀斧手侍候，只等他一聲令下，便擒下這個大膽賊子。裴渥一切布置停當，才叫衙役傳來人進見。

裴渥端坐堂上，衣冠儼然，目不斜視，兩旁執事侍立。來人走進後堂，一眼看見裴渥，趨前幾步，納頭便拜，口裡悄聲叫道：

「裴大人，小人王三參見！」

一聽王三參見，裴渥心頭一驚。正眼細看，認得是王釪府內的一名親隨家人。

這王三早年跟隨王鐸做書僮，當僕人，對主人十分忠心，辦事也善於機應權變。以後，王鐸當了宰相，在朝廷的地位也鞏固了，便把這個幹練的僕人轉送給初入官場的幼弟王釪。臨走之時，王鐸囑咐王三要像侍候他自己一樣，忠心侍候王釪。並且親筆書一尺幅，題辭二句於上，贈囑王三。題辭說：

山險不曾離馬後，
酒醒長見在床前。

王三得到王鐸的親筆題贈，奴才得到主子的青睞，眞是受寵若驚，一心要報效主子知遇之恩，侍候王釘更是盡意。汝州城破，王釘歸降，樹倒猢猻散，幕僚童僕於兵荒馬亂之中絕大多數離散了。王三卻牢記王鐸的題囑：「山險不曾離馬後」，不避艱險，追隨王釘，同入義營。這樣，王釘也就更加信用他。

王三是王釘的得力僕役，也是他的心腹左右，以前曾多次受王釘的差遣來蘄州辦事，見過裴渥，因此裴渥熟悉王三。

裴渥見王三青衣小帽突然來到蘄州，而且自稱是義軍中來的故人，不免驚疑交加。他叫王三立起身來，一旁侍立，不必行大禮。也不及細敍，便單刀直入地問：

「王三，你究竟從何處來到蘄州，你們主人王世叔現在哪裡？」

按說，裴渥比王釘年紀還大幾歲，稱呼應該裴長王幼。但因爲裴渥是王鐸的門生，有師生之誼，所以，裴渥於王釘也以長輩尊稱。

王三究竟是老於辦事的狡僕，他骨碌兩隻眼睛左右看了看，見雖是後堂，隨身侍衛、衙卒僕役、閒雜人等也還不少，便不正面回答裴渥的問話，只是游移著兩眼，覷著衆人說：

「大人，個中曲折，一言難盡哪——」

裴渥見王三目光閃爍，言語吞吐，知道他有話不便當著衆人說，於是，擺擺手，讓衆僕從、衙役一齊退下。

這時，後堂只剩裴渥和王三兩人。王三這才雙膝跪倒，磕下頭去說：

「啓稟大人，我家主人近在咫尺，就在城外王仙芝營寨裡。只是一時還不便進城拜望，所以先派王三來叩見大人。」

裴渥大驚說：「如此說來，外界盛傳的，汝州城破，王世叔陷入賊營之說，是眞的了。」

「完全屬實，一點不假。」

裴渥嘆息說：「王世叔乃世代簪纓之家，一門連出過兩個宰相，備受皇恩。汝州之役，賊出奇兵，猝不及防，以至城破，這也很難怪他。只是未能與城共存亡，成就千載美名，實屬憾事。陷入賊營之後，一定吃了不少苦頭，受了不少折磨吧？」

「啓稟大人，我家大人到王仙芝營寨之後並未吃過苦頭，受過折磨，相反得到了王仙芝不平常的禮遇。」

裴渥不勝驚詫：「什麼，身陷賊營，還受到禮遇？王世叔身爲朝廷命官，榮膺專城刺史，世受皇恩，難道他——他——」

裴渥本來想說：「難道他屈膝降賊了不成？」可是，話到嘴邊，又覺得這幾個字用在王釘身上，實屬難以啓齒，所以，幾次欲言又止。而王三十分乖覺，察言觀色，聽話辨音，裴渥沒有說出的意思，王三早已明白了。他趁機申說：

「不，我家大人並非眞心屈身事賊，王仙芝將階下囚待爲座上客，也自有他的用心。我家大人特遣王三送有密書在此，大人看後，一切自會明白。」

王三說罷，撩起外衣，將貼身的一件夾衣撕開一角，從裡面取出一粒蠟丸來，雙手呈給裴渥。裴渥剖開蠟丸，裡面露出一份絹書，抽出絹書來看，只見上面寫道：

裴刺史世兄執事：

宋威邀功，小勝而冒大捷。賊渠不死，困獸向壁猶鬥。黃巢、王仙芝今秋潛入汝州，逼近城池，王釘猝不及防，倉卒應戰。小堤焉防大波？終至城破身陷。每念及此，炙心摧肝。然釘含詬忍辱，苟活人世者，心常懷仇恥之憤，胸不泯滅賊之志耳。

古人有言：止戈爲武。賊渠王仙芝一介鹽梟，乃見利忘義之徒，若誘以高官厚祿，必當舉衆來降。屆時兵不血刃，而賊亂自平，豈不善哉？

爲此，特致書刺史世兄左右，請速急申奏朝廷，極力保舉，予王仙芝赦罪除官。弟當力勸王仙芝斂兵不戰，靜待朝廷招安敕旨。京中家兄處，當另遣專使稟報此情，務期於御前討下一道赦罪除官聖旨。

此計若成，非特弟之罪身可贖，海內賊亂亦指日可平。而刺史世兄功在社稷，名垂青史，自不待言耳。

倉卒命筆，書不盡意。

釘頓首再拜

裴渥看罷來書，不覺心中大喜。暗想：賊兵蜂至，正無禦敵退兵之良策，心懷城破身擄的殷憂。想不到干戈轉瞬化爲玉帛，青鳥送來平賊建功的良機。不過，他還有點不大放心，沉吟一下又問：

「申奏朝廷，極力保舉，予王仙芝赦罪除官的事，裴某可以全力去做。只是王仙芝那邊是否定會接受朝廷招安呢？此事，王世叔不知是否確有把握？」

「回稟大人，此事確有把握。自汝州城破，身陷賊營之日起，我家大人就一直在思謀活動此事。如今我家大人已深得王仙芝信賴，引爲心腹幕僚，言聽計從。申奏朝廷赦罪除官的事，已是我家大人和王仙芝密商妥貼了的。」

裴渥用深邃的目光注視著王三，進一步探問：

「王仙芝雖然名爲『海內諸豪都統』，各路賊兵並不完全聽他指揮調度。另一支賊兵，首領黃巢，此人

熟讀兵書，廣有謀略，王仙芝駕馭不了他。沂州一戰，王仙芝實力大虧，而黃巢避過鋒芒，隊伍反而大大發展了。朝廷招安，即使王仙芝接受，黃巢不予理會，怎麼辦？這一層，不知王世叔想到沒有？」

王三不愧是王釘的心腹健僕，主人的想法，他完全能曲折盡意地傳達。聽了裴渥的探問，立即對答說：「這一層，王大人也想到了。怕裴大人不放心，事先有話交代小人。我們大人說，只要王仙芝受了招安，賊軍帥旗就倒了，於整個賊軍士氣、軍力影響極大。即算黃巢不從，那時他也孤掌難鳴。趁賊兵人心不穩，軍心惶惶之際，舉兵進擊，餘寇也就易於剿滅了。」

裴渥聽罷，喜形於色說：「王世叔深謀遠慮，眞是子房再世，裴某也就放心了。」

裴渥立即取過文房四寶，修書一封，仍舊蠟封好，讓王三暗藏身上，帶回面呈王釘。信上表示完全按王釘謀劃辦理，立即草表，連夜申奏朝廷，予王仙芝赦罪除官，招安歸降。讓王釘靜候佳音。

起義軍來到蘄州地面倏忽月餘。王仙芝只推北方士卒初到江南，坐慣鞍馬，不習水戰，水上練兵需要時日，而斂兵不戰。

年殘歲晚，仲冬季節，朔風漸緊，北方的大雁一群群、一隊隊到江南過冬。王仙芝統率的這支義軍，水上練兵抓得並不緊，士卒們鎮日駕著小船，不在廣闊的水面上練習行船使櫓，卻深入湖港、河汊，射鳧獵雁，捕魚撈蝦。

蘄州的官軍既不出城襲擊義軍，也不驚惶失措棄城而逃，只是半閉著城門，加強了警戒，減少了城門的出入，嚴格了守門士卒的盤詰。

王釘鎮日追隨王仙芝左右，或使船射鳧，或打圍獵獸，遷延時日，以待朝廷招安聖旨。

一日，王釘隨王仙芝微服到軍營附近一個小鎮，想看看江南村鎮的風光。行到小鎮跟前，但見流水淸

碧，拱橋如月，後倚丘陵，綠樹奇石；前臨田疇，格如棋局；小路盤曲，蜿蜒四達。那上鎮趕集的人，或挽籃，或荷擔，前呼後應，絡繹不絕。來到鎮上，又見人物俊秀，屋舍儼然。王仙芝不覺嘆道：

「江南風光畢竟不同！」

王仙芝和王釘正在指點觀賞村鎮風光，遙見鎮內一家酒店門口，衆人攢集，人聲沸揚，似在圍觀一件什麼稀罕物事。兩人不覺動了好奇之心，帶了幾個隨侍走上前去。近看，原來店門口懸著半邊破銅鏡，一旁標著：

「千金出售。」

圍觀的有鎮上的市民，也有上鎮趕集的農民，無不嘖嘖稱奇。指指點點，議論紛紜，都說：半邊破鏡，如何值此高價？

也有人猜測：這是店主人和那賣唱女子故弄玄虛，以招徠顧客。

王釘上前見了那半面破鏡，心裡卻不免一驚，他想：這不是留在瓊枝手中的信物嗎？忙向圍觀衆人打聽店前這面破鏡的原委。

衆人說，半月之前鎮上來了個奇異女子，容顏美麗，既能唱北腔，也能唱南曲，要借酒店賣唱和懸賣半面破鏡。當時和店主言定，賣唱得的錢，全歸店方，自己只求個食宿位置。聲言但等有個識貨的，買去此鏡，她得了千金鏡價，即以爲盤川，回揚州老家去。自從女子到店賣唱，酒店生意倍加興隆，引得那店主好不歡喜。只是這半面銅鏡招售半月，卻無人問津。

聽了衆人的介紹，王釘更確信這酒店中賣唱的女子便是他的愛妾瓊枝，於是一幕幕往事不覺湧上心頭。

兩年前，王釘欺世盜名，加上王鐸在朝中活動，銓選入官。王釘北上赴任前夕，在揚州臨江仙酒樓宴別朋友。平日，王釘在家當公子哥兒的時候，常常出入妓院酒樓，很喜歡臨江仙酒樓裡一個年方二八，明

眸皓齒，色藝俱絕的歌妓瓊枝。宴別的酒席就擺在臨江仙酒樓上，席間也召瓊枝檀板清歌助興。

王釘門下有幾個清客，素知王釘喜歡瓊枝，爲了討好王釘，席間便對店主人說：

「王大人銓選入官，不日北上，從此南回日稀。王大人素來喜歡瓊枝，店主人何不成人之美，放瓊枝隨王大人舟車北上？王大人何吝千金，贖身之費自然不會少給。」

店主人不敢得罪王釘，堅拒不允自然不妥，心生一計，婉轉地說：

「瓊枝是小店的搖錢樹，王大人不吝千金，小人又何愛千金？況且瓊枝小女端重不諧，就像當年的褒姒，千金難買一笑，只怕也侍候不好王大人。」

一位清客隨口說：「周幽王當年舉烽火，召來八百諸侯，逗笑了褒姒，我們大人也自然有法逗笑瓊枝。」

店主人心中暗忖：堂堂銓選京官，一定不肯在這個小酒店給一個歌妓逗笑；瓊枝平日端重不諧，也不會輕易嬉笑。爲了敷衍這幾個清客，便說：

「王大人如能當場逗笑瓊枝，小人就答應以千金爲值，任王大人贖走瓊枝。如若王大人不能當場逗笑瓊枝，今日諸位官人便自飲酒，再別提千金贖嬌之事。」

想不到店主人居然以此爲口實，認起眞來，弄得幾個清客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正在尷尬之際，王釘卻開口了，他搔首踟躕地說：

「王釘幼讀詩書，三教九流⑥無所不曉。向知三教聖主無一不是婦女，故一慣敬重裙衩。如能讓瓊枝一笑，自然是王釘所願，只是無此能耐。」

座上一位來客，詫異地問王釘：「王世兄剛才說，儒釋道三教教主都是婦女，此說不知何所憑據？」

這位客人的問話，引起了滿座的注意，連瓊枝也停下檀板，傾耳聽著，想知道王釘究竟說出什麼憑據來。

王釕微笑說：「王釕博通三教，確知佛教教主釋迦如來便是婦人。」

滿座驚問：「爲什麼？」

王釕說：「《金剛經》云：『敷（夫）座而（兒）坐。』如來若不是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坐呢？」

滿座聽了都欣然而笑，瓊枝一旁面有愉色，然而不啓齒，不倩笑。

一位客人接著問：「太上老君李耳，怎麼也是婦女呢？」

王釕說：「豈不聞《道德經》上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老子李耳如若不是婦人，怎麼會『有身』，懷孕呢？」

聽到這裡，滿座嘩然。瓊枝一旁也不覺啓齒。

酒店主人在一旁也忍不住了，上前又問：「王大人，你是幼讀詩書，拜過文宣王孔子的，怎麼說他老人家也是婦女呢？你可有什麼根據？」

王釕不慌不忙地說：「根據自有，還是文宣王自己說的。豈不聞《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嫁）者也。』文宣王不是婦女，他爲何要等著嫁人呢？」

聽到這裡，滿座捧腹，店主人隨衆哈哈大笑。瓊枝在一旁忍俊不住，也掩嘴吃吃地笑了。

王釕講三教教主都是女人的話，一個淸客已微知他的用意，就在留心觀察瓊枝的表情。只見她初時稍有愉色，隨後也只略略啓齒，而到最後終於忍俊不住，掩嘴吃吃笑了。看到這裡，淸客得意地嚷道：

「看，瓊枝笑了，瓊枝笑了！」

衆人朝瓊枝望去，掩著櫻桃小嘴的纖手尙未放下，兩個深深的酒渦還沒有消失，臉上猶帶笑靨，秀眉邊兀自漲著笑紋。

大家這才猜透了王釕方才的用心，想起有約在先，一齊拊掌說：

「妙、妙，店主人這回該讓王大人給瓊枝贖身了。」

店主人想不到王釕果然小施詭計，逗笑了瓊枝，心知上了當，然而有言在先，後悔莫及，只好裝出一副慷慨樣子說：

「丈夫行事，出言不二。只要王大人交割千金，立即讓瓊枝隨大人舟馬上京赴任。這也是王大人艷福，兩人前生夙緣。」

王釕讀書，正經學問沒記到腦子裡去，邪門歪道的東西倒裝了不少，才識雖然不足，但是詭詐有餘，終於用這樣的手段得到了瓊枝。

瓊枝離開了酒樓歌肆，成了王釕的愛妾，先隨王釕進京，以後又隨他到汝州刺史任所，生活當然比賣唱的時節優裕多了，所以，瓊枝心裡感激王釕贖身之恩。儘管王釕夫人是個有名的妒婦，瓊枝受了一些歧視、齷齪，她還是忍受著。

重陽節這天傍晚，王釕正在衙內家宴，瓊枝檀板低唱，十分歡愉。就在這時，守城校尉忽然來報，義軍猝然大至，包圍全城。王釕聞報，驚慌失措，撇下內眷，就要出去巡城。瓊枝預感到大事不好，牽著王釕的袍袖掩面啼哭。王釕也故作多情，仿效五代時陳朝太子舍人徐德言和陳後主之妹樂昌公主，破鏡重圓的故實，當時把座上一面銅鏡打破，與瓊枝各執一半。約言如有不測，以此作爲互相尋訪，以求團聚的信物。

以後，汝州城果然被黃巢攻破，王釕降了王仙芝，僅以身免，而家室則陷在汝州城內。王釕夫人投井自盡，瓊枝痴心地想著破鏡之約，隻身喬裝逃出汝州，一路尋訪王釕下落。路上聽人說王釕已經歸順王仙芝，瓊枝便順著義軍的踪跡，一直找到蘄州來了。

王釕當時不過故作姿態，以示風流。自進了王仙芝軍營之後，一路戎馬倥傯，早把這事忘到九霄雲外。

但想不到瓊枝多情，竟然眞的找到這裡來了。這時，王釪心中忽生一計，想起三國時候董卓把貂蟬巧贈呂布的事，覺得瓊枝來得正是時候。

王釪看了店門前懸著的半邊破鏡，對王仙芝說：「王將軍，小弟願以千金買此破鏡。」

王仙芝一聽，大惑不解，問王釪：

「你今天怎麼了，要用千金買半面破鏡？如果你身邊還暗藏著千金，何不早日拿出來助我軍餉？」

王釪說：「好，我就去取了千金來。」

軍營離小鎭不遠，王釪從侍衛手裡接過一匹座騎，翻身跨上，著了一鞭，飛馳而去。不一會兒，王釪又騎馬轉回來了。王仙芝上前問他：

「王釪，你的千金在哪兒？」

王釪從懷裡取出另半面破鏡來，一晃說：「這便是！」

王釪說著，走到店前，將兩面半邊銅鏡一合，正好對上一面團圞的圓鏡。

王仙芝在一旁看了，摸不著頭腦，瞪著眼睛說：

「王釪，你這是弄的什麼玄虛?!」

王釪問：「王將軍，你知道『破鏡重圓』的故事嗎？」

王仙芝想了想說：「嗯，好像有這麼回事，只不知道發生在哪個朝代，也不清楚詳情如何。」

王釪說：「這是離現在三百年左右，陳朝後主叔寶末年的一段故事。陳後主陳叔寶的妹妹樂昌公主，才色冠絕。當朝有個叫徐德言的人，在宮內當太子舍人，是一個在太子左右，教太子讀書、禮節的官，被召爲駙馬。樂昌公主妻徐德言的時候，陳朝國亂正殷，隋文帝楊堅已經舉兵。徐德言恐怕有朝一日國破家亡，夫妻不能相保。一天，對樂昌公主說：『以公主的才貌，國亡之後一定要被權豪之家占去，那樣我們

就要永遠分離了。假如情緣未斷，也許還有希望相見，我們互相間應該留一個可作憑信的東西。』說罷，徐德言打破一面銅鏡，和樂昌公主一人保存一半，密約說：『他日分離之後，一定在正月十五拿它到京都市場上貨賣，我那時就到京都市場求這半邊銅鏡，並且以這半邊銅鏡爲線索，去尋訪你。』

「等到陳朝亡國，樂昌公主果然被擄到了隋朝公侯楊素家裡。楊素十分喜愛樂昌公主，眞是寵嬖有加。而徐德言卻流離辛苦，才勉勉強強捱到了長安。正月十五那天，他按約到長安市上訪求，市上果然有一個老嫗在賣半邊銅鏡，而且索價極高，過路人都把這當笑話講。徐德言上前，一直把老嫗引到他下榻的旅店裡，用好酒好食款待那老嫗。隨即說明自己的來歷，從行囊裡取出半邊鏡子來相合。並在鏡上題詩一首：

鏡與人俱去，
鏡歸人不歸。
無復嫦娥影，
空留明月輝。

「老嫗把團圓的破鏡帶回去，樂昌公主見了鏡上的詩，涕泣著，悲不能食。楊素知道了這件事，也動了憐憫之心，當即派人召徐德言進府，把樂昌公主還給他，並且厚厚地贈送他們財物。臨別，爲他們置酒送行，楊素讓樂昌公主也作一首詩。陳氏即席賦詩說：

今日何遷次？⑦
新官對舊官。
笑啼俱不敢，

方驗作人難。

「隨後，樂昌公主即與徐德言同回江南，一起終老。」

聽罷王釪講「破鏡重圓」的故事，王仙芝哈哈大笑，搖著頭說：

「世上哪有這麼巧的事情？這都是你們讀書人編出來，騙那些好動感情的人淌眼淚的。」

王釪卻一本正經說：「不，世上也眞有些痴情的人，你看，眼前不又是一面破鏡嗎？」

王仙芝驚奇地瞪大了眼說：「怎麼，王釪你也搞了一面破鏡，難道這個賣唱的女子和你有什麼瓜葛不成？」

王釪故意擠出幾滴眼淚，裝出一副憂戚的樣子說：

「不瞞將軍，這個賣唱的女子就是小弟的賤妾瓊枝。汝州城破之後，想不到她跟踪尋訪來到了這裡。」

王仙芝也不無驚訝地說：「想不到前朝故事，今朝重演。你快進酒店去，看看賣唱的女子是否眞是你的愛妾。要是的，快把她引到軍營裡去。」

王仙芝和王釪步入店內，只見店堂裡一個女子綽約而立，輕敲檀板，慢啓朱唇，正在深情地唱著一首小令：

莫打南來雁，
從他向北飛。
打時雙打取，
莫遣兩分離。

店堂內座無虛席，卻鴉雀無聲，一齊靜聽女子音容婉麗，一往情深的歌唱。

王釘立在人叢中，待她唱罷一曲，手舉重圓的破鏡，遠遠喊了聲：

「瓊枝！」

那女子聽到呼喚，猝然一驚。抬起一雙鳳眼看見了王釘，立即像風吹著一朵荷花飄過湖面，曲折地穿過席面，飄然來到王釘站立的地方，粉頸低垂，黯然泣下：

「官人，總算找到你了……」

原來，汝州城破之後，瓊枝聞說王釘歸降了王仙芝，並不曾受苦。隨後又聽說他已經成了王仙芝的親信幕僚，受到厚遇。於是，尾隨著義軍的行踪，帶上破鏡，迢迢千里前來尋訪王釘。直到蘄州地面，這才追上了義軍隊伍。她故意在王仙芝營寨附近的小鎮上，懸鏡賣唱。心想：王釘如果沒死，眞在王仙芝營裡，定能邂逅相會。

王釘安慰她說：「不要傷心了，今日重逢應該高興才是。」

接著，忙將她引見王仙芝：「瓊枝，快來見過這位貴人。這就是名震海內的王仙芝將軍，也是我的救命恩人。要不是王將軍的恩遇，你今天也許就再也見不著我了。」

瓊枝見一個身材魁梧，眉宇間透著威武氣概的人站在跟前，身後有一班扈從，雖未戎裝，但英氣逼人，知道此人便是義軍首領王仙芝了。連忙垂下眉簾，輕拂長袖，緩折柳腰，跪拜下去說：

「王將軍厚恩，沒齒不忘。」

王仙芝不便上前攙她，只連說：「快起來，快起來，別跪地。」

瓊枝這才一展腰肢，緩緩站起，眉眼盈盈地佇立在王釘身旁。她心想：王仙芝並不像官府傳說的那樣兇狠粗魯，外貌倒還英勇，對人也和氣。

王仙芝這個武夫此刻也不覺動了感情，他望著面前的瓊枝，嘆息地說。

「你眞是一個多情的女子，我看當年的樂昌公主也及不了你。」

回過頭來，又笑著對王釘說：「王釘呀，你比徐德言就差遠了。當年徐德言千里迢迢從江南跋涉到長安，去找樂昌公主。你呢，莫不是早把這事給忘了？要不，怎麼總沒聽你在我面前提說過？你要說起，我也派人去把瓊枝給你接來了。害得一個弱女子山一程，水一程地，千里迢迢跑來找你。兵荒馬亂的，還虧她一路上巧應付，沒出什麼事。好了，現在你們夫妻重逢，破鏡重圓，高高興興地一塊兒到我軍營裡去吧。」

王釘聽了王仙芝這一番說到他的隱處的話，也不明置可否，只是唯唯點頭，嘿嘿陪笑。

瓊枝想不到王仙芝這樣一個鎮日騁馳沙場，出生入死的義軍首領，倒說出這樣一番體貼人的話來，不覺觸動心弦，兩個多月來擔驚受怕的境遇，一路上跋涉奔波的辛苦，一齊湧上心頭，以至潸然落下淚來。

酒店中，衆酒客見王仙芝、王釘氣派不凡，身後隨從也一個個豪健，和那女子親切談話，毫無拘禁，便知道他們關係不一般。猜測著，這些人雖然身分不明，但是定然來歷不凡。小鎮的人膽子也小，知道而今世事不靖，怕惹麻煩，一個個也不聽歌了，算了酒錢，各自出店去。

瓊枝向店主人告擾道別，店主人看了王仙芝一行的情勢，也不敢留難，相反好言笑臉相送。就這樣，瓊枝隨王仙芝、王釘一起回到義軍營寨。

王釘這人善於察言觀色，從言談姿態中已經隱約感覺到，王仙芝對瓊枝十分喜愛。王釘不但不嫉忌，反而投其所好。最初，王釘讓瓊枝在公衆宴席上，爲王仙芝唱歌侍宴。以後，軍中寂寞，王仙芝獨酌遣杯，也派人去叫瓊枝唱曲助酒。每逢這種時候，王釘不但不從中作梗，反而極力攛掇瓊枝去。

臨去時，王釘總是囑咐瓊枝說：「你到王將軍跟前，相機勸說他及時歸順朝廷。我當通過我哥王鐸，和蘄州刺史裴渥極力爲他保奏，請朝廷予他赦罪除官。如此，兵災消弭，社稷有益，王將軍自身也落個榮

華富貴。此事如成，你的功勞也不小，將來青史上還少不了要記你一筆。」

瓊枝啐了他一口說：「我夠格上什麼青史、藍史，只圖息了干戈，過個安逸舒服的日子就心滿意足了。」

接觸的時間多了，瓊枝的色藝柔情漸漸使王仙芝傾心。而瓊枝也將王仙芝和王釪在心中暗暗揣摩比較。她覺得王釪這人不過是一個花花公子，對她好像沒有多少眞情，倒似乎是想利用她去幹一件什麼勾當。反正王釪心思很深，叫她捉摸不透。而王仙芝呢，瓊枝最初覺得他有一種威懾之感，以後見他說話和氣，主動接她到軍營來住，又產生了一種感恩之情。漸漸日久，瓊枝更覺得王仙芝勇武、豪爽，對她的感情較之王釪反而質樸、深厚些。於是，瓊枝對王仙芝也自然起了一種依戀之情。

連月沒有戰事，赦罪除官、招安歸順的敕旨也還沒有下來，不知裴渥、王鐸的保奏文書結果究竟如何。而黃巢卻不斷派人來催促說，水上操練已經嫻熟，可以約期進兵，攻打蘄州城了。王仙芝不免心中煩悶，又要藉酒澆愁，隨即便叫侍衛去請王釪夫婦來中軍飲酒。

王仙芝請的是王釪夫婦二人，但是，王釪本人每次都藉故推辭不去，只讓瓊枝一人前去侍宴。瓊枝最初還覺得一人前去不大方便，有些忸怩，禁不住王釪的極力慫恿，以後也就慣了，反而覺得王釪不去還自在些。

這天，王釪推說想和幾個侍卒出外獵雁散心，又讓瓊枝一人去陪王仙芝喝酒。

酒至半酣，王仙芝微醒，略紅的醉眼裡射出熾烈的目光，望著另席一旁侍坐的瓊枝說：

「仙芝生長北地，卻久聞江南子夜吳歌⑧優美異常，悱惻動情，渴想一聽。瓊枝是吳地人，又擅歌，何不唱一曲子夜歌，爲仙芝助酒？」

瓊枝說：「子夜歌有數十曲，不知將軍想聽哪一曲？」

王仙芝想了想說：「我也不大熟悉子夜歌，點不出歌名來，只聽說其中有一首『打殺長鳴雞』的，格

外好聽。我還不大明白，爲什麼要打殺長鳴雞呢？」王仙芝向瓊枝投去一瞥疑惑的目光，問：「呵？」

聽王仙芝點名要她唱「打殺長鳴雞」，瓊枝心頭像有頭小鹿在撞動。一側爲瓊枝另設的專席上擺的是果品茶點，她並未喝酒，此刻卻雙頰嫣紅。這是一首寫男女幽會，情人怨夜短的大膽情歌，可是，王仙芝卻問，爲什麼要打殺長鳴雞呢？這叫她如何回答呵！

瓊枝避開王仙芝的熾烈目光，也不正面回答他的問題。可是對他指名要唱的歌，卻不好拂了他的意不唱。於是，瓊枝解釋說：

「那叫〈讀曲歌〉，『打殺長鳴雞』是這首歌的第一句。」

王仙芝揮手說：「〈讀曲歌〉就〈讀曲歌〉吧，你唱好了。」

瓊枝從席上娉娉婷婷地站了起來，理了理額前的雲鬢，纏綿悱惻地唱了起來：

打殺長鳴雞，
彈去烏臼鳥。⑨
願得連冥不復曙，
一年都一曉。

最末兩句是重唱，餘音裊裊，不絕如縷。歌唱完了，瓊枝還定定地站在那裡，深邃的目光茫然前視，兩滴晶瑩的淚珠在明亮的眼睛裡熠熠流動，終至滴落到桌上。她是在爲這對情人祝福，還是在爲他們幽會所帶來的難測的命運擔憂？她自己完全沉浸到歌中的意緒裡去了，以至肩上那方綉花錦緞披肩滑落在地，也沒有發覺。

王仙芝走上前去，從地上拾起綉花錦緞披肩，要給她披在肩上，瓊枝這才從如醉如痴的情緒中清醒過

來，她惶惑地轉過身，想接過披肩自己披上，可是，無意之中一雙纖纖的素手卻和王仙芝那雙溫暖的大手相觸了。瓊枝兩手如被炙灼似的，立即縮回。王仙芝終於將肩巾披到了瓊枝肩上。

王仙芝聽完了全歌，他不再問爲什麼要打殺長鳴雞了。顯然，他已經明白了歌的主旨，只是不住地點頭讚嘆：

「好歌，好歌！果然名不虛傳，眞是人間天籟。」

王仙芝從桌上取了一隻唐三彩瓷杯⑩，滿滿斟了一杯酒，雙手奉上瓊枝說：

「難得你爲我唱這麼一支好曲，我敬你一杯美酒。」

這回，瓊枝不再親手去接酒杯，卻從自己席上取過一隻漆盤，舉案齊眉去接王仙芝手中的酒杯。王仙芝只好將酒杯放到漆盤上。

瓊枝覺得王仙芝是義軍首領，將軍有敬，卻之不恭，便舉起酒杯放到唇邊略微抿了抿。酒一沾唇，瓊枝臉上立即微露酡顏，樣子顯得更加嫵媚了。

王仙芝吟哦著這首子夜歌，慨嘆地說：「這幾年東征西討，餐風宿露，安穩覺也難得睡一個，離這子夜歌裡唱的，相去太遠了。」說罷，不禁黯然落淚。

喝了一點酒，瓊枝膽子也大了一些，她想起王釘尋常對她的囑咐，便勸王仙芝說：

「王將軍，聽我家大人說，朝中已經有人爲將軍極力保奏，聖上也有顧恤子民之意。只要將軍幡然念轉，一心歸順朝廷，不日就可以赦罪除官。那時候，將軍便可以坐享安樂了。」

王仙芝嚮往地說：「但願有那麼一天，還願能有一位如你一樣端莊美麗，多才多情的娘子相伴，平生之願也就足了。」

瓊枝羞澀地說：「瓊枝蒲柳賤質怎值得將軍一提？他日將軍自有黃金屋，自有顏如玉的。」

看看已到掌燈時分，瓊枝告辭要回。這時，侍衛也來稟報軍務，王仙芝才叫撤了宴席。

瓊枝回到住處，王釘已先在屋裡等著。他乜斜著兩眼，迎著進屋的瓊枝，訕笑地說：

「今日陪王將軍飲宴，格外動情吧？」

瓊枝回答說：「我不過是奉官人的差遣，前去侍宴罷了，慣常如此，今日有什麼特別的？」

王釘把斜躺在床上的身子坐正了，肅然說：「不，往日和今日不同，今日唱了那支有名的子夜歌，兩人都落了淚，不是格外動情嗎？」

原來，王釘買通了王仙芝身邊一個親隨近侍，酒宴間的情況，都及時告訴王釘了。瓊枝聽罷，心頭一驚，立刻滿臉飛霞，雙頰緋紅。她又羞又臊，無限委屈地說：

「你叫我去侍宴，回過頭來又這樣奚落我，眞把人冤屈死了，下次我再不去了。」

說罷，手掩著臉，面壁嚶嚶啜泣起來。

王釘見瓊枝認起眞來，又改莊爲諧，笑臉撫慰說：

「我不過和你鬧著玩罷了，你便認眞。其實，就是要引得王仙芝動情，他越動情才越好呢。」

瓊枝回身嗔怪地說：「你嘴巴兩層皮，咋說咋有理，我還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王釘趁勢跪下去說：「瓊枝，難得你千里迢迢從汝州跑到蘄州來找我，你的深情，我永遠難忘。現在我還有一事相求於你，你如答應幫助我，我更要永世感激你。」

瓊枝吃了一驚，忙說：「官人，你快起來，有話好好說，爲什麼要這樣？」

王釘還不肯起來，說：「你答應了，我才起來。」

瓊枝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說：「我和官人相處已非一日，平日有話直說，今日爲何吞吞吐吐？要我做什麼，只管講好了，只要我能做到的，赴湯蹈火，我也去做，以報官人當年贖身之恩。」

王釘見瓊枝首肯了，這才站起來，假惺惺地說：

「這事本來不好啓齒，但是事到如今，也只好直說了。」

說到這裡，王釘故意裝出一副一本正經的樣子，反過來問瓊枝：

「你覺得王仙芝將軍對你，究竟情分如何？」

瓊枝臉上一陣緋紅，低下頭去羞澀地說：「看你，又扯到這事上來了！王將軍把你當作親信幕僚，待爲上賓，幾乎親如手足。他知道我是你的人，當然也就另眼相看了。」

「不，不只是因爲我的緣故，王將軍才對你另眼相看。我覺得王將軍是打心眼裡喜歡上你了。因此，我想，我想，乾脆把你送給王將軍……」

不等王釘說完，瓊枝又羞又惱，嬌嫩的粉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一串串珠淚，從杏眼裡垂下桃腮，她又氣又急地說：

「官人別看我出身微賤，原本是個歌女，然而，多年相依相伴，你也該知道，我不是一個水性楊花的女子。官人今天如此說話，叫我瓊枝有口難辯，從此，我再也不去王將軍處唱歌侍宴了。」

「不，瓊枝，你不要錯會了我的意思。你行爲端正，誰也無法詬病。我說的全是眞情，察言觀色，我已經淸楚地看出王將軍喜愛你的深情。王將軍於我有活命厚恩，而你是我的心肝，把你送到王將軍身旁，也就是獻上我王某的一顆心。再說，今天我們是寄人籬下，俯仰由人。王將軍既然喜歡你，如果拂了他的意，只怕你我性命難保……」

「不，王將軍不是那樣的人，這全是你自己的揣測！」

「瓊枝，不要多說了，你方才不是答應過，要盡全力幫助我嗎？」

瓊枝臉色蒼白，呼吸急促。從揚州贖身的那天起，她就擔心著有一天王釘要拋棄她。但她怎麼也想不

到，王釕會在她千里迢迢帶著破鏡來歸依他的時候，下此狠心，將她拋棄。她萬難想到王釕心裡會隱藏著這麼許多難以告人的心思。從方才的一番話裡，已經聽不出王釕對她還有什麼情意，瓊枝終於顫抖著嘴唇說：

「你想怎麼辦，就怎麼辦吧，我也是俯仰由人哪……」

話一說完，瓊枝頹然跌坐在交椅上，眼淚撲簌簌如珠拋洒。

「好，早該如此！」王釕喜不自勝地說，「不過，你到王將軍身邊之後，更重要的還要時時規勸他，不可錯失良機，早早歸順朝廷。這裡有我和裴刺史引薦，朝中有我哥王鐸在皇帝面前極力保舉，朝廷定能爲他赦罪除官。你如能在床頭耳畔相機進言，玉成此事，爲聖主分憂，爲國家弭禍，我已經說過，將來青史上少不了要記你一功的。」

「我不要什麼青史留名，你少跟我說這些！」

「好，好，不說青史留名。可是，你既然答應到王仙芝將軍跟前去，爲了你自己將來的榮華富貴，安樂尊榮，也是勸他歸順朝廷爲好吧？」

瓊枝還能說什麼呢？只有默然，只有暗暗彈淚而已……

就這樣，王釕把瓊枝獻給了王仙芝。王仙芝自得了瓊枝之後，更覺得王釕對他是一片忠心，而把王釕引爲心腹、體己。王仙芝對瓊枝，情熱自是如膠似漆。於是，瓊枝那顆碎了的心又重新粘合起來，瓊枝那如灰似燼的情熱又重新燃燒起來。

她認定王仙芝不像花花公子王釕，王仙芝對她要純一、眞誠得多，她也就把自己的一顆心全部給了王仙芝。她倒沒有王釕說的那些冠冕堂皇的想法：什麼爲聖主分憂，爲國家弭禍等等。可是，她卻眞的悄悄按王釕所希望的那樣去做。王仙芝待她越好，她就越是爲王仙芝目前的處境擔憂，希望他早日結束這種把

腦袋懸在腰裡，對抗官軍，出生入死的生活。夜闌人靜，也少不了時時在枕旁耳畔絮叨幾句，勸王仙芝藉王釘的引薦，及早歸順朝廷。不一定希求高官厚祿，但願二人能過個夫唱妻隨，生兒育女，白頭偕老的生活。這算不上奢求，不過是一個普通人最起碼的生活願望罷了。

王釘那些包藏禍心的攛掇，瓊枝那些滿含情熱的規勸，終於徹底地說服了王仙芝。他現在水上練兵是假，按兵不動等待朝廷赦罪除官是眞。正是眼望御旨到，耳聽好消息。

這一天，王仙芝帶了侍衛，駕著小船，在江上緩緩行駛，一面看義軍士卒水上操練，一面射鳧獵雁，飲酒取樂。忽然，岸上一陣塵頭揚起，兩匹駿馬相跟著急馳而來，馬蹄噠噠倏然到了船邊。領頭的一個正是王釘。

二騎來到船邊，二人猛然勒住馬頭，然後翻身下馬。王釘在岸上長揖致禮，喜形於色地說：

「王將軍，快請棄船上岸，有要事相商。」

王仙芝見王釘神情緊張喜悅，身後又跟著一個生人，心裡早明白了幾分。

等到王仙芝棄船上岸，王釘忙上前去，附耳低言說：

「蘄州城內裴大人專使送信來了，請將軍立即進城赴宴，準備接旨。朝廷中使已奉皇上敕書到來。」

來使隨即雙手呈上一封書信。王仙芝接書一看，信上所寫和王釘所說略同。上面寫道：

王仙芝將軍麾下：

庭廡臘梅初綻，枝頭喳喳鵲喜。朝廷憫君悔改至誠，恩准臣下保奏，予將軍赦罪除官。現已著中使星夜兼程，奉敕書來蘄。即請將軍親臨敝衙接旨。不才當灑掃庭除，略備菲酌，與將軍共慶。

裴渥頓首

王仙芝讀罷裴渥的來信，心中大喜。王釘催促王仙芝只帶隨身侍衛，不帶部將兵卒，就這樣進城接旨、赴宴。王仙芝雖然信任王釘，可是自他率衆起義以來，還沒有和官府平起平坐，和和平平地打過交道，如此輕騎進城，終不免有點提心吊膽。可是，多帶了人馬又怕引起王釘、裴渥，以及朝廷中使生疑，只好用一個折衷的兩全辦法。王仙芝傳令正在江面上帶領士卒訓練的驍將蔡溫球立即上岸，向他交代一番之後，便令他帶領中軍的全部侍衛隨行。

侍衛從岸邊柳林裡牽出王仙芝的座騎，備上鞍轡。王仙芝接過繮繩，翻身上馬。接著，蔡溫球和侍衛們也都解下繫在柳林中的戰馬，翻身騎上。王仙芝在馬臀上著了一鞭，那馬首先撒開四蹄奔馳起來。蔡溫球帶著一隊四五十人的侍衛緊緊相隨。隨後，王釘和蘄州信使也催動座騎，迅疾跟上。

正如俗話說的，如奉聖旨。一行人馬朝著蘄州城的方向急馳而去。

〔注釋〕

① 右散騎常侍：官名。左右散騎常侍，分隸門下、中書兩省，掌規勸，不主日常政事。

② 昭義鎮：領潞、澤、邢、磁、洛諸州，節度使駐潞州，今山東長治縣。

③ 山南東道：領襄、鄧、均、房、唐、復、隨、郢等豫鄂邊界的八州，節度使駐襄州，今湖北省襄陽縣。

④ 鄧州：今河南省鄧縣。

⑤ 郢州：今湖北江陵縣；復州，今湖北沔陽縣；蘄州，今湖北蘄春縣。

⑥ 三教九流：三教，指儒、釋、道三教。九流，《漢書．藝文志》云：「孔子既沒，諸弟子各編成一家之言，凡爲九：一曰儒家流，二曰道家流，三曰陰陽家流，四曰法家流，五曰名家流，六曰墨家流，七

曰縱橫家流，八曰雜家流，九曰農家流。」

⑦遷次：次，屋舍、旅次。遷次，即移居。上下句的意思是：今天爲什麼我要遷移走了？因爲有舊的郎官找來，和新的郎官相對在一起。

⑧子夜吳歌：樂府吳聲歌曲。《唐書．樂志》：「子夜歌者，晉曲也。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聲過哀苦。」

⑨烏臼鳥：候鳥名，又名黎雀，天黎明便啼喚。

⑩唐三彩：唐朝名瓷的一種。所謂三彩，就是在無色釉的白地胎上，用鉛黃、綠、青等色畫成花紋，燒製成瓷器。因是唐朝創製，所以稱唐三彩。

王仙芝駐軍蘄州城西北，黃巢駐軍蘄州城東北，蘄州城南是一派大江。黃巢主張從陸上攻城，王仙芝卻要水陸並進。黃巢屢次約王仙芝共同舉兵攻城，王仙芝總是以北地士卒不習水性，水戰操練尚未嫻熟爲由，斂兵不戰。黃巢對此，心存疑惑，但到底個中有何奧秘，一時也還不清楚。

一天，黃巢帶領林言、孟楷等幾個親近將領，和隨身侍衛，到蘄州北面的山城樹林裡打獵。一來作爲緊張的戎馬生活的一種調劑；二來打獵也是另外一種方式的練兵，可以嫻熟弓馬，演習武藝。

蘄州境內的山丘，屬於大別餘脈。大別山脈，西起桐柏山，蜿蜒東南行，經鄂豫邊界，東入皖境，與皖山脈相接，成爲長江與淮水的分水嶺，蘄州地處大別南麓，越往北去，山越高峻，林愈茂密，而南至大江則只有小的丘崗了。

黃巢帶領人馬來到一處山坡，時令已是深冬，只見草枯葉落，茂密的森林，顯出一派蕭瑟的景象。常言說：草枯鷹眼疾。飛禽走獸少了一層蔭蔽，正是打獵的好時候。

黃巢正要命衆人佈下圍場，只聽得山坡上樹林裡傳來一陣樵歌的聲音：

春採樵，冬採樵，
四季衡擔伴鐮刀。
擔柴難換升合米，
樵夫日子苦難熬。

衡擔光光棍一條，
形影不離有鐮刀。
樵夫光棍誰人伴？
形影相吊淚滔滔。

衆人抬頭一看，只見山坡上一個樵夫正用鐮刀在衡擔上，叮叮咚咚地敲著花點子，口裡唱著樵歌。

聽到這裡，黃巢不覺點頭嘆息說：「樵夫也有苦情。難怪時人有詩說：『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①

黃巢想向樵夫打問這山坡密林裡，飛禽走獸出沒棲息的情況。然而，那樵夫見有兵馬前來，早肩扛衡擔，手提鐮刀，轉過山坡，隱入林莽，倏忽不見了踪影。黃巢心想，窮鄉僻壤之人，沒有見過兵馬，想是嚇得躲藏起來了。也不再去管那樵夫，即令隨從將士佈下圍場。

一時，弓響鏑鳴，人奔馬馳，趕得那獐鹿雉鷹，怪獸異禽，飛竄不迭。忽然，林莽間捲起一陣狂風，吹來一股刺鼻的腥膻。接著，一聲咆哮，山崗震動，從密林裡跳出一隻斑斕虎來。那虎齜牙咧嘴，十分兇猛，距離黃巢駐馬的地方只有幾丈遠。衆侍衛想不到會趕出老虎來，猛然吃了一驚，一齊拔出刀來，要和老虎搏鬥，以保護黃巢的安全。

就在這時，黃巢在馬上引得弓滿，對著猛虎頷下就是一箭。那箭力量很大，深深地射進猛虎的喉管。老虎要害部份受傷，更是騰躍咆哮，最後終於力乏，帶箭而逃。老虎正要躍過一道數丈寬的山溪，孟楷已飛身趕到溪岸，箭步向前，一把拽住虎尾。那虎猛力騰躍，卻跳不起身來。牠想轉身咬死這人，然而，人隨虎轉，始終無法得口。老虎嗷嗷嘯叫，四爪刨地，在原地打轉，把周圍的泥土刨了一個大坑。那虎本來

已帶箭傷，又經這番折騰，血流遍地，終於仆地而死。

就在這時，只見溪澗對岸的山崗上走出一夥人來，一個個提刀拿弓，來勢洶洶，一副要廝殺的樣子。為首一個年輕頭領，頭戴一頂雁翎盔，身披一領護身甲，腰佩角弓箭袋，手提偃月鋼刀。他一腳踏在溪澗邊一塊大岩石上，厲聲喝問：

「你們是哪裡來的人馬，敢把我放牧的猛虎打死？如不賠我一隻活虎，今天休想出山！」

那頭領身旁站著一人，手提一把板斧，正是剛才山坡上那個唱歌打柴的樵夫。

黃巢在馬上笑著說：「常言道：『蓄林育虎虎傷人』。天下只有牧羊、牧牛的人，哪有牧虎的人？兄弟你大概是想訛我們打下的這隻死虎，才找了這麼一個可笑的藉口吧!?」

孟楷在旁冷笑，忽然心生一計，對那年輕頭領說：

「好一個牧虎的人，既敢牧虎，必有降龍伏虎的本領。你若想要虎，我把死虎隔溪扔給你，你如能凌空接住，不讓它落地，這隻死虎也就送給你了。」

對岸的年輕頭領聽罷，不禁哈哈大笑。心中暗忖：這隻死虎怕有幾百斤，他一個人如何能提起扔過溪澗來？明明是用大話唬人，且讓我也來唬他一唬。便回答說：

「這個主意倒是好。只要你能把死虎扔過溪澗，我就能凌空將它接住。那樣，這次便饒過你們，我也就不要你們賠一隻活老虎了。」

青年頭領只當是幾句戲言，並沒在意。那孟楷卻弓下腰去，輕舒鐵臂就提起了死虎。只見他先向後略擺，然後猛力朝前一送，死虎便騰空飛起，越過二三丈寬的溪澗，直朝那青年頭領身上砸去。那青年頭領猛然吃了一驚，趕忙閃身躲過，死虎「啪」的一聲落在青年頭領方才踏腳的大岩石上。

黃巢、孟楷和衆義軍將士，一齊哈哈大笑。那青年頭領卻羞得滿臉通紅，隔岸納頭便拜，欽服地說：

「將軍神力，凡人莫及。不敢動問將軍高姓大名，你們是哪裡來的人馬？」

孟楷笑著說：「別拜了，快起來吧，我消受不起。這點小事算什麼？當年我們黃將軍大鬧長安，拳石野豬，倒提一條野豬腿，把他扔到幾丈開外，還撞坍了一堵石牆，那才是神力呢。你想想，一頭野豬一頭老虎該重多了吧！要拜你就拜我們黃將軍。」

青年頭領驚訝地說：「原來你們是黃將軍的隊伍，難怪如此英武，果然名不虛傳！黃將軍當年大鬧長安，拳打石野豬，攪散宮市，天下誰人不知，哪個不曉？皇城根下，宮市上面打『野豬』，那膽量、氣概當然更勝過深山打虎。只不知你們哪位是黃巢將軍？」

林言笑著說：「你眼力也太差了，那馬上坐的不就是黃巢將軍嗎？」

青年頭領望了望黃巢，卻搖著頭說：「馬上將軍一表非凡，英氣咄咄，自非常人。可是，要說他是黃巢將軍，我卻不信。」

林言奇怪地問：「爲什麼？」

青年頭領說：「此刻，黃巢將軍怎麼會在這山崗上圍獵？我只怕這早晚他已經坐在蘄州城裡，裴刺史的酒宴上了。」

黃巢大吃一驚，忙問：「此話怎講，兄弟，你快給我說個明白。」

青年頭領執拗地說：「這話我只能面對黃將軍講。除非你眞是黃巢將軍，我才說。」

黃巢認眞地說：「小弟就是黃巢，扔虎的將軍是孟楷，怎能有假？有話你快說吧。」

青年頭領見黃巢一本正經，舉止、氣概、談吐不俗，又點出了扔虎的孟楷，也就信了。他也早聽江湖上人說，黃巢營裡有一員猛將叫孟楷，一身神力。心想，除了孟楷，也難得有人把一隻死虎扔過溪澗來。

當下，青年頭領引著手下一夥人蹚過溪澗，來見黃巢，黃巢也下了馬，迎接他們。兩隊人會合在一起，大

家聚坐在一塊草地下，聽青年頭領介紹他們自己的情況，以及他早上遇見的一件事情。

原來，這青年頭領姓許名建，本是附近一家獵戶之子，從小跟著父親打獵爲生，也學得一身好武藝。有一次，他父親在山上打了一頭麂子，地主碰見了，硬說那山是他們家的，麂子是他們家養在山上的，要奪了去。父親據理力爭：山是地主家的，野物可是到處竄的，哪能是地主家養的呢？不肯給麂子。地主帶著一群豪奴圍了上來，不但搶去了麂子，還要把父親捆綁起來，送到縣府衙門去問罪。父親一氣之下，抽出獵刀要和他們拚命。可是父親年紀大了，一個人哪能敵得過地主家一群豪奴。終於，被他們打得半死，扔在山坡上。

許建聞訊趕去，把父親扶回家中。父親受傷過重，當晚吐血而死。許建草草掩埋了父親，趁夜潛入豪強莊園，一把火燒了他家的房子，然後逃到山上落草。衆人見他武藝高強，便推他做了山寨的頭領。許建上山之後，山寨更加興旺，現在已經有了二三百人的隊伍。方才那個打柴的樵夫，便是山寨佈置在外望風巡山的耳目。他們像歷來的綠林好漢一樣，全是無以爲生的貧苦農民出身，靠攔劫過往富商的財物，以及向豪強莊園借糧維持山寨。

聽說黃巢和王仙芝的義軍來到蘄州，山寨的人都很高興。這幾天，他們正商量著，想一把火燒了山寨，然後大家一起去投奔黃巢和王仙芝的隊伍，共同殺官軍，討李唐，將來也好有個出頭的日子。可是，今天上午巡山的一夥兄弟在山下捉到一個馳馬而過的形跡可疑的人。這夥兄弟中，有幾人常常化裝進蘄州城探聽官軍消息，對這形跡可疑的人有些面熟，儘管他扮成平民百姓，還是認出他是蘄州衙役。

巡山望風的兄弟們捉到這個衙役，帶上山來，細細盤問。衙役終於供出，他是蘄州刺史裴渥派到王仙芝營去，請王仙芝進城赴宴的。一搜查，還從身上搜出一封裴渥給王仙芝的書信。看了書信，許建大吃一驚：原來王仙芝和裴渥早有來往，通過裴渥的保奏，朝廷已派遣宦官帶了皇帝的赦罪敕旨，和封官告身來

到蘄州，準備給王仙芝赦罪除官。這信就是請王仙芝進城接旨，和赴慶賀宴席的。

許建又問信使，裴渥是不是也有信給黃巢將軍，請他赴宴，給他赦罪除官？信使說不知道。弟兄們卻紛紛猜測說：王仙芝的隊伍和黃將軍的隊伍是一起的，王仙芝是總頭領，黃將軍是副帥。王仙芝既然歸順朝廷，自然把黃將軍也一起帶著歸順朝廷。黃將軍當然也會去蘄州赴宴，接受誥封。弟兄們聽說起義大軍已經歸順朝廷，大家浩嘆一番，也就不再提投奔義軍的事了。

當時，有兄弟提議，把裴渥的信使殺了，把書信燒了，讓朝廷招降不成。可是，許建想了想說，這樣毫無用處。裴渥還可以另派信使，從別的道路把信送到義軍營去，只不過遷延一點時日罷了。只要義軍頭領不再想和朝廷作對，一心想歸降求個高官厚祿，光殺一個信使是阻擋不住的。這樣，索性把信使放了，信也原封交還了他，看看王仙芝接信後是否赴宴。

說到這裡，許建不解地問：「黃將軍，你怎麼還在這兒射獵，沒有去蘄州城赴宴呢？」

黃巢聽到這裡，氣得兩眼圓睜，火星直冒。他且不回答問話，卻一把揪住許建，大聲喝問：

「此事當眞？」

「一點不假。」

「裴渥給王仙芝的書信，你親眼看了？」

「我親眼看了。」

「此事若有半字虛假……」

「任憑黃將軍處置發落！」

黃巢見許建說得懇切果決，並無半點含混，也不再疑惑了。黃巢因而聯想起，最近存在心中的一串疑團：王仙芝爲什麼駐軍蘄州，長久按兵不動，推三阻四不肯合兵進攻蘄州城？王釕是誠心歸降義軍，還是

另有詭計？……現在這一個個疙瘩都在事實面前解開了。

黃巢執著許建的手說：「兄弟，多虧你及時向我報告了這個重要消息，你爲義軍立了一大功。你不是想要投奔義軍，一起殺官軍，打江山嗎？義軍歡迎你。

「你方才問我，爲什麼沒有和王仙芝一起去蘄州赴宴，接受誥封？我黃巢起兵爲百姓，決不會和官軍講和，歸順朝廷，換個官爵！

「現在，你和孟楷兄弟一起，先帶著山寨的兄弟們到我的營寨裡去。將來咱們生死與共，有福同享，有禍同當。我馬上帶林言小將和隨身這二三十名侍隨，馳馬趕到蘄州城裡去，決不能讓官軍的陰謀得逞！」

孟楷聽黃巢說，要親自輕騎闖蘄州城，連忙上前阻止說：

「黃巢哥，你不能這樣到蘄州城去，這是自入虎穴，太危險了。要去，就讓我去。我一定搗翻他們的宴席，殺了宦官、刺史和王釬那個奸賊，把王仙芝捆了來見你，聽憑大哥發落。」

黃巢說：「衝鋒陷陣離不開你，可是這件事你卻擔當不了。這事不是衝進蘄州猛砍猛殺所能辦好，它既要鬥勇，還要鬥智。進了蘄州城要相機行事，才能衝破朝廷預先設下的招降圈套。任意魯莽行事，反會把事情弄糟。」

黃巢上馬要行，孟楷又攔住馬頭勸諫說：「黃巢哥，你這樣前去，太危險了，你不能去。」

黃巢嚴厲地說：「你別再攔我了，時間緊迫，去晚了就來不及了。按我吩咐行事，速帶許建賢弟一夥回營！」

孟楷無奈，只好無言閃開。

黃巢在馬臀上猛著一鞭，烏龍駒受驚，長嘶一聲，振鬣揚蹄，飛馳而去。林言和衆侍衛連忙策馬緊緊跟上。孟楷站在山坡上，望著黃巢一行馳馬遠去，倏然不見蹤影，不免跌腳嘆息。他無可奈何，只好按黃

巢的吩咐，帶領許建一夥兄弟回營去。許建收拾了尚存的財物糧食，帶上軍械武器，一把火燒了山寨，領著衆兄弟隨孟楷一起下了山。

黃巢帶著侍衛，在通往蘄州城的大路上，快馬加鞭，著力飛行。此刻，他心急如焚，恨不能立刻插翅飛到招降宴席上，或以言勸，或以兵諫，必要時，甚至不惜以頸血相濺，無論如何也要制止王仙芝的歸降叛賣勾當。

黃巢和王仙芝一道販鹽，多年相交，他知道王仙芝是一個見義勇爲的漢子，閒常和朋友們也能肝膽相見，只是耳根子軟，胸無大略，心無定見，易被奸詐小人左右。如果不待招降事諧，及時趕到宴席上，動之以情，曉之以義，還能勸得他回心轉意。

只要王仙芝幡然醒悟，不再受降，兩人帶了隨身侍衛，齊心協力，就一定能闖出蘄州城。官軍如若阻攔，就殺它個人仰馬翻，血染蘄州，拚它個你死我活！王仙芝是他的多年知交，又是起義兄弟，不能眼睜睜地看著他被奸詐小人欺矇，帶著千萬義軍兄弟往絕路上走。爲了知交朋友，爲了千萬義軍兄弟，就是龍潭虎穴，今天也要闖它一闖。

馳騁約半個時辰，馬隊來到蘄州北門城下。只見城門緊閉，護城河上吊橋高高扯起，城上旌旗招展，刀戟林立。守城士卒聽得戰馬馳騁，一齊登上城頭，從雉堞間探出身來，張弓搭箭，監視來騎。

戰馬爲護城河所阻，焦躁地揚起前蹄，或尥著蹶子，引亢嘶鳴。

林言以鞭梢遙指敵樓，揚聲呼喚：

「守城官軍，快開城門，義軍黃巢將軍應裴刺史之請，進城赴宴來了！」

守城官軍知道，近日有朝中宦官奉旨來蘄州招安義軍，也得刺史嚴令：今日衙內有重要宴會，慶賀起

義軍頭領歸順朝廷，城門要嚴加把守。除赴宴的義軍頭領可以放行外，其餘閒雜人等一律不許進出城門。

剛才，他們已放進王仙芝一行進城赴宴，現在把門士卒聽說，黃巢也帶人赴宴來了，他們知道黃巢也是一個赫赫有名的義軍頭領，以爲刺史也請了他，不敢怠慢，就要去開城門。

可是，守門校尉卻把手一攔說：「慢，待我親自問問他。」

守門校尉走出敵樓，站到城牆上大聲問：「既是赴宴，爲何不按時前來？」

林言靈機一動，回答說：「你們刺史邀約赴宴的書信，是臨時派人送的，在此之前，我們黃將軍已離開營寨，遠到山坡射獵去了。書信收到稍遲，所以晚來一步。」

守門軍官並不滿足林言的回答，又說：「既是裴刺史書信相邀，可將書信射上城來，驗明即便放行。」

林言說：「裴刺史並未寫明，赴宴要以書信爲憑，誰將它隨身攜帶呢？」

守門軍官作難了，心想：王仙芝是和送信衙役一起來的，當然可以放行無誤。黃巢打獵去了，沒有及時收到信，晚來一步，又無刺史書信爲憑，怎好放他進城呢？不覺躊躇說：

「如無刺史書信爲憑，則請黃將軍立馬稍待，我們回衙稟過，再來放行。」

不等林言作答，黃巢厲聲說：「既是誠心請人赴宴，爲何如此盤詰刁難!?像這樣行事，還赴什麼宴，我們返回營寨罷了！」

黃巢說罷，一提繮繩，撥轉馬頭。林言和衆持衛來不及細細思量，也一齊撥轉馬頭。

突然，城上大聲呼喚：「黃將軍且慢返回，我們這就開門！」

守門校尉本來還想進一步細細盤詰，或者進衙稟過裴渥，再作定奪。誰想，一個草莽英雄竟然如此心高氣傲，稍待片刻也不耐煩，幾句言語不和，便惱怒地撥轉馬頭要走！這樣一來，守門校尉心裡慌張了：氣走了義軍頭領，誤了朝廷招安大事，自己性命難保。他轉念又想，城內官軍千餘，黃巢只輕騎三十，如

敢進城圖謀不軌，豈非自投網羅？只要州官一聲令下，蘄州四門緊閉，便可甕中捉鼈。想到這裡，守門校尉命令士卒：

「打開城門，放來騎入城！」

黃巢聽到城上的大聲呼喚，並不作答，只輕輕帶轉馬頭，威嚴地勒馬佇立，靜待城開。二三十騎侍衛一字兒排在身後。

城門隆隆洞開，接著，城上咿咿啞啞地放下吊橋，架在護城河上。

不等吊橋安放好，烏龍駒看見城門洞開，突然一聲長嘯，撒開四蹄，縱身躍過護城河，載著黃巢，穿過門洞，飛馳進城。林言見了，在馬上猛著一鞭，座下駿馬也縱身相跟，躍過護城河。其餘衛騎一齊著鞭，馳過吊橋，相隨入城。

守門校尉和衆士卒見此情勢，一個個驚得瞪目結舌，呆若木雞，愣愣地看著這一小隊人馬，順著大道直奔州衙而去。心裡暗想：究竟是綠林出身，好慓悍的隊伍！

蘄州刺史衙內，酒宴正在進行。宴席設在州衙後花園望梅軒內。望梅軒是州衙裡一個十分雅致的園林，主亭台望梅閣在園林中心，底樓兩層，華麗軒敞。登上樓閣，可以遠眺城外奔流的長江。臨窗騁目，江天滿眼，景色旖旎。但見雲飛、鷗翔、浪湧、帆移，眞有「開窗放入大江來」的詩情畫意。

在用古樸的小篆鐫題著亭名的望梅閣主亭台周圍，點綴著各有意趣的幾處小亭台。亭台之間有迴廊相連，流連於園林之間，可蔽日晒雨淋，又盡得園林之美。亭台、迴廊一概朱漆彩繪，雕鏤鐫刻。

望梅閣裡主要種植著宜冬的林木。松、竹、梅，歲寒三友，而以梅得名。此時，正是梅花盛開的季節，樹樹梅花紛紛繁繁，白的如積玉，黃的像堆金，紅的似塗脂。遠遠近近，高高下下，和青松綠竹相映襯，

分外好看。更有一股清香，悠悠而來，沁人心脾。

裴渥、王釕陪著捧詔宦官和王仙芝坐的主席，就設在望梅閣樓上。絲竹簫管，一派細樂聲中，主客頻頻舉杯歡飲。一位體態輕盈，面容秀麗的女子，和著管弦，望著園內盛開的梅花，即席演唱一首梅花時調：

亮台幽靜月籠紗，
時有笙歌入彩霞。
莫嘆歲寒風味少，
堆金積玉有梅花。

酒至半酣，裴渥面帶笑容，起立舉杯說：

「王仙芝將軍以大義爲重，歸順朝廷。裴渥上表懇呈，王宰輔朝中力奏，聖皇明鑒業已御准，予王將軍赦罪除官。朝廷今遣中使日夜兼程，奉赦罪敕旨暨委官告身來蘄州。此乃國家之幸，社稷之福。裴某特備菲酌，略盡地主之誼。一來爲中使風塵僕僕，勤勞王事，接風洗塵；二來也爲王將軍從茲改弦易轍，得蔭皇恩致賀。」

大家春風滿面，舉杯相碰，然後掩袖而飲。

裴渥剛剛祝了酒，王釕又立起身來，春風滿面，舉杯致賀說：

「小弟自到王將軍營中，與王將軍朝夕相處，日夜謀慮。盼望皇恩降臨，如大旱望雲霓。今日皇恩澤被，夙願得償，理應祝賀。來來來，大家再乾一杯。」

酒杯叮噹，大家互致寒暄，又飲乾了第二杯。耳聽祝詞，口飲瓊漿玉液，幾杯下肚，王仙芝不覺眼花撩亂，心神恍惚，也情不自禁地舉杯表示謝忱。

飲到酣暢處，一個身著黃衣的宦官站了起來。這宦官由於閹割手術，使得身體產生了許多變異。他中年無鬚，面目青黃，身體臃腫，舉止和聲音都帶著幾分女態。這宦官用尖細而嘶啞的聲音，威嚴地喊道：

「王仙芝接旨——」

王仙芝從來沒幹過這種事情，一時在席間手足無措。王釗連忙從桌下暗暗用手推他，並且悄聲說：

「快，快，快離席接旨！」

王仙芝慌忙丟下手中杯箸，走出席去，然後，直杵杵地站著，靜候宦官宣讀聖旨。

「王仙芝接旨——」

然而，那宦官並不開口宣讀聖旨，卻瞪著王仙芝，重又威嚴地大聲喊道：

王仙芝愣愣地站在那裡，心裡卻想：這宦官也奇怪，怎麼只叫我接旨，卻又不讀那聖旨呢？如若要我上前親手去接聖旨，他手頭又沒有拿著東西。王仙芝正不知如何是好，王釗急得在一旁連連遞話：

「快跪下去，快跪下去呀！」

王釗一時情急，那遞話的聲音過高，附近席上的屬官、幕僚都聽見了。有幾個忍俊不住，不覺掩口而笑。

王仙芝自濮州起義，近二年來，轉戰南北，成爲千萬義軍的統帥。雖然中間經過挫敗，然而大部分時間是叱咤風雲的常勝將軍。他已經逐漸忘掉俯首貼耳，屈膝下跪這一套禮節。要下跪，也是別人向他下跪，他自己再沒有對誰下跪叩拜過。而現在卻突然要他當著衆屬官、幕僚、樂工、歌女之面，在這個小小的宦官面前下跪叩拜，他實在覺得有點難堪。可是，五尺的城門，七尺的漢子，事到如今，不低頭也得低頭了。他雙膝漸漸軟了下來，一個海內諸豪都統終於撲通一聲跪倒在地，俯下頭去，聽那宦官宣旨。在衆目睽睽的注視下，王仙芝由於難堪和惶惑，雖然時處嚴冬，閣外捲著寒風，頭上卻黃豆大的汗珠一滴滴滾落下來。

宦官眼見這個粗野不馴的賊渠終於俯首貼耳跪下，惴惴不安的心方定下來，這才緩緩拿出包著聖旨的黃緞包袱。旁邊裴渥早已佈置好了人手，迅速擺設了香案。香案上幾只鏤花玉爐裡，一枝枝龍腦香緩緩燃燒，一圈圈灰白的輕煙裊裊升騰，頓時滿閣異香撲鼻。幾只黃澄澄的銅燭台上，一對對數尺高拳頭粗細的紅燭，亮起灼灼的明光，一行行燭淚從火焰中滴落下來。

宦官拿起黃緞包袱，雙手虔誠地捧著，邁開四方步，必恭必敬地緩緩走向香案。這時，席間的樂工們便簫管琴琶齊鳴，奏起了歌頌皇德的聖樂。

整個宣詔招安儀式，是裴渥早就精心安排好的，顯得威嚴肅穆。

等兩段頌德、頌功的頌歌唱罷，宦官在香案前站定，這才慢條斯理地緩緩打開黃緞包袱，取出一幅用黃綾寫著的，翰林學士們代筆的御詔，接著，又威嚴地喊了一聲：

「王仙芝聽旨——」

樂工們的演奏戛然停止，望梅閣上鴉雀無聲，大家屏息斂聲靜聽中使宣旨。這時，就只剩下宦官那個尖細、嘶啞，帶著幾分女音的嗓子在響，他一字一板地讀道：

奉天承運大唐僖宗皇帝詔：

朕聞乾坤開闢，蒸民生息所賴；日月浮沉，朝夕照臨有德。自我高祖承命危亂，匡定天下，以至於朕，龍脈相傳一十七代。朕無上祖之德能，盡賴文武之輔佐。

頃得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鐸暨蘄州刺史裴渥表奏稱：王仙芝及群賊皆願洗心革面，散兵休卒，歸順朝廷。伏乞皇恩浩蕩准予赦罪除官等情。

朕以寬弘爲理，慈憫居心。每念蒼生，皆同赤子②。苟令群賊洗心革面，寧忍迫以鋒刃，斷其身

首？今依王鐸、裴渥所奏，赦王仙芝無罪，准其率部來歸。並予王仙芝以獎升，擢任左神策軍押衙③兼監察御史。

欽此
大唐乾符三年季冬月

王仙芝跪伏在地，聽著詔書裡左一個「群賊」，右一個「群賊」，心裡很不是滋味，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可是，聽到後面，御詔赦他無罪，並且擢任他爲左神策軍押衙兼監察御史，心裡又是一陣高興。神策軍是皇帝御前禁衛軍，就是在裡面當一名士卒也不容易，不是豪門貴族休想補神策軍軍營。而今，他被任命爲神策軍軍官，當然是一種榮耀。此外，還讓他兼任監察御史，武官兼帶文官頭銜，也是一般朝官難以得到的榮譽。監察御史在京可以協助皇帝監察三省六部的工作，出京便是欽差大臣，可以彈劾州縣地方官，更是八面威風。自己現在雖然有「天補均平大將軍」兼「海內諸豪都統」的頭銜，然而，究竟是自封的名號。哪及得皇帝一道詔令，天下承認？有了皇帝這道誥封，從今後，榮華富貴自是享用不盡。想到這裡，心裡癢酥酥，一陣竊喜。

宦官把御詔念完，等著王仙芝謝主龍恩。可是，王仙芝還在想心事，低著頭俯在地上不吭也不動。王釘在一旁又連忙遞話：

「快叩頭山呼④，謝主龍恩！」

不等王仙芝山呼謝恩，突然，望梅軒內響起噠噠的馬蹄聲，和人語喧嘩聲。這喧囂聲立刻破壞了望梅閣上宣讀聖旨時特有的肅穆氣氛，與宴衆人預感到情況不對，一齊警覺起來。

裴渥爲一州之主，首先站起身來，正準備派衙卒下樓察看，一陣咚咚響的急促的腳步聲，循著扶梯，

登上閣樓。大家一看，上來的是在樓下守衛的一個衙卒頭目。他見了裴渥，撲通朝地下一跪，氣急敗壞地稟報：

「稟老爺，義軍另一個頭領黃巢領人赴宴來了，衙前守衛士卒阻攔不住，他率人一直來到了望梅閣下，等候老爺傳請。」

與宴衆人聽了，心頭一驚，臉上變色。中使臉上臃腫的肌肉抽動了幾下，責問裴渥：

「裴大人，誰叫你請黃巢來赴宴的!?」

裴渥連忙解釋：「下官並未請黃巢赴宴。」

一個幕僚於席間獻策說：「諸位大人，依小人愚見，黃巢既已得到消息，前來赴宴，立馬望梅閣下，而今想要阻攔也阻攔不住了，不如堂堂正正地請他上來赴宴。也許黃巢回心向善，要像王仙芝將軍一樣，歸順朝廷，亦未可知。」

裴渥並不理睬這位幕僚的進言，卻問報信的衙卒小頭目：

「黃巢帶了多少人馬前來赴宴？」

衙卒小頭目跪在地上回答：「只隨身二十來騎。」

裴渥心神稍定，眼裡又恢復了威嚴自信的目光，他徵詢地望著奉敕宦官，問：

「中使大人，是否傳請黃巢入宴？」

宦官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裴渥威嚴地將手一揮，厲聲說：

「衆侍衛刀劍出鞘，嚴加警戒！」

閣上兩廊原有數十多帶刀侍衛，聽到州官號令，一齊嚓嚓拔刀出鞘。

裴渥這才對稟報衙卒說：「傳請黃巢將軍上樓赴宴！」

在衙卒們樓上樓下一片傳請聲中，黃巢帶著侍衛闊步登樓。閣上兩廊刀光劍影，如臨大敵，黃巢卻彷佛視而不見，一行二十餘人，身不帶甲，刀不出鞘，步履洒脫，似乎眞是前來赴宴的。

黃巢登上望梅閣，用睥睨一切的目光，掃視閣內一周。尚未撤去的接旨香案，繚繞氤氳的香煙，站在香案前手捧敕旨的宦官，和剛從地上爬起來的王仙芝，一一盡收眼底。黃巢臉上掠過一絲冷笑，什麼都明白了。眼前所見，果然與許建所說相符。

王仙芝初聽衙卒稟報，還摸不清黃巢此來，是何用意，等到黃巢率人登上閣樓，看了那臉色、步武，心裡已經明白了八九分，不覺心中有愧，垂下目光，不敢正視黃巢。

席間衆人以閃爍的目光，帶著奇異，帶著疑懼，暗暗審視這個來意不明的，海內聞名的「賊渠」。只見他英武倜儻，並無低眉求降之意，一個個心裡涼了半截。

裴渥原本一臉威嚴，等著受降，看看來者不善，連忙改容相迎，上前緩解地說：

「黃將軍不期而至，未及迎迓，即請入席就坐。」

黃巢打量了裴渥一眼說：「足下大概就是蘄州刺史裴渥了。既然請我入席，就得問個明白。今日是何宴席，爲何只請王仙芝，卻不請我黃巢？」

裴渥微微一笑，矜持地說：「今日是恭迎招安御旨，慶賀王仙芝將軍赦罪除官的宴席，席上邀請什麼客人，全憑中使大人吩咐，裴某不敢自專。不過，黃將軍如果願意回心向善，如王將軍一樣，一心歸順朝廷，裴某當立即爲將軍申奏。不日也當有招安敕旨降下，予將軍赦罪除官，屆時亦將備盛宴慶賀。」

黃巢冷笑一聲說：「哦，原來是恭迎招安聖旨，慶賀赦罪除官的宴席，怪道如此禁衛森嚴。」

黃巢幾步跨上前去，從中使手裡一把奪過招安御旨和除官告身，展開說：

「待我看看，皇帝封給王仙芝什麼高官厚祿！」

滿座爲這種褻瀆御旨，冒犯中使的行動，大驚失色，廊廡裡一個衙卒頭目，手持佩刀，氣壯如牛地走上前來，想要干預。然而，不等他近黃巢的身，只聽得豁啷一聲，那刀已被站在黃巢身邊的林言小將，拔劍擊落於地。那衙卒頭目愣在一旁，又驚懼，又羞愧，進也不是，退也不是，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一向威嚴無比，凜然難犯，以皇帝全權專使自居的宦官，猝不及防被黃巢奪去了御旨、告身，心中好不氣惱，正要發作，見了這短兵相接的情勢，也只好強嚥下這口悶氣，在一旁作聲不得。

黃巢只把眼珠瞬了瞬，便若無其事地繼續看手中的御旨和告身，看完，這才展眼冷笑說：

「朝廷只給一個左神策軍押衙兼監察御史的官，也太小了吧！」

裴渥一時捉摸不定黃巢此話究竟是何用意，只好敷衍地說：

「黃將軍有何要求，只管明說，中使大人在此，可以回京轉奏皇上，裴某也可以具疏申奏朝廷。」

聽了裴渥的話，黃巢不禁哈哈大笑。隨後，大義凜然地說：

「你們轉告豎子李儇，黃巢不要個人的高官厚祿，要的是傾覆淫樂無道，戕害百姓，氣數已盡的李唐王朝，解民於倒懸，使四海承平，無人不飽暖，無處不均平！」

黃巢說罷，滿臉義憤，「哧哧」幾聲，兩隻有力的大手將絹寫的御旨、告身，扯得粉碎，一把擲於地下。

那宦官氣得渾身哆嗦，猛一擊案，大聲怒喝說：

「反了，反了！左右侍衛還不給我拘捕這個反賊！」

不等兩廊官軍動彈，黃巢怒髮衝冠，掣劍在手，鐵臂一掄，把就近一席上的杯盤碗盞，全部掃蕩下地，只聽得噼哩啪啦一陣響，摔得粉碎。黃巢一聲怒吼：

「誰敢無禮！」

沿桌坐的那些屬官、幕僚，濺了一身湯水，一個個噤若寒蟬，誰也不敢動手擦擦身上的油污。一個歌

女嚇得驚叫了一聲，又連忙舉袖掩口。

林言和衆隨從見黃巢掣劍，「嗖」地一聲，也一齊拔劍出鞘。

王仙芝的隨從宴前已被裴渥支走，在另一處亭台，由一些官軍陪著飲酒，不在身邊。閣樓上的侍衛官軍，聽了宦官的喝令，本待上前，但見了黃巢一行英武非凡，誓死拚殺的樣子，便一個個畏葸猶疑。一怕眞在席間打起來時，會誤傷了州官、中使，二來自忖不是黃巢一行的對手；雖然拔出劍來，只是虛張聲勢，並不敢向前爭鬥。

剛才中使擊案發威，只是長久隨侍皇帝的宦官，維護御旨的一種本能的反應；也是大庭廣衆之下，他向衆屬官、幕僚做的一種姿態，表示他對此事不是無動於衷，甚至還曾喝令衆侍衛拘捕反賊。如此這般，他將來回京，也就好向皇上交差。至於，反賊是不是束手就縛了，那便是刺史和侍衛們的事情了。

中使盛怒已過，面對黃巢一行明晃晃的刀劍，再看看兩廊畏葸不前的官軍，頭腦漸漸冷靜下來，陰沉著臉，默然站立，不再作聲。

這時，刺史裴渥卻衝著黃巢出鞘的寶劍站了起來，他雖然徒手袍服，但神情凜然地說：

「黃將軍若以鋒刃相迫，裴渥有死而已，要砍要殺，悉聽君便。裴渥雖無力敵萬夫之勇，卻幼讀詩書，深明『忠君事君，有死無貳，烈士殉義，雖歿如存』的道理。只是將軍如敢將州衙作戰場，傷了中使、州官，那時，一聲令下，蘄州四門緊閉，城內有官軍千人包圍拚殺，將軍及隨身二十餘騎，只怕插翅也難飛出蘄州城吧？」

黃巢揚聲哈哈大笑說：「黃巢豈是貪生怕死之徒？既敢輕騎闖進蘄州城來，也就下定了血濺招降宴席的決心。你現在就下令緊閉蘄州四門，讓城內官軍都來包圍拚殺吧！」

如果裴渥眞敢以身相拚，此刻就下令緊閉蘄州四門，調動全城官軍來和黃巢的二十餘騎廝殺，黃巢今

天也就斷無生還之理。然而，眞要以死相拚的時候，裴渥終於猶豫了。他不敢向身旁的衙卒下達這樣的命令。

黃巢先聲奪人，威懾住了奉敕中使、刺史裴渥，以及屬吏、幕僚、衙役兵丁，這才轉向面有慚色，尷尬地站在一旁的王仙芝。他跨近幾步，目光犀利如電地盯著王仙芝，心裡在挑選著言詞。

王仙芝見黃巢逼近，收斂起愧赧的神情，換上了一副漠然的、戒備的臉色。目光冷冷地瞥了黃巢一眼，又淡漠地移向別處。

黃巢凝視著眼前的王仙芝，只見他雙目無神，顏色沮喪，身邊沒有侍衛，腰間卸去了佩劍，當年的英雄氣概，全不見了蹤影，夾雜在一群冠蓋之中，不倫不類，格外顯得形容猥瑣。黃巢不禁疑惑地想：這就是曾經威揚齊魯江淮，使巡吏聞名生畏的長垣鹽梟⑤麼？這就是嘯聚饑民，首舉義旗，攻州陷縣，傳檄天下，震撼長安，曾經叱咤風雲的義軍都統王仙芝嗎？

黃巢「啪」地一聲，推劍入鞘，痛心疾首地說：

「仙芝大哥，我在打獵途中偶聞你到州衙赴宴，打算接受御旨招安，歸順朝廷，心中還半信半疑。我和弟兄們捨著性命，闖進州衙來一看，途中傳聞竟是千眞萬確！我們一塊兒販鹽，相交多年，情同手足，如此大事，沒有片言隻字關照。如今，你有什麼話說？」

王仙芝面對黃巢的質問，不免也心負愧疚，可是衆目睽睽之下，哪肯示弱？只冷冷地說：

「今天的事，你都親眼見了，還要我說什麼？」

黃巢豈肯相讓，兩眼炯炯，逼視王仙芝說：

「說什麼!?你或者當著我和衆義軍兄弟的面，跪在宦官面前，親口說明，你願受朝廷的爵賞，從此歸順官軍。你或者當著宦官、州官的面，戳穿他們骯髒的誘降勾當，表明再不上他們的當，誓與官軍血戰到

底。我們兄弟一起，便並肩殺出蘄州城去。」

王仙芝哪裡肯按黃巢的吩咐說話？他冷笑一聲說：

「兄弟，御詔、告身已經扯了，為何還要緊緊相逼？」

事情到了這步田地，黃巢還期待著王仙芝能夠回心轉意，而且只要他能公開作此表白，便可前嫌盡釋，以後照樣並肩殺敵。誰知道，王仙芝非但不肯公開表白，反而說黃巢緊緊相逼。黃巢聽了，不覺怒從心起，咬牙恨恨地說：

「你做的好事，反怪我緊緊相逼！想當初共舉大事，以你為頂天立地的血性漢子，擁戴你為海內諸豪都統。歃血盟誓：橫行天下，傾覆李唐，共創均平，如有二心，天誅地滅。而今你背棄誓約，獨自降唐求官，叛賣數萬起義兄弟，天地難容，我恨不得手刃你這個叛賊！」

黃巢越說越氣，衝上前去，對著王仙芝的頭，奮臂就是一拳。王仙芝躲閃不及，立即頭破血流。

王仙芝勃然大怒，本能地伸手拔劍。然而，一摸腰間，劍不在了。原來，在他入席之前，裴渥以接旨宴會不准帶劍為由，已讓王仙芝將劍卸下，交給侍衛去了。

王仙芝摸不著劍，就近抓起一把椅子，狠勁朝黃巢砸去。黃巢慌忙閃身躲過，那椅子沒有砸著黃巢，向前疾飛，哐啷一聲，將閣樓上一扇緊閉著的雕花格扇砸個粉碎，然後，連椅子帶窗框一齊墜下閣樓去。

王仙芝見椅子沒有砸著黃巢，心頭猶未解恨，他頭上傷口滴著血，就近又抓起一把木椅，搶上前去，兩眼血紅，氣勢洶洶，要和黃巢拚個死活。

黃巢見狀，霍然拔出佩劍，噌地跳到一個寬敞處，將劍使個門戶，等王仙芝掄椅上來決鬥。

中使、州官等官府人員和兩廊官軍暗暗高興，瞪大眼睛看這場拚殺，他們知道，兩虎相鬥，必有一亡。

王仙芝掄起木椅，正要上前，腳步忽然踟躕了。他想，御詔、告身已被扯碎，招降除官之事，成了泡

影，何必再自相拚殺，空惹官軍恥笑？又暗忖度，自己赤手空拳，侍衛也不在身邊，而黃巢手持利劍，隨身侍衛個個驍勇，怒目圓睜，攘臂拔劍，我縱有三頭六臂也鬥不過他們。

想到這裡，王仙芝長嘆一聲，恨恨地將木椅猛往下一砸，嘩啦啦一陣響，將身旁一張八仙桌帶上面的杯盤碗盞，連木椅本身，一起砸個稀爛。然後，洩氣地垂首呆站在一旁。

官府衆人原指望王仙芝和黃巢火拚，不料王仙芝中途洩了氣，他們大失所望。

黃巢不再理會王仙芝，一腳踢翻了接旨香案，揪住香案旁戰慄著的宦官，一把提起，像扔小雞似的，丟給一個侍衛說：

「將他帶上，讓他送我們出城！」

王釘一直悄悄往人身後躲，不敢露面。其實，黃巢犀利的目光，早就發現了他，只是方才無暇顧及。此刻，他要率衆離去了，才指著躲在角落裡的王釘，咬牙說：

「奸賊王釘，你最陰險歹毒，此事全是你一手撮合，這筆賬先記上，改日再找你細算！」

黃巢說罷，對著侍衛把手一揮，示意下樓。侍衛押著中使前導，黃巢自己殿後。

中使嚇得戰慄地喊：「裴刺史，你代兄弟前去走一趟吧！」

侍衛把刀在宦官面前一晃，威嚇說：「不要喊叫！」宦官這才不再叫喚，只好老老實實跟著走。

就在這時，隨從王仙芝入城，正在另一處亭台裡飲酒作樂的數十名侍衛，在王仙芝的親信部將蔡溫球的帶領下，仗劍趕到望梅閣前來了。聞訊而來的一部官軍也將閣樓圍了個水洩不通。

蔡溫球本是闖蕩江湖的亡命之徒，頗有勇力。少年不務正業，就食於一野寺，寺僧厭嫌他，曾先鼎食而後鳴鐘。蔡溫球到寺，見齋食已畢，大怒，登上寺塔，獨力扛下塔上數百斤重的鑄鐘，摜於寺前山岩上，將鐘摔得粉碎。從此，勇力遠近聞名。

以後，蔡溫球加入王仙芝的起義隊伍，整天想著的，也不外乎金銀財寶，美酒玉食。他是極力贊成王仙芝歸順朝廷的。常說，王將軍將來入朝當了大官，我蔡溫球撈個小小的知縣當當，過過三妻四妾，錦衣玉食的日子，也不枉此一生。

他聽說黃巢帶人衝了招降酒宴，心中無名火起，帶著幾十名侍衛，仗劍趕來，要找黃巢廝殺。他挺劍在望梅閣下大聲嚷嚷說：

「黃巢休要在宴席上逞兇，有能耐的下來和蔡某鬥三百個回合！」

黃巢帶著侍衛正下到望梅閣門口，見了蔡溫球那無賴樣子，切齒說：

「王大哥全叫你們這班小人攛掇壞了！」

小將林言挺劍上前說：「看我戳翻這個無恥叛賊！」

林言上前挺劍就刺，蔡溫球連忙舉劍相迎。兩邊侍衛正要捉對廝殺，王仙芝從望梅閣上下來，站在門口，大聲喝住蔡溫球：

「溫球賢弟，不許動手，帶衆兄弟閃到一邊去！」

王仙芝眼見招降事敗，覺得不能再爲官軍助力。同時聽了黃巢那一番義正詞嚴的申斥，細細品味，也內心有愧，所以出面阻止蔡溫球拚殺。

黃巢回過頭來，凝視王仙芝，深情地說：「大哥，翠竹有節，千尺挺立；藤蘿體軟，匍匐而行；人無氣節，不如狗彘！只要你知過能改，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衆兄弟還是歡迎你的。何去何從，望你三思。」

蔡溫球見王仙芝不准他廝殺，只好帶著侍衛閃到一邊去。包圍著的官軍，一則見蔡溫球一行人如此勇武，也只好無功而退，自知撈不到什麼便宜；二則見黃巢的侍衛手邊監押著嚇得半死的宦官，怕傷了朝中貴人；所以，也不敢阻攔，只好閃開一條道來，眼睜睜望著黃巢一行挾著中使馳馬離開州衙。

黃巢一行馳馬來到蘄州北門，北門已經緊閉。黃巢吩咐中使上前叫門。中使爲求活命，只好戰慄著上前，按吩咐喊道：

「城上守門官軍聽著，我是朝廷中使，而今宴席已罷，送黃巢將軍出城，你等快快開門！」

守門官軍從敵樓上探出身來一看，叫門的果然是朝廷來的黃衣使者，校尉連忙吩咐守卒大開城門。

一見城門洞開，黃巢一行準備催馬前行。臨行，黃巢用劍指著呆立在城邊的宦官說：

「今日權且寄一顆頭在你脖子上，留你口帶信給豎子李儇：黃巢早晚帶兵殺進長安，叫他及早退位，少作點惡！」

中使哪敢違拗？只是連連唯唯點頭。黃巢說罷，在馬上著了一鞭，帶著侍衛飛馳出城。

黃巢一行飛馬馳出蘄州城，一路快馬加鞭，逕奔義軍營寨而去。出了蘄州北門，走不多遠，快要轉騎向東，忽見大道西邊煙塵起處，閃出一行奔馳的人馬，對著黃巢一行的馬頭直攔截過來。

林言一時也辨不清是什麼旗號的隊伍，但是，根據當前的情勢，估計來者不善。他緊急地對黃巢說：

「二舅，你帶幾騎人馬先走，我和其他人馬斷後，抵擋他們一陣。」

黃巢怕林言勢單力孤吃虧，不願先走。他鎮靜地坐在馬上，望了望越來越近的隊伍說：

「來的人馬不多，不像是追趕我們的隊伍。他們從西投東而來，倒像是王仙芝軍營的人馬。且看看他們來意如何再作處置。」

隊伍越馳越近，黃巢、林言和衆侍衛趕緊掣劍在手，擺開陣勢，以防不虞。隊伍衝到跟前，猛然勒住馬頭，爲首一將白面微髯，英武中帶著儒雅，他厲聲發問：

「前面來的是什麼隊伍！」

黃巢插劍入鞘，哈哈大笑說：「原來是尙讓賢弟，帶著人馬，如此匆忙，要上哪裡去？」

來將一見是黃巢，連忙滾鞍下馬，說：「原來是黃巢大哥，小弟不知，多有衝撞。我當是出城的官軍，險些發生誤鬥。」

說到這裡，尙讓臉上掠過一絲狐疑的陰雲，問道：

「黃將軍怎麼會從蘄州城裡出來呢？難道也進蘄州城赴宴去了麼？」

「是的，我也到蘄州城裡去了的，剛從州衙宴席上出來……」

「哦，黃將軍果眞和王大哥一起，赴裴渥的招降宴席去了!?」

黃巢哈哈大笑說：「只是，我並不是受裴渥邀請去的，而是個不速之客，一去就把招降宴席給衝了！」

「那麼，而今招降未成？」

「裴渥、王釘，還有那個朝廷派來下招安御旨的宦宮，這回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了。」

「好，衝得好！」

尙讓爲黃巢適時、果敢的英雄行爲喝采，同時，對王仙芝的歸降行徑感到無比氣憤，他說：

「王仙芝瞞著廣大起義弟兄，私帶幾個親信隨從，悄悄進蘄州城赴宴拜降。我得到風聲之後，無比氣憤，決定帶一支人馬，離開王仙芝，去投黃將軍，不想在這裡遇見了大哥。現在，黃巢哥就帶我們一起回營吧。尙讓不才，也知道個廉恥氣節，決不和那種出賣弟兄，謀取高官厚祿，蛆蟲一樣，軟體無骨的人在一起！」

黃巢沉吟片刻，眞摯地說：「黃巢竭誠歡迎賢弟到敝營來。賢弟智勇雙全，有漢初三傑⑥之才。如能戎馬相隨，朝夕請教，實乃黃巢有幸。只是，而今王仙芝歸降並未成功，很快便要返回義營，這支義軍眼下急需良將支撐。爲這支義軍的千萬弟兄著想，賢弟還是留下爲好。」

尙讓掂量著黃巢說話的分量，激動地默然無語。沉默了一會，又詢問道：

「蘄州決裂之後，黃將軍今後有何新的打算？」

黃巢說：「蒙賢弟多番眷顧，你我肝膽相照，不是外人。實不相瞞，以我愚見，王仙芝不是想把義旗撐到底的人，早晚要將兜鍪換冠蓋。蘄州城裡我們既以拳腳相見，眼下不好再合兵一處，只得與他分道揚鑣了。」

「日後兩支義軍何時再如兄如弟，就像起義之初，親密無間地合兵一處，共殺官軍呢？」

「得看王仙芝日後是否迷途知返了。至於兩支義軍重新合兵的時間，或一年，或二載，很難預料。」

尙讓又問：「黃將軍此行何去？」

黃巢說：「江南剛剛打開局面，魚米之鄉，大有可爲，就讓給王仙芝吧。我想引幾千子弟兵，重返齊魯。」

尙讓聽罷，喟然嘆息說：「黃將軍，你眞厚道呀！尙讓恨不能早日常侍左右，隨鐙執鞭。」

說話間，東面的大道上馬蹄噠噠，塵頭大起。衆人舉目騁望，轉眼間，一隊人馬騁馳到眼前，爲首一將是孟楷。他見了黃巢，連忙翻身下馬。

黃巢問：「孟楷，你急急忙忙，引著人馬哪裡去？」

孟楷說：「曹氏夫人怕將軍輕騎進蘄州有什麼閃失，特派我引一支人馬前來接應。」

黃巢笑著說：「不用接應了，我不是好好地回來了嗎。」

孟楷又問林言：「小將軍，進城情況如何？把叛賊王仙芝和裴渥、王釘，還有閹宦，那一夥賊男女，統統都宰了吧!?」

林言噘著嘴說：「二舅不讓動刀，便宜了這群狗男女。只把皇帝老倌的狗屁御詔，還有封官告身扯了，把他們的招降宴席衝了。最後，二舅揮了王仙芝一老拳，讓他頭上見彩，算是給了他一點小小的懲罰。」

孟楷一拍大刀，惋惜地說：「嗨，怎麼不趁機宰了他們呢，留著是群禍害。」

黃巢笑著說：「這些不用你操心了，我自有妙算。你立即引兵回去，報告曹氏夫人，就說是我的命令，全部人馬拔寨起營，準備開拔。」

孟楷聽了，覺得突然，詫異地問：「準備開拔？上哪兒去，怎麼這樣急？」

黃巢揮手說：「這，等我回到營地再說，你先去傳達我的命令。」

孟楷又向尙讓招呼說：「尙將軍，你的來意我都猜透了。你是一個有血性，有謀略的漢子，怎麼肯再和王仙芝這樣的人爲伍呢？你一定是帶人馬來投奔黃將軍的，咱們一塊回營去吧。」

尙讓望著孟楷苦笑，作聲不得。

黃巢說：「孟楷，你平日是個做事乾脆，言語不多的人，今天怎麼變得嚕嗦了呢？你先走吧，尙將軍留下還有重任，你就不必多話了。」

孟楷點頭說：「你們都是熟讀兵書，胸有謀略的人，想得深看得遠，行事自有道理。好，我不多話了。」

孟楷首先輕捷地跳上了他那匹有名的好馬「千里赤」，然後對路邊的一長列士卒舉刀一揮，高呼一聲：「上馬！」

孟楷帶領士卒，撥馬向東，循著來路急馳回營，去傳達黃巢的命令。

黃巢和尙讓佇立路邊，又談起了兩支義軍分手後，形勢可能發生的變化：官軍可能如何分兵，南北兩支義軍如何呼應等等。兩人久久不忍分別。

黃巢想到，隊伍馬上就要開拔，營中有許多事情等他回去料理，不能在此久耽，便緊緊執著尙讓的手，充滿感情說：

「常言道：『青山不老，綠水長存』。咱們有緣再相見。」

尚讓想到，此地一別，從此天南地北，風雲險惡，不知何日能重逢，禁不住撲簌簌滾下兩行熱淚來。

最後，兩人各自上馬，帶了隨從，一東一西，洒淚而別。

當天傍晚，蘄河邊上，一隊小船划著一小隊、一小隊義軍人馬，魚貫渡水，朝西北方向行動。人馬太多，渡船不夠，只好渡過一批，再渡一批……

蘄河源出蘄州東北大別山脈的四流山，西南流，合童子河、白茅河、泥河、鈷鈿水，南至蘄口入長江。上游河面雖寬，但冬夏水差很大。夏季山洪暴發，河面寬闊，洪流滾滾，而冬季水枯，河床裸露，則涉水可渡。然而到了下游，漸近入長江的蘄口，則常年水盛，非舟楫莫渡了。

蘄河，以水限多蘄菜得名，甚至州治的命名亦與此有關。蘄菜，學名叫冬葵，能越冬生長，冬春之間，百花凋零的時候，它卻在水邊開出一簇簇的小白花，點綴了寒冬寂寞的原野。它的莖葉都可入藥。嫩葉可食，性冷味柔滑，經霜益滑，所以吳人又叫它滑腸菜。冬末的傍晚，蘄河水邊還有許多採蘄菜的女子，薄暮未歸。她們手挽竹籃，一面輕聲地唱著略帶憂傷淒苦的歌，一面採著蘄菜。這籃籃野菜就是她們過冬的食糧吧？

可是，當她們發現了渡水北去的人馬，便一齊停止了歌聲，停止了採摘，驚異地凝望著渡河的隊伍。就是這支隊伍曾經殺了當地的富豪，爲受欺壓的百姓伸冤，還給窮苦百姓發了賑糧。他們曾經聲言，不久就要攻打蘄州城，殺貪官，開倉濟貧。可是，並未和官軍開仗，怎麼就突然解圍北去呢？她們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變故，她們依戀不捨，又迷惑不解地目送這支隊伍遠去。

黃巢立馬渡口，舉目矚望這條前不見頭，後不見尾的人馬長龍。他昂然駐馬，悄然無言。然而，大家都感覺到一個堅強的指揮者和組織者的存在，渡河速度很快，秩序井然。

忽然，蓋洪馳馬來報，又有一隊王仙芝營的士兵前來投奔，要求隨黃巢的隊伍一起打回山東老家去，朱溫已經把他們收留下來了。

黃巢聽報，嚴厲地說：「傳我的命令，叫朱溫立即將這批弟兄勸送回王仙芝營，一個也不准收留！」

蓋洪還想說什麼，見黃巢嚴厲的目光，不容進言的凜然面容，欲言又止。他撥轉馬頭，著了一鞭，那馬撒開了四蹄。他決定馬上把黃巢的命令傳達給朱溫，讓他堅決執行。

可是，黃巢又突然回身把蓋洪叫住。蓋洪也立即帶住馬繮，然後小步馳回。這時，黃巢說話的語調緩和多了，他對蓋洪說：

「去吧，把我的話傳給朱溫賢弟，讓他好好把王仙芝營來的弟兄勸說回去。要告訴那些義軍弟兄們，我們希望他們在江南發展壯大。江南魚米之鄉，地方富庶，官軍力量薄弱，大有迴旋的餘地。我們兩家義軍情同手足，眼下雖然暫時分手，然而，後會有期。一南一北兩條龍，共同攪翻李唐天下。」

蓋洪聽了頻頻點頭，心頭豁然開朗，這才心悅誠服地撥馬走了。

渡河還在繼續著。

一隻隻滿載義軍的小船，像一隊隊大雁連翩北飛。臘梅剛剛綻開，長江、蘄河沿岸，岸草衰白，江水枯落，裸露出大片如積雪的沙灘，這一切都說明春天的腳步還遠，可是，這一群大雁為何卻開始北飛呢？

天色漸漸暗下來，河灘上幾隻失群的孤雁，撲楞楞飛起，驚異地「嘎嘎嘎」叫著。牠們似乎在驚異這一隊隊冒著嚴寒北飛的大雁，以為他們弄錯了節令。

〔注釋〕

①這是黃巢同時代詩人杜荀鶴（846—904）〈山中寡婦〉裡的四句詩。

②蒼生，指百姓。赤子，指嬰孩。小孩初生時，周身色赤，所以叫赤子。這兩句的意思是：把天下百姓像初生的嬰兒一樣愛惜。

③押衙：禁軍中一種管理侍衛儀仗的官員，四品銜級，職位僅次於將軍。

④山呼：即嵩呼、呼嵩。《漢書・武帝紀》「朕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嵩，是高的意思。山呼、嵩呼，即皇帝站在高處，衆呼萬歲者三。以後沿用爲頌祝之詞。

⑤鹽梟：梟，豪雄。鹽梟，鹽販中的豪雄。

⑥漢初三傑：張良、蕭何、韓信，人稱漢初三傑。

二一

黃巢大鬧蘄州城，衝了招降宴席，撕了招降御詔和授官告身。王仙芝頭部受傷，歸降不成。奉敕書來蘄的宦官惶惶地連夜急奔襄州，準備取道回京，向僖宗奏報他出使不順的情況，請求罪責。蘄州刺史裴渥嚇得緊閉州城四門，不敢出頭，戰戰慄慄只擔心義軍前來圍城。

唯有王釘心裡暗暗得意。黃巢大鬧招降宴的那天，王仙芝被黃巢怒拳一擊，打得頭破血流，未敢停留，帶著幾十個隨身侍衛狼狽回營。那時，王仙芝已自顧不暇，也無心去管王釘這個降將了。王釘樂得留在蘄州城裡，輕巧地脫離了義軍的羈縻。至於損兵折將，喪城失地的事，更不放在心上，朝中自有哥哥王鐸周旋。他準備稍待時日，等蘄州事歇，便上京找王鐸，再謀新的官職。

王釘住在蘄州衙內，每日飲酒取樂，逍遙自在。他見裴渥長吁短嘆，愁眉緊鎖，茶飯無心，便勸解道：

「裴世兄，你發什麼愁呢？招降沒有成功，此事也不能全怪你我，只恨黃巢這個惡賊，中途攪鬧了招降宴席。常言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大唐天下還要多遭幾年劫，說不定也是天數。再說，我們也非完全無功。黃巢、王仙芝原本合兵一處，親密無間，這麼一來，他們就彼此鬧翻了。此後，他們再難像以前一樣密切合作，共同為患。只要他們一分開，力量就單薄了，早晚要被官軍一個個吃掉，這難道不是我們這次招降活動的成效嗎？」

裴渥聽了王釘這番剖析，覺得有理，緊鎖的眉頭才逐漸舒展開來。

兩人正說著話，探卒來報：黃巢、王仙芝分別領著隊伍拔寨走了，蘄州地面已經看不到義軍的一兵一卒。

原來，黃巢覺得，蘄州鬧翻之後，很難再與王仙芝合兵一處，自領本部人馬北回齊魯去了。王仙芝也

覺得沒有面目在蘄州立足，隨即率兵西去，攻打鄂州。

王釕聽了探卒的報告，拊掌大笑說：「裴世兄，事情不出我所料吧?!」

裴渥臉上的愁雲也立即風流雲散，他大聲吩咐衙役：

「準備酒宴，慶賀蘄州解圍！」

王仙芝從蘄州城狼狽回營，一肚子窩囊氣沒處發洩。招降事敗，頭部負傷便是一個明顯的標記，想瞞也瞞不過眾人耳目。他開始變得疑神疑鬼起來，總覺得除了少數心腹外，大家都在腹誹他，甚至公開非議他。一天晚上，他扮成一個巡夜的小頭目，帶了幾個貼身侍衛，微服在各營悄悄行走，想聽聽大家對他究竟有些什麼議論。

王仙芝來到一座營盤，只見兩個士卒正在月地裡猜謎喝酒。士卒甲把酒壺掂了掂說：

「酒不多，兩人分喝，都不過癮，一人獨飲，倒能解饞。不如咱倆來猜謎，誰贏了，酒歸誰喝。」

士卒乙眨子瞬動了幾下，一拍大腿說：「中，就這麼辦！我先出個你猜。」

不等對方說話，他已經把謎語說出來了：

頭戴一頂高冠，
儼然像個將軍，
自詡喚得日出，
無它照樣天明。

提議猜謎喝酒的士卒甲，本來肚裡早準備好了一個十分難猜的謎語。那是一個詩謎，用杜甫一句有名的

詩，「無邊落木蕭蕭下」，打一個字。謎底是個「曰」字，一般人都不容易猜到。

爲什麼猜「曰」字呢？原來，南北朝期間，南朝有宋、齊、梁、陳四個朝代。齊朝的皇帝姓蕭，第一個皇帝叫蕭道成；梁朝的皇帝也姓蕭，第一個皇帝叫蕭衍。陳代梁之後，朝代名陳，皇帝也姓陳，第一個皇帝叫陳霸先。「蕭蕭下」，指的是蕭道成和蕭衍的齊朝和梁朝之下，當然是「陳」了。「陳」字再「無邊落木」，不就成了「曰」字嗎？沒有豐富的歷史知識的人，也不容易往南朝的幾個皇帝身上去聯想。所以，提議猜謎喝酒的士卒甲總以爲謎語一出，就要難倒對方，酒是該他喝定了。誰知道對方也很滑頭，倒搶先說出一個謎語來讓自己猜。他思想毫無準備，半天猜不出來。

士卒乙涎著臉說：「嘻嘻，你猜不出，這酒該我喝了。」

士卒甲按住酒壺說：「慢著，你準是胡語出來，騙酒喝的。先得講講，你出的謎語，謎底是什麼，有沒有道理。要是胡語的，這酒你不能喝，還得聽我打個謎語，你猜。」

「怎麼是胡語的呢？你聽我講，我這謎語的謎底是『公雞』。」

「爲什麼猜『公雞』？」

士卒乙不慌不忙地解說起來：「『頭戴一頂高冠，儼然像個將軍』。公雞頭上不是有一頂高高的雞冠嗎？公雞走起路來，頭揚得高高的，可神氣了，不就像個將軍一樣嗎？『自詡喚得日出，無它照樣天明』。那公雞很驕傲，自己吹噓，天上的太陽是牠每天一早打鳴喚出來的。其實，公雞不叫喚，太陽照樣出來，天照樣放亮。」

「……」

士卒乙這麼細細一解說，士卒甲啞口無言了。士卒乙嘻著臉把酒壺提起來，也不用酒杯，嘴對嘴地咕嚕嚕把一壺好酒灌下肚去。

士卒甲眼睜睜地望著對方喝酒，饞得涎水直往肚裡嚥。冬月天氣，北風正緊，喝點酒暖和身子多好呵。可是，現在只能瞅著人家喝了。然而，他又不好反悔，這猜謎喝酒的建議是他自己提出來的呵。

那猜謎得勝的士卒喝了酒，話更稠了。他抹抹嘴，嘲笑那個沒撈著酒喝的士卒甲說：

「我就知道你沒懷好意，一定肚裡早準備好了一個難猜的謎語，想一下子難倒我，把酒贏去一個人獨喝。我給你來了個先發制人。你這個笨蛋，只顧暗算別人去了，連一個打『公雞』的謎語也猜不著。這眞是『偷雞不著蝕把米』。」

士卒乙說罷，得意地哈哈大笑。

那個沒有撈著酒喝的士卒，無可奈何，只好苦笑著，自我解嘲：

「一壺酒，小事一樁。『偷雞不著蝕把米』的人可多哩，我們王將軍這回進蘄州城赴宴，不也是『偷雞不著蝕把米』嗎?官沒撈著，交易沒有做成，頭倒被黃將軍打破了。你有本事莫在這裡笑話我，笑話王仙芝去……」

士卒甲說得嘴滑，順著嘴還要往下說。喝酒的士卒連忙一把捂住他的口：

「你不要命了?這話要是傳到王將軍耳裡，你還活得成嗎?!」

士卒甲伸伸舌頭，住了嘴。酒已喝完，話也說到不能再往下說的地步了，兩人這才回營歇息去。

王仙芝微服巡夜到這裡，把兩個士卒的說話聽得一清二楚，又細細端詳了兩個士卒的面目，把它暗暗記在心裡。第二天一早，他把全軍士卒集合起來，把昨晚月光地裡猜謎喝酒的兩個士卒，一索捆了，然後給他們一個酗酒鬧事的罪名，當場砍頭示衆。

同營士卒中，知道他們昨晚猜謎喝酒情況的人，心裡都明白，王仙芝所以殺這兩個士卒，酗酒鬧事的罪名是假，暗地議論了他歸降的事情是眞。這事的眞相，慢慢在將士中間傳開，人人震動，不敢再私下議

論王仙芝歸降不成，蘄州城挨打的事了。

王仙芝雖然用殺一儆百的辦法，威壓住將士們，使得全軍人人緘口，不敢再私下非議。但是，他還是隱隱感覺到自己在義軍中的聲威比以前大大下降了。他覺得有必要打幾個勝仗來振振士氣，重樹自己的聲威。於是，他又拿出了剛起義時那股勇氣，攻城略地身先士卒。他於乾符三年底率軍離開蘄州西去，乾符四年一年之內，連破了鄂州、安州、隨州①，接著，在這一年年底又率大軍南攻荊州。

荊州，南臨長江，北依漢水，是古代楚國的郢都所在地。到了三國，吳又在這裡置荊州郡治，始有荊州之名。此處城池屢遭兵燹，迭廢迭建，而且愈建愈大，愈建愈堅固。人譽此地為「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風煙含越鳥，舟楫控吳人。」正因為它地處江漢平原，有魚米之利；又西北連蜀秦，東南控吳越，有舟楫之便，向為兵家必爭之地。

此時，執掌荊州郡治和荊南鎮所的，是荊州刺史兼荊南節度使楊知溫。楊知溫是京兆府令尹②楊知至的弟弟，家世也是名門世族。楊知至治理京兆府多年，並沒有什麼政績。乾符元年僖宗初登寶位時，楊知至為取悅豎子李儇，虛報瑞徵，說什麼成群的蝗蟲飛到長安四郊，都不食禾稼，齊抱荊棘自殺，因而貽罵海內。

楊知溫的乖張悖謬程度也不下於其兄。他是一個文科進士出身的將領，雖然讀了些兵書，但並沒有實戰經驗，不會用兵打仗。然而，偏偏愛以風流儒將自居，常以自己比況古之姜子牙、諸葛亮。他雖是讀書人，卻不大祀孔廟，而愛到荊州南門外那個遠近馳名的「開元觀」去祭關帝君，對著相傳是關公當年用過的大刀，和關公餵過馬的馬槽，吟詩懷古。荊州是三國名將關羽駐守過的地方，他想請關公這座尊神，冥中暗助他守城。

乾符四年(西元八七七年)底，已近年節時分，楊知溫正和屬員幕僚一起，商量歡度年節，軍民同樂的事情。楊知溫是一個愛玩，愛熱鬧的人，平時也總好找些名目玩樂，年節更不願輕易放過。去年過年，荊州城裡是玩龍燈、舞獅子賀年。楊知溫覺得今年過年不能只是重複去年的一套，得有點新花樣。他提出要組織一些人扮故事，玩雜耍，夾在龍燈、獅子隊伍裡助興。

一位幕僚馬上順竿爬，提議說：「這故事最好扮斬顏良，誅文醜，以顯關公神威。眼下黃巢、王仙芝作亂，扮演這樣的故事，一則取個軍事上的瑞祥，二則也可以振振民風、士氣，實爲一舉兩得。」

楊知溫平日就常拜關帝君，聽這位幕僚提議扮關公斬顏良、誅文醜的故事，心中大喜，當即首肯。

剛說到這裡，侍衛來報：「稟節度大人，派出去偵事的探卒回來了，現在外廳伺候，要面見大人，稟報重要軍情。」

楊知溫聞報，頭也不回，只順口說了一句：

「喚他進來吧。」

扮故事的內容定了，他又繼續興致勃勃地和屬員、幕僚們商議，年節那天玩什麼雜耍。屬員、幕僚們爲了取悅楊知溫，爭說自己見過以至僅僅聽說過的一些絕技。

一位屬吏說，他在江南見過一個江湖藝人，彈得一手好彈弓。每次賣藝的時候，便在一堵紅牆上塗上一塊一丈見方的白灰，然後引弓發彈，一彈一彈射到牆上，彈去白灰露出紅色的彈著頭。彈著點聯在一起，逐漸排成「天下太平」四個大字，字體端秀，如同人執筆精心書寫的一樣。圍觀的人無不叫絕，扔的錢疊成小塔。

楊知溫聽了，眉開眼笑，大喜說：「此項技藝堪稱奇觀！」

回頭交代那屬吏說：「你即去找軍中善射的人，令他刻意練習，一定要彈成『天下太平』四個大字。」

年節表演，以取吉利。」

一個幕僚接著說：「此技雖然不凡，還不算奇絕。我在長安見過一個擊毬的，那技藝才眞叫奇絕。常常在毬場上累數十個通寶，讓他走馬擊錢。那人一勒馬繮，在馬臀上輕著一鞭，馬便繞場跑了起來。他手持偃月形鞠杖，飛馬彎腰擊錢，一擊一錢飛起，高六七丈，那銅錢在一丈開外的地方落下來，一個一個又摞成一疊，像原來堆放的一樣整齊。」

衆人聽了，齊聲喝采。楊知溫拊掌大笑，連聲稱讚：

「絕妙，絕妙！」

他當即囑咐那個幕僚：「這事你親眼見過，就交你辦。不管是軍，是民，務必物色幾個善於騎馬擊毬的，練習此項絕技。就算旬日之內不能將此項絕技全部練成，精妙如那個長安擊毬人，只要學會一半，能用鞠杖將累疊在場子上的銅錢，一杖一錢擊起來，不管它落到什麼地方，也成。」

楊知溫的話剛落音，旁邊一個管監獄的典獄吏不緊不慢地插話說：

「衆位方才所說的這些技藝固然不錯，究竟還未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況且現找人練習，也有困難……」

說到這裡，這個典獄吏故意沉吟著。

楊知溫見他欲言又止，追問道：「典獄吏有何高見，以助年節遊藝，儘管說吧。」

典獄吏說：「小吏所管的囹圄中有一死囚，倒有些薄技，只是限在拘繫，不便稟呈其事。」

楊知溫不以爲意，笑著說：「一個囚犯能有何驚人技藝？」

典獄吏說：「此人善於繩技。」

一些幕僚、屬員在下面嗤笑起來，不以爲然地說：「繩技係一普通常見的技藝，一般江湖藝人皆會，有什麼稀奇的？」

典獄吏說：「他那繩技和常人的稍有不同。」

楊知溫問：「有何不同？」

「江湖藝人常玩的繩技，是將一根粗繩繫住兩頭，然後人在繩上站立走動。而此囚能將一根粗繩拋向空中，使它勁直如竿，然後人躍握繩，離地飛升，左右悠晃，如盪鞦韆。」

典獄吏說罷，衆人瞠目結舌，都不大置信。楊知溫卻不以爲荒誕，反而饒有興致地問：

「此人旣懷此絕技，因何事犯了死罪，幽於縲紲③？」

「北門外有一豪門大戶，慶壽時派家丁去召他表演繩技。家丁把他當作一般倡優藝人看待，上門甚多喝斥不恭。言語不合，爭執起來，一時性起，失手打死一個家丁，因而，被投進死牢。此外，再無別的事情。」

楊知溫揮手說：「這點事算不了什麼。你回去即令獄卒給他去了枷鎖，弄點好飯食給他吃吃，年節還有幾天，讓他活動活動身子，練習練習繩技。你告訴那囚犯，就說楊節度說的，要他年節這天好好表演他的絕技，表演得好，可以免他死罪。」

楊知溫商量年節玩樂的事情，興致正濃，已把探卒有軍情稟報的事忘得一乾二淨。探卒先在一旁站立著，恭候楊知溫傳問他。以後，見楊知溫根本把他忘了，這才惴惴地上前，叩下頭去說：

「大人，小的探事回來了，有火急軍情要面稟大人。」

楊知溫這才猛然記起，剛才侍衛回過探卒的事，連忙說：

「你一路辛苦了，有什麼軍情起來說吧。」

探卒站起身來說：「大人，小的出去這一趟，隨州、復州幾個地方都跑到了。王仙芝的隊伍自離開蘄州後，先溯江西上攻佔了鄂州，以後又攻佔了隨州，打垮了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的援兵，活捉了隨州刺史

崔休征。現在，王仙芝已經帶兵南下，到了漢水邊的復州。我們荆南各州必須加固城池，操練兵馬，早作準備。」

衆屬吏、幕僚聽了探卒的報告，一個個嚇得面如土色，紛紛說：

「大人，賊兵壓境，這慶賀年節的遊藝就免了吧。」

楊知溫撫髯大笑說：「眞是杞人憂天，庸人自擾。我早已命令漢水沿岸守軍，盡收渡江船舶。漢水天塹，諒王仙芝插翅難渡，諸君放心安度年節好了。一應賀節事宜，照常分頭去辦。到了年關，如有賊兵臨城騷擾，以我是問；如無好的遊藝賀節，我可要治你們的罪！」

楊知溫這麼一說，屬吏、幕僚都不敢再吱聲了。

楊知溫又指派一名屬吏主管籌備年節遊藝，並說，不管是軍、是民，以至囚犯，只要有舞龍燈、舞獅子、扮故事、玩雜耍等項技藝的，一律抽出來，每天到城隍廟前廣場上集中練習，一切花銷由官庫供給。年節是大節，一年一度，要格外隆重。

衆屬吏、幕僚聽了吩咐，各自散了，分頭去備辦賀節的玩樂。

王仙芝在隨州打了個大勝仗，隨即帶著隊伍到了復州所轄的竟陵縣境。竟陵地面瀕臨漢水，只要渡過漢水，南至荆州，快馬半天就到。

王仙芝騎在馬上，用鞭梢指著漢水南岸說：

「江漢平原富在荆郢，那裡倉廩殷實，足資軍需。弟兄們，打到荆州去，到古城過一個快樂、豐盛的年節！現在大家沿岸找尋船隻，準備渡河。」

王仙芝親自帶著隨身侍衛，騎著馬河上河下奔波，巡視各營士卒找船情況。可是，從下午一直找到傍晚，一隻渡船也沒找到。開始，只當是老百姓害怕義軍，把船隻隱藏起來了，王仙芝便讓士卒帶上現銀，

深入到沿岸漁村去，高價買船。漁民們這才向義軍訴出眞情，原來，早在半個月以前，楊知溫得到王仙芝攻破隨州的消息，防他回師南下，便命令官軍將北岸漁民和一般平民百姓家藏船隻強行收走，並都拖到南岸，劈碎燒了。

一位漁民老漢哭喪著臉，向王仙芝訴說：「他們哪裡是什麼官軍？全是一夥傷天害理的強盜！劈了我們的船，就是奪了我們的衣食飯碗。我們一家老小打不到魚，拿什麼過日子……」

王仙芝聽罷，默然無語。他吩咐侍衛，把隨身帶了準備買船的銀錢，分了一些給老漢。他也不聽老漢的千恩萬謝，管自鬱鬱不樂地撥轉馬頭往回走。

天已煞黑，要在平時，漢江兩岸，已是點點漁火，賽似繁星了。更有魚鷹嘰嘰嘎嘎的鳴叫聲，與行船咿咿呀呀的划槳聲相應和，格外熱鬧。現在，漢水兩岸一片死寂，北岸的漁民不能出江打魚，船隻都被官軍收去燒了；南岸的漁民有船也不准出江。北岸有義軍紮營，南岸有官軍防守，更是森嚴壁壘，禁止喧嘩。只有嚴冬的北風凜冽地吹著，把呼呼的風聲灌滿每個人的耳朵。

王仙芝帶著侍衛馳馬來到岸邊一所河神廟前，中軍營就暫時設在這裡。廟裡高燒著酥油燈，前殿神龕前的香案，被移到房子中間，香案上的鐘磬、香爐已經撤除。這張香案就成了王仙芝和部將們的臨時議事桌。前後殿之間有一側門相通，後殿並不深廣，也無廟祝居住，只作祭祀河神時臨時安放祭品、儀仗之用。現在，後殿是瓊枝休憩的地方，有幾個使女伴著她。幾個使女不過是沿途收留下來的，無依無靠的貧家孩子，她們並不捻刀使槍，只是照拂、侍候瓊枝。

王仙芝馳馬來到河神廟前，一躍跳下戰馬，把繮繩扔給侍衛，便大踏步進屋去。瓊枝從馬蹄聲和腳步聲裡，早聽出是王仙芝回來了，連忙從後殿迎了出來。瓊枝見了王仙芝，連忙詢問：

「仙芝，船隻找到了嗎？」

王仙芝陰沉著臉說：「沒有找到，船都讓官軍拖到南岸去，劈碎燒了！」

「呵，這怎麼辦呢？」

王仙芝默然無語，逕直往後殿走去。瓊枝悄悄地跟進後殿，幾個侍候的女孩子便自覺地留在前殿。

瓊枝由於一個意想不到的機遇，遭際王仙芝之後，經過一段短時間的共同生活，兩相比較，她覺得生活在王仙芝身邊，遠比在王釕身邊舒暢。

王釕是一個花花公子，家有三妻四妾。他的大老婆官宦人家出身，更是個有名的妒婦。王釕只能偷偷對她親熱，瓊枝還因此常常受大老婆的窩囊氣。時間一久，瓊枝也漸漸發覺王釕愛的僅僅是她的色藝，並不是她本人。只要她一旦人老色衰，或者王釕覓到色藝更佳的女子，便會隨時把她拋棄。

王仙芝卻大不相同。他是個鰥身漢子，自從得了瓊枝，便把全部情熱都給了她。行軍打仗他是個勇猛豪傑的將軍，叫人敬重；內室床笫他也懂得柔情蜜意，給人溫存。

於是，瓊枝漸漸把整個心都給了王仙芝。她對王仙芝有情愛，不像對王釕，以身相許，只是爲報重金贖身之恩。王仙芝呢，中年得妻自是珍貴；瓊枝的色藝，使他傾倒；而緊張激烈的戎馬生涯，他更覺得少不了一個女人的慰藉。這樣，兩人便如魚得水，如膠似漆，十分相得。

王仙芝和瓊枝進了後殿，這裡便是他們倆的一統天下了，誰也不會進來妨礙他們。瓊枝緊緊地偎依在王仙芝身上，囁嚅著說：

「仙芝，我好像一刻也離不開你。你一出去，我的一顆心就懸著，總擔心要發生什麼事。」

王仙芝輕輕撫著瓊枝嬌嫩的臉，定定地看著她。這張瓜子形的臉是那樣嬌美；白嫩的皮膚，似乎吹彈得破。兩隻大大的眼睛像兩汪古泉一樣清澈、深邃，含著柔情。他想，自古稱譽的美人，西施、虞姬、楊太眞，也不過如此吧。而他更願意將瓊枝比虞姬。是的，西施、楊太眞都是宮廷裡的美人，只有虞姬才是

伴著英雄的美人。美人而能與英雄同生死，這才是絕代佳人。想到這裡，他把滿是虬髯，帶著征塵的粗獷的大臉，緊緊貼在瓊枝嬌嫩的，散發著濃郁香氣的臉上。征途的疲勞，找不到渡船的煩惱，一齊風流雲散了。這裡便是他心靈的歸宿地，他那顆鎮日繃緊的心，需要在這裡得到片刻的鬆弛和休憩……

瓊枝緊緊地偎著王仙芝，她並不嫌厭王仙芝的虬髯扎臉，相反覺得這是一種快意的男性刺激，是一種心靈的慰藉。他們相依相偎了片刻，瓊枝抬起臉，柔聲說：

「仙芝，我們爲什麼一定要過江呢？既然找不到船隻，不過江也罷。」

「不，荊州是一個富裕的好地方，我要帶弟兄們打到那裡去，讓大家過一個富足、快樂的年節。再說，也是爲了你呀，老是在窮鄉僻壤轉悠，生活太清苦，把我的美人兒也拖累壞了。」

說到這裡，王仙芝笑了起來。瓊枝心裡甜絲絲的，兩眼望著王仙芝，也無限深情地吃吃嬌笑起來。

正在這時，河神廟外響起了噠噠的馬蹄聲，不一會兒，一個侍衛在門外大聲通報：

「傳報王大將軍，尙讓將軍有急事，要面稟大將軍。」

一個侍女連忙依話向後殿傳報。

王仙芝推開偎依在身旁的瓊枝，翻身站起，整理一下衣冠，大步走到前殿去。幾個侍女趕緊退回後殿。

王仙芝一副嚴肅的神情，對侍衛說：

「請尙二將軍進來！」

尙讓進到屋裡，施禮畢，還沒開口，王仙芝先問他：

「尙二將軍，渡江船隻可有著落？」

尙讓回答說：「到處搜尋船隻，一隻也沒找到。我看，現在不能再一條道走到黑了，得另想別的辦法。」

「你想到什麼辦法嗎？」

「辦法倒想了一個，不知是否可行，特地來找王將軍當面磋商。」

聽尚讓說想了一個辦法，王仙芝連忙把身子朝尚讓傾了傾，緊急地問：

「你想了什麼辦法，快說給我聽。」

「漢水堤岸旁邊，植了許多護堤的柳樹，一棵一棵十分粗壯。柳樹質地疏鬆，易於砍伐；樹棵輕軟，也好浮水。如果，我們立即命令三軍士卒人人動手，砍伐護堤柳林，紮成浮水木排，漢江天塹，一夕可渡。」

正在苦於無船渡江的王仙芝，聽了尚讓的建議，心中大喜，馬上同意了這個計劃，拔出一支令箭，就叫尚讓去傳令各營立即伐木編筏。

各營接到命令，很快分頭行動起來。將近午夜時分，渡江的木筏已經基本上準備好了。

此時正是寒冬枯水季節，漢水江寒水瘦，靠岸處裸露出大片沙灘，只有河心水比較深。王仙芝選了一個江面狹窄，不過半里來寬的地段作爲渡口，親自立馬江邊指揮渡河。頃刻間，千排直放對江。呼呼正緊的北風嘯叫聲，掩蓋了伐木偷渡的一切聲響。等各營將士都上了筏，王仙芝才和瓊枝一起，帶了隨身侍衛，走上最後一塊大木筏。駐軍蘄州時那一段水上操練沒有白費，現在終於用上了。等王仙芝乘坐的木筏順利地到了對岸，上岸清點人馬，只有兩隻木筏中途翻了，損失了幾匹戰馬，但人員都攀著木排浮過了江。除此之外，別無其他損失。

這時，天才交四更，少數的守河官軍縮瑟在營寨裡睡得正熟。王仙芝也不驚動他們，悄令整飭隊伍，人銜枚，馬摘鈴，輕騎疾馳荊州古城。

乾符五年（西元八七八年）正月初一這天，鵝毛大雪鋪天蓋地地下著。荊南節度使楊知溫興致不減，正在荊州城州衙內大張宴席賀節，接受下屬將吏拜年，觀看幕僚屬員們給他準備的各種玩樂。而他興致最

濃的是觀看那個死囚的繩技表演。

別的遊藝都表演完了，獄吏才引著那個死囚上場，讓他表演繩技。只見他囚衣已經換成一套彩服，手捧一盤粗繩，長約百餘尺。他把繩團放在地上，提起一頭擲向空中，那繩果然勁直如筆。開始只拋十餘尺，以後又拋五六十尺，最後全繩拋起，都成一根直線，垂懸空中，就像空中有一隻無形的手在垂直牽引。圍看的屬員、幕僚、衙役，以及在樓上透過珠簾觀看表演的內眷，無不連聲喝采。

囚犯拋了一陣繩子，便跪伏在地，不再動了。楊知溫奇怪地問：

「爲何跪伏在地，不再表演？」

那囚犯叩頭說：「小人表演完了。」

「不是說，你還有拋繩空中，墜人盪鞦韆的絕技嗎？爲何不演給本節度看？難道在本官面前還要將你的技藝留一手嗎？」

「小人不敢……」

「那就繼續表演吧。」

「小人今天不能表演這個。」

「爲什麼？」

「……」

楊知溫奇怪地審視囚犯，這才發現他腳上還戴著一副輕鐐。立刻恍然大悟說：

「哦，我明白了，你腳下還拖著一副鐵鐐，不便表演。」

楊知溫回過頭來責問獄吏：「爲何不把囚犯的足鐐開了，讓他自如地施展手腳，使節日遊藝盡樂?!」

獄吏見節度大人責問，慌忙跪下，解釋說：

「在監獄裡練習的時候，小吏是讓獄卒將他的重枷、腳鐐全都去掉了的。那裡四周有數丈高的獄牆擋著，又有許多獄卒嚴密把守，不怕出事。可是，現在是在州衙內，觀看的全是官員貴客，還有內室寶眷，如果連輕便的腳鐐也不戴一副，萬一死囚妄行不軌，驚了大人和寶眷，小吏可是擔當不起。」

楊知溫頭一擺，不以爲然地笑著說：「嗨，你也太小看本官了。本官堂堂一方鎮使，千軍上將，豈懼一個小小的囚犯？把他腳上的鐵鐐打開，讓他把絕技全部獻出來。出了什麼事不怪你，全由本節度擔當。」

獄吏這才叫身旁兩個獄卒上前，把那囚犯腳下的一對輕鐐去掉。

囚犯活動活動了四肢，重新抱起繩團，提起繩頭向空中拋擲。那繩如一條遊龍，昂首翹尾，筆直向空中伸展開去，由幾尺到幾十尺，最後全繩拋盡，百餘尺的粗繩成一根直線垂懸半空。只見那囚犯騰身一躍，輕如猿猴；以手趁繩，虛墜空中；其勢如鳥，旁飛遠颺。圍觀衆人一齊喝采，連樓上的寶眷也不顧拋頭露面，捲起珠簾，以便看得更加眞切。

就在這時，北門校尉驚惶來報：「稟節度使大人，大事不好，王仙芝的隊伍已經包圍荊州城了！」

衆官員聽報，大驚失色。楊知溫卻不相信，反而斥罵校尉說：

「胡說！一定是你們膽小怕賊，日裡夜裡驚驚惶惶，疑神疑鬼，看花了眼睛，鬧了個草木皆兵。王仙芝遠在漢江之北，離荊州一百餘里，又無舟楫可渡，如何會這樣快到了荊州城下呢？」

那校尉連聲叫屈說：「城下千軍萬馬吶喊攻城，大旗上明晃晃綉著『王』字，怎麼會看錯呢？」

楊知溫正在將信將疑，接著，東門、西門、南門三門校尉也相繼來報：王仙芝的隊伍已經將荊州城圍得水泄不通！楊知溫這才相信了。他叫衆官員先散，各回職所，又叫獄吏將死囚不戴重枷，暫時收監，等退了賊兵，再從經發落。然後，以輕鬆的口吻，吩咐四門校尉說：

「你等不用驚慌，先回去帶領士卒堅守城池。荊州古城非一般城池可比，城高壕深，諒他幾個草寇也

攻打不下。我自會安排退兵良策。」

守城的校尉一個個急匆匆地走了，楊知溫卻吩咐左右重擺宴席，讓留下的幾個心腹幕僚伴他喝酒。他舉起酒杯說：

「今夕何夕，新正元日。不可少酒，不可無詩。不能因爲賊兵圍城，掃了雅興。來來來，醉裡乾坤大，壺中日月長。」

飲至傍晚，楊知溫還未盡興，他不顧一些耿直的屬吏、幕僚的勸說，把酒宴移到後堂，繼續飲酒賦詩。

荊州是個歷朝古城，又是富饒大郡，再加上楊知溫酷愛飲酒宴樂，州衙修建方面也格外好大喜功，於是，把荊州古城本來比較寬敞的州衙，修建得更加富麗堂皇了。州官日常飲宴休憩的後堂，也建成了一個既與前衙視事公堂相連，又自成套數的獨立園林。除了在重重庭院最深處的內眷起居院外，還另築有飲宴廳、花廳、鳥室、書院、客廳……

今年元日，因爲有義軍圍城攪擾，晚間楊知溫只備了一桌酒席，邀幾個心腹幕僚、清客小酌。那宴席沒有擺到寬大的飲宴廳去，就設在小巧、雅致，竹韻清幽，梅花弄影的小客廳裡。

小客廳裡懸著一塊金字縷花匾額，上用蒼勁的眞書品題著三個大字：

四知堂

酒飲到半酣，楊知溫帶醉問道：「諸君知道『四知堂』的來歷嗎？」

一位清客起立，虔敬地說：「只知道『四知』是貴府楊門的世傳家風，流風遺澤，天下聞名。然而，卻不詳知其源遠流長的歷史淵源，請大人垂示，以啓茅塞。」

楊知溫乘著酒興，自豪地說：「天下楊門無不懸額『四知堂』，『四知』是敝族的世傳家風，其淵源起於後漢先祖楊震公。」

接著，楊知溫便手舞足蹈，有滋有味地講起楊震「四知」的故事來。

他說：後漢時，先祖楊震爲京官。昌邑④令王密有求於先祖，夜懷金十斤遺先祖說：

「暮夜無人知曉，請大人收此菲禮。」

先祖說：「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人知曉？」

先祖正色拒收重賄，王密只好羞慚地懷金而退。從此，楊震公四知清名遠播於時，楊門後世子孫亦以「四知」爲傳世家風。所有楊氏子孫都在自己的居室、公堂上高懸「四知堂」的匾額，以清白家風朝夕自勵。

楊知溫高談闊論地講罷他的四知家風，一個家在吳郡的幕僚卻想起一件截然相反的事來。前年，他回吳郡省親，返荆時帶來吳郡的絲綢等特產獻給楊知溫，價值就不下百金。想到這裡，他不禁腹誹道：

「什麼『四知堂』，什麼清廉家風，不過欺世盜名罷了，你楊知溫何時認眞實行過？」

可是，這位幕僚口裡卻不得不恭維地說：「如此清廉家風，眞是世所難得。這也就是《中庸》⑤裡聖人說的：『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君子愼其獨也。』而楊節度恪守清白家風，勝過當年楊震公，更是可欽可佩。」

楊知溫聽了這些恭維話，如坐春風，高興得哈哈大笑，一面自謙地連說：

「過譽，過譽。」

一面卻又向衆幕僚、清客提議：「席間，我們就以『四知』爲韻，每人賦詩一首，一炷香成詩。詩作得又快又好，奪得頭籌的，獎白銀一錠。一炷香焚過，詩不成的，罰酒一大鍾，何如？」

衆人不敢拂楊知溫的意，都附和說：「楊公提議極好，如此飲酒才有樂趣。」

然而，在座的幕僚、清客都是身在席間，心裡卻惴惴不安地惦著城上的戰事，一個個魂不守舍。虛爲應酬地說說恭維話，喝喝酒可以，要說認認眞眞地作詩，哪裡作得出來？眼看一炷香快燒完，還沒有一個完篇的。

正在這時，有守城校尉直趨後堂，請楊知溫出衙，巡視城防，撫慰士卒，激勵士氣，以堅城守。衆幕僚、清客心想，這是解脫的好機會，連忙趁機攛掇、勸諫，要楊知溫暫停酒宴，登城巡察、督戰。

楊知溫被勸不過，只好答應。他讓侍衛提了燈籠前導，身後一大群幕僚隨行，卻席就走。一名侍衛拿過一副盔甲呈上楊知溫說：

「大人，上城巡視請披甲戴盔，以防弓矢。」

楊知溫哪裡肯用盔甲？相反哂笑地說：「我要這套東西做什麼？昔日諸葛武侯，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退曹兵百萬，儒將風流千古傳頌。披盔戴甲去巡城，那就顯得俗氣了。」

楊知溫終於不用盔甲，袍冠而行。他率著衆幕僚，安步當車，踏雪來到城上，放眼四望，只見城上城下燈籠火把齊明，刀槍相磨，人喊馬嘶，鼙鼓聲聲，不覺詩興大發，對身邊幕僚說：

「諸君，適才席間倉促，賦詩未成。今見沙場鏖戰，助我詩興，詩成在腹。諸君看我以『四知』爲韻，賦詩一首！」

楊知溫來到城上，一不詢問城守情況，二不撫慰士卒，卻叫隨身侍衛快取文房四寶，要行一番沙場賦詩的雅事。可是，沙場之上，哪來什麼文房四寶呢？原來，楊知溫與衆不同，向以儒將自詡，身爲帶兵的節度使，可並不披盔戴甲。然而，那文房四寶卻叫侍衛隨身帶著，走到哪裡，帶到哪裡，須臾不離。楊知溫每到一處，必有題詠，侍衛就得隨時隨地擺上文房四寶。他的書寫工具也選擇得很嚴，非湖筆、徽墨、

宣紙、端硯⑥不用。

侍衛在城上鋪開一幅宣紙，在端硯裡化上一些雪水，取出一錠噴香的徽墨磨了起來。等磨得墨濃，楊知溫提起一支大楷湖筆，蘸得筆飽，揮毫便寫。一面寫，一面還搖頭晃腦地吟詠有聲：

平崎千里馬長嘶，
元日新正瑞雪時，
羽扇綸巾強虜破，
家風傳世號「四知」。

楊知溫寫罷，躊躇滿志，正要投筆，城下一片鼓噪，一陣亂箭射上城來。隨行的一些幕僚、清客，顧不得誇讚楊知溫的詩，各自伏在女墻下躲避。楊知溫不知躲避，一箭正中右臂，手臂一陣疼痛，手中的筆握不住了，「啪」地掉到地上。

一位侍衛冒箭上前，將嚇得不知所措的楊知溫扶下城來，拔去臂上的箭，撕下一幅袍襟替他將傷口包紮好。楊知溫驚魂稍定，才感到臂上創口鑽心疼痛，蹙著眉頭呻吟著，一面吩咐侍衛：

「快快，打道回衙！」

那些侍衛一個個在心中抱怨：「讓他穿上盔甲，他偏要賣弄儒將風流。現在中箭負傷，又不知道要給我們這些左右服侍的人增添多少麻煩！」

這一箭倒是靈驗，楊知溫從此躲進州衙養傷，再不敢隨意走動，也無心飲酒賦詩。並連忙修書一封，派遣專使，漏夜縋城而出，直奔襄陽，向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告急求救。

荆州城池經過歷代的營建，的確堪稱固若金湯。城高數丈，城上可以走馬。護城河水深沒人，河寬數丈，河上可以行船。只要將四門緊閉，扯起護城河上的吊橋，敵軍很難接近城池。要把隊伍運到城根，然後架雲梯攻城，不付出重大傷亡是難以辦到的。

王仙芝偷渡漢水之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率軍包圍了荆州古城，隨即組織雲梯隊攻城。攻城的第一道障礙是十餘丈寬的護城河。雖是隆冬而且眼下落了一場大雪，護城河上已經結冰，但冰薄不足載人，不能履冰而渡。護城河上原有的幾座吊橋，也早已被守城官軍收進城去。一時無計可施。

一列列背著長長的雲梯準備攻城的雲梯隊，被阻在護城河邊，接近不了城墻。王仙芝急得像一頭受困的猛獸，在護城河邊來回躑躅，一雙豹眼緊盯著士卒肩上扛著的一架架長長的雲梯。……

突然，他焦灼的眼睛裡射出異樣的光彩，大聲命令雲梯隊：

「把雲梯綁接起來，作爲臨時渡橋！」

王仙芝的一聲命令提醒了雲梯隊的士卒，有的解下腰帶，有的找來繩索，紛紛將幾架雲梯綁接在一起，然後將它抬到河邊，搭到護城河對岸，頃刻間百十座臨時渡橋搭成了，雲梯隊的士卒疾步跑過護城河，又從河上撤下雲梯，架上城墻，開始登城。

然而，這樣攻城，目標太大，行動時間長，守城官軍看得眞切，早做好反攻準備。等到雲梯隊士卒跑過河去，再從河上撤下雲梯架上城墻準備登城時，城上如蝗的箭矢和雨點般的擂木滾石飛了過來，義軍士卒傷亡慘重，已經不能再組織強有力的進攻。

河狹水急，人急計生。王仙芝見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挑選了數十個水性好，身體矯健，善於攀登的士卒，組織了一個鈎繩攀登隊。每人身帶一根粗繩，上繫鐵鈎，準備潛水渡過護城河，運動到城根，然後將鈎繩甩向城墻，鈎住城上的雉堞女墻，隨即手緣粗繩向城上攀登。王仙芝從小販鹽，常下江淮，學得

一身好水性，親自帶隊。義軍中有些黃河邊上長大的士卒，以及駐軍蘄州時從長江邊上參軍的士卒，也深諳水性，共同組織了這支潛渡攀登敢死隊。

這時，北風正緊，雪花飄飄，天氣奇寒，墮指裂膚。提起潛水偷渡，叫人更增寒慄。王仙芝命人抬來數十罈好酒，佈上數十只海碗，叫敢死隊士卒自篩自飲，喝足燙酒，以禦嚴寒。王仙芝自己也喝了十幾大碗。酒後，周身發熱，甩掉身上的棉衣，腰上懸著攀登的鈎繩，佩好快刀鋼刀，便準備開始潛水偷渡。

爲了掩護鈎繩隊潛渡，王仙芝又命尙君長於東門城下擺起百面戰鼓，組織一支數百人的雲梯隊正面佯攻。一聲令下，百面戰鼓同時擂響，震得山搖地動。在戰鼓聲中，浮橋架起，雲梯隊士卒第二次準備雲梯攀登。

與此同時，一支由王仙芝親自帶領的潛渡攀登敢死隊，正在離雲梯隊數里之遙的地方悄悄潛渡。第一批試渡的二十個士卒下水了，雖然喝足了酒，但是一鑽進冰河裡，周身立即冷得刺骨，像有千百根針在扎，又像有無數刀片在身上切割，有兩個士卒耐不住嚴寒，又縮回岸上。王仙芝大怒，走上前去，一刀一個，手刃了這兩個臨陣退卻的士卒。王仙芝雖然沒有說話，但是他的行動士卒們都看見了。心畏寒冷的士卒見了，臉上失色，警戒著自己，即使凍死也要浮過護城河去。那些滿腔豪勇的小伙子，卻對那兩個怯懦卑微地倒在自己主帥刀下的屍體，投去蔑視的目光，他們把胸脯挺得更高。以後二批渡得比較順利，沒有一個中途畏冷退回的。王仙芝也隨最後一批士卒渡過了護城河。

守城官軍集中力量對付擂鼓進攻的雲梯隊，雙方弓矢互射，各有傷亡，而守城官軍居高臨下，又有擂木滾石之助，占著優勢。雲梯隊的進攻雖然一時沒有得逞，可是卻掩護了鈎繩隊的潛渡。果然，守城官軍幾乎完全沒有注意人數少、冰河潛渡的鈎繩隊，只一心迎擊擂鼓進攻的雲梯隊。

鈎繩隊全部潛過護城河，接近城根，才被官軍發現，立即招來一陣雨點般的箭矢。其中一箭不偏不倚

正中王仙芝左臂。王仙芝猛力拔出箭鏃，登時血流如注。他哇啦撕下一幅衣襟，迅速紮住傷口，接著，猛力將鈎繩一甩，搭上女墻，大吼一聲：

「上！」

王仙芝首先拽著繩索，奮力登城。鈎繩隊的士卒一則全身打濕，寒不可耐，正要活動身子以禦嚴寒；二則見主帥身先士卒，帶傷攀登，受到莫大鼓舞，一時勇氣百倍；數十條鈎繩一齊搭上了城墻，像無數矯健的猿猱，爭向城上攀登。

守城官軍對這幾十個渾身濕淋淋渡水過來的義軍士卒，開始並不十分在意。官軍估計，他們既無雲梯，徒手根本無法攀登數丈高的壁陡城墻。再說，天寒地凍，他們涉水而渡，雖然沒有淹死，凍也要凍死在城根下。

誰料其中一個滿臉虬髯的粗壯漢子突然甩出鈎繩，帶傷攀登，神勇非凡；接著，數十條鈎繩一齊準確地搭上了女墻，數十人緣繩攀登，勢不可當。守城官軍這才驚慌起來。一個小頭目帶了一小隊官軍手忙腳亂地趕過來，揮刀要砍攀登的繩索。王仙芝攀到離城堞還有一丈來高的地方，見官軍提刀過來了，心裡十分著急。這時，他酒未全解，借著酒力，大吼一聲，猛力一登城墻，繩子一悠，飛上了城堞，手起刀落，首先砍倒了幾個近身的官軍。其餘官軍見一位半截黑塔、如尊天神似的義軍將領，從天而降，殺死了幾個官軍，唬得掉頭便跑，哪裡還顧得上去砍那些攀登的繩索？於是，鈎繩隊的義軍士卒也趁勢紛紛緣繩攀上了城墻。

城上官軍一片混亂，守城校尉親自帶領士卒來戰敢死隊。敢死隊裡都是百裡挑一，身體矯健，武藝高強的士卒，又有王仙芝親自帶領；無不以一當十。那校尉揮刀來戰王仙芝，王仙芝左臂帶傷，只一隻右臂掄刀砍殺，戰不幾個回合，王仙芝手起一刀劈死了守城校尉。官軍見校尉已死，更失去了鏖戰的勇氣。雲

梯隊趁著城上混亂之機，也搭梯登城，官軍更是招架不住，紛紛潰逃。

王仙芝帶著敢死隊殺下城去，殺散守門官軍，斬刀落鎖打開城門。踏著雲梯搭成的浮橋，後續部隊紛紛渡過護城河。接著，城門邊的吊橋也被義軍放下，架到護城河上，義軍士卒更是蜂擁進城。

楊知溫得到東門城破的消息，哪裡還敢組織城內巷戰？帶著少數殘兵，攜著家小，打開北門，衝出城外，向著襄陽方面逃竄，投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去了。

義軍占了荊州城，王仙芝帶著瓊枝和侍衛進駐州衙，設下中軍。楊知溫準備了大量節日酒食，還沒有怎麼動，正好給王仙芝享用。

至於各營將士，王仙芝按攻城前的約言辦，除開官倉供應外，還准許他們各自分頭在民間籌款、籌糧、籌備酒食，以慶賀新春，慶賀攻取荊州城的勝利。

一天上午，天氣晴朗，尙讓帶了幾個隨身侍衛，到城南門外的開元觀去觀光。荊州開元觀是遠近聞名的道觀，尙讓早就聽說過，而且久思一遊。現在攻占了荊州城，駐軍城內事情不多，頗有閒暇，自然不能放過這個遊覽的機會。

開元觀建於唐玄宗開元年間。唐代文化發達，宗教亦極隆盛。佛教、道教、景教⑦、祆教⑧、摩尼教⑨都很流行。就中佛教、道教勢力更大，而佛教與道教相比，佛教的流行又盛過道教。但到唐武宗時，以道教始祖是老子而尊爲國教，以佛教爲外教而加排斥。武宗會昌五年，准道士趙歸眞所奏，強令拆毀天下佛寺，使僧尼還俗。長安准留四寺，各州准留一寺，非應留者限期拆毀，財貨田產沒官，銅像鐘磬鑄錢。拆天下寺院近五千所，還俗僧尼近三十萬人，收膏腴上田數十萬頃。

與此同時，道觀漸盛。開元觀經過武宗會昌年間的修葺，變得更加富麗堂皇了。垣宇甍桷均極華麗，

諸仙神像金身燦煥，其中關公聖像更顯高大威嚴。關帝君聖像前擺著傳說爲他親自用過的青龍偃月刀，觀後擺著他餵過赤兎馬的馬槽，還擺著曹操八十三萬人馬下江南時，炊爨用過的鐵鍋。這口鐵鍋據說是火燒赤壁之後，關公在華容道上攔截曹操時繳獲的。

雖然義軍攻城的故事剛剛結束，觀內香火仍然鼎盛。義軍在江漢一帶流動了一年多，百姓已有所了解，並無多少畏懼心理，所以義軍進城之後，遠近來荊州朝觀拜神的人依然絡繹不絕。

尙讓爲了不驚動進香的百姓，讓侍衛在觀外等候，獨自一人信步進觀遊覽。觀內鐘鳴磬響，香煙氤氳；搖籤打卦，嗶嗶剝剝。高懸殿中那口大鐘，嗡嗡喤喤，聲徹古城內外，荊州全城都以它司晨昏。

看罷殿內，尙讓又步出殿外，看觀裡的一些碑碣。碑林中有一高達丈許的石碣，碑的底座刻仙女霓裳之舞，碑緣四周刻花卉之飾，碑文鐫刻也堪稱遒俊逸雅，末署「尙書左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褚遂良書」。褚遂良是初唐極負盛名的書法家，尙讓少時也極好褚遂良書法。然而，他記得褚遂良在唐高宗永徽年間當的是右僕射，而不是左僕射。想到這裡，尙讓不覺莞爾而笑。暗忖：此碑文必是後人僞托，若爲褚遂良親筆所書，決不致誤記自己的官名。不過，尙讓卻不得不驚嘆書者的筆力和鐫刻者的刀工，確能如褚遂良書法之「波拂如鐵線」，達到了以假亂眞的地步。

尙讓看罷開元觀，和幾個侍衛一起返回城內駐軍的營寨裡去。進了南門，路過一條小巷，忽聽巷內一個婦女在大聲哭嚷。接著，從巷子裡奔出幾個義軍士卒，有的挾著包袱，有的提著魚肉。旋即一個老婦又哭又嚷奔出巷口，尾隨這幾個義軍士卒不放，聲淚俱下地乞求說：

「爺們，行行好吧，你們總得給我留一點。可憐老婆子孤寡一人，這點東西還是我鄉下的侄兒送來，給我過年的。」

那幾個義軍士卒哪裡聽那老婦的哭訴?頭也不回，只顧拿了東西走路。尙讓見了，一腔怒火，遠遠大

喝道：

「都給我站住！」

幾個義軍士卒吃了一驚，不覺被這威嚴的呼喝聲止住了腳步。尙讓帶著侍衛大步走上前去，攔住搶掠的士卒，厲聲質問：

「我們已經開了官倉，發給各營軍糧，爲何還要搶掠百姓！」

搶掠的士卒抬眼見是尙讓，一個個顯得驚惶害怕，連忙辯解說：

「尙將軍，這不能怪我們。我們是蔡溫球將軍的侍衛，蔡將軍讓我們出來籌辦魚肉的。開官倉，只發了軍糧，可沒有發魚肉呀。」

一人領頭說了話，其他幾個膽子大起來，也在一旁幫腔辯解起來：

「這也不是我們蔡將軍自己做的主張，是王將軍親自許諾了的。還在漢水北岸，王將軍就給全軍將士有約在先，攻下荆州城，可以在城內大索三日，過個豐盛的年節。」

尙讓臉上變色，盛怒道：「放肆，還敢狡辯！」接著，命令身邊侍衛，「將這幾個敗壞義軍軍紀的賊子捆綁起來，我要親自把他們帶到王將軍面前，交王將軍處置！」

一個侍衛悄悄在尙讓耳邊進言說：「尙將軍，這事不可急躁。他們是蔡溫球將軍的侍衛，處置不愼，怕要觸怒蔡將軍，惹出事來。」

正在這時，附近幾條巷子裡也連續傳出百姓的哭叫、哀告聲，接著，奔出幾起提著雞鴨、酒食、衣物的義軍士卒，到大街上來。尙讓憤怒已極，大喝道：

「你們這些搶掠百姓的賊子，都給我站下！」

那些提著雞鴨、酒食、衣物的義軍士卒，一見是尙讓，紛紛撒腳鑽巷子跑，轉眼之間已經無影無蹤。

尙讓無可奈何，氣得跺腳。

蔡溫球的一個侍衛見了這場面，暗暗幸災樂禍，又大著膽子說：

「尙將軍，你都看見了，我們的話不假吧？您放我們回去吧，要不蔡將軍要責怪我們的。」

尙讓說：「不管怎麼說，碰上我尙讓，就不能讓你們這樣做。快把東西還給大娘。蔡將軍如有什麼話說，請他找我好了。」

那幾個士卒見尙讓態度十分堅決，只好自認晦氣，放下搶掠來的東西，悻悻地走了。心裡卻在想：這裡沒弄到手，再到別處弄去，你尙將軍總不能整天跟著我們轉。那大娘見尙讓幫她追回了東西，千恩萬謝，提了一塊臘肉送給尙讓身邊的一個侍衛，硬要他帶回去給尙將軍吃。

尙讓哪裡肯受，解釋說：「老人家，用不著謝，義軍起兵就是爲了解救百姓。臘肉留下你自己吃吧，你一個孤寡之人，東西本來不多，不必客氣了。」

老大娘感激得眼淚淋淋，磕頭謝恩，提著東西顫巍巍地走了。尙讓心裡很不平靜，邁開大步直投州衙而去，心裡激忿地想：

「得找王將軍好好說一說，如此縱容士卒擾民，還叫什麼義軍?!得了眼前一點勝利，就耽在荊州城裡吃喝慶賀，必將鬆懈義軍鬥志。而李福大軍尙在襄陽虎視眈眈，輕舟快馬，朝發夕至，豈可掉以輕心?……」

一個侍衛見走的方向不對，遲疑地問：「尙將軍，我們不回本營了?」

尙讓大聲說：「隨我到中軍營去!」

〔注釋〕

① 鄂州，在今湖北武昌；安州，在今湖北安陸；隨州，在今湖北隨縣。

② 唐代長安由長安縣、萬年縣兩縣組成，合稱京兆府，令尹是府的長官。

③ 累紲：亦作縲紲，拘囚犯人的繩索。這裡是指監獄。《漢書．司馬遷傳》，有「幽於累紲」句。

④ 昌邑：舊縣名，在今山東省金鄉縣西北。

⑤ 《中庸》：《禮記》篇名，孔子之孫子思所作，記錄闡述孔子關於中庸之道的一些思想言行。宋朝朱熹將它與《論語》、《大學》、《孟子》合爲《四書》。

⑥ 湖筆，湖州出產的毛筆，湖州府治爲今浙江吳興縣。徽墨，徽州產的墨，徽州府治在今安徽歙縣。宣紙，安徽宣城出產的一種紙。端硯，廣東端溪出產的硯石。上述四種產品都較名貴。

⑦ 景教：基督教的一個教派，唐貞觀年間自波斯傳入中國，流行約二百餘年，至唐武宗時被禁絶跡。

⑧ 祆教：即拜火教，崇拜火，南北朝時傳入中國。今印度、伊朗還有信徒。祆不同袄。

⑨ 摩尼教：波斯宗教的一派，公元三世紀初摩尼所創，係融合基督教、佛教等教義而成，唐時傳入中國。

一二一

蘄州招降雖然事敗，但是起義軍內部分裂了。黃巢、王仙芝蘄州反目，從此二人南北分兵。長安城裡，專權宦官田令孜暗自得意。他滿以爲，起義軍遭到離間南北分兵之後，必然勢單力孤；北靠行營招討使宋威，南仗招討副使曾元裕，可以將義軍分而殲之。誰知道宋威老謀深算，並不全力與義軍作戰。他常私下對心腹幕僚和將校說：

「以往咸通年間，叛賊龐勛一剿滅，剿賊功臣康承訓即獲罪貶官。我輩今日即令剿賊成功，異日能免得了獲罪朝廷的禍患嗎？不如鋤草留根，縱賊貽患，如此，天子常懷殷憂，我輩武將方能受到倚重。」

宋威鑑於歷朝盜賊滅武將亡的教訓，明知黃巢已經迴師山東，卻玩兵不進。他屯兵亳州，隔著黃淮遙遠觀望，保存實力。於是，黃巢得出入齊魯，長足發展。

南邊的王仙芝蘄州事敗之後，爲了重振軍威，再樹個人在義軍中的威信，也竭力攻州掠縣。招討副使曾元裕不敢攖其鋒，只能駐軍申州①，遙作控攝，以爲京洛的一道屏障。

一束火把不但沒有因爲分成兩支而熄滅，反而在南北各自燃成兩堆大火，勢將燎原。長安城裡，曹鄆、荊襄告急的牒報紛至沓來。然而，田令孜卻寢而不報，每天只陪著僖宗走馬鬥鵝，蹋毬宴樂。

田令孜常陪僖宗駕幸曲江池鬥鵝。曲江在長安城內東南隅，緊靠城牆。出了南正門明德門，長安城南郊還有幾個以「曲」命名的遊覽勝地：如「韋曲」、「杜曲」等。其所以取名叫「曲」，大概因爲這些地方都有丘有陵，地勢變化奇特不凡，更有流觴曲水，迴蕩其間，饒有風光。

「杜曲」、「韋曲」都距終南山不遠，有樊川、御宿川流盪其間，芳草花樹，頗饒佳趣。杜甫詩有「杜曲花光濃似酒」「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以及「野寺垂楊裡，春畦亂水間，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

等句，都是描寫這一帶秀麗風光的。唐代朝廷許多顯貴在這一帶修築了華麗的別墅，仕女遊人也常來此遊樂。

「韋曲」、「杜曲」的秀麗風光，在長安一帶的黃土高原上，已屬極爲難得了，但多是美景天成，如璞玉渾金。而曲江的景致，更在自然美上，倍加巧奪天工的人工修飾，因而格外壯麗。

「曲江」僻處東南城隅，超脫市廛的喧囂；然而，又與皇城的天街、二市，以及宮城的三宮六院相去不遠，同享京城的繁華。這裡地勢高敞，茂林修竹，江水澄碧，好花常開，實爲長安第一勝景。早在漢、隋就是皇帝清遊之地。

唐朝開元年間，「曲江」又大行疏鑿修建，導滻水流於此，添建紫雲樓、彩霞亭等樓台亭榭。雕樑畫棟與煙水花樹交相輝映，極備明媚。

曲江園中的曲江池裡種著許多荷花，荷花別名芙蓉，所以曲江園又名芙蓉園。

江南可採蓮，
蓮葉何田田！
魚戲蓮葉間。
……………
採蓮南塘秋，
蓮花過人頭。
低頭弄蓮子，

蓮子青如水。
……②

賞荷、採蓮是江南的舊俗，由來已久。傳說春秋時候吳地的人便定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爲荷花生日，稱爲觀蓮節。每到這一天，情人、親友互以蓮子爲饋贈。太湖上花開魚躍，畫舫雲集，遊人最盛。

漢魏六朝以來，賞荷、採蓮之風更盛，民間樂府、文人詩歌中也多有此類詠唱。連梁元帝也作〈採蓮賦〉說：

「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斂裾。」

以後，荷花的栽培由炎熱的江南逐漸發展到溫寒的關西，長安帝都漸多荷花，而曲江池裡尤盛。於是，長安城裡也漸行江南習俗，慶荷花生日，過觀蓮節。

乾符四年（西元八七七年）六月二十四日，荷花生日，過觀蓮節的一天，僖宗李儇帶了田令孜等幾個寵幸近臣，和一群太監內侍，到曲江池的彩霞亭上賞荷飲宴，鬥鵝玩樂。彩霞亭一帶自有金吾把守，不許百姓近前；彩霞亭外，芙蓉園裡則准允士民同樂。

曲江池四周柳絲拂地，曲江池上荷葉亭亭，幾乎把整個湖面都嚴嚴地遮蓋起來。一支支出水芙蓉，有的粉紅、有的雪白，爭妍鬥豔，開得正熱鬧，眞像是到水面上來慶賀它們的生日似的。曲江池周柳蔭之下，賞荷的仕女摩肩接踵。妙齡女郎穿紅著綠，頭梳高髻，手執彩色綢傘，就像一朵朵開在高岸上的荷花。士子們有手執一卷坐在柳蔭下，一面賞荷一面看書的；有的岸邊垂綸，一面賞荷一面釣魚的；有手執如意③，或揮拂麈尾④，三五一群聚在岸邊，一面賞荷一面談詩論道的……千姿百態不一而足。勛貴功臣，或占據某處亭台迴廊，或臨時搭起彩棚，酒宴歌吹，互競豪奢。

湖面上幾個少年女子正盪著小船採蓮，採蓮女子的羅裙和荷葉一個顏色，採蓮女子的面容和荷花一樣姣美，小船划進深深的荷叢中，漸漸隱沒了她們的身影，這時，岸上人只有根據荷叢深處傳出的清脆悅耳的採蓮歌聲，才能辨出採蓮船划到了什麼地方。這場景生動地再現出王昌齡〈採蓮曲〉的詩意。⑤

僖宗在彩霞亭上一面賞荷，一面看芙蓉園內觀蓮節的盛況。宮女獻上園中有名的漢武泉水⑥加冰糖熬煎，然後冰鎮的蓮子桂花湯。僖宗呷了一口，果然清涼芬芳，甘美無比。這是每年皇帝到曲江園賞荷例必進獻的一道御食。大明宮中有在深達十餘丈的地下修建的冰庫，冬天將冰塊儲入庫中，經年不化，夏天取出作各種冰鎮御食。

僖宗正在呷著冰鎮蓮子桂花湯賞荷，田令孜在一旁跪下說：

「啓稟聖上，觀蓮節不可無玩樂。最近臣重價購得一鵝，長頸獅頭，很是雄健。曲江水碧，正好鬥鵝，不知聖上有無雅興？」

僖宗聽了，高興地說：「來到曲江，焉能不看鬥鵝？我早讓內侍將宮中幾隻善鬥的鵝帶上，如若田卿也讓家人帶有鵝來，不妨試放池中一鬥，以爲觀蓮餘興。」

田令孜連忙回答說：「臣新買的鵝也讓家人帶來了，既然聖上歡心，鬥鵝即可開始。」

就在彩霞亭下，闢有一個數畝水面的鬥鵝池，四周用白玉欄杆圈著，專供皇帝和王公大臣鬥鵝玩樂之用。

宮人首先將一隻御苑養的大白鵝放到鬥鵝池裡。這鵝冠如紅玉，羽似鋪雪，金蹼金喙，高大雄健，活像一隻天鵝。白鵝入水，曲江水碧，交相輝映，僖宗不勝讚嘆，說：

「禽鳥中實在少有美麗如鵝的。難怪前人有詩詠鵝說：『鵝鵝鵝，曲頸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田令孜問：「聖上御養的這隻大白鵝美麗倒是美麗，只不知爭鬥的本領如何？」

僖宗自信地說：「這鵝爭鬥的本領更是高強，御苑裡養著上千各地進貢來的能鬥的鵝，沒有一隻能鬥過牠。連御苑中的獵狗都害怕這隻白鵝，牠能飛起來啄瞎獵狗的眼睛。宮中除了石野豬和幾個養鵝宮人外，誰也不敢近牠，宮人都叫牠鵝王。」

田令孜說：「如此說來，小臣買的這隻鵝一定不是御鵝的對手了。」

僖宗說：「既已帶來，就放下池去吧，讓牠和鵝王鬥鬥試試。」

田令孜這才命家人將鵝籠打開，把獅頭鵝放到曲江中闢出的鬥鵝池裡去。

那鵝入池，首先埋下長頸，試了試池水。滻水導源終南山，終南高寒處終年冰封，人稱「太白積雪」，爲關中八景之一。曲江引自滻水，由於源有雪水，所以雖是仲夏，池水也沁涼。夏熱水涼，那鵝試水十分愜意，昂首向天，一聲長嘯，聲聞九皋。⑦

白鵝聞聲，回鳴相應，聲如金玉。兩聲鳴叫，使牠們立即警覺地互相看見了自己的對手。兩隻鵝昂起頭互相觀望著，窺伺著，在池中對峙。

彩霞亭上，僖宗、田令孜以及隨侍宮人，此時一齊憑欄騁望，屏息靜氣地注視著即將開始的鵝鬥。

兩鵝相較，御鵝顯得高大氣派，雍容華貴，田令孜新買的是一隻灰鵝，外表上不如御鵝美麗，體態也顯得瘦小些，然而精幹靈巧，內蘊著一股咄咄逼人的氣概。

兩鵝漸漸游近，大白鵝首先發起攻擊，牠一聲長鳴，隨即將長頸平展在水面上，伸出長喙，翅蹼一齊擊水，浪花四濺地向灰鵝撲去，勢頭十分兇猛。灰鵝避開大白鵝銳猛的攻勢，回身就跑，大白鵝趁勢猛追。

僖宗在亭內見了大喜。石野豬野性又發，他知道此時不必拘禮，皇上不會怪罪於他，於是嘴裡打了個唿哨，高興地大聲喊道：

「大白，追上去，啄斷牠的翅膀！」

然而，大白身體臃腫些，追了兩圈，竟沒有追上灰鵝。大白鵝停在池心，不再追了。以倨傲的神態躊躇滿志地在池心徜徉著，用金玉般脆響的嗓音，引吭亢鳴了幾聲，表示牠已得勝。

就在這時，被激怒的獅頭灰鵝，從鬥鵝池斜地裡衝上來了。牠展開雙翅，平伸長頸，全身羽毛都豎了起來，發出琅琅的聲響。牠貼著水面連飛帶游，速度是那樣快，完全像一支貼著水皮發出的響箭，直射向大白鵝。

大白鵝猝不及防，吃了一驚，待牠警覺，獅頭灰鵝已經衝到面前。大白鵝一聲驚叫，撲翅飛起，高離水面，避開灰鵝鋒利的攻勢。灰鵝哪裡肯捨，也陡地飛起，迅猛地凌空一啄，將大白鵝脊背連毛帶皮撕下一大塊。大白鵝痛楚地一聲嘎叫，跌落水面。

看到這裡，連僖宗帶左右宮人，都情不自禁地「啊」地驚叫起來。田令孜雖然心中得意，卻並不喜形於色，只是若無其事地繼續憑欄觀看，並將捧在手中半天未嘗一口的冰鎮蓮子桂花湯，輕輕地呷了一口。他雖見御鵝受傷，但並不叫家人去捉回獅頭灰鵝，他胸有成竹，並不怕傷了御鵝惹得僖宗不高興。

大白鵝跌落水面的頃刻間，獅頭灰鵝尾追不捨，也隨之落到大白鵝的近旁。好一個大白鵝，究竟不愧稱鵝王，就在背上負了重傷之後，仍然鬥志不減，很快擺開架勢要和灰鵝決鬥。牠幾次撲上去，要和灰鵝扭纏撕咬。然而，灰鵝卻避免和高大的大白鵝正面交鋒，總是靈巧地躲過大白鵝的攻擊。兜了幾個圈子，大白鵝只不過啄下灰鵝幾片羽毛，卻傷不著牠的皮肉。

過了一會兒，獅頭灰鵝頸項一低，屁股一撅，潛到水裡不見了。大白鵝正伸長脖子四處張望，尋找敵手，突然，牠腹部受到灰鵝從水下面來的重重一擊。大白鵝一聲慘叫，湖面上立刻泛起鮮紅的血污。大白鵝嘎叫著，趕緊帶傷向池邊逃竄。

石野豬連忙放下小船去迎接受傷的鵝王，嘴裡喚道：「大白，大白！不要驚慌，老石救你來了！」

獅頭灰鵝從水下鑽了出來，搖頭晃頸抖了抖身上的水珠，見有人放船救助大白鵝，也就不再追趕，只在湖心踏波浮游，得勝地叫了兩聲：「鵝，鵝。」那聲音雖然洪亮，但不如大白鵝那樣高亢好聽，帶著金屬的聲響。

田令孜見獅頭灰鵝鬥勝，一面命家人放下小船去接回獅頭灰鵝，一面得意地哈哈大笑。僖宗這時也不得不佩服說：

「田卿新得的這隻獅頭灰鵝貌雖不揚，爭鬥倒是異常矯健兇狠。不知此鵝可有來歷？」

田令孜說：「此鵝自是來歷不凡。」

僖宗說：「願聞其詳。」

田令孜見僖宗很有興致，便詳細地講起他得這隻鵝的經過來：

前日早朝之後，田令孜從大明宮出來回府去，路過東市，聞有人在市上叫嚷：

「賣怪鵝！賣怪鵝！」

這人的叫賣聲與眾不同，引起了田令孜的注意。他讓侍從歇下肩輿，喚賣鵝人來問：

「你鵝有何不凡？」

賣鵝人說：「我這鵝鳴聲不凡，聲音比一般的鵝洪亮，堪稱：引吭一鳴，聲聞九皋。我這鵝來歷更是不凡。一日清晨，我見二鵝相鬥空中，羽翮噼啪，鳴聲遏雲。不一會兒，一鵝墜地而死，另一鵝追下，我趁機捕得，馴養教練，以至於今。帶牠走遍大半個國土的鬥鵝場，沒遇見過敵手。你道此鵝怪也不怪？」

田令孜聽罷，心裡暗想：這鵝也許是捕得野天鵝馴養成的，爭鬥一定兇狠。聽說聖上不久前得了隻大白鵝養在御苑裡，鬥鵝場上未遇過敵手，號稱鵝王。何不將此怪鵝買了回去，和御苑裡的大白鵝鬥一鬥，

那場面一定精采可觀。想到這裡，田令孜問那賣鵝人：

「你那鵝售價幾何？」

賣鵝人知道京中許多王公貴族以至當今皇上都喜歡鬥鵝，又見田令孜僕輿豪華，是個出得起高價的人，便漫天要價說：

「這鵝堪稱稀世之寶，既然大人要買，讓價五十萬錢。」

五十萬錢還說是「讓價」，連田令孜這樣的豪富也咋了咋舌，但是爲了取得僖宗的歡心，還是不惜重價將牠買下了。不想今日果然鬥敗了御苑的鵝王，這五十萬錢算是沒有白花。

僖宗聽了田令孜的講述，也慨嘆說：「一鵝竟值五十萬錢，眞成了稀世之寶。」

田令孜連忙迎合說：「如果聖上喜歡這隻怪鵝，小臣就把牠敬獻給陛下好了。」

僖宗故意說：「此鵝係阿父重價所置，朕怎好奪人所愛呢？」

田令孜阿諛說：「聖上所愛即是小臣所愛，理應呈獻。」

僖宗這才說：「阿父既執意要將怪鵝進獻宮中，野豬你就代朕收下吧，將怪鵝送到御苑中去，加意飼養。」

石野豬指使幾個小內侍收下怪鵝，並將牠和大白鵝一起送回御苑去，一面加意飼養怪鵝，一面好好給大白鵝療傷。僖宗和田令孜一起憑欄眺望湖面，一面說著鬥鵝的話題，一面繼續賞荷。

就在這時，一名小內侍到僖宗面前跪下稟報：內常侍楊復光大人進曲江園來了，要見皇上稟奏軍機大事。

聽說楊復光來了，田令孜心中不悅。楊復光是宦官楊玄價的養子。楊玄價在二十年前上代皇帝的時候是宮中的專權宦官，他的地位相當田令孜現在的地位，深得皇上信任，曾經權寵震時。楊復光從小在宮廷

裡長大，並且任職內常侍，也算僖宗身邊的親信。自然，楊玄價早已去世，楊復光目前的地位不算顯赫，而在宮闈的根基還是比較堅實的。楊復光與田令孜不同，他不喜鬥鵝鞠毬宴樂之事，卻愛操練武藝，研究韜略，對田令孜所作所爲常常側目。田令孜爲此積怨在心，有意要排擠他，只是沒有機會下手。

僖宗十二歲即位，現在已經長到十六歲了。他雖然耽於宴樂，但心裡並不糊塗，他早已乖覺地體察到田令孜和楊復光之間的芥蒂。他既要倚重扶他上台，並能投其所好，使之玩樂盡意的田令孜，他又不願完全受制於田令孜。年歲漸長，這種想法越發明朗。所以，他聽了小內侍的稟報之後，不看田令孜的臉色就傳旨說：

「宣楊復光上彩霞亭來見駕。」

小內侍剛剛傳下聖旨，楊復光就小步急趨上彩霞亭來了。楊復光雖是宦官，卻長得一表人材。他白臉無髯，身材頎長，雖遭閹術，但身體變異較小，行走步履矯健，顯出一副精明幹練的樣子。他三拜九叩地見過駕之後，就進諫說：

「聖上，臣進園來，聽隨侍的宮人說，陛下得了一隻善鬥的怪鵝。臣竊以爲此物不祥，不宜收養在御苑內。不然，只怕釀成災禍。」

僖宗問：「內常侍此言可有例據？」

楊復光說：「例據盡有。容臣細稟。」

楊復光接著向僖宗講了一段漢武帝當年遇「怪哉」蟲的故事。他說，以前漢武帝駕幸甘泉⑧，車行馳道中，見道上有一種紅色的蟲，頭、齒、耳、鼻俱全，左右的人都不識這是何蟲。漢武帝叫東方朔⑨前去察看，東方朔上前看了看那種蟲子，回來對漢武帝說：

「此蟲名叫怪哉。往昔的年代裡，始皇任意拘繫無辜百姓，黎民黔首都仰頭嘆息說：『怪哉，怪哉。』

百姓的憂憤感動了上天，生下這種小蟲，所以也叫『怪哉』。我們停車這地方，以前一定是秦朝設監獄的位置。」

漢武帝叫人取來輿圖一查對，果然如東方朔所說，秦曾於此地置監。漢武帝沈吟半晌說：

「天生怪異，恐招禍殃，以何法可以消弭此蟲呢？」

東方朔說：「聖上若能輕徭薄賦，正典刑，平冤獄，使民怨得舒，久之此蟲自然不生。臣又聞，凡有憂患鬱結於胸者，得酒即解。若以酒灌此種小蟲，小蟲或能消失。」

漢武帝心中默記東方朔關於輕徭薄賦，正典刑，平冤獄以舒民怨的一段話，同時派人取酒，澆灑道中，怪蟲遇酒，旋即消失。

講完「怪哉」蟲的故事，楊復光說：「據此，臣以爲天生怪異，必致禍殃，得之不祥，毀之爲上。」

田令孜生怕楊復光以古喻今，說動僖宗，連忙進言：「內常侍此言，我不敢苟同。當今主上聖明，海內晏如，雖有草寇，指日剿滅，有何不祥？」

楊復光應聲說：「我今日就是專爲賊寇之事來面奏皇上。當前黃巢橫行齊魯，王仙芝連陷鄂州、復州，賊勢日熾，中尉如何輕言海內宴如，雖有草寇，指日剿滅？」

僖宗吃驚說：「不是說王仙芝已經歸降朝廷，黃巢身單勢孤了麼？怎麼還連陷州縣，賊勢日熾呢？」

楊復光把蘄州招降不成，黃巢、王仙芝分兵橫行的事向僖宗稟奏了一遍說：

「陛下身居九重，權臣蒙蔽聖聰，國事實在叫人憂心！」

田令孜在一旁反誣說：「內常侍，這些消息我也是剛剛知道，正準備今日席間啓奏皇上，你倒搶先稟報了，如何說是蒙蔽聖聰？主上睿智，明察秋毫，誰人蒙蔽得了？內常侍太出言無狀了！」

楊復光懇切地說：「陛下、中尉，可聽說『揖怒蛙』的故事麼？昔日越王勾踐受吳破國之辱，臥薪嘗

膽，禮賢下士，想振興國力，以報吳仇。一日出遊，見路旁蹲著一隻青蛙，怒目鼓腹，若不勝憤慨之狀。勾踐見了，停下輿駕，拱手長揖。左右奇怪地問：『大王為何向一隻青蛙長揖？』勾踐答道：『蛙而知怒，何敢不揖？』天下勇士聽了這件事，知道勾踐是個有志氣的人，都去投奔他。從此，越國奮發圖強，國力日益強盛，終於滅了吳國。今日復光雖然語多憤慨，想的卻是振興王朝呵。此心天人可鑑。」

僖宗為楊復光的誠心感動，默然不語。田令孜見楊復光口若懸河，通今博古，難於應付。又因他同是皇帝近臣，在宦官中頗有影響，也不便過於攻訐。尋思著，一檻難容二虎。以往楊復光曾多次出京監軍，今何不借賊勢猖獗，把他派到招討副使曾元裕軍營裡去監軍？一則從宮內排除一個異己，二則也算朝廷對下面雪片飛來的告急牒報有個答覆，同時還可表示田令孜某人對討賊事宜一向關注，好在僖宗面前敷衍一時。想到這裡，田令孜深以為得計，於是，連忙變換出一副和顏悅色的樣子，緩解地說：

「內常侍心懷忠義，田令孜焉有不知？黃巢、王仙芝內訌分兵，正好各個剿滅。南方王仙芝一支，力量較弱，軍心渙散，較好剪滅。只是曾元裕作戰不力，所以未能及時奏功。我也曾多次想派一個監軍到曾元裕營中去，督辦剿賊事宜，只是苦思連日，沒想到一個合適的人選。今天見了楊內侍，倒叫我暗自慚愧，連日來冥思苦索，如何將這樣一位好監軍忘懷了呢？宮中實在沒有比他更合適的人選了。伏乞陛下聖裁，派楊內常侍到曾元裕處監軍，如此，草賊可望指日剿滅了。」

楊復光是一位胸有丘壑的人，他本來瞧不起田令孜，以為他並無才能，以前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馬坊使，而以走馬鬥鵝取寵幸進。可是，他也深知：田令孜很早就近侍僖宗，是皇帝的心腹近臣。眼下又深得皇上寵幸，身集神策軍中尉、樞密使等軍政要職，整個皇城近衛軍和全國軍機大事都掌握在他手裡。在宮內自己便是他的眼中釘，如不及早見機迴避，日後必然招禍。另外，他還想趁此年富力強之時，到軍營滅賊立功。所以，對田令孜的提議，也就接受了。僖宗雖然隱約知道田、楊二人面合心不合，互相排擠，但只要

臣下不在他面前爭吵，落個耳根清靜，同時又有利於剿賊，也不願深究其中原委，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經過這一番國事的爭論，僖宗遊興已闌，觀蓮節宴樂就此結束，吩咐內侍打道回宮。

觀蓮節之後，又遷延了數月，楊復光才帶著皇帝御詔去申州曾元裕營監軍。楊復光事先並不派報馬打前站，也不用大隊隨從和聲勢赫赫的儀仗，輕裝簡從就悄悄上了路。千里迢迢，跋山涉水，走了近二個月趕到申州，正是元宵佳節。這時，驛使由京中傳送出來的，載著敕令楊復光赴曾元裕營監軍消息的邸報，也剛剛到申州。

申州南接襄復，騎上快馬，到荊州也不過二、三日行程。曾元裕雖然帶著征剿大軍，並不以戰事為慮。只要王仙芝不領兵北犯，覬覦兩京，驚動朝廷，他也不打算領兵南下，主動去進攻王仙芝。招討使宋威不也是屯兵亳州，觀望不戰嗎，何況他這個招討副使呢？

乾符五年（西元八七八年）元宵佳節，申州雖然駐著重兵，而且接近前線，可是城裡照樣放燈。雖無京城的繁華，卻也叫人眼花撩亂。申州州衙和招討行營轅門前的花燈紮得最大最花俏，那都是請遠近聞名的花燈藝人專製的，幾個月前開始做起，元宵前夕方才紮成。

招討行營轅門前擺著巨大的鰲山⑩，山燈名色繁多，有荷花燈、牡丹燈、玫瑰燈、魚蝦燈、鴻雁燈、走馬燈等等，百數十種，極其新巧。中搭彩樓，樓端以彩燈組成「皇帝萬歲」四個大字，其上伶人⑪奏樂，其下為大露台，到元夕月明之時，準備讓百藝群工競呈奇技於其內。各座燈山前，屆時還準備讓歌肆倡優，眉描翠黛，身著紅妝，歌舞繚繞於燈月之下。

正月十五這天上午，曾元裕帶了幾個幕僚和侍從，步出轅門，察看鰲山。他徜徉於鰲山之間，和幾個幕僚清客一面欣賞，一面議論著各種花燈，以及元夜的玩樂。左右呈上驛使剛剛飛馬送到的邸報，曾元裕看也沒有看一眼，就把它往袖籠子裡一塞，繼續觀燈。

幾個清客在一旁恭維說：「燈節如此佈置，堪與京師媲美了。若不是曾大人統重兵駐屯於此，申州小城，吏民如何有福睹此盛況？」

曾元裕聽了恭維，正在洋洋自得，忽然，一員副將神色驚慌地匆匆走到曾元裕身邊，向他附耳低言了幾句。曾元裕立刻變了臉色，神情緊張地問：

「這消息是否確切？」

副將確有把握地說：「不會有錯。這個探卒是軍中最幹練的一個老探卒。」

接著，副將不顧有幕僚清客在旁，就立在轅門口急迫地向曾元裕講起事情的原委來。幕僚、清客們見此情形，也就自覺迴避，到一旁觀燈去。

事有湊巧，曾元裕派出的探卒昨天晚上和楊復光以及他的新隨、近侍，同宿在離申州城七八十里地的一個小店裡。這個探卒老於偵事，十分幹練，見楊復光一行氣宇不凡，料定不是一般過往客商。他怕這夥人是義軍營裡喬裝出來活動的人馬，便使出老練的偵探技巧，巧妙地接近一個隨從。

那隨從出店採辦東西，探卒尾隨出去，搭訕著拉進鎮上一家小酒店。二人三杯下肚，話漸投機，探卒終於巧妙地打聽出他們是奉了皇帝御旨，到申州監軍討賊的。他們一行中為首的那個身材高大，一表非俗，而扮做行客模樣的人，便是奉旨監軍的內常侍楊復光。

探卒聽了，大吃一驚，卻故意裝出懵懂的樣子，不大置信地說：

「內常侍既是奉了御旨到申州監軍，理應擺齊全副儀仗執事，由各地官府遞相迎送，騎大馬，住官署，怎麼會歇到這村野小店來呢？」

隨從笑著說：「兄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們大人不講排場，這樣悄悄進到申州，倒能知道官軍平日討賊的眞實情況，也好稟奏皇上，獎掖那些勤勤懇懇忠於王事的好將領，懲治那些敷衍塞責，玩忽

職守的瀆職將領。」

探卒聽了，嚇得伸了伸舌頭。他謝過隨從，算過酒錢，也不去住店了，向附近驛站要了匹快馬，飛馬急馳趕回軍營。

副將講完事情的原委，向曾元裕進言說：「根據探卒的報告，請大人務必早做準備，免得監軍倉促到來，弄得措手不及。」

曾元裕聽了副將的報告，覺得事在燃眉，必須緊急處置，也顧不得把探卒叫來細問翔實，立即下令左右馬上撤去轅門前的燈山。

左右大惑不解，以爲聽錯了話，愣在那裡不動，曾元裕又大聲喝斥他們趕快動手撤燈。一個膽子大點的侍從上前說：

「大人看這燈山有哪些不如意的地方，叫燈匠前來加工改做好了，怎麼就要統統撤除呢？辛辛苦苦紮了幾個月，一旦拆了豈不可惜？」

曾元裕喝斥說：「休要多言，按吩咐撤除就是。一個時辰內不能將轅門前的鰲山撤除乾淨，我叫你們一人吃五百軍棍！」

左右侍從不知主將今天遇見了什麼神道，這樣古怪。但是見他發怒，也不敢再問，只得按命令拆燈。

曾元裕又叫副將傳令各營，馬上清點人馬，如有上街觀燈的，一個時辰內務必尋找回營。他自己也隨即遣散幕僚、清客、迅疾回中軍營去，脫去便服，換上戎裝，準備到各營巡視，以候楊復光奉御旨到來。

轅門前的鰲山剛剛拆除乾淨，曾元裕換上戎裝，正準備帶了侍衛出門去各營巡視。門衛來報：

「轅門外有長安來的客人要見大人。」

曾元裕不覺一驚，心想：「來得好快！幸虧有探卒來報，及時把鰲山拆了，早做了準備，不然今天就

要大晦氣了。」

曾元裕傳令中軍校尉，大開轅門。他親自帶領部將、屬員迎了出來。曾元裕才走到二門，只見楊復光已帶著隨從進轅門來了。曾元裕快步迎上前去。他究竟是招討副使，御命大臣，在楊復光請出御詔之前，並不跪拜，只是拱手長揖說：

「昨夜燈花，今晨鵲噪，我正猜有什麼貴客臨門，可萬萬想不到內常侍從天而降。京城到此，千里迢迢，一路上辛苦了。」

楊復光還禮寒暄了幾句，不等曾元裕命坐拜茶，便大聲說：

「行營招討副使曾元裕接旨！」

曾元裕慌忙叫左右擺上香案，自己便雙膝點地，跪倒塵埃。等到香案擺好，楊復光站在香案前，展開黃綾寫的御旨，高聲念道：

制曰：朕以薄德，嗣守神器，每自惕勵，勤念生靈，一物失所，無忘罪己。而黃巢、王仙芝，亂賊兇竪，棄義背恩，殺戮黎元，擾亂華夏。左散騎常侍曾元裕奉使征討，久不建功，有負朕望。特詔令內常侍楊復光，監軍招討副使曾元裕行營，務期訓厲士卒，誅夷凶醜，以謝昊穹。

欽此

御詔中多有譴責之語，曾元裕聽罷，不勝惶恐，伏在地上不敢起來。這時，楊復光卻笑吟吟地走上前去，拉著曾元裕的手說：

「曾大人請起，御詔中的話，不過是聖上勉勵臣下的意思。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我們還是共同商議日後的軍機大事要緊。」

曾元裕這才山呼謝恩，緩緩從地上爬起來，謙卑地說：

「楊大人常侍聖皇左右，雄才大略，今日屈身到敝營監軍，曾元裕深感榮幸。此後大人運籌帷幄，卑職全仗指點。」

楊復光笑著說：「哪裡，哪裡，曾大人不必過謙。小弟初到中州，又值元宵佳節，但見軍營整飭有序，有臨敵之緊張，無節日之懈怠，這都是將軍治軍有方。」

楊復光接近轅門時，本已看出倉卒撤去燈山的痕跡，但也不深究，卻佯做不知，反而當面給曾元裕幾句寬慰的話，以安其心。曾元裕聽了這幾句誇獎，心裡暗暗慶幸，卻裝模作樣地說：

「不瞞大人，小弟以往也是酷愛看燈的，只是身赴戎機，不敢有忽，這看燈遊樂之事就只好擱在一邊了。」

聽了曾元裕這些大話，楊復光一笑置之。接著，摒退左右，楊復光問起進兵剿賊的事。曾元裕連忙應承說：

「只待春暖，便即督師南下，全力進剿。」

楊復光卻說：「孫子兵法云：『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⑫。』又云：『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⑬。』我看，對待王仙芝不需強攻，可以智取，誘他歸降。」

曾元裕懷疑地說：「蘄州誘降，不是失敗了嗎？」

楊復光哈哈笑著說：「今非昔比了。王仙芝早有歸順朝廷謀取高官之心，上次只因黃巢從中作梗，事情才沒有成功。現在黃、王已經分兵，王仙芝行事不復有什麼顧慮，若再以高官誘降，必定成功。」

聽了楊復光的分析，曾元裕連連點頭說：「有理，有理。」

當下決定，派遣籍貫荆州，辦事幹練的判官⑭吳彥宏，帶著楊復光的親筆信，潛往江陵王仙芝營中洽

降。

曾元裕安置好楊復光到別館歇息，自己才算鬆了一口氣。等他回到他在申州城的臨時公館，寬衣解帶，趺坐在一張虎皮交椅上時，一輪玲瓏的圓月正轉朱閣，低綺戶地照了進來。雖然已經月上柳梢頭，但是街市上沒有繁急的管弦，也沒有觀燈人流的喧嚷。由於楊復光的突然到來，曾元裕不但撤除了中軍轅門前的鰲山，也知照申州州衙，免除了民間的大鬧花燈。曾元裕嘆了一口氣，今年的元夜只能有月無燈地寂寞度過了。過慣京師繁華生活的曾元裕不免感到有點悵惘。然而，民間的觀燈活動是無法禁絕的，迷濛的月色裡夜風送來了遠處幾個女子觀燈的歌聲，若斷若續不絕如縷。

曾元裕不覺心動，想推窗望月，同時看看歌來何處。由於外衣已經寬去，他一立起身，便有一張益州白麻紙卷從袖籠裡飄落出來。他拾起紙卷就著燈月一看，原來是一張邸報。白天，左右遞給他時，他正忙著在轅門前檢查鰲山，看也沒看就塞進了袖籠，現在心閒下來，想看看京內有什麼新聞。他展開邸報仔細一看，這才發現，邸報的第一頁就抄寫著僖宗派楊復光赴申州監軍的消息。

曾元裕再無心推窗望月，尋覓歌聲，重新趺坐在虎皮交椅裡，手捧著邸報發呆。想著今日的事情總算機靈圓熟地應付過去了，不覺慚愧地一聲苦笑，他決定好好獎勵一下那個報信的幹練的探卒。

王仙芝自攻占荆州之後，接連的幾個大勝仗，使他一掃蘄州歸降事敗後的重重晦氣，又開始怡然自得起來。他不顧尚讓等人的極力勸諫，在荆州城內放縱士卒掠取百姓，宴飲慶功。他自己也沈溺酒色，鎮日和瓊枝在一起宴飲作樂，不思進取。為了享樂，他不再吃軍中士卒用刁斗為他做的飲食，而讓州衙內楊知溫原來的廚師，每日為他和瓊枝另備酒食。

一天深夜，廚師又為王仙芝在州衙的後花園裡擺下一桌酒宴。這是一個望月的春夜，藍天了無纖雲，

月正團圞。和暖的春風裡綠樹新發的嫩葉窸窣作響，初開的牡丹，紅的、紫的、綠的、白的，花大色艷，送著馥郁的芳香，使人心曠神怡。月光將太湖石假山的投影半罩在宴席上，增添了席面的幽靜氣氛。王仙芝和瓊枝攜著手，步入後園，宴席旁坐下，對月喝了幾杯美酒，吃了幾筷珍饈，瓊枝停下杯箸說：

「仙芝，都說你武藝高強，戰場上十分英雄了得，可是跟你那長時間了，還沒見你舞過一回劍呢。」

王仙芝笑著說：「要看我舞劍容易，什麼時候和官軍打仗，我把你帶在馬背上，就可以看個夠了。」

瓊枝說：「那樣早把我嚇死了，還敢看你舞劍？還是現在你舞一套劍給我看看，助助酒興吧。」

王仙芝說：「要說助酒興，唱歌比舞劍更好。說實在的，我也好久沒聽你唱歌了，還是你唱歌助酒吧。」

瓊枝倚在王仙芝懷裡，撒嬌說：「不，我要看你舞劍嘛。」

瓊枝往懷裡一躺，王仙芝只覺得全身酥軟，連忙答應說：

「好，好，我就舞劍給你看。不過，舞完劍之後，你也得唱支歌呵。」

瓊枝兩眼含情，默默點頭。王仙芝從室內取出劍來，在月光了掄了幾下，活動活動筋骨，感嘆說：

「自攻下荊州城後，鎮日裡陪你宴樂，久不練劍，這筋骨都緊了。」

王仙芝起步提劍，先來了個懷中抱月，然後翻身一個大跳，下臂千鈞，來個力劈華山。隨後那劍越舞越快，只覺得月光下寒輝閃閃，風聲颼颼。最後，一個猛虎回窠，駐步收劍。

瓊枝直看得眼花撩亂，不禁讚嘆說：「將軍眞是蓋世英雄，雖古之項羽也不過如此。」

王仙芝打趣說：「我若能比古之楚霸王，卿卿就是我的虞姬了。」

說罷，兩人相視大笑，重新把杯。王仙芝要瓊枝唱歌助興，瓊枝也不推辭，娉婷地立在花叢旁月影裡唱了一支〈牡丹曲〉：

春暮牡丹花事忙，
枝枝國色與天香，
騷人墨客稱魁首，
自古尊爲百卉王。

瓊枝曼聲清歌，王仙芝在一旁擊節。一曲唱罷，王仙芝感慨地說：

「如此良夜，如此清歌，要有一支玉笛伴奏，那就更加美了。」

王仙芝話剛落音，在一旁侍宴的一個廚子馬上跪下，薦舉說：

「王將軍如要玉笛伴奏，我倒有一個侄兒，吹得一口穿雲裂石的好笛子。」

王仙芝問：「你侄兒現在哪裡？」

廚子說：「就在荊州城裡。這些天因爲廚房裡事多，我把他喊來幫忙，現在衙內廚下。如果將軍和夫人瞧得起這市井野笛，我就去叫他來叩見。」

瓊枝說：「久未合樂唱過，嗓子都生澀了。」

王仙芝對廚子說：「如此，就煩你去把乃侄請來吧。」

廚子躬身退下，不移時就把他侄兒喚來了。廚子讓他叩見將軍和夫人。王仙芝一看，是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樣子也還不俗。於是，吩咐他說：

「聽你阿叔講，你吹得一口穿雲裂石的好笛子，今夜花好月圓，你吹一曲爲我們助酒吧。」

那後生叩拜已罷，一旁侍立，不敢仰視，低眉順眼地說：

「如果將軍和夫人瞧得起小人這點薄技，小人也就大膽獻醜了。」

後生說罷，就腰間取下一管竹笛，試吹了一個短曲。果然笛聲淸越，妙曼非凡。接著，瓊枝唱歌，竹笛裊裊地依歌而和：

長安豪貴嘆春殘，
爭賞新開艷牡丹。
三月莫辭千度醉，
一生能獲幾回看？

「三月莫辭千度醉，一生能獲幾回看？」這兩句，連唱三疊，餘音縈繞，唱的聽的都不覺黯然神傷。

王仙芝飲酒微醺，聽歌欲醉，不覺慨嘆地說：

「古稱韓娥善歌⑮，魅力無比，聽了瓊枝的歌，想來古之韓娥也不過如此了。只可惜戎馬倥傯，流光易逝，如此好歌喉，一生也難得幾回聽呵。」

王仙芝說罷，席間默然。吹笛的後生腰裡插住竹笛，趁機跪下說：

「將軍、夫人，要得歌長好、花長紅、月長圓，小人倒有一個辦法，只不知道可用不可用？」

王仙芝詫異地說：「你一個吹笛的後生，能有什麼好辦法呢？」

「辦法倒有，只怕說出來獲罪於將軍。」

「說吧，說吧，說好說歹，絕不怪罪於你。」

「既然如此，我就說了。實不相瞞，我是招討行營監軍、內常侍楊復光跟前的判官吳彥宏……」

「什麼，你是官軍奸細！」

王仙芝霍然站起，嗖地拔出腰間的佩劍。瓊枝驚愕地連忙閃身一旁。

吳彥宏卻不慌不忙，叉手微笑說：「不，我不是奸細。請問將軍，天下哪有自報姓名來歷的奸細？我是監軍、內常侍楊復光大人和行營招討副使曾元裕將軍派來的使者。自古，兩軍交兵，不斬來使。」

王仙芝唰地把佩劍插回鞘裡說：「說吧，你混到我軍營裡來幹什麼？」

吳彥宏一掃剛才侍宴、吹笛時那副俯首謙恭的樣子，隨手從身旁的花叢裡採下一朵盛開的艷紅的牡丹花來，在手中把玩著，不卑不亢地說：

「將軍現在是英雄、美人，魚水相得了。但是，要得歌長好、月長圓、花長紅，莫若歸順朝廷。大丈夫馳騁南北，爲的什麼？還不就是富貴二字！而歸順朝廷，就能求得富貴榮華。嘯聚草莽，始則爲亂世英雄進身之階，久則汚名害身終非長策。常言說：『無限朱門生餓殍，幾多白屋出公卿。』飛黃騰達就在將軍一念之間，望將軍熟思。」

王仙芝聽罷，沈吟不語，剛才席間舞劍那種發揚蹈厲⑯的神情，早不見了。而方才席間那個侍宴、吹笛的後生則任意捭闔指劃。

吳彥宏見王仙芝心有所動，又滔滔進言說：「將軍若棄暗投明，眼下是天假良機。一則黃巢遠在齊魯，再無人從中作梗。二則有楊復光大人親自引薦，諸事可以仰仗倚重。楊復光大人出爲行營監軍，軍旅大事或戰或和悉聽安排，入爲宮內常侍，日伴皇帝左右，聖上對他言聽計從。將軍如不放心，這裡有楊復光大人親筆書札在此。」

說罷，吳彥宏從貼身衣袋裡取出一封書信來，雙手呈給王仙芝。

王仙芝接過書信，只見繫著信的絲緣繩結的泥封上，果然蓋著楊復光的印章，封泥上「楊復光」幾個篆字清晰可辨。王仙芝確信這是楊復光的手札，這才剝去泥封，解掉繫著信札的絲緣，展開一張薛濤箋⑰來。薛濤箋不但精緻，爲士人樂用，而且箋紙較小，便於藏帶出入義軍營寨，所以楊復光取了此種箋紙寫

勸降書。只見箋上寫道：

大唐欽差招討行營監軍、內常侍楊復光，端肅奉書⑱王仙芝將軍麾下：

僕奉敕旨，監軍行營，統馭三軍，廓清海內。劍戟凌空，旌旗遍地；飲馬長河則乾，磨劍巨石爲缺。以斯制敵，何敵不摧，以斯攻城，何城不克？然僕聞孫子有言：「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苟足下迷途知返，棄暗投明，僕必奏聞聖明，不咎既往，敕旨封爵，與國同休，豈不美哉？若徘徊歧路，大軍一到，玉石俱焚，悔無及矣。伏乞裁斷，早作定奪。

蘄州事敗之後，王仙芝歸順朝廷，以求一官半職、榮華富貴之心未死。自得瓊枝之後，想長伴這個絕代佳人，過一種安定尊榮生活之念更切。可是，黃巢大鬧蘄州之後，王釘離散，音訊隔絕，歸順朝廷，正苦於投靠無門。現在有大宦官楊復光遣使賚書，親爲引薦，正中下懷。楊復光的來信雖有炫耀軍威的話，而用語稱謂總算得體，王仙芝覺得可以接受，不致太傷面子。

瓊枝也依在王仙芝身旁共看來書，看罷楊復光的誘降信，她搖著王仙芝的臂膀，慫恿說：

「仙芝，常言說：『庭栽棲鳳竹，池養化龍魚』。而今成鳳、化龍的機會來了，你還猶豫什麼？」

王仙芝又沈吟了半晌，問吳彥宏說：「洽降的事具體如何辦理，楊大人可曾有過交代？」

吳彥宏說：「內常侍大人以爲，爲把事情辦得又快又穩妥，王將軍可以直接派人赴長安，詣闕請罪，領取皇帝的招降賜爵御詔。以免中轉周折，延誤時日。」

「聖上會直接接受我的降表嗎？」

「將軍不必擔心，一俟今晚當面談妥，明早我便上路兼程趕回申州。內常侍大人得知將軍的歸降誠意，自當立即上表朝廷薦降。聖上只要見了內常侍的親筆薦降表章，一定會接受將軍的降表，予以赦罪賜爵。

不過，這赴長安詣闕請罪的使者，一定要是將軍的心腹大將，能夠全權代理將軍行事的人。」

「那是當然的。」王仙芝滿口應承。

王仙芝以爲洽談到此，已諸事妥貼了，正準備叫左右安頓吳彥宏別館歇息。吳彥宏卻十分幹練，馬上追問王仙芝：

「將軍誠意何以爲信，小將回申州拿什麼向內常侍大人交代呢？如蒙將軍輕揮彩穎，親示回函，小將回去能以完滿覆命，則至爲銘感。」

王仙芝爲了取信楊復光，果然叫左右取來翰墨箋紙，應吳彥宏的要求，在月下席間修下回書。他寫道：

王仙芝頓首百拜，致書內常侍楊大人閣下：

大人翰示，仙芝捧誦再三，不覺頓啓冥頑。天上衆星皆拱照，世間無水不朝東。仙芝謹依教誨，即當遣使詣闕。如蒙聖恩眷顧，仙芝當不忘大人指引薦舉之大德。只此回知，伏乞台照不宣。

吳彥宏得到了王仙芝的親筆回書，心中大喜，將它珍重地藏在貼身衣袋裡。當晚，便出城上路，回申州覆命。

第二天，王仙芝招了副帥尙君長、大將蔡溫球、楚彥威到州衙內密室裡，讓他們看了楊復光的親筆勸降信，並一起計議詣闕請罪歸降的事。這三人是王仙芝的心腹，也是義軍營中的主降派，看了楊復光的信，又從言語神色中窺探到王仙芝準備歸降的內心隱秘，自然一致贊同詣闕請罪，請求朝廷爵賞的計劃。

過不幾天，尙君長、蔡溫球、楚彥威三人便作爲王仙芝的全權洽降代表，攜了楊復光給王仙芝的勸降信，以及王仙芝寫給朝廷的歸降請罪表章，帶上隨從，騎上快馬，由荊州出發，奔赴長安，請求朝廷招降封爵。

〔注釋〕

① 申州：今河南信陽市。

② 「江南可採蓮」等三句引自漢樂府〈江南〉篇，其下尚有「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四句。「採蓮南塘秋」等四句引自魏晉南北朝樂府民歌〈西洲曲〉篇，全詩前後較長。

③ 如意：器物名，古稱搔杖，以其搔背可如人意，故名。後世多以玉石爲之，長一二尺，其端作芝菌形或雲形，執手中以供玩賞，取如意吉祥的意思。

④ 麈尾：即拂麈，古時授道者取麈鹿之尾做成拂子，執在手中以指授聽衆。以後一般士子閒居清談時也手執拂麈，成爲一種裝飾。

⑤ 王昌齡，中唐詩人，他寫過兩首有名的〈採蓮曲〉，其中一首寫道：「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

⑥ 漢武泉：在曲江園中，四時皆有清泉湧出，酷暑取飲，清心沁脾。每到旱年，皇帝例必臨泉祈雨。

⑦ 九皐：《詩經·小雅·鶴鳴》：「鶴鳴於九皐」。皐，澤也。九皐，九折之澤，喻其深遠。

⑧ 甘泉：宮名，在陝西淳化縣甘泉山上，宮以山名。本秦離宮，漢武帝復增築通天、高光、迎風諸宮，每年夏避暑於此。

⑨ 東方朔：漢厭次人（今山東惠民縣東），字曼倩，長於文辭，喜詼諧、滑稽。武帝時，累官侍中，時以滑稽之談，寓諷諫之意，武帝常爲所感悟。後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不見用，因著〈答客難〉以表達自己的見解。此處，東方朔也是藉蟲以刺國事。

⑩ 鰲山：疊燈彩爲山形，叫鰲山。

⑪ 伶人：樂人。

⑫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這句出自《孫子兵法》中〈謀攻篇〉，意思是用兵的上策是以謀略取勝，其次是通過外交手段取勝，再次是使用武力取勝，最下策是攻城。

⑬ 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這句出自《孫子兵法》中〈謀攻篇〉，意思是善於用兵打仗的人，使敵軍屈服而不用進行交戰。

⑭ 判官：官名，唐置，為節度使的僚屬。以後各朝沿其制，於各州府都置判官。

⑮ 韓娥：人名，韓國（周時之國，春秋時為晉所滅，即今陝西韓城縣之地。）一個善歌的女子。韓娥善歌的故事首見於《列子》〈湯問〉篇。傳說，有一次韓娥東到齊國去，路上糧盡，過齊都西門，賣歌求食。韓娥得食離去，而餘音繞樑，三日不絕。齊都西門一帶的人還當韓娥未走。韓娥歌唱的魅力一至如此。

⑯ 發揚蹈厲：指舞蹈時那種神采飛揚，手舞足蹈，頓足踏地的樣子。《史記·樂書》有「發揚蹈厲之已蚤」。

⑰ 薛濤箋：薛濤，唐憲宗時名妓。本長安良家女，父鄖，宦遊卒蜀中，母孀居貧甚，淪為歌女。知音律，工詩詞，嘗與元稹、白居易、杜牧等名詩人唱和。寓居成都百花潭，取百花潭水親製松花紙及深紅小彩箋，用來寫詩，時人稱為「薛濤箋」，後世亦有仿製的。

⑱ 端肅奉書：端肅是致敬之詞，凡致書於尊長的人，常用「端肅奉書」。

尙君長、蔡溫球、楚彥威等一行，受王仙芝的委派，曉行夜宿，取道潁州①，準備經東都洛陽，去長安詣闕請降。這時，宋威駐軍亳州②。亳州和潁州緊鄰，所以，潁州一帶宋威也佈防有少量軍隊。

春去夏來，驕陽朗照，天氣漸漸炎熱。一天，尙君長一行走到潁州和亳州交界的地面，來到潁河邊上。潁河發源於河南登封縣中嶽嵩山的南麓，由西北方向蜿蜒流向東南，經潁州，過潁上縣，匯入淮河。潁河上游，河水清淺，尙君長等便騎馬涉水而渡。誰知，那馬群走得又飢又渴，下到河裡，一匹匹垂頭飲水，任你提繮催馬，牠只在河裡蹈厲嘶鳴，繾綣戀水，不肯往前趕路。

蔡溫球抬頭看了看，日正當頂，便對尙君長說：

「君長哥，時已正午，馬飢人困，且到對河小鎭上打尖飮馬，稍事歇息，再繼續趕路吧。」

潁河北岸果然有個小鎭，數十間磚木瓦房依河而築，屋舍倒也整齊，遠遠地可以看見店舖裡挑出的酒帘望旗。尙君長點頭贊同蔡溫球的提議，三人便帶著隨從投河對岸鎭店去。

奉使詣闕請降的三個將領中，尙君長爲首。尙君長和尙讓雖是嫡親兄弟，然而性格迥異，尙讓儒雅好學，爲人正直。而尙君長尙武任俠，粗鄙貪佞。他常常仗劍橫行鄉里，并自作俠士俚句說：

太行嶺上三尺雪，
君長袖中三尺鐵。
一朝若遇有心人，

出門便與妻兒別。

意思是說：一朝遇有能賞識他，給他好處的有心人，他便可以與妻兒訣別，出門去爲這人賣命。因此鄉里爲之側目，然亦無可如何。

同里有一富豪，家有一片竹林，山嶺相連，不下百萬棵翠竹。一年春天，他向那家富豪買笋，問：

「一個銅錢買幾莖竹笋？」

富豪看看竹林裡剛剛出土的細笋，回答說：

「一錢可買五莖竹笋。」

尙君長立即以十千錢付給他，買下五萬莖竹笋，并對那富豪說：

「這些笋，我一時不急著要它，先讓它在竹林中存放著。但是，不准隨便動它，什麼時候急需，什麼時候我便來取。」

尙君長說罷，擺著佩劍，揚長而去。

那富豪懼怕他的武力，也不敢表示異議。等到秋天，竹子長成，尙君長來到竹林，向那富豪取笋。那富豪只好實說：笋子都長成了翠竹，要取便請取五萬棵翠竹。尙君長也不遜讓，邀了一夥市井之徒，便到竹林裡砍下五萬棵翠竹。拿到市上出賣，一棵翠竹賣得十錢，積成五十萬錢，不到一年獲利五十倍。

此事一傳十，十傳百，從此尙君長遠近知名，一些豪俠落魄之士多來投奔他。尙讓對他這些行徑，頗不以爲然，多所勸諫。然而雙親早亡，長兄如父，尙君長不但不聽勸諫，每每還反唇將尙讓斥責一番，尙讓也無可如何。

這時，連年大旱，黎民飢饉。尙君長預見到天下從此將紛擾多事，必有梟雄趁亂而起，便開始思謀著

伺機聚衆起事。他預先在深山中柏樹下埋一尊銅佛像，過了兩年，其上青草蔓生，泥土沉實，與鄰近山坡並無二致，完全不顯埋藏痕迹。正值王仙芝在濮州起義，消息傳來，尙君長認爲時機已到，便在鄉人中四處散佈說：

「昨夜，我從山下經過，見山上樹林中有佛光。值此亂離之世，我佛必降讖語指示迷津。」

於是，卜了個吉日，約了一些平日意氣相投的豪俠落魄之士，設了一桌齋飯，到山上出聖佛。鄉里隨去觀看的人絡繹不絕。尙君長開始四處挖掘，不得佛像。於是，詭詐地對圍觀衆人說：

「衆鄉鄰如不至誠布施，只恐聖像不願顯現金身。」

圍觀的男女果然爭相布施，不一會兒，尙君長得錢十餘萬。此時，他才帶人荷鋤去埋佛像的柏樹下挖掘，不多時，果然挖得一尊銅佛。銅佛蹲在一塊團石上面，團石上刻著幾行讖語：

團石讖，
天下亂。
團石仰，
擁君長。

鄉人看了佛像和讖語，遠近相傳，都以尙君長爲非凡之人，願意擁戴他起事。過不幾天，尙君長便以所得的十餘萬布施錢爲餉銀，矯聖佛之命，聚衆起義，自立爲將軍，響應者千餘人。隨即尙君長便和弟弟尙讓一起，帶著這上千名起義軍，投奔濮州王仙芝，成爲王仙芝營的副帥。

尙君長起義時想的就是榮華富貴，現在手裡掌握了一支數萬人的義軍，有了向朝廷換取榮華富貴的資本，他當然是極力主降的。

「閃閃酒帘招醉客。」潁河北岸那一杆杆從綠楊叢中伸出來，綴著布頭，懸在門首的酒帘，招引著過往行客。而尙君長、蔡溫球、楚彥威一個個都是嗜酒如命的酒徒，怎肯放過不飲？當下，尙君長一行騎馬涉水來到潁河北岸的小鎮裡。連過了幾家酒店都不中意，看看來到鎮中，見一酒肆，朱欄曲檻，門面既大，陳設也整齊，還有後槽可以歇馬。門前高柳古槐，樹垂綠蔭，小塘一汪，荷葉亭亭，白鵝一群，游戲其間。門樓上高高地挑出一杆彩綢酒旗，上面寫著：

悅客來

尙君長一眼便看中了這家酒店，招呼衆人歇馬。一行人進得店來，酒保高聲攬客：

「貴客樓上雅坐！」

尙君長等也不推辭，跟著酒保上得樓來，只見粉墻上迎面一副對聯寫著：

醉裡乾坤大
壺中日月長

尙君長一行揀面河臨窗的兩副雅座坐下。尙君長、蔡溫球、楚彥威三人據一副座頭，隨從人等另據一副座頭。他們高聲大氣地一會兒叫店小二把馬匹牽到後槽去飲水餵料，一會兒又喚酒喚菜。這夥酒客風塵僕僕，一個個膀乍腰圓，用錢格外豪爽，說話別有派頭，立刻引起了酒店主人的注意。一個身材魁梧的漢子從曲尺櫃台中走出來，假裝不經心的樣子，暗暗把這夥酒客打量了幾眼，然後走到一個店小二身邊，悄悄地對他說了幾句什麼，又踅回店堂後面去。

尚君長一行上路這些天，走的都是荒野小徑，沒有過大鎮店，很少吃到葷腥酒食。今天來到潁河岸邊，遇上一個酒食備辦得格外豐盛的酒店，正好一解連日的飢饞。幾個人如狼似虎大飲大啖，要酒要菜也不問價，只顧讓堂倌揀好的送來。那堂倌開始倒還殷勤，過不一會兒就懈怠了，上酒上菜故意慢吞吞的。有時候，端過一道菜來之後，便半天不來照面。

尚君長惹得性起，把那堂倌喚到桌前，取出一錠白晃晃的大銀，重重地往桌上一放，圓睜醉眼發話說：

「堂倌，你是不是欺我們異地生客，行囊空虛？上酒上菜慢慢騰騰，好像生怕我們吃了付不出酒錢似的。這錠大銀你先拿去，吃完算賬。這樣你該放心了吧！」

堂倌機靈地把一錠白銀拿到手裡，滿臉堆笑陪了幾句小心，然後大聲吆喝著，催促上酒上菜。如此將尚君長這一夥酒客應酬安定下來，然後懷揣了大銀來到店後，把它交給店主人。那個五大三粗、眉目不善的店主人接過銀錠一看，只見上面鑄著一行字：

兩稅銀鋌

店主人看了銀鋌上的鑄字，不覺吃了一驚，說道：

「這是官庫銀鋌，怎麼會到了他們手裡，拿來市上流通呢？」

店主人叫過幾個堂倌，如此如此，低聲吩咐了一陣。這幾個堂倌聽了店主人的吩咐，立即分頭行事去了。

尚君長一行人猜拳行令，飲得正酣。他們明知已到了宋威駐軍的亳州地界，然而幷無驚恐戒備。他們覺得，在江湖闖蕩的農民義軍人員是無須害怕的，碰上了，說明身分，自然諸事皆休。同時也無須過於戒備官軍方面的人員，因爲身上帶著有楊復光的親筆信，這便是萬全的護身符。他們是到長安去見皇帝的，

即便是碰上官軍，說明原委，也不敢留難。於是，有恃無恐，趾高氣揚，開懷暢飲。

堂倌們送酒送菜，此時格外殷勤，來往如同穿梭。尚君長一夥只當是銀錢起了作用，心中還暗暗得意。自忖：俗話說，不信但看宴中酒，杯杯先敬有錢人。此話不假。於是，并不生疑。

飲著，飲著，尚君長只見鄰座的隨從有幾個伏在桌上醉倒了。另外幾個有點歪歪倒倒，可是喝得口滑，還不肯住杯。他笑著罵道：

「娘的，太不中用，喝這幾杯，就醉了！」

尚君長舉杯站起來，對蔡溫球、楚彥威說：「兄弟們，這次我們能夠詣闕面君，也是三生有幸。人逢喜事精神爽，能喝的，放開量。要是醉了，今晚就在這兒留宿，明天一早再趕路。來來來，再乾一杯！」

說著話，一個妙齡女郎捧了一大壺酒，娉娉婷婷走了上來，顧盼有情地說：

「我家主人見衆位官人能作豪飲，怕適才的村酒味薄，難以稱意，特命小女子另溫了上等美酒送來。」

說罷，殷勤地先給尚君長杯中換了酒，接著，又給蔡溫球、楚彥威斟酒。

楚彥威是個好色之徒，趁女郎近前斟酒的機會，帶著幾分醉意，在女郎白嫩的纖手上，悄悄地捏了一把。女郎微嗔地反手在楚彥威手臂上「啪」地打了一記，雙手將酒壺置放桌上，轉身就走。走不幾步，卻又回頭飛來一個媚眼。

三人猥褻地望著離去的女郎，哈哈大笑。

楚彥威舉起酒杯，和尚君長、蔡溫球叮噹碰杯，嘴裡說：

「喝吧，喝吧，喝醉了，今晚就歇在這裡，一人去尋個娘們，摟了睡覺。」

蔡溫球噗哧笑著說：「不過，你得當心，別又讓人家灌一肚子童子尿。」

提起灌童子尿的事，尚君長也忍不住了，噗哧一聲，笑得把剛要下嚥的一口酒也噴了出來。

原來，楚彥威一向好色。他老家川西，離南詔人住的地方不遠，上山打柴，常能遇到南詔女子在山林中出沒，採葯、砍樵。他聽一些浪蕩後生講過在山上勾引南詔女郎的艷事，自己也想試試。

有一天，楚彥威在山上打柴，遠遠聽得山林裡傳出一陣南詔女郎的咿呀清脆的歌聲，他柴也顧不得了，提了砍刀，撥著樹枝循聲尋去。尋到一處山岩，果然見一南詔女郎正立在懸崖上，望著峭壁中間一蓬靈芝著急。有心下崖採靈芝，又有點膽怯，棄了不採，又捨不得。

這女子不過十五六歲，沒有大家閨秀的纖弱，卻另有一番誘人的健美。楚彥威正是青春時期，不覺心猿意馬，朝崖上招呼說：

「喂，小嬌嬌，讓我把靈芝採了送給你。」

說罷，像猴子一樣緣著藤蘿爬到半崖，採了靈芝，攀上崖頂。

那南詔女郎紅著臉龐，道了謝，便伸手來接楚彥威捧的靈芝。

楚彥威卻把靈芝藏到身後說：「要靈芝可以，你得跟我睡一覺。」

這一帶南詔人和漢人之間常有往來，一般的南詔人都能聽懂漢話，也會講一些漢話。女郎聽了楚彥威的話，雙臉更是緋紅。她咬著嘴唇想了一下，說：

「睡覺可以，不過，我們南詔姑娘都喜歡壯漢子，願意幾個姑娘陪一個壯漢子睡覺——」

說到這裡，她挑逗地瞟了楚彥威一眼說：

「不知道你對不對付得了幾個姑娘？」

楚彥威那裡肯示弱，挺了挺胸說：「成呀，叫你們的小妞都來吧。」

南詔姑娘口裡打了唿哨，不一會兒，從樹叢裡鑽出六七個姑娘來，都是十五六歲年紀，正在妙齡。楚彥威見了心花怒放，暗想，眞是今生有福，一次能享用好幾個蠻子姑娘。

那個吹唿哨的綠衣姑娘，笑對大家說：「姑娘們，這個小伙子要和我們睡覺呢，我們就陪他睡一次吧。」

六七個南詔姑娘聽了綠衣姑娘的話，都狡黠地笑著，圍了上來，七嘴八舌地說：

「想和我們睡覺？好哇，先扒了褲子看看，看有多大能耐，對不對付得了我們這幾個人？」

楚彥威心癢難禁，就近摟了一個姑娘就親嘴。其他的姑娘圍上前來，有的拽胳膊，有的就動手脫楚彥威的褲子。

楚彥威樂得身子都酥軟了，嘴裡說：

「乖乖，你們比我還急，睡覺得一個一個來呀。」

他想伸手去解摟在身邊的那姑娘的褲子，手已經被其他姑娘拽住了。他覺得事情有點不對頭，想使勁掙出姑娘們的包圍，可是褲子跨在腳踝骨上，雙腳絆住，使不上勁。

姑娘又笑又嚷：「睡覺吧，睡覺吧！」

一齊上來，七手八腳，拽的拽胳膊，扯的扯頭髮，揪的揪衣服，把楚彥威按倒在地，然後，扯了他的褲腰帶，把他的雙手反縛在身後。

姑娘們按住他的身子，撬開他的嘴巴，接著一個接一個上來，把尿往他嘴裡撒。開始，他還憋住氣，不往肚裡吞。上來一個姑娘把他的鼻子一捏，他再也憋不住了，咕嚕嚕吞了一大口。就這樣，七八個南詔姑娘上來給他灌了一肚子尿。那尿臊得噁心，可是楚彥威胃強，乾嘔了一陣，卻吐不出來。

南詔姑娘們這才笑著、鬧著，唱著歌走了。

楚彥威在山坡上滾動身子呼救。一同上山打柴的伙伴聽見了，尋聲趕了來。見他反縛著手，光著下身在地下滾，身上和周圍地上一片尿臊氣，已經明白了八九分。上前幫他解了縛，問道：

「吃了蠻子姑娘的虧，讓她們灌了尿吧？」

楚彥威從地上爬起來，穿上褲子，還死要面子地說：

「還好，都是十五六歲的蠻子姑娘，童子尿是味葯，吃了也無妨。」

伙伴們聽了，捧腹大笑。從此，楚彥威被南詔姑娘灌童子尿的事，在附近一帶村莊被大家傳爲笑談。

今天，蔡溫球提起這件醜事，楚彥威幷不以爲羞，反而涎著臉，自我解嘲說：

「嗨，那是我老楚生平頭一回尋花問柳，沒經驗，吃了蠻子姑娘的虧，錯過了一次盡興玩樂的好機會。而今，老楚多年闖蕩江湖，已經是風月場上的老手，娘兒們再討不到我的便宜了。」

說罷，三人相視哈哈大笑。

尙君長斟上一杯酒，對楚彥威說：「賢弟，話說回來，那次你雖然吃了點虧，但是畢竟是一生難得的艷遇。來來來，爲兄敬你一杯！」

楚彥威眉開眼笑，得意地說：「君長哥，這才是知心話！除了皇帝爺，天下有幾個人一次摟抱過七八個姑娘親嘴呢？來，爲你這幾句知心話，我陪你乾一杯！」

蔡溫球也睜著布滿紅絲的醉眼，端起酒杯說：「這話在理，痛快，來，乾、乾！」

三人仰著脖子，咕嚕嚕各灌下一大杯酒去。

楚彥威幾杯下肚，目光已經有些呆滯，舌頭也開始發木，可是仗著身體強壯，還撐持著，手扶桌子，搖搖晃晃地遍斟了一杯酒，然後舉起杯子說：

「喝、喝，一分酒一分精神，多喝點晚上好玩個痛快……」

一杯酒還沒喝完，楚彥威手一軟，杯子「啪」地掉到地上，摔個粉碎，身子也立刻跌坐到椅子上去。

尙君長驚問：

「彥威賢弟，你、你怎麼了？」

蔡溫球醉眼朦朧，舌頭打著嘟嚕說：「他，他醉了！」說罷，身子一晃也撲到桌上去。尙君長去搖蔡溫球的身子，口裡喊著：「溫球賢弟，溫球賢弟！」搖著，搖著，只覺得天旋地轉；喊著，喊著，只覺得舌頭發直，不聽使喚。終於，他自己也玉山傾倒，爛醉如泥。

尙君長等人都是有海量的酒徒，今天如何飲這幾杯，便不能自持，一個個醉倒在席上呢？原來，這家酒店是宋威派人開設的，專門從過往客商中坐探南北義軍的行踪情況，以及暗暗捕捉行跡可疑，頗類義軍探卒的人。尙君長等人一進店，那咋咋呼呼、大大咧咧的樣子就引起了店主人的懷疑，悄悄囑咐堂倌留心觀察。以後見了官庫的銀鋌，更斷定他們來路不正，那個扮成店主的官軍小頭目，便暗暗佈置幾個當堂倌的官軍士卒，讓他們悄悄在酒食裡放進洋金花之類的麻醉葯。怕尙君長幾個量大不醉，隨後又命一名軍妓送上麻醉葯加倍的「上等美酒」。尙君長一夥，自以爲榮華富貴就在眼前，全無戒備，終於中計。

主持這家賊店的小頭目見尙君長一夥全部醉倒，趕緊指揮店中小夥計，七手八腳把這幾條醉漢拖到店後去，然後在他們身上和行囊裡仔細搜查。搜查結果，使他們喜出望外，除搜出官銀無數之外，還在尙君長身上搜出兩封重要函件。小頭目粗看了一下函件內容，由於識字不多，不甚了了，但是大致明白了這些人的身分，知道他們是王仙芝營的重要頭目，趕緊將他們用繩索捆了，派人立即解送亳州招討行營請賞去。

宋威沂州一戰未竟全功，受到朝廷申斥，敕令他重整兵馬，再赴行營，經過這番波折，此時，宋威銳氣已經大減。

俗話說：殺人一萬，自損三千。沂州一戰，官軍雖然獲勝，但是死傷人數比義軍還多，而且許多是宋威的精銳。沂州戰後雖然補充了許多新兵，但缺乏操練，未經實戰，元氣一時還未能全復。

此外，沂州雖奏大捷，但只因沒得到王仙芝首級，宋威便受到朝廷申斥，讓他戴罪立功。宋威因此也

心中不快，不再銳意進取，只屯兵亳州，對橫行齊魯的黃巢，虛張聲勢，遙爲控扼。

宋威本來就好黃老之術③，此時更是常常招延方士，在行營中談道煉丹。

幕僚清客知道宋威好道，也常常給他介紹些術士、異人，一方面滿足宋威好道求仙之念，一方面也趁機打打秋風，騙點錢財。

一天，宋威與幾個清客在行營中閒坐，香茶果品清談。一個清客自稱，以前曾遇一道士，得窺異術。宋威問，道士有何異術？

清客說：往昔在京，曾與同寓士子李生共遊終南山。入山漸深，見一處華堂邃宇，亭池、林園之淸幽美麗頗類神仙洞府。叩門，遇一道士，揖而入。道士說：

「貴客遠來山中，日已哺矣，得無餒乎？」

便與李生實對說：「確已肚飢。」

道士乃於肘後解一小囊，取出兩顆小丸相授說：「粗可療飢。」

接丸服食，味極甘美，飢餒之苦，冼然而愈。

東壁有寰瀛圖④。李生家在江南，辭家十年，但屢舉進士不第，矢志不能無成而歸。見圖思家，便於圖上尋往江南的道路，長嘆說：

「如能自渭泛於河，游於洛，泳於淮，濟於江，達於家，也不悔無成而歸了。」

道翁笑著說：「你的願望不難達到。」

於是，命道童折階前一片竹葉，作爲葉舟，置於圖中渭水之上。說：

「君只需注目葉舟，即能如向來所願。然而到家之後，愼勿久留。」

李生熟視半晌，稍覺渭水波起，竹葉漸大，席帆旣張，恍然若登舟。從渭水進黃河，繫舟於禪窟蘭若

⑤，幷題詩於南楹說：

霜鐘鳴時夕風急，
亂鴉又望寒林集，
此時輟棹悲且吟，
獨向蓮花一峰立。⑥

舟次潼關，登岸，題句關門說：

度關悲失志，
萬緒亂心機。
下坂馬無力，
掃門塵滿衣。
計謀多不就，
心口自相違。
已作羞歸計，
還勝羞不歸。

出了潼關，東泛洛陽，經汴水至淮河，濟長江而至於家。妻子兄弟，迎候於門。灑掃塵封的書齋，推窗晚望江亭，悵然有懷，又題詩於壁說：

立向江亭滿目愁，
十年前事信悠悠。
田園已逐浮雲散，
鄉里半隨逝水流。
川上莫逢諸釣叟，
浦邊難得舊沙鷗。
不緣齒髮未遲暮，
吟對遠山堪白頭。

這天晚上，他於燈下對妻子說：「京中試期已近，不可久留。即當鼓棹返京，以取功名。」

於是，吟詩一首別妻子說：

月斜寒露白，
此夕去留心。
酒至添愁飲，
詩成和淚吟。
離歌栖鳳管，
別鶴怨瑤琴。⑦
明夜相思處，
秋風吹半衾。

將登舟，又留一章別諸兄弟云：

謀身非不早，
其奈命來遲。
舊友皆霄漢，
此身猶路歧。
北風微雪後，
晚景有雲時。
惆悵清江上，
區區趁試期。

接著，復登葉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屬，慟哭於江濱，以爲他已作古成鬼。一葉漾漾，循舊途還回到終南山，則情景依舊，寰瀛圖仍在東壁。李生備述回家情況，泫然說：

「這莫非是枕上片刻春夢間，行盡江南數千里？」

道翁笑著說：「後六十日自會明白。」

後二月，李生妻果然迢迢從江南赴京奔喪，以爲李生已客死長安了。見面之後，不勝唏噓。妻說：某月某日，你突然回家，神情恍惚，當晚作詩於西齋，并留別諸兄弟兩章。李生始知非夢。

次年春，李生及第東歸，至蓮花峰禪窟蘭若，以及潼關關門，見所題兩篇，翰墨猶新。……

清客說罷，宋威興味盎然，感嘆說：

「此翁道術高超，世所罕見，只不知可否延請來軍營，一睹仙顏。」

清客暗喜，心想這是一個美差，便欣然說：

「大人虔誠向道，道翁爲大人誠心所格，定然鶴駕東來。小生亦願爲大人赴終南山一行，尋訪道翁，代致景仰之忱。只是此去終南山，迢迢數千里，一路耗費，以及報聘道翁金帛，非數百金不敷所用……」說到這裡，清客故意低迴沉吟起來。

宋威欲見道士，親睹異術心切，也就不吝金帛了，慨然說：

「虔誠向道，何吝金帛？數百金就數百金吧，擇個吉日你就上路，一定懇請道翁鶴駕東來。」

宋威正和清客們談丹論道，卻有侍衛來報，潁河酒店捉得王仙芝營要犯，解送來營。

宋威重返招討行營以來，尙未建過大的戰功，心中常常暗暗擔心朝廷見責，聽說潁河酒店捉得王仙芝營要犯，不覺心中大喜，他停下談仙說道，著令侍衛立即傳進潁河酒店的小頭目。

酒店小頭目叩見已畢，備細說了捉拿幾個要犯的經過，隨即呈上從尙君長身上搜出的兩封書函。至於搜到的金銀就隱而不提了，他知道這種時刻宋威不會追問這些小事。

宋威拆開書函，不覺又喜又驚。喜的是捉到的犯人竟是王仙芝的一位副帥和兩員大將，這眞是幾年來僅次於沂州大捷的最大勝利，而這勝利得來卻全不費工夫，并未損一兵一卒。驚的是，招討都監楊復光竟然背著他這個行營招討使，悄悄地和王仙芝進行招降勾當。幸虧他們自投羅網，楊復光的招降書、王仙芝的降表和詣闕請降使都落到了自己手中，如若不然，楊復光薦降得成，豈不叫他們奪了破賊第一功？無功便是過，相形之下，自己這個沒有新建樹的招討使就要獲罪了。

宋威厚賞了酒店頭目及堂倌，令他們依然回潁河邊上辦店。同時升帳，擺齊執事，威武堂皇地提審尙君長、蔡溫球、楚彥威三人。

尙君長等人麻醉葯醒了，發現自己被捆綁監禁在官軍營中，才知道中計。可是，心裡卻還在異想天開，

以爲這都是下層士卒不明事理，幹的蠢事。他們身上帶有楊復光的親筆招降書，又有詣闕請罪降表，只要見了官軍將領，說明歸降誠意，馬上會被釋放，并待爲上賓的。所以，聽說宋威要親自提審，反倒心裡覺得踏實了。

可是，一進中軍帳，經過那寒光閃閃的戟門，見了兩旁殺氣騰騰，如狼似虎的虎賁，覺得氣氛不對，尙君長一行便又不寒而慄。

執戟虎賁將尙君長、蔡溫球、楚彥威三人押到堂下，宋威橫眉怒喝道：

「你們這幾個叛賊，竟敢潛入我的防地，窺探軍情，眞是賊膽包天！」

尙君長連忙分辯說：「宋將軍息怒，我們不是來窺探軍情的。我是王仙芝營的副帥尙君長，這兩位是大將蔡溫球、楚彥威。宋將軍明鑒，哪有派副帥和大將出來探聽軍情的呢？」

宋威心中暗喜：正要通過審問，弄清這幾個的確實身分，想不到不等追問，他們就自報家門了。這幾個人確是王仙芝營的重要將領，宋威不禁爲這次意外的俘獲慶幸。可是，他表面卻不動聲色，沉著臉又問：

「不是窺探軍情，你們潛入我的防地做什麼!?」

尙君長陪笑說：「我們只是路過將軍防地，要上長安去詣闕請罪，歸順朝廷。不信，你可以看看我們身上帶的楊復光大人的勸降書，和我們主帥王仙芝寫給朝廷的降表。」

宋威把驚堂木猛然一拍，喝道：「胡說！上次蘄州招降，你們愚弄了朝廷，現在，還想玩那種假投降的把戲嗎？官軍再不上你們的當了！」

尙君長等人還要辯解，想說明蘄州事敗，完全是黃巢從中作梗，不關王仙芝的事，而這番是誠心誠意歸降。可是，宋威哪裡肯聽，硬說王仙芝和黃巢串通一氣，欺罔朝廷。不由分說，用檻車把他們囚了，准備派重兵解送去長安獻捷。

宋威親筆給僖宗寫了一紙奏章，吹噓了一番在戰場生俘這幾個重要賊首的經過，向皇帝請功。一面給田令孜修了一封私札，備了一份厚禮，要他一定敦促聖上，及時處決這幾個賊首，不要爲他們假投降的花言巧語所誘。

長安城裡，田令孜收到了宋威囚車解來的戰俘，和向皇帝稟報俘獲經過，以及報捷請功的奏章，又收到了宋威送來的厚禮和私札，正在狐疑。田令孜覺得老宋威十分奸狡，此事有些蹊蹺。

田令孜是樞密使，給皇帝的表奏，都經過他轉遞，他隨後又收到了楊復光從申州行營寫給皇帝奏章，看了楊復光的奏章才知道了事情的眞相。

奏章說，自楊復光到申州行營監軍後，根據兵法「不戰而屈之兵爲上策」的原則，利用王仙芝急欲歸降的心理，派判官吳彥宏潛入荊州，與王仙芝當面洽降成功。隨後王仙芝派尚君長、蔡溫球、楚彥威三名重要將領，奉著降表詣闕請罪。而宋威卻在中途將他們攔截捉拿，并詭稱戰場生俘，解送朝廷獻捷請功。楊復光懇請聖上辨明情由，釋放尚君長等人，并准其投降，晉封官爵，厚給賞賜。如此，則南方兵禍可弭矣等等。

田令孜看罷楊復光的奏章，心中疑團冰釋。心想，宋威果然老奸巨猾，慣於謊報冒功。可是，把眞情奏稟僖宗，田令孜也不願意。

想當初，他在僖宗面前極力慫恿，派楊復光出京監軍，本意不過想把楊復光排擠出宮，落個耳根清靜，大權獨攬。想不到楊復光一到申州就派人打通了王仙芝的關節，居然說動王仙芝，派出一員副帥、兩員大將詣闕請罪乞降。此事如成，豈非弄巧成拙，自己以前的一番算計，就要竹籃打水一場空嗎？

前思後想，田令孜橫下心，將楊復光的奏章壓下不報，只將宋威的奏疏遞給僖宗。并在一旁進言，宋

威所奏完全屬實。僖宗聽奏，也不辨是非曲直，一道敕旨頒下，立即將尙君長、蔡溫球、楚彥威三個賊首，驗明正身，綁赴長安郊外狗脊嶺斬首示衆。

〔注釋〕

① 潁州：州治在今安徽阜陽。轄阜陽，以至和河南交界的太和諸縣，及潁河下游諸縣。

② 亳州：州治在今安徽省亳縣。

③ 黄老之術：黃帝、老子爲道家之祖，所以，世稱道術爲黃老之術。

④ 寰瀛圖：寰瀛，包括水陸的總稱，指整個大地。寰瀛圖，就是世界地圖。

⑤ 禪窟蘭若：佛寺。

⑥ 蓮花峰：在陝西省華陰縣，離黄河岸不遠，上有佛寺，寺前有池，生千葉蓮花。

⑦ 别鶴：琴曲名，多喻夫妻分離。其詞說：「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餐。」

二四

尙君長等三員義軍大將被官軍俘獲，斬首狗脊嶺的消息，經過朝廷廣爲露佈、招貼，很快傳遍全國。

王仙芝在荆州城裡正日夜盼望著朝廷准降授官的御詔，不料得到的卻是尙君長三人被俘獲，遭殺戮的晴天霹靂。消息傳到荆州城內，義軍將領、士卒知道王仙芝又一次偷偷洽降，受到官軍誘騙，折了幾員大將，人人心裡憤懣不平。但是，上一次王仙芝曾借機殺害議論他的士卒，鑑戒不遠，大家有話也不敢公開表露。

王仙芝心中又羞又惱。他以爲這是楊復光等人做就了圈套，誘騙愚弄他上當，不覺遷怒於彼。此時，楊復光、曾元裕已經移兵洪州①，於是，王仙芝立即從荆州拔寨起營。徵集了數百艘大船，帶領全部人馬，順長江東下，日夜兼程，直取洪州。

楊復光滿以爲招降王仙芝的事大功告成，再不足慮。只待尙君長等帶著降表趕到長安，朝廷便可頒下招安御旨，予王仙芝赦罪除官。那時，王仙芝的軍隊不但不再是心腹之患，還可以爲我所用。因此，楊復光把駐紮申州，阻扼王仙芝北上，作兩京第一道屏障的數萬官軍，移駐洪州，與駐軍亳州的宋威互爲犄角之勢，想來個南北夾擊，全殲新近移軍亳州，準備圍困宋威部隊的黃巢義軍，以竟剿賊大業。楊復光雄心勃勃，以爲勝券可操，從此將成爲中興唐室的功臣，圖容淩煙閣上。

誰知，到洪州不久，就傳來尙君長一行被宋威俘獲，已解往長安獻捷的消息。楊復光聞訊，吃了一驚，連忙親自修表上奏僖宗，稟明其中原委，請朝廷不要坐失良機，及時招降王仙芝。表疏派專使快馬送出，楊復光心裡才安定了一些。他想，這不過是一時誤會，只要說明眞情，事情便會有轉圜。

由於招降王仙芝的事出現波折，楊復光等著長安信使的消息，軍事上不便有所動作，鎮日便在洪洲飲酒宴樂，以度時光。

這一天，楊復光帶了幾個隨從，出了洪州東門，準備到贛江邊上去登臨滕王閣。唐高祖李淵的二十一子，也是最小的兒子李元嬰封為滕王，任洪州都督時，在贛江邊的長州上建滕王閣。高臨江渚，雕樑畫棟，楊復光在長安時便久慕其名，現在駐軍洪州，又暫無戰事，當然不能放過這麼好的一個登臨機會。

楊復光登上滕王閣，但見高閣凌雲，珠簾繡幕，果然華麗。而贛水蒼茫，西山②林秀，景色亦自宜人。他不免想起王勃所寫〈滕王閣序〉中的一些名句來：

……雲銷雨霽，彩徹區明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④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

傳說，當年閻伯嶼為洪州牧的時候，重九的一天，宴僚屬於滕王閣上。時值王勃前往海南省父，路過洪州，被邀與宴，州牧請他撰文贊滕王閣。宴前，王勃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等到州牧派人請他赴宴，他忽然推被而起，直趨閣上，鋪紙命筆，一氣呵成〈滕王閣序〉，不加點竄，文才驚動四座。

楊復光幼侍宮闈，曾讀詩書，粗通文詞，登臨勝景，不甘寂寞，也想有所題詠。他瀏覽了一下閣中題壁，題詞人有前賢顯宦，也有一般遊客，賢愚不等。所題詩文，有陽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雅俗高下不一。他憑欄遠眺，凝思半晌，打好腹稿，命侍從向閣中借得筆墨，濡墨染翰正要題寫，忽聽得一陣急促的腳步聲，登登地上閣來。頃刻間，一個中軍的傳令小卒出現在楊復光面前。他撲通一聲跪倒，平了平喘息，稟報說：

「稟楊大人，曾將軍請大人急速回營，有重要軍情相商。」

楊復光問：「什麼事情如此急迫？」

「曾大人說，頃接京中邸報，尚君長等三人已被斬首狗脊嶺。又有探卒偵得，王仙芝從荊州傾營東下，目前已由長江轉帆贛水，殺奔洪州來了。軍情緊急，所以，曾將軍請大人急速回營，商議應敵之策。」

楊復光聞報，大吃一驚。可是，表面上卻裝得若無其事，他叫傳令小卒不要驚慌，一旁侍候，又命侍衛繼續研墨。

聽說王仙芝傾營殺來，而且已由長江轉入了贛水，侍衛一個個嚇得面如土色，那個研墨的侍衛捏墨的手索索直抖，那墨在圓硯池中曲裡拐彎，劃不成圓形。那傳令士卒心中嘀咕：如此火急軍情，楊監軍還有心思在滕王閣上題壁！可是，又不便再催促，只好乾著急地在一旁等著。

等侍衛磨得墨釅，楊復光選了一方較大的空壁，蘸得筆飽，在上面題道：

騁望高閣景物妍，
子安⑤昔日有遺篇。
堪憐逝水夕夕去，
無奈國家日日艱。
暫借閣旁爲戰場，
還將虜血寫新箋。
百年後世登臨者，
戰場閣詩兩泫然。

楊復光題罷，投筆於案。侍衛們以爲這該走了，然而，他不急不忙又立在題詩前端詳低徊了一陣，這

才下閣上馬回營。

曾元裕聞王仙芝傾軍來犯，迫近洪州，甚是驚恐，立等楊復光回營商議應敵之策。然而左等右等，好不容易才盼得楊復光馬到中軍。

曾元裕迎上前去，惶急地說：「哎呀，內常侍大人，下官候你多時了，大駕卻姍姍來遲。軍情火急，事在燃眉呀……」

曾元裕還想講下去，楊復光卻笑止他說：「知道了，知道了，曾大人不必惶急。豈不聞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嗎？」

兩人各據一席坐下，曾元裕見楊復光談笑自若，問他有何退兵良策？楊復光不緊不慢地說：

「王仙芝此來，是報歸降不成，折將受辱之仇。我等初衷，本想招降成全他，同時也使國家早弭兵禍。無奈宋威爭功傾軋，幼主疏於政事，田令孜蒙蔽聖聰，以致招降事敗。這就是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吧。然而，王仙芝挾忿而來，求戰心切，不足畏懼。兵法云：『忿速，可侮也。』挾忿而來，急速求勝，就不可能冷靜思考，周密部署，而容易輕舉妄動，我們就可以伺隙取勝。更何況王仙芝新近折了幾員大將，上下離心，何足懼哉!?」

聽了楊復光這番分析計議，曾元裕心中大喜，如同吃了一顆定心丸，鼓起勇氣，準備迎敵。然而，是否眞能取勝，還將信將疑。接著，二人又進一步商議迎戰王仙芝的具體方案，如何先堅城固守，以避其鋒；如何待其力疲勢竭，再伺機反攻……一一預作安排。

王仙芝率領船隊從長江進鄱陽湖，然後溯贛水北上洪州。逆水行舟，船速緩慢，從鄱陽湖到洪州城下這段行程，一連走了三四天。這也給了官軍喘息、準備的時間。

義軍長驅來到洪州城下，官軍並不迎敵，只是堅城固守。王仙芝和尙讓並轡而行，環城走了一遭，只見城上旗幟鮮明，官軍部署周密，嚴陣以待，無隙可趁。尙讓看罷，勸王仙芝不要強攻洪州。王仙芝哪裡肯聽，卻說：

「楊復光、曾元裕都在城中，正好甕中捉鼈，爲誘殺的幾員大將報仇，怎能捨城不圍，縱敵不攻呢？」

尙讓說：「兵法云：『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官軍早有準備，堅城固守，以逸待勞。強行攻城，城不可破，徒招傷亡。」

王仙芝不以爲然，他說荊州千年古城，城池遠較洪州堅固，攻城之時又值三九隆冬，冰雪嚴寒，尙且一鼓而下。而今暮春初夏，天氣不冷不熱，正好野戰，洪州城又遠非荊州城之難攻，天時、地利於我有利，洪州城有什麼攻不下的呢？

尙讓堅持說，論事不能以偏概全，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洪州非荊州可比，攻荊州，官軍無備；攻洪州，官軍早有準備。楊復光也非楊知溫可比，一是熟諳韜略，而且善於顧恤籠絡士卒；一是一介儒生，全不知兵。

王仙芝求戰心切，不但不聽，反認爲尙讓的話是長官軍志氣，滅自己威風。尙讓見王仙芝固執己見，涕泣地說：

「大哥方才只言天時、地利，須知作戰更賴人和。大哥知道義軍將士近來的軍心嗎？前年蘄州歸降事敗，近日又被楊復光誘降，折了幾員大將，而今全營憤懣，上下離心，將士厭戰。大哥不求穩定內部，卻挾忿於心，只顧找強敵決戰。豈不聞兵法說：『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如此作戰，能不危殆？」

王仙芝最忌別人提他兩次歸降的事，聽了尙讓這番直率的話，不覺勃然大怒，嗖地拔出腰間佩劍說：

「尙讓，你出言不遜，亂我軍心，該當何罪!?」

尙讓涕泣不止說：「小弟一片肺腑之言，全是爲了義軍的興旺發達，如果大哥以小弟爲侮慢，要砍要殺悉由大哥。」

王仙芝嘆了口氣，把劍插回革鞘說：「看在你我濮州共舉義旗的份上，也看在你哥哥尙君長和我志同道合，新近殞身的份上，今天暫且饒過你一次。」

王仙芝想著把尙讓留在身邊，耳旁聒噪，礙手礙腳，不如把他支使開去。便對他說：

「你不是熟知兵法嗎？兵法說，糧食輜重非要重要，我們幾萬大軍圍攻洪州，看來急切難下，要有糧草接濟。你既不贊成攻城，就帶一支人馬籌糧去吧。」

事已至此，無可挽回，尙讓只好應承。同時，他也想到，分一支兵馬出去，遇有不虞，還可以保存一部份實力。

二人巡城回去，尙讓立即點起本部人馬，準備帶到鄱陽湖濱湖一帶地方去，找那些霸占大批肥沃湖田，囤積大量糧食的湖霸籌糧。

尙讓準備停當，臨行去中軍營向王仙芝辭行。這時，瓊枝也在側。瓊枝見尙讓一身披掛，向王仙芝辭別要走，吃驚地問：

「尙將軍哪裡去？」

尙讓彬彬有禮地回答說：「夫人，我要去鄱陽湖濱湖一帶，爲義軍籌糧。」

瓊枝轉過身來，對王仙芝說：「仙芝，這籌糧的事不能讓別人去嗎？義軍新折了幾員大將，尙將軍現在就是你的股肱。當今與官軍鏖戰正急，正是用人之際，尙將軍武藝韜略出衆，怎麼能離開主要戰場呢？」

王仙芝不悅，鐵青著臉，決斷地說：

「瓊枝，軍旅之事，你就少操些心吧。糧食輜重，事關義軍勝負存亡，責任重大，非尙將軍去不可！」

瓊枝是一個機敏的人，平時對他們的分歧就已有所聞，現在從他們二人的言談、臉色，更窺測出其中的隱秘，知道他們一定又爲攻城的事產生了新的分歧，並且到了一時難以彌合的地步。於是，無奈地說：

「尙將軍前去籌糧，責任也是重大。只是出去之後，心裡要常惦著大營，不時回來看看，爲王將軍參贊謀劃。」

瓊枝跟著王仙芝一直將尙讓送到營門口。尙讓一面走，一面思緒萬千。他想起營裡新折了幾員大將，士卒怨憤，軍心浮動，而面對的又是主力官軍，楊復光詭詐難測，心裡立刻浮起一種不祥的預感。他曾恨王仙芝骨頭軟，目光淺，幾次乞降。但想到他長垣首義之功，即便在狗脊嶺三將被殺之後，還對他存著一線希望，盼他在這次血的教訓之後，幡然悔悟，從此堅定信念，帶領廣大義軍和李唐王朝血戰到底。然而，看看他目前的所作所爲，獨斷專行，爲洩小忿而忘大局，尙讓完全心灰意冷了……

來到軍營門口，尙讓舉手攔住王仙芝和瓊枝說：「將軍、夫人，不勞遠送，尙讓就此告辭。」

瓊枝再次深情地說：「尙將軍身在湖濱，心要常繫大營呵。」

尙讓聽罷，不覺流出兩行熱淚來，也深情地回答說：

「夫人放心，尙讓一顆心永遠繫在大營數萬義軍兄弟身上。」

接著，尙讓又跨前一步，意味深長地說：

「夫人，你要多勸勸仙芝大哥，遇事稍安毋躁，三思而行，不要急功近利。夫人的話，大哥還是願意聽的。」

回頭，他又對王仙芝說：「大哥，孫子云：『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

然而，不等尙讓說完，王仙芝就不耐煩聽下去了，他說：

「尙讓，你今天是怎麼了？又不是生離死別，這樣纏纏綿綿幹什麼？去吧，去吧，等你籌糧回來，也許我已經將洪州城攻下來了。那時，咱們洪州城裡再見，用楊復光、曾元裕的頭祭你的亡兄和幾員枉死的大將。」

尙讓不再說什麼，和王仙芝、瓊枝洒淚而別，自帶一支人馬到鄱陽湖一帶籌糧去了。

尙讓走後，王仙芝便開始攻打洪州城。爲了激楊復光出城決戰，選營中善塑像的士卒用膠泥塑了一個裸體閹人，在身上寫上「閹豎楊復光」字樣，令士卒用長篙將裸體閹人高高挑起，每日舉到城下，四門輪番叫罵，羞辱楊復光和官軍將士。

官軍中一些中下層將士，受到羞辱，都紛紛要求出戰。楊復光一一勸阻，並且親自來到城上，靑羅傘下，冠帶端坐，笑謂城下挑著裸體閹人叫罵的義軍士卒說：

「回覆你們的主帥王仙芝，鄙人不過是宮中一個普通內侍，蒙你們爲我塑像，至感榮幸。只是你們塑得還不逼眞，爲使塑像形神更似，鄙人特到城上來和你們見一面，露露眞容。」

接著，楊復光又派一官軍士卒，帶了楊復光日常穿戴的衣冠一套，及書信一封，出城面交王仙芝。信上說：

……膚髮爲父母所遺，本不應隨意捐棄，廢棄膚髮，是爲不孝。然閹宦爲宮闈所需，聖皇所求，惜體而拂聖意，是爲不忠。忠孝不能兩全，捨孝而求忠也。將軍塑製閹體，環城昭示，使士卒庶衆明

某之忠，不勝銘感。特專使呈上某日常所服衣冠一套，以備裝扮之需，俾塑像能形神維肖也……

王仙芝讀罷來書，心知此計不成，不覺勃然大怒，一把扯碎書信，大罵楊復光老奸巨猾，厚顏無恥。

王仙芝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命左營部將曹師雄挑選膘肥體壯的戰馬千匹，令士卒趕了，每日夕陽西下之際，洗馬於贛江水濱。

曹師雄聽了，勸諫說：「此事不可。人無甲，馬卸鞍，洗馬於強敵陣前，萬一官軍從城中衝出搶馬，將要馬匹盡失。鏖戰正激，不是洗馬養膘的時候，愛馬實將失馬。」

王仙芝聽了，微微一笑，對曹師雄附耳低言一陣。曹師雄聽了，這才轉憂爲喜，連稱妙計，立即執行。原來，王仙芝使的是誘敵之計，只要楊復光趁義軍不備出城搶馬，暗伏於城側的義軍便立即突出，一面截擊出城官軍，一面伺機攻城。

這一天，太陽剛剛傍山，斜暉投在贛水之中，如洒上一河碎金。百餘名身無披掛，手執馬鞭的義軍士卒，趕著上千匹毛色油亮，膘肥體壯，卸去了鞍韉的戰馬，又到贛江邊洗馬放牧來了。

贛江裡綠水長流，河岸上青草離離。士卒們用毛刷蘸著清涼的江水，給戰馬洗去汗塵，一匹匹戰馬舒適的咴咴長鳴。洗馬之後，便將戰馬散放在河岸邊飲水吃草。牧馬的士卒則散坐在江岸上休憩閑談，有的還信口無腔地吹起了短笛，唱起了牧歌。完全是一片鬆弛無備的田園牧歌景象。

突然，洪州城東門洞開，數百匹健壯的母馬被驅趕著，奔馳而出。然而，出城不遠，這些母馬便腳步踟躕，不再前行了。牠們全是有兒的母馬，被強迫驅趕出城的，兒馬還繫在城裡，牠們心裡全惦著自己的小馬駒呢。拴在城裡的兒馬聲聲喚母，牽動了出城母馬的心肝，引得群牝嘶鳴。然而，牠們已不能入城了，城門已經關閉。於是，城裡城外，兒馬母馬，此呼彼應，聲聲嘶鳴。

埋伏在城兩側的義軍將士，見城門洞開，以為官軍中計，一個個攥緊刀柄，準備廝殺。可是，衝出城來的卻是幾百匹牝馬，並不見官軍的人影，而且頃刻間城門又關閉了。義軍將士心裡疑惑，不知道楊復光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一時也不能決定採取什麼行動。

突然，贛水邊上那上千匹驃悍的公馬，不再飲水，不再吃草，一齊聳耳傾聽，昂首西望。暮春初夏，正是公馬發情的時候，牠們長期被禁在軍營，戎馬倥傯，疲於奔波，從來沒有接觸過母馬，現在忽然聽得近城門處群牝嘶鳴，不覺引動春心，哈哈亂叫著，一齊奔馳過去。

就在這時，城門又一次洞開了。城邊的母馬戀著城裡哀哀喚母的兒馬，一見城門打開，紛紛奔回城去。義軍營裡那上千匹失去控馭的戰馬，春情發作，追趕母馬，也跟著奔進城去。這時馬群踏踏，人不能近，等義軍將士心知中計，要想阻攔已經阻攔不住了。馬匹倏忽之間全部奔進城去，城門霍然關閉，埋伏在兩側的義軍想要有所動作，也來不及了。

楊復光用以馬制馬計，從城中民間徵選了幾百匹母馬，驅趕出城，而將兒馬拴在城裡。義軍戰馬都是公馬，終於被楊復光以此法誘進城去。王仙芝不但沒能挫傷官軍，反而白白丟了千匹戰馬。

誘敵出城決戰不成，王仙芝決定強攻。他準備了雲梯、衝車，集中全部將士，四門齊攻，鼓噪而上。楊復光、曾元裕在城中早有準備，讓官軍用繩索鈎環，挽套住攻城的雲梯，澆上膏油，然後投火焚燒。雲梯著火，攻城義軍或被燒死，或因雲梯燒斷，墜城而斃，傷亡不計其數。

登城強攻不成，王仙芝又令士卒搜取贛江邊上民船的竹篷，以備攻城之用。先將竹篷在贛水中泡浸數日，竹篷經水泡浸，又濕又韌。士卒們頂著竹篷運動到城根，城上官軍張弓射不進，投火燒不燃。義軍士卒借竹篷掩護，在城根挖掘隧道，準備通過地道攻進城去。經過多日連續攻城，城上準備的擂木滾石也用得剩下不多了，王仙芝正在暗暗慶幸，估計楊復光再無良策破這竹篷計。誰料楊復光又在城下搭起排排紅

爐，熔了許多鐵汁，讓守城官軍從城上澆下。水浸過的竹篷雖然經得起火燒和箭鏃，卻抗不住高溫的鐵汁，竹篷只要沾上一滴鐵汁立刻穿一個大洞，再落到人身上，馬上燒得肉爛骨銷。士卒傷亡無數，竹篷計又遭失敗。

城內，楊復光每日親自巡城，毫不懈怠。並多方故作姿態，體恤士卒，以籠絡人心，使士卒為其所用。一天夜晚，楊復光帶著侍衛巡城到一處，見守城校尉正在著力鞭打一個士卒。楊復光上前，喝令校尉停止鞭笞，命侍衛解去士卒身上的繩索，並詢問鞭打士卒的原因。

校尉說，這是副招討使大人的命令，守城士卒有在城上打盹的，一經發覺，立即責打一百軍棍，不得輕饒。

楊復光故作關心地問那士卒，今天睡了幾個時辰，為何要在城上打盹？守城士卒眼淚汪汪地說：王仙芝失馬之後，攻城加緊了，這些天日夜守在城上，沒有闔過眼，實在困得不行了。士卒就在城上打盹的不止一個，只是他倒楣，恰恰被官長抓住了。

楊復光叫校尉放了被打的士卒，並且讓他回營安歇。那被打的士卒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愣在那裡不敢挪步。楊復光揮手說：

「去吧，去吧，好好歇息一晚，明早再來守城。不過，那時候你可得振作精神，如再打盹，就得重重責罰了。」

被打的士卒這才連忙趴在地上，叩頭謝恩而去。校尉卻在一旁為難地說：

「監軍大人，這是曾將軍的命令。此令如不貫徹執行，我如何向曾將軍交代呢？」

楊復光撫著校尉的背，慰勉說：「曾將軍面前，我一定說你是一個忠於職守的好校尉。不過，這士卒日夜不得安眠的事，也得設一兩全之策，妥貼處置。」

楊復光走後不久，果然中軍傳下命令，將全體士卒分爲兩班，輪番守城，以得休憩。這個命令傳到城上，士卒歡欣雀躍。有得知內裡細情的，便將楊復光漏夜巡城，釋放打盹被笞士卒一事，和這個更改的命令聯繫起來，悄悄傳頌楊復光對下的寬仁。每一班守城的士卒雖然減少了，但是士卒的士氣更旺了。

義軍久圍洪州不下，攻城幾次受挫，王仙芝情緒十分沮喪。瓊枝看在眼裡，心裡也很焦急。一天晚上，她叫士卒在中軍營裡設了一小桌酒宴，一來想給王仙芝把把杯，解解悶。二來她記起尚讓臨走時囑咐的話，想在席間勸勸王仙芝。

這是一個溫馨的初夏之夜，田野上和風送來陣陣花香，和聲聲蛙鳴。攻城戰鬥已不像前些時那樣激烈了，偶爾能聽到稀疏的戰馬嘶鳴，和斷斷續續的喊「殺」聲。然而，對壘之勢並未改變，兩軍近在咫尺，勝負未分，必欲殺個你死我活方肯罷休，氣氛仍是十分緊張的。暫時的沉寂，使人預感到雙方都在積蓄、調整力量，一場更加激烈的戰鬥正在醞釀著。

軍營中的便宴，席面不像平時豐盛，然而有酒有肉有魚有蛋，因爲隊伍究竟是在彭蠡之濱，贛江岸邊的魚米之鄉。瓊枝親自爲王仙芝滿滿斟了一杯酒，然後在自己面前斟了半杯。她用纖纖素手舉起酒杯，對王仙芝說：

「仙芝，連日戰鬥辛苦，今天你別管戰場上的事，好好歇息一晚。來，乾這一杯。」

王仙芝悶悶地喝乾了面前那一大杯酒，後又大筷子大筷子地吃菜，心中如有滿腹愁悶。

看著王仙芝愁悶的樣子，瓊枝就是瓊漿玉液也覺不能下嚥。她端起半杯酒，抿了抿，放回桌上，然後，強顏歡笑地說：

「仙芝，我唱支歌給你解解悶吧。」

聽說唱歌，王仙芝眼裡閃過一絲興奮的目光，無限感慨地說：

「身邊歌星相伴，只因忙於戰事，卻好久不聽你唱歌了。唱吧，唱吧。常言說：『藥不治假病，酒難解眞愁。』只有你的歌聲能夠安慰我，使我忘掉殷憂。你唱吧，就唱項王在垓下爲虞美人吟詠的，那首有名的詩——」

說到這裡，王仙芝自己首先動情地吟誦起，那首有名的〈垓下歌〉來：

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吟著，吟著，王仙芝面前彷彿出現了英雄不可一世的項羽，路盡途窮，吁天悲歌的窘態。這時，垓下四面楚歌，漢軍重重設圍。美人虞姬泣下和歌：

漢兵已略地，
四方楚歌聲。
大王意氣盡，
賤妾何聊生！

瓊枝聽著王仙芝的吟詠，和他那感慨滿懷的樣子，不覺兩滴熱淚從眼波盈盈的眼眶裡滾落下來。幸好，王仙芝忘情在〈垓下歌〉的意境裡，沒有留心到瓊枝感情的變化。瓊枝趕緊抹去臉上的淚珠，努力做出一

副歡愉的笑容說：

「為什麼唱這麼一首歌呢？〈垓下歌〉雖然很有名，但在軍中唱它不吉利，我還是給你另唱一首古謠吧。」

說罷，瓊枝轉著春鶯似的歌喉，如有所寄託地唱起來：

將飛者翼伏，
將奔者足跼。⑥
將噬者爪縮，
將文者且樸。

王仙芝聽了瓊枝這首別有寄託的歌，把她拉到身邊，定定地望著她黛眉下那一雙像春水樣明澈，像古潭般深邃的，含情脈脈的眼睛說：

「瓊枝，我只知道你會唱花朝月夕的歌，卻不知道你也會唱這種喻世、警人的歌。」

瓊枝臉上倏然顯出一種堅毅的神色，她說：「仙芝，洪州城下這些日日夜夜，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日月。以前，我是一個見了刀光血影就要嚇得暈過去的弱女子，整天只會唱一些柔情的歌。以後，跟上你這麼一個起義造反的莽將軍，開始過一種金戈鐵馬的戎馬生涯。我漸漸熟悉了這種生活，喜歡了這種生活。兩年來，跟著你南征北戰，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我甚至把這種生活在腦子裡不恰當地加以美化了。然而，尚君長等幾員大將被騙喪生，洪州城下屢戰不利，這些嚴峻的事實，迫使我不得不深深地思索一些問題，我不能再整天地只唱一些柔情的歌了。」

王仙芝以為瓊枝只是一時感情激動，對她的這些話並沒有十分在意，只是默默地喝著酒聽著。

瓊枝卻認眞地、略帶悔恨地接著說：「每天，你帶著士卒去攻城、戰鬥，我在中軍營裡坐立不安，一顆心總是懸著，恨不能隨你一起去攻城略地，殺官兵。你每次攻城失利，帶著遍體血污、傷痕的義軍士卒一道退回來，我心裡就覺得內疚。我暗暗捫心自問：自從和你生活在一起，我的歌聲是使你振奮了呢，還是使你沉溺了呢？要是尙君長、蔡溫球、楚彥威等幾員大將不死；要是廣有謀略的尙讓將軍還在你身邊；要是義軍將士上下一心；義軍軍威會大盛，義軍士氣會更高，楊復光也許不是義軍的敵手，洪州城也許可以一鼓而下。如今，如今……」

說到這裡，瓊枝哽咽著說不下去了。

王仙芝猛然抬起頭，用異樣的目光打量著瓊枝。以前，他只把瓊枝當作一個能侍奉枕席，能用歌聲、柔情慰藉戎馬生活的寂寥、單調，這樣一個美麗的弱女子。他以爲瓊枝心裡只有柔情，只有歌聲，別的更剛強、深奧的東西，不會有了。然而，使人想不到，她現在卻說出了這麼一番胸有城府的話語。

瓊枝激動得一發不可收拾了，她從王仙芝身邊站立起來，熱情奔放地說：

「仙芝，以往的讓它行雲流水一般過去算了，從今起再振作起來幹吧！你有一身好武藝，有數萬英勇善戰的義軍士卒，爲什麼總想著歸順朝廷？爲什麼俯首貼耳，低三下四地去向皇帝討官做，以致受他們愚弄欺騙呢？你爲什麼不帶著這幾萬義軍兄弟橫行天下，傾覆李唐王朝!?自古以來，哪家王朝的天下不是一刀一槍奪來的？仙芝，橫下一條心吧，要想將來榮華富貴，自己去打江山！」

王仙芝逐漸灰冷了的心，又被瓊枝一句句灼熱的話語，重新暖和過來。長垣首義時，那種捨死忘生，一心只知殺官兵，討李唐，別的一概不顧的氣概，又在胸中萌動了。

一個侍衛走進來，見王仙芝和瓊枝正談到情密處，遲疑了一下。但想到事情的重要，不容延誤，還是大著膽子走上前去，稟報說：

「王將軍，剛才有巡哨士卒來報，曹師雄、王重隱兩位將軍，已帶著本營人馬，拔營解圍而去了。」

王仙芝聽了這個他意想不到的消息，拍案而起，怒不可遏：

「什麼，這兩個忘恩負義的賊子，在這個時候不辭而別，還拉走了我的隊伍！快給我備馬，讓我追上這兩個叛賊，斬下他們的頭顱，以警戒三軍！」

瓊枝一把拉住王仙芝，勸止他說：「仙芝，不要激怒。大敵當前，義軍營中怎麼能自相火併呢？他們不願跟你了，就讓他們走吧。老鴰嫌樹老鴰飛。就是把他們追回來，已經離了心，勉強湊在一起，貌合神離，又有什麼用呢？」

自洗馬之計失敗，曹師雄營丟了上千匹好馬，心中懊惱不已。雖然，王仙芝從別營抽了一些戰馬補曹師雄營，但只是聊作安慰，遠沒補足千匹之數。曹師雄從此便暗懷離異之心。最近，屢次攻城不利，士卒傷亡很大，士氣低落，眼看大勢已去，曹師雄便和本營副將王重隱一起，率本部人馬拔營解圍，自謀出路去了。

王仙芝懊惱地拔出佩劍，猛力一劍斬去擺著酒宴的方桌的一角，然後頹然跌坐在椅子上。他抓過席上一把酒壺，嘩嘩倒了一杯酒，他的手因氣惱過分而索索顫抖著，斟得那酒溢出酒杯，流得滿桌都是。然後，他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咕咕嚕嚕地喝了下去。他圓睜著兩隻佈滿血絲的紅眼，霍地站起來，對身旁的瓊枝說：

「瓊枝，你剛才的話是對的。為我唱一支振奮精神的軍歌吧，我來舞劍！」

瓊枝但願王仙芝眞能從此振作起來，她一掠垂頸的長髮，珠圓玉潤地，昂揚唱道：

贛水繞閩流萬里，

峨眉壯士舞還歌，
不爲牛尾爲鷄口，
寧作鴻鵠不作鶴！

王仙芝和歌舞劍，劍鳴蕭蕭與歌聲相和，分外悲壯。幾個侍衛因爲連日戰鬥失利，聯想起王仙芝幾度屈辱求降的事情，積鬱在胸，腹誹甚多。這時也被瓊枝的歌聲振奮起來，都拔出佩劍，依歌而舞。

瓊枝歌罷，勸王仙芝說：「仙芝，古謠說：『將飛者翼伏，將奔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樸。』翼伏一下會飛得更高，足屈一下跳得更遠，爪縮一下撲噬起來會更有勁，表面的樸實蘊含著更高的文采。古謠裡說的是有深刻道理的，暫時解了洪州之圍，引軍撤走吧，何必在這裡硬拚呢？不要因小忿忘了大局，豈不聞君子報仇，三年不晚嗎？」

瓊枝這些發自肺腑，極有見地之言，使王仙芝也不得不動心改容。然而，大錯已經鑄成，一切都晚了

……

突然，軍營外響起異樣的、雜沓的馬蹄聲，和隱約的號角聲、喊殺聲。瓊枝的話語戛然而止，王仙芝警覺地拔劍而起，侍衛們也都仗劍肅立。

王仙芝正要派侍衛出去查問，軍營外何事喧嘩？一個守衛在中軍門口的士卒，神色匆匆地跑進來報告：

「王將軍，大事不好，官軍從城裡潮水般殺出，劫營來了！」

「啊！」

王仙芝猛吃一驚。然而，他畢竟是久經戰陣的人，立刻鎮靜下來，臉上露出剛毅的神色，命令侍衛：

「快帶馬！」

侍衛很快帶上兩匹馬來：一匹是王仙芝的紫騮馬；一匹是以往行軍瓊枝慣常乘騎的玉花驄，這是一匹小巧玲瓏，青白毛色相間，性情溫和的兒馬。王仙芝說：

「這是衝鋒陷陣，還要玉花驄做什麼！」

回過頭來，他喚瓊枝：「快，上我的紫騮馬，我帶你一道突出重圍！」

瓊枝著急地說：「什麼時候了，你還顧我。你自己快上馬吧，衝出重圍，投奔黃巢將軍去。重整兵馬，再圖恢復吧！」

王仙芝如何能捨下瓊枝，獨自突圍？他大聲說：

「事情緊急，推讓什麼，快上馬吧！」

「帶著我，如何衝鋒陷陣？你放心不下，我就先死在你面前吧！」

瓊枝說道，冷不防從一個侍衛手中奪過一把劍，就要自刎。

王仙芝眼疾手快，一把奪下瓊枝手中的劍，擲於地上說：

「還不到山窮水盡的地步，爲什麼自尋短見？要死我們死在一塊！」

說罷，王仙芝不由分說，一手抱起瓊枝，一手扶住雕鞍，躍身跨上了紫騮馬。紫騮馬身高體健，雖然負了兩人的重載，依然發揚蹈厲，並無沉重之感。王仙芝一提馬繮，紫騮馬豎起黑紅色的長鬣，引吭一聲嘶鳴，便騰起四蹄，飛馳向前。侍衛們也一齊翻身上馬，護定王仙芝，向前衝殺，中軍將校和士卒見主帥帶著夫人衝鋒在前，也一齊向王仙芝靠攏，揮起手中的刀矛，迎戰潮水般湧來的官軍。

王仙芝命兩名侍衛間道馳出，傳令右營義軍，立即向中軍靠攏，一齊和官軍拚殺，共同突圍。

官軍由楊復光、曾元裕親自帶領，趁義軍幾次攻城受挫，損兵折將，士氣沮喪之機，出城偷襲。他們在城中養精蓄銳，以逸待勞，一鼓作氣，來勢兇猛。

楊復光、曾元裕亮著燈籠火把，站在一個高高的土阜上，指揮官軍。他們命中軍傳令士卒，四出喊話：

「騎紫騮馬，穿紫色袍，佩青鋒劍，使大刀，馬上載一女子的是王仙芝！活捉王仙芝的賞銀萬兩，官封七品；割得王仙芝首級的賞銀五千兩！」

楊復光眼看王仙芝成了甕中鼈，再不提勸降的話了，一心想活捉王仙芝，向朝廷領賞。聽到中軍傳令士卒的喊話，官軍更是向王仙芝潮水般湧去。

義軍更深夜靜，猝不及防，措手不及。再加上尚君長、楚彥威、蔡溫球幾員大將新近被殺；尚讓籌糧未歸；曹師雄、王重隱率左營剛剛離去，元氣大喪；中軍和右營被官軍分割包圍，失去救援、呼應，勢單力孤。所以，根本無法衝破幾倍於己的官軍形成的包圍圈。

王仙芝手舞大刀，一面護住胸前的瓊枝，一面奮力砍殺近前的官軍。中軍士卒簇擁著、護持著，一齊向前突圍。然而，官軍蟻聚，左衝右突，殺不出重圍。派出與右營聯繫的侍衛，不見回報，而遠處激烈的廝殺聲卻逐漸沉寂下去。王仙芝估計，右營已被官軍殺散，靠他們前來救援已經無望了。

前來包圍的官軍越來越多，而護定王仙芝衝殺的數千名中軍士卒，死的死，傷的傷，散的散，越來越少。眼前的處境，比沂州大戰時險惡多了。沂州大戰時，雖然中了敵人壅水之計，義軍士卒死傷大半，但衝上對岸時，王仙芝身邊還有尚讓等七八名得力大將護持。而今王仙芝身邊卻沒有一員得力大將做他的左右手，拚殺、指揮都全靠他一人，孤掌難鳴。沂州大戰時，他一騎一刀，行動輕捷，最後，還可以喬裝換騎，誘惑官軍，自己金蟬脫殼，在諸將保護下，乘間殺出重圍。而今紫騮馬上還同時馱著瓊枝，也不可能再喬裝換騎，金蟬脫殼。現在只有橫下一條心，靠手中的大刀衝出重圍。

瓊枝臉上發白，渾身戰慄。不是由於畏懼，而是由於憤怒而戰慄。開始衝入重圍，刀光劍影，四面殺聲，戰馬顛狂般驅馳，她曾經出現過一刹的恐懼。然而，眼看著一個個義軍士卒，英勇地在敵人刀下倒地，

漸漸地她便出離了恐懼，而只有憤怒了。她恨自己無力手刃幾個官軍，爲無數犧牲的義軍士卒報仇。眼看官軍數倍於己，義軍越拚越少，耳聽四處高聲喊話，懸賞捉人，她覺得再不能這樣拖累王仙芝了。

她用顫抖的嘴唇，像下達命令似的，大聲對王仙芝說：

「丟下我，你快衝出重圍，投奔黃巢將軍去！」

王仙芝並不答話，只顧向包圍圈外衝殺。爲怕左右衝突時，戰馬馳驟，把瓊枝顛下馬去，他還用戰袍上的長帶，將瓊枝緊緊繫在身上。

「丟下我吧，你還沒有受傷，有希望衝出重圍。要不，我拖累住你，兩個人都只有死。仙芝，丟下我吧！」瓊枝幾乎是在哀求。

「不要胡思亂想，要死我們死在一起！」

突然，瓊枝猛地拔出王仙芝腰間的青鋒劍，用力向自己心窩刺去……

「瓊枝！」

王仙芝一聲驚呼，要想挽救，已經來不及了。頓時，一腔殷紅殷紅的鮮血，染紅了王仙芝的戰袍，順著紫騮馬汗濕了的馬背，湧泉般流下。青鋒劍啪地一聲，落到地下。

「仙芝，扔下我，衝出重圍，快……」

瓊枝纖手指著前方，翕動兩片薄薄的、蒼白的嘴唇，用微弱的聲音，斷斷續續地說著。她用最大的努力說完這幾句話，突然，指著前方的手耷拉下來，雲鬢蓬鬆的頭懸垂在馬背上，永遠闔上了她那春水一樣明澈，古潭一樣深邃的，含情脈脈的雙眼。

「瓊枝，瓊枝！」

王仙芝搖撼著瓊枝的雙肩，呼喚著。可是，瓊枝再不能用她珠圓玉潤的嗓音回答了。

一串豆大的淚珠順著王仙芝狙獷的、多髯的臉孔流下。王仙芝是不大輕易落淚的，從少年提刀下江淮販鹽，到現在身為義軍統帥，不管是江湖落魄，還是夥友戰死，抑或身負重創，他咬咬牙就過去了，從沒有落過一滴淚，而現在卻禁不住淚如泉湧。

王仙芝身邊只剩下幾十名侍衛和少數殘卒，他們聽到王仙芝的驚呼，投過迅急的一瞥，立刻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他們一個個為瓊枝的死，撲簌簌流下了熱淚，緊握手中的刀，更加兇狠地和官軍拚殺。

王仙芝直到此刻身上還沒負傷，紫騮馬騰挪馳驟，也不乏力，如果他從身上解下瓊枝的屍體，輕騎衝突，也許還能衝出重圍。

然而，他不能放下瓊枝，讓她的屍體去遭官軍踐踏。

他心中充滿了憤恨，怒目蒼天，大呼一聲：

「蒼天，蒼天，此恨曷極！」

王仙芝奮力把馬繮一提，紫騮馬一聲長嘯，高高揚起前蹄，樹起一座碑坊，踢倒了幾個近前來的官軍步卒。王仙芝趁勢一催戰馬，向楊復光、曾元裕站立指揮、亮著燈籠火把的高阜上衝去。此刻，他已經把生死置之度外，只想手刃楊復光復仇！

王仙芝眼睛血紅，像一頭出籠的猛虎。紫騮馬精神抖擻，像一條激水的蛟龍。官軍士卒被王仙芝馬踏刀砍，立刻閃出一條路來。

楊復光原指望活捉王仙芝，調集重兵堵他的出路。誰知道，王仙芝突然不往外衝了，卻掉轉馬頭，銳不可當地向他身後站立的土阜上衝來。這方的官軍較少，又是冷然不防，看看抵敵不住，王仙芝就要衝上土阜。嚇得楊復光連忙高喊：

「快快放箭，射殺王仙芝！」

土阜上的官軍得到放箭的命令，一齊張弓搭箭，對準向土阜衝來的王仙芝和十幾個跟隨的侍衛射去。箭像密集的飛蝗，有的射中了義軍，也有許多射在近前包圍的官軍身上。但是，楊復光、曾元裕不顧這些，只是一個勁命令土阜上的官軍：

「放箭，放箭！」

義軍一個個中箭倒下。紫騮馬身上也中了幾箭，但是，牠究竟是一匹非凡的好馬，並未倒下，還是一個勁地嘶鳴著，馳驟著。王仙芝一面用刀撥開射來的亂箭，一面揮刀砍殺近前的官軍，一心要衝上土阜，砍殺楊復光和曾元裕老賊。

驀地，王仙芝左臂上中了一箭。他用提刀的右手猛然拔下箭鏃，登時血流如注。

王仙芝用刀割下一幅戰袍，正要綁紮傷口，突然，又一支箭迎面飛來。王仙芝迴避不及，連忙頭一仰，用嚙箭法，張口咬住飛來的箭鏃。

王仙芝只留心著迎面射來的箭矢，卻不防身後又飛來了一支冷箭。放箭的官軍就在王仙芝身後不遠，距離較近，力量很猛，那箭一直插進了王仙芝心窩。

王仙芝猛然向前一傾，壓著瓊枝已經流盡鮮血的身體，俯伏在紫騮馬背上。手臂無力地垂下，可是，手中的大刀卻死死地緊握著，隨著紫騮馬的奔馳，在地上劃下一道深深的印記。

紫騮馬還在帶箭奔馳，官軍們蜂擁而上，左圍右堵，刀砍箭射。這匹非凡的龍駒，身上多處負傷，流血過多，長鳴一聲，終於倒下。這時，官軍才擁上前去，爭割王仙芝和瓊枝的首級，準備提去邀功請賞。

戰鬥逐漸平息，只有幾匹落荒的戰馬還在厲聲嘶鳴。啓明星在天邊閃爍，天色已經微明。這時，人們可以看到洪州城下，贛江岸邊，遍地的橫七豎八的屍首，有義軍的，也有許多是官軍的。

遠遠近近，不時傳來聲聲淒厲的慘叫，讓人聽了毛骨悚然。那是官軍士卒在虐殺被俘的義軍士卒，以

及割下受傷未死的義軍士卒的首級，以便前去請賞。

〔注釋〕

①洪州：故治即今江西南昌。

②西山：又名南昌山，在今南昌市西北。

③區：區宇，指空間。

④彭蠡：澤名，即現在的鄱陽湖。

⑤子安：王勃字。

⑥足踢：踢，曲的意思。足踢，足屈曲。

一一五

乾符四年(西元八七七年)初，黃巢帶領一支義軍在蘄州與王仙芝分手，回師山東。來到魯南，已是三月桃汛，冰消河開的季節。

魯南曹州各縣多牡丹，素有牡丹之鄉的稱譽。牡丹多生於竹間、水際，和山桃、杜鵑一樣，原本是一種野花。每到暮春姹紫嫣紅，花朵大而艷麗，被農家姑娘掐了，簪插在鬢間，以爲美飾。而那花根則被人們採了合藥。

北齊畫家楊子華有牡丹畫幅，可見南北朝人們已注意到了牡丹的艷麗。然而，直到隋末文人詩集中還沒有咏牡丹的詩歌，足見此時牡丹還未大量人工栽培。將牡丹移植園林，以爲觀賞，當是唐以後的事。《酉陽雜俎》①說：唐「至德中，馬僕射鎭太原，得紅紫二色牡丹，移於城中。元和②初猶少，今與花莪③角多少矣。」

牡丹既被移種宮廷，昂貴到「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於是民間也競相種植。牡丹之鄉的曹州一帶，除了林間、水濱、野地裡遍開野牡丹外，戶戶農家的竹籬茅舍之間也普種紅白綠紫各色牡丹。

義軍士卒多齊魯子弟兵，轉戰二年，又回故土，重見牡丹盛開，更是別有一番親切的感情。除了像曹梅、丹霞、秀梅這些女將，各採一朵牡丹，簪戴在髮鬢間外，就是一些青年士卒也採了牡丹，綴在刀鞘上以爲飾物。

義軍行到成武縣境，一條大河橫在面前。此河名萬福河，一派桃汛大水，浩浩數百里，東流入汪洋浩淼，綿延二百餘里的微山湖。

遙望萬福河北岸，但見鹿砦營寨，壁壘森嚴。原來，天平節度使薛崇得到黃巢回師北上的消息，立刻

帶了本鎮一萬餘名駐軍，從鎮所齊州④移兵曹州，以扼魯南門戶。接著，又在成武對岸的定陶布下重兵，據河而守，以爲第一道防線，拱衛曹州，屏障魯南，以至往北的天平軍鎮所轄各州。

黃巢將蘄州帶來的二三千人馬，在萬福河南岸紮下營寨，與北岸官軍旗鼓相對。命令朱溫、蓋洪帶一千人馬徵集船隻，準備強渡萬福河。命令黃揆帶二百五十人到成武縣城，買五百個能裝米二石以上的大缸。命令孟楷帶領一百名士卒出外伐木，每人得交兩根碗口粗細的木料。對外揚言，如強渡萬福河不成，則囤集糧草薪柴，以爲久滯南岸軍食之需。以上各項準備事宜，都要求當天完成。

朱溫、蓋洪以爲自己擔任渡河的主攻任務，帶著人馬高高興興地徵集船隻去了。黃揆、孟楷分得買缸、伐木的任務，心裡卻不大痛快，不約而同都找到中軍營去了。一個說自己不會做生意，怕買不好東西。一個說當雇工的時候打柴打膩了，現在參加了義軍，怎麼還要我去打柴呢？說完，都要求去徵集船隻，擔任渡河主攻。

黃巢這一次可是鐵面無情，他望了望營寨外面灰濛濛、陰沉沉的天空，聽了聽一陣比一陣緊的朔風，板起臉說：

「不要推諉，快按將令行事。我觀天象日內必有特大春雪。春寒回凍之際，誤了大軍軍需，我要拿你們軍法從事！」

黃巢嚴肅地重申軍令，黃揆、孟楷不敢違拗，只好帶了士卒，按黃巢吩咐的行事。

等到日暮，三處回令，船隻、大缸、木料都已備齊。大地回暖，水氣升騰，彤雲密佈的天空，經過朔風一吹，濕雲凝雪，果然不出黃巢所料，紛紛揚揚下起一場特大的春雪來。

傍晚，黃巢令朱溫、蓋洪帶了一千多士卒，在河岸上擂動戰鼓，搖旗吶喊，做出渡河的姿態。河對岸官軍果然也集積河岸，手持刀矛箭弩，嚴陣以待。自恃有數倍於彼的兵力，又有河險可守，不甘示弱。

黃巢自己卻親帶黃揆、孟楷，以及千餘名士卒，騎上快馬，馱上大缸、繩索、木料，借著夜色和大雪的掩護，往東向萬福河下游疾馳。

原來，定陶往西，萬福河上游一帶河窄水淺，易於涉渡，離曹州又近，官軍都有重兵部防。而定陶往東，萬福河下游一帶河寬水深，非船莫渡，離曹州也較遠，守軍也較少。

黃巢親帶千餘人馬，從成武往東疾馳數十里地，急令將士下馬，趕造一種奇特的渡河工具。造法是，用木料夾住瓦缸口，四圍縛成方格，一格一缸，數十格數十缸合成一排，五百缸分成二十排，每缸兩人，可載千人。這種渡河工具古來有名，叫做木罌①。原來魯南平原樹木較少，全憑伐木紮排，木料難備，夾以罌缶，則木罌易成，而渡河效用還勝過木筏。

初更時分，木罌全部造成，一齊抬放河中。一千士卒棄馬就罌，黃巢和黃揆、孟楷也各據一罌。戰馬都留在南岸，由餘下的數百士卒照管。由於罌缶分布均勻，所以，雖有大風，波濤裂岸，木罌也不傾覆。士卒各在罌內以大刀代槳，將木罌划向對岸。

北岸雖有少數官軍守河，但見南岸并無村落，白天也未有船隻集結，都不以為備。這樣的風雪之夜，他們都蜷縮在營帳裡，根本想不到會有義軍用木罌偷渡。

黃巢率領一千士卒渡過萬福河，立即棄了木罌登岸。一千人分做前、中、後三隊，孟楷帶三百人為前隊打先鋒；黃巢領四百人居中，前後策應；黃揆帶三百人為後隊。冒著飛雪，人盡銜枚，一路禁聲，徒步奔襲百里外的曹州。

朔風勁吹，旌旗獵獵，平原上的積雪，頃刻間已深能沒足。黃巢率領士卒踏雪前進，雪深路滑，有摔倒路上的，黃巢親自將他們拉起，再繼續趕路。士卒們見主帥同樣棄馬和他們一起步行，個個情緒高昂，沒有掉隊的。

走了三個時辰，行程九十餘里，四更天氣已到曹州城外。城內，天平節度使薛崇夜半接到萬福河岸定陶縣防河官軍報告，黃巢軍扼於河險，阻於風雪，在成武南岸雖然擊鼓噪嘯，然而終不敢放船渡河。守將稱：河防可保無虞，請節度使高枕無憂。薛崇接到這個報告之後，果然高枕而臥。心想，今天終非兩年前可比。兩年前，天平鎮所屬各州尚未命百姓備弓刀，辦團練，訓鄉勇，防盜賊，因而兵員不足，禦賊無力。兩年後的今天，天平軍官兵之數已遠逾萬人，而且器械精良，操練有素。而義軍方面呢，王、黃內訌之後，南北分兵，軍勢已大減，黃巢率兵北上，相從者不過二千來人。想到這些，薛崇更不把遠在百里之外，萬福河南岸的黃巢義軍放在心上了。

黃巢軍來到曹州城下，既無馬嘶，也無人聲，加上一夜風雪之聲混雜，所以，城內全然不覺。天平精銳盡在定陶萬福河岸第一線駐守，城中駐軍不多，而且老弱居半，所以守備也較懈怠。

然而，兵至城下，前隊卻受阻不前。黃巢趕到前面去，只見孟楷在城下急得直搓手。既無雲梯，又無別的攀登工具，這數丈高的城牆如何得上呢？城內巡夜官軍擊柝，正敲四梆。那「柝、柝、柝」的木梆聲，聲聲像敲在義軍將士的心上。很快就要五更天明了，夤夜不能入城，天亮之後，全體義軍就要完全暴露在守城官軍眼前。那樣，不但這次奔襲完全失敗，這一千冒雪疾行了百里的步卒，也禁不住以逸待勞、數倍於己的官軍馬隊的衝擊，大有全軍覆沒的危險。

想到這裡，擔任先鋒任務的孟楷急了，他手一揮，對數百前隊士卒說：

「走，隨我砸城門去！」

黃巢伸手一攔，制止說：「不行，如此將驚動守卒，成爲強攻，很難奏效。」

說到這裡，黃巢走近城根，拔出腰間的羅平劍，猛揮手臂，霍地插入黃泥草筋板築的城牆。他躍身踏上羅平劍，把它當作登城的第一步階梯，接著，又將手中大刀猛力插入城牆，作爲第二步階梯。士卒見了，

頓時領悟了主帥的妙計，紛紛將自己佩刀遞上。黃巢接過士卒們遞上的佩刀，插一把，登一步，很快登上了城墻。孟楷仿效黃巢的辦法，第二個登上城墻。一部分士卒沿著黃巢、孟楷插上的刀階，相繼登城。另有一些膂力過人的校尉、士卒，也依法辦理，揷刀爲階，蹈刃登城。前隊三百人迅速輕悄地登上了曹州城。最後登城的一批士卒拔回插在城上的刀劍，分給衆人。城下積雪很深，衆人飛身躍下，旣不傷足，也無聲息。

前隊義軍來到城門前，守門官軍正在門洞裡熟睡。義軍揮刀盡殺守門官軍，讓他們一個個做了昏死之鬼。

就在這時，一個擊柝的官軍敲著木梆過來了。一個義軍小校上前，一腳將擊柝官軍絆倒在雪地裡，舉刀要殺。刀未落下，半空中手腕被另一隻強有力的大手拽住了。義軍小校回頭一看，卻是主帥黃巢將軍。小校說：

「黃將軍，讓我宰了他！」

黃巢卻說：「不，留下活口，讓他爲我們擊柝。」

黃巢讓小校放開擊柝人，擊柝人爬在沒膝大雪的地上直磕頭，磕得臉上耳目口鼻都被雪糊住了，只剩下兩隻烏黑的眼珠在閃動，口裡直喚：

「義、義、義軍老、老爺爺饒、饒饒命！」

天氣本來寒冷，再受這一意外的驚嚇，所以，擊柝人牙齒捉對打架，結結巴巴說不清話語。

黃巢說：「不必害怕，你站起來，照常擊柝，不准有誤。如果更柝出了紕漏，引起官軍懷疑，或者你竟敢走漏義軍進城消息，我們殺了薛崇之後，再找你算賬！」

擊柝人連忙趴在雪地裡叩頭稱是，沾滿雪花的臉上，又糊上了一層新的雪泥。周圍的義軍士卒見了擊

柝人這副怪模樣，實在忍俊不住，可是，又不敢笑出聲來。

擊柝人戰戰兢兢地敲著木梆，繼續在城邊擊柝巡行，以示城防平安無事。

孟楷早已打開城門，放進城外義軍。黃巢帶著一千義軍殺向州衙，前去捉拿天平節度使薛崇。

天快五更，薛崇還在酣睡。左右驚慌來報，說：

「節度大人，快請起來，義軍已經殺進城來了！」

薛崇在床上被驚醒，望了望窗外的風雪，斥責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如此大風雪，又有數千官軍據萬福河阻扼，黃巢軍如何能夤夜到此？不要庸人自擾！」

話猶未了，只聽得院外腳步雜沓，又一個侍衛衝進臥室說：

「賊軍已經殺進州衙，大人快到廚房去，混到早起炊爨的廚工中去，暫避一時吧！」

薛崇這才慌了，推被坐起，拉了件舊棉袍，胡亂穿上。一個衙役又忙脫下自己身上的一件外衣，給他罩上。薛崇喬裝了一下，便高一腳低一腳地往左近廚房跑。

黃巢親率義軍衝進州衙，刀逼著一個更卒領路，帶他們直奔節度使薛崇的臥房。來到臥房前，黃巢對準房門一腳踹去，那門哐噹一聲開了，原來是虛掩著的。黃巢心知有異，打燃火鐮，撕幅帳幔點起一個火把來看，只見室內空無一人。士卒們床底屋角四處搜尋，哪有人影？不免面面相覷。

黃巢不動聲色，上前摸了摸床上的鋪蓋，被窩尚溫，料定薛崇沒有跑遠。他推窗四望，朔風正緊，夜色尚未隱退，州衙內各房都闃無人聲燈光，顯然，還沒有被驚動。只有左近一間大房裡，燈火燦然，不時傳來刀砧相碰的聲音。

黃巢暗想：倉促之間，薛崇一定來不及去別的房間敲門求避。如此寒夜，遍地積雪，他也不可能露天

躲藏。十有八九，是跑到早炊的伙房中暫避去了。

想到這裡，黃巢大步走出室外，舉目察看，只見雪地裡有一行鮮明的腳印，從薛崇的臥室直通向左近的廚房。黃巢更確信了自己的判斷，他低聲命令士卒，分頭包抄左近亮著燈光的廚房。

黃巢率領少數士卒闖進那間亮著燈光的房子，果然是間伙房。廚工們正埋頭做油煎餅，義軍闖進，并不理會，然而，仔細觀察便能看出他們內心的驚惶不安。

黃巢逐個觀察衆廚工，只見其中一人神情格外慌恐。此人身上雖然也紮一幅圍腰，但操刀切麵，笨手笨腳，麵團在案板上盤來盤去，半天做不成一張餅子。黃巢走到那人跟前，厲聲問：

「你是什麼人，爲何混在廚工中做餅?!」

「我，我是廚工。不是混來做餅的。」那人口雖如此回答，臉上卻不覺變了顏色。

「既是廚工，你便當著我的面，好好做幾個餅子，招待義軍！」

「是，是，這就做。」

那人切下一團麵來，手裡揉揉捏捏，案板上壓壓搓搓。他手心上沒有蘸油，案板上沒有撒乾粉，立刻手上、案板上都粘上了麵。別的廚工已做好了七八張餅，他才做了一張，方不方圓不圓，還不成餅樣。

黃巢問：「你這是做的什麼餅?」

那一人一面搓著手上粘的麵，一面隨口回答：「我這做的燒餅。」

「你這裡只有竹籠蒸煮，并無爐子燒烤，如何能做燒餅?!」

那人語塞，目瞪口呆。

黃巢冷笑一聲，目光如電，逼視那人說：

「你既是廚工，怎麼不會做餅，甚至連蒸餅、燒餅的做法也分不淸?!」

那人更是驚慌，嗑嗑巴巴地辯白說：「實實在在，祖祖……輩輩……世世……業業此。」

「好一個祖祖輩輩世世業此！你騙得了別人，豈騙得了我黃巢！」

一聽「黃巢」二字，那人嚇得臉如死灰，膝蓋骨也軟了，撲通一聲，跪到地下。他聽過許多傳聞，自己也向別人傳說過，都說：黃巢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

他心裡一面念佛，祈求救苦救難的觀世音保佑，讓他度過此難，一面暗暗盤算：黃巢既然看出自己不會做餅，認定自己不是廚工，那就不如暫且承認自己是州中屬吏，因害怕義軍軍威，而躲入廚房的吧。主意想定，他正要開口……

黃巢霍地抽出佩劍，厲聲說：「豬鼻子插葱——裝什麼象！你是什麼廚工？明明是天平節度使薛崇！」

薛崇一經點破，連忙叩頭求饒：「黃巢將軍，饒……饒……薛崇一命。」

黃巢橫眉切齒說：「你這個狗官，自我們兩年前離開曹州之後，你大肆屠戮曹州百姓和義軍家屬，罪該千刀萬剮。今日落在義軍手中，豈能輕饒了你！」

黃巢令左右義軍士卒，將薛崇拉出去，就在州衙院內梟首示衆。官軍得知節度使已死，紛紛作鳥獸散，城中再沒有進行什麼大的戰鬥。

天明，雪霽。黃巢帶著左右侍衛，走在第二次占領的曹州城裡，只見曹州城垣、民舍經過官軍幾番燒掠，已經零落不堪，到處是斷壁頹垣。又經一場春雪，街上行人更是稀少，顯得格外冷落。和二年前義軍初占曹州城時，分糧濟貧，滿城歡騰的局面相比，景況淒涼多了。

黃巢帶著侍衛走過城隍廟廣場，遠遠地見一個瞎老爹一早便在雪地裡賣唱討要，唱的小曲實在淒涼：

乾符二年乙未年，

金色蛤蟆爭怒眼，
干戈遍地旌旗揚，
翻卻曹州天下反。

春風吹過秋風寒，
金色大雁飛向南，
當年笙笛歌舞地，
一片斷壁與頹垣。

淒涼小曲日夜唱，
百姓盼得眼枯乾，
何日芳草遍天涯，
春風又送雁北還？

聽那歌聲淒楚又親切，黃巢帶著林言和幾個侍衛走近前去。黃巢同情地望著這個孤苦伶仃，雙目失明的老漢，漸覺得那臉龐有些熟悉，似乎以前在哪兒見過。他搜索著記憶，猛然想起，這不就是當年義軍初占曹州時，分了糧，揹著麥袋，歡天喜地從城隍廟前經過的那位老漢嗎？那年路上遇見，還幫老爹揹了一段路糧袋呢。黃巢驚訝地問：

「你不是張大爹嗎，怎麼二年不見，眼也失明了，在街頭賣唱討要？」

瞎老爹遲疑地問：「你是——」

黃巢說：「春風起了，大雁又由南邊飛回來了！」

瞎老爹驚喜地說：「聽聲音好熟，難道您是黃將軍，義軍的隊伍眞的又回來了？」

林言在一旁大聲說：「張大爹，黃將軍的隊伍眞的打回來了！」

瞎老爹嘴唇哆嗦著說：「盼你們回來，盼得好苦哇。義軍一走，官軍回來了，他們得知我分了官倉裡的糧，而且黃將軍親自幫我揹過糧，一索把我捆了去。我活了大半輩子，半截入土的人了，也橫下一條心，死了算了。可是，那些狼心狗肺的東西，不讓我痛痛快快地死，偏偏要折磨我。他們生生把我的眼珠挖了出來，讓我沿街討要，死不能死，活不能活，在人世間受罪。……」

黃巢淒然說：「張大爹，那是我們連累您受罪了。」

小將林言聽了老爹的話，望著眼前一片斷壁頹垣，痛楚地說：

「受害的不只是張大爹一人。據說，許多義軍將士的家裡，也只剩下一片瓦礫場，親人都被殺害了……」

說到這裡，黃巢和侍衛們都難過地垂下頭去。良久，林言仰起頭來，對黃巢說：

「二舅，我們當時要是不走，鄉親們也許不會遭此橫禍。這次回來，我們在曹州多住些時吧！」

瞎老爹也接上說：「是呀，黃將軍，義軍這次回來別走啦，就在曹州住下吧！」

「住下？你們聽過一首古老的民謠嗎？」說著，黃巢就自個輕聲哼唱起來：

天無涯呵地無頭，
綠林漢子到處遊。
官倉借得粟如沙，
朱門沽得葡萄酒。

坐不上六宮金鑾殿，
騎馬佩劍還要走。

……………

黃巢哼罷這支民謠，痛苦地說：「不走不行呵，自古綠林好漢，哪個不闖蕩江湖？闖不進長安城，坐不上金鑾殿，這縣城州治，沒有我們安身之地呵。」

瞎老爹猛然失驚：「黃將軍，這麼說，你們還要走？」

黃巢無奈地說：「老爹，我們還要走。官軍的主力由宋威老賊帶領，駐在亳州，元氣還沒有大喪呢。我們還要回師南下，圍攻亳州，與宋威老賊決一死戰。」

瞎子老爹點頭說：「去吧，去吧，打到亳州去，宰了宋威老賊。將來還要打到長安，坐上大明宮的金鑾殿。老漢眼也瞎了，早晚只等一死，還怕什麼官軍再回來。」

義軍奇襲曹州，懲罰了把家鄉親人投入血泊之中的劊子手——天平節度使薛崇，取得了回師北上首戰的重大勝利。在曹州留宿一晚，第二天一早，從官軍馬廐裡取了一批良馬，打開官倉馱了一批糧食、輜重，其餘的開倉任百姓自取，隨後便整隊出發，準備南下。行前，已派出士卒與仍駐成武萬福河南岸的義軍聯繫，南北夾擊定陶一帶的官軍。待兩軍會會，再南下亳州，與宋威老賊決戰。

這次義軍入曹州，是冒著風雪徒步奔襲，離開曹州時，一千士卒卻都騎上了高頭大馬。然而，和義軍二年前離開曹州的景況已大不一樣了：路旁見不到士卒的親屬來相送，也看不到聚在兩廂看熱鬧的群衆；只有流落街頭的瞎子老爹，聽著義軍隊伍走過的雜沓人馬聲，唱著歌相送。那歌聲淒涼中含著悲壯，哀傷中帶著希望：

乾符四年丁酉年，
曹州又見義旗卷。
齊魯子弟回故園，
故園不見親人面。

綠林漢子闖江湖，
飄泊四海如蓬轉。
何日飄風入長安？
狂飆摧蕩金鑾殿！

…………………

黃巢率軍冒雪奔襲曹州那個夜晚，萬福河南岸駐紮成武縣的一千多名義軍，由朱溫、蓋洪帶領，分批輪番鼓噪，佯做準備渡河強攻的姿態，以迷惑對岸官軍。其實，并未放一艘船渡河。

中軍營裡燈火輝煌，侍衛森嚴，報事士卒不斷出入，彷彿黃巢還在中軍帳坐鎮，親自指揮這場渡河戰鬥。其實，坐在中軍帥位上的，是中軍副將黃鄴。

表面十分緊張、熱烈，實際上，與佯攻無關的人員可以自行安歇休息。

曹氏夫人單住一所營帳。她安排外間幾個隨侍的女孩子先睡了，自己卻在裡間燈下做針線。她牵針引線做一個小花兜，可是，半天也沒有縫下幾針。聽著河岸上佯攻渡河的鼓噪，再看看帳外如飛絮濛濛，似楊花顛狂的漫天風雪，一顆心不禁魂飛神馳，隨夜襲的黃巢關山飛渡了。

想著如此雪夜，黃巢要帶領士卒徒步奔襲百里，一路上風寒泥濘，多麼艱難困苦，不禁陣陣心痛。輕

裝奔襲，雖易出奇制勝，而軍情變幻，難以預測，吉凶休咎，更不可預卜。想到這裡，一顆心更是懸著，放不下去。

曹氏夫人正在燈下停針凝思，忽然，營房外響起了輕輕的敲門聲。曹氏夫人不願再驚動外間隨侍的女孩子，便起來自去開門。

門打開一道窄縫，隨著撲臉的風雪進來的卻是丹霞。

曹氏夫人詫異地說：「晚上又沒有你的事情，如此大風雪，爲何不早睡？」

丹霞仰起紅撲撲的臉，嫵媚地一笑，調皮地說：

「和你一樣，睡不著。」

丹霞緊隨曹氏夫人進了裡間，曹氏夫人想把桌上的小花兜收起來，可是已經遲了。丹霞眼尖手快，早把小花兜拿在手裡。

曹氏夫人嫩白的臉面，倏地一下緋紅了，她搭訕著說：

「這兩年日日鞍馬劍戟，針線活都丟生疏了，夜間無事，隨便縫縫連連，習習針黹。」

丹霞不動聲色，從懷裡拿出兩件綉花刺朵的小褲褂來，往桌上一放，若無其事地說：

「我也是鞍馬之暇，習習針黹，縫了這幾件小褲褂送給夫人。」

曹氏夫人臉更紅艷了，她知道秘密已被窺破，不好再掩飾支吾，可是，又難啓齒把話挑明。她站在桌邊，望著桌上的小褲褂，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好。

丹霞噗哧一笑，親熱地拉著曹氏夫人的手說：「大姐，你的事我都看在眼裡了。記得去年年底駐軍蘄州的時候？你常常無故嘔吐，開始我只當是飲食不調，以後次數多了，我就生了疑竇。你還悄悄叫隨侍的女孩子爲你買酸菜，買一些怪僻的食物，我就猜測大姐有喜了，是嗎？」

曹氏夫人嬌羞地微微一笑，在丹霞背上拍了一下說：「死丫頭，眞機靈！」

曹氏夫人接著慨嘆說：「總覺得這事來得太早，太不是時候。要是等我們打到長安，傾覆了李唐天下，這東西再來，那該多好呵。」

丹霞笑著說：「大姐不愧巾幗英雄，能指揮千軍萬馬，可是，這小東西遲來早來，你卻指揮不動，不過，這樣也好，讓他從娘肚子裡就經受戎馬生活的鍛鍊，將來也成爲一個能征慣戰的勇將。」

曹氏夫人覺得找到一個回敬的機會了，也笑著說：「既然如此，那麼讓你也得一個小東西，好整天帶著他在馬上顚簸，經受戎馬生活的鍛鍊吧。」

這一回，該丹霞臊得兩臉飛紅。她急了，大著嗓子，不依地說：

「人家好心好意來給你送小褲褂，好言好語勸解你，你倒借機會取笑我了。你這大姐怎麼當的，我可不依你……」

曹氏夫人吃吃笑著，連忙上前掩住丹霞的口，制止她說：

「小聲點，小聲點，當心把外間的女孩子吵醒，讓她們聽去了！」

丹霞望望外間，笑著縮縮頸子，做個警怵的樣子。接著，望望窗外的漫天風雪，改換話題，悄悄地問：

「這樣大風雪的夜晚，他們上哪兒去了？」

曹氏夫人知道，丹霞問的「他們」，就是「他」，那是指代黃巢的。

曹氏夫人說：「他帶著一隊人馬，準備從下游棄馬，用木罌渡河，再連夜徒步奔襲曹州城。這事，他沒對你說嗎？」

丹霞臉上的笑意沒有了，眉心打著結，不高興地說：

「還對我說呢，臨走，看都沒有看我一眼！」

曹氏夫人淺笑著，找一些話來寬慰丹霞：「他這人就是這樣，一忙就把個人的私事都忘了。你倒是留心了我的事，還做來了小褲褂。等他回來，你問問他，他保準還不知道我有了身孕呢。這事我也是在各營領隊將領會上聽說的，對下面的士卒，還保著密呢。傍晚，他騎上馬帶著隊伍就走了。一夜之間，又要渡河，又要徒步奔襲一百多里地，時間太緊了，臨行時，他也沒有看看我。」

聽了曹氏夫人這些話，丹霞心上的疙瘩解開了，不再暗暗抱怨黃巢薄情，於是，自我解釋說：

「其實，我也不是非要他臨走時看看我不行。只是，這樣大風大雪的夜晚，親自率隊出擊，說上一聲，也免得人懸心吊膽，牽腸掛肚的呀。」

窗外的風越刮越猛，雪越下越緊。聽著窗外的風雪，兩人相對無言，都在牽念著黃夜冒雪奔襲的義軍，從心底為征人祝福。她們擔心風雪太大，增加了征途跋涉的艱辛，凍壞了夜襲的征人；然而，她們又盼望風雪再大些，讓大風雪隱匿住夜襲隊伍的行跡，封凍住軍營門，好讓義軍打它一個措手不及。

對遠方征人的共同思念，使她們兩人的情感更加接近，心貼得更緊了。平時，她們兩人之間，便沒有一般庸俗婦女之間的窄心眼、嫉忌、猜疑，此時此刻，她們更覺得彼此是情逾手足的姐妹。

外間，一個乖覺的侍衛女子，聽到裡間的說話聲，悄悄起來，見曹氏夫人和丹霞靜靜地相對著坐在窗前，便說：

「丹霞姐也過來了。夜深天寒，房裡又沒生火，夫人和丹霞姐早點睡吧。」

曹氏夫人對丹霞說：「今晚就在這兒睡吧，天寒地凍的，兩個人擠在一起睡，暖和一些。」

丹霞點點頭。可是，一會又遲疑地說：「出來時，我沒有對侍衛的女孩子們說，我要在這兒留宿，怕她們不放心。」

最初，女眷都統一住在中軍後營，以後，漸漸地覺得這樣生活上不大方便，於是，曹氏夫人、丹霞、

秀梅，都各自另房居住，各有幾個年輕女子侍衛。只是在編制上，這些女將、女眷仍稱中軍後營。

曹氏夫人對門口那個侍衛女子說：「你去丹霞姐營房裡，對那幾個女孩子說一聲。就說天氣冷，丹霞姐在我這裡睡下了，兩人擠著暖和些，也好說說話。晚上不必等她回去了。」

侍衛女子聽了，按吩咐自去傳話。丹霞也就安心地在曹氏夫人房裡睡下。

第二天，雪霽天晴，萬福河南岸的義軍與河北岸的官軍又對峙了一天。到了晚上，成武義軍接到黃巢派來報卒的報告：雪夜奔襲成功，義軍二次得了曹州，還殺了天平節度使薛崇。即當揮師南下，與成武義軍夾擊定陶北岸官軍，以求全殲。

得到這個消息，成武義軍一個個興高采烈，磨礪戰刀，等待著渡河夾擊對岸官軍。這天夜晚，萬福河北岸一夜鼓柝不斷，似乎也加強了戒備。然而，等到天明一看，河對岸已見不到官軍的人馬旌旗。原來，官軍也得到了曹州被襲破，節度使薛崇被殺的消息，怕受南北夾擊，不敢戀戰，夜裡一面加強更柝，以虛張聲勢，一面悄悄拔寨而起，率隊退還天平軍鎮所齊州城去了。

奔襲曹州的義軍由黃巢帶領，勝利歸來，與成武義軍合師一處。襲破曹州之後，帶回許多馬匹、兵刃、錢糧輜重，大大加強了義軍軍力。黃巢也不去追趕逃往齊州的天平軍，只在成武一帶擴軍練兵，準備南下亳州，找老奸巨猾的唐軍招討使宋威決戰。

〔注釋〕

① 《酉陽雜俎》：書名，唐段成式撰。書中多怪誕不經之談，然而，許多遺文秘籍，往往借是以傳。

②元和：唐憲宗年號（西元八〇六年至八二〇年）。

③莪葵：即蜀葵，莖高六七尺，葉頗大，六月間自各葉腋開花，形大，有紅紫白等色，頗美麗，可供觀賞，也可供藥用。

④齊州：州治在今山東省濟南市。

⑤木罌：罌，大腹小口的缸。木罌，以木夾罌縛成的浮水工具。《史記·淮陰侯傳》：「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

二六

黃巢在成武縣進行了三個來月的擴軍練兵，義軍隊伍迅速由二三千發展到萬人以上。隨即回師亳州，部署人馬，準備圍攻龜縮在亳州城裡的宋威。

仲夏，地處黃淮平原的亳州，鶯飛草長。小麥已經收割，禾苗四野泛綠。從亳州城下經過，東南入淮的渦河，夏水河滿，汩汩流淌。

一天，天氣晴和，清早，黃巢便興致勃勃提議要和曹氏夫人一起並轡出營，遠遠地看看亳州城的地形。曹氏夫人聽了黃巢的提議，正中下懷。這麼好的天氣，正是仕女野遊的好時候，就在義軍駐地附近，也常常看到，一隊隊女孩子手提竹籃，來到野外，一面攀著桑樹的柔條，採著新葉，一面唱著情歌。而在地裡薅草的小伙子們，也亮起嗓子，唱著山歌相和。

現在，他們都是起義軍將領了，不能再像一般百姓一樣，夫妻攜酒野遊，然而，並轡在廣闊的原野上走走，一面看看亳州的地形，一面呼吸呼吸原野的清新空氣，也是難得的賞心悅目的佳事呵。

曹氏夫人身穿綠緞緊身騎馬服，腰佩一把寶劍，劍鞘是用小皮帶精心編織的，上面綴著絲線墜飾，顯出婦女用物特有的精緻、美麗。頭上的烏絲鬆鬆地挽了個髻，不戴帷帽，卻用一塊鮮艷的彩色綉花巾紮著頭。

黃巢一看曹氏夫人這副打扮，就知道她今天心情很好，故意說：

「今天去亳州城下看地形，非同平常，我已經讓林言把整個衛隊帶上，跟隨前去，以防不虞。」

曹氏夫人聽了，不贊成：「帶那麼多人去做什麼，打草驚蛇，說不定地形沒看好，倒驚動了城裡的官兵。」

「依你的意見呢？」

「依我說，今天男侍衛一個不帶，就讓我和丹霞領幾個隨侍的女孩子隨你前去。要是路上發生了什麼事，我們這幾個女將不會比男侍衛差。」

黃巢笑了，說：「夫人，你這是出營看地形，還是郊遊？」

曹氏夫人秀美的臉龐上泛起一團紅暈，嬌羞地說：「當然是看地形哩。不過，你要說是郊遊也可以，圍城的戰事還沒開始，一面看看地形，一面散散心，有張有弛，不也好嗎？」

黃巢聽罷，朗聲笑了起來：「好好，又看地形，又在郊外馳馳馬，散散心，一舉兩得。」

曹氏夫人親自去邀約丹霞一塊兒去看地形，丹霞欣然願往。幾個隨侍的女子，聽說今天要代替男侍衛，隨主帥和夫人走馬出營看地形，一個個喜得像出籠的雀鳥。的確，參加義軍以來，天天行軍打仗，走南闖北，生活夠緊張的了，而且總是大部隊行動。難得像今天這樣，不帶緊張的戰鬥任務，陪著主帥和夫人，在原野上馳馳馬。

隨侍的女孩子們很快裝束停當，跟隨黃巢、曹氏夫人、丹霞出營。軍營裡不可能有艷麗的打扮，然而在一式的緊身騎馬服上，每個女孩子身上都有一兩件惹人眼目的、美麗的小物件：一個巧手編織的劍鞘，一雙綉著花的絹鞋，一方彩色的頭巾，一抹描著美麗圖案的圍腰……在颯爽英姿中透著俊俏。

黃巢一一看在眼裡，不動聲色。既不對女孩子們的裝束表示讚賞，也不對她們的裝束流露出責怪。他知道女孩子們天性就是愛美的，即使生活在軍營裡，也難免時不時自然流露出來，只要不是過於出格，也就不必挑剔指責了。

黃巢和曹氏夫人、丹霞並轡走在前面，幾個侍衛女子走在後面。和風拂面似水柔，淺草剛能沒馬蹄，正是馳馬的好季節。黃巢一提馬繮，座下的駿馬小跑起來，曹氏夫人和丹霞一催座騎也跟了上去。幾個隨

侍的女孩子卻故意讓座騎壓住腳步，和黃巢夫婦保持著一段距離。跑了一段路，黃巢緩下驅馳，曹氏夫人和丹霞也控住馬速，三人信馬由繮地走起來。

丹霞說：「再過一些時候，曹梅姐就不能這樣快馬疾馳了。」

「爲什麼？」黃巢問。

「你猜呢？」丹霞說。

黃巢想了想，說：「猜不出來，夫人的馬術一向不是出類拔萃的嗎？」

丹霞嗔怪地說：「你呀，統率千軍萬馬，觀察著軍情瞬息萬變，卻發現不了身邊一個親人身上的變化！」

黃巢這才細細地回憶起，這幾個月來曹氏夫人身體上的一些變化。半年前，他就見曹氏夫人在行軍途中常常嘔吐，當時只以爲是飲食不調，冷暖不均，傷食翻胃。戎馬倥傯，竟把她這些小的不適忽略過去了。而過了一段時間，這種嘔吐現象卻不藥自癒了。隨後，似乎她又曾時常厭食，而喜歡吃一些怪僻的、時鮮的東西……想到這裡，黃巢豁然開朗，猜測地問：

「夫人，莫非身上有喜了？」

曹氏夫人緋紅了臉，只不作聲。丹霞代答說：

「算你猜對了。」

黃巢嘆了一口氣說：「是呀，我鎮日裡思謀著兵機，把這些事就忽略了。丹霞呀，曹梅也就是你的大姐嘛，我忽略了的地方，你就替我多關點心吧。你們倆應該像姐妹一樣，互相關心、照顧，將來丹霞到了這麼一天，曹梅不是同樣可以這樣關心、照顧丹霞嗎……」

不等黃巢說完，丹霞的臉刷地一下紅了，微嗔地斜睨了黃巢一眼說：

「看你越說越遠，扯到哪裡去了！」

看了丹霞的窘態，黃巢和曹氏夫人都忍不住哈哈笑了起來。黃巢說：

「好好，不說遠了。亳州城快到，我們還是注意觀察地形吧。」

丹霞說：「你怎麼知道快到了，以前來過亳州嗎？」

黃巢說：「以前販鹽時，常在這一帶來往。亳州城下有兩條小江匯流，最後南入淮河。你們聽，不是可以隱隱聽到河水的聲音了嗎？」

大家側耳傾聽，果然在野鳥的啁啾中，隱隱從遠方傳來一陣嘩嘩流淌的水聲。隨侍的女孩子們立即警覺起來，一個個按住了腰間的佩劍，不再嘁嘁喳喳地說笑了。

緩轡走了一陣，果然地平線上出現了兩條由西北流向東南的小河，河水泛著光，水波輕漾地向前流去，像兩匹綿長的黃綢。兩條小河匯流處，有一個城池，城墻修得高厚整齊。

黃巢勒住繮繩，不再前進。曹氏夫人、丹霞與黃巢並轡立馬。隨侍的女孩子們各自勒住馬頭環擁在黃巢夫婦身後。黃巢用馬鞭遙指亳州城說：

「亳州自古為兵馬必爭之地，它是從江淮西進中原的一道門戶。當年曹操曾經長期在這裡屯兵，抗遏東吳兵馬西進，拱衛魏都許昌，以及洛陽等心腹地帶。這裡城池堅固，地位重要，又有兩水環流，屏障天成，易守難攻。宋威老賊選取此地屯兵，既養精蓄銳，保存了實力，又扼守要衝，拱衛了京都，實為一石數鳥，老謀深算。」

衆人聽了黃巢的一番話，面面有難色。黃巢接著說：

「不過，亳州城防也有弱點。惠濟河和渦河都不甚深寬，以往我們鹽隊經過，常常擺石過河。現在，馬隊輕騎，完全可以涉水而渡。」

說到這裡，他放低了聲音：「還有，聽說亳州城下有一條古地道，十分隱密，從城裡越過城墻直通到

城外。這是曹操屯兵時修築的。傳說，當年東吳十萬大軍壓境，要打通亳州這扇門戶。曹操就依仗這條隱密的地道，連夜悄悄將數萬大軍偷運出城，發動了一次成功的劫營偷襲，擊潰了東吳的十萬大軍。以後地道年久失修，出入洞口都坍塌了，人們也逐漸忘記了它。不過往昔我販鹽經過亳州時，還聽傳聞，亳州百姓有人無意間探索到這條地道，曾下去看過，裡面磚壁還未傾圮，仍可往來行走。如果，我們派人找到地道在城外的出口，發掘開來，不是也可以利用這條古地道，對宋威發動一次突襲嗎？」

曹氏夫人連連點頭說：「妙妙，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只不知道滄海桑田，數百年變遷之後，那條古地道在城外的出口，一時是否能夠找到。」

隨侍的女孩子們被黃巢的敍述吸引住了，一個個瞪大眼睛，粗氣不出，傾耳聽著。

丹霞插言說：「只要確有地道，我們多派些人到亳州城南去挖掘探尋，總可以找到的。」

黃巢微笑地問：「爲什麼一定到城南去挖掘探尋呢？」

丹霞毫不遲疑地說：「當年東吳的軍隊不是從南邊來的嗎？」

黃巢說：「據說，亳州有一任州官根據當年東吳軍南來的方向，曾派人在城南遍地挖掘，也沒有找到曹操巧運兵馬出城，偷營解圍的地道口。」

丹霞聽黃巢這麼一說，心又涼了半截，默然不語。

黃巢沉思了片刻，又對曹氏夫人和丹霞說：

「其實，依我看，這地道出口恰恰不在城南，而在城北。」

大家奇怪地問：「爲什麼？」

黃巢不慌不忙地說：「當年孫權合圍亳州，亳州城四面都有東吳軍營，偷襲何必定出南城呢？況且，曹操是熟讀兵書，深知五行學說的人，地道口更不會選擇南面。」

大家饒有興致地，用探究的目光望著黃巢，傾聽他繼續說下去。黃巢接著說：

「萬物充盈於天地之間，最大最多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人非此五物不能生，五者缺一不可，所以，朝廷、衆庶無不倚重。五物見象於天爲五星①，分位於地爲五方，行於四時爲五德②，稟於人爲五常③，播於音律爲五聲④，而總其用謂之五行⑤。中方爲土，東方爲木，南方爲火，西方爲金，北方爲水。東吳軍是從南方來的，南方爲火。根據相生相剋的道理，曹操必然把地道的出口挖在北面，以水剋火，先從北面突擊東吳軍的薄弱地帶，解圍一面。然後擴大戰果，解全城之圍，最後迫使東吳軍從南面全部撤走。」

聽了黃巢的分析，衆人連連點頭，無不嘆服，對攻下亳州，更有信心了。

黃巢正和曹氏夫人、丹霞一起，看著亳州地形，忽然一騎飛來，探馬前來稟報緊急軍情：

「南路義軍被楊復光、曾元裕打得大敗，王仙芝將軍陣亡，已經傳首京師去了。」

黃巢聽報，大吃一驚，他讓探馬回營稍事休息，吃點東西，馬上出發，再去進一步打探南路義軍殘部下落，以及楊復光、曾元裕所部官軍動向。

黃巢聽了這意外的消息，沉吟半晌，對曹氏夫人和丹霞說：

「軍情萬分緊急，南路義軍覆師之後，楊復光●曾元裕必將揮師北上，與宋威一起形成南北夾擊我軍的形勢。我們必須趕回營寨，和弟兄們一起商議一個應敵之策。」

因爲情況的突變，黃巢一行不再在亳州城下勾留，立即馳馬回營。回到中軍剛剛坐定，正欲命侍衛去請各營將領前來議事，又有巡哨士卒來報：南面塵頭大起，有一支身分不明的人馬，正飛快地朝我方軍營馳來。

黃巢聽報，又吃一驚，心中暗忖：難道楊復光、曾元裕的軍隊，行動如此迅速，由洪州移兵北上，已

經來到跟前？連忙傳令各營作好戒備，準備迎擊來犯敵軍。

黃巢親自帶領人馬迎敵，出營便見幾騎快馬奔馳而來，到了黃巢軍前，翻身下馬，高聲叫道：

「我們是尙讓將軍派來傳信的士卒，要面見黃將軍。」

黃巢聽來騎說是尙讓派來傳信的，心中大喜，叫前線警戒士卒放來人近前。

來人在道旁拴住戰馬，被帶著步行到黃巢跟前，然後跪下稟報說：

「稟黃將軍，尙讓將軍收拾洪州城下南路義軍殘部來投，大隊人馬隨後就到。尙將軍特著我們先來稟報。」

說罷，遞上一封尙讓親筆寫的書札。黃巢看過書札，果是尙讓的手筆。便讓幾個報卒前導，紮住大隊，只帶各營將領和隨身侍衛前往迎迓尙讓的人馬。走了二里地面，已經看見南路義軍的旌頭。漸近，便看清楚了對方的旌旗，只見面面旗幟上都綉著一個「黃」字。

黃巢大驚，催馬向前，衆將領緊緊跟上。尙讓也一騎走在隊伍前面，遠遠見了黃巢，連忙滾鞍下馬，跪拜在地，淚如雨下，嗚咽不能成言。

黃巢上前扶起尙讓，本想講幾句寬心慰勉的話，然而，還未開口，一陣心酸，眼淚撲簌簌落下，也哽咽著說不出話來。兩邊義軍兄弟見此情景，無不掩面傷懷。

半晌，尙讓才強抑住傷痛之情，收淚自責說：

「都怪小弟匡扶不力，斷送了南路義軍，尙某今日眞是無面見黃大哥和衆兄弟。」

黃巢親切地執著尙讓的手，好言慰勉說：「斷送南路義軍的，是王仙芝，而非賢弟。尙將軍臨危不懼，收拾殘軍，重整旗鼓，征程千里，來到亳州，使一度分離，各自南北的兩支義軍，今天又會師一處，只能慶功，何能言過？」

黃巢問起洪州決戰的詳情，尙讓根據從重圍中逃出的士卒提供的情況，細緻地講述了王仙芝馬馱瓊枝突圍，英勇拚殺，最後瓊枝拔劍自刺，死在馬上，王仙芝也在亂箭中殞命各節。

黃巢聽罷，不覺點頭嘆息。他雖然憤慨王仙芝短識軟骨，但聽到馬馱瓊枝重圍拚殺，最後死於亂箭，全了大節的地方，也不免動情改容。他說：

「想當初，王仙芝長垣首舉義旗，傳檄天下，聲討李唐，置身家性命不顧，也算天下一個豪傑。誰料想，中道思遷，想用義軍的兜鍪去換取朝廷的冠蓋。一念之差，斷送了一支暗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的義軍隊伍，也斷送了自己。大錯鑄成，追悔莫及。而瓊枝以一煙花女子追隨義軍，托身仙芝，臨難不苟，死得壯烈，也殊可讚嘆……」

說到這裡，大家不免嘆息一番。

接著，黃巢指著南路軍中旌旗驚異地問：「尙將軍，爲何南路軍中旌旗上都綉一個『黃』字？」

尙讓誠摯地說：「我們收拾殘部時，弟兄們就計議著投奔黃將軍。沿途早已把自己當作黃將軍的隊伍了，爲何旗上不綉一個『黃』字呢？」

黃巢謙讓說：「這如何能成，黃巢才疏學淺，今後兩支義軍合兵一處，理應尊尙將軍爲主帥。尙將軍是濮州首義的重要將領，文才武藝都在黃巢之上。」

尙讓說：「黃巢大哥如此謙讓，叫小弟無地自容了。」

蓋洪在一旁說：「黃將軍、尙將軍都是義軍主將，當代英豪。依蓋洪愚見，尙將軍和南路義軍士卒既然都一致眞誠推戴黃將軍，黃將軍就不必再推讓了。方今南路義軍新近受挫，整個義軍力量削弱，而官軍虎視眈眈，正伺機南北夾擊。天下義軍都盼望一個有力的都統，而黃將軍恰孚衆望。尙將軍首義濮陽，又爲挽救南路義軍出了大力，功難泯滅，可爲天下義軍副帥。」

黃巢還要推讓，尚讓說：「若再推讓，黃將軍就是拒尚某於門外，尚讓只好引軍別去了。」

衆將領也說：「軍情緊迫，當前急需一個天下兵馬都統部署指揮義軍今後的行動，黃將軍就不必推辭了。黃將軍爲天下義軍都統，深孚衆望，定能號召天下諸豪，團結海內俊傑，再振義軍軍威，傾覆李唐天下。」

黃巢所率北路義軍有一萬二三千人，尚讓帶來的南路義軍餘部有二三千人，共有義軍一萬五六千人。兩支義軍合兵一處，一面重新整編隊伍，一面擇了黃道吉日，準備豎旗祭神，請黃巢正式就任天下義軍都統、衝天太保均平大將軍⑥。

尚讓當即籌辦築壇拜將各項事宜。首先，在軍營外面築了一個高大的土壇，準備了金印、旗幡，擇定了黃道吉日。

吉期前三天，黃巢進行了齋戒。吉期到了，這一天，黃巢清晨早起，沐浴全身，然後整肅衣冠，在諸將陪同，和執禮官導引下，直抵壇下。

接著，樂工奏起軍樂。先是號角前奏，幾百支號角嗚嗚齊鳴；既而幾百面大鑼、幾百面大鼓一齊敲擊，響遏行雲；隨後，弦管悠揚，一派細樂。細樂聲中，黃巢徐步登壇，壇前一面大旗凌空飄揚，上面大書：

天下義軍都統　衝天太保均平大將軍黃

展眼壇下，只見高壇四周，戎行環列，靜寂無嘩，容止不紊。朗朗藍天上，一輪紅日，光華四射，尤覺得旌旗生輝，甲杖生威。

贊禮官朗聲宣儀，黃巢焚香頂禮，醴酒歃血，參拜天地，祭旗誓師。

祭旗誓師已畢，黃巢金冠袍服，腰佩羅平劍，手捧執禮官跪獻的「衝天太保均平大將軍」金印，雄姿

英發，站立壇上，接受衆將領士卒祝賀。並以天下義軍都統的身分向三軍宣告：尙讓爲義軍副都統，其餘各營將士仍按舊署不變。

祭旗誓師儀典以後，由尙讓草了一紙檄文，傳告天下。三軍歡宴一天，以示喜慶。

宋威龜縮在亳州城裡，見城外義軍金鼓齊鳴，又是祭旗，又是鳴炮，只當是誓師攻城。嚇得一面嚴陣以待，一面馳書楊復光、曾元裕，要他們迅速揮師北上，南北夾擊黃巢軍。

楊復光、曾元裕在洪州城下斬了義軍魁首王仙芝的首級，大獲全勝，一時趾高氣揚，躊躇滿志。他們以爲黃巢在南路義軍覆沒，王仙芝授首的情況下，也一定心懷憤懣，要找官軍在亳州城下決戰，這是南北夾擊，再次建功的好機會。得到宋威書信後，立即帶領南路數萬官軍從洪州出發，馬不停蹄，人不卸甲，日夜兼程趕赴亳州。他們想效洪州城下故實，剿滅黃巢，全殲義軍，以竟全功。

兩支義軍在亳州城外會師、整編，忙碌了幾天，一時還來不及計議下一步的軍事行動。登壇拜將，歡宴慶賀已畢，第二天，黃巢正要召集諸將議事，有探馬流星來報：楊復光、曾元裕率南面官軍數萬人馬，從洪州出發，傾師來犯，離亳州只有百里路程了！

聽了探馬的稟報，黃巢眉頭一縱，臉上倏地變幻出嚴峻的顏色，心頭陡然升起一股不可遏止的殺機！他翹首仰望藍天，初夏的晴空，澄碧如洗，幾朵白雲在天幕上變幻出帶甲的武士，馳騁的戰馬。他在心裡暗暗地呼喚：

「仙芝大哥，你在哪裡？」

白雲變幻的帶甲武士、墩實、粗獷，那輪廓多麼像王仙芝。旁邊那片彩雲，像一個曳著長裙的仕女，她是瓊枝吧？天際吹來的風傳來他們隱約的絮語：

「一念之差，鑄成大錯……黃巢賢弟，你爲我們報仇啊……」

江淮販鹽，同操利刃，迎戰鹽卒；曹州會師，共破堅城，歃血盟誓……昔日並肩戰鬥的情景，而今，一幕幕都到眼前。儘管有過分歧，生過齟齬，然而，畢竟還是義營兄弟啊，更何況他洪州鏖戰，馬背上孥眘突圍，力戰而死，大節未虧。要斬楊復光、曾元裕之頭，祭奠王仙芝在天之靈，要爲仙芝大哥報仇！

「報仇，報仇！」

黃巢耳畔彷彿有千萬個聲音在呼喊，冥冥中彷彿有千萬雙滿含冤仇的眼睛在盯視。那是千千萬萬戰死在洪州城下的義軍兄弟呼喊復仇的聲音、渴求復仇的目光。

現在，這一夥屠殺義軍兄弟的劊子手，這一夥義軍兄弟不共戴天的仇敵，遠道跋涉，氣勢洶洶，逼到眼前來了。眞是欺人太甚！這是難得的復仇機會啊，他恨不得立即帶領這萬餘鐵騎，疾風般馳入敵陣，去取楊復光、曾元裕的頭顱。

一旁侍衛的林言小將，敏銳地覺察到了黃巢灼灼目光中透露出來的兵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憤，急迫進言說：

「二舅，我去各營傳令，讓義軍將士拔寨而起，準備迎戰南路官軍，殺它個人仰馬翻，生擒楊復光、曾元裕，祭奠王大將軍和千萬遭難的義軍兄弟！」

林言小將童稚、激憤的話語，非但沒有使黃巢火上加油，反如一劑清涼劑，使他迅速從頃刻間控制了心身的復仇昏熱中警醒過來。現在自己是天下義軍都統，海內義軍命運所繫，豈能像一個童稚小將一樣，易怒妄動？軍讖說：「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兵法又云：「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銳卒無攻，餌兵勿食。」楊、曾之師洪州新捷，其卒正銳；想誘我決戰，以便南北夾擊，正是餌兵。決不能逞一時之憤，而吞食這個危險的誘餌。

黃巢正在思量，左右來報，尙讓將軍求見。黃巢即令請進。

尙讓走進中軍，不等黃巢命坐，就急迫地問：

「楊復光、曾元裕率領的南路官軍，已經逼近亳州，大哥知道了嗎？」

黃巢情緒平和地讓坐，微笑著說：

「我都知道了。」

接著，黃巢關切地問：「弟兄們情緒怎樣？」

尙讓說：「從洪州來的義軍兄弟，一個個情緒激憤，請求立即迎戰，爲王仙芝大哥和千萬死難義軍兄弟復仇。我以洪州城下失利的教訓相誡，一律不准妄動，一切聽黃大將軍安排。」

黃巢頻頻點頭說：「這就對了。天時、地利於我不利，這一仗不能打。」

正說著話，黃揆風急火燎地闖進中軍來，大聲說：

「二哥，朱溫不聽勸阻，換了白盔白甲，要帶領士卒去迎戰楊復光，爲王仙芝大哥報仇。他說，此仇不報，叫天下英雄恥笑。」

黃巢聞報，臉色驟變，霍地站起來，從身上拔出一支令箭交付黃揆說：

「快回營去，傳我將令，無論何人，不准擅動，違令者斬！」

黃揆接過令箭，一句多餘的話也沒說，轉身就走。

黃巢將尙讓、林言招至跟前，低聲密語片時。尙讓聽罷，連連點頭稱妙。

林言少年氣盛，雖覺胸中憤激之氣尙未完全消釋，但見黃巢、尙讓兩位軍中主將意見吻合，決策已定，也不再多言，立即前往各營傳令。

楊復光、曾元裕帶領駐洪州官軍，日夜兼程，來到亳州地面，前哨士卒報告，離黃巢軍營只有十餘里了。楊復光、曾元裕傳令，軍隊停止前進，就地傍山依水紮下營寨。爲了防備義軍乘間偷襲突擊營寨，遠遠派出斥候⑦，偵察、候望義營動靜，並在營寨周圍加派了巡邏隊伍。所有官軍將士嚴令人不解甲，馬不卸鞍，就地待命，時刻準備出戰。

楊復光多年在外監軍，胸有韜略。他深深懂得，必須首先鞏固了自己的營寨，使隊伍處於萬無一失立於不敗之地後，才能再圖進兵。這時，他帶領輕騎，悄悄馳近黃巢營寨，偷偷窺視義軍虛實，以爲即將到來的決戰做準備。

楊復光帶領隨身侍衛，馳馬走了十來里路程，遠遠便見一派營寨依著丘崗，傍著河塘，絡繹橫亙在眼底的天線下。楊復光仔細審視，只見營寨紮得整齊有致。首尾相連，銜接緊密，彼此呼應，佈局嚴謹，攻其一方，可以四方相助。

楊復光讓侍衛牽馬在遠處伺候，自己又更衣微服，只帶幾個貼身侍衛，棄馬步行，繼續靠近黃巢營寨，要眞切地看個虛實。

侍衛們勸諫說：「楊大人，立馬數里之外，敵營已經瞭如指掌了，何需繼續前行？」

楊復光搖頭說：「你們哪裡知道，這黃巢和歷代的叛賊不同，並非村夫俗子，乃是不第進士，胸中頗有韜略，善於用兵佈陣。遠遠一望，如何得知虛實眞假？疏忽大意，難免中他奸計。」

楊復光舉步欲行，侍衛又勸諫說：「大人還是騎了馬去吧，萬一被賊軍發現，好及時馳回本營。步行淹遲，怕誤了事情。」

楊復光哪裡肯聽，只說：「你們安心在此等候，不必多言，馳馬前去，容易爲賊軍發現，反會誤事。如此微服前行，田野裡行人混雜，賊軍豈能將我窺破？」

不入虎穴，難得虎子。楊復光不聽衆人勸諫，自帶幾名貼身的幹練侍衛，身上暗藏武器，繼續近前窺視黃巢營寨。

漸行漸近，離黃巢營寨只里把路了，楊復光不再前行，只伏在一個土崗上暗暗窺視。只見營寨間道路交通，井然有序；營寨前鹿砦尖樁，壁壘森嚴。楊復光不禁點頭讚嘆：黃巢果非王仙芝可比，眞是將才！對即將到來的鏖戰，不免心懷幾分憂懼。

俄而，戰鼓咚咚、號角嗚嗚、馬蹄噠噠，楊復光一陣驚忧，耳熱心跳，只當行踪被黃巢軍發現，正欲抽身後撤。鼓角聲中，只見營寨裡出來一小隊人馬，爲首的舉著旗幡，隊伍整肅，行走不疾不徐，不像赴敵出擊的樣子。楊復光揣測，這是一支出營巡邏的警戒隊伍。果然，那支人馬只在營前、營後遊弋，並不遠出。楊復光這才一塊石頭落了地，定下心來。

看到這裡，楊復光心頭又一陣暗喜，得意地想：都說黃巢胸有韜略，善於用兵，非一般草寇可比，其實也是庸才。太公望⑧有言：「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我若是黃巢，必然拔寨遠遁，決不憑著愚勇，森嚴壁壘，以劣勢之軍，抗衡兩面強敵，坐以待斃。黃巢不審時度勢，拔寨遁避，則我南北夾擊之計可成，逆賊死無日矣。

楊復光伏在土丘上，看得仔細，想得入神，不覺時光過去，紅日西沉。晚霞中，只見黃巢軍營內縷縷炊煙，裊裊升起，刁斗叮噹，隱約可聞，想是義軍開始晚炊了。看看天色向晚，敵情已親自偵候明悉，楊復光這才帶著侍衛退回。拴著馬隱在林中等候的侍衛們，半天不見楊復光返回，吉凶未卜，忐忑不安，一見楊復光返回，一個個喜出望外。楊復光換了裝束，跨上戰馬，猛著一鞭，春風得意，領頭奔馳。侍衛們如衆星捧月，環衛左右，一起馳回營去。

楊復光回到本營，與曾元裕詳談了窺營所見，決定連夜馳書宋威，約期夾擊黃巢。書云：

昨窺賊營，營寨整齊，旌旗林立，巡卒遊弋，此深溝高壘以求決戰之狀也。然聽其鼓角，則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以沐⑨，戎馬奔驚，士卒恐懼，此大敗之徵，巢可圖也。

兵法云：「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擊其不意。」又云：「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

謹致書　招討使麾下，約期翌日戌時，南北合襲賊營，務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之勢，使當之者破，近之者亡。獻巢首於闕下，竟剿賊之大業。

爲使軍機不洩，楊復光按《六韜》上所說傳遞兵書的辦法，將整個書信，分作三部分書寫，使三人各操一部分，連夜送往亳州城，面交宋威。這樣，途中即使有一人疏漏，敵方也無從知道全書內容。《六韜》上說：「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

宋威得書大喜，完全贊同楊復光的謀略，連夜修書回復楊復光。回函也分作三部分書寫，使三個來卒各操一部分，分別帶回，面呈楊復光統覽。

第二天夜晚，下弦月還沒有升起，夜色像一張無所不包的黑色巨氅，包纏著大地。黃淮平原上，夏蛙聒噪，鳴聲如沸，掩蓋了軍聲，正是偷襲的好時候。

按事先約定的時間，宋威悄悄打開亳州城門，親率一軍前去襲營。與此同時，楊復光、曾元裕也親自出馬，領一支隊伍從南面包抄偷襲。兩隊人馬，人禁聲，馬摘鈴，疾走赴敵，神不知鬼不覺地接近了黃巢軍營。戌時一到，鳴炮爲號，吶喊助威，分別從兩面殺入義軍營寨。黑夜裡，人馬混雜，刀槍相交，殺聲震耳。朦朧的夜色裡，只見人仰馬翻，血肉横飛。然而，互不相讓，殺得難分難解。

「二十增，月起三更」。殺到半夜，下弦月冉冉升起，照得地面屍横遍野，血流成渠。廝殺雙方，漸漸

覺得旗幡、衣甲不對，各自鳴金收兵。隨後派出聯絡士卒互相打問，原來彼此都是官軍，剛才那番惡戰，全是自相殘殺。眞相大白，雙方懊惱不已，追悔莫及。

宋威、楊復光、曾元裕會師一處，細細察看黃巢營寨，竟完全是一座空營。爐灶裡煨著糠粃茅草，所以炊煙裊裊不斷，其實已經多天沒有做飯了。

原來，義軍大隊人馬早在數日前的夤夜悄悄離開亳州，向吳越一帶開拔轉移了，可是，卻紋絲不動地留下了整座結構嚴謹的營寨。此外，還留下小股隊伍，日鳴鼓角，夜擊刁斗，遍插旌旗，遊弋警戒，故意虛張聲勢，示形以迷惑官軍。這就是兵法所說的：「故形人而我無形」。

數日之後，義軍大隊已經遠去，完全甩開了官軍。這一小股精幹的示形義軍，探得官軍漏夜行動，才由驍將蓋洪率領，脫如狡兔，乘間逸走，朝東南方向追趕進軍吳越的義軍大隊去了。

宋威、楊復光、曾元裕雖然是沙場宿將，富有謀略，奸猾狡詐，然而終於沒能識破黃巢所用的虛虛實實，金蟬脫殼的計策。

經過旬日急馳，黃巢已帶領一萬餘義軍越過淮河，進入吳地，把兩支官軍主力遙遙甩在後面，讓遠在西北數千里外的唐朝廷鞭長莫及。

吳越地處江南，有舟楫之便，魚米之富，鹽鐵之利，是唐王朝田賦、鹽稅主要來源地。然而，遠離兩京，官軍無重兵把守，是義軍在遭受重創，力量相形薄弱的情勢下，暫作喘息，以求長足發展的好地方。

「天下義軍都統　衝天太保均平大將軍黃」的戰旗，在吳地明麗的藍天裡，迎風獵獵飄揚。

白居易有〈憶江南〉詞寫道：

江南好，

風景舊曾諳：
日出江花紅勝火，
春來江水綠如藍。
能不憶江南！

一個風光明媚，物產豐饒的江南，正展開她秀麗的容顏，溫馨而寬闊的懷抱，迎接黃巢統率義軍到來。

〔注釋〕

① 五星：指金、木、水、火、土五行星。

② 五德：指仁、義、禮、智、信五德。

③ 五常：《尚書·泰誓》：「狎侮五常。」注疏：「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

④ 五聲：指宮、商、角、徵、羽五音。

⑤ 五行：水、火、木、金、土。古代以五行的相生、相剋，來徵應人事的得失。

⑥ 《五代史平話》載：黃巢被推爲「衝天太保均平大將軍」。「太保」是古代三公之一，也是大臣中最高的職位之一。「衝天」和「天補」，一字之差，表示黃巢徹底摧垮李唐天下的決心。「均平」或「平均」是唐末農民起義開始提出的新的革命要求，是宋代農民起義的「均貧富」口號的先聲。

⑦ 斥候：斥，探測；候，瞭望。斥候，指軍中擔任偵察、瞭望敵情的士兵。

⑧ 太公望：本姓姜，先人封於呂，從其封姓，故名呂尚，字子牙。周文王遇呂尚於渭水濱，大喜說：「吾

太公望子久矣。」因號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武王滅紂，多用尚謀。世傳其兵書有《六韜》六卷。文中所引一段話出自《六韜》。

⑨ 沐：潤澤。鼓面濕潤，鼓聲不起。

●

楊書案的歷史小說：

〝在基本史實翔實的框架上，

又不拘泥於史實，

敢於馳騁文學想像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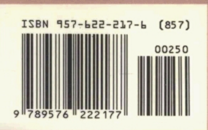
創造鮮明而獨具個性的人物形象，

着意追求作品的詩意、哲理和文彩，

富於藝術感染力。〞

●

——摘自1991年《小說大辭典》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九月菊 / 楊書案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漢藝色研出版 ; [臺北縣]中和市 : 三友總經銷, 民81
面 ; 公分. -- (楊書案作品 ; 4)
ISBN 957-622-217-6(平裝)

857.7 81004474

◉楊書案作品 04 ◉ ISBN 957-622-217-6

九月菊

作 者／楊書案
發 行 人／程顯灝
總 監／林蔚穎
責任編輯／施麗薰・林伶美
編 審／曾美珠
美術編輯／彌 彌
出 版 者／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製 作 部／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
電 話／(02) 7031828 7057118
傳 真／(02) 7024333
劃撥帳號／0788033 5
法律顧問／謝天仁律師
印 刷／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電 話／(02) 2233866
總 經 銷／三友圖書公司
地 址／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
電 話／(02) 2405600 2405707
傳 真／(02) 2409284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3328號
初 版／中華民國81年10月
定 價／新台幣 250 元